

# 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 及其经验教训

[印度]普·孙达拉雅著  
厦门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SUNDARAYYA  
TELANGANA PEOPLE'S STRUGGLE  
AND ITS LESSONS  
Desraj Chadha,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  
Calcutta 1972

据加尔各答 1972 年版本译出

**印度特伦甘纳人民的斗争  
及其经验教训**

[印度]普·孙达拉雅著

厦门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山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22,000 字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73 定价 1.45 元

(内部发行)

60779/60

##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国际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印度广大人民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的新高潮,英帝国主义被迫于1947年正式成立印度联邦自治领,结束了英国在印度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把政权移交给印度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随后,在1950年印度又宣布为共和国。

就在这场反帝斗争的同时和前后一段期间里,印度人民反对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6—1951年间,印度海德拉巴邦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游击斗争。印度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一场斗争。根据本书及印共有关文件的记载,当时这场武装斗争的怒潮席卷该地区的三千个村庄,在人口近三百万、面积约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广大范围内,推翻了尼扎姆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地主的一百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其全盛时期,斗争曾扩展到特仑甘纳地区和安得拉地区的七个县,人口达一千二百万。这场革命斗争前后持续了五年,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印度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印度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这一势如暴风骤雨的人民武装斗争,实行了血腥的镇压。在斗争后期,由于印共某些头子(如高士、丹吉、拉吉什瓦尔·拉奥、孙达拉雅等人)推行了一条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白色恐怖面前屈膝叛卖,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终于

被印度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印共宣布无条件停止武装斗争和交出武器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印度反动派对手无寸铁的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和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

早在五十多年以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对人口众多、受压迫深重的印度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寄以厚望<sup>①</sup>。由于种种原因，印度人民至今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sup>②</sup>因此，研究印度的革命问题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特仑甘纳人民的这场光辉斗争在印度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书作者普·孙达拉雅现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总书记，是印共修正主义集团的重要头目。在特仑甘纳斗争期间，他是印共中央委员，又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斗争中一贯表现动摇。在斗争后期印共中央和印共安得拉省委员会相继作出停止武装斗争、交出全部武器的决定时，他是极力主张投降的头目之一。在本书中，孙达拉雅强词夺理地为自己及其同伙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解，并把贯彻这条阶级投降路线所导致的严重恶果统统诿之于“客观因素”，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开脱罪责。他大肆宣扬“群众落后论”和“唯武器论”，竭力鼓吹“投降有理”和“叛卖有功”的叛徒哲学，粗暴歪曲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恶毒攻击印共内部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派，诽谤中国共产党，美化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尼赫鲁和国大党。这充分暴露了作者的修正主义丑恶面目。

---

① 参阅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710页。

② 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书中所收集的许多资料，主要是取材于当年记事人员的大量实况记录以及基层组织送交上级机关的大量存档报告。尽管作者在选材取舍和剪辑加工时始终贯串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且显得芜杂、凌乱、粗糙，但这场伟大的人民武装斗争的全部真相并不是作者所能掩盖得了的。我们从这些资料本身多少可以看出印度农村封建压迫剥削的残酷性和土地问题的尖锐性，工农大众的悲惨境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大党反动政府的暴虐凶残，以及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的部分情况；同时，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约略看出当年印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情况。它对于了解和研究印度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印共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印度人民革命迟迟未能取得全国胜利的原因，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作者顽固地站在投降派的立场，这部著作的真正意图是否认今天印度存在着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贬低和抹杀纳萨尔巴里斗争的伟大意义，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这本书在印度出版后，当时参加特仑甘纳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德·文·拉奥曾出版专著《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和印度革命道路》加以驳斥。

1976年7月

##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一、经过二十年的耽搁，我们终于能够拿出《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这本书与读者见面了。我们撰写本书，是要向读者综合介绍这一斗争的发展过程，并提供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关的详细资料，从而指出这次运动的经验所显示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训。

二、我们意识到，有许多有关人民群众、游击队以及干部活动的其他详细资料，本来应该收入本书，但我们可能没有把它收集进来。这是由于我们手边缺乏那些资料，由于参加过那场伟大斗争的那些人都忽略了把他们自己的体验、他们所知道的群众的反应以及他们自己在当时或以后的感受记录下来。

三、一旦能够获得那些记载，就不难随时把它们收集进来，使本书成为一部更充实、更全面的特仑甘纳人民斗争史。在本书里，可能有若干细节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参加过斗争的人或读者把它指出来，也是可以订正的。

四、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我们避免提到参加斗争的各种人员（特别是大部分现在还活着的人员）的活动事迹及其职务，避免提到他们正、反两面的各种特点，不过在绝对必须准确地指明其政治概貌的场合，又当别论。但即使如此，措词也还是很笼统的。

五、我们的某些战友指出，全书叙述本来可以更加鲜明生动，而本书却没有充分写出这次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英雄气概。我们痛切地感到存在这个缺点，但这只能由参加过斗争的人，在时过境迁

以后，亲自执笔写出或详细口述他们的各种经历，来加以补救。

六、有人批评本书过于琐碎，重复过多，而某些记载也显得夸张，显得不真实。在官方的记录仍然无法弄到手、当局力求隐瞒真相的情况下，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当年许多战斗中确切的参加人数和死伤人数，现在都已无法核实。我们并没有试图对一些记事人员就各种事件所作的记述，或下级单位给上级机关的现有报告里对各种事件所作的记载，加以修订删改。莫说现在，就是在实际事件发生的当时，要查对确切的细节也是困难的。因此我们试图完全依据记事人员的叙述和档案里的报告，而没有再深入进行调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力求避免提到许多细节或避免“重复”，势必会使本书的记述过于一般化，而不能把参加斗争的人员以及人民群众当时的心境、感情或他们后来的感受、信念表达出来。

七、在撰写烈士事略时，我们力图引用档案中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料和同志们送来的各项报告。许多主要干部和游击队员，他们的事迹和活动需要特别加以叙述的，这里有不少遗漏。我们恳请所有当年参加过斗争的人员编写关于全体烈士的回忆录，使后代子孙能够从他们的榜样中受到教育。

八、同样地，1946—1951年间，除数以千计的科亚人在集中营病死外，虽然一般估计，大约有四千人被警察、军队和地主横加屠戮，而一些调查人员却说，那个数字是将近六千人。我们没有掌握他们的全部姓名，连他们被捕遇害的所在村子的名称，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希望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即使在今天，也要对在斗争过程中各村遇害的那些人的姓名和数目进行收集。本书载有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遇害者的名单<sup>①</sup>。

九、M. 巴萨瓦普奈阿赫同志提出许多建议，帮助我提高了本

---

<sup>①</sup> 按指原书《附录一》，略去未译。——译者

书的质量。

十、我要特别提到我们中央委员会速记打字员乌尼克里什南同志所给予的帮助,没有他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反复打字,我就无法写成这本书;也要提到我们中央委员会拉姆达斯同志,他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阅读手稿,核对所有校样,使本书便于付印和得以出版。

普·孙达拉雅



## 导 言

自从1951年10月21日特仑甘纳农民的武装斗争停止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关于这场斗争在尼扎姆<sup>①</sup>统治的封建的海德拉巴邦怎样发展成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关于印度联邦军队于1948年9月13日如何进行干涉，以及农民群众如何为捍卫他们先前争得的土地而进行了三年英勇的武装抵抗，以免这些土地被尼赫鲁政府军队所支持的地主老财们强行夺走，——这一切，迄今尚无翔实可靠的记述，甚至连个粗略的概要也还阙如。这场伟大运动的公开敌人和心怀敌意的批评家们出版了汗牛充栋的印刷品，诬蔑这场斗争是共产党所搞的“暴行、盗匪行径和无政府状态”。

右翼共产党人，特别在1949—1951年间开展游击反抗阶段，声嘶力竭地硬把这场斗争渲染成为主要是宗派的、教条的和个人的恐怖主义。纳萨尔巴里分子(Naxalite)的领袖们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诽谤宣传，硬说特仑甘纳斗争的领导人于1951年10月停止这场斗争是背叛行为。

这里简扼地介绍一下这次英勇农民起义的全面得失对照表：它使特仑甘纳的战斗农民和责无旁贷地领导这次著名农民起义的大安得拉(Visalandhra)邦共产党组织不得不付出重大牺牲。多达四千名共产党员和农民战士被杀害了；一万名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和人民战斗员被抛进集中营和监狱达三、四年之久；至少有五万

---

<sup>①</sup> 尼扎姆(Nizam)，原阿拉伯语，意为总督、执政者或统治者。这里是海德拉巴士邦封建王公的尊称。——译者

名群众先后被拉入军警营地遭到连续几星期和几个月的拷打、折磨和恐吓；几千个村庄的几十万群众遭受警察和军队的扫荡并惨遭铁箍棒毒打；在这些军警扫荡过程中，群众丧失了价值几百万卢比的财产，这些财产不是被洗劫，就是被捣毁；数以千计的妇女横遭欺凌，受尽种种侮辱和褻瀆。总之，整个地区，整整五年之久饱受凶残成性的警察和军队的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最初来自尼扎姆及其拉扎卡尔<sup>①</sup>武装队伍，随后来自印度联邦政府和海德拉巴士邦政府的联合武装力量。“警察行动”<sup>②</sup>以后，一支庞大的、包括不同兵种的五万名精锐部队，被调来残暴地镇压这次运动，并恢复被推翻了的地主统治。根据一些非官方的估计，印度联邦政府当时在海德拉巴邦所耗费的金钱和物资，就象 1947—1948 年间因克什米尔问题与巴基斯坦作战时所耗费的一样多。

当然，这幅图景如果不添上它的另一个画面，那是不完整的。这另一个画面便是农民起义所赢得的令人敬佩的种种成就和收获。在斗争过程中，大约有三千个村庄的农民（面积约一万六千平方英里，人口近三百万，主要在纳尔冈达、瓦朗加尔和坎曼三个县），在战斗的村五人委员会（Village panchayats）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村政权（gram raj）。在这些村庄里，可恨的地主——尼扎姆独裁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支柱，从他们堡垒式的住宅——加迪（gadis）里被撵走了，他们的土地被农民没收了，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在人民委员会的主持下重新分配给农民群众。一切夺佃行径被制止了，强制劳役也被废除了。掠夺性的、苛刻的高利贷利率不

---

① 拉扎卡尔（Razakar），原波斯语，意为志愿兵、义勇队。这里专指海德拉巴士邦封建王公的一种反动武装组织。——译者

② 1948年9月13日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迅速占领整个土邦，土邦王公投降，表示同意该土邦加入印度联邦。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警察行动”（参阅本书第二篇第一章）。——译者

是被大幅度削减,便是被完全禁止。农业工人的日工资增加了,还实行了起码工资额制度。暴虐的林区官吏被迫撤离全部森林地带,住在森林附近地区的各个部落和人民群众能够享有自己劳动的果实了。在十二至十八个月的期间内,这些地区的全部行政都由村农民委员会主管。在反对尼扎姆独裁统治这一斗争过程中,人民群众竟能组织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自卫武装队伍,包括一万名村民兵和大约二千名正规游击队,来捍卫农民,抵抗拉扎卡尔和尼扎姆警察的武装进攻。几十万农民群众有生以来第一次每天能正常地吃上两餐。总之,这个历史性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震撼了阿萨夫贾希王朝的中世纪专制统治,给它以致命的打击。

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这要归功于这场英勇的农民反抗运动,它迫使国大党头子们勉强着手搞一搞各种名堂的土地改革,尽管他们是犹豫不决的、半心半意的、可怜可笑的。“共同繁荣运动”(sarvodaya)的领导人维诺巴·巴维就是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想出了“捐献土地”的乌托邦(bhoodan utopia),他是由国大党领袖们派遣到那里去,在农民中进行所谓绥靖运动和反共宣传的。人民群众也是在这艰苦的长期斗争过程中领会了下面这条真理:土地问题绝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地主统治者的甜言蜜语和慷慨许诺获得真正解决,而只有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不屈不挠的群众斗争才能解决它。

我们还应该看到,特仑甘纳的这场斗争对于加速各邦在语言基础上实行改组的步伐,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它使几个被分裂肢解的民族实现了他们长期渴望分别单独设邦的民主要求。这场斗争给最大的海德拉巴土邦王公统治以有力的打击;它鼓舞了在1952年波蒂·斯里拉穆卢壮烈牺牲以后另行设立安得拉邦的斗争;这又进一步为1956年在整个印度按语系分邦铺平道路,迫使当权的国大党领导人废除了前英国统治者对国家行政区的无原则的和专

横的划分。因此，特仑甘纳农民的英勇斗争，对于在民族的、民主的、合理的语言基础上重画印度政治地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这个方面，尤其必须认识到：共产党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仑甘纳起义中居于光荣的领导地位，在敌人实行镇压时，它首当其冲，付出重大牺牲；共产党在喀拉拉的瓦亚拉尔—普纳普拉斗争中站在最前头，在战后的孟加拉农民斗争和工人阶级斗争中站在最前头，结果，共产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被广泛承认的，不可忽视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本来是战斗的工人阶级的一支微小力量，直到后来决定印度千百万人的命运，共产党日益赢得了威信与荣誉，因而在1952年大选后，成为第一届议会中唯一的最大的反对派。

最后，特仑甘纳农民起义给予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独一无二的最大贡献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这场斗争几乎把所有关于印度人民民主革命战略策略的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都提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来，寻求正确的、科学的答案和切实可行的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人民民主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游击反抗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具体地分析农民的各种类型以及不同阶层的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印度革命的前途问题，我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城市中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问题，工人阶级领导权概念的正确涵义问题，以及在象我们这样不发达的、落后的、现代工人阶级不超过人口百分之一的国家里，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权时所起的作用问题，等等，都被提交党内进行认真的讨论和作出决定。经过长期的党内斗争，生活与经验使党得以总结出一条相当正确的政治路线，对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里还要说一说有关的事实：在斗争过程中，特别在最后两年里，共产党从上到下明显地分裂为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一个捍卫

这场斗争及其成就,另一个抨击并诋毁这场斗争是恐怖主义等等。反对这场斗争的人甚至在报刊上公开露面,给敌人提供资料来中伤这场斗争以及领导这场斗争的共产党。在国内,这种尖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分裂遍及全党,但在大安得拉邦的党组织内部却显得特别尖锐激烈,这个组织是直接而且一开始就卷入这场英勇的农民起义的。往后,历史证明:随着1951年10月特仑甘纳武装抵抗的停止,党内所实现的统一只是形式的、表面的和暂时的,实际上这种分裂却具体化为两个不同的、互相敌对的政治倾向。这决不是偶然的。下列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即在1962—1963年间出现的党的分裂中,大安得拉邦党组织的分裂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象1950—1951年期间党内斗争所出现的同样性质和同样成分。除了屈指可数的个别共产党领导人和干部可能改变他们的忠诚和政治信念外,曾经在这点或那点上反对过特仑甘纳斗争的那一群人,都自愿投向右倾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右翼共产党;而占压倒多数的始终不渝地捍卫这场斗争的人们,则坚定地团结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周围。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任何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如果漠视特仑甘纳的斗争,漠视围绕着如何指导这场英勇的农民反抗运动问题而展开的各种党内争论,他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不可避免地导致1962—1963年间分裂的根本原因。

我有机会一开始就同安得拉地区和特仑甘纳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经积极参与过特仑甘纳各个阶段的斗争;而且在武装斗争停止以后,二十年来,我也积极参加斗争,反击国大党和地主肆无忌惮地彻底消灭特仑甘纳全部斗争成果的暴行。

鉴于我在过去二十年里没有完成我的起码任务,即至少要略述那场光辉斗争丰富多采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在本书中,我试图叙述特仑甘纳斗争的历史,其主要依据,是当年特仑甘纳斗争各地区

组织工作者呈送的报告中所记载的事实素材；同时，也根据当年和现在始终都处在运动核心的一些领导同志的亲身经历来写。我把我认为必须从特仑甘纳斗争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一列举在这里。

# 目 录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	11
导言 .....	15

## 第 一 编

<b>第一章 海德拉巴邦——它的社会政治背景</b> .....	<b>1</b>
多种语言之邦(1) 穆斯林统治者与印度教居民之间的冲突(2) 封建压迫(3) 维蒂制(7) 工人和中等阶级雇员的悲惨境遇(12) 安得拉大会的由来(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海德拉巴邦人民的斗争(17)	
<b>第二章 农民起义和共产党</b> .....	<b>25</b>
星星之火点燃了特仑甘纳土地革命的烈焰(32) 1946年7月4日多迪·科马拉亚的壮烈牺牲(33) 政府乞灵于大规模逮捕和警察恐怖 党和安得拉大会的对抗方针(36) 武装警察扫荡农村和人民群众奋起反抗(38) 扫荡的后果(46) 关于本阶段运动的一些经验教训(49)	
<b>第三章 反抗尼扎姆和拉扎卡尔的武装斗争</b> .....	<b>54</b>
分配田地 建立人民政权(1947年8月15日—1948年9月13日)(54) 我们的土地纲领(56) 记事人员写下的斗争史话(59) 烈士们的事迹(98)	
<b>第四章 特仑甘纳人民反对尼扎姆的武装解放斗争及其成就</b> .....	<b>107</b>
“耕者有其田”(108) 实行土地分配是正确的吗?(113) 建立村政委员会(117) 土地改革(117) 妇女获得平等	

权利(120) 废除“贱民”制度(121) 发展文化(121)  
和城镇贸易(122) 这场斗争的军事情况(123) 缺点(128)

## 第五章 安得拉的共产主义运动 1948—1951年的恐怖统治··133

历史背景(133) 共产党(133) 选举和选举之后(135)  
颁布黑法令——镇压开始(140) 独立和独立之后(142)  
英雄的特仑甘纳——国大党政府的日夕忧患(142) 安得拉  
恐怖统治的两年(144) 人民的反击(152) 安得拉人民  
的战斗行动(154) 政府的大规模屠杀(158) 关于在安  
得拉的暴行的一些述评(162)

## 第 二 编

### 第一章 印度联邦军队长驱直入和接踵而来的局势·····169

1. 印度联邦军队实行干涉前夕(169) 2. 印度联邦的“警察  
行动”(174) 3. 人民的欢乐转瞬即逝(181)

### 第二章 恐怖统治与反抗·····188

各种恐怖手段(190) 蹂躏、强奸妇女(192) 疯狂的屠杀：  
活活烧死、活埋、集体屠戮(193) 损失大批领导骨干(195)  
白色恐怖的破产(196) 政府官员所透露的关于特仑甘纳的  
斗争情况(197)

### 第三章 克里希纳林区(纳拉马拉)·····199

解散游击队这一政策的灾难性后果(203) 农业工人的斗争  
(206) 关于土地问题(209) 兰巴迪部落的人民群众支  
持我们游击队(214) 村委员会(214) 党的组织(215)  
重建正规游击队以后(217) 咱们的党终于来啦(222)  
十月革命节与和平节(224) 1950年底在军事中心周围——  
纳尔冈达平原的局面(225) 阿马拉巴德地区—克里希纳河  
沿岸的新扩展(227) 库努尔县(231) 维卡拉巴德地区(233)  
特仑甘纳斗争停止时的形势(1951年10月)(235)

### 第四章 戈达瓦里林区·····239

“警察行动”以后的坎曼—科塔古登(帕尔万查)地区(239) 戈



达瓦里地带科亚部落人民的运动(244)	烧毁村庄和设立集中营(248)	游击队和干部在林区中的艰苦生活(251)	马努科塔—穆卢古—瓦朗加尔地区(253)	1951年——扩展到阿迪拉巴德县的切努尔—锡里普尔地区(262)
<b>第五章 游击队的活动……………266</b>				
(甲)袭击军警巡逻队和军警营地	(乙)打击狗地主及其走狗			
(266)	戈达瓦里林区——马努科塔—穆卢古地区(268)			
坎曼—帕尔万查地区(274)	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巴加图地区)——德瓦孔达—阿马拉巴德地区(275)	卡里姆纳加尔—贾纳加翁地区(277)		
袭击印度联邦境内的警察所(279)		被处决的敌特和狗地主(280)		
<b>第六章 卡里姆纳加尔和其他新区人民运动的高涨……………285</b>				
突袭锡尔西拉警察所和人民的抗暴斗争(286)		运动扩展到邻近各县(288)		
警察的袭击和人民的反抗(290)		群众夺取粮食和土地(293)		
运动扩展到阿迪拉巴德县(296)				
<b>第七章 城市里的和工人阶级的运动……………301</b>				
学生示威反对把尼扎姆提升为首席王公(302)		卡里姆纳加尔学生同国大党警察搏斗(302)		
海德拉巴学生誓要结束警察暴行(303)		工人阶级的斗争(304)		
尼扎姆政府公职人员中的不满情绪(305)		粮食问题(306)		
国大党军人政府杀气腾腾——警察行动后的警察统治——邦首府变本加厉的镇压(307)				
<b>第八章 狱中苦斗……………314</b>				
坎曼集中营(314)		在古尔巴加监狱里(316)		贾尔纳监狱(317)
比德监狱的刑架(320)		海德拉巴市的塞昆德拉巴德监狱(320)		
军队在瓦朗加尔监狱开枪(321)		瓦朗加尔中心监狱用铁箍棒毒打被监禁的妇女(321)		
被监禁的人遇到的其他难题(322)		特别法庭和弄虚作假的审讯(322)		
民主人士协助辩护(324)		装模作样的监狱复查委员会(326)		
革命的宣传鼓动(328)		越狱(329)		

第九章 特仑甘纳运动中的妇女.....	330
妇女保卫自己的土地(331)    妇女为增加工资而斗争(332)	
反抗警察的镇压和袭击(333)    部分妇女事迹简介(337)	
强奸妇女和妇女反强奸的斗争(343)    参加游击队的妇女以	
及在城市秘密机关工作的妇女(347)    科亚部落的妇女们站	
在斗争前列(351)    婚姻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354)	
第十章 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 几位壮烈牺牲的游击队	
领导人和党领导人的简略事迹.....	358
第十一章 特仑甘纳武装游击反抗的停止.....	395
印度革命的道路(404)    目前形势与任务的估量(409)    游	
击斗争是局部的游击斗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	
(412)    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及其前景(418)    1951年5	
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及其决议(419)    导致这个决议的各种因	
素(426)    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429)    停止武装斗	
争后的事态发展(434)    继续存在的分歧(436)	
结束语.....	438

### 第 三 编

附录一 殉难烈士名单(略).....	449
附录二 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境遇.....	450
借债与利率(451)    问题和答复(452)    男女同工同酬问题	
(456)    敌人的欺骗宣传(459)    如何说服群众采纳我们	
的主张(460)    我们的政治目标(461)    我们的口号(461)	
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464)    关于征收粮食问题(465)	
关于粮食问题(466)    关于农业工人问题(467)    我们在	
马努科塔地区的土地纲要(468)    关于其他革命人民的斗	
争(471)	
附录三 当前的秘密组织——我们的任务.....	472
我们的秘密工作方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472)    邦党委的	
通知(479)    行动技术通报(第二部分)(491)	

附录四 特仑甘纳之歌(略).....	498
译名对照表.....	499
一、人名.....	499
二、地名.....	515
三、其他.....	531
译后记.....	538

# 第一编

## 第一章

### 海德拉巴邦——它的社会政治背景

莫卧儿<sup>①</sup>末代皇帝死后，历代尼扎姆所建立的海德拉巴邦沦为英国支配下的附庸封建土邦，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贝拉尔以及安得拉地区的海岸地带和让渡地割给英国之后，该邦面积约为八万三千平方英里。

#### 多种语言之邦

海德拉巴邦包括三个语言区。八个操泰卢固语的县份连同该邦首府海德拉巴，组成特仑甘纳地区；邦西北部五个操马拉提语的县份，组成马拉特瓦达地区；邦西南部三个操卡纳达语的县份，组成卡纳达地区。

特仑甘纳地区占全邦面积百分之五十；马拉特瓦达地区占百分之二十八；其余百分之二十二属于卡纳达地区。按1951年的统计，操泰卢固语的居民有九百万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操

---

<sup>①</sup> 1526年，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后，不断扩大占领范围，多次镇压印度的民族起义，最后，在1857年把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放逐到仰光，从此莫卧儿王朝告终。——译者

马拉提语的居民约有四百五十万人(占百分之二十五);操卡纳达语的居民有二百万人(占百分之十一);另外,操乌尔都语的居民则有二百一十万人(占百分之十二)。

邦内任何地区,也许海德拉巴市除外,操乌尔都语的居民都不占多数。但因尼扎姆本人是个穆斯林,而该邦又是他的王国,所以,乌尔都语被规定为宫廷和各级行政部门的用语,同时也是小学以上的教学用语。只有得到尼扎姆及其官员的特准,达到中等学校水平的私立儿童学校始可使用居民本族——泰卢固、卡纳达、马拉提——语言。甚至创办各族语言图书馆和文学协会,也非经统治当局核准不可。因此,毫不奇怪,居民的识字率只有百分之六。

海德拉巴邦绝大多数居民的文化和语言,就是这样遭受统治者的摧残。因此,人民群众要求接受教育和发展文化,要求保护和发展本族语言的正当愿望,就同反对尼扎姆统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了。

## 穆斯林统治者与印度教居民之间的冲突

海德拉巴邦的尼扎姆是英帝国主义者的仆从,他本人是个穆斯林,而海德拉巴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则属于印度教的各个教派,这一关系,在行政机构的组成方面,得到了反映。尽管穆斯林居民约占百分之十二,但在整个行政机构组成方面,特别在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穆斯林官僚。尼扎姆和穆斯林神学家们力图灌输这种想法:穆斯林是统治阶级,他们有权统治邦里的其他居民。正在成长的中等阶级<sup>①</sup>知识分子与印度教

---

<sup>①</sup> 印度城镇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小商人、小手工业主、小职员、教员等)一般统称为“中等阶级”(middle class)或“中层社会各阶级”(middle classes)。

——译者

的工商业者，群起反对这种情况，而阿尔亚·萨马吉教派<sup>①</sup>变成了“印度教徒群众”反对“穆斯林压迫者”的战士。在邦内，这些派别之间发生了无数次的斗争和冲突。

早先，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印度国大党拒绝支持人民反对各土邦的“王公和纳瓦布<sup>②</sup>”的斗争。这也给阿尔亚·萨马吉教派出面充当反专制斗争的战士留有余地，并使他们得以把人民的民主觉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移到教派的轨道上去。

穆斯林封建统治的一个方面，反映在邦的语言政策上，即确立乌尔都语的统治地位，而牺牲作为主要语言的邦内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本土语言。

后来，在1946—1948年的特仑甘纳斗争中，尼扎姆以及他的封建官员、武装组织拉扎卡尔，企图煽动穆斯林群众支持他们来反对印度教徒。但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许多穆斯林农民、农村工匠和农村贫苦群众都成为战斗的特仑甘纳农民的后盾；虽然，必须承认，城镇中一大部分的穆斯林却支持了尼扎姆和拉扎卡尔。“警察行动”以后，又由于党的领导，在特仑甘纳地区防止了对穆斯林的报复行动，可是，在民主运动不如特仑甘纳那样强有力的马拉特瓦达地区的许多地方，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穆斯林统治者”完全脱离他的“印度教臣民”的广大群众，这是促使各派团结起来反对可恨的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 封 建 压 迫

海德拉巴邦，特别是特仑甘纳地区，支配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

---

① 正统印度教教派之一，1875年在孟买成立。这个教派强烈反对穆斯林。——译者

② 纳瓦布(nawab)是印度土邦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称号。他们原是军事长官，莫卧儿帝国时代，分封采地给他们，采地大小不一，职务是世袭的。——译者

基本特征，就是直至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开始以前持续不断的、肆无忌惮的封建剥削。

在全海德拉巴邦的五千三百万英亩土地中，大约有三千万英亩，即百分之六十左右，属于政府土地税制范围，称为迪瓦尼(diwani)或卡尔萨(khalsa)地区，将近一千五百万英亩，即百分之三十左右属于贾吉达尔制<sup>①</sup>；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尼扎姆直接所有的地产，属于萨弗-卡斯制。直到“警察行动”以后，萨弗-卡斯制和贾吉达尔制才被废止，这些土地则并入迪瓦尼制(划归政府土地税制范围)。

尼扎姆从萨弗-卡斯制地区农民身上掠夺的款项，每年总计达二千万卢比，全部充当尼扎姆一家及其扈从的费用。整个地区被视为尼扎姆的私人领地，而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和社会的公益事宜或者改善人民生活，他却一毛不拔。如果需要任何开支，总是动用本邦的其他总收入。此外，尼扎姆一纳瓦布每年还享受国库拨给的七百万卢比。

在“警察行动”以后，萨弗-卡斯制地区并入迪瓦尼制地区，尼扎姆及其子孙每年得到补偿金五百万卢比；此外，另有一笔五百万卢比拨给尼扎姆作为私人开支。这些地区的农民完全是尼扎姆奴役下的奴隶或不折不扣的农奴。即使是在实行迪瓦尼制地区的那一点点权利，他们也都享受不到。

贾吉尔制地区占全邦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这种地区，有各式各样的封建压迫者：派加、萨姆斯塔纳姆、贾吉达尔、伊贾达尔、班

---

<sup>①</sup> 贾吉达尔(jagirdar)，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印度各土邦封建王公把自己的亲族、宠臣分封为贾吉达尔，后者在其贾吉尔(jajir)“领地”内向农民榨取地租，并享有种种政治特权。印度独立后，封建土邦及贾吉达尔制逐步被废除，但贾吉达尔多变成资本家和官僚，并保留大量土地雇工耕种，他们在印度的经济上、政治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译者

贾达尔、马克泰达尔、伊纳姆达尔、阿格拉哈拉姆。这些封建压迫者中的某些人向来就有他们自己的收税官员，征收他们自订的各种捐税，其中有些人通常只缴纳一小部分收入给邦政府，而另一些人则无需缴纳任何东西。形形色色的苛捐杂税和强制劳役是这些地区的正常现象。有些贾吉尔、派加、萨姆斯塔纳姆，尤其是那些最大的，有他们自设的警察、税收、民事和刑事制度。它们是在尼扎姆的海德拉巴邦支配之下的二流封建小邦，而前者又是英国在印度实行专制统治之下的傀儡土邦。在贾吉尔制地区，水田的田赋通常是迪瓦尼(政府土地税制)地区所征赋税的十倍以上，每英亩地税额高达一百五十卢比现金或二十至三十芒特<sup>①</sup>的稻谷。

派加就是赏赐给穆斯林封建主，尤其是尼扎姆亲族的采地，用以招募和供应武装人员以便在战时援助尼扎姆。贾吉尔和萨姆斯塔纳姆是赏赐给为尼扎姆服务有功的那些官吏的采地。马克塔、班贾尔、阿格拉哈拉姆和伊纳姆则是赏赐给各类公务人员的地产，而且，这些地主都被授予恣意掠夺农民的权利。过去曾经有一些德什穆克和德什潘德，他们起初是政府的收税官员，后来在尼扎姆政府萨拉尔·琼格首席部长任内，实行了邦政府直接收税的办法，这些德什穆克和德什潘德就根据过去税收的百分比，被授予永久性年俸地，即瓦坦(vatan)或马什(mash)。这些担任过收税官员的德什穆克<sup>②</sup>和德什潘德攫取了数以千英亩计的最肥沃的耕地，并把它们据为自己的财产。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临时佃农。

他们怎样把这些土地据为己有呢？这些封建地主通过一切卑鄙手段从普通农民手里攫取了这些土地。在第一次大规模清理土

---

① 芒特 (maund)，印度计重单位，各地标准不一。按政府规定，一芒特约合 37.327 公斤。——译者

② 以下均意译为“豪绅”。——译者



地时，地主就霸占了农民耕种的大部分土地。那些掌权的人们背着耕种土地的农民把他们的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农民事后才知道，但已经为时太晚而无能为力了。于是，这些封建主占有了广漠无垠的土地并使它变成为自己的合法财产。

就是那些在大规模清理土地中留在农民手里的土地，在1920—1922年和1930—1933年的经济危机年代，也被地主霸占了去。当时，农民或者由于歉收或者由于农产品售价不公平而无法缴纳租税，这些封建地主经常拷打无力纳税的农民，并强占他们的土地，而这种霸占行径甚至往往是在农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惯于以极高利息把诸如粮食、干辣椒之类的农产品借给农民，其后就借口农民不还清这些债务，没收他们的土地。在开展特仑甘纳斗争之际，这种做法已普遍流行。

在这里，我们只要举出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这一家地主为例，就可以想见当时地主霸占土地规模之大。这家地主拥有土地十五万英亩，还在一块七百五十英亩的土地上经营芒果园。在斗争的日子里，村政权（gramrajyams）调查了解有关土地被地主非法霸占的情况，把这些土地归还给它们的合法的主人——农民们。

这类地主不仅是豪绅，而且是世袭的农村头目——村长（patel）、村司帐（patwari）、助理村长（mali patel）。他们每人统治五个至十个村庄，称做瓦坦。

这类瓦坦村庄由豪绅指派管家或代理人（seridars）进行管理，他们享有官吏的权利。这些管家或代理人惯于用暴力向农民征收农产品，并包办所有其他事情，包括提供有关村里的一切情报。村里群众之间发生任何争吵或纠纷，非经地主知道不得解决。豪绅通常根据争吵的性质，决定是在他的堡垒式住宅或者在住宅外面的村中心点或其他地方进行处理。如为琐事之争，豪绅的代理人

可直接处理；如属重大事件，就在豪绅住宅内由他亲自处理。象巴巴萨赫布佩塔村的地主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富豪地主。

平加利·文卡特拉马·雷迪(瓦德帕利的豪绅)一个人就承包了特仑甘纳全地区的消费税。在当时，承包消费税(abkari)就意味着完全控制各个村庄。

如果说，这是流特瓦尔<sup>①</sup>制地区封建地主的剥削情况，那末，人们就不难想象贾吉达尔制地区该是什么情况了。这些贾吉达尔和豪绅还获准持有大小枪枝、拥有骑兵小队以及武装队伍。

### 维蒂(vetti)制

一般人都认为维蒂(vetti)制(强制劳役和横征暴敛)仅仅施行于部落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某些最落后的社会共同体中。但是，在特仑甘纳，维蒂制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居民中的各个阶级。每个哈里真<sup>②</sup>家庭都必须送一个男人去从事维蒂制劳役。小的村庄(palle)则每家每户都要送一个男人去服役。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在村长、村司帐、助理村长或豪绅家中从事家内劳动；往警察派出所、区公所(tehsil)送报告；看守村会堂<sup>③</sup>和村的无主牲畜栏。此外，每逢官吏到村会堂来，他们必

---

① 流特瓦尔(ryotwari)，一种土地税制。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部分地区实行“流特瓦尔”土地税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交纳的地税，由于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承包商和高利贷者手里。后二者就成为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新地主。——译者

② 印度的“贱民”，处于种姓制度的最低层，被辱称为“不可接触者”。甘地曾经表示反对歧视他们，称他们为哈里真(harijan)，意即“神之民”。——译者

③ 村会堂(village chavadi)，用作村中公众聚会的地方和外来下级官员的临时住处。——译者

须担负更多的工作。在奇卢库尔村，每日通常有十六个哈里真在服维蒂制劳役。他们要前往森林里采集柴薪，并传送邮件。按规定，传送邮件或日用品每二英里半路程，可得一个安纳<sup>①</sup>的酬金，实际上当然并不付给。在泰卢固，这种制度称为“科苏库-维萨姆”(kosuku visam)(即二英里半支付十六分之一卢比)。

此外，那些当鞋匠的哈里真，必须无偿地为地主鞣制皮革和缝制鞋子，制造农业上用的以及从井里打水用的皮件，或制造耕牛和拉车的牛用的轭带，而其余农民则以谷物和其它农产品作为固定年金缴纳给地主。

在另一些落后的社会共同体中，象博亚卢、贝斯塔卢和查卡利(洗衣工人)，每当地主探访亲戚或去赴庙会时，他们就得用特制的轿子(pallakis 或 menas)把地主家的男男女女从一个村庄抬到远距离的另一个村庄。当地主家里人乘坐快速牛车旅行时，他们必须作为开道和扈从在车前车后来回奔跑。当地主乘马时，马伕也必须紧跟在侧。

取棕榈汁酿酒的人必须另外留下五棵至十棵棕榈树无偿地供给地主家庭之用；每日供给地主五瓶棕榈酒，逢年过节还要增加供应量。

织布者要为地主家仆供应衣服。木工和铁匠也要无代价地为地主提供并修理各种农具。

洗衣工还必须在豪绅和村吏家内为他们洗衣服和洗净各种器皿。他们要为住宿村会堂的官吏们搬来卧床以及烹饪用的一切用具。他们还得在官吏家里磨姜黄和舂碎干辣椒。

陶工必须供给官吏和地主各种必要的陶器。即使贾吉达尔和豪绅们住在海德拉巴市，陶工们也必须步行到那里去，并供给他们

---

<sup>①</sup> 印度旧币制：一卢比 (rupee) 等于十六安纳 (anna)；一安纳等于四派斯 (pice 或 paise)。现行币制：一卢比等于一百派斯。——译者

所需的一切陶器。在村会堂住宿的官吏可从陶工处得到餐具，陶工还要为他煮饭烧菜。

理发匠必须天天到豪绅家内服役，晚上要为地主捏脚和按摩。

每逢地主家中的吉日或者全村性的节日，牧羊人必须奉献羊只，每群羊要献一只。他们必须提供地主随时以这种或那种借口所索取的羊只。

村里的商人们接到警察头目的通知时，必须轮流供给下乡官员所需要的全部消费品，包括优质的酥油。假如他们缺乏某种物品或者什么都不供给以至拒绝供给的话，就要遭到拷打和种种侮辱。

村里的群众，特别是那些没有任何别的物品可以供给的贫苦群众，则必须供给家禽。一般农民也逃避不了这种维蒂制。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官员驾到，农民必须让他们坐上马车，并护送他们到达目的地，不管牲畜有没有喂饱。农民要先耕作村吏和地主的田地，然后才能在自己田地上干活。在没有灌溉好地主田地之前，农民不能用水灌溉自己的田地。农业工人必须先官吏或地主的田地上无偿地耕作，然后才能替别的农民干活以维持生计。

所有上述形形色色的强制劳役和横征暴敛，不仅地主有享受权，就是住在本村或路过本村或因公来到本村的大小官员也有享受权。

在所有这些封建压迫中，最残酷的莫过于把少女充当地主奴婢的风气。当地主女儿出嫁时，这些婢女就成为陪嫁品，跟随地主女儿嫁到她们的夫家去服侍她们。这些婢女通常成为地主的小老婆。

这样，维蒂制使特仑甘纳人民的生活沦入极端屈辱和悲惨的农奴境地。

它完全败坏了人的自尊心，因此，废除维蒂制的运动广泛开展

起来了。

当各种各样的封建主力图加紧他们的非法压榨，进行夺佃并把土地转租给别人时，农民早已开展一系列的英勇斗争。二十年代，一位贫苦的穆斯林农民班达吉反抗维斯努尔豪绅的斗争，就是这类英勇的斗争之一。在1945—46年特仑甘纳斗争的日子里，这位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在风行一时的话剧《我的土地》(Ma Bhoomi)中流芳百世。二百个业余剧团在整个安得拉邦以及泰卢固人居住的全印各地巡回演出了这出戏剧。

接着，到了四十年代初期，农民就在这个问题上同封建主发生了正面的对抗。这时，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有可能同这些战斗的被压迫的佃农和农村的贫苦群众结合在一起。因此，与过去的斗争相比较，这时期的运动就具有本质上不同的特征。

在四十年代，曾经对某些占有几万英亩土地的臭名昭著的封建豪绅，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他们的名单如下：

1. 维斯努尔豪绅——占地四万英亩，是纳尔冈达县詹加翁区四十多个村庄的地主。
2. 苏亚佩特豪绅——占地二万英亩。
3. 巴巴萨赫布佩特豪绅——占地一万英亩，米尔亚拉古登区。
4. 卡卢鲁豪绅——占地十万英亩，坎曼县马迪拉区。
5. 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占地十五万英亩，苏亚佩塔区。

下面是在运动已经展开的几个区中占地五千英亩以上的大地主的一些例子，如：德瓦拉孔达区科波卢村的马拉普拉姆·兰加·雷迪、昌达姆帕利·多拉卢、莫桑吉·多拉卢；米尔亚拉古登区的切努库帕利·纳拉西姆哈·雷迪；胡祖纳加尔区贝塔沃卢村的

柴明达尔<sup>①</sup>卡普加卢·穆塔瓦拉普家族、佩努巴杜·西塔拉姆·拉奥；布瓦纳吉里区的昌杜帕特拉·苏达尔沙纳·拉奥、杜帕利·文卡塔拉马·雷迪；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区坦加达帕利村的穆萨库里家族、波拉帕利村的阿尔瓦拉家族；曼达梅里·马德哈瓦·拉奥（占地一万英亩）；普苏库里家族（占地一至二万英亩）；阿迪拉巴德县拉基塞蒂贝塔区的纳萨普尔·萨姆斯塔纳姆（占地五至十万英亩）。

海德拉巴邦和特仑甘纳地区的土地异常集中。1950—1951年官方报告提供的数字指出：在纳尔冈达、马赫布伯纳加尔和瓦朗加尔三县中，占地超过五百英亩的地主（pattadars）近五百五十人，占有全部耕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这些贾吉达尔们、派加们和萨姆斯塔纳姆们肆意剥削的程度，从其中一百一十人每年通过种种横征暴敛从农民那里征收到一亿卢比这一事实，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有十九个人就攫取了总数中的五千五百万卢比。而在1940年以前，海德拉巴邦全部税收却不超过八千万卢比。这仅仅是法定征收额。众所周知，合法的和非法的征收总额是上述数字的三倍。当尼扎姆颁发禁止非法横征暴敛的敕令（firmana）时，就提到了八十二种之多的非法横征暴敛。

但是，此项敕令纯属一纸具文。在尼扎姆土邦腐败官僚们的积极纵容下，贾吉达尔们、豪绅们、大地主们仍然继续进行非法的强迫的巧取豪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纳尔冈达县贾纳加翁区的臭名昭彰的豪绅维斯努尔·拉马昌

---

① 柴明达尔（zamindar）在莫卧儿帝国时代主要是指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殖民当局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其他许多地区加以推广。——译者

德拉·雷迪，惯于霸占佃农和农民的土地。他强迫他所控制的近四十个村庄的农民整年在他的田地上服劳役；他家里添丁、结婚或办丧事，都要农民交纳实物或现金作为献礼（nazarana）；每个手艺人、工匠、商人要交纳他们的一部分产品或定额现金；补鞋匠要交纳鞋子和马具；牧羊人要交纳毛毯、供宴会用的绵羊和山羊以及无偿的羊奶；农民则须奉献谷物、蔬菜等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建造一幢价值二十万卢比的宅第，其中近半数是向负担强制劳役的各种建筑工匠折成现金征收的。有个刚分娩三天的青年妇女，被迫到这个地主田地上服劳役，她把婴孩留在家里，无人照顾，婴孩因缺奶水和无人看护而夭亡。这个地主的声名是如此狼藉，以致农民都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村里的人。安得拉大会<sup>①</sup>，海德拉巴邦特仑甘纳地区操泰卢固语的安得拉人的文化团体，曾对此类强制劳役、横征暴敛和夺佃行径展开了无数次的斗争。1946年7月4日，当维斯努尔的打手们（goondas）在卡达文迪村袭击并杀害当地安得拉大会工作人员多迪·科马拉亚时，特仑甘纳地区的武装斗争就是从反击这个维斯努尔豪绅的暴行开始的。

## 工人和中等阶级雇员的悲惨境遇

1941年，特仑甘纳地区大约有五百个工厂，雇用工人二万八千名左右，许多大工厂如纺织厂、矿山、造纸厂、机械工厂都从政府那里得到大量的补贴，政府还以巨额贷款贷给这些厂矿的老板——萨拉尔·琼格、巴布·汗、拉霍蒂、阿劳丁、多拉布吉、切诺伊、塔亚布吉、莱克·阿利、潘纳拉尔·皮蒂等人。他们在战争时期中把产品拿到黑市出售，赚取了巨额利润。

---

<sup>①</sup> 安得拉大会是当时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特仑甘纳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参阅本章《安得拉大会的由来》节）。——译者

但是,工人的报酬却微薄得可怜,纺织工人的工资,每月仅为十至十五卢比。百分之八十的工资劳动者,每月只挣得十五卢比。1943年,在瓦朗加尔的阿扎姆贾希工厂,四千名工人的工资总数为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卢比,而经理人的酬金竟高达七十四万四千卢比;在海德拉巴的拉姆戈帕尔工厂,一千五百名工人的工资总数为四十万卢比,而经理人的酬金却为十三万五千卢比。

一千五百名的政府高级官员,每年薪俸总计为五千万卢比;而许多低级公务员每月薪金则为十二、十六、三十和六十卢比不等。

近二十万的穆斯林受雇于政府各部门,从名义上说,“穆斯林是统治者”(annal mulki),但大多数人的月薪都在十二至三十卢比之间。毫不奇怪,这些政府的雇员不得不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赚取外快,以弥补其微薄的薪金收入。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则经常依靠各种手艺,如制造毡毯、印染织物(nagansaji)、手工织布等等,以勉强维持他们悲惨的生活。

以“穆斯林是统治者”为借口,尼扎姆于1927年怂恿成立穆斯林团结协会(Majlis Ittehad-ul-Muslimeen),以博取穆斯林群众对他的王国的支持。1928年,这个组织提出“发扬对王公及其政府的忠心”作为它的一项宗旨。他们经常传播“王公神圣”的理论——尼扎姆是“真主的影子”(Jill-ul-Alla)等等。他们主张成立独立的海德拉巴邦,与英皇直接发生关系。他们要求把沿海地带和拉亚拉西马各县连同贝拉尔地区等割让出去的领土都归还尼扎姆。这个组织完全反对土邦里的任何民主运动,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制或责任制政府。他们主张尼扎姆的“至上权威”,竭尽全力控制穆斯林的工人、农民、中等阶级中的劳动人民,不让他们同印度教徒阶级兄弟携起手来,共同发动一场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的贾吉达尔、地主、资本家和反对尼扎姆政府的斗争。



## 安得拉大会的由来

尼扎姆·纳瓦布的统治是一种专制统治。从村至邦，任何一级都没有民选机构。尼扎姆有一个由他自己指定的谘询委员会和由他自己指定的首席部长。他以颁发敕令来行使政权，那些敕令具有法律和行政命令合而为一的同等效力。他任命纳齐姆<sup>①</sup>和各部部长。

无庸赘述，该邦毫无公民自由可言。甚至成立文艺团体或为文艺目的举行任何公众集会，都须事先得到当地官员的核准。自上至下全是官僚的专制统治。

尼扎姆土邦有他自己的货币制度和关税，在邦的名义下，全邦到处设立关卡，厉行查禁各种进步的文艺书刊。依靠他的国家法规(mulki rules)和庞大的警察网，每一个进入该邦的人都要被注意、记下住址并受监视和刁难，他妄图使人们不可能同海德拉巴统治区以外的印度国内的进步势力接触。他有自己的铁路规章制度，在每个火车站上，他的税警经常盘问下车旅客，检查行李；甚至在列车上，尼扎姆的警察仍继续监视和刁难政治上的可疑者。

就是为着反对这样的一种政体，在印度民族运动发展的影响下，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终于成功地在特仑甘纳地区组织了安得拉大会，在另外两个地区组织了马哈拉施特拉会社(Maharashtra Parishad)和卡纳达会社(Kannada Parishad)。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缕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人民进行的反对尼扎姆及其封建剥削的各种斗争，也不可能缕述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作为傀儡的尼扎姆的作用，以及他如何帮

---

<sup>①</sup> 纳齐姆(nazim)，莫卧儿帝国各省行政长官的称号，这里指海德拉巴邦的行政长官。——译者

助英帝国主义镇压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特别是 1857 年的独立战争。

1928 年，在马达帕蒂·哈努曼塔·拉奥及其他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安得拉大会。1930 年，在苏拉瓦拉姆·普拉塔帕·雷迪主持下，在乔吉佩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多次会议中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在行政机构方面实行某些改革；增加学校；对拥有土地的人士作出某些让步；给予某些公民自由权。但这个组织没有试图去动员人民，开展反对压迫者和反对尼扎姆政府的斗争。然而，在海德拉巴邦那种悲惨和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安得拉大会变成了反映日益高涨的民主愿望的一个讲坛，一个中心。

印度国大党对各土邦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政策。它没有在这些邦内着手组织分支机构，没有按照他们在当时英属印度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发起运动来反对英国在印度各土邦的傀儡——印度各土邦的王公和纳瓦布。印度国大党领导未能鼓励各邦人民反对本邦王公的斗争，是同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妥协理论相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某种程度的群众压力以取得某些让步，但不让群众的义愤和斗争洪流超出他们的控制而走上革命轨道。

但是，来自这些土邦的青年，战斗的民主人士，曾经有许多人参加过在英属印度境内进行的民族运动，并有许多人曾于 1930—1932 年“废除食盐专卖法运动”(Salt Satyagraha) 和不合作运动中被逮捕过。不少人被释放后，就带着造反思想，利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机会，试图在他们各自的邦里去组织人民群众。

在海德拉巴邦内，在特仑甘纳地区，安得拉大会成了他们的讲坛和他们的组织，他们还力图把它扩展为一个广泛的政治组织。拉维·纳拉扬·雷迪和巴达姆·耶拉·雷迪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推上安得拉大会的负责岗位，甚至当上会长和书记。以后，这两位领导人同安得拉大会全体活跃的战斗的进步分子 Ch.

拉克什米·纳拉沙亚、S.拉马纳塔姆、O.文卡泰斯瓦尔·拉奥、A.拉克什米·纳拉西姆哈·雷迪和科丹达·拉米·雷迪，在1940—1942年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并使安得拉大会从一个自由主义组织转变为反对尼扎姆的群众性的联合战斗组织，即领导青年、农民、商人、小企业主、中层社会各阶级反对尼扎姆的统一战线组织。

1938年，当尼扎姆统治当局禁止唱“万德·马塔拉姆”(Vande Mataram)(它是当时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国歌)这支歌曲时，学生们在邦内所有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开始为捍卫他们唱爱国歌曲的权利而斗争。斗争席卷了全邦所有学校和大学。当大学被封闭时，许多爱国学生就跑到邻近各邦去，在那里上大学，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邦内展开斗争。

这次运动后，这里就致力于创建邦的国大党，但遭到禁止。于是，邦国大党人展开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 struggle)<sup>①</sup>，安得拉大会的许多活跃的领导人也参加了。

这时，印度共产党安得拉支部得以同许多战斗的和进步的干部接触，并争取他们着手在海德拉巴邦成立正式支部。由于把许多领导干部，如拉维·纳拉扬·雷迪、耶拉·雷迪等人争取到党内来，共产党得以在特仑甘纳建成一些强有力的小组。党的决议确定了继续把安得拉大会发展为特仑甘纳地区人民的广泛的战斗的统一战线组织，并使马哈拉施特拉会社和卡纳达会社转变为同样的组织，于是一个全邦性的群众运动就这样形成了。这些组织同邦国大党一起活动，并竭尽所能影响国大党的政策，以支持和发展反对尼扎姆暴虐统治的全邦性的战斗。

1940年，在马卡普拉姆召开的安得拉大会会议(第七次会议)

---

<sup>①</sup> 这是甘地提倡的一种“斗争手段”。亦音译为“萨特亚格拉哈”运动，或直译为“坚持真理”运动，专指非暴力的反抗，或非暴力的不合作。——译者

上，年轻的领导人会师一堂。党的领导人拉维·纳拉扬·雷迪在奇卢库鲁举行的第八次会议上首次当选为大会会长。安得拉大会深入到村一层的普通群众中去，并引起他们的重视。在这阶段，大会已超出仅仅通过决议的传统做法，进而鼓动和号召人民群众拥护这些决议。为使运动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安得拉大会内部的温和派对此表示反对。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左派却挺身而出，摆开了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要求废除维蒂制；禁止掠夺性的地租；不许夺佃，要承认佃户对现耕土地的所有权(patta rights)；废除贾吉达尔制；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地租；实行强迫性的丈量土地；废除棕榈树税(hakkee-malikana tax)；建立完全责任制政府；并号召人民支持这些要求。

1944年，在拉维·纳拉扬·雷迪会长主持下，在邦吉尔召开的第十一次会议上，安得拉大会发生了分裂，右派退出组织，并另外召开了一个大会。安得拉大会的主力就成为特仑甘纳人民的实际领导者。在1945年的战争岁月里，在坎曼召开了安得拉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会议，继续号召人民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积极斗争。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海德拉巴邦人民的斗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1年6月，希特勒进犯苏联，与希特勒结成联盟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进攻美国、英国和法国阵地的太平洋战争，战争席卷了全世界。

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未经征求民族领导人和民选立法机关的意见，竟擅自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印度国大党决定，不同英国的战争动员合作，除非英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意成立中央民族政

府和英国总督按照这样组成的民族内阁的意见办事，并保证战后切实移交全部权力。国大党要求在各省政府机关担任部长的国大党人辞职，进行个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对于这种毫无效果的个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并不在意。它仍然继续进行战争动员，加紧榨取印度的资源和人力，印度军队被派往国外，在欧洲、非洲、西亚以后又到缅甸、马来亚等许多关键战区为英国作战。以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为首的印度国大党的战斗的一派，反对国大党领导的软弱步骤。他们鼓吹战斗性的群众运动。苏巴斯·鲍斯化装离开印度，以后依靠日本人的援助，组织了印度国民军，在1942—1944年进攻曼尼普尔和阿萨姆。

印度共产党在它的《无产阶级的道路》杂志中，也主张采取暴烈的斗争，彻底推翻英帝国主义政府。党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工作。由于党的力量还小，它只能在大多数邦内开展宣传工作。党在安得拉秘密创办一种杂志《自由印度》(Swatantra Bharat)，发行二千份，广泛传布于大约与这数目相等的海德拉巴邦各地村庄。由于采取这条战斗路线和发展地下组织，由于它所展开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战争动员的运动，党的威望迅速增长了。

随着希特勒进攻苏联并迅速深入苏联国境，一切民主力量，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都有责任制定出一个纲领，一方面积极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统治我国和其他殖民地的斗争，一方面援助苏联及其同盟国挫败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三角同盟对社会主义堡垒和世界民主阵营的进攻。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国大党内的追随者赞成支持战争动员和援助苏联赢得胜利，但是，他们认为要行之有效，要唤起印度人民，就应当把实际权力移交印度领导人，并以战后移交全部权力作为明确的附带条件。印度国大党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在英

国艰难窘迫之际，正是对它施加最大压力以便从英国那里获得最大让步的良机。由于英帝国主义者无意满足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提出的甚至最小限度的要求，1942年“退出印度”<sup>①</sup>的运动便开始了。英帝国主义者实行全面镇压，残暴地压制这场运动。

希特勒进犯苏联六个月以后，1941年12月，共产党发表了关于新形势的分析估量。对共产党说来，当机立断并非易事。党清楚地了解到：这场战争已经不是象1939—1941年那样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其中一个集团是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联盟进攻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妄图扫清征服世界的道路，把坚决挡住这条道路的苏联摧毁，这虽然是孤注一掷，却是一种处心积虑的行动。

英、法帝国主义，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在整整二十年内竭尽所能扶植并武装德帝国主义，利用它去进攻苏联，当希特勒首先向英、法开火，然后才转向苏联时，他们发觉到自己实际上已被希特勒的进攻打得晕头转向。反希特勒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过去以后，这些列强不得不宣布同苏联合作并结成反希特勒的联盟。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他们敢于干出别的勾当，或者图谋与希特勒携手反苏的话，国内人民是绝不会容许的。

因此，为了保卫民主力量并为它在全世界赢得胜利铺平道路，力争苏联及其新的战时同盟者（英、法和后来的美帝国主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联盟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帝国主义列强，无论英国或法国，甚至在他们处境艰难踟蹰之际，仍然拒绝同所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达成妥协。在战胜希特勒之后，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保证使他们放弃对殖民地的控制呢？一方面要尽一

---

<sup>①</sup> 1942年印度国大党开始宣传英国“退出印度”的主张，把它作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口号，要求英国人交出政权。英帝国主义者采取镇压措施，逮捕甘地，取缔国大党机构，因而爆发了反英的群众性斗争。——译者

切可能使苏联及其战时的同盟者赢得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又要从英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取自由——怎样把这双重任务协调起来呢？面对着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党发表了时局分析和行动方针。

战争已不再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已转变为一场人民的战争了。现在，帝国主义者已是人民阵营中的阶下囚。人民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必将导致我国以及在帝国主义魔掌下的其他一切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因此，必须全力支援战争以帮助苏联取得胜利，同时，只有开展建立民族政府的运动，才能激起印度人民热情地去支援战争。

但是，英国政府拒绝这个要求，它监禁了国大党领导人，并开始用强硬手腕进行统治。我党开展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施加压迫和暴行的斗争，还为释放国大党领导人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由于我们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开展斗争，我们很多的干部和支持者也被英帝国主义关进监狱。

然而，这样做是不够的。我党本来应该积极地参加斗争，反对英国拒绝真正移交权力以成立民族政府，反对英国使用镇压手段。与此同时，我们本来应该继续教育战斗中的人民，不要被拉去支持希特勒的和日本人的战争，而应当准备抵抗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占领我国的话。

我党似乎有这样一种多余的忧虑，即任何这样一种反英斗争都会削弱苏联方面的战争努力，并妨碍它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党还主张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一致，以便迫使英国人接受成立民族政府的要求。因为急于要达成这种团结，党误用了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认为穆斯林联盟争取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是正确的。党自圆其说地认为：只有在这种权利得到承认的条件下，穆

斯林受印度教多数人统治的忧虑才能消除，印度的团结才得以维持与巩固。

党忽视了对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主张单独成立巴基斯坦国家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又忽视了穆斯林联盟不肯同国大党领导人联合起来开展斗争以反对英国拒绝移交权力，这在客观上是对英帝国主义有利的。党没有集中力量去动员追随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群众共同进行斗争，以反抗英国，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实现印度广大工人、农民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经济的和民主的共同要求，却把自己的口号放在要求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上层领导的团结上面：

我党在强调必须加强反法西斯战争动员时所犯的错误和片面性，以及党强调自决权而没有同时反对巴基斯坦分裂主义口号这一错误，使我党在国内脱离了许多反帝的党派和青年。他们认为我们的口号和活动，是要使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服从于苏联国防的需要，并且认为我们主张民族自决权，是赞成分裂和瓦解统一的印度。

我们党之所以不至在更大程度上脱离反帝的群众，总的说来，是由于我党在国际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和正确的立场，以及党在我国人民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进行了大量活动。

我国人民衷心渴望苏联战胜希特勒，也同样衷心渴望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整个印度民族运动，特别是过去一、二十年间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反法西斯运动，造就和培养了这种情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这两国人民的巨大牺牲，进一步加强了我国每一个民主人士和所有劳动者的这种衷心渴望。人民看到我党为苏联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而竭尽全力，给予我党以高度的评价。

我党在这个时期已能合法地进行活动，正因为这样，我党才能



接触广大人民群众，并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全部纲领和活动。人民看到了我党所领导的保卫人民、反对战争重担、反对贪污腐败的大规模运动；看到了我们为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开展反对黑市投机商、囤积居奇者以及贪官污吏的种种活动；还看到了我们的增产粮食运动；救济孟加拉饥民的运动，等等。尽管我们的“不罢工”政策及其死板的执行方式，使我们事实上脱离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也同时看到了我们正在捍卫他们，并在无数场合中，参加了他们就许多局部要求所进行的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人民看到了我们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团结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1946年间，看到了我们为反对教派冲突而做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时期中，建立各种独立的阶级组织，已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并卓有成效。特别在农民协会(Kisan Sabha)（维贾亚瓦达和内特拉科纳会议）、青年、学生和进步作家协会以及文化团体的建立方面更显而易见。在工人阶级中，尽管“不罢工”政策削弱了我们的工作和影响，但与以前比较，由于我党干部的积极参加，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们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对我国人民以及对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残酷镇压，我们为释放他们和为建立民族政府而开展了运动，这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人民的反帝感情，尽管我们经常被别人乱扣所谓“第五纵队”的帽子。人民还看到：由于我们开展了要求释放国大党领导人和成立民族政府这类斗争，有许许多多的党员和支持者被关进牢房，并在许多地方多次地遭受铁箍棒的毒打。

再者，我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战后我国群众斗争的高潮，纠正了早期的政策，开始积极支持不断爆发的群众斗争。我党支持关于解除对“印度国民军”(INA)军官判刑的运动；支持英国

皇家印度海军(RIN)起义<sup>①</sup>和孟买工人阶级为声援起义而举行的总罢工;支持各省各城市的各种罢市罢工;我们参与了全印邮政和其他政府雇员的总罢工并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各邦历次农民大暴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特别是我们在印度各邦人民反对专制土著王公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使人民了解我党的政策、活动及其正确性,尽管我党在某些时期仍有某些缺点。

党在政策方面的这一改变,使我们在1946年间得以在海德拉巴邦内拟定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彻底、更有战斗性的群众斗争计划,并在战后的大动乱环境中推进了这种斗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的认识和全印范围的政策,我党在海德拉巴邦尚未能提出废除尼扎姆统治、废除地主制以及彻底分配土地的明确的口号。

我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联合行政会议的基础上成立海德拉巴邦临时政府,在联合行政会议中,穆斯林协会(Ittehad Muslimeen)<sup>②</sup>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其余百分之五十则为邦国大党(或安得拉大会、马哈拉施特拉会社和卡纳达会社)的代表,并于战后把政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这和党所提出的关于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应当为成立民族政府、为保卫国防而团结起来的口号是属于同一路线的。自然,邦的国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反对这一方针。我们认为我们的口号作为达到建立完全责任制政府的第一步,是正确的,因为,就我们的全部要求,即废除海德拉巴邦和尼

---

① 1946年2月,英国皇家海军的印度籍士兵在孟买等港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和国大党的可耻叛卖,起义失败了。此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译者

② 海德拉巴邦的“穆斯林协会”成立于1927年,是该邦封建王公的政治工具。——译者

扎姆统治，按语言系统在人民民主的印度中划归相应的语言邦——大安得拉邦、萨姆尤克塔-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艾克亚(联合)卡纳塔卡邦——说来，它本身只不过是个中间步骤罢了。

最后，在海德拉巴邦，尤其是在特仑甘纳地区，我们党和运动之所以获得保全，是由于我们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和斗争，反对强制劳役，反对横征暴敛，反对强征小农谷物，反对贪官污吏横暴地、非法地摊派战费。我们反对这些压迫，反对向贫苦阶层课税，要求并迫使官吏们在许多场合向富裕阶层征税，因为那些负担对他们说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努力促使穷苦的和低收入的人们免除战争负担，正是这种活动，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影响，甚至增加我们的力量，从而在战后的局势中得以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 第二章

### 农民起义和共产党

在1940—1944年的整个时期内，党和安得拉大会的左翼干部继续鼓动群众，并发表声明，务使任何一项有益于人民的尼扎姆勅令都付之实施，而不让地主和贪官污吏刁难破坏。这使党深得人心，因而我们党所领导的左翼干部取得了安得拉大会的领导权。

从1944年初起，共产党领导的安得拉大会领导了多次武装斗争，反对柴明达尔和豪绅、反对维蒂制〔伯加尔(begar)——强制劳役〕、反对各种横征暴敛以及夺佃行径。

下面是由当时参加斗争的一个领导人的记述中摘出的几个事例，它反映了关于战后初期特仑甘纳农民群众的情绪和斗争性。许多发生在坎曼、瓦朗加尔和卡里姆纳加尔县或其他地区的类似的斗争本来可以由参加者讲述出来，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甚至连这些地区重大群众斗争的任何记载都没有。不过，这里叙述的几件事可以说明问题。

1. 在纳尔冈达县詹加翁区的达马普拉姆村，柴明达尔普苏库里·拉格哈瓦·拉奥派遣他的打手们(goondas)，要把一个拥有八十英亩旱地和二十五英亩水田的兰巴迪坦达(即兰巴迪人的小村庄，一个落后部落聚居的村社)里的部落居民尽行赶走，但兰巴迪人在桑格哈姆〔群众把安得拉大会亲昵地称为“桑格哈姆”(Sangham)〕的领导下，拿起棍棒和投石器(用来向鸟儿投石以保护农民庄稼的一种弹弓)，把红旗插在地里，来回巡逻护田，赶走打手，耕种自己的土地。这些荒地是兰巴迪人开垦出来的，并已耕种几

十年了。这个在村里握有全部权力的地主，也无法把兰巴迪人赶走，他的计划破产了。

2. 在詹加翁区的蒙德赖村，兰巴迪人开垦了三十英亩水田和四十英亩干旱的荒地，并在那里耕种、生活。地主卡达里·纳拉西姆哈·拉奥赶走他们，把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兰巴迪人决心夺回土地。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和周围十个村庄人民的帮助下，大约有三千名群众用他们仅有的武器——棍棒和投石器武装起来，向那些田地进军。地主们接受达马普拉姆村的经验，变得狡猾了。他们引来七十五名武装的后备警察驻在村里。邻近的地主已经纠集在一起，他们的所有打手也都集合起来。卡达里·纳拉西姆哈·拉奥本人则骑着马，手持步枪来到现场。这样，地主、打手和武装的警察，面对着拥有棍棒武装和高举红旗的三千名群众。在斗志昂扬的人民群众面前，地主及其打手躲在武装警察背后以求庇护。警官古鲁达亚尔·辛格命令警察用步枪对着人民瞄准，警告群众，如不散开，就要下令开枪。人民群众由于安得拉大会领导人的劝告，认为无法对付武装警察，尽管他们不愿意，但决定后撤。警察抓走了二十名兰巴迪人和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给他们加上镣铐，带到各村游街示众，以此恐吓人民，然后抓到詹加翁去审讯。柴明达尔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次胜利，并自以为他们已经击溃了安得拉大会的领导而洋洋得意。

3. 在纳尔冈达县苏亚佩特区的埃拉帕杜村，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占有十五万英亩的土地，他在奇尔帕昆塔、埃达韦利、努坦卡卢等村强迫许许多多的群众离开他们自己的土地，然后弄虚作假地把他们的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但是，群众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反对这种蛮横行径(goonddism)。他们不再给这个大地主纳贿送礼，抵制强制劳役。群众的这些行为使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暴跳如雷，他企图用蛮横行凶来破坏群众的斗志，但

看到群众团结一致，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用夺佃来威胁群众，在埃达韦利村，他试图耍弄这种花招，但村里的群众在一位哈里真加朱拉·拉马昌德拉亚的领导下，捣毁了柴明达尔的农具，并把他的打手们狠狠地揍了一顿，吓得他们都奔跑逃命。事情发生以后，这三个村庄有四十名群众被控有罪，他们天天被拖到法庭上去受审。埃拉帕杜村的豪绅在他的堡垒式的住宅里安扎了一个警察营部，准备大规模地肆意行凶作恶。

在苏亚佩特区的另一地方，帕塔苏亚佩特村的群众团结一致地反抗昆杜鲁·拉克什米坎塔·拉奥的侵害和夺佃暴行。这个地主是又一个拥有几千英亩土地的豪绅。

4. 第八次安得拉大会在奇卢库鲁村举行后，1941—44年间，胡祖纳加尔区贝塔沃卢村人民反对当地马克泰达尔<sup>①</sup>塔达卡马拉·西塔拉马昌德拉·拉奥的斗争达到了新高潮。贝塔沃卢村的斗争是胡祖纳加尔全区人民斗争的榜样。处于马克泰达尔统治下的贝塔沃卢、杰里波图拉古登、阿查里阿拉古登、切纳里古登和波洛尼古登等村的人民群众，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一致要求立即丈量土地，把存在于流特瓦尔制地区的权利同样扩大到他们的村里，并停止剥削。这个马克泰达尔卑劣到用捏造的案件陷害村民，在半路上袭击那些从法庭上受审回来的群众，并杀害个别的安得拉大会领导人。韦纳帕利·兰加亚险些遭到这样的袭击。

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人民群众丧失信心，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团结。他们决定在丈量土地没有实现以前，不向这个马克泰达尔纳税。群众的这个行动使马克泰达尔非常恼火，他同当地的暴徒一道，通过杰汉吉尔·汗从海德拉巴弄来一些阿拉伯雇佣兵，

---

<sup>①</sup> 马克泰达尔(Maktedar)，一种封建压迫者。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也招来一些锡克流氓，然后散布许多关于这些阿拉伯人和锡克人多么勇猛的谣言——诸如阿拉伯人善于使用短剑；锡克人能从头发里抛出滚轮，谁被击中，谁就马上脑袋搬家，而滚轮又回到物主手里，等等，这一切，都是妄图吓唬人民的。他还叫这些阿拉伯人和锡克人，手里拿着长剑、铁箍棒，腰带里插着手枪和短剑，在村里耀武扬威。有这些外来人给撑腰，当地打手们开始作践群众。

那时，人民群众已经放弃了到法庭和政府机关去求得救助的念头，只想采取直接行动，那怕是抗税运动也好。他们也作好预防打手袭击的自卫准备。他们把牲畜放到柴明达尔的牧场里，企图取得那些土地的使用权，而不给柴明达尔缴纳放牧税。当他们把牲畜赶到这个马克泰达尔的六百英亩牧场时，遇到他的打手的袭击，群众击退了打手们的进攻。马克泰达尔依靠警察的帮助来到村里收税，并没收人民的财产。但村里的妇女用扫帚打他们，把他们撵走。面对着人民的团结力量，马克泰达尔的打手也好，政府对他们的支援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到了1946年，这个马克泰达尔只好忍气吞声，他不敢再公开露面，而只能鬼鬼祟祟、畏首畏尾地行事了。这六百英亩土地在群众中分掉了，直到今天（1965年），这些土地还属于人民。

5. 在巴卡万图拉古登村，博加拉·维拉·雷迪是一个大地主。他以索取现金利息或谷物利息以及实行别的封建压迫使许多人家破人亡。他利用其经济地位、警察帮助和他在村里拥有助理村长世袭年俸地(mali-patel vatan)的地位实行剥削，没有人敢反对他。如果农民付不起现金或谷物的高利贷利息，他们的肥沃土地、牲畜和肥料栏就会被他没收。谁反对他，谁就要横遭他手下暴徒的迫害。为了反抗他的压迫，村里的人民在安得拉大会领导下团结起来。安得拉大会的干涉妨碍了博加拉·维拉·雷迪的剥削，他决定进行报复。他放纵暴徒袭击安得拉大会领导人伊里盖

拉·林加·雷迪、巴拉普努卢·巴帕纳亚等人，凭着他能左右警察，他想以此作为打手的补充力量，去制服安得拉大会。他企图抢劫人民的财产和收成，但成群结队的群众却给了打手们一番教训。群众不许博加拉·维拉·雷迪以清偿旧债或旧税为借口霸占他们的土地。这场斗争不得不进行三、四年，然而博加拉·维拉·雷迪的压迫和剥削终于被制止了。

6. 马拉雷迪古登村虽然是一个实行流特瓦尔制的村庄，但是，村吏们——村长和村司帐——的剥削是没有限度的。这个村庄的群众举起安得拉大会的旗帜，废除了这种剥削。感到恼怒的村吏们就以群众“非法耕种”六百英亩班贾尔<sup>①</sup>土地为借口，企图用暴力从这些土地上撵走群众。村吏们还以群众没有缴纳谷税为理由，决定没收当年的收成。区长(tehsildar)伙同一支警察分队进驻村里。群众对村吏想要没收他们辛勤劳动所得的收成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列队游行，揭露村吏们的残暴计划。

这个村有四千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他们都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村吏们的命令下，警察开始搜家。他们走到穆斯林住宅时，穆斯林的妇女上前阻止，声明她们遵守穆斯林教的闺闼制度(purdah)，因而不能让任何人进去，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情报，可让安得拉大会领导人给他们提供，但不准警察搜家。面对着群众的坚决抵抗，村吏和县里的官员们虽然很恼火，但也束手无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农民的团结对官僚和地主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7. 梅拉切鲁武村在名义上是一个实行流特瓦尔制的村庄，有六千人口，村里一半土地被称为班贾达尔<sup>②</sup>的大地主们所占有，虽

---

① 班贾尔(banjar)，是封建王公赏赐给下属公务人员的一种地产(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② 班贾达尔(banjardar)是一种封建压迫者，往往由政府授权代为收税(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然这些土地一开始就是由农民耕种的。班贾达尔们对这些土地拥有全权；农民的租佃权和占有使用权常常要凭这些地主的“慈悲恩惠”。群众多次起来反对这些残忍的班贾达尔，但每次都被镇压下去。安得拉大会领导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对地主切努尔·维拉巴达尔·拉奥开展斗争。拉奥的父亲对待农民非常凶残。受他迫害的群众奋起报仇，在光天化日之下镇压了他。

从那以后，切努尔·维拉巴达尔·拉奥意识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同农民达成协议，把土地固定租佃给农民。这被看作是人民的一次巨大胜利。

在班贾达尔统治下什么权利都没有的其他地方的群众，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饱受班贾达尔阿基拉朱·蒂鲁马尔·拉奥压榨的文加塔普拉姆村和梅拉切鲁武村的群众，都走到安得拉大会的旗帜下面来。阿基拉朱·蒂鲁马尔·拉奥是当时县国大党领袖（后来又任国大党部长）A·瓦苏德瓦·拉奥的父亲。他凭借自己的财富以及同警察的勾结，以种种借口或以捏造的罪名控告群众——什么农民偷砍他森林里的柴薪啦，偷窃他地里的农具啦，等等，把群众的牲畜赶到无主牲畜栏里去，企图以此来刁难群众。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也没有屈服，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了。阿基拉朱·蒂鲁马尔·拉奥眼见乔塔帕利和巴卡万图拉古登村人民反对地主博加拉·维拉·雷迪的斗争取得胜利，意识到运动正在向前发展，他不得不让步。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群众的许多要求，包括固定耕种的权利(jirayati)，都争取到了。

在这之后，这个区的群众为取得租佃权而同阿南塔吉里村的豪绅法泰赫普拉姆·凯沙瓦·拉奥作斗争，同韦利丹达村和奇鲁库卢村的地主作斗争；在多拉昆塔村同贾吉达尔莫加拉纳亚克作斗争。群众为反对强制劳役和警察暴行而战斗。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目睹苏亚佩特和詹加翁区群众斗争的胜利，感到非常振奋。

安得拉大会也在这个时候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组织。

8. 瓦朗加尔县的阿利普拉姆村和蒂马普拉姆村是安瓦尔·帕沙的贾吉尔村庄。那里所有的群众都租佃他的土地。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他们联合提出要求——减少地租、永远拥有土地所有权、商品的价格要公道合理、不准夺佃。贾吉达尔安瓦尔·帕沙在家里豢养了十个以短剑、长剑、铁箍棒武装起来的暴徒，企图用恐吓来制服群众。暴徒们蛮横地把正在散发传单的安得拉大会工作人员拖进这个贾吉达尔的屋里拷打。群众拿起铁箍棒，攻入贾吉达尔的住屋，救出他们。贾吉达尔从家里逃走，带来了警察，并使二十名群众吃了官司。

9. 穆拉卡拉古登村的柴明达尔平加利·兰加·雷迪占有成千上万英亩土地，闻名全海德拉巴邦，他和一些人共谋，以旧债未清为名，霸占了萨塔亚及其亲戚的旱地和水田。该村的群众决心在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夺回土地。他们也决心保住已经成熟的庄稼。邻村的人支持他们的这个计划。群众用投石器武装起来，把柴明达尔平加利·兰加·雷迪及其打手远远地逐出村界，保住了庄稼。后来来了三卡车的后备警察，逮捕了领导人，并对四十名群众起诉。但是土地和谷物仍然留在人民手里。

10. 纳西卡卢村的大地主文加尔·纳拉西姆哈·雷迪拥有二千英亩的土地。他还企图把一千英亩土地上的农民撵走。依靠打手的帮助，他开始犁耕贡达拉·孔达亚的土地。群众立即集中起来，用铁箍棒和投石器武装自己，赶走了打手和警察。他们迫使这个柴明达尔躲在堡垒式的住宅里，他们把打手驱逐出村，把警察一直穷追到他们的营地，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土地。

在詹加翁区，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和其他地主加强了镇压。他们以许多捏造的罪名控告安得拉大会的工作人员，同时放纵其打手对群众行凶。在卡达文迪村，他们甚至纠集女打手

去破坏群众的游行队伍，并用下流的语言百般辱骂，但这些女打手被群众赶跑了。这个柴明达尔带来了税务官员，向普通农民强征谷税。群众英勇抵抗，并在卡达文迪村把属于维斯努尔柴明达尔的八百袋粮食向税务官检举揭发。为了要求政府征收这些粮食，群众纷纷拥到当时的秘书长格里格松那里去，并说服了他。同时，群众守住粮仓，以防粮食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专为征收谷子而来的区长却纵容这个柴明达尔转移粮食，群众击败了他们的计划。群众把这个柴明达尔所有的粮仓都检举出来，大约有六千袋的粮食终于被征收了。

### 星星之火点燃了特仑甘纳土地革命的烈焰

詹加翁区可恨的豪绅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在他统治的一个村庄——帕拉库蒂村里，企图霸占一位洗衣妇女艾拉玛的土地。这位妇女是安得拉大会坚定的拥护者和工作者。他打算直接从她的田里夺取收成。事情发生之前，刚好村里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派遣打手去谋杀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但群众挫败了他的计划，并把打手头子奥纳马拉·文加杜揍得鼻青脸肿。地主就以这为借口，逮捕了十四名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并以“谋杀”罪名控告他们。这个讼案牵连到该村的、区的和县的各级安得拉大会领导人，群众给弄慌了。在这种情况下，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以为没有人会阻挠他霸占艾拉玛的土地了。

他派遣一百名打手和一百名农仆，有男的有女的，去收割庄稼。就在那个时候，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和二十八个志愿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用铁箍棒为武器，高喊口号，冲击打手。眼见这些志愿者拿着铁箍棒列队前进，脸上带着勇猛坚决的表情，打手们争先恐后，纷纷逃命。大家收割了庄稼，送到艾拉玛的家里。当晚，警察

从维斯努尔村赶到帕拉库蒂村，但收藏在艾拉玛家里的粮食，他们不敢去碰。这件事大大振奋人心！

第二天早晨，六名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比米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查基拉姆·亚达吉里·拉奥、纳卢·普拉塔帕·雷迪、卡特库尔·拉马昌德拉·雷迪，被逮捕送到维斯努尔的警察派出所。半夜里，他们被扣上手铐脚镣带到官衙门(kutcheri)去，在那里受到严刑拷打，他们的头被推进炉灶，肛门被塞进干辣椒粉，嘴里被灌进尿水，还经受许多其他法西斯酷刑。尽管如此，艾拉玛的庄稼和土地仍然没被掠夺。对臭名昭著的豪绅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特仑甘纳的人民。很久以后，人们还常常描述这次英勇斗争，传唱关于这次斗争的歌曲。

### 1946年7月4日多迪·科马拉亚的壮烈牺牲

由于上述事件，豪绅维斯努尔暴跳如雷，他把它看作生平未曾经历过的一次重大失败。他打算依靠警察的帮助去谋杀卡达文迪村的领导人。作为这个谋杀计划的一部分，他控告了几十个群众，使其中的十五个人被捕。他们后来都被保释出狱。在那些日子里，一有风声，人民群众便常常聚集在安得拉大会办公室前讨论他们的行动计划。为了制止这一情况，他想，如果能以法律讼案恐吓他们，他就能顺利执行他的谋杀计划。警官同这个柴明达尔及其打手们仔细策划一番，然后离开村庄，让他自由行事。

在1946年7月4日，喝醉了酒的打手们把石头扔到上述领导人的家里。用铁箍棒和投石器武装起来的群众，高呼口号，游行示威，队伍走近大道旁这个柴明达尔的房子，躲在柴明达尔住宅附近一间小屋里的打手们对群众开了许多枪。领导游行的卡达文迪村

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多迪·科马拉亚腹部中弹，当场牺牲。他的哥哥多迪·马拉亚腿部中弹倒在地上。曼加利·孔达亚的前额被擦伤，他的兄弟纳拉萨亚的手臂也受了伤。

但人民群众并没有惊慌溃逃。他们包围了这个柴明达尔的住宅，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躲在柴明达尔住宅隔壁小屋里的打手们，料想在众怒之下难以逃命，便都跳进柴明达尔的屋里，以为住宅高墙可以保护他们。但群众早已包围了这座房屋。消息传到周围村庄，人们带来干草和其他燃料，准备放火焚烧柴明达尔的房屋。群众增加到近二千人，一部分群众包围那座平房，一部分在村外放哨警戒，还有一部分在村里的街上游行。群众义愤填膺，沸腾起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的儿子巴布·拉奥(贾甘·莫汉)，从维斯努尔村带来二百名用长剑、短剑和手枪武装的打手回来。在村外警戒的群众喊起震天响的口号，用投石器扔石块，一齐冲向打手。面对这样愤怒的群众，打手们知道，即使开枪也无法阻挡这些冲锋的群众，便扔掉一切东西，慌忙逃命。群众一直追赶了三英里之远。许多打手被石块击中。在逃跑时，他们很多人躲进马达普拉姆这个小村庄，那里的群众知道会有麻烦，把他们赶走了。臭名昭著的打手阿努穆拉·拉姆·雷迪在某处被抓住了，当大家知道他就是把尿水灌进比米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查·亚达吉里·拉奥等同志嘴里的那个人时，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运载打手的马车被砸得稀巴烂。在这个柴明达尔的芒果树林里，一棵树也没有留下。

正在这个时候，大约有六十个后备警察进村来了。他们声称会采取行动对付打手，要求群众回家。但当群众散开后，他们便把打手安全地交还给柴明达尔。更有甚者，还告了安得拉大会领导人六条罪状，其罪名是袭击打手、包围并企图火烧豪绅的住宅，以

及把尿水灌进打手头子的嘴里。而打手们却没有一个被捕，也没对他们进行任何起诉。尽管如此，人民群众并不灰心丧气。

多迪·科马拉亚的遗体经过验尸以后，几千个群众抬着它在各村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然后火葬。邻村的群众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所有的人都保证：决不对柴明达尔屈膝，而要以更新的力量，为安得拉大会工作。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不让这个柴明达尔的人来到田里耕作。这次事件发生后，群众常常唱歌赞颂他们不朽的英雄。

科马拉亚的壮烈牺牲燃起了特仑甘纳农民长期郁积的怒火。纳尔冈达县所有各区的群众全都行动起来了，敬仰和赞颂不朽英雄的歌曲成为全县各地举行一切会议和游行时常唱的歌曲，一个村的群众，用木棍和投石器武装起来后，就要进军到邻近各村去，鼓动那里的群众。他们共同在豪绅地主用砖块建筑的坚固住宅前面召开群众大会，升起红旗，宣告：“安得拉大会在这里成立了。不准强制劳役，不准横征暴敛，不准夺佃。”地主或豪绅如不执行安得拉大会的这些命令，就将受到社会的抵制：没人为他种田、理发、洗衣，没有婢女，没有家仆。安得拉大会的这些命令得到贯彻执行。此项运动是由当地的领导人发动、推进和开展起来的。

从邻村来的人，不分种姓和宗教，一律在村里受到款待；他们要离开时，常常受到盛大的欢送。本村的群众参加进军游行到下一个村庄，而来自先前村庄的一些群众就散去了。

这些游行队伍常停在柴明达尔的住宅面前呼喊口号，诸如：必须废除柴明达尔制；必须结束地主压迫和警察暴行；必须废止征税（强征谷物）、强制劳役、贪污舞弊；多迪·科马拉亚万岁（Zindabad）！多迪·科马拉亚永垂不朽（Amarjeevi）！他们用手里的铁箍棒（gutupalu）响亮地敲击地面，这常常震动全村，而使出卖人民的叛徒胆战心惊。那些叛徒一听到这些“铁箍棒安得拉大会”

(人们这样称呼游行者)的口号声，就赶紧把门锁起来。这些游行队伍的一个新特点，是妇女也和男人们一道，不仅参加本村的游行，而且也参加别村的游行。描写艾拉玛为保卫土地而斗争事件的歌曲十分吸引妇女们。土地问题、夺佃暴行、强制劳役、强征谷物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第一次与废除柴明达尔制的口号联系起来，这是本时期斗争的主要特点。

在人民群众运动的洪流中，政府无法征收粮食。官老爷们和收税的人们甚至不得进入村庄。强制劳役便也自动地取消了。过去推行强制劳役的豪绅和村里的头目们，或者溜之大吉，或者即使留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几个星期之内，运动蔓延到纳尔冈达县和邻近的瓦朗加尔、坎曼两县的大约三、四百个村庄。

## **政府乞灵于大规模逮捕和警察恐怖 党和安得拉大会的对抗方针**

1946年初，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战后人民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决定开展一场富有战斗性的、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斗争。它主张对英国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完全独立，要求无条件地撤销对印度国民军人员的一切讼案。事实上，党修改了它在战争期间所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释放出来的国大党领导人，也在计划将来的行动方向，这就是，把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英情绪动员起来，以便迫使英国在政治权力方面作出最大的让步。他们诬蔑共产党员帮助英国作战和破坏“退出印度”运动，从而把共产党员从国大党组织里清除出去。根据特别紧急训令，马德拉斯省普拉卡萨姆政府大规模拘留我们的领导干部，其他的人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从 1942 年以来,我们党在领导这些群众斗争和发展自己独立的政治基础的过程中,感到完全需要发展一支人民的志愿队伍,以保卫党的干部免遭国大党和地主指使的各种打手队的袭击。到了 1945 年,在安得拉地区,我们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志愿队伍,能够在有组织的游击战斗中,有效地使用普通的铁箍棒。

在安得拉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和安得拉大会也在特仑甘纳地区,特别在我们的干部正面临着豪绅和贾吉达尔的拉蒂阿尔(lathials,即用铁箍棒、长剑和土枪武装的雇佣打手队)的蓄意袭击的那些地区,开始训练人民的志愿队伍。

1945 年和 1946 年在纳尔冈达县,就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志愿队,在保卫农民不受地主打手袭击方面起了作用。他们发动千百个青年农民用铁箍棒和投石器,发动妇女用干辣椒粉、石块和沸水保卫自己的家园。

但这里也应该注意,1945—1946 年的那些斗争,除了后期以外,农民游击队没有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在特仑甘纳各地的农村里,《武器管制条例》没有认真实施,大量的土枪——前膛枪——容易弄到手,而且一般都在使用。但是党指示志愿队不要去使用它们,因为这会把斗争转入一个全新阶段而遭受全印度的反击。只是在武装警察不断袭击,第一次农民群众斗争高潮被镇压,我们的干部被迫分散,警察和地主走狗开始在村庄和田野到处搜捕的情况下,由于政治局的批准,党才允许我们的干部用前膛枪武装自己和夺取各种枪支(猎枪、手枪和步枪),并允许他们进行武装自卫。这时,党才对少数干部进行使用小型武器的训练,并传授一些基本战术,使他们学会使用炸药搞爆破和制造炸弹,学会攻击敌人的目标的战术,等等。

尼扎姆政府大规模逮捕安得拉大会和党的干部,逮捕几千名安得拉大会的积极分子——农民、农业工人和青年,这时,党发出



号召，要大家不理睬传票和逮捕证，不要让警察抓去，要抵抗逮捕，在保释中逃亡，反对没收和拍卖被通缉者的财产；在大批警察队伍开来以前暂时退却，分散在附近，警察一走开，马上又回到村里从事正常的活动。群众的情绪以及是否准备采取一种暴烈的斗争形式，可以从他们愿意不愿意抵制逮捕和承担后果的情况估计出来。如果群众不想抵制法庭和逮捕证，不反对没收和拍卖被通缉者的财产，而愿意出庭，愿意保释和雇请律师为自己辩护，那末，在千百个人每天被拖到法庭去借以动摇和挫伤群众斗志的情况下，考虑采取任何较高的斗争形式，或者要群众对当局实行暴烈反抗，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特仑甘纳运动的经验表明，群众热烈响应和彻底执行了上述这些指示，根据他们自己的创造，采取了越来越新的斗争形式，以抗击警察的大规模扫荡。下面是关于一部分抵抗事迹的详细摘录，它表明在那个阶段群众的活动是多么原始和多么自发。

### **武装警察<sup>①</sup>扫荡农村和人民群众奋起反抗**

在詹加翁区达马普拉姆村，公安审判员伙同五十名后备警察，袭击和逮捕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当地领导人。周围所有村庄，卡达文迪、达马普拉姆、锡塔拉马普拉姆、德瓦鲁普拉等村的群众，将近一千五百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警察的大马车前设置路障，把警察包围起来，高喊口号要求释放他们的领导人。尽管警察威胁要对他们开枪，群众站在离警察只有几码远的地方，岿然不动。后来公安审判员和警官对群众保证无论如何不伤害他们的领导人，同时

---

① 在印度，警察队伍非常庞大，除普通警察外，还有“武装警察”，它实际上是变相的军队，是陆军的后备队。同时，有一部分陆军以“武装警察”的形式驻扎在若干地区。——译者

迫使领导人作同样的劝说，只有在这种时候群众才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紧接着，第一百四十四条法令在这四个村庄里公布了，跟着来的是警察日夜扫荡捕人。被捕的有纳拉·纳拉西姆胡卢、莫汉·雷迪、曼加利·科马拉亚、林加亚等。警察对他们控以重罪，为了迫使他们向警察和豪绅屈膝，还加以严刑拷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肛门被用木条塞进干辣椒粉，警察朝他们吐口水，用尿水灌进他们嘴里。尽管这种暴行和毒打持续了一个星期，但他们的斗志是无法摧毁的。他们唯一的回答是，决不出卖安得拉大会，不放弃会员的身分，也决不会在地主面前屈膝弯腰。这样，他们就被送进了监狱。就在这之前，苏亚佩特区也有十三名群众被捕了。

此后，政府不能在别的地方逮捕任何一个人。那些被捕的人，出来后生活在人民当中，也没有再落入警察手中。群众现在十分明白，如果不保护党的领导人，他们就没有指望，所以，他们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领导人。这种思想很快变成一种运动。无论什么时候，警察向村民探询关于他们的“纳亚库鲁”（nayakulu，即领导人）的去向，群众总是回答他们只知道兰巴迪“纳亚克斯”（Nayaks）（兰巴迪人被称为纳亚克斯，这个称号往往添加在他们的名字上）。警察从每个人那里，不管是青年、老人还是小孩，听到的都只是这样的回答。政府想通过特务去跟踪党的领导人已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敢进村，如果谁敢进村，谁就会遭到痛打和被赶走。后来，政府决定突然袭击村庄，逮捕那些不知藏身何处的领导人。

**巴莱穆拉村：**1946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警察获悉党的领导人藏在苏亚佩特区的巴莱穆拉村，便袭击了这个村庄，想抓这些人。他们进了村并包围马塔·雷迪同志的屋子，企图闯进去。马塔·雷迪同志在睡梦中，一听说警察到来，立即起床，手持铁箍棒，堵住屋门，并大声发出警察来袭的警报。邻居听到他的喊声，便拿起木棍，高呼口号，冲向他的屋子来。一名副巡官的手臂被打

断了，许多警察的头也给砸破了。他们的两支步枪也被弄断了。这时，巡官向拿着铁箍棒正在冲锋的马塔·雷迪同志和其他人瞄准开枪。马塔·雷迪同志的头部和腹部中弹，他高呼“胜利属于安得拉大会，”(Sangham ki jai) 倒下牺牲了。另外三个人受重伤。在群众还来不及夺回牺牲同志的尸体之前，警察把它放进大篷车里马上开走。群众试图拦住迅速开走的大篷车，但没有成功。他们对于领导人的牺牲和其他同志的负伤深感悲痛，对于敌人从他们手里溜走也感到愤慨，因此，他们密切警戒着，用木棒和投石器武装自己，以便迎接敌人的袭击。面对着人民群众的勇敢抵抗，警察不敢再搜查这个村庄任何别的房屋，在这个村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就免遭毒手。

第二天早晨，所有的人都到苏亚佩特来，他们把验尸后的烈士遗体列队抬回村里，附近村庄有好几千名群众也参加了这样的游行，然后火葬。群众怒火大大上升。这个事件发生后，党领导人对群众的革命教导，以及马塔·雷迪同志的妻子为他丈夫之死发出的报仇呼声，给了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他们在火葬场上宣誓：要继承烈士的未竟事业，消灭尼扎姆、柴明达尔，粉碎警察的镇压。

那个地区的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阿南塔·雷迪同志，也在这次袭击中被杀害了。但我未能得到关于他的英雄的一生及其光辉事迹的详细记述。

### 群众的准备

帕塔苏亚佩特(苏亚佩特区)、德瓦鲁普拉(詹加翁区)、马拉雷迪古登(胡祖纳加尔区)等村被内定为警察大规模扫荡的第二目标，群众得到消息后马上决定，必须保护这些中心地带。附近村庄的群众常常来到这里同当地的群众一道，通宵守卫、翌晨散去。他

们的每天行动计划是，白天干农活和从事安得拉大会其他工作，晚上站岗守卫。

一件事必须在这里说明：党的干部不知道什么是军事袭击、袭击的武器、袭击的力量以及袭击的后果如何。用铁箍棒和投石器武装，身上披着麻布衣，就可以抵挡步枪子弹——这就是当地干部存在的观念。好象子弹不会穿过麻布衣而会被麻布衣弹射回去似的！除了这种天真的信念之外，就是呼口号吓退军队。每个人有一支木棒和一支扔石块的投石器，这些东西用来吓鸟是一种有力的工具，但对付武装警察的步枪是无效的。村里收集了一堆堆的石块，在上述的几个村里，这些准备工作以最大的速度进行着，每家每户的每一个男人和妇女都保证参加战斗，每条街道都有一堆堆的石块，每所住房也备有石块。此外，干辣椒粉、舂米棒等东西都在手边。村子的四周，日夜有人站岗放哨。村子的中央安放了一个大鼓，每个人听到鼓声，不管身在哪里，都要立即拿起武器投入战斗。附近村庄也能听到擂鼓的声音。安排传递消息的工作做得十全十美，交通员们会将获得的关于警察到来的消息传送到其他村庄去。村干部照例执行区和县领导人的每一项详细的指示。这就是那时人民所具有的情绪、精神、纪律和信心。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村里没有敌人的奸细。他们不是逃之夭夭就是向人民投降了。事实上家家户户都参加了斗争。

### 帕塔苏亚佩特村遭到扫荡

一个晚上，大约下半夜三点钟的时候，军队把卡车停在村外，拿着步枪、勃伦式轻机枪和其他武器，偷偷摸摸、无声无息地行进，并在离村庄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包围了村庄。在离村远些的大路上，又布下了一道军事封锁线。他们行动得非常小心，以致群众直到早晨以前还不能觉察他们在村里出现。来往的人们都被中途挡

住,并被迫和军队一道静静地坐下来。早晨,群众发现村庄四周布满军队。鼓打响了很久,“胜利属于安得拉大会”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各个方向都在使用投石器,石块击中军队的钢盔发出砰然声响,军队后退到投石器射程以外的地方。看到这种情景,人民群众非常振奋,冲向前去,在口号声中投出更多的石块。这场战斗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时,群众都走出了村庄。这次战斗有一个特点,就是妇女都在男人的身旁,为他们供应石块。

军官、收税官和当地地主的狗腿子一再宣告,如果群众放下武器并交出他们的领导人,就不伤害他们。群众根本不理睬,继续战斗。那时,军队扫荡的消息象闪电般地传播到邻近的村庄,人们不管在哪里,都拿起手边所有的武器,成群结队地跑来,冲向前去。军队在老远的地方就把从各个方向来支援的人们挡住,不让他们逼近村庄。

同军队一道来的村长、村司帐和地主的狗腿子,一再对人民软硬兼施,声称如果不放下武器,军队就要使用能够击中一英里远目标的步枪和机关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但群众没被吓倒,他们说,政府和地主的狗腿子把群众搞得家破人亡,没有人再相信他们了。只要群众手里有投石器,子弹不会伤害他们的。毫无结果的对话继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群众坚守阵地,高呼口号。

从附近村庄来支援的群众逐渐增加到几千人,军队不许他们逼近村庄,群众被一群一群地分隔在大路上。在军队的外面,群众形成一个环形包围圈。那些从十五至二十英里外赶来的群众还在路上。人民群众和军队都没有吃的东西。眼见群众不会退让,在军官的命令下,军队向村里的群众移动,同时也向村外的群众迎面逼近。

当群众看到军队移动的时候,他们又投出石块,用土枪射击,军队也开了枪。帕塔苏亚佩特村的纳拉萨亚同志和帕塔拉帕杜村

的比克什马亚同志牺牲了，另外三位同志受了伤。群众目睹步枪射击、轰鸣、当场有人死亡和受伤的情景，意识到投石器对付不了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队，他们散掉了。村里许多男人和妇女被捕，受到骇人听闻的毒打。在被捕的人员当中，也有晚上来支援的许多外村群众。群众大批被捕，关进各个不同的监狱。被捕的人们中有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

同一天，巴莱穆拉村再次受到几百个军事人员的扫荡。经过短时间的战斗以后，将近二百名群众被捕，送到各个不同的监狱去。

### 德瓦鲁普拉村遭到扫荡

早晨四点钟，拥有大量兵力的军队包围了德瓦鲁普拉村。就象在帕塔苏亚佩特村一样，军队不许外村人来支援；也象在帕塔苏亚佩特村一样，群众奋起抵抗。军官眼见每个人，包括男人、妇女、老人和青年，都投入战斗，而一些军人陆续被石块击伤，便命令军队向人民冲去，对他们开枪。曼达迪·索米·雷迪（卡达文迪村）和另一同志（从锡塔拉马普拉姆村来的）当场牺牲了。许多人受伤，群众被冲散了。军队把能够抓到手的人统统抓走，并横加毒打。四百名群众被捕送到各种各样的监狱去。

第二天，许多群众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被劫后的村庄。在他们帮助下，村里那些幸免被捕的群众列队游行并举行大会。会后，从外村来的群众要去进攻蒙德赖村的军队营地，领导人劝说他们，在军队拥有全套现代化武装、而人民什么武器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企图是多么无用。帕迪萨拉、孔杜尔、塔蒂帕穆拉等村的群众不听领导人的劝告，大约有一千人，呼着口号向蒙德赖村前进。但军队把他们驱散了。

**马拉雷迪古登村：**这个村位于胡祖纳加尔区的克里希纳河岸

上,是党活动的中心。这个肥沃的黑土地地区,虽然生产商品性的农作物,但没有运输线,同时,在村长和村司帐的压迫下,那里的群众在各方面都很落后。由于安得拉大会的鼓动,村长和村司帐被迫停止剥削,群众很高兴。当时,詹加翁区的斗争正处在最高潮。群众不断从那些斗争中吸取教训。他们从地主打手的进攻、尼扎姆军队的扫荡以及科马拉亚同志被杀害的事实中,认识到必须保护他们的领导人。马拉雷迪古登村的群众学会了自卫,男男女女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好反击打手的准备,不管打手们是个别地还是成群地进攻。这个村庄多岩石,房屋都是用石头和泥土建筑的。在自卫战斗中,群众把石块堆集在屋子的楼顶上。每个人都准备好大小木棍和装满了干辣椒粉的盆子,等等。以前群众在地主的打手和警察面前是孤立无援的,现在则有力地团结在一起,并做好自卫的准备。1946年12月29日,十至十二辆卡车的军队开到了胡祖纳加尔。

安得拉大会指示群众,在军队扫荡村庄的时候,要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要疏散到别处去。但当地领导人没有把这些指示通知群众,因而群众的战斗策略没有改变。他们晚上放哨警戒,清晨发现军队逼近村子的时候,就发出敌人进攻的讯号,群众立即放下正常的工作,作好战斗准备。一些人把守进村的路口,一些人埋伏在小巷里,一些人上楼,还有一些人则进出传递消息。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全村都行动起来了。村子周围都是小黍(jowar)地,庄稼又长得那么旺盛,以致从村里无法看清军队蠢动或兵力大小的情况。大批的军队和武装人员,围着村庄布阵,用小黍地作掩护。双方都高度警戒着。

为了预防万一,村领导人到村子外面去过夜。看到敌人进攻讯号时,他们想要回村,但发现军队包围了村子,因而没有进去。领导人与群众之间失去了联系,群众不坐等领导,做好了自卫的

准备。天亮了，保卫村子的人们看到了军队的蠢动情况，他们同时从各个方向往军队投掷石块，石块击中军队的钢盔，他们稍为后退。保卫村子的人们向前推进，以石墙为掩护，再向军队投掷石块。志愿队累了，别的人就来替换。老人、小孩和妇女都来把石块和投石器供应给男人。在村的外面，收税官和军官用扩音器向群众喊话，在战斗的喧嚣声中根本听不清，群众也没有那份闲心去听它。他们受到这次反抗斗争的激励，所有的人员都分到奶油，各人轮流休息后，又再投入战斗。

时间在消逝，但是战斗没有结束。敌军要求群众把战斗暂停一会儿，派三、四个年纪大的人去谈判，听听军官说些什么，如果不同意军官所说的话，他们可以回去，所有其他的人必须留在原地。于是就在群众中引起一场为什么不去谈判的争论。后来他们指派这次战斗的唯一领导人埃拉博卢·阿皮雷迪作为代表，他必须走一百码的距离去和军官对话。北面的战斗要停止，但其他各面的战斗还要继续。十点钟的时候，四个人陪同埃拉博卢·阿皮雷迪动身出发。他们刚刚走了五十码，军队就向他们瞄准开枪，埃拉博卢·阿皮雷迪当场倒下。另一人正坐在对面屋子的走廊上，腹部中弹牺牲了。就在这时，军队也向村子南面正在战斗的志愿队开枪，一个妇女在给她的丈夫输送石块时中弹牺牲了，许多人受伤。阿皮雷迪和其他三人中弹阵亡以及许多人受伤的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使群众感到措手不及，军队冲向前去，抵抗停止了。

军队成群结队地行动，肆意行凶作恶。被抓住的人们都被毒打，并用绳索捆绑起来带走。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钟，他们为所欲为，然后把男男女女推上卡车带走了。但在推他们上卡车之前，军队把穆斯林从人群中拉了出来，留下不走，尽管这些人领导过战斗。这使得穆斯林疑惑不解，他们也要同其他兄弟们一起上卡车，但没人理睬他们。军队把将近四百名非穆斯林推上卡车后



开走。整个村庄处于萧疏荒凉的状态。没有人去鼓舞留下来的人们。当那些没有被带走的穆斯林想去慰问失去亲人的家庭时，村里的反动分子却散布谣言说，这是穆斯林干的，军队还驻留在他们的住宅里。这些谣言在淳朴的群众心里引起了怀疑，认为可能是事实，他们捎口信给村外的领导人，叫他们不要在那时进村，而要等候新的消息。人民的起义暂时被破坏了，在严酷的镇压下干部被迫分散了。

## 扫荡的后果

军队的扫荡并没有就此停止。全县都被军队接管了。许多村庄都设立了军队营地。扫荡日日夜夜进行着，群众备受折磨。人民群众被强迫去跟踪村安得拉大会委员会的成员、志愿队的领导人和安得拉大会别的主要领导人。军队往往围捕群众并带着他们一道去搜查田野、水井、篱笆、灌木丛和其他可能去的地方。与此同时，还要群众缴纳谷税，并用书面保证要退出安得拉大会和交出领导人。尼扎姆的儿子穆卡拉姆·贾赫访问了许多区中心点，赠送衣服给许多人。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吹大擂的宣传，说什么王公就象父亲一样地对待人民，特来关心人民的福利。这样，尼扎姆儿子的访问便成为在人民群众与安得拉大会之间塞进一个楔子的策略。军队扫荡继续了许多星期许多个月。群众顶住了苦难，没有丧失勇气。夜里，男人们分散到村外各处田野里去宿营，妇女们为了不受侵犯，经常十五人或二十人一组地睡在一起。

从农村逃到城里去的村长、村司帐和豪绅们利用扫荡的机会重新回来了。以前在人民起义的威力下，他们低声下气，现在则趾高气扬，并向军队告发群众当中的领导人，使他们受到折磨。

村里一些年纪大的人开始向群众泼冷水，说他们对付不了军

队，并劝告他们和军队妥协。同时，由于白天黑夜敌人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如果群众退出安得拉大会，军队扫荡就会停止，他们中间任何人都不会遭殃，于是有些人便同意退出组织，尽管他们热爱安得拉大会。但是退出以后，军队就带着这些人同他们一道到各处去搜捕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

在苏亚佩特区，在军队的监视下，强迫周围五、六个村庄的几千名群众去搜索坎达加特拉、阿鲁瓦帕利、乌鲁贡达、拉吉帕杜和科塔帕杜等山丘。强迫村民缴纳谷税。甚至在预定期限之前，强迫缴纳土地税。一种麻痹情绪和满腔愤怒的屈从笼罩着人民群众的运动。但即使到了这时，群众对安得拉大会及其领导人的爱戴以及想保护他们的强烈愿望，也没有被消灭过。他们掩护领导人，给他们提供饮食，但要求他们暂时避到别的地区去，因为他们如果被村里的叛徒发现，就会受到伤害。他们解释说，面对警察的野蛮镇压，他们是力不从心的。

村里的叛徒胆壮起来了，甚至没有军队的帮助，也敢拉着群众一道到各处去追寻领导人。在恐怖的气氛下被迫去干这种肮脏勾当的人，常在搜查中保护领导人，即使看到了他们也不报告，或者在搜查之前捎口信给他们。群众的这种热忱使得埃普鲁村的领导人在被捕之后解往附近博帕拉姆村的营地的途中，获得释放。

然而，相当多地方和村的领导人被捕了，其余的也得不到保护。帕塔苏亚佩特的领导人在坎达加特拉山丘上被捕了，军队、村吏、地主及其打手队严刑拷打被捕的人们。詹加翁区纳尔梅塔村的一位领导人被捕，遭到毒打。在同一地区，另一位工作者被打到失去知觉。维斯努尔村地主的打手们把德瓦鲁普拉村洗劫一空。他们用许多方法对村里的群众进行报复。后来，这些反动分子甚至不靠任何其他帮助，独自去搜捕领导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7年5月，这时群众已感到必须约束叛徒、打手和其他反动分

子的活动。这些人因为村里驻有军队,变得肆无忌惮了。

苏亚佩特区帕塔苏亚佩特村的一位领导人在坎达加特拉山丘上被捕,那里的群众将警察、村长和地主狠狠地揍了一顿,把他们的手臂和腿都打断了。同样,昌杜帕特拉的地主(一个大叛徒)同他那在科塔古登村声名狼藉的打手们,在旅途中被群众从二轮马车里揪出来,痛快地打了一顿。群众还揍了奇尔帕昆塔村地主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的打手,揍了蒂马普拉姆村的打手,揍了科塔古登村和拉维帕杜村的地主。在卡达文迪村(詹加翁区),当豪绅维斯努尔的打手们打家劫舍时,群众用刀子、铁箍棒和其他武器进行抵抗,不准他们耀武扬威。锡塔拉马普拉姆村一个警察头目(police patel),有三名警察为他保卫住宅,他对人民肆虐,死在人民手里,替他保卫住宅的警察丢下所有的东西逃走了。拉马纳佩塔区帕勒尔拉村一个有民愤的恶霸豪绅也被人民处决了。在纳尔冈达区的阿达吉杜尔村,有三个刑事调查局(C. I. D.)的人员伪装潜入,群众把他们揍了一顿然后放他们回去,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任何同伙胆敢进村,就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

在胡祖纳加尔区,反动分子在这些地区所干的恐怖勾当是没有止境的。韦利丹达、多拉昆塔、巴卡曼图拉古登、法泰普拉姆等村的地主在这些勾当中彼此互相竞赛。乔塔帕利地区巴卡曼图拉古登村的地主博加拉·维拉·雷迪和他的兄弟皮奇·雷迪,居然参加了在森林里搜捕安得拉大会领导人的行动,还侮辱了村领导人赛迪·雷迪的妻子。地主们有自己的枪枝,但群众仍然决定带小刀和铁箍棒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打死,给他们一顿教训。群众包围了地主的房屋,而且进入打手头子博加拉·维拉·雷迪的屋子。他企图用步枪反抗,但他的步枪被铁箍棒砸坏了。地主的手和腿都被打断了,他的兄弟皮奇·雷迪拿着一支铁箍棒前来袭击正在放哨的志愿队,志愿队给以回击,在搏斗中他的头部被击中,

当场毙命。

早晨,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区,所有的地主和他们的打手,带着贵重细软都跑到区中心地去。奇卢库里的豪绅朱普迪·纳拉西姆哈·拉奥从警察派出所回来时遇到伏击,哈里真农业工人们反抗多拉昆塔村的贾吉达尔并捣毁他的财产,这些消息重新鼓舞了群众的情绪,并给区安得拉大会带来了有利的气氛。

由于对叛徒、地主、打手和其他反动分子采取了行动,全纳尔冈达县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当地群众开始涂写标语和制作传单,警告村里的反动分子,特别把传单标语贴到这些人的住宅的墙上和门上。有些地方,在地主家里干活的长工还把传单放在地主的桌上、床上,等等。在许多地方,地主常常被化装的群众痛揍。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个人照样从事他的日常工作,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痕迹,使敌人无法察觉他们在这些行动中的作用。

警告警察的传单也散发到警察营地。这些传单使敌人提心吊胆。因此,许多地方的敌人都逃到城里去,没有保护就不敢出外活动。有些反动分子停止行凶作恶,向人民乞饶,继续留在村里。搜捕安得拉大会领导人的勾当停止了,人民群众感到安得拉大会又回到他们中间来了。

### 关于本阶段运动的一些经验教训

从1945年和1946年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党并不理解战后初期局势中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深刻程度。由于党在战争期间抱有改良主义的看法,起过改良主义的作用,这就使它难以预见这些事态的发展,也难以使它自己和群众组织为这些发展做好准备。

诚然,只有我们的党才提出建立“大安得拉人民政权”(Peo-

ple's raj in Vishalandhra)的口号,主张废除海德拉巴士邦,把它分别归并到邻近的各个语言区。党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在独立的印度国土内“大安得拉人民政权”的大体轮廓,在安得拉邦委员会竞选小册子《大安得拉人民政权》(Prajrajyam in Vishalandhra)里,党提出了一个反封建的、民主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大量出售,当时就卖了二万册。但是,所有这些都被人看做是一种慢吞吞的做法。

1946年下半年,我们党着手发展暴烈的群众斗争,在安得拉地区,组织没收荒地,没收柴明达尔控制下的土地和封建地主非法霸占的土地,但面临国大党政府的镇压,党不久就放弃了这些做法。

党在马德拉斯省,包括安得拉地区,实际上是被取缔的。在普拉卡萨姆政府的法令下,1947年最初几个月,一大批领导人被拘留或转入地下,但在1947年8月15日移交政权前夕,他们全部被释放或公开露面。开展暴烈的群众斗争的路线被推到后面去了,党卷入一场关于是否应当全力支持尼赫鲁的民族独立政府的争论,名义上是为了击败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和狭隘的瓦拉巴伊<sup>①</sup>小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竭力破坏刚刚获得的独立。

随着独立的实现,过去英属印度时期的任何暴烈运动都沉寂下来——其主要原因是人民期望以尼赫鲁为首的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大党政府将会采取重大的措施,同时也解决他们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党的软弱以及同其他民主政党和团体失去联系,以致无力去正确地领导群众。

只有在拒绝参加印度联邦的海德拉巴和特拉凡哥尔这两个土邦内,人民的不满情绪和斗争才继续发展下去,而这种斗争在一定

---

<sup>①</sup> 全名为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国大党右翼首领之一,印度独立初期曾任副总理。——译者

程度上是受到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鼓励与支持的。其他许多邦,由于瓦拉巴伊·帕特尔保证给当地王公巨额私用俸金和保障他们的特权,把它们拉入了印度联邦,这些邦的群众运动也和缓、停顿了。可是,瓦亚拉尔和普纳普拉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反对特拉凡哥尔邦的大君(Maharaja)和他的财政部长 C. P. 拉马斯瓦米·利尔,海德拉巴邦的特仑甘纳斗争也得到党的领导,战后的不满情绪正是在这些地区迸发出来,并沿着土地革命的方向发展。

以特仑甘纳为例,如果我们能够用革命的观点正确地理解正在形成的局势,并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原则发展我们的党,那么,我们早就应该训练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整个封建制度实行有力的打击,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非法霸占的土地和他们超过限额的土地,而这些事情我们后来却只好犹豫不决地一步一步摸索进行。我们不仅要训练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用铁箍棒防身,而且要进行武装自卫的训练。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是否允许我们的干部夺取和使用土枪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这种犹豫不决招致了全面混乱和破坏了第一次的斗争高潮。

尽管我们犹豫不决,特仑甘纳人民的不满情绪和斗争浪潮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致在党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带有种种缺陷的自发活动,做到了:

1. 废除了维蒂制(强制劳役)、横征暴敛和强征谷物,开始夺回原先被地主和豪绅侵夺的土地。这个运动变成了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甚至废除尼扎姆统治的运动。在几个星期之内,运动蔓延到几百个村庄,由此可以看出运动的群众性和广泛性。

2. 人民起初抵抗地主的武装打手的袭击,并将他们打退,后来竟能对付武装警察甚至尼扎姆军队的袭击。

3. 一个村庄受到警察攻击时,附近村庄的群众就马上来救援。

4. 在真正的防御战中，妇女以各种可能采取的方式参加男人的行列。

5. 安得拉大会变成他们的指导者和领导者，帮助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夫妻间的争吵。出现了一个演唱战斗歌曲和民间艺术的、群众性的、战斗性的文化高潮。

海德拉巴邦特殊有利的条件是，群众当中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高涨的斗争浪潮。1947年8月，当尼扎姆拒绝参加印度联邦时，这种斗争浪潮又汹涌澎湃，滚滚向前，虽然早先它曾遭受过残酷的打击。

从1940年到1946年，领导特仑甘纳农民进行反封建和反尼扎姆的斗争，并将安得拉大会发展成为一个联合的群众组织，成为一切反对尼扎姆统治的人民力量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党、我们安得拉地区党组织的光荣。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领导。它推广了特仑甘纳人民斗争的经验和建立大安得拉邦的理想，组织动员了对战斗的特仑甘纳农民的广泛支持。在沿海地区，它保护和帮助受尼扎姆袭击的干部和群众，使沿海各县变成为特仑甘纳群众运动的后方。由于这些原因，甚至在1947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党就受到了国大党政府的打击。后来，党在国家独立后取得短时期的合法地位，但又在1948年1月30日再次被禁止活动并受到打击。在这整个时期内，党帮助重新整顿特仑甘纳地区被破坏了的运动，把它重新纳入正确的轨道——首先参加邦国大党领导人力求把海德拉巴士邦并入印度联邦的斗争，使斗争具有群众性，并把斗争发展为反封建、反尼扎姆的土地革命，最后发展为反对尼扎姆统治的解放斗争。这一切动摇了尼扎姆统治的基础。当这种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浪潮正在向前发展的时候，国大党和尼赫鲁领导的、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独立印度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急忙调动武装部队去镇压特仑甘纳的土地革命，阻止运

动向前发展,正如在印度的其他地区一样,他们竭力维持自己在海德拉巴邦的阶级统治!

关于这方面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在以下几章中加以叙述。



## 第三章

# 反抗尼扎姆和拉扎卡尔 的武装斗争

### 分配田地 建立人民政权

(1947年8月15日—1948年9月13日)<sup>①</sup>

在1947年的头四个月里,党和安得拉大会都忙于整顿在尼扎姆严重打击下陷于涣散的党组织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在安得拉地区,党仍然被禁止活动并经常受到袭击。然而贡图尔、克里希纳和戈达瓦里却一直是特仑甘纳战士们的护身基地。

1947年8月15日,政权从英帝国主义移交给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大党。尼扎姆宣称他将不参加印度联邦而继续保持独立〔独立的海德拉巴(Azad Hyderabad)〕。印度国大党不得不在海德拉巴邦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尼扎姆—纳瓦布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同意并入印度联邦。

这种形势给我们开展特仑甘纳人民斗争以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在争取该邦与印度联邦合并的斗争中,我们和邦国大党携起手来。由于我们党和安得拉大会是主要的政治势力,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群众组织,特别由于领导开展过1944—1946年的斗争,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安得拉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广泛支持这个全邦人民的运动。两

---

<sup>①</sup>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成立印度联邦自治领。1948年9月13日,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士邦。——译者

三天内我们在维贾亚瓦达的一个镇里就筹募了两万卢比，供购买武器，袭击拉扎卡尔和尼扎姆之用。

我们联合召开各种集会和举行示威游行，国旗和红旗在一起飘扬。不管国大党制定出什么计划，我们都使之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吸收成千成万人参加。如果国大党召集只有少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参加的示威或纠察活动，我们都使之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示威或纠察活动。

当国大党号召对大、中、小学和法院实行抵制时，我们再次使之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我们吸收了大批学生参加我们的志愿队和安得拉大会组织。正是由于学生的大量参加，才使这个运动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就中有许多人后来锻炼成为当地的和地区的群众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人。

国大党提出了铲除印度联邦和尼扎姆土邦之间的关税壁垒和撤销村长和村司帐职务的口号，我们党和安得拉大会把它改变为销毁这些头目所掌握的一切档案帐册的斗争。

国大党号召砍伐制棕榈酒用的棕榈树和枣椰树的叶鞘，对棕榈酒铺实行抵制，以剥夺尼扎姆土邦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同时禁酒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风尚。我们在好些天里把它变为大规模的破坏枣椰树和棕榈树的运动，并从物质上使取棕榈汁酿酒的人无法酿造棕榈酒。不久我们发现取棕榈汁酿酒的人在农村贫民中占很大比例，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正在失去职业和生计，开始敌视我们。党纠正了这个错误，改变口号，提出了“酿出纯酒，廉价供应，不纳税金”，因而深得人心。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党内规定直到村一级的游击队员和政工人员都禁饮棕榈酒，这得到了严格的遵守。

国大党提出了该土邦与印度联邦合并的口号，我们却同时主张解散这个土邦，把操不同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合并到相应

的语言区去，组成按语言划分的邦，统一于印度人民联邦之中，并废除尼扎姆的统治。

这一运动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独立印度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也希望能够合并海德拉巴邦。全印度的所有民主势力都赞同这一运动，因为他们都想要把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和支持者——尼扎姆—纳瓦布搞掉；所有印度教徒都希望穆斯林封建王公的统治完蛋；三种操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想得到解放，因为他们希望能与他们各自的语言区合并，以便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工商业地主和富农，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希望尼扎姆的独裁统治及其封建机构垮台，而代之以一个“作为印度的一部分的民主的、责任制的政府”；辛苦劳动的农民和农村中的穷人要求全部消灭封建地主剥削，消灭强制劳役，消灭横征暴敛和强征粮食，要求获得土地耕种；工人要求就业和提高工资。各派社会力量都加入这个全面反对尼扎姆的斗争，为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成为印度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奋斗。一部分进步的穆斯林也加入了运动。

## 我们的土地纲领

我们党和安得拉大会并没有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执行国大党纲领的条款，局限于参加一项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是积极地把它变为具有明确目标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

——我们领导人民制止各种强制劳役和横征暴敛。

——拒缴强制征收的粮食。

——我们领导农民不仅保住了正在耕种的租来的土地，而且还夺回了所有被地主非法霸占的土地。我们还实行了减租，后来又对大地主和人民敌人完全不交租。

——占领并耕种政府和大地主所拥有的荒地。

——开始没收恶霸地主的存粮，把它分配给急需粮食的农村贫民。

——在烧毁村长和村司帐的帐册的同时，把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帐册以及一切有利于他们的债券和契约付诸一炬。

——最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没收了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把它分配给贫农，对于耕畜和农具也作了同样处置。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满足贫农对于土地的迫切需要以及经验的积累，留地的最高限额从最初的五百英亩逐渐递减为一百英亩旱地和十英亩水田。

这一运动已成为广泛的群众斗争。正如在德瓦鲁普拉、帕塔苏亚佩特、巴莱穆拉和马拉雷迪古登的日子里那样，人民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而影响却更加深入而扩大。人们开始感到“古塔帕卢安得拉大会”（即铁箍棒安得拉大会）又在进军了。这次不仅是铁箍棒，连所能到手的一切火器都用上了。所有各集团的人们，不论是属于国大党的、共产党的或安得拉大会的队伍，全都自动武装起来了。

尼扎姆统治的基础动摇了，只好乞灵于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他组织了拉扎卡尔，由穆斯林团结协会的卡西姆·拉兹维担任头子。在军队的全力支持下，他放任他们对农村群众肆虐，抢劫、纵火、拷打、杀害和强奸遍及各地。群众被迫使用能到手的一切武器，采取一切组织形式，进行自卫还击。

在这严重恐怖的气氛下，许多人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物逃往印度联邦的领土避难，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营地和队伍也撤离这个地区，移往印度联邦领土，并在边界地区建立营地，从那里进行反击。只有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的队伍能够留在这个土邦里继续活动，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恐怖统治进行反抗。

在合并运动初期存在过的国大党和安得拉大会干部之间的合作，仅仅在几周内就化为云烟了。反封建、反地主运动的规模和正在形成的反对尼扎姆运动的群众性，使国大党领导人的热情冷却下来，加上他们不想实现这些激进的纲领，在劳苦大众中又没有扎下根，他们的队伍终于堕落到骚扰、袭击人民群众和支持地主剥削者的地步。

我们的队伍不得不对某些国大党队伍采取行动，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国大党队伍中，也有不少勇敢的和正直的成员后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和我们并肩战斗。

当尼扎姆政府及其军警人员还在继续对这个邦的人民和自由战士进行掠夺性的扫荡袭击时，印度联邦政府竟然同尼扎姆签订了暂停协定，不断向尼扎姆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这是一个有案可稽的历史事实。有一次，尼扎姆警察袭击和拘捕了从飞地穆纳加拉撤往维贾亚瓦达途中的伤员，印度政府在长时间内没有采取措施使他们获得释放，或阻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特仑甘纳地区，反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武装斗争获得迅速发展。大约一万人的乡村民兵和超过两千人的正规游击队已经组织了起来，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出现了许多英雄业绩，将近两千名的积极分子、战士和领导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却使尼扎姆的武装人员、警察特务、拉扎卡尔、地主及其打手遭到惨重的损失；他们被赶出了村庄，有三千个村庄归村五人委员会即村政权管理，这些战斗的人民委员会主持了分配田地、教育卫生和一切农村服务性事业等等。

在这里，还是让当时的记事人员来介绍特仑甘纳人民的英勇斗争、特仑甘纳英雄们和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吧！

## 记事人员写下的斗争史话

### 新高潮

来自十到十五个村庄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集合在一起，携带铁箍棒，高举国旗和红旗，向其他的村庄进军，砸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人民。这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行动了。在米尔亚拉古登区，塔达卡马拉村地主的谷仓被三千人包围接管，把四百袋的稻谷分给人民。

在胡祖纳加尔，大约三千名苏亚佩特村的群众，经过阿纳拉姆、波特拉帕杜，向阿南塔拉姆举行了一次胜利的进军。按照他们习惯的做法，他们砸开了地主的仓库，分配粮食。简单地说，“铁箍棒安得拉大会”已被人们称为“胜利进军的安得拉大会”（Jaitra Yatra Sangham）。

### 拉扎卡尔的组成及其骚扰活动

拉扎卡尔这支部队是在穆斯林团结协会头子卡西姆·拉兹维的领导下组成的。他们的口号是：“独立的海德拉巴”是一个穆斯林帝国；在阿萨夫贾希王朝统治下，每个穆斯林都是统治者；保卫这个政权是真主的命令；因此，参加拉扎卡尔部队，反对印度教徒是每个穆斯林的神圣职责。

以城市和集镇为中心的拉扎卡尔经常骚扰村庄，劫掠人民，拉下国旗和红旗。在每次骚扰中，他们都带着长矛、贾姆比阿(jambias)、剑、前膛枪和步枪。这里必须一提的是，就象前一时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农村里团结一致对地主进行斗争那样，群众现

在还是肩并肩地对拉扎卡尔进行战斗，而没有陷入宗教教派的狂热。

### 顿加图蒂、阿莱鲁、诺穆拉 和帕拉达拉的斗争

早期曾同地主和政府进行战斗而被镇压下去的人们，如今再一次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反抗拉扎卡尔的斗争，尽管他们除了铁箍棒和长矛以外，没有别的任何武器。

当巴莱穆拉，坎达加德拉，蒂马普拉姆，帕塔苏亚佩特和其他村庄得到报告说，来自苏亚佩特大约五十名拉扎卡尔已经到达埃卡拉姆村时，这些村庄的三千多名居民用投石器武装起来，高呼着口号，冲往埃卡拉姆去迎击拉扎卡尔，准备夺取他们的武器。这些拉扎卡尔尽管携有现代武器，只得放弃抢劫村庄的计划而匆忙逃命。

收税官员和拉扎卡尔一道到孔塔帕利和皮纳武拉村征收土地税，群众包围并杀死了他们。

在米尔亚拉古登区的帕穆拉帕杜村，人们把地主拉克什马·雷迪赶出了村庄。当他企图在警察帮助下卷土重来时，村民们手持铁箍棒和长矛进行了抵抗。警察在增援部队到达前三天都进不了村。

这些事件显示了人们对尼扎姆官员和地主的刻骨仇恨以及他们进行反抗和还击的战斗热情。

加努加班达、韦姆帕蒂和其他村庄的人民包围了苏亚佩特区的顿加图尔蒂警察派出所。他们高呼口号，用投石器投掷石头，向警察冲击。警察一再四面开枪射击。在这次战斗中，担任指挥和领呼口号的卡里维拉拉村的马利帕卡·米萨亚同志中弹牺牲，另有两人负伤，群众抬着尸体和伤员撤退。

在科拉努帕卡(邦吉尔区), 贾吉达尔建起了一座很大的拉扎卡尔营垒, 打家劫舍。1947年11月28日, 将近六千名群众集合起来进攻这座营垒。当他们发现贾吉达尔已准备有更多的人员和武器在防守着, 就放弃了这项计划, 一队一队地高举红旗向别的村庄进军。1947年11月29日早晨六时, 在阿西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的领导下, 三千人向阿莱鲁进发。他们到处升起红旗, 列队前进。武装警察用步枪加以阻止, 人们象潮水般冲向前去, 警察开枪射击。率领队伍的阿西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的大腿中弹, 两人当场牺牲, 还有八十人负伤, 其中三人在邦吉尔医院死去, 十四人被打断了骨头, 整个地区血流成河。牺牲者的姓名是: 贡德拉古登村的普斯洛吉·维拉亚、奇纳姆·科马拉亚、马尔普·普拉亚和比鲁·纳拉亚纳以及图纳加图尔蒂村的埃拉甘杜拉·拉克什米纳拉萨亚。

来自纳克雷卡卢兵营的二十名拉扎卡尔和武装警察骚扰纳尔冈达区的诺穆拉村。诺穆拉村和科达帕蒂村的大约四百名群众拿起铁箍棒和投石器一面追逐他们, 一面高呼“共产党必胜”(Communist Party ki jai)和“安得拉大会必胜”(Sangham ki jai)的战斗口号。拉扎卡尔和警察疯狂地开枪扫射。卡塔里·索马亚和马特萨·维拉马卢(都已经五十岁), 文卡亚和维拉亚(两位青年)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许多人负伤, 其中有两人牺牲。帕纳拉·帕帕亚的肠子都流了出来, 他用上衣扎住腹部, 英勇地继续战斗。战斗结束后, 人们带着死者和伤员撤下来。

卡坦古鲁兵营的拉扎卡尔和警察扫荡帕尔达拉村, 他们被用铁箍棒和投石器武装起来的三百名群众远远地驱逐出村。警察利用掩护物向群众射击, 有四人当场被打死。

米尔亚拉古登区拉武拉彭塔村的警察营地是他们骚扰附近村庄的中心据点, 周围村庄的愤怒群众渴望摧毁这个营地, 在这里插



上红旗。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包围了营地所在的村子，但手无寸铁的群众成了警察射击的目标，只好被迫散去。

### 为进行武装反抗而筹集武器和组织正规游击队

群众采取了主动的方针。村里的青年自动组织了村民兵队，千方百计地收集武器。群众把自己的土枪、长矛、刀子等等以及一切打猎用具全带来了。已和村里群众达成某种协议的村长和村司帐也被说服交出他们的武器。如果拒绝交出，群众就冲进他们的房子进行搜查，把搜到的武器强行拿走。如果在有些房子里搜不到暗藏的武器，就派人日夜监视房子和这一家人的行动，以防止暗藏的武器被转移到村外去。当村吏们企图从当地群众手中收回这些武器上缴给政府时，群众总是想法子阻挠他们的计划。比如在詹加翁区，凯沙瓦普拉姆村的村长收集了近十支的前膛枪准备缴给政府，奇塔科杜鲁的青年获悉后，就冲进去把这些前膛枪缴获了。就这样，由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主动精神，各村都获得了五至十支的前膛枪。

除了前膛枪以外，他们还从豪绅们那里得到了十二支膛孔枪(totedar tupaki)、希卡里步枪等等。这些武器都是乘敌人没有戒备或单独一个人在家时冲进去缴获的。在这些行动中，许多和豪绅有关系或在他们家当长工、佣人的党员帮了很大的忙。通过这些人，我们很容易获得关于豪绅们活动的情报，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他们的武器。我们经常豪绅们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冲进他们屋里夺取武器。

群众和当地民兵夺取了前膛枪、猎枪和各种步枪以武装本村和正规游击队。在这些行动中，人民群众使用了机动灵活的方法，他们从詹加翁区的西纳帕利豪绅那里，从胡祖纳加尔区的孔达普拉姆豪绅那里，从苏亚佩特区的索梅鲁·纳拉西姆哈·拉奥以及

同区卡萨拉帕杜村的地主们那里，从钦塔昆塔·拉格哈瓦·雷迪那里，从库努尔的一个军队士兵(jawan)那里，从孔德拉帕利村的科拉姆·普拉塔普·雷迪和拉贾拉姆村的帕加利·马拉·雷迪那里以及从库马里昆特拉村的贾纳·雷迪地主那里(全部都在瓦朗加尔区)，夺得了武器。

他们同样地袭击警察岗哨、海关关卡和铁路护路警察，夺取武器。这里略举几个例子：科拉努帕利(邦吉尔区)，奥塔普拉姆、雷巴尔蒂和彭巴尔蒂(詹加翁区)，莫塔马里(马迪拉区)，马德瓦古登(胡祖纳加尔区)，胡斯纳巴德(卡里姆纳加尔县胡祖拉巴德区)，杜巴卡和哈纳普拉姆(锡迪佩特区)以及许多其他营地。

只要举出袭击万加帕利铁路警察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人民群众和当地民兵是如何机智地策划和袭击敌人岗哨以夺取武器的。

### 袭击万加帕利车站

万加帕利火车站有两名携有三〇三式步枪的警察在值班。一天傍晚四点钟，四位穿着婆罗门僧侣服装的同志走进站长室，说要到亚达吉里-古塔的纳拉西姆哈斯瓦米庙去，要求购买车票。一名警察坐在室内，枪靠在墙上，另一名警察不在站里。这时，一位同志缠住了站长，问票价多少等等，另外两人把警察抓住了，第四人夺走了那支枪。他们四人边威胁着警察和站长，边顺利地扬长而去。第二天早上，警察跑到亚达吉里-古塔的庙里，把婆罗门僧侣们痛打了一顿，说是他们夺走了警察的步枪。

与此同时，各村的群众都组织起村民兵队，对经常进村骚扰的拉扎卡尔和警察进行了反抗。他们准备好保卫自己的房屋、财产和荣誉。他们停止缴纳赋税、田租和消费税。他们把被作为赋税而征收的粮食以及地主、反动分子手中的粮食分配给群众。他们对那些骚扰人民、里通拉扎卡尔的内奸采取了种种行动。通常是

先对这些内奸进行警告，如仍怙恶不悛，就抓起来，强迫他们在群众面前用鼻子刷地，公开赔礼道歉。在詹加翁区的瓦德拉孔杜村，群众抓了这样一个名叫林加·雷迪的作恶多端的坏蛋，割掉他的鼻子。对于杀害过村里群众的人，则由民兵队处死。安得拉大会和党对于这类原始式的刑罚和野蛮的报复行为加以劝阻，后来还禁止实行。

### 组织游击队

拉扎卡尔和武装警察几乎每天骚扰农村，他们抢劫居民，污辱和强奸妇女，烧毁房屋，杀戮人民和强征赋税。群众开始进行反抗，党组织、训练了正规的武装游击队。没有这支武装力量，群众的反抗是不可能真正有效和成功的。

开头只有县游击队，以后又组织了区游击队和村民兵队。只有县游击队才拥有为数不多的现代化武器，而区游击队和村民兵队则完全没有。要抵抗拉扎卡尔和警察，单靠县游击队是不够的。党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又组织了区游击队，并从县游击队拨给他们一些现代化武器，另外又组织了县游击队和各区游击队之间的配合和互助。

在苏亚佩特、胡祖纳加尔和纳尔冈达区，每一支特种游击队的人数从十至二十增加到一百至一百二十。这些游击队被称为连队。

尽管组织这些连队可以鼓动游击队员和群众的士气，但他们变得过于庞大，因而成为敌人的显著目标。一般队员缺少必要的训练，连一级的游击队领导者即指挥员及其辅助人员也训练不足。他们不懂得整个连队参加作战的专门军事技术，以及各队之间在战术上如何互相配合，可以获得的火力和人力如何使用。他们也不懂得如何组织军需供应，如何迅速铺开和收拢兵力，如何有效地

发动突然袭击和迅速地与敌人脱离接触。如果不是因为尼扎姆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和彻底孤立的话，这种缺乏游击活动的基本条件的情况，可能已导致不可补救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在遭到初期几次损失和取得一些经验之后，这种连队编制被认为时机未成熟而取消了，采用了由十人组成的游击小队，作为进行活动的标准单位。在需要较大兵力时，就动员二至三个必要的小队参加。

后来，当印度联邦的军队进行干涉时，游击队的规模进一步缩减到三至五人，以避免敌人的网罗，取得必要的隐蔽所，并灵活机动战斗。

各种游击力量组织方式如下：

**1. 村民兵队：**由村里的青年参加。他们在从事日常工作的同时，要用前膛枪和长矛去对付拉扎卡尔和警察，注意不让村里的敌人抬头，注意在斗争时不让中间分子泼冷水或在群众中制造混乱，不让他们去怂恿群众缴纳征谷、捐税等。他们还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鼓动群众，帮助村委员会搞好日常工作。

**2. 村破坏小组：**参加这种队伍的人必须从事正常职业，此外还要破坏道路，使敌人的车辆无法通行；在道路上安置带钉子的厚板，以刺破敌人车辆的轮胎；捣毁那些藏身于军警营地的敌人的财产。他们有前膛枪、铲子、铁撬棍、篮子、厚板、钉子等一类东西作为装备。他们还必需配合村民兵的工作。这些小组的成员是不能暴露的。

**3. 正规游击队：**这种队伍招收那些已经放弃原来职业，能全日在队里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勇敢、机智，得到群众和党的信任，并且经过严格的训练。除了前膛枪和长矛等外，他们还使用数量有限的现代化武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抵抗拉扎卡尔和警察的袭击，消灭敌人和保护人民。一支游击队一般有十人左右。每逢必要时机，就对敌人进行袭击，打完后立即分散。村民兵队经常配合

正规游击队行动，并在必要时帮助他们。吸收到这些队伍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要宣誓，而且还要经常记住和专心履行誓词。誓词一般是这样的：

“我……宣誓参加游击队。我宣誓要坚决摧毁剥削者的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打击和消灭敌人，帮助人民是我唯一的职责。武器重于生命。我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来缴获和保卫武器。我永远不做胆小鬼，永远不屈服于敌人。我将永远效法先烈的榜样。我在红旗面前宣誓！”

游击队组织起来以后，党的工作分成为两部分——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两种工作经常互相配合。随着正规游击队的组成，武装抵抗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游击队时常打埋伏或搞突击，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或者袭击和摧毁敌人的营地。对于这些袭击战，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了。前面已说过，一些未经训练的青年参加了民兵队，在群众的帮助下袭击豪绅们的房子，夺取前膛枪和步枪，打退拉扎卡尔的侵犯。从这些青年中招收了一些能干的人加入正规游击队。以这些土造武器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成为人民武装力量的核心。这支武装力量使人民能够一村一村地摧毁伪政权，从而在特仑甘纳将近三千个村庄中建立起人民的统治。

### 几次著名的军事行动

**1. 袭击拉武拉彭塔军营：**这是正规的县武装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他们需要摧毁这个军营并夺取武器。哪些人向岗哨开枪，哪些人包围营房，当干掉岗哨后，哪些人冲进去夺取武器，都预先分配好，并各自进入阵地。晚上十一点，他们击毙了哨兵，但里面的警察开枪抵抗，这使游击队员无法按计划进入营房。县游击队的领导人文卡塔·雷迪和德瓦巴蒂尼·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同志勇敢地想冲入营房。当他们俩离开掩体向前冲击时，被警察的子弹打中，当场牺牲。这次袭击失败了。游击队员带着死难同志的尸体撤退。敌人两人被打死，三人受伤。

**2. 科塔帕杜的“烟弹”：**在苏亚佩特区的科塔帕杜村附近，五名拉扎卡尔和七名警察企图强奸一位妇女。在群众和游击队员的追捕下，他们逃入地主万盖蒂·林加雷迪家中，关起门来，爬到二楼上，从窗口后面向游击队员射击。游击队在全村遍布岗哨，利用墙壁作掩体进行反击。后来发现弹药浪费了不少，射击就停下来，而敌人的射击并没有停止。村里的群众聚集在游击队周围，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有个村里人建议在房子周围堆上稻草，然后点火燃烧，用烟把敌人熏出来。游击队采纳了这个意见（在这以后的许多事件中都采用了这个战术，从而获得了“烟弹”的称呼）。

村民们以极大的热情从地主的储藏室里把稻草搬来。地主哀求不要毁坏他的房子。他还想保全拉扎卡尔们的狗命，群众不理睬他，马上把周围的稻草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火烟使敌人透不过气，高热使他们无法忍受，只好高喊投降饶命。游击队要他们首先掷出武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敌人只好接受了。人们反应得很迅速，重新搬来许多干草象地毯那样铺在地上，使掷出的武器不至损坏。敌人掷出了一部分武器来欺骗游击队，这时火被扑灭了。

游击队领导人带了几个队员跑上去，要求敌人投降。一个藏着步枪的警察举枪对着领导人，游击队立即开枪，把他们全部打死。

第二天黎明，大约六百名军队、警察和拉扎卡尔开来包围村庄，搜索了周围十英里左右地区。游击队不幸陷入军队包围之中，他们非常机警地向敌人开火，全体安全脱险了。

戈拉·科马拉亚同志是一个健壮的男子汉，是一个加入游击队的当地人。他力图保住一门炮，一件好重的家伙，以免落入敌

人之手，他好不容易扛着它跑了一段路，便被敌弹击中腹部而倒下牺牲，这门炮落入敌人之手。同日，敌人放火焚烧科塔帕杜全村，开枪射击逃散的人群，有四人当场被打死。这一事件及其经验给游击队上了一次课。就是说在袭击过后，他们不应该停留在附近一带，而必须远远离开，他们也不应该保留重型武器或足以妨碍迅速转移的任何其他笨重物品。因此，这样的指示就颁发到所有游击队。另外，在必要与可能的情况下用烟熏逐敌人，也成为游击队的普通战术。

**3. 在钦塔拉马古登遭受重大损失的事件：**一部分县游击队在胡祖纳加尔区搜集情报，他们驻在钦塔拉马古登村一个小村落附近的佩达维杜。

佩达维杜和钦塔拉马古登都是党的坚强的中心工作地点。村里富有经验的、善战的党员们给一个声名狼藉的傲慢的副巡官古达亚尔·辛格以严厉的教训。当农业工人的罢工正在进行时，地主们掀起了一次印、回纠纷来破坏罢工。大多数罢工工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地主停发粮食给他们。拉扎卡尔的宗教头子便利用这种局势，企图把穆斯林工人拉到一个分裂的组织中去。由于这次罢工，两个村庄的关系显得相当紧张。

当地同志们获悉游击队就在附近区域，便向区领导人寻求帮助。区领导人随同全体队员进村，来解决这个问题。消息传到附近的拉古纳塔帕伦的拉扎卡尔那里，拉扎卡尔和警察开来包围这个村庄。在树上警戒的哨兵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近村了。一部分队员在村口挡住敌人，另一部分力图打开一个缺口，以便安全撤退。

拉扎卡尔和警察进不了村子，战斗继续进行下去。林加纳同志尽管腹部受伤，还是显示出卓越的勇气，奋勇一击，冲破敌队，奔跑了一英里，最后力气耗尽了，被穷追的骑警捕获杀害。

最后，警察和拉扎卡尔强行进村。西塔拉迈阿赫(原名戈派阿赫)同志据守在图腾石碑(boddu rai)后面，抵抗敌人。一个月前携枪逃跑投入游击队的一名敌兵叛变了，用长矛刺入西塔拉迈阿赫的后背，西塔拉迈阿赫不能动弹了。敌人围了上来。在最后时刻，西塔拉迈阿赫杀死了一名警察，然后死去。

在这危急关头，余下的游击队员决定放弃抵抗而撤退。在撤出村子时，又被敌人包围。桑卡尔·雷迪同志中弹牺牲。普莱阿赫同志被长矛刺伤。经过一场恶战之后，游击队才把他从敌人的包围里抢救出来，撤到安全地带。我们杀死了三个敌人，但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三位最优秀的同志连同三支现代化武器和四枚手榴弹都损失了。这是一个教训，一支没有经验的队伍忽视了游击战的规则，因而受到重大损失。

**4. 游击队复仇：**在袭击拉武拉彭塔中，两位同志牺牲；在敌人扫荡钦塔拉马古登时，又有三人牺牲。区内召开了将近有五百名各村民兵参加的会议，为了纪念死难同志，每个人都宣誓要为他们复仇，许多民兵参加了县游击队，这就是连队的开始。

全区的拉扎卡尔，包括拉古纳塔帕伦兵营的在内，全都集合在佩达维杜村。在钦塔拉马古登扫荡后的第五天，游击队包围了佩达维杜，切断了所有通路，在村中心点，集中攻击拉扎卡尔们。战斗从清晨五时继续到上午十时。拉扎卡尔们爬到楼上，从那里开枪射击。游击队冲过去消灭敌人。后来想起了科塔帕杜的“烟弹”，决定放火焚烧敌人固守的房子。敌人被迫离开据点。游击队继续战斗，从敌群中挑出了臭名昭著的拉扎卡尔进行打击。在这次战斗中，打死了六名以凶暴著名的拉扎卡尔。游击队在一片“贾伊”(jai)(胜利)声中离开了村庄。后来军队开到，把尸体运走了。全区所有的村庄都向游击队致敬。敌人丢尽了脸，士气更加低落。

**5. 坎达加特拉井附近的袭击：**一支游击队和中心工作点的政



治组织工作者驻扎在坎达加特拉井附近，人民群众将土地分配的问题带到那里同他们讨论。当天十时左右，县收税官获悉了游击队的营地所在，就会同五十名拉扎卡尔和便衣警察来到这里。由于岗哨的疏忽，敌人离游击队只有二百码才被发觉。游击队开枪射击，慢慢隐蔽到小圆石后面去。敌人想在他们获得掩蔽前猛攻，用现代化武器疯狂扫射。游击队在组织工作者的指挥下，有秩序有纪律地撤退，一组撤退，另一组进行掩护，压住敌人，直到安全地到达岩石地带为止。在这次战斗中，打死两个敌人，这使他们的冲锋停了下来，给游击队以很大好处。

但是，在离游击队所隐蔽的圆石两百码远的地方，有三块大岩石分列成三角形。当游击队伏在一块岩石后面时，拉扎卡尔也隐蔽在另一块岩石的后面，游击队异常迅速地占据了第三块岩石，不给敌人以任何机会，并且从有利的位置向敌人开火。敌人虽然拥有较好的武器和弹药，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但无法从隐蔽的地点前进一步。经过长时间战斗后，只好撤离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和游击队一起的群众，用高声叫喊报告敌人的活动情况来帮助游击队。尽管游击队劝告他们离开，他们仍然坚信，同游击队在一起，敌人是无奈他何的，他们希望看到敌人的彻底完蛋和游击队的完全胜利。群众对属于游击队的一切东西包括用具在内都爱护备至。在那次射击中，县收税官耳旁中弹，据说他怕得要命，发誓以后再也不敢在靠近战火的地方出现了。

**6. 对马米拉古登兵营的闪电袭击：**在马米拉古登村（苏亚佩特区），大约有五十名警察，经常在周围地区为非作歹，骚扰人民，夜间侮辱妇女。两名游击队员得悉后，穿上白色衣服，把膛孔枪（totatupaki）藏在裹身的被单（chaddars）下面，乘夜溜进了兵营。那些警察正在一起聊天作乐，一枚土造手榴弹突然在他们中间爆炸了，同时子弹横飞，三名警察死去。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在

夜间出来骚扰了，一听到轻微的声音，就吓得胆颤心惊，无目标地开枪乱射。

**7. 袭击比库马拉棕榈林：**四十名拉扎卡尔、警察和豪绅的打手扫荡了比库马拉村。他们一面安排好村里煮饭，一面继续到邻村马奇纳帕利骚扰。正在近村小溪旁和圆石后面休息的游击队，通过机警的岗哨，知道了敌人的活动。在用望远镜把情况弄清后，游击队分成两支前进，一支进村，另一支在村的另一头的壕沟和地面裂缝里埋伏起来，以防敌人进村占据有利阵地。当敌人迫近时，游击队从四面八方同时向他们开火。敌人落荒而逃，游击队在后紧追。敌人在前面一英里处逃入棕榈林，开枪反击。游击队也从两旁进入树林，敌人不让游击队进入棕榈林的计划失败了。进入丛林的游击队从三面紧压敌人，林丛中枪声回响起伏不断。

三、四英里外的村里群众都知道，战斗正在他们附近进行着。来自奇纳内米利、佩达内米利和比库马拉的群众从远处注视着这场剧烈的战斗，热烈地盼望游击队的胜利。敌人步步抵抗到下午二时，利用一棵棵的棕榈树作掩护，疯狂射击。游击队节约地使用子弹去消灭敌人，向前推进，把敌人赶出棕榈林。敌人把骡子、粮食等丢在后面，跑回埃拉帕杜营地去。在这场战斗中，他们有四人负伤。

**8. 拉扎卡尔在奇塔科杜鲁的屠杀：**詹加翁的拉扎卡尔经常前来援助奇塔科杜鲁(詹加翁区)的收税官，并骚扰取棕榈汁酿酒的人。一天，六个拉扎卡尔强奸了一名妇女。此后，他们甚至不带武器跑来跑去，以为没有人敢于拦阻他们。一天，三名拉扎卡尔坐在棕榈林里喝棕榈酒，游击队在人民的协助下，把他们俘获了。其中有一个人过去参加过游击队，经教育后释放了。他跑到拉扎卡尔兵营去报告。第三天，大约两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扫荡了这个村，杀害了包括科塔·维拉·雷迪、科塔·拉杰·雷迪、孔丹姆·哈努

马亚、阿约鲁·拉马亚等几位同志，村子也被放火烧毁了。

**9. 拉扎卡尔和警察扫荡普利吉拉村——二十二人被杀：**在旧邦吉尔区的普利吉拉村，游击队的组织工作者召集群众在村外开会。从叛徒那里得到情报后，穆斯特亚拉帕利兵营的大约三十名拉扎卡尔和警察乘卡车前来袭击。值班的岗哨通知了游击队，他们先到八分之一哩远的地方，在圆石后面隐蔽下来。当拉扎卡尔来到无隐蔽地带时，游击队从圆石高处首先开火。敌人得不到掩护，立即卧倒在地开始反击，但是打不中任何人。过了一些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就叫卡车开近，隐蔽在卡车后面，慢慢钻进去，然后开走了，双方都没有损失。敌人在这次事件中感到丢脸，又来攻击这个村庄，见人就杀，于是二十二个老百姓成为敌弹的牺牲品。

**10. 为拔除阿达古杜鲁兵营而战斗：**拉扎卡尔和警察在阿达古杜鲁(拉马纳佩特区)建立一座兵营，作为扫荡周围村庄的基地。营里驻有约五十名的拉扎卡尔和警察。游击队从周围各村召集了五百来人到这里来。来时天色已黑，因此就在村外穆拉雷加迪小村驻下来过夜，打算翌晨进攻。消息从告密者传到警察那里，他们先发制人，在黎明四点钟就向游击队攻击。

岗哨看见警察，就发出了警报，群众和游击队用石头砸着敌人冲出去。敌人边开枪边推进，群众寻找掩体或卧倒地上以避子弹，并向四处散开。游击队开枪反击。四名敌人当场毙命，三人负伤。敌人带着尸体和伤员退回去。担任指挥的卡内博伊纳·萨亚纳(阿迪姆佩特)和波迪切杜·林加亚(阿纳奇普拉姆)同志中弹负伤。林加亚的腹部中弹，当场牺牲。萨亚纳是个很强壮的人，头部中弹，处于濒死状态。游击队给他治疗，并寻找其他伤员。天亮了，警察重整旗鼓回来了，开始从远处射击。有个村里人大腿中弹，腿被打断了。游击队开枪反击后撤退。敌人进了村，用刺刀

刺进正在喘气的萨亚纳的咽喉。经过这场战斗后，阿达古杜鲁兵营就被拔除了。

**11. 在阿南塔普尔村保全了一名妇女的名誉：**二十名警察来到阿南塔普尔(詹加翁区)进行骚扰。其中四人把一个妇女强拖到树后去。附近的游击队冲过去救援，警察看到他们就开枪，游击队隐蔽在井沟后面反击，这名妇女趁机逃脱。在村里骚扰的警察也冲出来开枪。游击队用仅有的一支步枪阻止了警察前进。经过这次战斗后，警察和游击队都离开了这里。群众由于游击队把他们从警察的迫害下拯救出来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庆祝了这一胜利。

**12. 在孔杜鲁附近为截释征粮车而战斗：**大约十五名警察在帕迪萨拉和耶拉迈古登村强征粮食，装在二十辆大车上，取道孔杜鲁村运回去，所有这些村庄都属于旧邦吉尔区，只有前膛枪武装的游击队伏在车队的末尾，向前面的敌人开火，警察也伏在领头大车的后面，用步枪回击，并责令赶车的加快速度。一位队员把一粒铅子儿同弹药一起放进前膛枪里射出去，象子弹似的发出一声巨响，把警察吓坏了。在继续射击中，有些大车就掉头逃走了。

**在纳西姆佩特：**拉扎卡尔和警察从苏亚佩特区的纳西姆佩特村把强征到的粮食装上大车，游击队在戈帕尔·雷迪同志的领导下加以阻止，打死了四名敌人，赶车的也逃走了。敌人卧倒地上疯狂射击，不久也丢下车辆跑掉了。村里人就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把粮食还给原主。

**在努塔纳卡卢：**在游击队和群众的联合行动下，把被征收的一百六十袋稻谷归还给农民。

**在阿马纳布罗卢村：**约二十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开到旧邦吉尔区的阿马纳布罗卢村，强征粮食，把它装上大车，起程出发。游击队在村外约八分之一哩处追上了他们，隐伏在穆西运河河岸，向敌人开火。敌人丢下后面的大车，赶着前面的大车走了。留在后面

的车辆回到村里，粮食仍还给农民。

**13. 抵抗骑兵队扫荡的战斗：**一天清晨，约三十名骑马的拉扎卡尔和警察包围阿鲁鲁村(旧邦吉尔区)，抄掠了几间房屋，侮辱了几名妇女。所有村里的群众都被驱集到小山脚的罗望子树下，警察忙着拿出罗望子木条来抽打村里的群众。这时是上午九点。四十名游击队获悉后，分成三支，策划攻击敌人。按照规定，一支爬上一间平房的屋顶；另一支攀登村里群众聚集处上面的小山；第三支伏在村的另一侧的小水池那里，四面八方同时开火。两匹系着的敌人坐骑立即被打死，敌人平卧在地上。村里群众得到解救，回村去了。敌人得不到掩护，只得爬进牲口棚里去。从那里，子弹打不到游击队，而平房上的子弹却能直接打中牲口棚。敌人隐蔽在牲口棚的墙后，不知道在那里呆多久，又出不去。过了一会游击队撤退了，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头都不回逃掉了。

**韦拉马贾拉村：**在韦拉马贾拉村(旧邦吉尔区)，游击队正在举行公开集会时，十二名骑兵来了。接到岗哨的报告，他们解散集会，退出村庄。警察骑马在后面紧追。那是一片开阔地，且战且退的游击队没有一个足供掩护的地方。甘塔·帕皮·雷迪同志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用前膛枪向阿明(副巡官)射击，差一点打中。敌人集中火力对准甘塔·帕皮·雷迪同志，他的胸部中弹。明知自己一定会死，这位英雄屹然挺立，坚持战斗，一心一意把敌方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使别的队员得以脱险。

甘塔·帕皮·雷迪是邦吉尔区卡普拉亚帕利村人，参加游击队后，活跃于全区。他为拯救同志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拉帕卡村：**莫图库鲁兵营的十名骑兵队前来扫荡拉帕卡村(旧邦吉尔区)。留在村里的游击队试图撤走时，被敌人发现，追了上来。游击队还没有越过村界，就被骑兵赶上了。游击队卧倒开枪，敌人因抵挡不住游击队的火力而掉头退去，归途中，他们碰到

阿迪姆佩特村的领导人孔杜库鲁·马拉亚同志,他手无寸铁,正想避开,却被他们开枪打死。这次反扫荡的经验使群众和游击队相信,对骑兵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的。

**索利佩特棕榈林里的战斗:**在得到索利佩特村(纳尔冈达区)棕榈林里驻有游击队连队的消息后,约四十名拉扎卡尔和二十名骑警于上午十一时开到该处。游击队先发制人,隐伏在棕榈树后面,从三个方面向敌人猛射,立即打死了一匹马和两名警察。余敌边打边跑,又被游击队追了好远。拉扎卡尔为了报复这次失败和挫伤群众的斗志,采取了恐怖手段,在奥戈杜枪杀了七个人,在卡帕尔蒂枪杀了六个人,在瓦莱拉枪杀了五个人。

**14. 在埃拉贝利村小山上的猛烈抵抗:**一天,警察袭击埃拉贝利村(瓦朗加尔区)。正在村里用饭的游击队出来追逐,警察混入老百姓中慢慢溜走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怕误中老百姓。

来自胡祖拉巴德区穆卡普阿尔兵营的六十名军队到纳拉亚纳吉里村和穆帕姆村扫荡,同时也骚扰埃拉贝利村,在该村棕榈林里喝酒做饭,游击队紧跟在他们后面。沿着这三个村庄,有一列名为“伊努帕蒂-加特卢”的小丘。小队用树枝伪装起来,沿着小丘行进。最后,在从埃拉贝利到穆卡普尔兵营路上的小丘岩石后面,严阵以待。傍晚五时左右,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乘着四辆大车沿路而来,群众被迫头上顶着煮好的食物,一些士兵走在他们的后面。只有第一辆车是有盖的座车,其余全是没有任何掩盖的大车。

他们一走进射程以内,游击队就用步枪、小盒子枪及其他武器向牛车开火,小盒子枪的子弹打得特别准。在第一轮射击中,就有十一人被打死和更多的人负伤。头一辆车里的军官跑掉了,找不到,余众伏在车后,开始射击。携带食物的群众及其后面的士兵也逃散了。一只公牛被打死,余牛惊散,那辆挂有一支步枪的车也被拉走。死人和伤员都倒在路上,但残敌用火力阻止游击队近前。游

击小队顽强应战，双方都充分掩蔽起来。战斗继续到晚上八时，游击队担心会有更多的军队开到而使自己陷于险境，便撤退了。后来敌军果然得到了增援，在照明弹的帮助下搜索小山，不断开枪射击，收拾所有的死伤人员然后离去。游击队从村内车主那里获得了那支挂在车上的步枪，命名为“埃拉贝利步枪”，并经常以拥有那支枪而自豪。三天后，军队又开到该村，枪杀了三名兰巴迪人。

**15. 在科塔孔达：**在胡祖拉巴德区，当岗哨睡着时，游击队遭到武装警察的突袭，他们边回击、边撤退到小山去。军队跟踪紧追，游击队仍然到达小山，保全了自己。但有两名前来联系的学生拉马昌德拉姆(卡林纳加尔)和德瓦南达姆(瓦朗加尔)，因跑不动而躲在牲口棚后面，被捕后，被捆在一起枪杀了。军队离开后，游击小队回来寻找死伤人员，找到了这两具尸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这次事件中失职的人被开除了。接着又召开会议撤换在危急时刻表现软弱的领导，另选他人。

**16. 在林加姆帕利遭到沉重打击：**在林加姆帕利(胡祖拉巴德区)，有两支游击队在村外警戒，一队的队长因刮脸而麻痹大意，当警察迫近时，他边跑边高声叫喊告警。其他队员向警察开枪，力图突围，只有部分人获得成功。纳拉·戈帕尔·雷迪(詹加翁区)、雷古拉·奥塔普拉姆、马拉·雷迪(帕萨拉马德拉)、博达·艾拉亚(马里加达)同志和来自胡祖拉巴德的其他两位同志都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这事发生在上午十一时。

**17. 马努科塔区的战斗：**约一百名警察在切特拉穆帕拉姆村包围了游击队。那是一个森林地带，由于岗哨的疏忽，直到警察包围全区时才被发觉。队长用卡宾枪奋勇地向迫近的敌人四向扫射，打死了十名敌人，打伤多人，其余的警察卧倒地上。敌人被击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余敌躺在地上发抖，这给游击队以突围的机会。但当游击队从包围圈里转移出去时，敌人又开始射击。

队长继续对敌人开火,不让他们前进。他的手臂连中三弹,但他仍用断臂抓紧卡宾枪,伤口的鲜血直流,他退后几步,隐匿在几丛灌木后面。游击队的火力停下来了,敌人顺着血迹前进,搜索了他所藏匿的灌木丛的周围。后来,天色渐暗,敌人抬着尸体回去。这个单独留下的队长口渴,又因失血而陷于十分衰弱,好不容易才挨到附近的村子,在村里群众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从那里他被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治疗,他不得不穿着妇女服装乘轿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如果不是这位队长急中生智和临危不惧,包括有四十名成员的游击队恐怕会完全被歼。

**18. 阿马纳布罗卢战斗:** 莫图库鲁兵营的七十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到阿马纳布罗卢村(旧邦吉尔区)扫荡。他们放火烧屋,抓走村里的穆斯林群众。警察进村时,周围村庄的群众都得到了通知。上午九时,好几千群众同当地民兵聚在一起,封锁了穆西河对岸通往村子的唯一道路。他们在路上挖开一个坑口,用砍下的轻小树木伪装起来,盖上浮土,这些泥土是从对岸人们必须经由之处挖来的。然后,他们隐藏在河岸高处的树下。拉扎卡尔和警察一走到河上,就陷入高呼口号的人群包围之中,惊慌失措。

群众勒令敌人放下武器,叫喊声和口号声响遍了整个地区。他们又投掷石头,又用前膛枪射击。敌人带走村里五十家穆斯林群众,迫使他们开路,并不断开枪,不让群众走近。阿马纳布罗卢的游击队领导人帕尔纳·贾纳基·雷迪(二十五岁)冲在前头,用前膛枪射击,不幸中弹牺牲,但遗体 and 武器都被群众夺回。另一位村里同志向敌人开火,他的腿被敌弹打断,也被群众连同枪支一起送走。

由于敌人不断开枪,群众无法前进,但仍渴望要消灭敌人,不愿回去,这样相持了几个钟头。这时道路被打通,敌人渡过了河。他们一直开枪,不让群众迫近。群众用前膛枪射击,也使用投石



器。当敌人走近布朱拉普拉姆小山时，一位布朱拉普拉姆小队战士古吉拉·马拉亚伏在圆石后面，向敌人扔石头。在还没有扔出另一块石头时，不幸中弹牺牲。天色渐黑，敌人迅速撤离这些小山。事后，群众分别在各村将尸体隆重火葬。群众英勇战斗了三个小时，把敌人从村里赶出去了。

**19. 瓦德拉孔达的人民战争：**用前膛枪和投石器武装起来的瓦德拉孔达村群众，鼓声一响就各就各位。有一次警察和拉扎卡尔前来扫荡，被当地民兵和游击队赶走了。十五天后，军队包围了村庄。人们发觉后，敲起鼓来。当地民兵和群众就伏在围墙后面投掷石头，用前膛枪射击。军队用自动武器射出了数不清的子弹。亚达吉里同志用投石器打断了一个士兵的腿，他自己腹部中弹牺牲了。库马里·纳拉西姆胡卢在掩体下用前膛枪射击，大腿也中弹而打断了。伏在井后开枪的另一位同志腹部也中了敌弹。随后敌人攻破了村子，群众得不到保护，把武器扔进井里，遭到残酷的拷打。就在此时，约三百名奇塔科杜鲁的群众带着投石器和前膛枪前来支援瓦德拉孔达的群众，因挡不住敌人的火力被迫退回去。

**20. 阿库努鲁的战斗：**阿库努鲁是詹加翁区一个有斗争传统的地方。1945年，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强迫征税，在愤怒的人民面前，警察和官员被迫撤走了。事后政府派遣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察进行报复，侮辱和强奸了大批妇女。甚至那时候，人民都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准备好前膛枪和投石器对拉扎卡尔和警察作战，建起曼查斯(农民建在成熟的黍地里用以赶鸟的高台)作为瞭望和警戒敌人迫近之用。

一天，拉扎卡尔开到村庄附近，送口信要村民交出一万卢比，作为免除骚扰的代价，遭到了人民的断然拒绝。拉扎卡尔从村外开枪射击，人民从村内还击。拉扎卡尔被迫退走，有两名落伍者被当时赶来支援的游击队击毙。几天后，大批军队在清晨四时包围

了村庄。天亮时，黍地瞭望台上的岗哨望见了他们，鼓声响了。人们伏在墙后抵抗。敌人用布朗式轻机枪和卡宾枪不停地射击，七个人被打死，其中两人死时手中还紧握着前膛枪。军队进村后，放火烧毁全村，三千袋的粮食也付之一炬。

**21. 拜兰帕利(詹加翁—瓦朗加尔边界)激战：**拜兰帕利人民的战斗在特仑甘纳人民斗争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全村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战斗，步步堵击敌人，村庄成为激战的战场。村内，有一座很古老但象堡垒那样坚固的高墙，内有台阶，从墙上可以瞭望到周围很远的地方。墙内放有一面大鼓，一门土大炮(jhajjayi)和一门卡拉比(karabbi)，储藏有装满黑色火药和铅子的黄麻袋。一支备有充分枪炮和弹药的游击队长期守在那里。即使敌人能爬上高墙，也可以用手边的长矛、棍棒、石头、投石器甚至沸水把他们再赶下去。村庄周围都布有岗哨，每条道路都有战士常川值勤，任何时候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支正规游击队驻在那里帮助和增援。

一天，拉达努尔兵营约六十名的拉扎卡尔和警察前来扫荡。守在高墙上的人们敲响了鼓，用土炮和卡拉比开火，并发出战斗的喊声。敌人惊慌地站在村外远处。这时两百名群众手携投石器和前膛枪来追敌人，面对面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敌人终于抵挡不住群众的攻击而逃跑了。

另一天，同一兵营约七十名的拉扎卡尔和警察决意要击败群众，再来扫荡，群众也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一位当地民兵象一只狮子似的猛扑敌人，抓住一名拉扎卡尔的步枪，踢中他的腹部。在战斗中，步枪走火了，那位同志在中弹后仍不肯放松那支枪。这时敌人因抵挡不住愤怒的群众而开始逃跑，那个拉扎卡尔也丢下枪跑掉了，枪就这样被缴获了。那位同志经过治疗后，恢复了健康，重新归队。

拉扎卡尔多次企图扫荡这个村庄，都因看到群众有准备而撤

退。村里群众的自卫决心对杜利米塔、阿库努鲁、林加普拉姆、库蒂加卢等其他村庄产生了影响。他们经常在鼓声响后聚集在一起，等敌人离开后才回家。他们也接受军事训练：如何抵抗人数众多的敌人，如何卧倒地上以避免敌人的火力等等。

一天早晨八时左右，游击队在村里吃花生时，两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前来扫荡。游击队登上高墙，用土炮、卡拉比和步枪射击。交火进行了一段时间，游击队记起了雷尼贡塔·拉米·雷迪同志的战斗经验，如果继续防守下去，将耗尽子弹而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于是，他们就从高墙上走下来，伏在围墙后，对准适当目标射击，打死了一个正在放火烧屋的警察，他们从高墙上、围墙后继续射击，又打死了五个警察。敌人没有喘息的时间，只得带着这些尸体逃走了。

几天后，得到了将有更大批敌人开来的消息，群众和游击队都做好准备。一天拂晓，五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包围了村庄。群众从高墙上、从围墙后、从敌人背后、从村子外向敌人开火。一个警察爬到树上向高墙上的人们射击，被步枪子弹击中堕地毙命，连尸体也无法抬去。接着又有九人被打死，敌人带不了这九具尸体，只好把它丢入村外井里而逃去了。

又一天早晨，两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再次包围村庄。一个骑马携枪的警察到处跑来跑去，高墙上照例响起了鼓声，射出了枪弹。游击队伏在村外芒果林中，在警察看不到的情况下悄悄爬进，向骑马的警察射击，把他打死了。敌人在受到更多一些伤亡后，收集起尸体逃走了。

一支强大的军队开到詹加翁，准备扫荡拜兰帕利和库蒂加卢。党领导人通过一位负责同志通知游击队离开这里，并劝告居民撤出，但这个通知没有得到执行。早晨六时，军队包围了村庄，开枪射击，也遭到了群众的还击。但是军队的火力和警察不同，是用加农

炮、轻机关枪、燃烧弹和许多其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游击队对准目标射击得非常准确，一些士兵死在他们之手，其中包括开加农炮的炮手。军队把注意力集中到游击队身上，使用了燃烧弹、加农炮和轻机关枪。游击队因抵挡不住而撤到敌方炮火的射程以外去。

在村里，据守高墙顶层的人们发射了土炮，从底层使用了卡拉比，使敌人面临着火网。村里的群众伏在围墙后面作战。在战斗中打死打伤十三名敌人，包括一名上尉在内。但面对着敌方的加农炮火，抵抗逐渐在削弱。高墙顶层被打破一个大缺口，在那里发射土炮的莫塔姆·波萨卢、莫塔姆·拉穆卢(两兄弟)和巴利杰·纳加亚等三位同志牺牲了，别的人退了下來。村里群众和当地民兵也牺牲了一些人。许多人因看到敌人过于强大并拥有一切现代化武器而逃跑了。

八十名老百姓被围住绑起来，用机关枪扫射而死。几个英勇战斗的青年在受到残酷的拷打后也被枪杀。

第二天早晨，当游击队从各处到村里集合时，有八十八具尸体横在那里。游击队对村里的群众进行鼓励和慰问，然后将尸体火葬，人们向烈士致敬。波萨卢和拉穆卢的父亲，抑制住失去两个亲儿的悲痛，向地区指挥员坚决要求对刽子手和政府报仇雪恨，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22. 另一个战场——库蒂加卢：**库蒂加卢村（詹加翁区）也和拜兰帕利一样，遭受过拉扎卡尔的多次扫荡，群众都成功地把他们打退了。高墙上作好一切准备，把拉扎卡尔和警察赶回去，游击队也帮助他们。

有一次，驻在该村的拉扎卡尔和警察离开后，又想回来带走他们的家畜。战鼓敲响了，群众不准他们进村。一位同志把一颗棕榈果插在枪尖上，边追赶他们边大叫“炸弹！炸弹！”他们吓得跑掉

了。在逃跑中他们遇到一个村里人，便加以袭击。这个被激怒的人，用斧头当场杀死了两名拉扎卡尔，但被其余的敌人围攻，眼珠被挖出来，身体也被斧头砍碎。从此以后，他们总不敢走近任何带有棍棒或斧头的人。

又一次，来了五百名的拉扎卡尔和警察。游击队正驻在村里，战鼓敲响了，人们作好了准备。敌人被阻止在远处，他们伏在棕榈树后和田间小路旁开枪。双方对打了数小时，村里的群众和游击队从三个方面包围和压迫敌人。敌人因抵挡不住而逃跑了，群众和游击队在后紧追，把他们赶到距马杜鲁兵营约半英里的古吉拉普拉姆。

在拜兰帕利战斗的日子里，这个村子也受到约两百名的军队的扫荡。这里也有一些人相信豪绅的话，留下来没有避开，战斗队从高墙上走下来。结果有些人就在村里被杀害，另有些人被带到村外的榕树下枪杀。在这次战斗中，有二十人或持枪战死或被俘遇害。就中死在高墙上的有加纳普拉姆(锡迪佩特区)的伊姆巴亚同志。他曾在自己村里同豪绅斗争，把那个豪绅的三十头牲畜赶到库蒂加卢来。此次他在执行任务中英勇奋战而死。当游击队回村时，尸横遍地。一位气息奄奄的同志被队员们抱了起来，死在自己同志的臂上。

在军队扫荡这两个村庄之后，拉扎卡尔和警察又到那里抢劫，以为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来抵抗他们。四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开进拜兰帕利，挨户抢劫，放火烧屋。他们爬上高墙，想用铁橇加以破坏。游击队就在不远处开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赶来袭击。两个爬到高墙上的敌人跌落地上摔死了。敌人只能抢回这些尸体，丢下大车和抢来的东西，边对群众疯狂开枪边逃走。

三百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包围了库蒂加卢村，放火焚烧房屋和干草堆。驻在村外的游击队伏在树后开枪，打死了三名敌人。正在

这个时候，一颗在上次扫荡中落进干草堆里的炮弹炸开了，发出了一声巨响。从此以后，直到“警察行动”以前，没有拉扎卡尔或警察再来扫荡。

**23. 袭击瓦达纳佩塔：**在朱努古·布特奇·雷迪同志的领导下，一支有十八名战士的游击队于上午十一时左右到科拉努帕莱（瓦朗加尔区）分配地主的土地。把武器藏匿起来后，群众和队员都忙于分配的工作，他们热情高涨，连派岗哨守卫都没注意到。来自拉亚帕蒂兵营的三十名拉扎卡尔和警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们全部包围起来。只有两名战士脱险，其余全遭拷问，但没有一个人透露出武器隐藏的地点，他们说完全没有武器。警察放弃了获得武器的希望，但在搜查游击队指挥员时，发现了一本记有村里党的委员会委员、村领导姓名以及其他详情的笔记。

以这一名单为根据，他们把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加纳瓦拉姆村。男人们全都逃光了，只有妇女留在那里。他们把这些妇女赶到一处加以拷打，要她们供出村里领导人和志愿队的下落，她们都说不知道。同样地，他们又在妇女面前拷问游击队员，强迫他们说出那一家是帮助游击队的，也得不到一点结果。妇女们见游击队员能严守秘密感到高兴，勇气更大了。她们开始咒骂敌人，警告说如果敢于触犯她们的话，就要同他们拚命。

拉扎卡尔搜索全村，找到老农民拉吉利·文卡塔·雷迪，连他也不能幸免于挨打。接着他们放火烧了约十间房屋，就中一间是战士的家，藏有一支步枪，弹药着火，发出可怕的声响，警察大吃一惊，以为别的游击队开到了，就带着被俘的队员逃走了，这些队员被关在兵营里受到毒打。

那天晚上，群众准备好去救出他们的游击队员。那两位脱险的队员库卡拉·拉穆卢和巴蒂尼·科马雷利同志带领群众前往拘留队员的瓦达纳佩特。警察被群众的怒潮所吓坏而逃走，群众冲

进营地，砸烂了铁锁和大门，救出了自己的亲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地区。

三天后，瓦朗加尔区和詹加姆区的几支游击队会集在一起，决定摧毁拉亚帕蒂和瓦达纳佩特两处兵营，拟定了一个动员当地广大群众的计划。

数以百计的群众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向瓦达纳佩特兵营进军，包围了全村。该村位在干线上，没有足够的掩蔽，群众不顾这一点，仍然向兵营进军。敌人从兵营逃出来，爬上附近高岗，向群众开火，打伤了一个人的大腿。群众毫不畏缩，隐蔽到墙后去，游击队开枪回击。

在战斗进行中，群众袭击了村内拉扎卡尔和其他敌人的房子，没收了七十袋的稻谷、二百头牲口和许多其他资财。但由于敌人得到很好的掩护地点，游击队无法加以攻击，所以当敌人从瓦达纳佩特逃往瓦朗加尔后，游击队和群众就回去了。

同晚十一时左右，一大批群众随同游击队到达拉亚帕蒂村。村里的拉扎卡尔看到这样庞大的人群来了，就逃往瓦朗加尔。群众没有抓到一个敌人，只搜查了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二百袋的稻谷和大量的其他资财。拉扎卡尔头子沙姆苏丁的一座价值八万卢比的大平房被夷为平地，其他敌人的房子也被摧毁，没收来的财物都分给群众。

### 坎曼—马迪拉—科塔古登 (帕尔万查)地区

这一地区，同克里希纳和西戈达瓦里县接壤，东境是戈达瓦里河流域的帕尔万查森林地带，具有和特仑甘纳其他地区不同的经济特征。随着富农和中农的成长，它在经济上有更好的发展，和安得拉地区有更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

这里，比起其他地区来，活动更多是根据中农和富农的要求，而不是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要求。在1942—1945年间，开展了反对征收粮食和要求供应农用物资（如制造牛车车轮用的铁条等）的运动。

它也是安得拉大会的一个根据地。大多数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象奇拉武里·拉克什米·纳尔萨亚和S.拉马纳塔姆及其他同志都在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在他们的领导下，1945年特仑甘纳的安得拉大会就在这里举行了最后和最大的一次会议，有两万以上的群众参加了公开的示威。

当尼扎姆拒绝加入印度联邦、国大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积极地参加了。他们领导了大规模的示威，破坏了森林法，关卡成为攻击的特殊目标。

尼扎姆政府在所有城镇和中心地点象坎曼、马迪拉、博纳卡卢、纳拉孔达帕利、卡卢尔和维拉都建有巨大的拉扎卡尔营地，经常从那里去扫荡邻近的村庄。尼扎姆军队的小分队驻扎在所有铁路车站，在从马迪拉到瓦朗加尔的铁路沿线还有正规的军队巡逻列车。

在决定起义后，成功地袭击了尼扎姆设在克里希纳县楠迪加马区的一块飞地帕里塔尔的警察和行政机构，缴获了四支滑膛枪、二十支前膛枪和约一千三百卢比的现金。同样，县游击队坚决地袭击了莫塔马里铁路的军队哨所，缴获了若干支步枪，军队伤亡了一些人。

在平原的各个部分，村民兵队从地主那里缴获了约四十支猎枪，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村民兵队有前膛枪，正规游击队有猎枪和一两支现代化武器。

国大党在贾尔加姆·文加尔·拉奥（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1969—1971年在安得拉邦政府中，先任内政部长，后任工业部长）



的领导下，在蒂鲁武尔区和卡卢尔区域接壤的图尼基帕杜建立起一个营地。共产党能够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后来这个营地解散了，游击队从那里得到了十二支步枪。

1948年4月，我们已经组织了六支各有二十名成员的菲尔卡人游击小队和总数达千人的四十——五十支科亚人游击小队，另外还有五十——六十支村民兵队。

**把科亚族青年和群众争取过来：**佩林塔拉帕利·萨杜·辛加拉朱曾经为科亚部族的群众举办过训练班(ashram)，许多科亚族青年被吸引到训练班营地来。印度联邦地区和尼扎姆统治地区的国大党人都对此加以赞助。这些科亚人还受到若干军事训练，他们受到启发，希望能自由地建立一个科亚部族的政府，使一切灾难永远结束。训练班位于戈达瓦里河畔，在那里，阿卢里·西塔拉马拉朱曾在1922—1924年间领导附近的代管地区东戈达瓦里和维扎格的科亚族人民反抗英国人的暴行。斗争的余烬还没有熄灭。

共产党同这些科亚族青年建立了联系，开班讲课，举行讨论，把许多人争取过来。

党能够挫败赫门德罗夫（一个被委托调查贡德人和科亚人等部族居民情况并提出救济方案的教士）的努力，把科亚人从官方发起的社会经济安抚手段下争取过来。

党的成功是由于提出了在人民的大安得拉邦内设立科亚自治区、消灭林区官吏的暴行和贪污舞弊行为等口号，并进行工作，帮助科亚人民免费享用林产品。我们把帕尔万查森林地带的一个主要科亚族村落波图瓦里古登的地主们所肆行的强制劳动、高利贷和苛酷地租取消了。这就使党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地区。同样，游击队袭击了穆卡拉帕利的拉扎卡尔和警察营地，后来这个营地就撤除了。在这次袭击中，从周围地区动员了将近两千名科亚人

参加。

这一切活动使佩林塔尔·萨杜所训练的一批二百多名科亚族青年，带着他们所有的猎枪和好几百颗土造炸弹，投奔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

索亚姆·甘古卢和卡纳加拉·布特查亚同志就是在这个活动早期里投向我们的。

**分配土地和谷物：**党把纳古兰查地主的土地连同没收来的谷物分配给农业工人和贫农。

卡拉科塔地主们的土地和谷物也加以分配。

在阿纳帕雷迪帕莱、阿马帕伦、贡达普迪、加拉沃杜等八十多个村庄拥有八万英亩左右土地的卡卢里家族，是这个地区的民愤极大的恶霸。党把这一家族的全部土地加以分配，或者帮助佃户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行使所有权。科亚人是这一措施的最大受益者。

早在1935年，卡卢里·拉杰斯瓦尔·拉奥就由于恶贯满盈而被愤怒的人民处死。在“警察行动”后，卡卢里家族夺回了土地，但是还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农民利用特仑甘纳斗争后邦政府所制订的租佃法，把它留在手里，这一成就是共产党的不断努力造成的。

同样地，在阿雷卡亚拉帕杜(马迪拉区)，地主埃杜努塔拉·戈帕拉·拉奥的土地也被分配了。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他企图夺回这些土地，群众奋起反抗，最后他被迫同意放弃了四百英亩土地的所有权，接受每英亩十卢比的补偿金。

泰拉达鲁帕利是一个穆斯林贾吉尔制的村庄，是安得拉大会的一个坚强中心。多次的租佃斗争都是由维护土地所有权的农民进行的。在1947年8月15日的前几天，坎曼镇的贾吉达尔的打手前来扫荡该村，被群众打败了，武器也被缴获了。在拉扎卡尔横行期间，对该村进行了反复的袭击，群众进行抵抗，保住了所占有

的土地。甚至在印度联邦的“警察行动”之后，农民也没有放弃土地，终于根据海德拉巴邦租佃法获得所有权地契。

同样，党鼓动农民和科亚部族的群众起来反对阿斯瓦拉佩特地主，把他的横征暴敛和强制劳役等都取消了。

党领导农业工人在许多村庄大规模地占领荒地。

在许多村庄，当储水池灌溉用水被地主所垄断时，党和安得拉大会进行干预，并安排好小农也能及时得到应有的用水。

在马努科塔区，开始时没有处理过反对地主的问题，后来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和甘加瓦拉普·斯里尼瓦萨·拉奥同志大规模地处理了土地问题、高利贷、债务负担和谷物分配等问题。

在马努科塔区的加尔莱区域，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同志不得不对他自己的拥有三百英亩土地和大规模发放高利贷的伯父进行斗争。那个恶棍把他侄儿的行踪通知了尼扎姆警察。有一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同志在布奇马特拉被骑兵队包围了，在企图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在苏亚佩特区进行的反对贾纳雷迪家族的斗争，在马努科塔地区也产生了影响。在那个地区，属于该家族的好几个地主都占有大片的土地。所以那里的游击队和安得拉大会也有力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在马努科塔区，在1947—1948年，在“警察行动”以前，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以及游击队分配了一万二千袋的粮食，征集了十三万五千卢比。二十支游击小队对豪绅的堡垒式住宅进行了袭击。这些小队总数达到四百人左右。有一段时间，以平迪普罗卢、桑基萨、加尔拉和梅塔拉朱帕利为基地，还成立了若干游击连队。在切特拉穆帕拉姆、斯里拉梅吉里和贾纳帕杜等地同尼扎姆警察和军队发生的冲突中，游击队遭受了损失。加尔拉的组织工作者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同志在布奇马特拉的冲突中牺

牲了。

单单在1948年6月,包括两名组织工作者在内的五十名游击队员遭到枪杀,其中有三十八名是属于加尔拉地区的。

游击连队解散了,分散的队员又重新组织起来,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在“警察行动”以前,游击队通过经常袭击,迫使尼扎姆警察和拉扎卡尔的十六个营地撤走一空。一公里长的铁路轨道被破坏了,阿巴亚帕伦—马努科塔公路也被破坏了。千人以上的群众参加了这些活动。在三十个村庄里,超过限额的土地被分配掉,留下五英亩水田和五十英亩旱地给本地区的地主家族。

马迪拉区的阿利纳加拉姆是安得拉大会的根据地。村内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和游击队。在邻近的莫塔马里村的军队哨所遭到游击队袭击并缴械之后,两百名拉扎卡尔和军队扫荡了阿利纳加拉姆,把全村放火焚烧,夷为平地。

1948年1月13日,马迪拉区的米纳沃卢村群众抵抗拉扎卡尔的袭击,把他们赶了回去。在这次战斗中,托塔·文加亚、托塔·拉拉亚、班迪·维拉亚,梅塔拉·斯里拉穆卢、拉基塞蒂·拉克什米·纳拉萨亚、拉塔孔多·文卡亚等同志献出了生命。但群众却胜利地杀死了拉扎卡尔的指挥官,缴获他的步枪,把它交给游击队。第二天,两百名军队又来攻击,把村子烧毁,枪杀了三位老人——拉姆帕利·拉马亚、皮拉·科塔亚和苏卡博加·穆塔亚。村民们为殉难者建立了一个纪念柱,每年致敬追悼。

当拉扎卡尔扫荡马迪拉区的拉亚纳佩塔抢走牲口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放弃学业参加游击队的卡拉科塔村的帕吉迪帕利·乔加亚同志和拉亚纳佩塔的博德普迪·普拉亚同志被捕,被带到博马卡卢兵营,惨遭折磨和枪杀。

当拉克什米普拉姆和戈温达普拉姆的群众用弹弓和石块抵抗拉扎卡尔的袭击时,坎曼区普罗杜图尔村的穆塔亚在拉扎卡尔的

射击下牺牲。

两名农民积极分子马查·帕塔亚和塔卢里·阿帕亚在马迪拉区的锡里普拉姆(卡纳卡吉里村)被拉扎卡尔枪杀。这个村是安得拉大会的根据地，村的许多房屋和五十头牲口都被拉扎卡尔付之一炬。

**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兵营采取行动：**数以千计的群众被动员起来，破坏拉扎卡尔的公路交通和军队营地。博纳卡卢—维拉和科达达—坎曼—锡塔姆佩特公路是群众的主要袭击目标。一长段一长段路面被挖开了，军事交通陷于停顿。阿斯瓦拉奥佩特公路上的兰卡帕利桥也被炸药和数以千计的群众用铁撬等破坏了。

科塔古登矿山位于这一地区。党在那里的工人中具有巨大的影响，经常从那里得到大量的用于这种爆炸和制造土炸弹用的爆破筒和必要的雷管。不仅在反抗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战斗中，就是在以后反抗印度联邦军队的战斗中，这个来源从没有中断过。

正规游击队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兵营发动了一系列的奇袭。对于加纳瓦拉姆附近一个位于开阔地的兵营的袭击，使两名士兵毙命，后来这个兵营就撤除了。

对卡卢尔兵营的袭击，曾经尝试过几次，但因那里住有许多一向支持尼扎姆的穆斯林居民，缺乏当地人民的合作，无法进行有效的袭击。

对于达马佩塔—帕尔万查公路上的穆卡拉帕利的袭击，数以千计的科亚族群众参加了，最后迫使尼扎姆把这个兵营撤除了。

**在科达达—坎曼公路上：**一卡车的武装警察天天在锡塔姆佩塔通往科达达—坎曼公路的路上巡逻。县游击队决定进行伏击并夺取武器。游击队在短距离内分成三支伏在岩石后面。当武装卡车驶过第一支小队、接近中段时，居中的一支就打响小盒子枪。

如果卡车不愿投降而继续行进，第三支就继续开火，把手榴弹扔进卡车里。如果卡车企图掉头逃跑，第一支就切断他的退路。

警察正站在卡车里唱歌和怪叫，突然陷入一阵急促的小盒子枪连射之中，有几个人倒毙车上，别的人急忙低头开枪，司机加速前进。在几秒钟内，他们碰到了第三支游击队的火力，第三支的指挥员马德哈瓦·雷迪同志沉着而准确地把手榴弹扔进车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司机仅能开车逃走。警察因为第一次遭到如此成功的现代化武器的射击而感到恐怖。坎曼镇传说，在这次攻击中特别武装人员死伤约二十名。但游击队没有能够截住卡车并夺取武器。

**卡卢尔森林的流动战：**尼扎姆军队特地调到这里散驻各处以防止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爆发。他们也得到了科亚族群众动荡不安的报告。除了在卡卢尔、穆卡拉帕利、加纳瓦拉姆、古姆佩纳设置拉扎卡尔和地方警察的营地之外，经常还有六辆载着携带轻机关枪的尼扎姆军的卡车在这个地区巡逻。

当时的县游击队由受过最好军事训练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七十一—八十名战士组成，全体集中在那个连队之中。他们清除了加纳瓦拉姆和穆卡拉帕利的营地。

一天，他们在古姆佩纳附近被包围了。连队的各个小队分别进入阵地。正当尼扎姆军冲击时，游击队指挥员用小盒子枪开火，其他老练的领导人如马德哈瓦·雷迪、埃努库尔·布查亚同志和其他同志用步枪开火，八个敌人倒下去了，余敌紧贴在地。正在这个时候，马德哈瓦·雷迪同志带领全队冲到一个高地和森林后面隐蔽起来，继续用火压住敌人。连队脱险了，只有一位战士阿雷卡亚拉帕杜的瓦西雷迪·科塔亚同志阵亡，另一位同志负伤。

紧接在这次事件以前的另一次冲突中，三名尼扎姆士兵被击

毙,一支步枪被缴获。但是经过古姆佩纳经验之后,大的连队编制解散了,组成了每二十人一支的游击队。

**破坏主要公路:** 被日益壮大的人民抵抗运动所激怒的尼扎姆的打手们,更加残酷地侵害人民群众,犯下了许多罪行。他们经常一村又一村地放火焚烧,日日夜夜用强大的兵力扫荡村庄,糟蹋人民,把许多人活活地扔进火堆里。在苏亚佩特区的埃努巴穆拉和埃拉帕杜营地,还强迫一些人自挖土坑躺进去被活埋。由于村庄频繁受到扫荡,敌人和中间派开始抬头,他们在一些村庄阻止游击队开进村内。

在许多地方,当地民兵和游击队自己,一开始就箝制了敌人。他们在村庄周围挖掘战壕,旨在不让军车进村。他们经常挖开道路,把一些树木和大石头横在路上,以切断两村之间的交通。这一计划在苏亚佩特区大规模地执行了。甚至干线道路也被切断。他们在蒂鲁马吉里和苏亚佩特之间的公路上,每隔十六分之一哩就挖一个坑,从苏亚佩特到坎曼之间,以及从苏亚佩特到纳亚库拉古登之间的公路上也挖了坑。许多涵洞被破坏了。在苏亚佩特、胡祖纳加尔和纳尔冈达区,许多小队和人民多次企图破坏穆西河桥。有些地方使用了炸药,一些坚固的桥梁被炸毁了(例如在胡祖纳加尔的一座桥)。在这种破坏工作里,村破坏小组和群众以及当地民兵一道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在进行时,许多游击队员在公路上站岗守卫。只要有可能,这种破坏工作每天都在进行,并且继续了好几个月。敌人照例在白天把群众所挖的坑填平,但是一到夜里,群众又重新加以破坏。保卫公路成为敌人的主要负担,他们为此增加了对村庄的袭击。他们惯于射击在公路上发现的任何人,希望以此恐吓人民,阻止人民挖开公路。

**在贾吉雷迪古登(苏亚佩特区)地区:** 军队强迫群众填平公路上的坑,当群众在刺刀的威胁下干活时,他们枪杀了六名群众,把

尸体扔进那些坑里，随后用土填满。在破坏詹加翁—苏亚佩特公路的战斗中，卡萨拉帕杜有十八人，拉马纳古登有十八人，帕塔拉帕杜有十二人，博兰帕利也有十二人，共有六十人被枪杀，埋在路上的坑里。但是游击队在阿尼雷迪·拉米·雷迪同志的领导下，毕竟破坏了长达十三英里的公路。在好几周极其尖锐的斗争中，拉米·雷迪同志始终鼓起群众的斗志。巴拉穆鲁·孔达亚著名的泰卢固诗篇中所说的“*Arunurla Thatta Para, Mudu nurla Gaddapara*”(三百条撬棍，六百个箩筐和铁锹可以了事)见诸实行了。

尼扎姆军队和警察犯下了许多旨在恐吓人民的暴行。但是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在破坏道路的同时，游击队采用了在公路干线上刺破军车和政府公共汽车轮胎的新战术。

在莫泰村(苏亚佩特区)附近，他们装置了为这目的而特别设计的大铁钉，但是不管用。他们又在同一条路上，横铺了钉有铁钉的木板，由于钉子很小，这些木板也不怎么奏效。后来，他们在木板两侧斜向钉上六英寸长半英寸粗的钉子，放在路中。从两个方向驶来的许多卡车和公共汽车的轮胎都因此爆破了。这些车辆的司机都胆战心惊地下车，就地装配轮胎。

后来，敌人设置了数不清的营地，以加强对村庄的扫荡。每隔四至五英里，有些地方甚至每隔二至三英里就设有营地。三至四个营地的军队时常联合扫荡整个地区的所有村庄，搜索范围达到八至十英里。就这样，一天在一个地区，另一天在另一个地区，经常倾全力于扫荡和搜索。这些营地常设在豪绅的有游廊的平房里。由于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所以群众和当地民兵便把地主的平房拆毁了。在有些地方，他们拆毁了屋顶的胸墙，使敌人得不到掩护去向群众开火。这个破坏平房的计划实行得非常成功，所有村民都常常参加进去，在苏亚佩特区实行得格外彻底。因



此,有许多地方敌人本来准备设置营地,由于那里没有留下任何可用的有游廊的平房而只好放弃了。在游击队发动包围和进攻营地之后,营地的数目也日益减少。营地的数目减少了,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在纳尔冈达区,群众挖掘几英里长的壕沟,从一个掩体外围通到另一个掩体外围,这样游击队就能在不受到尼扎姆骑兵的注意和追击下进行活动。

但是尼扎姆军队越来越加紧采取野蛮的恐怖手段。

在帕塔拉帕杜村(苏亚佩特区),二十名青年(当地志愿队和村里的群众)的手被绑起来,站成一行遭枪杀,其中还没有咽气的两个人,身上被盖上牧草和干树叶活活烧死。

离埃拉帕杜(苏亚佩特区)约一个半英里的昌杜帕特拉村,十二名高大健壮的当地民兵,也同样地被绑起来遭枪杀。

在科塔马蒂村(邦吉尔区),敌人把村里所有的群众包括妇女召集在一起,赶到村尾去,然后把他们的衣服剥光,残酷地拷打。敌人又强迫他们站在布满荆棘的地上,周围堆积树枝,并放起火来。敌人手里拿着棍棒和步枪站在那里,要群众唱一首谱写加达普·阿明(一个以凶残出名的留着胡子的副巡官)的歌。在脚踩荆棘,四周火烤的折磨下,群众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伊帕古登的一位农民拉马昌德拉·雷迪来到加纳普拉姆(瓦朗加尔区),敌人用刺刀刺遍了他的身体,以为他已经死了,才舍之而去。

在达马普拉姆这个小村庄(詹加翁区),三个兰巴迪人被迫去收集柴薪,点上了火,然后被活活地扔进火堆里。

在阿卡拉朱帕莱,二十二名群众全身被刺穿之后,砍成碎块而死。

在科达孔德拉(詹加翁区),敌人接连进行扫荡,杀害了三十名群众。这是在维斯努尔村豪绅的儿子巴布·拉奥的指挥下干出

来的。

### 摧毀軍警營地

鉴于敌人增加了扫荡，游击队和群众制订了摧毀兵营，阻止扫荡，赶跑敌人的计划。

**进攻阿特马库尔兵营：**阿特马库尔村(苏亚佩特区)的兵营驻有五十名士兵。它的北面和南面，在附近的埃普鲁和埃努巴穆拉两个村庄里，还有大兵营。为了进攻阿特马库尔兵营，一百名的游击队员、当地民兵和六百名群众夜半就在近村处集合。敌人在村内奸细和打手的帮助下，强迫群众在周围值班守夜。如果守夜人发出警报，敌人在道路上出现，我们的队伍就不可能包围和进攻兵营。此外，敌人在作战上将占有上风，我们的队伍却不得不隐蔽起来而处于守势。所以，根据先前接到的情报，他们制订好袭击的计划。一些队员在岗哨看不见的情况下，从村的一侧爬墙而入。包围兵营后，他们打死了值夜哨兵，同时向其他的人开火。游击队打响了第一枪，别的队员和群众就全歼村子周围的岗哨冲进去。他们还配置有监视兵力，防止邻近大兵营的敌人前来增援。敌人一听到枪声，就赶忙跑进营房，上了锁，不断地从窗口射击。

当敌人跑进营房时，有两名被游击队击毙。随后，游击队的火力打不到敌人。包围了营房，但无法用火把敌人燻出来，于是决定将手榴弹从窗户扔进去。正当这个时刻，一位斗志高昂的同志急于从窗口打敌人，便沿着墙壁跑过去，不幸颈部中弹当场牺牲，这是在清晨发生的事。游击队谨慎地把尸体搬走，极力想把手榴弹投进去，都由于敌人的警觉而不能成功。只要窗口附近有细微的声响，敌人就立即射击。游击队一直奋战到上午十一时，才停止进攻。

**进攻埃拉帕杜兵营：**这次进攻是在充分准备下进行的。贾纳雷

迪·普拉塔普·雷迪的房屋好象一座大堡垒，兵营就设置在那里，群众和游击队渴望摧毁它。他们打算把整个堡垒炸掉。夜半约有二千名用铁撬棍和鹤嘴锄武装起来的群众开到那里。他们走近那座房屋，在房屋周围以及敌人可能获得增援的各条道路上布置岗哨。

他们搬来了三门土大炮，用绳索和链条绑在大车上，安放在面对那座房屋的适当地点，然后发射了其中的一门。大炮发出巨响，震动了周围的地区，但没有击中堡垒的墙。由于在发射时没有想法子使大车固定不动，所以大车也被震坏了。有了这次经验之后，游击队用更多的绳索和链条把其他两门大炮绑在榕树上然后发射，但也只能震动墙壁而不能打开一个洞。大家都为这个失败而感到扫兴。（从那天起，这就被称为大炮计划。人们习惯于把一个准备得很好但不能成功或无法实现的计划叫做大炮计划。）

尽管如此，并没有放弃进攻。群众用铁撬棍和鹤嘴锄挖掘大炮打中的墙。铁撬棍因搞不破坚固的墙而变弯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墙的一侧已经有可能打开一个缺口。被大炮震得惊慌失措的敌人现在已恢复过来，有些人拿起武器在墙垛上到处张望，其中有两个人在走下来前就被一位队员用步枪打中。一位队领导人把载炮的大车推进墙边，从车上把一颗手雷扔到墙内的敌群里。当时大车四周的群众都在挖掘，队长没想到应该叫靠近的人离开，就向敌人扔了一颗炸弹，不幸炸弹碰到墙顶，反落在墙边的群众和当地民兵中间，当场死了两人，十二人重伤。这时天已经亮了，进攻因而停了下来。大家带着死伤人员撤退到四英里外的安全地带去。两名伤员在治疗过程中死去，其余在适当处理后被武装护送到约三十英里外更安全的地点，尽管周围地区还有军队的兵营。（后来当印度军队开进该邦的消息传来时，这个堡垒被当地人民夷为平地。）

**摧毁科达坎德拉兵营：**科达坎德拉是詹加翁区的一个村，和苏亚佩特区接壤。它是拉扎卡尔的一个大军事据点，苏亚佩特区游击队决定加以摧毁。他们一大批人在深夜里包围了村子，黎明开始战斗，敌人伏在墙后回击，不让游击队进村。游击队记起了科塔帕杜的经验，放火焚烧拉扎卡尔的房屋，把他们熏出来。敌人放弃前沿阵地而后撤。游击队进村后，敌人逐屋逐屋地隐蔽下来抵抗。游击队向兵营推进，破坏敌人的道路。

游击队分成四人一群的小组前进，有些地方进屋歼灭了敌人，对进不去的房屋，就放火把敌人烧死在里面。他们干掉了所有落在他们手里的敌方男人，而要求妇女们出来，一个也不加以伤害。经过一步步的逐屋战斗，游击队终于到达兵营把它包围起来，同军队又展开了一场激战。最后，放火烧毁了这座建筑物。激战继续到傍晚时分，敌人损失惨重。游击队找到了敌人逃跑时没能带走的十五具尸首，估计至少还有五十人负伤，缴获了十五支 303 式步枪，一支卡宾枪，许多前膛枪和长矛。游击队毫无损失地获得全胜。显示出他们的胆量、勇敢和作战技术。

**进攻穆什特亚拉帕利兵营：**游击队进攻穆什特亚拉帕利兵营（邦吉尔区），到达时天已破晓，敌人发现后，立即向从三面迫近的游击队开枪，挡住了他们。敌人伏在村边房屋的后面，把枪架在墙上向游击队射击。那时天亮了，游击队只得隐蔽起来自卫。他们并不退回去，而是据守在壕沟、运河堤岸等后面作战。一名战士避过敌人的视线，转移到另一边，向敌人的炮手射击，把他打死，炮声随即沉寂下来。游击队往前冲去，猛烈射击，又打死了四个敌人，随即放火焚烧敌人藏身的房屋，迫使他们撤到一座大平房的兵营去。

游击队放火焚烧平房前面的卡车，但无法进入平房。一直打到晚上七时，他们才退回去。这次事件后，他们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次进攻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周密的计划，以致于破晓时才到达该

村。游击队以少数人进攻拥有一百五十人的敌方大兵营，打死了五人，打坏了一门炮，这显示了敌方士气的低落，群众和游击队勇气的高涨。

包围和摧毁兵营的行动，规模是很大的，虽然很多场合没有得到成功，但还是取得了许多其他成果和收获。兵营的数目减少了，其他兵营的敌人人数增加了。而兵营数目越减少，每一村庄遭受扫荡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军队和警察一直是胆颤心惊的，就是在进行扫荡时，也经常是非常害怕的。对于军队撤离后的营房，群众往往立即把它捣毁，他们的唯一愿望是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兵营通常只设在大平房里。游击队帮助人民，打击敌人，保护村里的群众。这些大兵营对村庄的扫荡越来越少，而能在大白天进行扫荡的场合也日益减少。这样，他们就把许多村庄从敌人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获得解放的三千个村庄的人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迫切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

本章以叙述一些领导干部壮烈牺牲的事迹作为结束。他们的生和死表明了这一阶段特仑甘纳人民斗争的本质特点，而在上面叙述中这些是未能包括进去的。

## 烈士们的事迹

### 普拉巴卡尔·拉奥同志和卡里姆纳加尔

#### 领导人的壮烈牺牲

A. 普拉巴卡尔·拉奥同志是波拉姆帕利村(卡里姆纳加尔区)人，他带领一支有三十个成员的游击队来到胡祖拉巴德区曼达普拉姆村，砍断了枣椰树和棕榈树，焚烧了本村村长、村司帐的帐

册和豪绅们的债券、期票。他在许多村庄实现了党的这个纲领之后，带他的队伍回到曼达普拉姆。村里的群众给他们备好了饭。当他们进餐时，后备警察接到村长先时送去的情报开到那里，从三面进行包围，留下一条通往小山的道路，埋伏一些人在那里，打算当游击队试图从那条路转移到小山时加以歼灭。警察不敢和普拉巴卡尔·拉奥的队伍面对面地作战，因为他们很怕这支队伍，曾经在许多地方被它打得落花流水。当游击队力图跑到小山的安全地带时，埋伏着的警察开火了。那些包围村庄的警察也在后面紧追，不断开枪。游击队被包围了。但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还是进行了回击，跑往小山。普拉巴卡尔·拉奥同志大无畏地面对着警察，领导者的勇气鼓舞着其他成员，给他们以很大的信心，他们尽力还击，使追赶的警察无法推进，大多数战士因而安全地到达小山。队长普拉巴卡尔·拉奥同志打死了一名警察，另一个警察的步枪子弹却同时射中了他的腹部，他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还有，锡尔西拉的布帕蒂·雷迪同志也和普拉巴卡尔·拉奥一样，在打死一名警察后英勇地牺牲了。纳尔冈达县的名叫达莫达尔·雷迪的另一位同志，也是游击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当时他同队伍在一起，也在这场战斗里牺牲了。普拉巴卡尔·拉奥、布帕蒂·雷迪、达莫达尔·雷迪等同志及其战友们，日以继夜地为人们工作，在卡里姆纳加尔县同敌人战斗，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垂不朽。这个县在这场战斗里失去了几个领导人，其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 **邦吉尔区雷尼贡塔·拉米·雷迪及其队伍的殉难**

**雷尼贡塔·拉米·雷迪**烈士是纳尔冈达县邦吉尔区雷尼贡塔村的一位有影响的开明地主，他在安得拉大会里很积极，很自然地成为村的领导者。当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武装警察在特仑甘纳农村中开始纵火、抢劫和强奸时，他组织村里的青年成立自卫队，训

练他们使用前膛枪(bharmars)和猎枪。他曾经多次把前来抢劫的拉扎卡尔不仅从他自己的村庄,而且也从所有邻近的村庄赶走。他的村庄象特仑甘纳许多村庄那样,建有碉堡,内设岗哨,以防止敌人迫近。这些堡垒也是防御哨所,不遭破坏,敌人便不敢进村抢劫或骚扰。拉米·雷迪使这个村庄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

大批的尼扎姆武装警察和拉扎卡尔前来扫荡,拉米·雷迪及其二十人的队伍奋勇作战,抵抗继续了数小时,打死打伤许多拉扎卡尔、打手和尼扎姆警察。但是敌人加紧攻击。科拉努帕卡的区长爬到近旁树上,专找拉米·雷迪当作特别射击目标,伺机一下子把子弹倾泻到他身上。这位人人敬爱的勇敢的领导人拉米·雷迪同志就这样不再在那里指挥和鼓舞他的队伍了。弹药也终于耗尽了。在企图撤离碉堡时,自卫队被包围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拉米·雷迪的英勇战斗和光荣殉难及其队伍的光荣牺牲是特仑甘纳斗争中一首不朽的史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首最动人的战斗之歌,成为传遍整个特仑甘纳地区的、家喻户晓的战歌。

### 胆气过人的戈帕尔·雷迪同志的英勇战斗

一百名军队和两百名拉扎卡尔在得悉戈帕尔·雷迪同志率领的游击队驻在帕塔拉帕杜(苏亚佩特区)后,袭击并包围了这个村。

队长戈帕尔·雷迪用步枪对准逼近的敌人射击,立即打死了两个人,余敌卧倒在地疯狂射击。戈帕尔·雷迪告诉同志们,尽管被围了,必须设法突围,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放下武器投降。他自己带头向敌人阵线进攻,射击那些卧地的敌人,不让他们抬起头来,他的队员也同样英勇地跟着他行动。但由于敌人用手提机关枪从四面八方射出几百颗子弹,整个队伍无法安全撤出。

领队的戈帕尔·雷迪腹部中了弹。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射击

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为止。他的颈部和胸部又中了一些枪弹，呼吸停止了，另外四位战士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其中有两位战士本来已经突围，但为了帮助别人安全撤走，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不让敌人向其他战友射击。由于队长和四位战友的英勇奋战，全队十五名战士在可能遭到全歼的情况下，还保全了十名。在这场战斗中，有六个敌人丧命。

游击队及其队长的勇气连敌人也感到吃惊。尽管敌人人数很多，但连一名活的游击队员都抓不到。队长中弹后肠子都流了出来却仍然奋勇战斗以及十名战士安全突围这些事实，都成为群众谱写歌谣和虔诚景仰的故事。

所有游击队和群众都为这五位同志的牺牲而沉痛志哀，把他们当作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模范，宣誓要同敌人战斗到底。

戈帕尔·雷迪同志生于阿特马库尔村(苏亚佩特区)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上过中学，以后很想进一步深造，但由于贫穷而不能实现，只好在田里做工。在1946年二十岁那年，他参加了反对尼扎姆的运动，并为解放人民而加入了党。他是村志愿队员，村领导人，后来逐步提升成为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和中心点的游击队指挥员。

他在阿特马库尔、埃努巴穆拉和其他兵营同敌人作战多次。敌人扫荡到那里，游击队就出现在那里，并且闪电式地袭击兵营，不打死一两个敌人就不回来。敌人在兵营里从来寝不安席。有时仅仅听说小队在附近活动，就通宵不停地放枪。戈帕尔·雷迪使敌人感到恐惧。直到现在，群众还在歌唱着他们自己谱写的关于他的英雄主义之歌《赛，赛，戈帕尔·雷迪》(《Sai Sai Gopal Reddy》)。许多人用戈帕尔·雷迪为自己的孩子命名。

### 不朽的英雄帕苏努鲁·文卡塔·雷迪同志

纳尔冈达区的帕苏努鲁·文卡塔·雷迪同志在1947年“退出



学校”运动中离开了学校，参加人民斗争。当时人民斗争发展到顶点，他获得了群众的爱戴，人们经常亲昵地称他为 P. V.。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勇敢、坚强的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热忱。P. V. 率领的游击队使地主和人民的敌人感到恐惧。他消灭了许多敌人，收集到许多武器。警察一心一意地想消灭这支游击队，军队骑马追逐他。当他只身留在阿纳拉姆村时，军队根据奸细提供的情报开到那里，杀害了 P. V. 同志和另一位穆苏库·文卡特·雷迪同志。

### 加努古帕蒂·纳拉亚纳·雷迪同志的壮烈牺牲

加努古帕蒂·纳拉亚纳·雷迪同志是个地区(prantiya)的组织工作者，他在同敌人战斗中严格执行党的纲领。有一天，他在詹加翁区的索利普拉姆村的田里分配土地，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掩蔽的开阔地，时间正值中午。敌人乘着吉普车扫荡周围地区，来到那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容易同别的人区别开来的纳拉亚纳·雷迪身上。尽管手无寸铁，这位同志也决不屈服。他故意忽左忽右地奔跑，以避免吉普车和子弹。当跑到库蒂加达的兰巴迪人小村庄附近时，敌人看出他已疲劳到跑不动了，便驾着车追上去，拚命射击。阿库努尔的另一位同志瓦德拉·拉贾亚，和他在一起同时遇害。敌人把这件事当作他们的巨大胜利。人民怀着无限的悲痛，义愤填膺，立誓要向敌人报仇。

纳拉亚纳·雷迪同志生在詹加翁区加努古帕杜村的一个贫农家里，大学读到一半，在詹加翁和梅达克当过中学校长，赞助过学生运动。在1947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他放弃了职业，在农村中开展运动。在哈纳普拉姆村，他和警察战斗，夺取了他们的武器。他有许多胜利的记录，敌人连听见这位坚强的同志的名字都感到胆寒。他经常非常耐心地解决群众的问题，把地主和政府的

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群众。他成为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1948年1月，坎达达·巴利·雷迪(拉克什米德维古登)率领的游击队和科丹达拉马·雷迪率领的游击队袭击了贡德拉姆帕利的罪恶昭彰的拉扎卡尔兵营。这座兵营的敌人杀害过大批周围村庄的农民。在这次袭击里，打死了十名拉扎卡尔，这给全区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这座兵营被搞掉了。

几个星期后，坎达达·巴利·雷迪率领的游击队被一个先时由于行为不端受到巴利·雷迪责备而心怀不满的村里人所出卖。两卡车的拉扎卡尔和武装警察乘夜包围了驻在拉克什米德维古登的游击队，包括巴利·雷迪、拉加瓦普拉姆的查卡利·拉贾亚和戈瓦达·文卡亚在内的十二名游击队成员不幸被捕，惨遭枪杀。

在贡德拉姆帕利兵营遇袭后几天，侥幸脱逃的拉扎卡尔头目和卡帕尔蒂的一个臭名远扬的地主帕萨姆·普拉·雷迪，袭击了邻近的一个小村阿雷古登，并以供给游击队粮食为借口，枪杀了四个农民。

在博莱帕利村，六名长工(姓名未详)，拉维·拉格哈瓦·雷迪和他的小儿子(一位好歌手，当时正在组织巴拉的安得拉大会)，都在1947年被拉扎卡尔枪杀。

这些都是可怕的打击。但邦吉尔区布瓦纳吉里的人民医治好自己的创伤，重新组织了更多的战斗队，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军队，后来又对印度联邦的军队及其代理人，进行了多次的战斗。

### **科塔古登矿工的领导者塞沙吉里·拉奥同志**

**塞沙吉里·拉奥同志**是安得拉人，在学生时期，就向往共产主义，后来成为党的一位脱产干部。在党的指示下，他前往科塔古登，着手建立矿工的组织，在很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

和信任。在1946—1947年拉扎卡尔和尼扎姆恐怖统治时期，他被迫转入地下。警察及其走狗经常疯狂地在搜索他。有一次他被尼扎姆的警察捕获，但在解往县总局时，从他们的监视下逃脱了，并在多纳卡尔附近重新加入游击队。几个月后，他从秘密总部经过林间小路前往巴德拉查拉姆，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他的同伴在图马拉——切鲁武路上被捕遇害。敌人由于十分害怕他在矿工中的声望，长时期都不准把这消息泄漏出去，他们深恐矿工制造严重的麻烦！

### 马德哈瓦·雷迪同志的牺牲

马德哈瓦·雷迪同志出身于马迪拉区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是海德拉巴市的一个大学生。他离开学校加入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他大胆而富有首创精神，曾携带印刷品和重要指示在坎曼地区内，从靠近边界的、党在本邦的工作中心到海德拉巴市来往过多次，成为那个地区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他善于使用卡宾枪和步枪，是一位能干的游击队领导人。

一天，他前往卡拉科塔村，处理农业工人和富农之间的争执。一部分农业工人受到一个教会学校教员的影响，那教员被尼扎姆警察所收买，这一天，他要阴谋叫他的信徒们以讨论争执为名，想包围马德哈瓦·雷迪加以杀害。

马德哈瓦·雷迪同志没怀疑会有阴谋。他很了解他们，所以不加警戒。他的副手不喜欢讨论那样进行下去，讨厌那位教员的举动，警告马德哈瓦·雷迪要当心。突然间，马德哈瓦·雷迪的卡宾枪被夺走了，有人猛扑上来用小刀刺杀了他。副手和两名同伴跑了几码远，把土炸弹扔到人群中方才脱险。

党失去了一位最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和革命家。

后来，游击队处决了那个教员和几个应对这次阴谋负责的主

要坏蛋，为马德哈瓦·雷迪之死报了仇。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拉扎卡尔兵营，全歼敌人，为马德哈瓦·雷迪的被害雪恨。

### 埃拉·萨特亚姆同志

埃拉·萨特亚姆同志出身于纳尔冈达县胡祖纳加尔区奇米雷拉村的一个富农家庭，1946年加入了安得拉大会。他不顾父母的反对，白天在田里工作，夜间集合所有哈里真青年进行政治教育，用斗争的消息鼓舞他们，把他们组织在红旗之下。他领导他们向当地地主开展斗争，要求规定出起码的工资数额，因而他成为地主阶级的死对头。

两百名警察应当地地主之请前来扫荡，他被逮捕了。但他耍了他们一下，逃了出来，立刻转入地下，不仅在自己的村庄，而且也在周围的所有村庄坚持工作。

武装抵抗开始后，他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开始对拉扎卡尔和法西斯尼扎姆的警察暴徒们进行回击。他逐渐成长为当地所有游击队的总指挥。他领导了反对阿南塔吉里著名的柴明达尔、布达瓦拉姆以及拉卡瓦拉姆的豪绅文卡塔·雷迪的斗争，把几百英亩的土地和几千袋的稻谷分配给穷人。他是党的组织工作者，游击队和群众的领导人，受到大约三十个村庄全体人民的尊敬。

一天晚上，他和他率领的队伍穿过田地，他觉得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几分钟后，开始发晕，他才知道是被毒蛇咬伤了。战友们力图把他迅速送到备有抗蛇血清的隐蔽医疗站。埃拉·萨特亚姆同志从口袋里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同志们，我要同你们永别了。我的枪在这儿，别让它落到警察手里，要用来消灭敌人。别了！！”他随即失去了知觉。当小队接力行军，把他送到医疗中心时，他已经离开人世。党和战友们举行红旗降旗礼，以纪念这位英雄。他的遗志和遗言是：“消灭敌人！”

## 亚达吉里同志

亚达吉里同志生于苏亚佩特区奇拉波昆塔村的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里，在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的家里当雇工。他目睹人民的苦难，便加入了村里的游击队，在坎达加特拉和科塔帕杜的战斗中非常英勇地作战。敌人一看见穿上军装的亚达吉里就感到害怕，他是个体格粗大健壮的人，在蒂鲁马拉吉里袭击长途汽车和军用卡车时，他被敌人逮捕带到蒙德赖兵营，受到好几天的严刑拷打。他们把针刺入他的指甲里，用刀锋割他的肉，在伤口上洒干辣椒粉。士兵们经常围着他坐着抽烟，用香烟炙他的全身。他们又绑住他的脚趾倒吊起来，用棍棒，长筒靴，枪托等加以毒打。尽管受到这些惨不可言的折磨，亚达吉里同志毫不屈服，也没有泄漏任何秘密。他的回答是：“我发誓要消灭你们这些叛徒！我决不在你们面前低头。即使我死了，我的安得拉大会仍将继续工作，并把你们消灭干净。拷打一个被捕的人不是英雄的行为，只要给我一支枪，就可看出你们的英雄气概到那里去了。”这位同志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敌人感到震惊。有一天，一个军官叫他坐在面前，劝他参加军队，说他还年轻，有作为，可以得到舒适的生活。这位同志痛骂那个军官，并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军官立即命令手下把他碎尸万段。他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用火慢慢地烤他的四肢，从一枝到另一枝。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亚达吉里同志也绝不低头，他大声高呼，他的安得拉大会一定会替他报仇，把敌人消灭！亚达吉里同志永垂不朽！

## 第四章

### 特仑甘纳人民反对尼扎姆的 武装解放斗争及其成就

特仑甘纳人民长期遭受黑暗的封建压迫、强制劳役和横征暴敛，遭受残酷可憎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被摧残，在残暴、腐败和专制统治的折磨下呻吟着。从上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慢慢地摸索着走向新生活的道路。他们开始要求初步改善他们的悲惨的生活；消灭维蒂制（强制劳役）、消灭横征暴敛、消灭夺佃行径、消灭迫害与侮辱；要求基本的公民自由；要求教育、文化和责任制的自治政府。以后在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下发展成为要求土地和解放、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可恨的尼扎姆统治的强有力的人民武装斗争。这一斗争扩展到大约三千个村庄，约占特仑甘纳地区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村庄里建立了村政权（村五人委员会——人民自治政府）的战斗性的委员会，尼扎姆的官吏和有民愤的地主不得不从乡村逃走了，村政则由五人委员会处理。不仅废除了维蒂制（强制劳役）、横征暴敛、夺佃行径、高利贷，制止了腐败的官吏和农村压迫者对人民的迫害与侮辱，而且还将为数一百万英亩的荒地和地主的超过限额的土地，连同必要的耕牛和农具，分配给了贫苦农民；强制实施了农业工人的合理工资制度并分配了粮食。人们常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天能饱餐两顿。正规的游击队和村民兵队组织起来了，尼扎姆的军警和农村压迫者被迫龟缩在大营盘里；他们只有在那里才能在白天的一定时刻出来劫掠粮秣。连敌方的报纸也得承认共产党员是

“夜的主宰”(cheekati doralu), 意思是说, 他们的命令在夜里通行无阻, 而地主和警察只能统治着白天。

尼扎姆的整个土邦和社会从根本上动摇了, 运动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蔓延到整个特仑甘纳以及特仑甘纳以外的地区。就在这个时刻, 印度联邦政府决定出兵干涉, 其借口是遏制拉扎卡尔对人民的暴行并要尼扎姆参加印度联邦, 但其直言不讳的主要目的是镇压所谓“共产党暴动”。

在我们回顾印度联邦政府的“警察行动”和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从发生到停止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后果之前, 让我们分析一下特仑甘纳人民伟大变革的成就所依靠的是什么。正如特仑甘纳记者团团团长、海德拉巴邦泰卢固族复兴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苏拉瓦拉姆·普拉塔普·雷迪先生热烈赞叹时所说的:

“共产党员具有多么伟大的魔力(Indrajalam 或 Mahamant-ram)啊! 他们把习惯于说‘老爷啊! 我是你的奴仆, 我匍匐在你的面前, 抚摸着你的脚’那样的人变成了英雄, 从一无所有中、从冥顽不灵的泥巴土块中创造出伟大的英雄!”

共产党员的力量和秘密就在于“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共产党员勇敢地提出了这个急切的问题, 与期待着的、战斗着的农民群众站在一起, 领导他们将这一口号付诸实施! 他们和农民群众并肩战斗并贡献出他们的生命!

## “耕者有其田”

纯然由于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的压力, “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实践的现实问题。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不准夺佃, 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它是成功地保住艾拉玛的收成免遭豪绅维斯努尔的掠夺为起点的。

以后,它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口号:“必须停止夺佃,地主霸占的土地必须归还原主”。

过去被豪绅们以种种无理借口霸占了土地的农民(如因高利盘剥无法偿还债务,或因欠交田租,或因地主硬要把土地收为已有而无理夺佃),提出了归还土地的问题。从“必须停止夺佃”这个口号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就是“必须取消一切非法夺佃和非法霸占土地”。团结所有过去被地主夺佃、土地被地主霸占的农民,以及现在又被这些地主夺佃的其他农民,是个必要的、紧急的、现实的任务。因此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接受农民群众的“把非法霸占的土地归还原耕农民”这一口号。它就象野火一样燃烧开来。

这个口号使村五人委员会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人员面临着无数困难的问题。地主已经把土地出租或出卖给其他小农,因此不可能把这些土地都归还给原主,须知新的所有者虽然比较富裕,可也是农民,在反对可恨的地主和尼扎姆统治的斗争中,他们是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的。即使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人员和村五人委员会将地主的一块同样肥沃的、或者更好一些的其他土地分给农民,作为抵偿,农民常说:“把这些土地给现耕户,将我父母的即我继承的土地还给我吧”。要找到一个使得有争议的农民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很困难的。采取的原则是调解双方而不强迫他们接受从上面来的强制办法。团结的必要和舆论的压力,促使他们走向和解。

农民坚持收回自己原有的土地这个因素,是个必须记住的重要因素。也许这是由于他的所有权观念,“这是我的”,而分给他的一块新土地则属于地主的;也许这是由于他的一种信念,如果他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是正当的权利,别人不能侵犯,而如果他拿走别人的土地,那他就会感到“合法的权利”或“确保永久所有权”的同



等保证就没有了。还应该注意，发动农民收回他自己失去的土地比起要他占领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要来得容易些。同时，在印度联邦军队干涉之后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当地主和豪绅们跟着回来时，农民较易放弃他们已在耕种的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但他们为保住已经收回的自己的土地则一直顽强战斗到底。事实上，战斗停止后，仍然留在农民群众手中的土地大部分就是这些“回归地”、租佃地以及由贫苦农民新开垦、占有、耕种的荒地，至于分配给农民的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则大部分被地主夺回去。

## 荒 地

同样地，由于土地在每年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保证贫苦农民有活可干的唯一源泉，农业工人和无地贫农因缺少土地，只好去占有属于政府或被地主占领的荒地。这种行动过去是、甚至现在也是一种体面的标志，或者是作为取得贷款和其他设备的根据。尽管这些土地难于耕作，没有较大的投资和灌溉设备也难于获得好收成，但仍有数十万英亩的荒地被占去耕种。没人理睬旧章程关于农村荒地的十分之一应留作公共放牧地或其他公用地的规定。同样，森林地带中的可耕地也被占领。

在“警察行动”之后，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想夺回这些荒地，但都惨败了。他们企图挑动牧民反对哈里真和农业工人，他们对牧人说如果这些荒地用于耕作，他们的牛羊就没有吃草的地方。但是所有这样的障碍都被特仑甘纳运动克服了。即使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争取享有土地所有权即争取地契的斗争仍然方兴未艾。政府逐渐地承认了为数越来越多的开荒种地人的这个要求。

### 地主的超过限额的土地

但是，占领荒地、制止夺佃以及收回原先被非法霸占的土地并

不能满足渴望土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因此，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成为运动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和现实的问题。从政治上说，没收那些大豪绅、大地主或大贾吉达尔的土地并予以分配是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土地的渴望，加强和巩固革命群众的基地，积极主动考虑没收所有超过限额的土地就成为必要的了。

这个行动从没收超过五百英亩的土地开始。党的领导人从政治上经过一番争论，承认了这一事实：有些大地主和我们一道正在为反对尼扎姆的统治而战斗。为了使这一部分人留在我们这一边，应该把最高限额尽量定高一些。同时，我们也记得1946年在安得拉发表的竞选小册子《大安得拉人民政权》中，党曾提出最高限额为一百英亩、超过限额而被没收的土地则给予相应补偿的口号。

但是，随着特仑甘纳运动的发展，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土地的最高限额降为二百英亩，最后在1948年中期则定为一百英亩旱地和十英亩水田。在特仑甘纳，普遍的现象是，每个地主实际上都拥有一些水田和旱地。以一英亩水田等于十英亩旱地计算，党最后规定的最高限额是十英亩水田和一百英亩旱地。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问题：此项规定是适用于有一些成年男丁（兄弟）合居的大家庭，还是适用于有幼儿和其他家属的小家庭。考虑到迫切需要有充分的土地以供分配，一个家庭，即便是数房兄弟合居的大家庭，最高限额也只能是十英亩水田和一百英亩旱地，这是明确了。但同时必须记住，我们不应夺取那些有可能参加运动的人士的土地。然而在能够作这些说明并加以执行之前，“警察行动”已经进行干涉了。可以将这些规定和以后国大党政府所公布的最高限额加以比较。

海德拉巴政府宣布的最高限额是五十英亩水田或者二百五十

英亩旱地。以后国大党政府降为二十七英亩水田或者二百一十六英亩旱地。这些最高限额远远高于特仑甘纳运动所力求实现的规定。当然，还存在着许多漏洞，这个法令从未实现过，从未将超过限额的地主土地加以没收和分配。

还允许地主将他们超过限额的土地卖给未来的买主。而且，受保护的佃农有权优先以低价购买土地。在特仑甘纳地区，相当大量的土地被佃户买去或保留在佃户手里。当然，即使在特仑甘纳，到1960年也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受保护的佃农横遭夺佃，他们大多数是在特仑甘纳运动尚未波及或者尚未扎根的地方。

在1946年的竞选小册子中，党在安得拉所主张的最高限额显然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物。它没有分析实际的阶级差别和制定一个适当的土地纲领。在特仑甘纳，党应该广泛宣传的口号是，对于那些恣意进行封建剥削、收取过高地租、发放高利贷、实行横征暴敛，并紧紧追随尼扎姆、贾吉达尔和大豪绅的地主，其土地一定要予以没收。但那些愿意参加反尼扎姆运动的地主，则在家庭自行耕种和雇用一定数量工资劳动者的条件下，留给他们足够的土地以获得小康的生活。随着运动的发展，具体措施本来可以更快一些，党本来可以坚决执行土地分配，运动的扩展本来也会更加宽广得多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1947年下半年，由于革命群众的压力日益增强，党的政治局只好勉强批准采取没收和分配超过限额的土地的办法。当时，党的领导在巩固1947年8月获得的独立的名义下，执行了和国大党进步派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狭隘的瓦拉巴伊集团(民族阵线)的政策。

## 实行土地分配是正确的吗？

后来，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及其为数不少的支持者对分配土地这一正确措施提出异议。当然，他们如今全都在右翼共产党内部。他们的论据是，既然明知在整个印度确立人民民主制度之前，无法保住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因为国大党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一定不允许分配土地，那末，即使只在海德拉巴一个邦，这样做也是过早的一步。

他们还声称没收和分配土地是由于当时党提出错误的口号，即特仑甘纳运动甚至是反对尼赫鲁和印度国家政权的解放斗争，是印度的延安，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开端，就象在中国那样。没收土地的口号只能作为解放斗争纲领中的一项内容而提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限于“反对夺佃，要求减租”，而不应提出没收土地的革命口号！

印度联邦政府派遣军队主要是为了镇压特仑甘纳的农民运动，那时安得拉的党组织决定在特仑甘纳继续进行反对印度联邦政府的武装斗争，把它作为一种解放斗争，这是确有其事的。它把特仑甘纳运动视为争取人民民主的印度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那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不存在那样的形势与那样的力量对比。

但是，特仑甘纳运动从提出小小的局部的要求发展成为游击武装斗争以实现这些要求，以后又发展成为推翻尼扎姆统治的武装斗争。村政委员会实际上既是战斗的机构又是政权的机构。不过随着印度军队开进来以及海德拉巴士邦并入印度联邦，就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情况，即阶级力量对比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反对尼扎姆的解放斗争不能自动地转化成为反对印度国家尼赫鲁政府的解放斗争。

话虽如此，保卫特仑甘纳农民的土地和其他斗争成果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为了反对尼赫鲁军队企图将农民的土地夺回去交给地主而进行武装抵抗，这是正确的。这种为维护局部利益或为实现局部要求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就是游击斗争。这种游击斗争，不能和武装解放斗争时期的游击斗争混为一谈。游击斗争并不都是解放斗争。

直到1950年末1951年初我党的代表团会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我党对所有这些问题才有了明确的想法。

然而象拉维·纳拉扬·雷迪那样，硬说当时没收和分配土地是错误的，那就纯粹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尾巴主义。

我们已经说过，党怎样从运动真正的实际需要出发，事实上，只是在战斗着的农民的压力下，不得不着手处理土地的分配问题。

正是由于这正确的一步，我们才能鼓舞特仑甘纳人民，特别是作为土地革命的骨干的农民群众进行顽强战斗，以反对尼扎姆及其凶残走狗——拉扎卡尔和其他武装人员，反对穷凶极恶的恐怖统治和肆无忌惮的暴虐行为。也是由于这正确的一步，当国大党和其他势力都被迫逃往印度联邦地区时，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还能留驻在特仑甘纳的土地上。

以后，为了保住土地分配中的斗争成果，党正确地号召特仑甘纳农民，当地主在尼赫鲁军队帮助下回来力图夺走农民的土地时，继续进行武装战斗。在“警察行动”之后，这个战斗继续进行了一年多，也就是这样的战斗，不管牺牲多重，带来了“海德拉巴邦租佃法”，除开我们已经概述过的各项民主的、革命的重大成果以外，这是迄今为止最激进的一项土地立法。

如果党没有把上述行动误认为就是反对尼赫鲁政府的解放斗争，它定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早日通过谈判协商以局部解决土地问

题，而且一定能得到更大的胜利，或者至少在停止武装斗争时付出较少的代价和牺牲，并使党和安得拉大会组织结合得更好。

党中央委员会 1952 年 3 月和特仑甘纳主要干部会议断然拒绝拉维·纳拉扬·雷迪的论断，并得出结论说，我方继续武装保卫获得的土地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农民就会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下面是当时党的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在会议上的结束语：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要说明我对于特仑甘纳斗争的看法。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国大党政府军队开进特仑甘纳之后，农民武装游击斗争应立即停止。我认为，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之后，我们立即放下武器是错误的。那时特仑甘纳农民斗争面临的问题是：经过艰苦斗争赢得土地和民主权利的农民，是不打一仗就把土地拱手让给豪绅和地主呢？还是最大限度地继续进行农民武装游击斗争来保卫这些土地？我的意见是，继续反抗是革命的道路，放下武器是背叛人民的道路。

“主张当时应立即停止武装斗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所有的土地或者大部分土地都已被地主和豪绅夺回去了。即便如此，我坚决认为，以此为理由停止农民武装游击斗争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停止武装斗争，农民会认为我们的党领导背叛了他们。事实上，这是真正的背叛。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该进行那些变革？把建立革命的人民政权或推翻尼赫鲁政府作为战斗目标，那是错误的。但农民为获取土地而进行的武装游击斗争则应继续下去。当人民对尼赫鲁政府还普遍存有幻想时，把推翻尼赫鲁政府作为继续战斗的直接目标将不利于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口号的原因。即使敌人能夺回全部土地或者大部分土地，特仑甘纳斗争仍然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我们从特仑甘纳斗争中学

得了许多重大的经验教训。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已被证实或者被提出来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不仅能够和尼扎姆的衰败的士气低落的军队作战，而且也能够和有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大党政府的武装部队作战。特仑甘纳农民在三年中抗击了三万至五万的武装人员。甚至在三年之后，政府还不敢说能够把特仑甘纳农民斗争镇压下去。因此特仑甘纳摧毁了那种认为尼赫鲁的军队是不可战胜（或者是强大到无法打败）的神话。这样，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游击斗争显示了农民游击斗争的力量和他们的革命潜力。如果工人阶级参加战斗，如果在其他地区农民斗争也达到同样水平，我们可以想象将要出现多大的新发展。这就是我们全部革命经历中最主要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必须仔细地学习。

“但另一个问题发生了：它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现在我还不能十分明确地讲什么时候它必须停止……”（译自泰卢固语<sup>①</sup>）。

可是不幸，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同志没有遵守上述箴言，也没有学习特仑甘纳斗争的经验，而是采取另一套行动方针，这就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特仑甘纳的运动，而且极大地削弱了整个印度的运动，并使全党走上彻头彻尾改良主义的道路。

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以及特仑甘纳农民为夺取土地而斗争的顽强性，可以从下述胡祖纳加尔区科马特拉古登村一个老农民的例子中看出。这个老农民拒不承认土地属于地主，一再坚持说：“这块地是我的。”尼赫鲁政府的军警野兽们捆绑了他的手脚，把他扔在一个蚁塚上，达三天之久，直到他的身体被白蚁吃光。但是这个老农民只要一息尚存，从不停止“这块地是我的”的呼声。

---

<sup>①</sup> 此为原注。——译者

## 建立村政委员会

在运动过程中，农村没有尼扎姆政府的统治。大多数农村官吏和有民愤的豪绅都从村里逃掉了。其中有些人，向游击队和群众乞求怜悯和宽恕并表示愿意服从他们的统治，然后留住下来。

农村行政由村里全体成年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称为“村政委员会”(Gram Raj Committees)，即五人委员会。

男人、妇女和村民兵的领导人被选进这些由五人或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村政委员会在处理群众的问题时从来没有过去那种腐败、受贿和其他卑鄙手段的流弊。此项工作总是由许多普通群众和委员会成员一道进行。所有的问题都通过民主的方法获得解决。对制造混乱的中间分子和右翼分子以及敌对分子则举行公审，并根据他们的罪行给予处分。村政委员会根据他们的罪行的性质，对他们处以训戒、社会抵制、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那些跟随警察到处流窜并袭击群众的人，则给予适当的惩罚。

## 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得很顺利。凡由于地主和债主借口债款未还、或者通过威胁、或者借口租税未交、或者捏造“罪状”课以罚金因而被夺走的土地，即使发生在二十年前，都交还原来的所有者。

地主抢走了人民肥沃的土地，而以劣地抵偿。土改中改变了这种现状。佃户对于他们正在耕种的土地享有充分权利。地主对这些土地无权接受地租或其他补偿。租佃的土地被宣布归佃户所有。他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两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使富农，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和人民一条心的小地主,和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一道,都获得了利益。

土地的最高限额定下来了,超过限额的部分则分给农业工人和贫农,其中有的也分给中农。最高限额应当怎样规定,曾发生一场大争论。第一次决定只将超过五百英亩限额的土地加以分配。以后将最高限额降为一百英亩旱地和十英亩水田,或者二十英亩水田,这是最后的规定。土地的分配就是按此办理的。

这只适用于那些对人民不抱敌视态度的地主。至于与人民为敌的地主则剥夺他们的全部土地。所有这些土地都免费分给群众。每个村庄都这样做。

在苏亚佩特区,埃拉帕杜和埃普鲁周围一百一十个村庄,两万英亩属于地主的土地被分掉了。在运动波及的三千个村庄里、一百万英亩土地,包括超过限额地、安亚克兰塔卢地(anyakrantalu)(即非法霸占地)、租佃地、荒地和波龙博克地(porombokes)、森林及放牧地,都分配给贫苦农民和中农而使其享有充分的所有权。在埃拉帕杜和埃普鲁本境,十万英亩属于政府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群众。

## 分 配 耕 牛

原属地主的多余耕牛也和土地一起分配给农民。人民敌人的牛群则全部予以没收和分配,其数目在万头以上。这些牛都易地分配,以防止敌人进行扫荡时把它们抢走。

仅仅埃普鲁和埃拉帕杜这两处,运到其它地区并在群众中进行分配的牛就超过二千只,这就容易使人想到在特仑甘纳战斗地区有多少牛被分掉了。

和耕牛一道分配的还有农具。人民得到的山羊和绵羊也很多。所有这些都是无偿的。

## 取消债契

地主、豪绅和放债人出借给群众的债款都被一笔勾销了。每个村庄里，以现金或者谷子形式出借的债款，其数目都在五千卢比——一万五千卢比之间。勾销债务解除了人民一大负担。在埃普鲁和埃拉帕杜村周围的地区里，被勾销的债款总数大约为八十万卢比，由此可以想见，原先群众的负担多沉重以及债务解除后他们的心情多轻松。

## 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

这些村庄的农业工人有时通过罢工和示威要求增加年工资和日工资，并通过他们在村委员会的代表对农民<sup>①</sup>施加压力，他们的要求得到很大程度的成功。日工资从二——三公斤谷物增为四公斤，长工的每月谷物工资从四十——六十公斤增为八十——九十公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增为一百二十公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富农在反对政府和柴明达尔的联合斗争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的获得是由于农业工人在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富农却不愿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他们常用许多理由来回避搪塞。富农和资本家地主惯于强烈反对增加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农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警察行动”之后更是如此。同时也只有在这些罢工斗争和罢工威胁之后，真正的增加工资才得以实现。农业工人在分得了土地和增加了工资之后，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生活状况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些村庄的群众常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一天饱餐两顿。

---

① 原文如此。——译者

## 其他措施

在村政权的领导下，人民得到许多其他的好处：

1. 没有政府人员向人民收税，钱财留在人民手里。

2. 党和安得拉大会了解到，砍伐生产棕榈酒的棕榈树和枣椰树的做法，是取棕榈汁酿酒的人所反对和不满的，便放弃了这种做法。此外，还鼓励制酒人取汁酿酒，将优质棕榈酒廉价卖给人民，而不要向政府纳税。这样做得得到人民的赞许，并取得好的结果。

3. 制定并实行为发展农业而挖掘灌溉渠道及小水池的计划。

4. 注意医疗设备和保健工作，大规模地训练群众注意起码的卫生常识。特别是在霍乱流行的乡村，对群众进行适当的帮助和保护，如打防疫针等。为预防疾病，许多村庄大规模地供应药品。科塔马蒂村的戈内·文卡塔亚同志，布瓦纳吉里区的一个很有出息的地方组织工作者，就是在进行这种医疗救济的时候，染上霍乱病牺牲了。

5. 供应木料、棕榈叶、草等物给在斗争中房子被烧毁的农民，以便重建。这些材料都是从地主的棕榈树林和政府的森林中拿来的。

## 妇女获得平等权利

在这场斗争中，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战斗，这就使得村委员会、安得拉大会和党更容易地去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妇女不如男人的陈旧观念。村政委员会宣布并且开展男女权利平等的运动。妇女被选进村五人委员会。本地群众对各家的情况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村委员会有可能和平地处理家庭纠纷，使彼此之间获得和解。村委员会还根据某些地区通行惯例，处

理关于和别人妻子私奔的赔偿问题；防止逼婚，即防止女子被迫嫁给她们不喜爱的人；在适当的情况下，判处离婚，让新夫妇过体面的生活。

## 废除“贱民”制度

在农村里，种姓等级划分是根深蒂固的。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所有的人们不分等级和信仰被迫集合在一起共同工作和战斗，从此以后，同罪恶的“贱民”制度作斗争就比较容易了。在游击队里，严格实行平等和互相尊重。这样的实践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信仰神仙和妖魔鬼怪的人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特别在年轻的一代中已经明显地消失了。

## 发展文化

政治宣传经常广泛地进行。从村委员会、村民兵队到组织工作者和正规游击队，大家都在群众集会上讲解每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还常常加入许多文艺节目，诸如布拉-卡塔(Burra Katha)<sup>①</sup>、牧人之歌(Gollasuddulu)、摇篮曲(Vuyyala Pata)、科拉塔普帕塔舞(Kolatapupata)(舞蹈者手执小木片敲打节奏且歌且舞)和巴詹斯(bhajans)。各种问题都谱成歌曲，如关于战斗生活中的大事、关于烈士、关于敌人的暴行及其败退等等。这些歌曲都不是博学的诗人写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己用民歌的形式创作出来的，曲调往往很优美，能激励群众。连演唱者也不是训练有素的人，而是经常组成小队到处表演的一般群众。这些节目和歌唱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而是按可能与需要随时随地演出。游击队常在

<sup>①</sup> 一种夹叙夹唱的节目。——译者

群众面前介绍他们的军事知识。本地民兵也每天进行军事训练。

群众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观看所有这些节目。他们的热情有时驱使他们也参加表演。

牧童也常表演文艺节目并组织军事训练。不过有时因此发生了严重事件。

在苏亚佩特地区的奇拉帕昆塔村，有一次牧童们表演了一出戏，一个扮演狠毒的地主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另一个扮演罪恶昭彰的拉扎卡尔阿巴斯·阿利，其余的则扮演游击队员。扮演地主的演员被打成重伤。同样的假戏真做在无数的地方都发生过。

甚至在敌人扫荡最猖獗的时候，还拟定和实行对成年人的扫盲的计划。村委员会和村民兵队不但自己学习，而且还教别人学习。他们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民兵队以及其他组织的许多文盲几个月以后便能读书看报。因为有了政治觉悟，许多人都乐意学习，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人们把学习视为政治任务，因此能顺利地进行学习。

这些工作由村委员按照上级委员会制订的原则和指示去贯彻执行。村民兵队全力地支持他们的工作。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随时都很乐意帮助他们。

由于游击队员时刻准备抗击和攻打敌人，村里的农耕工作得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他们把粮食和金钱藏在遍布田野的粮窖里以防落入敌人的手中。人们不怕盗贼。即使发生了小偷小摸，村委员会和游击队也能查清案情并将被偷的东西归还原主。

## 和城镇贸易

村委员会必须安排好和城镇的贸易，主要商品和军需品依靠

城镇的经常供应，农产品则要在城镇出售。由于城镇是敌人聚集的中心点，农村的商人或者他们在城镇的同行必须对尼扎姆的官吏有一定的行贿和疏通。村政委员会不能对他们有太多的限制，同时也不能将这些商人当作敌方的奸细而加以怀疑或者干涉他们的业务。

一些制造火药甚至制造土炸弹的主要原料，就是通过这样的贸易得到的。

有一次，缺少货币带来了中止贸易的威胁，物物交换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和城镇的接触以及正常的贸易没受到什么大的干扰，主要是因为敌人认为没有必要实行封锁，也没有必要阻止贸易。困难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害怕抢劫，害怕来自拉扎卡尔和腐败的尼扎姆警察的危险性，以及他们惯于牟取非法利益的习性，还由于城镇本身的不安全所引起的货源的短缺。

在农村，村政委员会通过本地民兵对小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人民对这些犯罪行为的一般态度，使经常犯罪的分子有所忌惮，某些肆无忌惮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则由群众和民兵加以逮捕并作适当处理。

## 这场斗争的军事情况

这次斗争活动中最令人满意和最振奋人心的方面是村民兵队的纪律性和牺牲精神，在正规游击队中，这些品德达到更高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这场运动在反对尼扎姆的解放斗争阶段就不可能达到横扫一切的程度，也经不起两个阶段的巨大损失，特别是经不起1948—1951年印度军队恐怖统治时期的毁灭性的损失。他们之所以具有纪律性和牺牲精神，是因为他们和人民群众的运

动紧密相连。这些队员们大都出身于劳苦阶层，他们是为着解除本阶层的忧患和苦难而斗争，也就是为着摆脱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可诅咒的生活境遇而斗争。自然，群众用各种办法帮助他们，让他们住宿在自己家里，或者住宿在田野里，或者住宿在遍布田野的灌溉井的草舍里，在农村已沦为拉扎卡尔、尼扎姆的武装警察和以后印度联邦政府的警察、武装部队、地主打手和“民团”这一伙匪徒的集中打击目标的情况下，这些远离村庄分散各处的草舍是比较安全的隐蔽处。人民群众喜爱、尊敬并且赞美游击队员们。游击队员们感到他们和群众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群众而不能伤害群众、骚扰群众，倘有必要，要为人民的事业而献身。

这就是令人惊奇的纪律性、牺牲精神、吃大苦耐大劳以及随时准备献身的秘密所在。

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对地主及其走狗的家进行过几千次抄查和袭击，在这些行动中，对我们游击队员违法行为提出控告的事件，几乎完全没有发生，或者少得惊人。从敌人房屋中没收的每一件财产、日用品、货物、珠宝或者现金都精细地清点过，然后上缴给上一级委员会。几乎没有一次对任何一个敌人或其走狗的查抄没有经过当地委员会或组织工作者的指示和决定。游击队的指挥员绝对服从政治组织工作者的命令与指示。

没有侵犯妇女、调戏妇女、虐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对敌方的老人也不虐待。一般的指示是：即使在游击队采取行动打击敌人的时候，也不得伤害妇女和儿童。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对付妇女，那是因为这些妇女冲击游击队，不但危及他们的行动，而且危及他们的安全。也可能有一些对妇女采取报复性行动的罕见事件，那是为了从精神上打击那些穷凶极恶的官吏和地主。但这立即受到上一级委员会和上级同志的批评，因为这样的事件对运动是有害的，上级发出不准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严厉警告。

我亲身经历过的下面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游击队员的纪律性和集体精神。

### 游击队员和棕榈汁

1951年7月，我们朝着克里希纳河的森林地带走，要到那个区域的政治总部去。在抵达安全的森林地带以前，我们必须穿越一百多英里的平原地带。沿途和整个地区都麇集着警察和民团。游击队只能在夜晚行军。他们避开路上的每一个居民点，取道田野和多石的荒地，以免留下行踪。令人惊叹的是，经过了将近三年的饥饿和煎熬之后，队员们仍能背着大约十五至二十公斤重的口粮、武器等东西，几乎是彻夜行军，连续走上二十至三十英里的路程。

忽然，我们注意到一个队员掉队了，他十分艰难地跟随着队伍。队长告诉我，这个队员突然发烧正在尿血。我们储备的水已经告罄，还得走相当远才能到达有水的地方。当时我们正穿过枣椰树和棕榈树林，这个队员只要能获准喝上一两壶随手可得的棕榈汁，他就会马上好一些的。我喊道：为什么不让他喝棕榈汁？游击队长回答说：“游击队员不能喝棕榈汁，这是命令，违令者要受严重处分。”在这样情况下，只有“地区的领导或者象你这样从邦总部来的主要负责同志才有权给予必要的许可”。我立即许可了，并向他保证我要向地区委员会汇报这件事。由此可见个人纪律性达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我们想起在特仑甘纳地区贫苦阶层喝棕榈汁本来是极为普通的习惯。

地区委员会领导告诉我，就在几星期以前，他们所有的供应怎样被军队和武装警察切断了近两个月，所有森林地带通往乡村的道路都被封锁了。游击队一天两餐的口粮是小米稀饭（四分之一公升），好些日子连盐都没有。游击队员饿着肚皮，身体逐渐衰弱



下去。尽管这样，哨兵还是照常翻过山里的河岸、磐石和小丘，跋涉半英里的路途去站岗放哨。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坚持执行此项重要任务。有时，这个或那个游击队员因体力衰竭而晕倒，可是炊事班长常细心地给哨兵留下一份热烫的口粮，一个饥饿的人备办香味诱人的稀饭等待正在值班的人。

### **穆迪雷迪·文卡塔查拉姆同志的事迹：**

#### **“只有特仑甘纳游击队才敢这样做”**

穆迪雷迪·文卡塔查拉姆同志出生于贡图尔县雷帕莱区的一个中农家庭。他一向在田里耕作并在克里希纳河的岛屿上放牧。他惯于在克里希纳河里游泳，即使在洪水暴涨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很早就被吸收到这个区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来。当1948—1949年国大党在安得拉肆意进行野蛮扫荡和恐怖统治并开始血腥镇压我党干部的时候，党号召进行自卫反击。后来，因面临警察恐怖难于继续留驻下去，他们奉命撤入森林地区并加入战斗的特仑甘纳游击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1年7月的一天，在靠近克里希纳河的德瓦孔达山中，我正和地区领导同志们谈话。在一百码外，我看到一个穿着普通衣服的青年人正和两个兰巴迪族青年作严肃的长时间的谈论。大约一小时后，他们走开了。那天晚上，我们的地区领导同志沉痛地来到我这里，传来关于苏巴亚(他的假名)同志在克里希纳河中被水冲走的消息并讲述经过的情况。

文卡塔查拉姆同志奉命渡过克里希纳河到对岸同一支游击队联系，以便把在安得拉地区处境十分危急的这支队伍带回特仑甘纳安全地带。那两个善于游泳的兰巴迪族青年被派去帮助他渡河。但是不幸得很，预定渡河那天，突然山洪暴涨，那两个兰巴迪族游泳能手劝告说不要在地渡河，要么等待几天洪水退

后再渡，要么往下游走五十英里，从平原处渡河，然后从对岸往上游走到预定地点与陷于危险境地的游击队会合。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将错过约定时间，而对岸的游击队则随时有被合围的敌人歼灭的极大危险。他恳求两位兰巴迪族游泳能手不要辜负党的委托，要为执行党的命令和营救十名游击队员而冒生命危险。当文卡塔查拉姆提到党的时候，两位兰巴迪族同志放弃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三个人抱着干木头跳入波涛怒吼的克里希纳河。文卡塔查拉姆同志被卷进中流，其他二人则被浪涛冲返岸边。他俩一次又一次想游到文卡塔查拉姆那里去，但都失败了。他俩看到文卡塔查拉姆被惊涛骇浪冲到河底去，但他紧抓着木头勇敢地又从水中钻出来。他们从岸边悲伤地注视着他，当他们看不到他的时候，他们回来报告了这个可悲的消息！这地点就在现在的纳加朱纳萨加尔河坝上面一点儿。

我们全都感到惊愕！我们怎能失去这样的一位同志？我们允许他渡过克里希纳河因而危及三位同志的生命，这是对的吗？难道我们应该放弃营救工作而使那支游击队全体成员的生命遭到危险吗？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交给地区领导同志和我去回答或作指示！文卡塔查拉姆和那两位兰巴迪族的忠心耿耿的党员同志自己回答了这些问题！

四天后的一个傍晚，当我们看到文卡塔查拉姆同志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他带着那支游击队来了，并向我们行礼！我们拥抱他，一再地问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他说：“同志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没有吓破胆，我抱着木头游到了对岸。那里的牧羊人帮助我，并引导我到达约会地点。洪水退后，我们回渡克里希纳河。全体队员现在是安全地、完好地在这里。”

那位游击队长打断他的话，叙述了从牧羊人那里听到的有关

情节：文卡塔查拉姆拚命地游着。他游近一个小瀑布和漩涡急流，牧羊人对他呼喊，劝他拚出最后一把劲，同时扔给他结起来的布带和长竹竿。

如果他被冲下瀑布，那就必死无疑！文卡塔查拉姆同志游着、游着，一把抓住竹竿到达岸边，终于被救起来了。

文卡塔查拉姆想向他们说明，但他们马上阻止他：“同志，你不用说明了。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特仑甘纳共产党游击队员。只有特仑甘纳游击队员才敢在这样大的洪水中游泳渡过克里希纳河。请你今晚就在我们这里休息”。文卡塔查拉姆同志谢绝了，说明马上要办的事，于是，他和牧羊人们彻夜行军，按时到达约定的地点同那支游击队联系上了。

对上述情况，我们全都感到非常高兴！当1951年10月21日特仑甘纳斗争停止时，尽管政府作了保证，但大赦的命令并未公布。某日，文卡塔查拉姆同志正在对一个村庄的群众宣传必须投票选举共产党候选人，警察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并枪杀了文卡塔查拉姆。

这就是伟大的特仑甘纳战士的献身与牺牲精神，它鼓舞着后代的人们，照耀着他们走向胜利的人民革命的道路，走向新社会的道路。

## 缺 点

错误是存在的！在反对尼扎姆斗争时期，在印度军队干涉后的最初几星期，有许多次哨兵不在山上而在平原放哨，由于他们在岗位上丧失警惕性，结果使游击队力量遭受巨大的损失。只要对这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多加训练，并使哨兵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感也更提高一些，这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从军事方面看,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军事训练都没有:使用、制造和修理枪械的知识是那么极端贫乏,甚至很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也不能克服这个困难。缺乏起码的有计划地进攻或有计划地退却的作战技术,此项弱点是那么显著,以致在对敌斗争中我们未能使各支游击小队的行动互相配合。向敌人和他们的兵营进攻的阵地战常常长达一小时之久,参加的是人数众多的有热情但无组织的群众。因此,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或者是面对着敌人的坚强的防御被迫退却,或者是在敌人追击前面不断奔跑。我们不能把困扰敌人的小规模游击行动汇合起来,并使其发展成为从分散的营地上驱逐敌人和在越来越广阔的地区上扫荡敌人的大规模的战斗行动。

在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干涉以前,我们也没能通过歼灭敌人而缴获任何数量可观的现代化武器。在印军进行干涉的当时,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军队狼狈逃窜,这就使得我们的游击队有可能在汹涌而来的群众的帮助下,从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拉扎卡尔手里以及他们的营房里获得十分可观的大批武器。可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势中,同经过严格训练而有纪律的印度联邦军队作战,这对我们更加不利。

只要我们有过某种军事训练,拥有最低限度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我们的特仑甘纳运动本来应该会更广泛地展开,也许整个特仑甘纳能够以整连整营的人数众多的部队进行战斗;在对付印度军队的进攻时,处境本来也会好得多。而且当时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政治战略(即把那一阶段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当作农民要求土地而进行的局部斗争而不是反对尼赫鲁政府的解放斗争),我们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战线上本应赢得和保有伟大的成果,更不用说部分军警有可能起义和参加到战斗的农民队伍中来。

尽管在军事方面有严重的缺点,但人民和从人民中产生出来

的这些游击队，因受到刺激而自发起义，接受共产党在当时所能给予的任何微小指导，竟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动摇了尼扎姆的统治，并使得印度联邦的军队和政府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真是个奇迹！这就象巴黎公社社员那样“惊天动地”！但不幸得很，我们竟然未能为了发展以后的革命运动而从特仑甘纳斗争中吸取适当的教训。

### **工人阶级和城市中心没有行动起来**

在整个特仑甘纳运动中，最大的一个缺点是海德拉巴邦市镇的民主运动软弱无力。在那些城市里，工业只有些微的发展，因此工人阶级为数不多。不管其他方面的情况怎样，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十分罕见，而我们党在其中的力量就更加微弱。知识分子的成长极有限，他们有一大部分是出身于大封建主或其他地主家庭，他们是亲尼扎姆的。由于封建独裁统治以及所有的行政、警察和军事机关都在穆斯林人员支配之下，任何自由民主的表现都横遭迫害，无怪乎在这些城市里民主运动未能获得发展。不管有什么激进的学生运动，当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离开城市加入农民的战斗队伍中去的时候，学生运动也就平静下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海德拉巴的群众运动兴起时，城镇远远落在后面。敌人将城镇作为他们的军事和警察行动的根据地。城镇也成为从农村被驱逐出来的有民愤的地主及其走狗的强有力的堡垒和基地。这个时期，在那些城市里，民主运动或者工人运动是难于发展的。

没有团结一致的斗争以支持战斗的特仑甘纳农民。没有大示威，没有罢市，没有总罢工，甚至连怠工也没有，没有对敌人采取报复行动，甚至连针对敌方动态的情报工作也没有。

几乎完全缺乏城市里的支持或行动，农村地区就难于继续坚

持斗争。农村要得到主要的日用品，甚至要得到药品，也成为严重的难题。他们不得不到印度联邦地区的大城镇里去采购这些东西。

我们和城市任何一点小的接触，都能给予特仑甘纳运动以急需的援助。它帮助我们去物色房子、场所作为地下办公室，以与邻近的战斗地区保持某些联系。通过接触也能从城市得到一些物品和武器。但我们必须付出大笔费用，我们的地下中心也一再受破坏，重要的干部常被逮捕、受折磨、有的被枪杀。

就是这样的帮助与支持也给我们的战斗以很大的好处。如果连这些也没有，可以想象我们的特仑甘纳运动将要怎样遭到更多的摧残！

特仑甘纳运动主要是农民的游击运动，它不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真正的工人和农民对敌人的联合进攻。民主运动，特别是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城市中的共产党，一直是软弱无力的。但在那个时期，特仑甘纳的大风浪震动了城市劳苦大众和中间阶级，他们对这个斗争寄予了全部的同情。

### **缺乏全印团结一致的行动**

当特仑甘纳运动具有武装游击斗争的性质，后来又具有反对尼扎姆统治的解放斗争的性质的时候，印度其他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风潮已经被统治阶级相当成功地压制下去了。政权从帝国主义者手中转入印度资本家—地主阶级手中。印度变成独立国家。国大党领导人一方面保证给予土邦王公私人俸金及特权，另一方面又给各土邦人民鼓起可以减轻痛苦和带来新世纪的希望，这样就达到了把各邦组成印度联邦的目的。各邦人民的斗争被有效地压制下去了。通过在喀拉拉、安得拉、孟加拉这几个根据地打击共产主义运动，国大党企图将发展革命运动的任何可能

性都加以摧毁,并严禁国内其他地区群起效尤。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党所奉行的宗派主义政策使它更加脱离群众。正因为如此,不可能发起真正团结一致的行动去支持特仑甘纳运动。当印度联邦军队在海德拉巴邦进行干涉的时候,党就只能孤军作战了。只有马德拉斯邦安得拉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才成为特仑甘纳斗争的后盾。国大党政府在这个地区对党进行了猛烈的进攻,要消灭它。第一次进攻是在1947年上半年,第二次进攻从1948年1月开始直至1951年中才结束,同时从1949年10月初开始,他们采取肉体毁灭手段,在逮捕之后,有计划地屠杀了大约三百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干部。

如果对安得拉后方的党组织的斗争和民主运动不作起码的简要的叙述,那么,特仑甘纳的历史就显得不完整,也不能为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

下面介绍安得拉地区运动的大体轮廓。

## 第五章

# 安得拉的共产主义运动 1948—1951年的恐怖统治

### 历史背景

安得拉是邻近特仑甘纳的一个地区，1971年，拥有三千万人口和十二个县。安得拉的十二个县又可划分为：八个基卡尔县或沿海县；四个拉亚拉西马县；现在，这十二个县连同九个特仑甘纳县，组成安得拉邦。当前的疆界是：东至海岸；南至塔米尔-纳杜；西至卡纳塔卡；北至马哈拉施特拉；东北至中央邦的巴斯塔尔地区和奥里萨邦。

安得拉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基卡尔各县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比较发达，有不少建设工程和灌溉设施；而拉亚拉西马各县在各方面都是落后的，农业落后，没有什么大的工程，封建关系和封建压迫占优势。除了开设在维札加帕特纳姆县的属于斯辛迪阿人的一所造船厂和属于欧洲人的两所黄麻厂外，整个安得拉几乎没有任何大工业和铁路。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在诸如烟草、云母矿、铸造厂、粮油加工厂等小型工业中谋生。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农村里靠农业过活。

### 共产党

安得拉共产党于1934年9月正式组成。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者是一个威胁，因此，甚至安得拉共产党各支部尚未建立，帝国主义者早在 1934 年就取缔它了。

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国大党的组织机构中开展工作，一方面根据农村农业工人和贫农以及城镇工人阶级的要求，开展宣传鼓动，因而能够相当广泛地在他们中间建立独立的群众基础。

迫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帝国主义者在 1942 年取消了对共产党的禁令。于是共产党人以合法身分出现，直接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在不断开展争取释放国大党领导人、建立民族政府运动的同时，共产党人着手处理人民群众日常面临的问题：进行宣传鼓动，率领代表团，组织示威运动，召开诸如供应农具，修理蓄水池、公路和运河，反对黑市，严格管理物价，反对囤积和贪污等问题的会议。他们领导了多次的农业工人的斗争和“增产粮食”运动。在城镇，发动大家对工人阶级的要求给予广泛支持，党领导的几次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志愿人员在许多城镇成功地发现了黑市商人的窖藏，并迫使政府将囤积的物资分配给人民。

共产党人为各阶层劳苦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斗争：诸如支持农民要求以合理价格收买农产品和供应农具与肥料；支持工人阶级要求按公价供应全部生活必需品并增加工资；支持学生要求按公价供应白纸、煤油，反对拘留，要求教育机关设置小吃部、休息室等公益场所；支持妇女要求在农村提供单独的卫生设备，建立接生和福利站，严格执行禁止早婚法令，要求教育设备和平等权利；支持中等阶级的人们反对高昂的房租、房荒等等。总之，无论何时何地，每当人民遇到困难，你就能看到扛着红旗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自始至终特别强调人民的主要政治任务——反法西斯斗争，苏联的成就也得到广泛宣传。在这期间，我们的大批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开展释放国大党领导人的运动，一直

被关在监狱中。

正是由于这样坚持不懈地为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而工作，不顾艰难困苦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才使共产党人有可能于1944年在贝兹瓦达召开的全印农民协会（All-India Kisan Sabha）会议上集合了十万群众，第二年在泰纳利的省农民协会会议上又集合了五万群众。

共产党人日益频繁的活动和不断增长的影响，使国大党领导人感到非常头疼，这些领导人多半来自开明地主阶层，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意识到如果允许共产党人照此发展下去，那么，阶级剥削的社会秩序定要完蛋。因此，在全印国大党领导人帕塔比·西塔拉马亚博士和 N. G. 兰加的公开煽动下，我党的办公室遭到查抄，个别党员和重要领导人被殴打，党的集会受到捣乱。共产党觉察到这些打手袭击的危险，就组织了“人民志愿队”并提出“保卫人民”，“反击打手”，“揭露反动的国大党”等口号。在反共恶棍兰加的指挥下，在克里希纳和贡图尔两县的党和群众的集会遭到袭击。对每一次会议、示威运动或文艺表演他们无不想方设法进行捣乱。但是由于及时觉察到这种危险，立即进行动员并采取自卫行动，使敌人到处都站不住脚，而党得到了拯救，革命运动得到了保卫和发展。

## 选举和选举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溃败而告终。印度的工人阶级觉醒了。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高潮和一个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掀起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抗议审讯印度国民军的大示威、英国皇家印度海军起义以及全印邮电工人罢工等斗争。英帝国主义者认为这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种挑战，为了使人民转移视线、脱离

革命道路，就宣布进行省议院的选举。

在安得拉，共产党推出三十五个候选人（在半数选区中），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人民印度的大安得拉”这两个主要口号进行竞选。打手们被随意雇来反对共产党的竞选运动，国大党—正义党—柴明达尔联盟到处用金钱收买选票。他们卑鄙地求助于警察和打手以恐吓选民，但是“人民志愿队”的志愿人员集合起来了，使国大党的“义勇队”和打手们无法得逞。

选举结果表明，在安得拉，共产党是仅次于国大党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党总共得到二十五万票，竞选地区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二十二是由共产党获得的。在克里希纳和贡图尔两县的根据地，共产党得票的比率分别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五。那时，由于受到限制，印度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有选举权。作为共产党主要支持者的广大劳动群众被剥夺了选举权。所以，帕塔比·西塔拉马亚博士发表声明告戒国大党人不要自满，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要注意共产党所得票数的危险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大党的部长们是在火山爆发一样的形势下就职的。战后危机加深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惊人地猛涨；失业队伍愈来愈扩大；黑市投机者、资本家和地主们通过战争榨取人民，获得了高额利润，而对于已经忍无可忍、并为自己的正当要求而开始起来斗争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却根本置之不理。

罢工浪潮席卷安得拉的城乡。数以百计的村庄里的农业工人和长工们罢工了，要求增加每年和每日的工资，发放实物工资要用标准的量具，要给予假日并限定劳动时间。在穆纳加拉和查拉帕利，农民占领了柴明达尔的土地，并开始反抗随之而来的镇压。

一万烟草工人的罢工就在国大党政府就职的第二天爆发；潘

达拉帕卡的一千纺织工人、拉贾赫蒙德里的拉大车工人、雪茄烟工人和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人走上街头，为实现他们最低的要求而罢工；特别重要的是二万市政工人的全省性罢工，他们每月只得到四点七二卢比的微薄工资。

上述的罢工特别是市政工人的罢工，揭露了国大党“人民政府”的真面目。那些国大党统治者不同意工人的最基本的和最低的要求，而步他们的前任英帝国主义者的后尘，派出警察队，依据第一百四十四条法令，用铁箍棒殴打工人，查抄市政工人的住宅区，并逮捕了许多参加斗争的工人。安得拉最大的国大党头头扮演罢工破坏者的角色，出来清除障碍。国大党政府辩解说：“我们执政才只有四个月。”工人们回答说：“你们有时间有钱把自己的薪俸从五百卢比提高到一千五百卢比，而多付给我们几个卢比，你们难道就没时间没钱吗？”有时，市政工人的罢工发展到如此高峰，在某些地区，例如在拉贾赫蒙德里，工人竟同罢工破坏者以及国大党“义勇队”冲突起来。

这些就是国大党的“人民政府”在头六个月的黑记录！为什么国大党政府如此顽固地拒绝劳苦人民的要求而诉诸野蛮的镇压呢？这不过是由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对阶级革命越来越惧怕罢了。

上述斗争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全安得拉工会组织——安得拉邦工会大会的旗帜指引下进行的。国大党头头们惧怕日益增长的革命势力。那么，到1946年末共产党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由于全面的群众工作的结果，党有可能把城市贫民和农村劳苦大众的广大阶层、特别是农业工人和贫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党自1934年建立以来一直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在大选中，党能够与国大党面对面竞争并得到二十五万张选票。

党已分别组成了工人、农业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阶

级的和群众的组织,并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使人民认识到坚持捍卫他们的权利的只有共产党,而不是当权的国大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这句话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阶级敌人也不能不看到这条真理。

党领导劳动人民日复一日地进行迫切的经济斗争,因而成为他们权利的坚决捍卫者。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不公正、不平等、以及压制基本权利的行为。党在农村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以致农民们不仅在经济要求方面,而且连煤油或粮食定量卡问题、市政附加税问题、某些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等等琐事,都要跑到党的办公室,请求为他们主持公道。

在社会方面,党还为改变“贱民”的悲惨境遇而斗争。党员同“贱民”一起吃饭,和他们同生活、共甘苦。况且,阶级斗争的实质正在于它已经把“可接触的平民”和“不可接触的贱民”联合在同一个旗帜之下。结婚仪式简化了,不要请僧侣念咒诵经(mantrams)了;寡妇再醮和不同种姓间的联姻也普遍推广,而且党员往往带头推行。男女平等也得到提倡了。

新文化也推广起来了。城乡的青年被吸引到活跃的新生活里。他们是在唯一的青年组织安得拉青年联盟的旗帜下动员起来的。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参加每年的国庆节运动会,参加志愿队,练习使用铁箍棒,参加戏剧和布拉-卡塔演出队,提高了反帝斗争的觉悟。共产党员的称号已成为农村所有优秀青年的同义语,甚至许多家庭中有些老一辈的人还经常说服他们的子孙去参加青年联盟,做个有教养、守纪律的好公民。

共产党恢复了布拉-卡塔、维迪-巴加瓦塔姆(Veedhi bhagavatham)等一类衰落下去的文艺形式,从而接近了群众。数以百计的文工队和戏剧团体在安得拉到处演出。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农民的生活故事、民族英雄的生平事迹、安得拉人民的顽强斗争、苏

联游击队的英勇行为，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看这种文艺表演的人每场从三千到一万不等。中层阶级人士和知识分子宁愿看布拉-卡塔演出而不看电影的也大有人在。群众的爱好改变得这样厉害，以致那些专业的戏剧工作者也不得不删去一些宗教、“伦理”的剧目，以适应这种变化。

通过无数次的群众集会，通过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力量》(Prajasakti)农民关心政治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堡垒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逐步加深了认识。《人民力量》出版社创纪录地出版了近三百种关于各种问题的书籍，其中有：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各国历史、文学、科学、经济学、短篇小说、戏剧、布拉-卡塔等等。这在当时是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做到的。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每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对于国际战场上的每个重要事件，《人民力量》出版社都发表小册子，使人民群众始终紧跟形势，提高政治水平。

从下列会员的数字可以看出 1945 到 1946 年间共产党和各群众组织的发展情况。

共产党	二万人(在二千个村庄)
安得拉邦农民协会	十七万五千人
安得拉邦农业工人联盟	六万人
安得拉邦学生联合会	一万二千人
安得拉邦青年联盟	五万人
安得拉邦妇女协会	二万人
安得拉邦工会大会	三万人

因此，安得拉共产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犯有改良主义的错误和执行改良主义的政策，但还是成为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党，成为劳苦群众利益的保护者、工人的当然领导者、革命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坚定战士和安得拉新文化的指路明灯。

正是共产党这种日益扩大的群众基础和影响使当权的国大党

头头们慌了手脚。共产党的发展使他们看到阶级剥削的末日近在眉睫。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而他们自己的基础则日益缩小。为了挽救他们的剥削统治、他们的钱袋和他们的忠实支持者柴明达尔和地主，国大党政府象疯狗似的向安得拉共产党扑来。

### 颁布黑法令——镇压开始

当时在马德拉斯省执政的普拉卡萨姆政府，于1947年1月26日独立日前夕，在1月22日颁布了《公共安全(prajarakshana)条例》，即臭名昭著的《公共灾难(prajabhakshana)条例》。有几百人无缘无故、不经审判就被逮捕和扣留，共产党、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办公室被查抄，档案被没收。

这里要注意的是，共产党并不象国大党政府所诽谤的那样，准备用暴力推翻政府，也没有纵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党只是维护工人、农业工人和贫农的日常利益，领导他们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范围内，为自己的正当要求，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斗争。由于这样的“罪过”，国大党政府就用上述的黑法令来对付共产党。因此的确是国大党政府对共产党和人民无理地发起进攻，而不是象后来政府所无耻造谣那样，共产党和人民进攻了政府。

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劳苦群众不能容忍这种对人民和政党的基本权利的无理侵犯。拉贾赫蒙德里一万工人举行一天的罢工，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的领导人。比特拉贡塔和其他中心点的铁路工人也停工了。贝兹瓦达、贡图尔、潘达拉帕卡、维机格、奇塔瓦拉萨等地的工人、农民协会、农业工人协会强烈抗议政府这种蛮横的行动，并要它立即住手。

他们也没有因领导人被扣留而吓倒。经济危机、国大党政府

的袒护资本家和地主的政策,以及对爱好和平人民的加强镇压,迫使他们投身于更尖锐的斗争。

在克里希纳县迪维区的加朱兰卡,农民开始维护他们的河心岛土地(lanka land)的权利。在竞选时滔滔不绝大许诺言的国大党政府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它没有来援救贫农免受在选举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大党员的查拉帕利柴明达尔的蛮横欺压,而是用警察部队帮助柴明达尔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杀害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妇女领袖维亚玛,还枪伤数十人。请再注意,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首先开枪,而是国大党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第一枪。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大党政府首先发动武装进攻。

在西戈达瓦里县的布查姆佩特,部落农民发动一次反抗柴明达尔的战斗。警察开来枪杀了其中的四个人。

在卡努尔和潘德亚拉以及西戈达瓦里县的其他中心点,农民起来和地主柴明达尔们的压迫作斗争。农民的要求十分合理,连区议会委员会和县议会委员会的几位成员也给予支持,并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国大党政府根据第一百四十四条法令颁布命令,并用铁箍棒殴打农民。地主和政府在整個县放纵打手到处横行。由于地主打手的横行,在本县的另一地区佩达帕杜村,勇敢顽强的青年农民党员拉贾·拉姆·莫汉·罗伊遭到杀害。

在海德拉巴邦的一块安得拉飞地穆纳加拉(这是一个传统的农民斗争根据地),农民们在特仑甘纳农民的势如破竹的土地斗争的影响下,没收了柴明达尔的四千英亩土地。警察开到那里杀害了二个人,枪伤了其他几个人。

在克里希纳县的迪维区,查拉帕利庄园的农民占领了几千英亩土地,国大党警察赶来帮助柴明达尔,对斗争的农民大搞恐怖活动。在穆纳加拉和查拉帕利庄园里,除逮捕数百人外,还囚禁了五十多人。



## 独立和独立之后

老是有人大肆宣扬说，印度现已取得独立，人民的境况将得到改善。但是劳苦群众看穿了这种独立的真正阶级实质。共产党的影响不断增长。市政的选举在蒙巴顿方案实施后仅三个月，就在全安得拉举行了。共产党参加这些竞选。在重要的市镇如贝兹瓦达和拉贾赫蒙德里，共产党人赢得全部席位的三分之一。在六个自治市里，共产党人在整个安得拉地区一共赢得三十六个席位。

共产党人在独立后的三个月内所取得的这些胜利，使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吓坏了。看来，在国大党统治的短短一年中，农业工人、长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席卷各省，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国大党政权的反人民性质。

### 英雄的特仑甘纳——国大党政府的 的日夕忧患

另一个因素也增加国大党政府的恐惧，使他们以后愈益疯狂。那就是与安得拉毗邻的特仑甘纳的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

早在四十年代，在马德拉斯安得拉的克里希纳县的共产党人就与海德拉巴邦觉醒的左派青年取得联系。从那以后，共产党人就一直不倦地为农民的事业工作，这些农民在尼扎姆——豪绅们统治下受着最大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着手处理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强制劳役、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等等，并与当地的豪绅作斗争。当豪绅派出打手行凶时，群众起来抵抗并把他们赶回去。然后尼扎姆的警察和军队来到现场，大肆烧杀抢劫，奸淫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免遭凶恶的袭击，群众组成游击队，

在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武装抵抗。剥削者的统治完蛋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被没收分掉了，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拉扎卡尔部队又来镇压群众，群众在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英勇抵抗尼扎姆的统治。

安得拉、特别是和纳尔冈达、瓦朗加尔两县交界的四个沿海县份的共产党，成为特仑甘纳战斗的后方基地。安得拉的党发出号召：全力以赴支援特仑甘纳人民反对尼扎姆的斗争，帮助他们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大安得拉。党就是这样致力于履行 1945—1946 年的竞选口号，而不象国大党那样把自己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党的号召得到群众的踊跃响应。

共产党、安得拉省工会大会和农民协会欢迎并筹划救济那些因逃避酷刑、强奸和劫掠而从特仑甘纳逃亡来的难民。游击队指战员得到了所需的向导和帮助。整个运动是在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整个安得拉，打倒尼扎姆统治、统一安得拉的民族热情被激发起来了。人民如何热烈而积极地出来支援正在战斗着的邻邦兄弟，单从贝兹瓦达一个市镇只花三天时间就募集了二万卢比购买武器送给游击队这件事便得到了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成为特仑甘纳人民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宣传特仑甘纳农民起义的戏剧《我们的土地》，描写了特仑甘纳农民的生活、豪绅和尼扎姆的剥削、警察的横行和人民为了土地而进行的反抗和战斗，它在组织群众支援特仑甘纳方面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二百个文工队走遍安得拉的农村和市镇上演了这出戏。律师、医生、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国大党员、电影明星、作家等数十万人观看了这出戏，同声赞扬它的效果极大。通过上演这出戏，募集了十万卢比的基金。接受国大党下院议员们的建议，政府部长们邀请这个剧队在拉贾伊会堂（马德拉斯政府大楼）上演这出戏。他们亲眼看到它给人民传来多么有力的消息，但虽然他们

当场把这出戏捧上了天，后来就下令禁演了。

连那些激烈的反共的人们也不得不考虑到，真正在战场上和尼扎姆作斗争的是共产党，而邦国大党头头们却躲在孟买的“灵庙”、马德拉斯的“林地”这一类豪华的旅馆里出版报刊，进行“勇猛”的战斗。全部民主的报刊都赞扬共产党人是反对尼扎姆的真正战士。甚至直到1950年1月，一家泰卢固文日报《戈恩卡安得拉之光》(Andhra Prabha of Goenka)，在评论国大党政府拒绝建立安得拉省时写道：首先发动建立大安得拉省的斗争的是共产党，看来只有在他们的领导下安得拉人民才能实现自己建立大安得拉省的宿愿。

在贝兹瓦达镇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强烈要求建立安得拉省的人批评了国大党头头们。那些国大党头头们嘲笑他，说他的谈吐很象一个共产党员，并挖苦他说：“等一等，共产党人就会给你大安得拉。”他反驳说：“在1946年传播关于大安得拉要求的是共产党人，近四年来他们为此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而国大党侈谈建立安得拉省，谈了四十年，现在却把它一笔勾销了。”

正当尼赫鲁—帕特尔政府同尼扎姆签订暂停协定，同意给这些屠杀人民的家伙供应武器，暗地里对特仑甘纳战斗的人民下毒手的时候，共产党人却在战场上率领人民战斗，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大安得拉的事业，流血牺牲。这就使共产党在安得拉不仅成为工人和农民的领袖，而且也是安得拉人民统一事业的倡导人和组织者。

## 安得拉恐怖统治的两年

1948年1月31日那天，马德拉斯国大党政府对安得拉的战斗的人民运动及其领导者共产党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暗杀甘

地以及随后群众和 RSS<sup>①</sup> 匪帮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发动法西斯进攻的借口。那天夜里，警察突然查抄了在贝兹瓦达的共产党日报《人民力量》的办公室、党的城市委员会办公室、党的克里希纳县委机关和安得拉省委机关、以及许多卓越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的住房，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警察希望把安得拉的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当时全省党代会刚结束，省委扩大会议正在开会）。但是尽管进行突然袭击，阴谋还是不能得逞。

在全印范围内第一次发生的此类突然袭击，其幕后的真正原因是安得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战斗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克里希纳县强大的人民运动，已成为支持特仑甘纳人民反对尼扎姆及其拉扎卡尔匪帮的解放斗争的坚强基地。因此，当印度政府同尼扎姆达成暂停协定、而特仑甘纳共产党人和特仑甘纳的安得拉大会拒绝暂停协定甚至拿起武器继续进行斗争时，国大党吓坏了。它决定镇压和扑灭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使它不至于成为印度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灯塔。因此，它一方面供给武器帮助尼扎姆，另一方面准备在安得拉、特别在克里希纳、贡图尔、戈达瓦里等县扫荡特仑甘纳人民斗争的后方基地。

在第一次查抄共产党和工会在贝兹瓦达的办公室之后，马德拉斯政府以 1 月 31 日冲突中杀死了一名 RSS 成员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了七十九人。这个案件一直拖延了两年才审判，其间有许多被告被关进牢房或被拘留，不许保释，到头来，只有十七人在 1950 年 1 月被用非法集会的罪名判处了二至三个月的徒刑。可见原来的起诉是多么的荒唐，它只不过是无理逮捕斗争的领导人的一种口实罢了。

马德拉斯政府继续进行扑灭克里希纳人民斗争的准备工作。

---

① “民族服务联盟”的缩写。（亦译“国家公仆会”或“国家义勇团”）。是一个教派主义的法西斯组织，曾于 1948 年 1 月 30 日组织刺杀甘地。——译者

它在克里希纳县集中了号称“马拉巴尔特种警察”的武装警察。同时，印度政府也以保护海德拉巴人民、反对尼扎姆及其拉扎卡尔匪帮为公开幌子，集结廓尔喀和锡克部队干涉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

在克里希纳县支持特仑甘纳斗争的群众运动，更蓬勃展开了。四百多个村庄的农业工人群众准备为实现他们的要求而开展罢工斗争。他们的要求是三十袋谷子、八小时工作日和三十个照付工资的假日。在实行柴明达尔制地域的农民拒绝向柴明达尔交租，要求降低地租并废除柴明达尔制度。马德拉斯政府乞灵于大规模的搜查、毒打、逮捕、毁坏财产和家具、烧毁房屋、强奸和谋杀等等。国大党“义勇队”（Seva Dal）被催促去同“特别武装警察”一道效劳。

查抄中惯用的手法是在夜里派二百至三百个警察包围一个村庄，不许任何人离家外出，甚至大小便也不行，把村庄的男女集中在一间牛栏里，进行殴打，而另一批警察则进屋开始劫掠、捣毁家具、器皿，把沙丽<sup>①</sup>、衬衫和腰布撕得粉碎，把达尔豆、米和卤汁同煤油、尿水混合起来。他们烧毁和夷平许多住房，不让共产党职工及其亲属耕种土地。农业工人聚居的小村庄是查抄的特别目标。查抄从5月至7月整整继续三个月之久。虽然主要是集中在克里希纳县，但贡图尔、戈达瓦里、以至库努尔等县由于和特仑甘纳毗连，也发生过查抄事件。

估计不止——

一千个村庄被查抄；

二万五千人被殴打；

一万人被逮捕（包括在警察所拘留一、两天后释放的人）；

十五个妇女被强奸（只计算那些自己出来揭露警察的暴行而

---

<sup>①</sup> 印度妇女披裹身上的一段棉布或绸布。——译者

为人所共知的)；

十个人被警察和国大党“义勇队”所杀害；

价值五十万卢比的财产被毁坏。

在农业工人聚居的小村庄，工人被殴打并被迫喊道：每年十五袋谷子，或每天八个安纳(五十派斯)就够了，愿意放弃三十袋谷子和每天一卢比半的要求了。

仅举一例就足以表明国大党“义勇队”的残忍而有组织的谋杀行径。在贝兹瓦达，由贝兹瓦达国大党头头 M. 奇蒂组织的国大党打手队，袭击了共产党的城市委员会和工会的办公室，杀害了两位共产党小组的书记杜加达西·卡纳卡亚和伊卢皮拉·阿帕拉斯瓦米，殴打了许多人，捣毁了整个办公室。在场的警察没有干涉。后来，虽然对打手队中的几个人提出起诉，但是 M. 奇蒂不在被告之列，而所有的被告又都宣告无罪。在这之后，贝兹瓦达工人阶级住所成为特别靶子。经常在这里或那里进行查抄；人们被逮捕、拷问、扣押十五天或更长一些时间；有些人被留下或被定罪，其余的人释放。

全省所有市议员中的共产党员(约有三十个)被拘留了。拉贾蒙德里、埃洛雷、贡塔卡尔、比特拉贡塔的工人出来一再举行抗议罢工，反对逮捕他们的领导人，反抗野蛮的铁箍棒毒打。

同样的野蛮行为和恐怖状态猖獗流行于东戈达瓦里县的拉佐雷区。这里，农业工人的土地被强行拍卖给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农业工人遭受威胁、殴打，被迫接受八个安纳的工资。占有一千二百五十英亩三角洲灌溉土地的林加穆尔蒂·拉朱和占有五千英亩土地的博拉·布利阿赫等地主是这个区警察查抄的领头人和指使者。

不顾这种可怕的镇压，数以百计的村庄仍然庆祝 1948 年 8 月 15 日这个节日，谴责国大党政府在完全独立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

妥协,要求制止在特仑甘纳村庄发生的军队和拉扎卡尔的暴行、保证完全支持特仑甘纳战士反对尼扎姆的解放斗争。

不顾恐怖统治,人民开始为实现他们的要求而战斗。克里希纳县约九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罢工或者准备罢工,赢得了增加工资三至五袋谷子。贡图尔县约七十个村庄,内洛雷约二十个村庄,农业工人罢工,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在东戈达瓦里县,拉佐雷和拉姆昌德拉普拉姆区,农业工人罢工,增加了工资。东戈达瓦里的皮塔普拉姆区,在复种季节,几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工资从每天二卢比增至三卢比。争取提高工资和增加假日的运动扩展到拉亚拉西马县、库达帕赫和阿南塔普尔。在西戈达瓦里、内洛雷库达帕赫和阿南塔普尔等县,农业工人和贫农占领了数百英亩的荒地(banzar lands)。

人民争取自己要求的斗争的高涨,连同他们对警察、地主和国大党“义勇队”恐怖手段的抵抗,使政府更加恐慌,并肆行愈来愈疯狂的镇压。

在相当于戒严令的《公共安全(应读作“骚乱”)条例》在广泛地区执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继续进行下去的同时,县议会选举也在进行。共产党在有可能的地方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国大党候选人竞选。选举的结果表明:尽管国大党政府进行了十八个月有组织的警察——打手统治,但它正在迅速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共产党则在安得拉赢得了广大群众。

国大党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吓坏了,它取缔了马德拉斯省的共产党、省农民协会、安得拉邦农业工人联盟、安得拉邦青年联盟以及这个省的所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政府下令给邦所有的高级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当局,要他们把所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和他们的同情者从教育机关赶出去。

在战斗的人民运动存在的地方,一点公民自由的气息都没有。

总之，这些地区被宣布为骚乱地区，警察奉命可以立即枪杀任何共产党嫌疑分子。交通员、向导、联络员、隐蔽所管理员等不幸落入警察手里，便遭酷刑拷问，诸如针刺指甲、倒吊、以及各种穷凶极恶的暴行。

一切财产、房屋、家具、包括用具的毁坏以及贵重物品的公开劫掠，大规模地继续进行着。在安得拉的许多村庄，数十户人家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地下工作同志的财产遭到没收并公开拍卖。但没有人想买，也没有人敢买，因为连国大党暴徒也知道这等于玩火。

在克里希纳县迪维区的古迪瓦达和加纳瓦拉姆，他们扫荡了村庄。在埃拉马鲁和卡图尔村庄，他们把男人和妇女集中起来，殴打男人并剥光他们的衣服。他们也企图把妇女的衣服剥光，但遭到妇女的反抗。后来，他们要妇女跟随着裸体的男人，列队游街。在埃拉马鲁村，他们要裸体的人们跪伏在圣雄甘地的雕像面前。这是国大党统治者对他们的“圣雄”的最新的礼拜。同样，国大党警察在其他几个村庄如佩达穆克泰维、帕穆兰卡等地，也搞裸体游街。

在埃拉马鲁村，一位老农业工人领导人达维杜同志被殴打，因为他拒绝说“胜利属于国大党”。他一直高喊“胜利属于共产党”，直至失去知觉。他由于受到无数的棍击而倒下，他被捕了，后来才保释出来。又有一次，在另一回查抄中， he 被抓去受毒打，以为死了才被丢下。但他没有死，叫人拿来红旗并向红旗敬礼。

在迪维区，每个被捕的人都遭到毒打。达沙里·文卡泰斯瓦尔·拉奥挨了三百棍，纳加布沙纳姆挨了一百铁棍。

随便抓人，把人关在警察营中好些天也不交法官审讯，严刑拷打进行逼供，这些，已成为警察的例行公事。克里希纳县迪维区的曼达瓦·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就是在佩达姆库泰维警察营房被警



察和国大党打手活活打死的。

共产党迪维区委员会的书记 M. 西塔拉马亚同志一再被马苏利帕塔姆的刑事调查局特派员殴打，但他一个字也不说。巡官威胁说要枪毙他。他的弟弟纳西阿赫，一个在贝兹瓦达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在 12 月中旬被捕，关在帕拉尼阿潘 DSP 的特设营房里一个多月，同另外十个人一起被折磨拷问。连他的妻子及近亲都得不到他的半点消息。

阿穆达兰卡的曼达瓦·科泰什瓦尔·拉奥在杀死文卡塔纳拉亚纳案件中被控告，后被保释。但是在赴法院途中，国大党打手在村庄外面扑过去把他打死。警察撞开迪维区的一对哈里真新婚夫妇普拉卡什·拉奥和萨罗吉尼的房门，开枪把他们打伤。

折磨妇女也成了警察和国大党“义勇队”成员的例行公事。深夜里将妇女连同她们的孩子撵出家门，把她们的房子烧了，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克里希纳县的内帕利村，刚刚分娩两周的科达利·奇塔玛在夜里遭到毒打，她和孩子们一道被拖出门外，房屋被烧了，所有的家内器具和贮藏的粮食都被烧光。

在西戈达瓦里县比马瓦拉姆区维拉瓦萨拉姆村，县委书记乌达拉朱·拉曼同志的妻子和三岁的男孩挨了打。然后又受到威胁，说要把他们从房子里赶出去，因为拉曼同志被捕后在群众的帮助下逃出敌人的魔掌。

还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在克里希纳县迪维区维斯瓦纳塔帕利村，国大党“义勇队”打手们强奸了六个妇女。

东戈达瓦里县拉马昌德拉普尔区耶迪塔村的农村审判官(munsiff)指使六个打手就在他面前轮奸一个妇女，然后将一竹子刺进她的阴部。当这个法西斯分子被人民处决时，国大党政府狂喊乱叫，编造一个案件，判处四人绞刑，十一人终身流放。

在贡图尔县巴帕特拉区的朱普迪村，警察对农业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一人，数人受伤。警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由于村里群众阻止他们逮捕该村共产党领导人切纳·雷迪同志，不得不这样做。

在库达帕赫县贾马拉马杜古区佩达帕萨普拉村，警察又对群众开枪，杀死了孔达雷迪。群众也就在这个村庄包围了警察，从警察手里救出了这个县的共产党领导人埃斯瓦尔·雷迪同志。

在库达帕赫县的乌-拉朱帕伦村，警察对罢工的农业工人开枪，打死三个人。

政府并未就此停止暴行。他们在扣押安得拉被拘留的人的库达洛雷监狱对被拘留的人开枪，打死了包括克里希纳县农会领导人阿努马拉普迪·西特马拉姆·拉奥同志在内的四位同志。当阿努马拉普迪·西特马拉姆·拉奥卧倒地上时，狱警持枪在极近距离内从上面对准他射击。对库达洛雷狱中被拘留的人一再开枪的原因是，他们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不要和其他被拘留的人相隔离；与妻子及亲属会面；对他们家庭发放津贴；所有被拘留的农民和工人按照政治犯处理，给予特殊待遇；改善设备、改善普通犯人的生活条件并将他们转入各人原籍的县监狱。他们要求审讯，否则就释放他们。其中除四人被杀外，近百人受枪伤或被铁箍棒击成重伤。在萨伦监狱，狱方开枪杀死了在囚禁中的二十二个来自喀拉拉的共产党人，枪伤了一百多个来自马德拉斯邦各地区的犯人。

为了恐吓人民，马德拉斯政府采取了印度联邦政府军队在特仑甘纳所用的办法，即枪杀被逮捕的群众领导人。

沿海各县以及特仑甘纳的纳尔冈达、坎曼和瓦朗加尔各县的共产党人和群众运动的持续不断的抵抗，使得马德拉斯和印度政府感到惊慌。马德拉斯、海德拉巴和印度联邦政府的警察头子们

经常开会，拟定了计划，宣称将即日肃清所有的共产党人。

因此，在1949年和1950年，大规模的查抄、毒打、抢掠、强奸以及枪杀被捕的共产党和群众的重要领导人等恐怖行为更见变本加厉。这些屠杀在报纸上都被说成是“在与警察格斗中被枪杀的”。

## 人民的反击

1948年整年，党号召各级党员和人民群众勇敢地面对警察的攻击，不要离开农村而要坚持示威的权利和高举红旗的权利，并且利用任何可以拿到手的武器反击警察的野蛮行为。但是警察成百地开来，我们同志的主干力量被破坏，许多重要的干部被逮捕，于是这个正面抵抗的号召降低为积极的不合作运动。

群众和各级党员对这种形式的抵抗感到厌烦。在贡图尔县朱普迪村，他们组织了民兵队，当警察大批到来时，他们撤退到附近的几个村庄，警察撤走时，他们马上回到自己的村庄打击地主及其走狗。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年以上。

在克里希纳县的达沃吉古登，当地干部采用了同样的战术。

克里希纳县迪维区佩达穆克塔维村是遭受国大党警察暴行摧残得最厉害的一个目标，1948年11月同志们自己动员起来进入这个村庄，将威胁整个邻近地区的地主及其走狗们从他们的床上拖出来痛打一顿。

群众的反应是：“共产党人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现在终于决定回击了。”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

在中央情报处官员的协助下，马德拉斯和海德拉巴警官举行联席会议。他们炮制公告，说是一两个月内要在沿海县份清除所有共产党人，在特仑甘纳所采取的措施要照样在本地区实行。这

就是说他们将枪杀他们抓到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国大党“义勇队”和村里的地主们都被武装起来，在国大党机关里公然议论要教训共产党人。

就在这样一些情况下，1949年7月，党号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击已经持续如此之久的地主、警察的恐怖行为。

1948年整年，共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反对在安得拉地区进行武装斗争，他们认为这里的群众尚未提高到象特仑甘纳那样能为土地而战斗，能用武装力量保卫土地的程度。他们还争辩说，国大党统治下的安得拉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完全“不同”于尼扎姆统治下的特仑甘纳。但他们也终于听从下层群众和特仑甘纳同志的要求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斗争，以帮助特仑甘纳运动。但马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群众没有象特仑甘纳那样大规模参加运动和战斗，仅仅只有游击队的活动，易为国大党政权的残酷暴行所镇压。后来党得出结论，这些策略是错误的，它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尽管党勇于抗击恐怖，牺牲巨大，赢得了劳苦群众和中间阶层的尊敬。

当时，党还一直认为，已经暴露身分的领导人和群众可从附近地区发挥作用，寻找职业作为掩护，并维持生计。可是，当那里的群众没有参加、也没有积极地准备回击政府的军队和保护干部的时候，怀有这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该把大多数已经暴露身分的干部和民兵撤退到特仑甘纳森林和山区中的根据地，或者撤退到巩固的安全地带，而在原地区继续工作的必须全部是未暴露身分的干部。经过1950年3至6月的几个月内党的领导人和干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党才接受了这个痛苦的教训。

政府准备有计划地对沿海各县的党和群众运动给予沉重的打击。它增加了警察驻扎营地，并下令枪杀任何落在他们手里的共产党领导人、游击队员和民兵。1950年安得拉沿海各县的情景，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反抗地主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是国大

党政府将人民群众的斗争浸沉在血泊之中的大规模屠杀。

## 安得拉人民的战斗行动

在克里希纳县迪维区韦利沃卢村，打手头子巴萨瓦亚毁灭了价值五万卢比的财产，搜刮了两万五千卢比的罚金，还偷鸡摸狗。他强迫实行八安纳<sup>①</sup>（五十派斯）的工资率，而通常的工资率是一个半卢比。人民袭击了他的打手巢穴，揍了他，使他永远成为跛子，还杀掉他的两个副官。

在加纳瓦拉姆区的卡图尔村，拉马林加亚是个“民团”团丁，又是个打手、地主走狗和谍报人员。他的名字是和1948—1949年一切抢劫、纵火、强奸以及所有其他残害人民的暴行联结在一起的。在他带领下，几十个村庄被查抄。卡图尔新设了一个特别警察兵营，所有经过那里的男男女女都被抓去毒打。每当妇女洗澡时，这个恶棍常跳过围墙窜人民房院子。政府赏他一支左轮手枪。但就在这个村庄里靠近武装警察兵营的地方，人民镇压了他。在公共汽车、咖啡馆和火车里到处议论纷纷，却没听到一句同情他的话。人们在武尤尔汽车站，看到他的尸体，那是在载往马苏拉医院验尸的途中，都说：“这家伙干尽了坏事，罪有应得。”

在加纳瓦拉姆区正靠着贝兹瓦达到马苏拉公路上的奇纳—沃吉拉拉村，群众就在警察兵营的前面杀死了两个狗地主并缴获了他们的枪。设置在正十英里外的坎基帕杜警察派出所的警察龟缩在所里面，不管前来要求保护的当地地主怎样疯狂地敲门，他们都不敢出来。他们回答说，他们必须守卫警察派出所，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有家庭儿女，我们的生命也是宝贵的”。

---

<sup>①</sup> 印度旧币制：八安纳等于半卢比；新币制：五十派斯等于半卢比。——译者

1949年12月和1950年3月，在特仑甘纳游击队帮助下，群众在克里希纳县蒂鲁武尔区袭击了二十个村庄，没收了地主的黄金和枪支，并处决了几个地主。

在东戈达瓦里县拉佐雷区，大地主林加穆尔蒂·拉朱霸占了一千二百英亩肥沃的、三角洲的寺庙土地，并和其他几个大地主组织警卫队建立恐怖统治。这些恶霸地主企图夺取群众种在河心岛地上的庄稼。农业工人已在这些土地上耕种了二、三十年，但政府强行接管这些土地，把它拍卖给地主。在党的领导下，男人和妇女们进行过多次光辉的战斗，保住了他们地里的庄稼。农业工人一再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妇女站在斗争的前列。她们也实行自卫训练，当有些妇女的丈夫拉后腿时，这些勇敢的妇女回答是：“你们不能保住我们的荣誉与生命，难道还要阻拦我们为保卫我们自己而进行训练！”妇女们充当交通员，监视警察的动向，给党的领导人传送情报并保护他们免遭警察的毒手。

遭受了好几个月的经常折磨之后，农业工人和贫农开始反击了。他们将林加穆尔蒂的二十个打手揍成肉饼。有几个打手落得终身残废。一个整天参加查抄的打手，常常夜里回家，在他的老婆面前吹牛皮：“我整天踢人，两条腿很酸，拿点热水来敷一敷！”这下子群众便把他的两条腿永远打断了。

在东戈达瓦里县拉马昌德拉普尔区的埃迪达，农村审判官叫警察在附近的几个村庄里不断地查抄农业工人和贫农住的小村落，他们的房子被焚毁了，这个农村审判官还命令十个打手在他的面前强奸一些哈里真妇女。群众处决了他，惩罚了他所犯下的罪行。

在西戈达瓦里县的纳萨普尔区韦马瓦拉姆村，一个名叫苏巴拉亚杜的坏蛋，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里曾二十七次带领警察查抄农业工人区。人民处决了他。

在西戈达瓦里县比马瓦拉姆区科鲁科卢村，村里的群众从警察手里将县委书记营救出来。警察便进驻该村，折毁民房并强迫许多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坎丘马鲁村的村长经常帮助警察干这些暴行。群众烧掉他的房屋和财产，警告他和他的家属不许再对人民有任何犯罪行为，否则将有更严重的后果。

在贫农和中农的帮助下，贡图尔县纳拉萨拉奥佩塔区韦卢鲁村的农业工人开始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他们遭到无数次的查抄。他们的房屋被折毁。农业工人破坏了狗地主们的烟叶作物以示报复。地主们立即屈服，乞求和解。人民勒令地主们赔偿村里群众所有的损失，撤销所有控告村里群众的案件，撤走村里的警察营地。这些条件地主们全部承诺，但他们在等待时机。当他们收下农作物并卖掉之后，他们立即请回警察，在贡图尔县开始了大屠杀。在4、5两个月，将近七十个人被国大党武装警察抓去枪杀了，其中十五人就在韦卢鲁村附近被害，包括地区领导人丹达·纳拉亚纳斯瓦米同志在内。

特仑甘纳游击队帮助群众袭击阿特查姆佩特警察派出所。他们击毙了两名警官，缴获七十支枪。这是游击队在沿海各县袭击警察派出所的第一次重要行动。在这之后，游击队员还在大约十五个村庄里采取行动处决了有民愤的地主。这些行动大都发生在贡图尔、帕尔纳德和萨泰纳帕利边界地区；特仑甘纳游击队把邻近的森林地带作为战斗的根据地。

特仑甘纳游击队帮助从安得拉地区来的战友在整个纳拉马拉森林地带（包括克里希纳河沿岸的库努尔县和贡图尔县）进行活动。

在整个安得拉大约一百个村庄里，人民群众袭击地主及其走狗，杀了其中的一些人，捣毁了另一些人的财产，并缴获他们的枪支。

每次袭击时，烧掉狗地主所有的债券和抵押单据已成为惯例。此事用传单告知村里群众，叫他们不要重写单据，也无须还债，并警告有关地主，如他们胆敢在警察帮助下索取这些借款，将有更可怕的后果。

在许多村庄里，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袭击地主的谷仓，分掉粮食。在别的一些村庄里，他们割下稻子，把它运走。

群众痛恨地主和警探。他们协助捣毁敌产。村里的群众，尤其是农业工人和贫农，冒着牺牲生命和财产的危险来保护党的领导人和干部。他们象对待自己儿女一样保卫和掩护党内同志。在东戈达瓦里县的安塔韦迪帕伦，当二十个村庄被三千名武装警察和国大党“民团”包围时，没有一个党员同志被抓。群众救了他们全体，虽然整整一星期，警察在那个地区不断逮捕和毒打每一个男人。女农业工人起了交通员的作用。尽管是在白色恐怖下，几百个党员和几十个组织工作人员仍然能够留在村庄里。这仅仅是因为群众，尤其是农业工人和贫农，给予了巨大的合作的缘故。

所有比较贫苦的阶级都把共产党看作他们自己的党。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的苦难。在毗连特仑甘纳的几个区里，群众渴望共产党游击队到来，分给他们土地。甚至在遥远的库达帕赫，有几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和贫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占领了荒地，那里便传说，纳尔冈达共产党人已经到来，正在分配土地。在贡图尔县帕尔纳德区，当游击队路经尚未开展运动的新地区时，贫农走来要求游击队赶走地主和阿格拉哈姆达尔(agraharamdars)<sup>①</sup>，使他们从封建瘟疫中解脱出来。当游击队开始袭击狗地主的屋子和警察派出所并夺取他们的武器时，敌人惶恐万状。狗地主和高利贷者离开农村逃往市镇。这是在克里希

---

① 一种封建主(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纳、贡图尔和东西戈达瓦里各县的许多村庄里的常见现象。农村里残存的一些打手带枪睡在一起，通宵放哨，并经常改换住所。

由于我们袭击了阿特查姆佩特警察派出所，敌人的混乱与恐惧迅速增长。“共产党缴获了七十支枪，如今我们怎么能够活下去？”这就是 N. G. 兰加先生的哀叹！同样是这个国大党头头，昔日曾要求宣布戒严令以追捕并消灭共产党人，如今在贡图尔县视察时，若无警车保护，却一步也不敢动。在印度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国大党领导人瓦拉巴伊·帕特尔，在德里的国会中不得不承认，在镇压共产党员时，安得拉人民不和他们合作。

### 政府的大规模屠杀

1959年<sup>①</sup>10月灯节，党的克里命纳县委书记处成员钦塔帕利·帕帕·拉奥在加纳瓦拉姆区的苏拉姆帕利村被克里希纳的特派员 DSP 帕拉尼阿潘所逮捕。这个恶棍要帕帕·拉奥出具脱党声明。帕帕·拉奥向他吐口水并高呼“共产党万岁”。帕拉尼阿潘向帕帕·拉奥被捆绑着的手臂打了一枪，再一次要他脱党，帕帕·拉奥又喊道：“你这恶狗，如果在半个钟头以前我得知你要来查抄，我一定会叫你狗血淋漓！”帕帕·拉奥的大腿又被打了一枪，他倒下来了。但他第三次拒绝脱党。当第三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的时候，他在“共产党万岁”的胜利的呼喊声中死去。不顾警察的恐怖威吓，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加纳瓦拉姆医院和他们亲爱的领导人告别。国大党官方公报关于警官枪杀帕帕·拉奥是由于他谋刺警方的谎言，没人相信。

西戈达瓦里县委书记处成员姆里特扬贾尤杜同志在拉贾赫蒙德

---

<sup>①</sup> 从上下文看，似应为“1949年”。——译者

里的一个屋子里被捕，带到市镇近郊靠近现在造纸厂的地方被枪杀。公布的消息是，他在一场冲突中死去，他的同伴们慌忙逃走了。(1950年5月16日)

彭德亚拉一卡努尔的农民运动领导人、戈达瓦里县委成员德瓦拉孔达·苏巴·拉奥在尼达达沃卢被捕并立即在运河堤边遭到枪杀。西戈达瓦里书记处成员纳拉·安贾内尤卢、帕达拉·苏巴·拉奥和埃德普甘蒂·普纳昌德拉奥等同志在各自的“洞穴”里(地下党同志居住的密室)被捕并被蓄意枪杀。卡利丁迪·苏亚纳拉亚纳·拉朱(塔努库区的领导人)、R. 阿雅帕拉朱和 A. 拉姆拉朱(纳萨普尔的领导人)等同志也被逮捕枪杀。(1950年5月28日)

纳德拉·文卡塔·克里什纳亚是迪维地区委员会成员，在埃卢尔的密室中被捕，就地遇害。地委另一个成员耶拉曼奇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在马德拉斯城一个密室里被捕带往迪维区，和该区的达萨里·纳加布沙纳姆一道被枪杀，这是1950年7月或8月的事。

克里希纳县党组织的一个创始人，迪维地委书记奇拉萨尼·贾加纳特·拉奥同志，在奥里萨省的拉亚古达，和 Bh. 拉马·拉奥、托滕普迪·纳拉亚纳·拉奥以及西塔拉马亚同志一道，于1950年11月16日被捕并被带往迪维区枪杀。官方报道他们是在一次格斗中被杀的。

克里希纳县和迪维区农业工人爱戴的共产党领导人查拉帕利·纳拉亚纳·拉奥同志和迪维区另一领导人戈吉内尼·塔塔亚同志在韦-科塔帕利一道被捕枪杀。

加纳瓦拉姆地委成员萨特亚普拉萨德同志在库努尔县的楠德亚尔被捕，带往他的家乡和其他三个在各地被捕的党的干部一道被枪杀。在人民的多次战斗行动中，特别是在对奇纳沃吉拉拉的闪

电式袭击战中的出色战士卡特拉加达·奇纳·文卡塔拉尤杜和他的战友卡迪亚拉·纳拉亚纳·拉奥同志都是加纳瓦拉姆地区党组织的重建者，他俩在贝兹瓦达的一个密室里被追踪捕获，并于1950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被枪杀。

埃德普甘蒂·苏巴·拉奥、帕图里·纳拉西姆哈·拉奥和科内鲁·马利卡朱纳·拉奥同志在比马瓦拉姆被捕枪杀。他们是被叛徒、内奸波特卢鲁·孙达拉姆出卖的。

努兹维德区的切尔萨尼·拉贾戈帕尔·拉奥同志、克里希纳县古迪瓦达地区领导人阿卢里·普纳昌德拉·拉奥和马里雷迪·萨特亚纳拉亚纳同志都被逮捕和枪杀。

穆纳加拉党组织的大多数领导人万加利·帕帕亚、加图·戈帕拉克里什纳亚和其他同志都被枪杀。

东戈达瓦里县委书记处成员坎迪卡特拉·纳加布沙纳姆同志于1950年9月最后一星期在当时法国领地亚纳姆被捕并被引渡给印度政府，第二天被枪杀。官方说他在早晨行净体礼时企图逃走。

东戈达瓦里县委书记处的其他两位成员P.阿南塔姆和钦塔姆·萨特亚纳拉亚纳·多斯同志，在靠近萨马科特的村庄里被捕并被绑在树上枪杀。

安得拉学生支部委员会成员查拉萨尼·斯里尼瓦萨在马苏拉的一个密室里被捕，后被枪杀。贝兹瓦达的一个学生坎昌·拉奥在走出考场时被捕枪杀。

在贡图尔学院学习的迪维籍学生拉维·比马·拉奥被捕以后解往迪维区枪杀。贝兹瓦达的工人领袖贝拉姆·肖巴纳德里同志被捕遇害。这两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的名字政府从未在报纸上提及。

安得拉纺织手工业工人联盟书记卡斯图里·库图姆巴·拉奥、巴帕特拉镇党的领导人奇武库拉·塞沙·萨斯特里、县教师联

盟书记 M. 拉克什米纳拉亚纳、纳萨劳佩特区党的领导人丹达·纳拉亚纳斯瓦米、拉帕莱区领导人达萨里·苏巴亚、贡图尔县农业工人领导人马利卡朱纳·萨尔马以及翁戈莱区的马达拉·科塔亚和纳拉萨亚都被逮捕并被残酷地枪杀。

巴帕特拉的市镇有个宁死不屈的事迹。这里有泰纳利地区委员会的地下密室。地区委员会成员坎塔马内尼·文卡塔拉特纳姆和莫图里·文卡塔拉特纳姆同志的一家人（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婴儿）住在这里。警察包围了这个密室，坎塔马内尼·文卡塔拉特纳姆同志拒绝投降。他决心和匪警作战，给他们一点教训。他用火力挡住警察，叫莫图里一家人从后门走脱，但他们不愿丢下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枪战加剧了。警察巡官倒下来了（随即毙命）。警察打不过他使用汽油放火烧房子。坎塔马内尼·文卡塔拉特纳姆和他的密室看守员莫图里·文卡塔拉特纳姆以及他的襁褓中的两岁婴儿都中弹死亡。

帕尔纳德区拉马普拉姆村的詹基阿玛，因为曾经掩护过特仑甘纳游击队而遭到敌人的侮辱、折磨和枪杀。除她之外，这个地区所有的干部也都被枪杀。其借口是，他们帮助过特仑甘纳游击队，而该游击队曾袭击阿特查姆佩塔警察派出所并杀掉声名狼藉的警察走狗如拉马普拉姆村的卡拉纳姆(Karanam)之流。

政府采取一种蒙骗地下同志的手法。它宣称波特卢鲁·孙达拉姆和泰莱凯帕利·克里什纳穆尔蒂在一次格斗中被枪杀了。实际上他们被捕之后已堕落为政府的走狗并带领警察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同志。波特卢鲁·孙达拉姆出卖了埃德普甘蒂·苏巴·拉奥同志和他在比马瓦拉姆的战友，出卖了图穆拉帕利·戈帕亚和他在道莱斯瓦拉姆的同伴，他们都遭到警察的逮捕和枪杀。这个孙达拉姆从警察那里获得各处的土地，并成为一名国大党头目，继续搞他的罪恶活动。泰莱凯帕利·克里什纳穆尔蒂在警察卫护下被

派往纳拉马拉-克里希纳森林里,企图诱骗特仑甘纳游击队以及和游击队并肩战斗的贡图尔的同志们。游击队员枪毙了他。

在单独的一个附录里<sup>①</sup>,我们列举了在国大党统治的年代里在安得拉地区各县被杀害的同志,这个死难烈士名单包括将近三百人。

下面是当时一些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安得拉警察赤裸裸的暴行的述评。

### 关于在安得拉的暴行的一些述评

以下是前国大党哈里真福利促进部部长、马德拉斯立法院成员韦穆拉·库尔马亚先生关于警察在耶拉马鲁村无耻暴行的发言摘录:

“1949年7月14日破晓之前,二百名MSP查抄耶拉马鲁村。他们包围了村庄,不让任何人离开。天亮之后,他们将村里的群众分三批集中在当地中学校园里。群众全身都被剥光,每人挨十皮鞭,然后被迫裸体游村!当有些人用手遮羞时,又被打一顿。有些人被迫跪倒在甘地雕像面前,又是一顿毒打!甚至在事后,仍不归还衣服,却叫他们回家,裸体出现在女眷面前,然后穿上新衣回来。那些人,不管是不是‘贱民’,都遭受同样的屈辱与鞭打。

“在哈里真地区,所有的妇女都被迫站在广场上并被殴打。裸体的男人被叫到她们那儿,每人带走自己的妻子。有个人被命令剥下他的十六岁的妻子的衣服,他拒绝了。他们威胁这个妇女,要她自己剥光衣服,她拒绝了,回答道:‘你可以杀掉我,但我决不污辱自己。’于是一个警察就要动手剥下她的衣服。村长拦住他,规

---

<sup>①</sup> 指原书第3编附录1《殉难烈士名单》。略去未译。——译者

劝说这将带来麻烦。之后，妇女们又被揍了一顿才获准回家。

“县里所有各村的人们都在查问上述村庄里发生的暴行，他们说象这样的暴行比之 1919 年英帝国主义搞的旁遮普暴行<sup>①</sup>更加恶劣。

“我希望总理和泰卢固部长们前往视察该县被警察蹂躏过的村庄，并赐给人民和平与保障。否则，人民在万分愤怒中就会造反。” [《安得拉之光》(Andhra Prabha), 1946 年 7 月 23 日]

\* \* \*

国大党古迪瓦达区委员会主席 I. 林加亚先生和国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成员 B. 维斯韦斯瓦尔·拉奥先生在报纸上联合发表以下的评述：

“14 日清晨，警察包围了村庄。接着将包括几个共产党员在内的村里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被剥得精光、遭受铁箍棒殴打、裸体游街、并被迫跪伏在甘地雕像面前……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民主政府能容忍这些无耻的野蛮的暴行……他们叫裸体的人们跪伏在甘地雕像前，这玷辱了甘地虔诚和崇高的理想。对于这些暴行绝对必须进行公正的调查……”

\* \* \*

国大党耶拉马鲁村委员会主席耶尼加拉·文卡特拉马亚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本月 14 日我们村庄受到一次查抄。这类查抄是政府的建设性的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共产党员虽然可加以逮捕，但连村中的长老和一些国大党员也被剥光衣服，受到殴打。这在国大党

---

<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反动统治。印度旁遮普省的工业中心阿姆利则是全印反英斗争中心之一。1919 年 4 月 13 日，英国殖民当局趁阿姆利则及附近城乡群众在广场举行大会时，派戴尔的军队堵住广场出口，对赤手空拳的印度人民疯狂扫射，当场大约死一千人，伤两千人。——译者

历史上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种做法使得群众对国大党失去同情和信心并开始仇恨它。这使得国大党委员会不可能存在于农村……”(《安得拉之光》，1949年7月26日)

\*                    \*                    \*

安得拉社会党书记 A. 查克拉达尔先生 1949年7月22日写给“《安得拉之光》”编辑的信中说道：

“本月16日，三百名警察扫荡了克里希纳县加纳瓦拉姆区卡图尔村。村里所有的男人(不问其信仰如何)都被用铁箍棒残酷地殴打，妇女被污辱。

“大约有四百个男人被剥光衣服，裸体游街，在这些男人当中又杂有几个妇女，但没有裸体。

“难道在国大党统治下警察非得这样干不行吗？如果国大党领导人和官员们保持缄默，那末，在乡下势必会出现危急的情况。对这样一种危急的情况，国大党人要承担责任。

“我要求马德拉斯政府下令对该事件进行非官方的调查并严防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安得拉之光》，1949年7月24日)

\*                    \*                    \*

安得拉主要的泰卢固语日报《安得拉之光》在1949年7月26日的社论中说道：

“蛮横无理、穷凶极恶、丑不可言——这些都是强烈的字眼，但即使是这些字眼也不足以描述警察在克里希纳县进行扫荡时的野蛮景象。

“同样的可怕的卑鄙的传说来自各个村庄——把人们集中起来，不分皂白一律殴打，剥光一些人的衣服，裸体游街。

“……依靠这些做法，并不能压制共产党人，而只会造成对国大党的仇恨；不会增长对国大党的忠诚，只会使人们认为英国的统治更好些。

“在他们企图压制克里希纳县共产党人的做法中，不但侵犯了公民自由，而且造成一种局面，使人们不得不感到生为印度人是可耻的。

“除了停止暴行之外，还必须惩办负责官员。

“我们获悉司法部长马德哈瓦·梅农先生把这些事件洗刷得干干净净，说它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是不对的。写信给我们报社的都是国大党人，他们的信是在亲自访问过这些村庄并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写的。”

\* \* \*

镇压群众的暴行是如此野蛮、残酷和肆无忌惮，以致指使和组织警察对村庄进行扫荡的那些国大党领导人自己鉴于人民的愤怒，也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加以指责。

曾抓捕两名共产党员并在贝兹瓦达加以杀害的克里希纳县国大党领导人马鲁皮拉·奇蒂说道：

“国大党‘义勇队’从查抄村庄劫掠来的金钱装满钱袋。酒徒、惯犯成为国大党的领导人……抢、烧、杀正在进行着……”（《安得拉杂志》，4月21日）

国大党人，贡图尔县雷帕莱村五人委员会主席 N. 文卡特拉马纳说道：

“六十名 MSP 驻扎在‘雷帕莱寄宿学校’里。他们来了以后，人们不敢走那条路……最近，一个警察问一个商人关于肥皂的价格，回答是五个半安纳。警察发怒说：‘卖给我们也要这样的价格？’然后走开了。晚间，警察们来了，把商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带到营地里去……有一天，一个牧羊人来到中学校园放羊，警察抢走两只羊，吃掉了。最近，一个兰巴迪族妇女（一个部族的妇女）到这个村里买盐，警察把她抓到营地里，许多人残酷地轮奸了她。当她晕过去时，把她扔在雷帕莱火车站附近……同样，另一个妇女看



完电影后，往她的村庄走，也被抓去强奸……”（《安得拉之光》，1950年5月22日）

\* \* \*

国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主席 N. G. 兰加的兄弟、疯狂反共的国大党领导人戈吉内尼·拉克什米纳拉亚纳说：

“1950年7月26日晚上，皮兰吉普拉姆的警察所副巡官和几个警察查抄努杜鲁帕杜村……在每一家里，畜圈、腌渍瓮、水泥水桶、黄铜器皿等全部打得粉碎，狼藉不堪。一些商人的六、七个蓖麻油罐被砸开，油流满地。

“警察暴行的一个受害者 K. 拉克什米纳拉雅纳对我说：

‘下午四时，警察来了。他们问：你这婊子养的，你是共产党领导人吗？边这样问，边毒打我。我晕过去了。他们毁了我家所有的食品和其他东西，把钱财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房门及畜圈都打破了。’……警察来到 T. 奥布尔·雷迪的屋子里。他和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躲到别人屋里去了。警察闯进他的屋子，拆毁了房屋；砸烂罐子、铜器、畜圈、衣箱等等。

“U. 皮特奇·雷迪遭到枪托和铁箍棒的殴打。他的财产被毁，并被抓到苏巴·雷迪的屋里。（苏巴·雷迪是最大的地主，也是这些查抄的领头人。）当苏巴·雷迪向这条路上走来时，警官问他满意了没有。他答道：‘没有，还没有。应该叫更多的人坐成一排挨揍……’”

\* \* \*

国大党萨泰纳帕利委员会、纳萨拉奥佩特市政所、国大党塔努库委员会和其他许多单位发表声明指责这次镇压暴行。

\* \* \*

马德拉斯公民自由联盟的书记 C. V. 拉贾戈帕拉查利先生给该总部的一个特别报告中说：

“武装的特别警察在科杜尔、韦尔瓦达姆和加纳帕瓦拉姆各村强行抓走七个农民，据说在米拉瓦拉姆附近的布特奇雷迪帕伦枪杀了他们。

“当查拉帕利·纳拉亚纳·拉奥和塔蒂阿赫隐蔽在科塔帕伦附近时，当地豪绅手下的人逮捕了他俩并交给以巡官阿瓦尼加达为首的一伙警察。他俩被枪杀了。这个事件也作为警察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而加以报道。但后来又报道对逮捕他俩的人分别给予赏金。

“莫瓦村的文卡泰什瓦尔·拉奥被豪绅手下的人逮捕，在佩达穆克泰维警察派出所被活活打死。他们用诺言和威胁迫使死者的舅舅默不作声。尸体送到马苏利帕塔姆检验。县法医开了验尸证明书，说这是明显的谋杀事件。可是警察对凶手不作起诉的记录，因为被害者是个共产党员。

“警察带了四具尸体到这个村庄来。他们向地方法官报告说发生了‘冲突事件’。所谓共产党人开火的地点是在沼泽地带，但在死者身上甚至腿上却找不到任何烂泥巴的痕迹。……

“贾斯蒂·拉加瓦亚和穆卡马拉·拉奥在二级特别地方法官维贾亚瓦达面前受审后交保释放候审。每场审讯他们都照例到庭。一天晚上，特别警察将他们从各自的屋子拖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枪杀了。保证人报告地方法官说，被告是被警察带走的。可是付法官下令分别没收了保证人的保证金一千卢比和八百卢比。

“基斯特纳前任代理县法官克罗姆比先生纯粹由于厌恶而不得不辞职。看来他曾收到几份报告质问关于共产党人和武装特别警察之间的所谓冲突事件是否属实。”（《十字路》，1950年9月8日）

前任检察官耶拉曼奇利·纳加布沙纳姆1950年6月25日在马德拉斯公民自由联盟会议上的主席致词中说道：

“事态糟到不堪设想的地步。我们的自由和独立是操在本地领导人和握有政权的人的手中……”

“1948年公布的《马德拉斯镇压骚乱法令》第五条对每个人都是恐怖的。警察可以对人们开枪，不论其人数多少，谁也不得声张。另一条规定了对警官的保护。警官有权随意开枪……这个法令将一般老百姓的生命置于警官掌握之中……这样的权力使得某些警官步戴尔<sup>①</sup>的后尘。戴尔将军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在那个年代里当头头的人就是现在的当权者，他们将任意枪杀之权给予了警官。这是残暴的……我们的日报正在报道这样的消息，说是共产党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杀死几个共产党破坏分子。当你一再看到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时，你将会逐渐地明白隐藏在新闻后面的事实真相……有时，报纸刊登了一些传闻：许多共产党同情者和嫌疑犯被捕并在无人知晓、无法找到的地方被枪杀了。”

“我不得不相信那些当权者为了长久地保住他们的权力，正在蓄意制造严重的局势。”

\* \* \*

这就是国大党血腥恐怖的统治。然而，印度联邦副总理萨达尔·帕泰尔却发动一次谣言攻势，胡说什么共产党搞烧、杀、抢。这位能干的萨达尔之所以能这样做并在官方的报纸上进行反宣传，是由于他已经下令封闭了民主的报纸，箝制了人民的一切言论，取缔了共产党和一切群众组织，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法西斯恐怖和中世纪野蛮统治。

---

<sup>①</sup> 英国殖民军队的反动将军，1919年4月13日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屠杀事件中的刽子手。——译者

# 第二编

## 第一章

### 印度联邦军队长驱直入和接踵而来的局势

#### 1. 印度联邦军队实行干涉前夕

到 1948 年年中，各方面事态的发展，都表明印度联邦政府有可能干涉海德拉巴，强迫尼扎姆参加印度联邦，并镇压如火如荼的特仑甘纳农民运动。对于这样的局面，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成为问题了。

我们确信，在印度联邦军队干涉之后，海德拉巴邦就会被迫加入印度联邦，拉扎卡尔恐怖就会结束，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我们的党和安得拉大会，对特仑甘纳运动，都将进行猛烈的摧残，以求扑灭这场运动。在安得拉地区国大党政府摧残和镇压我党的手法中，我们尝过了这种滋味。那末，我们是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尼赫鲁的军队，反对它为夺走一切斗争成果而对特仑甘纳农民发动的进攻呢？还是应该停止武装斗争，试图采用正常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和鼓动形式，以赢得部分的要求，保持特仑甘纳农民已经取得的部分成就（诸如禁止夺佃、禁止强制劳役或横征暴敛、争取对现耕荒地的所有权），从而把我们自己局限于发动群众、争取

土地立法、规定土地占有数量的最高限额、实行减租，以及争取公民自由权利、选举地方团体、选举邦政府等等呢？

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员、干部、党员和安得拉大会成员，他们曾经没收过大地主及其走狗尼扎姆警察和拉扎卡尔的土地和财产，如果在印度军队实行干涉之后，我们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武装斗争，那末，印度联邦政府会宣布大赦和停止迫害上述这些人员吗？印度联邦政府难道会让农民继续占有那些被农民没收的和已经耕种的土地吗？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它不让农民继续占有，难道农民不会对敌人抢夺土地的行为进行反抗吗？同时，如果我们不支援农民也不象过去那样用武力保卫他们，他们不会认为我们背叛他们吗？

但是，如果我们决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游击队在训练有素和士气很高的印度军队面前可能不是对手，在战场上可能完全站不住。况且，那些曾经同我们一起参加过反对尼扎姆斗争的富农、小资本家和开明地主以及其他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那时就一定会倒向印度联邦政府那边去，因为这些人对尼赫鲁领导下独立的印度联邦政府寄以很大的希望，认为它会满足他们改善经济的渴望。在邦内没有工人阶级的活动，没有举行总罢工或武装起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难道不是一场灾难吗？

如果武装斗争继续下去，那末除了是争取解放以外它还能有什么次要的目标呢？（如实现部分经济要求而进行的局部游击斗争，与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的，当时我们对此完全没有理解。武装斗争意味着解放斗争或革命的武装起义。）

那末，特仑甘纳斗争能成为解放斗争的开端吗？特仑甘纳是印度的延安吗？我们革命该沿着中国的道路前进还是该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呢？参加我们革命的将是哪些阶级，而我们反对的又

是哪些阶级呢？这就是说，1947年创立的国家的阶级性质是什么？革命的阶段和策略又是什么？

这些是被提出而且经过激烈争论的问题，亟待正确回答，妥善解决。

对当时流行的见解和所作的决定，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关于这场争论以及后来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忠告而作的修改，都将在《停止武装斗争》这一章<sup>①</sup>里详细论述。

现在继续讲特仑甘纳斗争。

拉维·纳拉扬·雷迪、埃拉·雷迪和相当多的地区领导人都赞成停止武装斗争，主张在行之有效的范围内采取合法的或其他的斗争形式。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后来还发展了他的理论，认为没收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实行土地分配是错误的，关于这种议论，我们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了。

以拉杰·巴哈杜尔·高尔和马亨得拉等人为首的海德拉巴市委员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指出作为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的印度联邦政府，是和英国帝国主义勾结的，我们必须反对印度联邦政府侵入海德拉巴，提出“独立的海德拉巴”的口号。他们补充说，当然，我们反对尼扎姆纳瓦布，要把他从王公宝座上赶下来，在海德拉巴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这种斗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我们必须对印度联邦政府合并海德拉巴邦的企图进行反击。就在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我党安得拉邦委员会全体一致地公开谴责这个口号，认为它正好帮了尼扎姆和拉扎卡尔的忙，完全违背党关于解散海德拉巴邦的政策，即把这个邦拆散分别同印度联邦内其他相应的语言区合并，成立大安得拉、萨姆尤克塔—马哈拉施特拉和萨姆尤克塔—卡纳塔卡等邦，并在一个人民民主的印度共和国的范围内，在这些邦里建立人民的政权。当时特仑甘纳党的领导人拉

<sup>①</sup> 按指本书第2编第11章。——译者

维·纳拉扬·雷迪、巴达姆·埃拉·雷迪、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都是安得拉邦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出席了这次会议。党不得不严厉地申斥海德拉巴市委，因为它公然违反党的政策，给运动带来损失。

印度联邦政府的电台、报纸利用海德拉巴市委这个声明，发动一场持久的诽谤运动，说共产党人同拉扎卡尔相勾结，从而在全印度民主运动中诋毁并孤立我们。他们绝不提起也不登载我们对海德拉巴市委那个愚蠢而极端有害的声明的谴责。

但是应该注意到，几个月之后，就是这同一个市委，同一些人，却反对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在1951年初，他们首先跳出来公开污蔑特仑甘纳运动堕落为个人恐怖主义、暗杀和枪劫，要求无条件地停止这场运动，要求把那批一直负责指挥特仑甘纳斗争的领导人从邦到区、村各级的领导岗位上撤除职务。这就是他们所特有的革命策略和勇气！

让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虽然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和埃拉·雷迪先生都赞成停止武装斗争，但一经党决定继续进行这种斗争时，他们服从并执行了此项决定。埃拉·雷迪先生在“警察行动”开始后的几个月内被捕了。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950年10月。后来他没有通知邦的领导人，离开他的秘密住所（中心工作地点），来到孟买党的总部，掀起一场反对继续进行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风波，尽管党的中央委员会于1950年12月13日已经作出了关于特仑甘纳的下列决议：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特仑甘纳人民拿起武器，为捍卫他们的土地和自由，开展革命斗争，反对世世代代剥削他们的压迫者。中央委员会对某些要求停止武装斗争的人员所发表的一切声明感到遗憾！中央委员会正告全体党员：当敌人试图消灭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先驱的特仑甘纳斗争时，发表声明要求停止这场斗争，这只能

促使这一革命斗争陷于瓦解。

“中央委员会呼吁党员和全体人民，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巩固和支持特仑甘纳斗争。伟大的特仑甘纳对我们大家就象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的道路，号召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人民的坚强团结，奋勇前进。它将来还是这样。”（转译自泰卢固语<sup>①</sup>）

还应该注意到，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和埃拉·雷迪先生两个人，当他们的兄弟们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了的时候，他们曾经公开地为游击队的行动辩护。

### 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决议

党的安得拉邦委员会决定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即使触犯尼赫鲁的军队也在所不惜。除开其他原因以外，它已感到确实需要立刻保卫特仑甘纳农民的斗争成果，以防止在印度军队支持下即将卷土重来的豪绅和地主企图夺取农民土地。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就意味着背叛战斗中的农民，给特仑甘纳人民运动事业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

因此，在“警察行动”的前夕，党指示所有地区和一切游击队，只要印度联邦军队还在进攻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军队，就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而要独立自主地袭击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警察营地，破坏它们，夺取武器，以现代化的武器重新装备游击队并重新加以训练；等它几个星期，印度军队和地主豪绅匪帮向特仑甘纳农民的进攻就会使群众中产生的幻想和希望陷于破灭，届时，他们就会下决心要求游击队保护他们，并一起进行武装斗争。

事实上，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士邦不到一个星期，向特仑甘纳农民的进攻便开始了。他们发动一次坚决的总攻势，要摧毁所有的游击队以及党和安得拉大会组织。不幸得很，许多游击

<sup>①</sup> 此为原注。——译者



队以及党和安得拉大会的政治组织工作者都未能对付这次进攻，因为他们对印度联邦实行干涉的性质抱有幻想。

有些地区委员会和他们的领导人，如胡祖纳加尔(由多达·纳拉萨亚领导)，布瓦纳吉里(由阿鲁特莱·拉马昌德拉·雷迪和卡特库尔·拉马昌德拉·雷迪领导)，帕尔万查(由纳拉马拉·吉里普拉萨德和普拉纳领导)等地区，邦的领导人如拉维·纳拉扬·雷迪和巴达姆·埃拉·雷迪，都主张停止武装斗争，采用合法的和其他形式的鼓动斗争。只有苏亚佩特—坎曼—马努科塔地区坚决主张继续武装斗争，保卫特仑甘纳斗争的成果。但是，所有这些同志以及持有同样观点的大多数其他同志，当最后作出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决议时，他们都执行了决议。有一些人被逮捕监禁，他们现在几乎全都在右翼共产党一边。

## 2. 印度联邦的“警察行动”

### 人民惩罚拉扎卡尔和豪绅们的罪行

印度联邦政府于1948年9月13日在海德拉巴邦采取了“警察行动”。除了少数巢穴，如科达达和杜拉奇帕利以外，尼扎姆的士兵纷纷向印度联邦的军队不战而降。土邦的统治者尼扎姆纳瓦布本人，在“警察行动”开始后的五天内，即在1948年9月18日，也投降了。

群众和武装游击队利用“警察行动”的机会，袭击许多拉扎卡尔和警察营地，破坏它们，缴获许多武器和物资。但在这期间，人民的游击队与印度联邦军队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当印度联邦军队的炮声轰鸣和空军的飞机在边境上空翱翔的时候，消息象野火般在尼扎姆所有的军营里广泛传播开来。尼扎姆的士兵撒腿便跑，纷纷把武器扔到井里，逃命去了。

## 在苏亚佩特区

苏亚佩特区的群众和当地民兵，把到处逃窜的尼扎姆士兵赶走，使他们遭到严重伤亡，夺取了大量武器。群众也从被印度联邦空军炸死在杜拉奇帕利小丘附近的尼扎姆士兵身上收集步枪、卡宾枪和手榴弹，交给游击队。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行动起来了，他们把正在路上和越过田野逃跑的士兵抓住，给予适当的教训。数以千计的群众也向苏亚佩特城进军，想要袭击那里的营地，夺取武器。但是印度联邦的军队已经先期到达那里，他们把群众赶走了。

苏亚佩特区贾纳雷迪·普拉塔帕雷迪的堡垒式住宅，象海德拉巴的中心监狱一样大，建筑得非常坚固。五千名群众共同把这座大住宅夷为平地。高墙没有留下一吋。他们犁了这片地，全部播上玉米种子，只留下一个坟墓形状的小土堆，作为推翻普拉塔帕雷迪的标志。二千袋的谷子被没收并分配给群众。

## 在马努科塔区

三千名群众和游击队袭击了马努科塔区内利库杜鲁村的拉扎卡尔营地，迫使一百名拉扎卡尔缴械投降。但当他们缴到武器并正想要处决拉扎卡尔中若干最坏的罪犯时，印度联邦的军队进了村，并向群众开火。群众和游击队带着他们所能携带的一切武器撤退。他们击毙了二名拉扎卡尔。

在库马拉昆特拉村(马努科塔区)，属于同一贾纳雷迪家族的另外一座堡垒式住宅，三千名群众力图把它夷为平地。这座住宅建筑得十分坚固，以致他们不能圆满地完成这工作。四千袋粮食在群众中分掉了。

马里佩达村(马努科塔区)豪绅拉马萨哈亚姆·达莫达尔·雷迪豪华的大住宅全被削平了，在废墟上面筑成了道路。群众可以

利用它作为大街，同时这也标志着人民的愿望，可以随时在那里行走，不许豪绅家族死灰复燃。这座建筑物夷为平地后，另一部分地面播上了玉米种子。二千袋的谷子被群众分掉了。

普鲁肖塔迈古登大住宅，贮藏在那里的几百袋粮食被分掉后，住宅本身也被付之一炬。几百名群众把奇卢科杜大住宅的东西搬空，单粮食就搬运了三天，然后用铁棍把它捣为平地。同样，拉伊古登村地主拉格哈瓦·雷迪的粮食也被分掉。当群众在搬运粮食时，游击队在那里放哨警戒。

在卡卡拉伊村(马努科塔区)，属于苏亚佩特豪绅的一座大住宅，被二千名群众捣毁了，从住宅中找出的五百袋谷子也被分掉。

属于地主拉格哈瓦·拉奥的价值三十万卢比的碾米厂及其建筑物被砸得稀巴烂。一千五百袋谷子和另外一千袋的碎米变成了人民的财产。

这样，有计划地破坏人民敌人的建筑物及其他财产，便成为这次运动的特征。在任何村庄里，哪里有堡垒式的大住宅，哪里就可以看到几百名几千名群众向着不共戴天的仇人的堡垒进军。在印度联邦军队越过边境进入特仑甘纳地区的一两天之内，所有这些事情象雪崩一样地发生了。

在马努科塔镇，一万名群众正在解除大批的拉扎卡尔和豪绅的武装，这些坏蛋一直是在袭击人民的。印度联邦的军队开进这个城镇，向人民群众开火，把这些敌人解救了。

9月15日，一万名群众袭击多尔纳卡尔火车站，没收了一万袋谷子，把它分掉了。邻接多尔纳卡尔火车站的帕帕塔帕利火车站，有三百袋大米和二百袋谷子被群众没收分掉。贮藏在加尔拉这个地方的尼扎姆警察和拉扎卡尔所征收来的税谷也全部被群众没收分掉。

贾纳雷迪·普拉特帕·雷迪、古杜尔·兰加·雷迪、平迪波

卢·贾加纳特·雷迪等人的带游廊的平房一开始就由印度军队派兵布哨保护。群众力图对曾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期间犯下罪行的这帮家伙报仇雪恨，印度军队予以制止。

在苏亚佩特区，群众围攻卡萨拉佩杜村一个狗地主，他是杀害二十条人命的刽子手。国大党警察用铁箍棒殴打群众，救出了这个坏蛋。

胡祖纳加尔区贝塔沃卢村柴明达尔的堡垒式住宅，完全被捣毁。在它的秘密地下室里发现的大量白银和银制器皿，也被人民没收了。

### 在詹加翁区

游击队和群众袭击詹加翁区维斯努尔村驻扎在豪绅拉马昌德拉·雷迪堡垒式住宅内的拉扎卡尔营房，并发动了一万名群众。一些游击队布置群众守在邻近的村庄里准备出动，另一些游击队则去围攻这座堡垒式住宅。就在这时候，一百二十名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村来，向游击队开火，救了这个豪绅和他的堡垒式住宅。

曾亲自枪杀几十个农民和拷打几百个农民的维斯努尔豪绅的儿子巴布·拉奥(贾甘莫汉·雷迪)，和维斯努尔村警察所副巡官，这二人都是以残害人民而臭名远扬的家伙，他们没有告知任何人，甚至也没通知特地派驻维斯努尔村的尼扎姆的警察和军队，就从他们的住地逃跑到詹加翁，暂时隐藏在警察局里。但那时一些游击队和几百名群众也到达詹加翁，他们发现巴布·拉奥和副巡官企图钻进正要开往海德拉巴市去的运货火车车厢，以逃脱人民的愤怒惩罚。当群众把火车拦住时，巴布·拉奥最后又躲到火车下面去，妄图逃命。群众发现了这个害人精，把他揪了出来，在他来不及使用手枪前，把他缴械打死。尽管如此，受过他不可言状的残酷迫害的群众，仍然无法抑制他们的愤怒，他们纷纷往他的脸上吐

痰。一位兰巴迪族的老大娘，控诉了巴布·拉奥惨无人道地迫害群众的罪行，唾他的脸。群众对他报仇雪恨就象对墨索里尼一样。对这个恶魔的下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副巡官的头虽然被砸破了，但他仍想趁人不备，乘火车逃脱，群众猛追，跳上奔驰的运货火车，夺取他的步枪，把他捣成肉酱，然后在下一个火车站阿莱鲁站，从奔驰的货车里跳下来。

然而，群众还没能够夺取詹加翁区尼扎姆的警察和军队的武器。他们被一个国大党人欺骗了，他使他们误信尼扎姆的警察和军队会自动缴械投降，但当群众从火车站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比哈里(Bihari)联队已经在那里了。军队除用铁箍棒殴打群众外，还向群众开枪，群众不得不撤退。

拉达努尔村(詹加翁区)的一个拉扎卡尔大营地，被游击队领导的三千名群众袭击。当游击队员开枪向前推进时，拉扎卡尔们躲在墙后。这时，进村的群众从背后向拉扎卡尔猛扑过来，拉扎卡尔来不及开枪，当场被击毙二十三名。群众缴获了营地里的武器、弹药和财产。那些任意虐杀人民的罪犯们的房屋也被付之一炬。

这次袭击的消息迅速地传播到其他营地去，敌人吓得胆战心惊。马杜尔营地(詹加翁区)里的敌人对游击队表示欢迎，给他们戴上胜利花冠，并向游击队一干二净地缴出他们的武器和弹药，要求饶命，他们还向游击队保证要赔偿群众的损失。游击队接受他们的投降，饶了他们，把他们放走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萨拉普尔和切里阿尔营地以及穆什特亚拉区营地，这些营地，通通都在詹加翁区里。在最后的这个营地里，敌人缴出二十支步枪，保全了性命，但他们的财产和柴明达尔的一样，都被没收了。

### 在布瓦纳吉里区

游击队包围了拉马纳佩塔区莫特库尔村的营地，喊话叫拉扎

卡尔们缴械投降。他们顽抗，因而受到游击队的严厉惩罚。与此同时，二千名群众进了村，把敌人的房屋夷为平地，打死了四个敌人。拉扎卡尔的妇女带着孩子跪在游击队跟前，要求饶她们丈夫的命，恳请游击队准许她们进入营地，说是她们会说服并迫使她们的丈夫投降。可是，她们一经进入营地，拉扎卡尔却站在妇女和孩子的背后向游击队开枪，这使游击队进退维谷。如果开枪就会杀害妇女和孩子，他们决定撤退。后来，发现这个营地只有三具尸体和三支步枪，其余的人都安然逃跑了。这三支步枪被游击队收去。警察派出所被摧毁了。

三个尼扎姆的士兵，经过纳尔冈达区埃杜卢鲁村时，被那村的三百名农民追赶。但是，这些士兵开了枪，杀害了两个年青人，然后逃走。也就是这几个士兵，经过博拉拉姆村时，又开枪杀害了两个人。

三十名尼扎姆的士兵，被印度联邦的空军炸死在纳凯特帕利（纳尔冈达区）附近。轰炸一停止，群众就向现场冲去，缴获了二十五支步枪、二挺卡宾枪、一支小盒子枪和其他武器，以及黄金和现款，他们把这些东西上缴给游击队。

在库拉拉姆村帕萨姆·拉米·雷迪同志的领导下，游击队对布瓦纳吉里区的拉扎卡尔营地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迫使他们投降，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在一次这样的战斗中，帕萨姆·拉米·雷迪正在监督拉扎卡尔投降的时候，一些敌人突然开枪把他杀害了。游击队为他们的领导人报了仇，在几天之内，把所有的拉扎卡尔营地全踏平了。但是，帕萨姆·拉米·雷迪同志的牺牲对党和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 在瓦朗加尔区

为了粉碎在瓦朗加尔县的塔蒂孔达村拉扎卡尔营地，游击队

不得不进行一场恶战。敌人的营地只留下十五个士兵，其余几百人都跑到哈努马孔达去。天亮之前，游击队按照计划包围了这个村，天亮的时候，他们围住了营地的平屋，勒令敌兵投降，但是敌兵期望那些跑到哈努马孔达的同伙会回来，因而拒不投降。他们把楼下的门关紧，到楼顶上去准备射击。这种情况给游击队带来困难。但游击队在整个村的周围布哨，继续围攻这个营地。

敌人原想到哈努马孔达去的那些部队会来救援，但是他们没有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被印度联邦军队击溃了。一天半以后，这些敌兵向群众和游击队缴械投降。游击队把他们放走。村里的地主和人民的敌人怕得要死，因为他们是完全依赖这些士兵保护的。一个人民的敌人埃杜马杜拉·西沙·雷迪自杀了。他的儿子阿加雷迪和女婿文加塔·雷迪在逃跑的时候被击毙。西沙·雷迪的兄弟万卡塔拉马·雷迪，把所有的黄金和现款都绑在腰上，躲藏在一个垃圾箱里，用垃圾把自己盖住。但群众发现了，把他拉出来处决了。这个家族对村里的人民犯下了人间所有的残暴罪行。

胡祖拉巴德区科亚达村营地的尼扎姆警察，收到了游击队敦促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这通牒是由波雷迪帕莱的两个农民送去的。警察不肯投降，游击队带领三千名群众向这个营地冲去。但六十名武装警察开枪顽抗，阻止群众进村。一个农民当场被打死。其他的人为了避开子弹都卧倒在地上。游击队开枪反击，警察也卧倒在地上。战斗继续下去，但游击队无力全歼这些敌人，只击毙其中十二人。后来游击队撤退了。

当瓦朗加尔区贾帕格哈德营地的拉扎卡尔企图逃跑时，从瓦朗加尔和詹加翁来的游击队击毙了其中的三个人，其余的都跑掉了，三件武器被没收。

在许多地方，统一的指示传达不到，群众主动地尽力想方设法袭击拉扎卡尔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拉扎卡尔营地所在的房屋以及其他敌人的房屋都夷为平地，几百袋的谷子、农具、铁、牛、绵羊和山羊以及一切拿得到的敌产，都被人民没收。

虽然印度联邦军队占领了城镇和一些重要地点，并救援了当地的敌人和拉扎卡尔，但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印度联邦军队到达这些地区之前，就迅速地行动起来。在这些村庄里，过去由于有敌人的营地存在，分配土地和建立村五人委员会的工作都没有进行，现在这些改革，通过分配几千英亩的土地和设立村政委员会，就迅速地完成了。

### 保护穆斯林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联邦军队竟然救援了土豪劣绅、拉扎卡尔的头子卡西姆·拉兹维，此人对于放火烧毁许多村庄和杀害几百名群众负有严重罪责。与此同时，那些反对尼扎姆暴行的普通穆斯林群众却被抓起来，遭受无可言喻的苦难。那些村庄里的印度教人民尽最大的力量救出这些普通的穆斯林群众，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并从印度联邦军队所恣意强奸和屠杀的暴行中救出了几千个穆斯林家属。

特仑甘纳运动对这个重要的成就应该引以自豪，即正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可能爆发而且象野火般蔓延开来的时候，这些村里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众却团结在一起，而在海德拉巴邦民主运动薄弱的其他地方，仇视袭击穆斯林群众的现象则普遍存在。

### 3. 人民的欢乐转瞬即逝

由于摆脱了拉扎卡尔的残暴统治，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以



为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在许多地方,前些时候,由于驻有拉扎卡尔或尼扎姆的武装营地,他们无法占有豪绅的土地,也无法夺取地主的粮食。现在,在当地游击队和安得拉大会委员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实行土地和粮食的分配。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几天,印度联邦军队侵入不到两个星期,逃到城里或印度联邦地区的豪绅和地主重新回到家乡,插手参加当局大规模镇压群众的勾当,夺走土地和粮食。他们向警察和军队告发安得拉大会活跃的工作人员、游击队员、他们的家属,以及曾经为游击队员(dalam)、为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提供过给养的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些人都成为印度联邦军队残酷迫害的特殊目标。大规模的逮捕、毒打和折磨成了几百个村庄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游击队和地方组织工作者(安得拉大会的和党组织的),被一般的兴奋心情冲昏了头脑。大部分游击队员都放下武器返回家园。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再三发出指示,派遣人员到所有这些地方去,向他们说明遣散武装游击队和放下武器的做法是危险的,指出他们正在如何变成印度联邦军队、警察以及当地地主豪绅们便于进攻的目标。党的领导人劝告他们拿起武器,做好准备,一旦印度联邦军队和新的军人政府向他们发动进攻时立即进行自卫并保护人民。

纪律松懈和麻痹大意之风袭击了各地区和各级的游击队指战员、党组织和安得拉大会的领导人,他们指望印度联邦实行干涉之后,会解除尼扎姆和地主的压迫,建立一个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这造成了大灾难,当印度联邦军队和警察完成了接管尼扎姆的行政权力之后,立刻向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发动残酷的进攻,把土地重新交给地主和豪绅。几千个地方干部、为数众多的各级地区领导人一下子被捕了。对其余的游击队员和领导人则通过大规模清查的方法加以残酷搜捕,一被捕获,就遭到野蛮的拷打、枪杀。

印度联邦政府和它的国大党领袖,在任何时期,都并不急于废除各土邦及其统治者、王公和纳瓦布,把这些土邦合并到邻近的各语言区,建立各民族的真正的民主政权,从而组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印度联邦。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继承英国帝国主义的权力,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制度,发展以攫取利润为动力的工业化。他们在这些土邦里并不组织或鼓励人民的斗争。他们老是讨好王公,指望这些王公会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英国帝国主义在各国中的地位大大削弱,同时,由于人民运动的高涨,它被迫于1947年把它在印度的权力移交给资产阶级地主的国大党。英国人不只分裂印度,而且宣布,印度各土邦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印度联邦自治领,或巴基斯坦自治领,或者保持独立。国大党的领导人极力反对这种鬼把戏,他们强迫印度境内的王公和纳瓦布加入印度联邦。王公们一经同意加入印度联邦,该土邦的人民运动立即被迫停止了。王公们的特权和财产得到保障,他们当上了首席王公(Raj Pramukh)<sup>①</sup>,而许多不同的小土邦则合并起来,组成能够自存的单位,在印度联邦内取得一种特殊地位。到1956年,由于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些土邦才被废除,合并到相应的语言邦里,但王公和纳瓦布的财产和特权则一直保持到1972年<sup>②</sup>。

同这个政策相一致,印度联邦政府试图劝导海德拉巴士邦的纳瓦布参加印度联邦。但在1947年8月15日最后限期以前,虽然尼扎姆—纳瓦布拒绝照办,印度联邦政府仍然同他订了临时协议,

---

① 印度独立初期,全国省邦行政区划分三类:1. 九个甲等邦,基本上就是原英属印度各省;2. 九个乙等邦,就是原先较大的土邦或由若干土邦合并组成;3. 十个丙等邦,多为原先较小的土邦。其中乙等邦的首脑称为 Raj Pramukh,一般译为“首席王公”。——译者

② 本书原著出版于1972年12月。

保证给予他武器、弹药,并保证他的一切其他特权。他和他的拉扎卡尔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去镇压争取并入印度联邦和建立民主政府的人民运动。可是,特仑甘纳人民的土地运动和民主运动却迅速地向前发展。正如印度联邦政府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所一再声称的,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两个县以上的地区,他们威胁说要控制整个土邦了,所以,有必要把印度联邦军队开进去,不仅要迫使尼扎姆同意并入印度联邦,而且还要消灭共产党,也就是要消灭特仑甘纳人民的土地运动和民主运动。当时的总督拉贾吉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这是印度军队实行干涉的目标之一。

所以,当尼扎姆向印度联邦政府投降时,印度政府允许保障他的一切特权和财产,这就不足为奇了。J.N.乔杜里将军的军人统治,和以后韦洛迪的行政管理,都是暂时的局面。到了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宪法实施的时候,尼扎姆就被正式宣布为首席王公。大批的印度联邦官员和大批的警察从邻近各邦引进海德拉巴士邦各个相应的语言区来管理行政。实际上,没有一个旧的尼扎姆的官吏因对人民犯下罪行而受到惩罚。在接管了行政部门以及他的军队与警察深入到特仑甘纳地区的各个角落之后,乔杜里将军的政府就在纳尔冈达、坎曼、瓦朗加尔等县和邻近各个地区发动了反对特仑甘纳人民的大规模攻势,以镇压和消灭人民在土地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

毫不奇怪,当贾伊苏亚博士——海德拉巴的著名民主领袖,萨罗吉尼·奈杜的儿子——到军事长官那里要求给他六个星期的时间,去联系共产党的领导人,商定解决办法,使他们停止武装斗争时,J.N.乔杜里将军傲慢地予以拒绝,并夸口说:他要“在六个星期内消灭全海德拉巴邦的共产党员”。印度军队开进来不到两个星期,野蛮恐怖的军事进攻便开始了,到1948年12月底,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为了迎击印度联邦军队的进攻，保卫并且扩大特仑甘纳人民斗争的成果，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下列纲领：

1. 在开展斗争的老区，保卫已得的成果，同时把斗争扩大到新的地区。在把运动向新区不断扩大的同时，要阻止敌人在老区站稳脚跟，这就有可能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丧失信心，最后迫使他们处于守势，乃至失败。

2. 如果仅仅因为敌人重新侵占某个村庄或某个中心点的阵地，把人民的土地重新夺走，或者因为敌人连续袭击，搞白色恐怖，因而有可能收租或抢夺谷物，或者因为村人民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或被吓怕了，于是，就认为敌人胜利了，人民失败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敌人的进攻力量被摧毁以前，人民已取得的斗争成果完全有可能不断易手，必须作持续不断的努力，必须源源不绝地给敌人以打击，必须把先前的阵地重新夺回来。

如果土地被敌人霸占去了，就一定要使他们无法利用它。群众可以去收割谷物，如果收割不成，也要就地把庄稼破坏掉。必须把敌人从村里驱逐出去。只要有可能，农民必须控制或占领土地，把它保住几个月或甚至几天都行。他们必须力图自己去耕种土地，然后享有收获。不许敌人在这些土地上种植任何庄稼。如果他们种了，也不许他们去收割或享有果实。为土地而斗争必须不顾经济上和肉体上可能受到的损失而继续进行下去。土地可能不止十次而是百次地不断易手。但是这场斗争必须再接再厉，直到敌人从这地区最后被赶走为止。

3. 在老区和新区里——驱逐征收租税和监督征税的所有官吏。

——驱逐柴明达尔、豪绅、地主和农村的官吏。

——孤立那些生活在人民中间但充当敌人走狗的部落和种姓的头头。

——严厉地、无情地对付警察的以及其他敌人的奸细。

——从我们的防护根据地上把敌人的营地扫光或破坏。阻止敌人从外面营地袭击这些根据地，并逐渐使敌人不可能进入这些地区。

#### 4. 几个有关的问题：

——制止地主和豪绅强行夺走人民的土地，凡有可能，就要没收并分配地主的土地。

——领导农业工人和长工们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及为争取最低限度的假日而进行的罢工斗争。

——处理劳动人民的债务问题。利率不得超过村五人委员会(Panchayat)的规定，每一百西耳谷物收八至十西耳的利息。组织抗议罢工和社会抵制运动以反对提高利率，反对对穷人停止借贷。

#### 5. 党和群众组织的建设：

——农业工人应该组成独立的本阶级的组织。安得拉大会应该作为参加民主革命的一切革命力量的人民民主阵线而发挥作用。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凡是赞同安得拉大会的政策，都可以参加这个组织。只有他们才可以选举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并执行村五人委员会的职务。这些村五人委员会是斗争的工具，因此，只有斗志旺盛的人才具有被选举的资格。

——组织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志愿队，给予军事和防卫训练。

——吸收下列人员实行建党：（1）“了解并接受党的目标和纲领的人，即赞同党在游击区所执行的方针、计划和行动的人”；（2）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铁的纪律并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的人；（3）愿意为党牺牲一切，必要时牺牲生命的人；（4）符合人民道德的严格标准，即具有不损害党威信的道德品质的人。党内不允许有酒徒和放荡行为（但正常饮酒或一定范围内的两性关系，只要不损害党的威信和任务，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其他必要的党员条件

已经具备的话)。教育党员,开展秘密活动。

强调要详细指导如何组织小型游击队并开展活动,如何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强调必须在敌军内部进行宣传,必须揭露其他政治党派,并耐心说服和争取追随他们的群众。

## 第二章

### 恐怖统治与反抗

九月底，在还不到两周的时间内，J.N. 乔杜里将军指挥下的军事机器立即向特仑甘纳人民发动进攻。反对拉扎卡尔的正式战争被停下来了。象卡西姆·拉兹维那样在全邦范围内进行屠杀和洗劫的首恶，仅仅被监禁起来，在监狱中享受头等的待遇；其他许多人连拘留也没有，而是释放了事。另一方面，一个镇压共产党人的运动却开始了。

他们在全邦各地遍设拥有数百名军事人员的巨大军营，同时，还把那些逃亡的豪绅、那些人民的敌人和国大党“义勇队”带回农村，以重建他们的统治。与每一个军营并列的是一个国大党办事处，其任务是巡回各村，号召人们向军方投降，并交出游击队员。

在每一个村庄里，他们喋喋不休地强调说：“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尼扎姆已经垮台了。告诉那些游击队员们，从速携带武器投降！你们也要和我们达成协议，交出从豪绅那里拿走的财产、牲畜、稻谷和土地。国大党政府随后将进行土地改革，给你们土地。咱们都是印度教徒，可共产党是俄国的特务，在共产党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要做苦工，任何社会习惯都不会被遵守，所有的老人都要杀掉。所以，可不要相信他们呀！你们应该缴纳地租、谷税和消费税。以后，国大党政府将废除赋税制度。如果你们执意不肯听从我们，那就要受到惩罚。我们有力量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迫使尼扎姆那样的显赫人物不得不乖乖降服，那些共产党徒又算得老几？我们有巨大的火炮能够击中两哩远的目标，我们有飞机能够炸平

许多村庄,我们有坦克能够把路上的所有障碍通通压得粉碎!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你们置若罔闻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

这就是最初阶段他们在农村所搞的活动。军事长官 J. N. 乔杜里将军也在海德拉巴邦发表声明,要求共产党人在一星期以内投降,否则将被消灭。

党的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员立即行动起来,对印度联邦政府的性质进行解释。他们告诉群众说:所谓国大党委员会只不过是豪绅们的委员会而已。号召群众起来保卫自己在斗争中得到的土地、牲畜和村五人委员会,决不要投降。当时有一首在苏亚佩特区非常流行的歌,意思是说:“诸位庄稼汉,细听我来讲,猫鼠不两立,妥协是幻想。”这是拉马纳古登的一位党员同志写的。

军队直接向游击队和群众发动攻击。他们搜集了关于党组织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者的情报:谁参加那一支游击队,那一支游击队重要,谁住得靠近那一口井和那一块田地,根据这些,他们集中力量袭击了这些地方。国大党“义勇队”充当军队的特别情报分队,搜集情报。他们同军队一道对群众行凶肆虐,和拉扎卡尔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

大批军队乘卡车前来一下子包围五、六个村庄,把所有居民召集到一个地点,加以拷打,迫使他们供出谁是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他们通常在上午八至十时干完了这些勾当之后,又跑到小山、丘陵、溪流和丛林中去搜索隐藏的游击队,经常到傍晚才回营地去。这样,他们在一天之内搞完一个居民点,有时在同一天内就搞完了两、三个居民点。这种扫荡的次数、强度和实力都在增加,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反复地进行着。有时也会在同一天内,一下子就包围了二、三十个村庄。

这些就叫做“围剿”,而任何陷入包围圈的游击队是很难脱险的,抵抗则尤其危险。为此,游击队的组织、人数和掩护方式就都



作了一些改变。

我们决定每支游击队的人数不得超过五个人，他们都要穿得和老百姓一样，不得到处炫耀自己的武器，要离开一切可能被包围的地区，如果事先听到风声的话。村民兵队要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完全溶合在一起。

尽管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要保卫我们自己是越来越困难了。人民群众是保护我们的主要力量，但已无法忍受这种有计划的严刑拷问了。在拷问群众这一点上，军队远远超过拉扎卡尔们。群众常常说：“有一只羊就可以满足的人，现在已经被非整头牛不能满足的人所代替了。”（直译自泰卢固谚语：“Gorrelu tinewadu Poyi, barrelu tinewadu Vachhadu”。<sup>①</sup>）

把群众赶到一个地点，进行拷打，迫使群众供出共产党的去向并交还豪绅们的财物，已经成为每日的例行公事。他们还用铁箍棒，用枪托、用罗望子树条毒打群众，不分男女和老幼。有一个名叫西塔帕蒂的军事长官打得特别凶，他经常用刻成铁锤和镰刀形状的罗望子树条打人，在被打者的背上留下了铁锤状和镰刀状的伤痕。

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家属成为特殊的目标。谁要是被逮住，就立即被拖到群众面前，受到非刑毒打和拷问。

## 各种恐怖手段

海德拉巴的军事机构、警察、军队和国大党的拉扎卡尔们把野蛮暴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推行到空前未有的规模，妄想以此来消灭特仑甘纳人民的英勇斗争。

军营遍布于特仑甘纳的所有战斗地区，每四至五哩就有一个。

<sup>①</sup> 此为原注。——译者

军营周围的村庄一天要遭到军队两三次的搜查扫荡，居民要受到百般折磨。各个村庄的群众都被赶到一个地点去，受到毒打。他们还强迫群众带路到森林、园地和小山等处去搜索共产党人，强迫群众提供情报，而如果抓不到什么人的话，又要挨打。

在马努科塔区的托鲁鲁和其它村庄，在胡祖纳加尔区，他们把群众用绳子绑着，然后用滑车之类的器械（就象人们从井里吊水一样）把人高高吊起来，又突然地将他摔在地上。士兵还把群众捆在粗麻袋里，从墙的一边越过墙顶扔到另一边去。

有些士兵抓住群众的手臂，有些则抓住他的腿，来回猛晃，另外一些士兵就象踢足球那样用钉靴猛踢他。

群众还被迫集体躺在烈日蒸晒着的沙地上挨打。有些人被倒吊在树梢上，来回摆动，而每次摆到尽头，都要挨打。有些人则被迫俯伏在地，背上架一块厚木板，两个士兵就站在木板的两端，摇摇摆摆地跳舞。

他们用大头针刺入群众的指甲下面，还经常用烧红的木柴或铁来烙群众的身体。他们又用电刑来拷问群众。

在马努科塔一坎曼区，有十至二十五个村庄同时遭到查抄扫荡，数以百计的群众在惨遭毒打之余，还被迫在开动的卡车前面使劲地奔跑，速度稍慢一点的，就要绑在卡车后面硬拖。

他们把泰塔拉帕杜的村领导人维拉斯瓦米同志的手和脚从背后绑起来，强迫他用肘和膝在地上爬行。当他鲜血淋漓、实在爬不动时，头部又遭到铁箍棒和石块猛击，因为他拒绝透露地区指挥员萨特亚姆的去向。目睹这种惨状，妇女和小孩子们都愤怒起来了，他们往警察身上撒沙土，咒骂他们。

依伦社区贝塔拉帕杜村的全部群众没有不挨过打的。他们被迫躺在地上，身上放着大石头，那些士兵就穿着钉靴在他们身上边跳舞，边问他们：“现在，你们说！共产党在哪里？”“是国大党的统治

好,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好?”经过这般折磨之后,群众被关进坎曼监狱里去。

在马努科塔区的马内古登普莱帕利和贾亚拉姆,群众被迫躺在地上,人们骑着马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在洛亚帕利及其周围各村,群众被丢入荆棘丛中,士兵们穿着皮靴在他们身上践踏。他们还被迫在正午的烈日下,用肘和膝在荆棘丛中爬行,到处血迹斑斑,有三百人昏迷过去。干完了这一套纳粹式暴行后,这些士兵问群众到底交不交出共产党,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决不会交出他们!”

在纳尔冈达、瓦朗加尔和坎曼、卡里姆纳加尔和海得拉巴等县的两千多个村庄中,有三十万人受到上述种种暴虐折磨,有将近五万人被捕拘留几天至几个月,五千多人受到若干年的长期监禁。

### 蹂躏、强奸妇女

在蹂躏和强奸妇女方面,国大党的拉扎卡尔们和士兵们甚至远远超过了尼扎姆的拉扎卡尔们。下面略举他们所犯的罪行:

在苏亚佩特区的拉吉帕杜,一个分娩刚三天的妇女被强奸。

在邦吉尔区的泰努贡塔,一个孕妇被强奸。在纳里古登,一个前一天刚分娩的妇女也被强奸。

在坎曼区的普什帕武鲁和邦吉尔区的耶拉帕杜,甚至连十岁的女孩子们也被强奸。

这些畜生们在伊伦社区的巴拉帕拉强奸了二十个妇女,在同区的锡马拉帕杜强奸了七十人,在詹加翁区的纳尔梅塔和楠加努鲁等村庄强奸了八十人。

在尼拉亚古登,因为村里的群众拿大米供应游击队,所有年在十二岁以上的人全都挨打,十五个妇女被野蛮地强奸。

根据到手的数字,在第一年中被强奸的妇女就达一千多人,在整个时期中则有好几千人。被这些畜生们轮奸而致死的超过一百人。

他们用铁钳把妇女们的乳房扯出来夹烂。婴孩们就在他们亲妈妈面前活生生地被杀死。

在内雷达,有七十个妇女被剥光衣服,将蜥蜴缚在她们的大腿上,然后往伤口撒辣椒粉。

### **疯狂的屠杀:活活烧死、活埋、集体屠戮**

昌杜帕利的**兰加亚同志**被绑在马车上活活烧死,他高呼“共产党万岁!”(Communist Party Zindabad!)而光荣牺牲。

**拉穆卢同志**在米尔亚拉(苏亚佩特区)的一次“围剿”中被捕,由于无法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秘密,他就被缚在一辆卡车后面,在公路上拖到粉身碎骨为止。

**科波卢(纳尔冈达区)的维拉亚同志**也被缚在卡车后面活活拖死。

在苏亚佩特区努坦卡鲁附近,一位游击队员被缚在一辆牛车的车轮上,当公牛受到猛力抽打之后,他的身体也随之压碎了。

奇塔科杜尔的组织工作者**文卡塔·拉马努贾查里同志**惨遭枪击,在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被活埋了。

**维斯努尔的穆塔亚同志**和**卡拉马拉切鲁武的阿皮·雷迢同志**都被放在干草堆中活活烧死。

**穆加利帕卡的卡瓦利·纳拉亚纳同志,桑加亚同志**和**邦吉尔区的普利加拉的三位农民**都被活活烧死。

游击队领导人、**马卡普拉姆的甘吉·沙泰纳拉雅纳同志**和**哈里真·穆塔亚同志**的眼珠被挖了出来,睪丸被割下,塞进他们嘴

里,然后全身被斩碎。

两名科雅农民被纳萨姆佩特区的佩雷帕利营地的士兵踩死在荆棘丛里。

**雷迪马拉·巴卡亚**(马努科塔区库马里昆特拉村)的头被巨石打成肉酱。纳萨姆佩塔区艾拉普拉姆村的**罗萨亚**被迫仰卧地上,用岩石砸头致死。

某村的领导人**托托里·耶姆帕利**被捕后,被推入热沙中翻转了几个小时,再加以殴打,皮都脱掉了,后来被关进科塔古登营地中死去。

纳拉萨姆佩塔区阿肖卡纳加尔村的一名战士,被热汤浇到身上,连皮都掉下来了,但他拒绝泄露任何秘密而光荣牺牲。

他们在殴打了**拉格胡·拉穆卢**之后,还用辣椒粉擦他的伤口,用滚烫的水浇他的赤裸的身体。他被绑在另一位同志**巴里·纳拉亚纳**的尸体上,被恐吓说要把他活活烧死,但他拒绝泄露任何秘密。

诺穆拉村的**耶拉斯瓦米**同志,农业工人家庭出身,一个可靠的交通员,核心组织工作者,在试图同马努古塔区建立联系中被捕,受尽了各种苦刑,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割了下来。他们用铁钉钉他,用热烙铁烙他,都无法使他泄露秘密,最后把他枪杀了。

贾纳加翁区索利普拉姆村的**贾卡亚**在警察派出所里被刺刀刺伤之后,再放在墙头上,双手双脚都挂着重荷,受尽折磨而死。

在帕尔万查区的阿拉帕利营地中,在九月的某一天,有四十五人被枪杀,其中有十八人是共产党员。屠杀陆续不断,在四天内杀害了一百一十九人。据估计,在这个营地一共杀害了三百多人,其中有四十六名党员。

在加德帕杜和贡达拉营地,有三百人被枪杀。

在加迪帕杜及其他为从森林中撤出的科亚族群众而设立的营

地中，在两个月内，将近一万人死于霍乱。警察枪杀了一百二十人，以强迫群众撤离自己的村庄。

## 损失大批领导骨干

在印度联邦军队插手干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大量的领导同志在坚持工作和保卫人民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坎曼—马迪拉地区的马查·维拉亚、甘加瓦鲁·斯里尼瓦斯·拉奥、B. 塞沙亚、索亚姆·甘古卢、昆贾·穆特亚卢等同志；米亚拉古达—胡祖纳加尔地区的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瓦拉巴内尼·西塔拉马亚、穆塔瓦拉普·文卡亚、巴利贾·拉穆卢、韦迪里·拉吉·雷迪等同志；穆纳加拉的孙卡拉·文卡塔帕亚、戈拉·穆塔亚、文加拉·帕帕亚等同志；苏亚佩特区的孔达拉·雷迪、约翰·P. 西塔拉马·拉奥、阿尼雷迪·拉米·雷迪、瓦特斯亚和比姆拉等同志；布瓦纳吉里地区的帕萨姆·拉米·雷迪、拉马努贾查里、科坦达·拉米·雷迪、加利·哈努马亚、苏亚纳拉亚纳、派拉·拉马昌德拉·雷迪和古塔·西塔拉米·雷迪等同志；贾纳加翁—瓦朗加尔地区的加贝塔·蒂鲁马拉·雷迪、雷库拉·拉克什马·雷迪、萨穆埃尔和艾拉亚等同志；马努科塔地区的东德蒂·普拉亚、甘德拉·昌德拉亚等同志；以及梅达克—海德拉巴市的兰加查里和科马拉亚同志等等。这些仅仅是印度联邦军队插手干涉以来英勇牺牲的五百来个党的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领导人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关于上举烈士中一部分人的生平事略，将在第十章中述及，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在特仑甘纳和安得拉地区光荣牺牲同志的名单，将列在《附录一》<sup>①</sup>中。遗憾的是，在五年光辉战斗历程中献出自

<sup>①</sup> 本书未予译出。——译者

已生命的近四千名烈士中，我们仅能举出几百人的名字。

## 白色恐怖的破产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持续一年以后，人民群众仍然把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坚持下去。

强奸孕妇、活活烧死群众、见人就开枪——尽管他们干尽了这些纳粹式的暴行，人民群众还是在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不屈地坚持斗争。群众把那些依仗军队帮助重新统治农村的豪绅们和贾吉达尔们赶回城镇去。即使经过一年之后，政府还无法稳定它在农村的统治。

从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孔达·文卡塔兰加·雷迪以及布尔古拉·拉马克里什纳·拉奥和切纳·雷迪博士（全是疯狂的反共分子）在纳尔冈达和瓦朗加尔巡视回来后所写的报告（载于《戈尔孔达日报》1949年7月15日）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共产党组织的村五人委员会在照常活动。他们处理村中的每一件纠纷，把地主们(Pattadars)撵走，并占领了土地。由于共产党的活动，土邦村长和村司帐们都不敢走到这些村里去。村五人委员会还为组织示威、集会和节日活动等而募集经费。

“那些在‘警察行动’后重回农村的人们（记者按：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绅士）又因为有共产党活动而正在纷纷逃回城镇去。警察派出所也不能从农村中收到每周一次的定期报告。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的骚乱和暴动行为(1)正在与日俱增。某些高级官员和国大党工作人员都说，共产党没有恰当地分配土地，而如果能够恰当地分配土地的话，社会治安是可以维持的。

“为什么农村学校不能开学？为什么农民要坚持只有他们自

已挑选的教师才能任教？某地有一个学校是在答应教学生学会布拉-卡塔的条件下才开课的。为什么农民要砍下那些没有编号的棕榈树？为什么许多地方未经政府许可就擅自开设了棕榈酒铺？为什么农民不经森林管理官员批准就乱砍森林里的树木？就我们所看到的，都还没有实行征税。有些地方，政府官吏从来没有设法向老百姓征税。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春收农作物税(rabi tax)已在征收。”

### 政府官员所透露的关于特仑甘纳 的斗争情况

这里有一份同海德拉巴某高级警官谈话的简短记录，登载在当时秘密发行的一个刊物上：

“问：这个邦的共产党活动已经平息了吗？

答：没有！他们还在活动。他们还在到处为非作歹。

问：他们在干些什么？

答：他们组织了武装游击队。他们不同军队正面作战，而分散到村庄中去。村庄中只有三四个财主占有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其余的老百姓全都穷得很。这些游击队进入村庄，鼓动穷人们起来杀掉财主，砸烂他们的财产。

问：共产党强奸妇女，抢劫财产，刺杀旅客，难道这些都不是事实吗？

答：不！共产党从来不干这一类事情。读了报刊上的报道，也许你会那样推论，但他们不是这样干的。他们的暴行都是专门针对绅士先生和贾吉达尔们的。他们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问：为什么政府扑灭不了他们呢？



答：啊！政府做了各方面的努力，但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困难的。每十至三十个村庄就设有一个警察营地，由一个巡官级的警官负责。事实证明他们不可能扑灭共产党。农村中的老百姓不肯帮助政府，反而暗中帮助共产党。共产党有武器，所以警察不敢走近他们。每当警察出动扫荡时，都要把遗嘱托营地的朋友转给家属，担心自己回不来，由此可见他们害怕到何等地步。没有人确信自己一定能从扫荡中安全回来的。警察中这种幻灭情绪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都是从马拉巴尔和迈索尔来到这个陌生地方，离家有好几百哩远。薪俸没有增加，即使付给现款，农民也不肯供应乳酪和牛奶，而只能依靠武力硬要。现在牛奶完全搞不到了。老百姓一听说扫荡即将开始，就把所有牛奶、乳酪倒掉。由于这些原因，警察也干了一些暴行。老百姓猛烈地抨击政府，他们在警察扫荡中备受损害，尤其是那些靠近警察营地的村庄。老百姓十分害怕警察。

问：为什么政府不增加警察的薪俸呢？

答：警察对于不增加薪俸怀有强烈的不满。他们曾通过正当途径向军事长官提出增加薪俸的要求，但毫无结果。军事长官严厉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受共产党的影响。……现在有四个县受到共产党的威胁，其他县份尽管还没有发现什么活动，但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警察向老百姓开枪后，要把子弹壳拿给长官看，否则就要受到重罚。政府怀疑他们把弹药卖给共产党和老百姓……”。

在游击队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下，即使在印度联邦军队插手干涉十个月之后，豪绅、地主及其狗腿子们仍然无法在他们的村庄里安身。

## 第三章

### 克里希纳林区(纳拉马拉)

紧接着印度联邦政府军队采取“警察行动”之后不久，特仑甘纳运动的各个地区就期待着它会带来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以取代旧的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这个民主政权将会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保证他们生活好过一些。许多游击队员和组织工作者被这种普遍存在的兴奋情绪冲昏了头脑，因而放下了武器。但是一当地主们卷土重来以及印度联邦政府在所有地区加强了军事和警察的镇压以后，游击队就重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采取各种反对地主、奸细和警察的自卫行动。

但是就在这个地区，地区领导却在1949年的整整一年中坚持非武装斗争的路线：(1)解散游击队，把武器堆积起来藏好；(2)在一个有力的秘密党小组网建立起来并能采取行动对付地主及其走狗以前，对这些分子不采取行动；(3)不采取反对警察和军队的行动，因为害怕这会导致可怕的镇压并破坏我们所可能建立的任何组织；(4)群众自行设法保卫业已分配到手的土地和牲畜，而不要再期待游击队前来袭击敌人；(5)解散村人民委员会。

这个地区的委员会认定，它所提出的关于进行局部经济斗争和党组织不公开的方针，在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形势有新进展以前，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他们说来，如何保卫已经获得的斗争成果，如何在野蛮的镇压下保卫党和各种群众组织，这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等于在敌人面前仓皇逃跑和屈服投降。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及其进程。下列描述，

是从各地组织工作者呈交党的邦中央的报告中摘录出来的：

“在佩达古登村和加拉贡塔帕伦村，群众一听到地主拉马昌德拉·雷迪在印度联邦军警的护送下已经动身返回米尔亚拉古登，随时可能在村里出现时，他们冒雨重新升起了红旗。不升起红旗就意味着村里的群众不反对这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卷土重来，这个恶霸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应对这个村多次遭到扫荡负责。军队查问是谁破坏地主的平房。群众回答说：这是共产党干的，从而给反动军队上了一课。这就是群众的情绪。”

“从1948年11月中旬起，军警就对塔达卡马拉地带加强搜查扫荡。12月8日，从瓦达帕里到塔达卡马拉这一片五十英里（八十公里）的地带，有二千多名来自莫泰库尔和比马瓦拉姆军营的武装人员日以继夜地同时开展扫荡。许多游击队员和组织工作者被捕，有些人投降。在残酷的刑讯下，有些被捕者吐露了些消息。但是，士气还是高涨的。在这些扫荡中及其以后的短时间内，游击队进行反击，向莫泰库尔军营开火，击毙了两名警察；军营撤走了，但在重兵增援下又重新建立起来。游击队破坏了比马瓦拉姆和卡马蒂普拉姆的地主们的烟草收获，不仅分掉了这两个村的地主们的稻谷，而且还把托普彻拉、梅达加拉帕利、奇姆瓦里帕利、帕萨帕杜、卡马萨加拉姆等村地主们的稻谷以及巴巴萨赫布佩特村豪绅们的稻谷也都分配给群众，数量达到一千公担左右。农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组织得很成功。在这个有五十到七十个村的地带，群众成功地收割了五千英亩土地上的庄稼，其中包括一千英亩水田，这些土地都是早些时候分配给他们的。”

“敌人一个地带一个地带地搜查，大规模逮捕以前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用难以尽述的暴行迫害群众，阻止他们给予任何掩护或帮助。他们对苏亚佩特区的佩努巴杜中心点、纳尔冈达区的切鲁卡帕利和纳克雷卡鲁中心点进行袭击，迫使游击队

和组织工作者撤退。在塔达卡马拉中心点，群众在猛烈的扫荡中被迫随同军队在田野里搜捕党员和游击队员。群众不但不抓我们，反而告诉我们暂时躲到隐蔽地点去，以后再回来。

“在任何村庄，我们都不能留在房屋里，因为在扫荡中每间房屋都会遭到搜查，陌生人在当地地主的指认下都会被发现。我们把自己分成两人或三人一组，混杂在田野里的群众当中去。起先敌人找不到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全部撤离这个地带，村里的村司帐们又开始征税，但是游击队打死了查拉马蒂村的村司帐，因此，反动村长和村司帐们不敢再回到这些村里去征税。

“但是愈来愈多的军营日益密集地设立起来了，扫荡日益频繁。我们被迫从这个地带完全撤走。地主及其走狗在我们撤退后又再次嚣张起来，并开始向警察检举村干部。这使得总撤退成为必要的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地区领导上却强迫我们放下武器。我们向领导恳求说，我们十个村的中心点(泰塔贡塔)有三十名干部已经暴露身分，如果不给他们武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敌人的扫荡中牺牲，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在地主告密出卖或企图把他们提交军警时，他们就无法进行自卫。但是领导上对这些意见无动于衷。于是在塔达卡马拉、切鲁库帕利、内克里卡尔等地的干部，除极少数以外，全都马上被捕了。”

——摘自 1950 年初塔达卡马拉地区书记的一份报告。

下面是这个地区的另一份报告的摘录：

“敌人乞灵于即使在拉扎卡尔横行时期也闻所未闻的种种暴行：把群众抛到多刺的仙人掌丛中，然后穿着带有沉重蹄铁的军靴践踏他们；强迫他们在烈日下爬行好几百公尺；把人倒吊在树上，用穿靴子的脚把他们当球踢，又突然松开绳子，使人从树顶上猛摔在铺有鹅卵石、石头之类的硬地上；把妇女的头发剃光，强奸她们。

上述这些就是敌人暴行的几种方式。他们枪杀了邻接我区的苏亚佩特区的两三支游击队队员。穆纳加拉-帕尔加纳一带的几位重要同志也被枪杀。

“敌人勒令群众把已分配的土地和牲畜还给地主和豪绅们，他们要人民交出共产党员。他们还要群众向债主和地主还清一切旧债。但是，总的说来，群众拒绝交还土地和牲畜。

“地主及其走狗们在这些经常性的扫荡中又神气起来了，并开展了敌对性的宣传活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劝说’群众交出共产党员。在塔达卡马拉一带的地主力图‘说服’群众，对他们说‘假使我们把共产党员交给政府，共产党会对罪犯采取行动，把罪犯马上打死。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共产党员交给政府，警察和军队来了，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使我们大家全都遭受各种苦刑。与其遭受这些苦刑，不如把共产党员交出来好’。但是群众对这些话毫不理睬。

“有一次，塔达卡马拉的地主及其走狗们紧追了两英里把当地一个组织工作者抓住了（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们把他带到村里，准备随后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全村贫苦的男人妇女都围上来，要求释放他，还说，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答应把他交给警察。地主们吓坏了。群众把这位同志带到自己家里，招待他洗热水澡、吃饭，并把他送到安全的隐蔽处所。

“还有一次，在另一个村里，一位同志被地主们抓住，群众蜂拥而来，强迫地主们把他放走了。

“内雷达切拉拉和维贾亚纳加拉姆的群众对地主展开斗争，不交出他们的土地。达查瓦拉姆村柴明达尔的儿子以及法泰普拉姆村的柴明达尔（科塔吉里·拉奥）在几个国大党“义勇队”的伴随下到了达查瓦拉姆村，全村群众把他们包围起来，用最尖刻的语言咒骂他们，当他们逃走时，差点被杀掉。这些柴明达尔带来了尼扎姆的警察和拉扎卡尔，枪杀了这个村的八个农民。

“当军队逮捕她们的丈夫准备送去审判时，维贾亚纳加拉姆的妇女们包围了军队的卡车。军队用多刺的树枝打她们，她们仍毫不退缩，坚持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军队最终只得释放了他们。

“在穆纳加拉-帕尔加纳，拉马萨穆德拉姆的群众在村里的军营前面停留两天，要求释放村的领导人。军队开枪把他杀害。群众要求把尸体交出来，并且坚持不走，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所爱戴的领导人孙卡里·文卡塔帕亚的遗体，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对殉难的领导人表示悼念。

“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仅仅看到群众对敌人暴行所感到的暂时恐惧，而不了解群众对我们的爱护和信赖。领导上既没有看到群众对敌人的憎恨，也没有看到群众在听到游击队在德瓦孔达和米尔亚拉古登一带打击敌人的消息时所表现的热情。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仅仅看到我们的损失和敌人的集结，就决定停止武装斗争，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只进行局部斗争和在不采取行动反对地主和警察的基础上建党的纲领。他们要求我们放下武器。”

## 解散游击队这一政策的灾难性后果

“随着游击队的解散，村里的地主、敌对分子以及刑事调查局人员又趾高气扬，他们胆子壮了，开始向敌人报告我们的行踪，带领敌人来袭击我们的村庄，逮捕我们的干部。

“警察终于知道我们已解散了游击队并已分成三人一组，又都没有武装。这种消息使他们壮了胆，穿着普通群众的服装，衣服里暗藏现代化武器，常常两三人一伙来搜捕我们。我们无法袭击他们，夺取他们的武器，因为我们身边没有武器。

“在孔德拉波卢，大坏蛋维拉·雷迪和拉米·雷迪公开留住在村里为非作歹。他们抓到了赛杜卢同志，加以折磨后，交给警察枪

杀掉。伊鲁库古登的地主们抓到了拉丘卢同志，吉拉普拉姆的地主们抓到了阿姆里塔姆同志都交给警察枪杀掉。波蒂雷迪古登的地主们抓到了两位同志，包括一位党组书记，托普彻拉的地主们抓到另一位同志，全都交给警察。在内雷达切拉拉，臭名昭著的坏蛋阿南塔姆、塔拉·昌德拉亚和拉穆鲁，这些人过去参与过多次的暴行和强奸，现在又交出了我们两位同志，还计划逮捕我们所有的重要同志，幸亏当时我们不在那里。

“当地的同志们讨论了形势，请求允许处决这些对我们的同志被害负有责任的地主，但是地区委员会不批准，仍然坚持其不采取武装行动的主张。佩努巴杜的组织工作者一再要求惩罚这个地段的奸细，但是，在地区委员会的严格指示下，我们无法批准他的要求。

“在奸细破坏和地主及其走狗们引来军警加强袭击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同群众保持接触也感到困难了。群众厌烦起来了，他们一再要求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消灭敌人。群众开始问我们的游击队到哪里去了，他们对于不消灭敌人的情况还要静待多久！

“我们对这种局面也感到忍无可忍了。我们袭击了阿拉加普拉姆和内雷达彻拉的打手们，于是打手们和狗地主们又再开始从农村逃到警察营地和城镇去。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被迫采取了这些行动，我们一定要给敌人无情打击。不过当我们对敌人采取任何行动时，所有的已经暴露身分的干部，不论是党员或积极分子，一定要从村里撤走，至少也要暂时撤离，否则敌人就会枪杀他们。

“1949年12月，根据邦委员会的指示，我们终于重新组织了我们的游击队。塔达卡马拉、穆纳加拉、维贾亚纳加拉姆地带的许多敌人被干掉了，他们的财产被砸烂了。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同游击队合作。他们掩护游击队，用各种办法帮助游击队开展对敌斗

争。当游击队隐蔽在附近的森林中，当袭击正在进行的时候，群众在平原地区的卡马拉切鲁武和维贾亚纳加拉姆这两个中心点里为我们提供掩护。村司帐和狗地主从村里逃走了，群众都感到兴高采烈。

“在胡祖纳加尔地带，在莫拉切鲁武，地主萨姆比·雷迪及其打手把我们在当地的干部全都逮捕，其中包括中央的组织工作者德武拉帕利·拉格哈瓦·拉奥和赛杜卢·雷迪，后者被警察枪杀。在阿拉加普拉姆，帕基拉亚使我们当地的干部被捕了。同样，马塔姆帕利、卡普加卢和贝塔沃卢都变成了敌人活动的中心。游击队的领导人维拉巴德拉亚被捕，其他一些人被迫远走他乡。

“1949年1月，敌人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加强扫荡并开始征收畜牧税和土地税；地主对农民施加压力，要农民偿付拖欠的税款、交出土地。这时我们的游击队包围了阿尔瓦拉以及拉马纳古登的警察营地，处决了几名叛徒。征税的活动停止了。但是到了4月，敌人增加了军营的数量和扫荡的次数，地区委员会又强迫游击队放下武器。

“但是，我们6月从印度联邦地区的隐蔽所回来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群众都要求我们‘采取行动对付切拉库蒂的坏蛋们，否则就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你们打算对付他们，我们愿意参加行动’。地区委员会拒不批准。因此，即使当楠迪孔达的主要打手头子文卡塔·雷迪和奇卡蒂·拉克什马亚在酩酊大醉中被抓到时，我们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地区委员会撤销了我们处决奇拉·文卡塔·雷迪的决定，此人是大约十五个村庄的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他对瓦拉巴内尼·西塔拉马亚同志之死负有罪责。

“在文加纳古登，臭名昭著的地主拉马努贾·雷迪手下的走狗头子孔达拉姆·巴拉科蒂经常和军队在一起，指引他们袭击群众。索米塞蒂帕伦的地主们，当我们正在这些村庄活动时，力图逮捕我



们。群众一升起红旗，敌人就无情地加以毒打，象我们袭击拉贾拉姆附近的驻军时，他们就是这样干的。由于我们在斯里尼瓦萨普拉姆、蒂鲁马拉吉里、兰贡德拉、加拉贡塔帕伦等地散发传单，所有这些村庄的群众都被迫在地上爬行并遭到毒打。

“因此，认为只是因为我们的袭击了警察或处决了地主恶霸，才会招致敌人的镇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敌人使用暴力时不消灭他们，连保存自己也是毫无保证的。

“到了1949年12月，根据邦委员会的决定，我们重新组织了我们的游击队，撤销了地区领导所规定的路线和指示。”

## 农业工人的斗争

“1949年6月，紧接着实行‘放下武器、不采取武装行动’的路线之后不久，我们在胡祖纳加尔一带的卡马拉切鲁武和梅拉切鲁武地区组织了工人罢工。开始，我们还能取得一些局部的成功，但是在我们能进一步扩大战果以前，敌人就带来了警察，当地地主开始逮捕我们的干部交给警察，正如德·拉格哈瓦·拉奥和赛杜卢·雷迪的案件一样。我们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得以为所欲为，任意横行。

“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我们在蒂鲁马吉里和其他六个村庄组织农业工人罢工，但是敌人的扫荡开始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和另一些人被迫逃亡。只有在内利卡卢、钦塔帕伦和孙凯苏拉，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因为在那里我们早就把打手们以及警察的走狗赶出了村庄。12月，在收获季节里，我们又组织大约八个村庄的农业工人举行罢工，甚至还使某些村庄实行了每日工资十个西尔<sup>①</sup>稻

---

<sup>①</sup> 西尔(seer)，印度计重单位，各地标准不一，按政府规定，一西尔约合0.933公斤。——译者

谷的制度,但是敌人包围了这些村庄,开始逮捕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经过极大的困难,才勉强保全了自己。

“在维贾亚纳加拉姆中心点,农业工人举行罢工,赢得了每天增加一至二西尔的谷物,但是由于敌人加紧扫荡,此项成果也不能保持多久。在塔达卡马拉中心点,农业工人开始议论,在某些靠近森林的村庄由于获得游击队的保护而增加了工资,他们在这里也应该同样做到这一点。

“在瓦达帕利地带,我们为农业工人的要求而开展了宣传鼓动。但是由于实行对地主不采取武装行动路线,他们的胆子壮了起来,带来警察,把古杜尔和贾普图维拉帕古登村的农业工人压下去了。再次率领这些农业工人进行斗争变得非常困难,这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其他村庄的地主也开始仿效这两个村庄的做法。在穆卢卡拉卡卢瓦,地主及其走狗们把我们党小组的成员一直追了四哩远,只是因为他们避入森林才免于被俘。我们,作为这个地带的领导人,陷入困境之中。我们断定,假使我们不采取行动对付地主,就会既没有农业工人的斗争,甚至也没有党小组的存在,我们就会不得不撤离这整个地带。

“因此,我们把孔德拉波卢、博塔拉帕伦和穆卢卡拉卡卢瓦一带敌视我们的地主及其走狗痛揍了一顿;捣毁了古杜尔村以及其他村庄地主们的抽水机。实际上,我们本来应该消灭穆卢卡拉卡卢瓦的匪帮,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上级规定的路线甚至不允许干掉这一类大坏蛋。结果,现在他们逃进了警察营地,成为巨患。

“在我们对地主及其走狗们采取了这些有限的行动以后,地主就不敢再嚣张,我们就能够把农业工人发动起来,在我们领导斗争的许多村庄,警察闯进村里,可是没有人给他们提供什么消息。我们实际上在十四个村庄领导了农业工人的罢工。在其他十一个村

庄，农业工人自己干起来了。在这些罢工中我们获得全胜。但是当我们的活动减少下去时，地主阶层企图要我们同意让他们回来。他们嗾使军警扫荡村庄，如果对地主采取有力的行动，我们是能够保住胜利果实的。

“1949年11月，短工、长工以及手艺人又掀起了另一场农业工人的罢工浪潮。他们赢得了在收获季节每天六西尔稻谷的工资收入，而象拉亚纳帕伦（拉马普拉姆）这样一些土地肥沃的村庄，每天甚至可以得到十西尔的工资收入。分成制佃农获得三分之二的收成，而以前只有三分之一。这些罢工席卷了许许多多村庄，大量群众参加进去，罢工呈现了新的局面。妇女们同男人一起出面向地主干开展斗争，没收地主家里的粮食自行分配。她们拿起小刀或任何可能拿到手的武器参加示威。

“在10月摘花生的季节和1950年1月到2月间短期作物‘瓦里加’（variga）收获期间，都有罢工发生。所有这些罢工都是由在斗争过程中成立的罢工委员会领导的。

“地主们对这些罢工的浪潮感到惶惶不安，罢工者的士气日益高涨，甚至连城镇里的洗衣工人也受到影响。由于同他们没有联系，我们不能领导他们的罢工。但是我们挡住了从文卡塔德里帕伦来的在罢工期间找工做的人，不让他们到城镇去。城镇的洗衣工人也赢得了他们所要求的東西。

“政府看到洗衣工人罢工的成功和农业工人的罢工浪潮，就象一条疯狗那样加紧了搜捕扫荡。成千的武装人员扫荡了森林区。由于这些搜捕扫荡，地主阶级又重新趾高气扬，大搞阴谋诡计。他们把我们的行踪通知敌人，他们交出了拉克胡卢、阿姆里塔姆和韦迪里·拉吉·雷迪等同志，并使各村罢工领导人被捕。假使我们经常采取行动对付敌人，并且干掉几个最坏的匪徒，他们就不敢那么嚣张。再则，我们本来应该把所有已经暴露身分的干部都吸收

到正规游击队中去，并撤往森林地带。但是我们当时却在执行一项不搞武装游击斗争、不吸收新游击队员的政策，也没有想把运动扩展到新的地区去。”

## 关于土地问题

“在穆昆达普拉姆，有个名叫库马里·穆塔亚的农民不肯放弃他的土地。他受尽折磨而死。在临死前口中呐呐地说：‘这块土地是我的，我决不放弃它。’甚至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兄弟和妻子仍然坚决守住这块地。他们说宁死也决不放弃这块土地！”

“在莫杜卢昆塔，地主拉马拉克什米带着警察把一个兰巴迪族农民打得遍体鳞伤，因为他占有了土地。事后，他不敢继续耕种这块土地。他的妻子激励他，他们俩又在这块地上犁土翻耕了。后来游击队把这个行凶的地主狠揍了一顿。”

“我们看到，单单宣传说：‘土地是你们的，你们去耕种吧’，这是毫无结果的。地主正在利用我们的‘不搞武装斗争’的路线，唆使警察和军队去迫害农民。我们决定狠狠地揍他们。游击队处决了那个带领警察把库马里·穆塔亚折磨致死的地主。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新的兴奋心情在农民中间传播开了。”

“在孔德拉波卢附近，那里驻扎着一支一百五十人的军队，附近有个贫农占领了原先被地主夺去的土地进行耕种，而且成功地保住了庄稼。”

“农民要求把被地主夺去的土地必须归还原主，要求把荒地加以分配。我们只允许他们开垦一块有限的林地进行耕种，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允许他们把小森林里的树木砍光，游击队就得不到掩护。”

“只是在那些我们和群众不能保持经常接触的边远的平原地

区，村里的大地主们才能重新霸占农民的土地。在那些设有警察营地的村庄也是如此。在拉加达帕，土马达姆豪绅的土地和苏拉亚帕伦寺庙的土地，都位于那些驻有军营的村庄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地主耕种这些土地。

“在瓦达帕利地区，下列二十个村庄的农民即使在这个时期仍然占据着曾经被地主夺去的土地，并种上了庄稼。

1. 阿纳拉姆， 2. 博塔拉帕伦， 3. 贝吉卡卢， 4. 切纳亚帕伦， 5. 达马拉彻拉， 6. 古杜尔， 7. 贾普图维拉帕古登， 8. 吉拉普尔， 9. 卡拉帕利， 10. 孔德拉波卢， 11. 科塔古登， 12. 梅塔古登， 13. 莫杜拉昆塔， 14. 穆昆达普拉姆， 15. 穆卢卡拉卡卢瓦， 16. 尼拉亚古登， 17. 拉亚纳帕伦， 18. 泰塔贡塔， 19. 维拉帕古登， 20. 维拉帕伦。

“在达查瓦拉姆、埃塔瓦拉姆和科塔吉里，群众并不放弃土地。戈塔帕利、穆昆达普拉姆和瓦伊昆塔普拉姆的贫苦农民来找我们，诉说地主们怎样在打了他们并逮捕了他们的儿子以后，再次霸占他们的土地。他们要求我们出面帮助他们夺回土地。他们说‘你们先出面警告地主一番。我们就一定去耕种这些土地’。可是由于实行‘不采取武装行动’的新路线，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们。我们要贫苦农民在没有我们领导和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全靠自己对地主和军警进行战斗。

“在塔达卡马拉中心点，我们一放下武器，就失去了同各村的联系，但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等着我们去，后来才让土地被地主占去。我们任何一位同志遇到他们，他们就会向他诉说，那些先前分得的土地是如何被某某地主夺走，他们遭受过多少的苦难，并要求我们给指明出路。我们常常宣传说：‘抵抗他们，去把这些土地占了，种上庄稼。我们的日子快要来到了。我们一定会消灭敌人。你们一定要保护你们的党，给我们提供隐蔽的场所。’他们

常常叹息了一声，无可奈何地走开，盼望这样的日子会早早来到。

“同样，在佩努巴杜中心点，因为我们不能和群众保持接触，地主又霸占了土地。但是在‘不搞武装斗争’的路线实行后两个月，敌人的扫荡有一段短暂的间歇。人民群众又立即行动起来，夺回自己的土地，并要收割地主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农作物。地主们慌了手脚，乞求妥协。我们的地方干部领导了这场斗争。在巴托尼昆塔、钦塔昆特拉、内雷达彻拉、塔科拉帕杜、乌特拉帕利、瓦伊昆塔普拉姆以及维贾亚纳加拉姆等村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同样，在卡卢尔、梅达瓦拉姆以及维贾亚纳加拉姆，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要求地主应当按照党所规定的价格出售谷物，否则，他们就要加以没收并进行分配。我们警告了地主，他们被迫把粮食廉价出售。

“敌人又加紧扫荡，地主重新嚣张起来，并开始把我们的干部捉交警察。我们立即决定自己动手干掉钦塔昆特拉、奇拉帕利、内雷杜彻拉和拉瓦拉彭塔等村的地主，但是他们早已逃跑了。于是，我们砸烂了他们的财产，没收了一些。我们杀死了昌杜帕特拉村的敌人。敌人十分沮丧，对警察和军队的保护感到失望。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斗志旺盛起来了。有更多的人出来给我们提供隐蔽的场所并重新夺回他们的土地。在维贾亚纳加拉姆，有个地主要出卖他以前从某贫农那里夺来的土地，这个贫农警告地主不得出卖，因为这块地是他的，并随即占据了这块地。只是在人民群众一再坚持要杀死这个地主时，我们才对他采取行动。在钦塔昆特拉有个农民被关进监狱，他的弟弟就顶了上来，拒绝放弃所占有的土地。在采取这些行动以后，即使在佩努巴杜中心点，地主也只叫农民缴纳三分之一的收成，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袭击他们以夺取这些土地。

“在胡祖纳加尔地带，敌人的扫荡日益加强，由于采取‘不搞武装斗争’的路线，我们让土地问题由群众自行设法加以处理，许多村庄的农民跑来要求我们警告某某地主，使他不敢霸占农民的土地。可是我们不去领导他们，我们认为群众自身不准备战斗。

“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不久，阿南塔吉里村的豪绅立即就重新霸占了农民的土地。奇卢库尔、埃拉瓦拉姆、加纳帕瓦拉姆以及卡普加卢的地主们把已被分掉的土地夺走。然而有些农民不肯放弃在尼扎姆统治时期已经还给他们的土地。

“在一些村庄里，群众向我们提出了土地被夺走的问题。我们常常把他们支走并回答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一些日子，但是你们可别放弃土地，尽管警察打你们，杀你们。’

“我们不能进行干涉，而且允许雷武鲁和拉马普拉姆的地主出卖他们的一部分土地。

“在贝塔沃卢中心点，群众不肯放弃土地，反抗警察的暴行，请求我们给予指导和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帮助他们。他们终于被迫放弃土地，盼望好日子将会来到，他们能再次占有土地。

“在韦利丹达，地主拉姆昌德拉·雷迪和达查拉姆村豪绅的土地被分掉了。他们力图强占这些土地，农民进行了长期反抗，并来请求我们给予帮助，可是我们仅仅对他们宣传不要放弃土地，也不要缴纳地租。但是，由于扫荡加强了，他们终于被迫放弃了土地。

“在贝塔沃卢，有个地主依仗军队的帮助，要农民们把交纳给他的那一份收成另外堆在一起，农民们带着强烈的仇恨看着谷堆说：‘我们怎么能把这些黄澄澄的谷子交出去？即使我们自己吃不到也没有关系，可决不能让地主坐享其成。把它烧掉吧！’可是在敌人加紧扫荡期间，我们在当地的党小组未能满足农民的愿望。

“在布古加达，群众开垦了荒地(poramboku)，加以耕种。在

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地主霸占了农民的牧地，并按每英亩荒地五十卢比开始向农民征收现款。农民和农业工人来找我们，要求我们干掉这些地主，我们回答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以后我们要叫地主全部交出他们所征收的每一分钱。这就是‘不搞武装斗争’的路线。

“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在穆苏姆帕利中心点，敌人得以霸占土地，甚至在村里留下来，因为我们既不到那里去，甚至也不同那里的群众保持接触。

“在拉马杜古中心点，地主们霸占了加拉贡塔帕伦、佩达古登、科萨拉马里、马雷帕利以及亚查拉姆等处农民的土地，但是我们在加拉贡塔帕伦、泰帕拉马杜古、科波卢和切普鲁采取行动对付地主，于是所有这些村庄的地主统统逃跑了，并开始住到警察营地里去。到了收获季节，他们就带领警察来抢走农民的收成。

“在拉贾拉姆中心点，尽管有军队的骚扰扫荡，农民仍能收割地里的庄稼。地主们企图每英亩征收一百卢比现款，并从农民家里抢走粮食，但都失败了。农民既不交出粮食，也没有交纳一分钱。在1949年整整一年中，拉马努贾·雷迪、瓦拉巴·雷迪以及图马达姆村豪绅的土地全都抛荒了。只是由于设立了若干军事据点，他们才能雇长工把这些土地种上。

“在科卡亚古登、苏雷帕利、蒂鲁马拉吉里以及文加纳古登，农民耕种了土地，我们要求他们别向地主缴纳任何地租。在内利卡卢、奇塔帕伦、尼迪加达以及马拉卡彻拉我们帮助农民保住了庄稼。我们帮助图穆昆塔拉、贝蒂文卡纳小村落以及科姆帕莱等村的农民夺回被非法霸占的土地并加以耕种。在这些我们能保持紧密接触的村庄里，敌人甚至在警察和军队的帮助下也无法抢走农民的庄稼。”



## 兰巴迪部落的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游击队

“在纳迪加达小村落里，十个妇女在她们丈夫面前遭到强奸。在科亚古登这个小村庄，妇女们备受折磨和野蛮的拷打，头发被剃光，然而她们仍然继续帮助和保护游击队。在顿加帕蒂这个村落里，比姆拉·奈克因为拒绝吐露游击队怎样在11月间成功地袭击公共汽车的内情而遭枪杀。在梅拉切拉武，就是兰巴迪族的群众帮助我们游击队去追踪打手和叛徒‘萨姆布杜’，他对我们赛杜卢·雷迪同志的被杀以及拉加文德拉·拉奥同志的被捕负有罪责。有很多次，他们带来了有关警察和军队袭击的紧急消息，从而保全了我们游击队。有很多次，给予适当指导，他们就对他们自己的种姓头人和地主开展斗争，就象在梅拉切鲁武村反对曼切家族的地主那样。在亚塔瓦基拉-卡拉帕利一带的小村落里，他们为土地和农业工人的合理工资而向他们本部族的地主开展斗争，并且收回了因受高利贷盘剥或欠交地租而丧失的土地。他们强迫地主们负担重税，以减轻本村穷人们的赋税负担。在梅拉切鲁武这个兰巴迪族人聚居的小村落里，群众保住了他们从开垦林区时就一直耕种着的土地。在卡拉帕利、纳迪加达、钦塔拉帕伦、莫杜拉昆塔以及其它小村落，他们开展斗争，使工资增加了。我们也看到，在这些阶级搏斗激烈进行的地方，许多古老的蒙昧主义的风俗习惯都松弛下来了，他们开始采用进步的风习和作法。”

## 村 委 员 会

“敌人千方百计地想要消灭我们各地的村委员会，重新建立反动村长和村司帐们的统治。但是，他们的希望全部落空了，因为，人

民群众仍然去找那些幸免于被告密和逮捕的正直公道的村委成员，请他们排难解纷。不管争端多大，群众都不去找国大党政府的法院解决。在维贾亚纳加拉姆、梅达瓦拉姆、瓦伊昆塔普拉姆、赛达巴斯古登、帕泰普拉姆以及乔纳拉迪内等地的村庄里，情况都是如此。我们手头没有来自塔达卡马拉中心的报告。当国大党政府觉得它自己无法继续依靠反动村长和村司帐们的时候，它甚至也不得不设置若干由群众选出的人员组成的村委员会。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人民群众是何等热爱这种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人民民主政权。

“即使是国大党政府也无法消灭各地的村委员会，而党的地区委员会却决定把它们解散，此项决定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向这些村委员会内部增派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干部，使他们在这种危急时刻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在内利卡卢中心点和纳迪加杜中心点，我们通过村人民委员会，得以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且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结果，群众对我们也多方相助，他们甚至还参加了抗击敌人和破坏公路的活动。可是，在另一些中心点，由于我们解散了村委员会，我们就无法和群众继续保持接触，也无法把他们发动起来，开展夺取土地或抗击敌人的斗争。

“在胡祖纳加尔镇，由于解散了村委员会，又不开展游击活动对付敌人，因而即使是幸免被捕的正直公道的村委成员，也无法出头露面为群众排难解纷。这么一来，党的组织工作者就不得不在群众前来寻访的时候，处理这些事务，可是他们往往把问题搁置一旁，要求群众耐心等待。”

## 党的组织

“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我们吸收了一大批自愿申请

入党的积极分子。可是，我们未能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足够的教育和启发。因此，自从印度联邦政府军队进犯以后，随着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其中的许多人就逐渐消沉下去了。地区委员会的路线是难以使他们振作起来的，这条路线规定要解散武装的游击队，并打发队员回到各自的村庄去埋头搞当地的斗争。

“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许多地方干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我们要他们回到原地去，向他们‘解释’说，他们在村里还没有暴露过，回去没有危险；而且我们无法对他们全体人员都提供保护。他们不同意在既无武器防身又无隐蔽处所的情况下回到原地去。但是他们终于被迫回去了，其中大多数人随即被捕。

“苏亚佩特镇的一些女同志由于身分已经暴露，想来参加游击队或政工队，可是我们拒不接纳，把她们打发回去。一星期以后，她们就被抓走了。

“在卡拉马拉切鲁武，有两名当地干部想离村参加游击队，我们不肯吸收他们。同样，由于我们不肯吸收奇尔库鲁、纳拉亚纳普拉姆、耶拉普拉姆、布古加达以及马查拉姆等地已经暴露了身分的干部，其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捕了。

“有两个从阿迪维德武拉帕利来的人要求参加游击队，我们不答应。为了避免被捕，他们只好离开村庄跑到印度联邦的村落里去。拉穆拉马从马拉卡彻拉招募了一批积极分子，我们不肯吸收他们，把他们送回原地，理由是无法提供隐蔽处所。我们的整个视野都被一种想法蒙住了：如果我们能够好好保存现有的游击队员，这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又何必在这种时刻再吸收新来的人员，徒然增加自己的负担呢？

“在瓦达帕利一带，从农业工人的几次罢工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我们把其中的一些人编成了若干小组。在这几次斗争里产生了二百多名干部，其中有许多人已经作好准备、甚至强烈要求

参加游击队，但是我们拒不答应。因此，在敌人加紧搜捕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被抓走了；其余的也被迫离开村庄，跑到沿海各县去，以免被捕。”

## 重建正规游击队以后

“到了重建游击队以及地区的党组织重新大力推行武装游击斗争路线的时候，切拉库蒂、马塔姆帕利、内雷杜彻拉、孔德拉普罗卢、阿迪维德武拉帕利以及科普加卢等地都已经变成了国大党暴徒的中心据点。许多‘民团’都是由一帮流氓地痞以及地主的崽子们纠合组成的。

“游击队袭击了这些中心据点，并且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坏蛋。在切拉库蒂，尽管也驻有一支警察部队，游击队仍然袭击了‘民团’，打死了七名团丁，于是这个恐怖中心据点就逐渐平静下来。剩下的‘民团’和地主们扬言他们不会到其他村庄去，只要能够防止共产党人在这个村庄里继续进行活动，他们就已心满意足了。

“在马塔姆帕利，有一处营地驻扎着三十名武装警察和五十名‘民团’，可是游击队照样袭击这个中心据点，并且处决了一名有民愤的地主恶霸和他的老婆。这两个人罪行累累，擢发难数。他们是这个流氓中心据点的主要台柱。由于搞了这次袭击，胡祖纳加尔地带的一百个村庄全都松了一口气。

“在内雷杜彻拉，我们袭击了‘民团’的中心据点，打死了四名首恶分子。其余的‘民团’人员都从营地逃之夭夭，至今不敢在群众面前露脸。

“在孔德拉普罗卢，这里是一个中心据点，驻有五十名‘民团’，而且还设有一个重点警察所。游击队虽未能直接袭击这个营地，却放火烧毁了地主们的牛棚和灌溉设备。一些原先投靠敌人的小

地主和富农前来寻求妥协：‘允许我们生活下去吧。我们决不干任何反对你们的事情。我们决心把超过一百英亩以上的多余土地全部交给你们。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给农业工人发放工资。可是，请让我们生活下去吧，就象你们的中国同志的做法那样。’

“在阿迪维德武拉帕利，尽管那里驻有一支加强的警察部队，游击队还是处决了两个有民愤的坏蛋。阿南塔拉穆卢，这个马拉卡彻拉的地主，曾经在上述警察营地里躲藏过，他由于曾屡次在周围所有的村庄肆行搜捕而臭名昭著，这次却遭到伏击，一命呜呼了！”

“拉加达帕的兰加亚同志就是在这个村庄里被杀害的。他牺牲了以后，群众说：‘你们怎么不等到雨季呢？你们怎么在夏天就来了呢？’一位老大娘说：‘我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出生的。他为咱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咱们当初给他好好带路并且及时给他报信，他就不会遭到这种厄运。’还有人说：‘他们在山区里从来没偷过懒。一旦需要，他们就投入战斗，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的博塔拉帕伦，孔达亚这个有民愤的地主及其走狗古罗瓦亚都被游击队处以极刑。群众由于清除了这些恶霸混蛋而兴高采烈。当初就是这两个人把党组书记拉克胡卢同志捉交警察，后来警察就把他枪杀了。接着，警察又把全村所有的人都打得遍体鳞伤，还枪杀了一个名叫赛杜卢的人，他是一个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过去的积极分子，我们曾经劝他干脆前来参加游击队，或者跑到别处去，不然的话，他就会被敌人杀害，可是在他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之前，就被抓去枪杀了。群众倒不在乎被拷打了一顿，因为那个狗地主再也不能天天折磨和压迫他们了。”

“群众常说：‘游击队雨季搞袭击，夏季就撤走，接着警察就加紧扫荡。可是你们搞的袭击还是大有好处的，因为你们这样干的时候，警察的进攻和扫荡就来得少了，间歇的时间也变得长了。’”

“游击队处决了安贾利普拉姆的哈努马卢，此人对于 S. B. 普纳亚同志的被捕遇害负有罪责；还处决了坎迪班达村的帕泰尔·纳拉萨亚以及加达姆·维拉亚，他们是地主恶霸坎迪巴达·贾纳基·拉马拉奥的打手和走狗。在卡普加卢，狗地主恶霸穆塔瓦拉普·纳拉萨亚把我们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穆塔瓦拉普·文卡亚枪杀了。游击队找他算帐，他已不知去向，游击队就把他的牛棚付之一炬。

“在尼迪加卢(德瓦孔达)，地主奇拉·文卡塔·雷迪的三百头牛被游击队赶到森林里去了。在警察的帮助下，他找遍了整个森林地带，除了价值二千卢比的十头母牛以外，找回了其余的牛群。他深恐牛群再次遭到袭击，便把其中的一大部分贱价卖掉了。就是他，曾经帮助警察包围了瓦拉比内尼·西塔拉马亚同志和他率领的游击队，从而在这次交战中杀害了西塔拉马亚和另一名游击队员。

“同样，游击队还捣毁了其他地主的财产、田园等等。地主们前来谈判妥协条件，游击队便勒令他们废除旧债；把非法霸占的土地归还农民；改善长工的工资待遇；缴纳财产税充当游击队的经费。

“这些措施以及针对地主和警方奸细所采取的其他多种活动，使我们能够同许多村庄建立联系，并且防止任何情报被送到军警的营地里去。这么一来，尽管 1950 年夏天军警大量在这一带地区集结，尽管额外增调了六百名廓尔喀人，警察仍然未能发现我们的集中地点，但是，由于搞了这些活动，‘民团’和地主们往往会向警方提供有关我们干部的动态，我们就会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搞了这些袭击以后，最大的成果就是：整个胡祖纳加尔地区几乎所有村庄的群众全都重新占有了他们在拉扎卡尔时期曾经一度夺得的土地。只是在卡普加卢、耶拉瓦拉姆、迪桑彻拉和玛塔姆帕利等地，地主们依仗警察部队的帮助，才能够从群众手中把这

些土地强夺了去。”

（这是我们一切老战斗区的共同特点。农民竭力保住分得的土地。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他们宁可把农产品的一部分拿去交租，也决不肯放弃土地的占有权。只是在警察部队相当强大、头号大地主盘踞着的一些地方，他们才能把土地抢过去，雇长工耕种。一些小地主则不敢随便剥夺农民的土地，他们要农民向自己交租，并且准备答应农民保持土地占有权。）

“在米尔亚拉古登地带（1950年初瓦达帕利地带曾经并入此地），在奇德拉的一些村庄里，一百六十英亩的土地被分给了三十二户农民，他们就在土地上种了庄稼。群众下决心保住这些农作物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在楠迪加姆村，属于地主和国大党政府的三百三十英亩土地被村里的群众占去种上了庄稼。由于缺乏雨水，这个地带的分田分地工作未能广泛开展。

“在切拉马雷迪古登、苏雷帕利以及文加纳古登等地，拉马努贾·雷迪和达莫达拉·雷迪这两个大地主所经营的土地都停止了耕作。同样，在尼拉亚古登的属于G.基斯塔亚的土地，在拉加达帕的属于瓦拉巴·雷迪的土地，以及在阿帕拉马古登的属于赛达亚的土地，也全都抛荒了。凡是大地主们从农民手里抢去、并试图自行雇长工耕种的土地，其命运就是如此。

“在胡祖纳加尔地带，在加内什帕杜、拉维帕杜、孙亚帕杜、布鲁加达、基塔瓦里古登、彻拉、奇卢库尔、纳拉亚纳普拉姆等村庄里，农民们对荒地加以开垦，并且种上了庄稼。在马达内尼古登，农业工人们在属于某地主的十英亩土地上种了庄稼。

“我们活动的另一项巨大收获，就是人民群众的情绪不断高涨，而敌人阵营的士气则日益沮丧衰落。

“在索米塞蒂帕伦，有些群众被强迫去站岗放哨。他们认出了拉贾拉姆营地的一个排长(subedar)，这个家伙假装是为了进行体

格检查而来到当地，群众把他当作陌生人一把揪住痛揍了一顿，边打边喊：‘来了一个共产党员！’警察慌忙冲上去解救了他。在耶拉普拉姆村，群众在值班守夜时抓住了阿尔瓦拉的一个警察巡官，一边狠狠揍他，一边大声喊道：‘阿迪·雷迪(大名鼎鼎的游击队队长)来啦！’在阿帕拉马古登，敌人赛达亚在一帮警察护送下前来检查岗哨，群众猛扑上去正要狠狠揍他时，被警察们拦住了。警察咒骂群众说：‘共产党来，你们欢迎他们，给他们吃的，还护送他们撤走；我们来，你们却尽情糟踏我们，这样的值班守夜人员有啥屁用！’

“警察队伍开去烧毁巴图文加纳-巴维坦达村，他们事先就强迫群众从这里搬走。有二十名兰巴迪族妇女还留在那儿最后再看一看自己的棚屋。警察企图强奸她们。正在这个时候，有两名游击队员来到了这个小村落，妇女们打手势暗示他们走开，可是警察发现了他们，乒乒乓乓开了枪，游击队员跑掉了。后来警察再也不敢对这些妇女们动手，因为他们不得不彻夜站岗放哨，唯恐游击队随时都可能再来袭击。

“后来，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前来会见这些妇女，她们一五一十诉说了警察如何力图强奸她们以及她们如何被突然出现的两名游击队员所解救的情节。她们感到不满的是随后游击队员们没有在当地袭击警察，打死他们。她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停留一天，因为有个老大娘希望在她死去以前同他们见见面。

“第二天，她来了，说：‘我想提个问题。可别生气，我的孩子(泰卢固语是“纳伊纳”(nayina)，这是个亲昵和尊敬的字眼，不过照字义说，它是“父亲”的意思)！为什么你们不干掉这些警察？我们被弄得倾家荡产，房子烧光了，粮食也弄光了。我们一定要揍敌人，消灭敌人。要是你们不去打警察，那就一点用也没有。我一定要在进棺材以前听一听你们怎样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到底去不去打



死这些警察?’所有的妇女都支持她的要求。我们的组织工作者解释说:‘我们肯定要干掉这些警察。我们正在为这件事组织力量,咱们大家一定会看到:在这整个地区内把警察全部肃清。你们也要同我们互相配合。’

“另外有一次,几个妇女遇到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去攻打普萨拉帕杜军营吧!不然的话,就别到我们村里来了,起码也得打死两名“民团”团丁。有时警察只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行动,你们怎么也不开火袭击呢?’

“另外还有一次,有个兰巴迪族的妇女说:‘拿起武器去把那个拉米·雷迪干掉吧!你们就是牺牲了也不要紧,安得拉大会还会继续兴旺发达的。我们一定每年纪念你们的乌尔苏(忌日)。’

“群众坚决要求:‘把那些警察以及躲在军营里的头号大地主们杀掉!不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我们的苦难就没有尽头!’”

## 咱们的党终于来啦

“一个新的高潮席卷全区。群众纷纷表示了决心,作好准备,要保住自己的庄稼,没收敌人的庄稼,并采取诸如此类的战斗行动。群众一听到游击队加强攻势的消息,就说:‘别再前怕狼后怕虎了,我们“拉贾姆”(rajyam)(当家作主)的日子就要重新来到了,敌人彻底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在拉马杜古地区,在游击队多次袭击敌人后,群众就奔走相告:‘咱们的党终于来啦!’他们反复捎信通知我们:‘快来把敌人干掉!不然的话,我们的女人们的吉祥如意线<sup>①</sup>就会被夺走,我们也肯定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们一个纲领吧!我们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实现,你们只要从旁指点和

---

<sup>①</sup> 吉祥如意线(mangal-sootrams),用黄姜粉染成,印度妇女结婚时用来扎在手上。引申含义:妇女的贞操、庄严、幸福。——译者

帮助就行了。’这就清楚地表明：群众已经作好准备，接受我们党的纲领，在斗争中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也表明群众正在等候党的号召。

“在德瓦孔达地区，琴丘族（一个山区部落）的群众遇到我们的几位同志，就说：‘你们以前曾经两次来帮助过我们，并且失去了西塔拉马亚同志，他为我们做事而献出了生命……这些日子里，一直没见到你们，现在你们终于又来啦！’

“群众以及兰巴迪族的农民们受够了警察的骚扰，都盼着游击队到来，他们当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我们活动的故事，这些故事既反映了群众对我们的信赖，也反映了他们的不满。例如，有个故事是这样流传着的：‘共产党的领袖曾经把所有的游击队都召集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尼赫鲁的军队正在对人民群众肆意行凶作恶，你们能坐着吃闲饭吗？你们马上出发，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现在游击队又来了。’群众是多么迫切希望彻底肃清敌人，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种天真的建议中看得出来：‘要是我们把警察营地的情况先一一通知你们，然后你们再来攻打这些小小的营地，这样搞要花很多时间。如果你们直接去打胡祖纳加尔镇的军营，那么，这些小营地里的敌人就会跑得精光，用不着我们去打它了。’

“另一份报告谈到了一次对话：有个人说：‘游击队已经远走高飞，现在不打仗了。这下子警察死不了啦，只是我们老百姓却快要没命了。’另外一个人想安慰他，给他勇气：‘下雨以后，庄稼长高的时候，游击队会回来的！’

“‘在捐税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这句话已经成为笼统的口号；可是，‘保住农产，不怕枪弹！’——我们传单上宣传的这句口号却十分吸引群众。群众正在准备根据那份传单上提出的路线方针进行反抗，他们纷纷把自己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去。国大党政府的布告说：‘农民每人每天只准留下一西尔粮食，其余的一律上交’，群众对此最为深恶痛绝。‘你们把尼扎姆这婊子养的那一套办法全都恢复了。我们宁死也不放弃我们的粮食’——这就是奇尔库尔群众作出的回答。卡普加卢的群众说：‘不管我们干不干，反正地主和丘八们天天都要拷打我们。这种日子我们还得忍耐多久？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找敌人算帐！我们倒要瞧瞧，他们究竟能杀得了多少群众！’因此，无论我们走到那里，到处都反映出不满、愤怒以及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都表明群众很乐意接受党的纲领。每当游击队开展活动之后，警察的镇压就接踵而来，群众尽管惨遭严刑拷打，可是看到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无不拍手称快！”

## 十月革命节<sup>①</sup>与和平节

“全区各地纷纷联合庆祝十月革命节与和平节。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升起红旗，举行团体集会和公众集会，组织游行。在这种活动中，往往广泛宣传苏联的各种成就，群众都听得入迷。

“在米尔亚拉古登市镇的各个重要中心地点，都升起了红旗。在这个市镇的郊区，有一面红旗在一家高大工厂的屋顶上高高升起，工厂的大门也被烧毁。这个消息一大清早就传开了，群众都感到很惊奇。此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竟然是在不顾四百名廓尔喀士兵就驻扎在市镇中心的情况下发生的。警告信也赫然张贴在墙上。敌人胆颤心惊，开始从郊区往市镇中心跑，以为那里总会安全得多。有些人甚至逃到县城纳尔冈达市去（似乎那里会更加安

---

<sup>①</sup> 原文为 November Day，直译应为“十一月节日”。此处按一般习惯，译为“十月革命节”。——译者

全一点! )。

“在胡祖纳加尔镇里也张贴了许多墙头告示。有一张警告信竟赫然直接贴在副巡官住宅的墙壁上。据说他当时发烧卧病，就住在家里。

“群众在这些庆祝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和兴致，是很值得注意的。”

### 1950 年底在军事中心周围—— 纳尔冈达平原的局面

“在帕尔韦拉，许多迹象表明：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行动起来了。长工们十分强烈地反对老一套的工资标准。

“某村有个柴明达尔叫伊帕尔蒂·纳尔西·雷迪，他所雇用的长工们在院子里张贴出一份布告，上面写道：‘今后不许强迫长工每天劳动超过八小时，工资报酬要公平合理。否则，当心共产党惩罚你！’布告奏效了。

“同样，其他村庄的长工也殷切地期待共产党到来。总的说来，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过去有所提高，可是仍然不够支付普通的生活费用。

“佃户们不肯放弃对土地的租佃权。柴明达尔们力图撵走佃户，把土地卖掉，遭到佃户的坚决反抗。富有的、中等的、贫苦的佃户统统联合起来反对柴明达尔。青年们则跑来参加游击队，并且强烈要求把地主消灭掉！

“过去，地主们通常以‘巴泰’(batai)<sup>①</sup>的名义从佃户手中抢走一半农产品；现在，自从国大党当权以后，他们不但攫取了一半

---

① 印地语译音，“贺礼”的意思。——译者

的农产品，而且还要拿走一半的干稻草(过去干稻草是全归佃户所有的)。这种日益加重的掠夺只会在全体人民群众中引起严重的不满情绪。他们天天体验着充满掠夺和苦难的制度，而在国大党统治下这种掠夺和苦难只会与日俱增。富农也不例外，他们也吃了苦头。这就使他们对国大党的统治公开表示不满。人民群众已经识破了国大党搞租佃立法的骗局，因而表示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憎恨，他们说：‘这不过是那些吞食羔羊的人和那些吞食水牛的人共同制作的货色。’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富农也开始给我们提供隐蔽处所了。从一般的态度来看，可以说，在农业工人开展斗争的场合，富农会保持中立，而不至于站在斗争的对立面。

“平原上的局面又一次发生变化——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后才发生的。在这个时期里，群众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整个地区被军队和警察闹得鸡犬不宁，群众运动和组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同群众的联系也被切断了。

“经过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群众重新苏醒过来了，而且锻炼得更加坚强，决心更大得多，也远比过去成熟了；游击队的各种活动又再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军队和警察又再遭到阻击、攻打和嘲弄，而且变得惊慌失措，惶惶不安；这里的地主们也再次感到提心吊胆，寝不安席了。

“游击队和奇塔卢尔村一恢复接触，群众就跑到柴明达尔地里收割了大约三坎迪(一坎迪等于一千公斤)的小米，他们又再一次夺取了地主和政府的土地。

“游击队和纳克雷卡卢附近的二十个村庄再次取得了联系。奇塔卢尔、纳卡里卡卢等村都成为坚固的据点。在遇到挫折以前，这些地区的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群众殷切地期待党的同志们和游击队回来，他们迫切希望收

回自己的土地。正是他们提出建议并且强烈要求首先把地主干掉，把地主赶走。他们担心地说，只要地主还继续存在，事情就不会完全顺当。他们说，他们并不害怕军队，军队是可以‘对付’得了的，可以和他们捉迷藏。他们说得很很有把握。不过，一定要干掉地主，并且一定要给群众留下党的干部，以便对他们加以领导和指点。他们满怀信心地保证说：‘我们能够保护党员同志的安全，这是义不容辞的。给我们留下一个党员同志，其余的事全由我们来干。我们一定要在黑夜里开展袭击活动。’他们常常跑来提出很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也包括有关战术方面的建议。

“这么一来，平原上的局势就发生变化了。我们处境孤立的黑暗时期即将结束。人民群众重新苏醒过来了。”

## 阿马拉巴德地区—克里希纳河 沿岸的新扩展

1950年1月，将近月底，一支游击队和两支政工队被派遣到阿马拉巴德森林地带去扩展运动。到了6月底，这些人员把运动开展起来了，于是整个阿马拉巴德地区就和我们在马赫布伯纳加尔县科尔哈普尔区原有的运动联成了一片，也就是说，运动扩展到一百英里。

马赫布伯纳加尔的阿马拉巴德，是邻接德瓦孔达的一个区。在拉扎卡尔—尼扎姆统治时期，游击队曾经力图渗入德瓦孔达森林地带，甚至推进到阿马拉巴德区的许多村庄去。可是在印度联邦政府军队进犯之后不久，党就失去了两位杰出的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领导人，西塔拉马亚同志和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后来，由于执行“不搞武装斗争”的路线，就没有再设法把这场运动扩展到这个重要的林区据点内部，可是，由于受到特仑甘

纳斗争的普遍影响，也由于党在先前做了许多工作，人民群众殷切地期待着我们到来，起来反抗可恨的压迫者。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成为他们口中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在每个村庄里，群众总是首先谈起他，接着就诉说他们自己的种种苦难。

1950年1月初，游击队从米尔亚拉古登一带渗入德瓦孔达的一些村庄，把尼雷达戈马村地主们的粮食拿来分掉了，还处决了奇蒂拉拉村和阿卡拉姆村的两个有民愤的恶霸。在伊帕拉帕利村和乌迪米拉村，他们成功地组织并领导农业工人举行罢工。此后，这些游击队就撤回去了。留下的地主们乘着游击队员和组织工作者离开的机会，把这些村庄里的六十五个农民抓走了。

1950年1月底，我们的队伍进驻这些村庄。他们率领队伍在马雷杜、梅迪马杜古、拉克什马普拉姆、塔帕拉普拉姆、马迪内尼帕利、林加多尼帕莱以及乌普努图拉等村庄举行集会。我们把这些村庄地主们的粮食分给群众，处决了两名一贯欺压群众的‘民团’团丁。在伊帕拉帕利村和乌迪马拉村，农业工人们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每日挣得工资八西尔粮食，反掉了过去每日两西尔的制度。

甚至在远离游击队活动村庄五十英里的地方，地主们都从村里搬走，跑到驻有警察和军队的城镇去，以策安全。

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想要阻挠我们党据守森林地带。他们在林区几乎所有的主要村庄都设置了军营，并且开始进行紧张的军事“搜剿”。他们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群众胡乱开枪，借以恐吓群众，阻挠他们帮助游击队和参加游击队。警察和军队枪杀了维拉普拉姆村一人，艾诺卢村二人，博马纳帕利村二人，钦塔昆特拉村三人，马纳努尔村二人，甘吉雷迪帕利村二人，博古拉多内村一人，兰加普拉姆村二人，以及马迪帕特莱村八人，总共二十三人。在乌

帕拉帕利村，一名洗衣工人被枪杀了，因为他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次送粮食给游击队。在雷古拉普拉姆村，警察传话叫琴丘族的群众到营地去，群众担心会遭到暗算，只派去了两名代表。结果，其中一个受到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游击队的行踪，他不肯告密，便被枪杀了；另一个也被绑在树上，并且拿枪对着他瞄准，后来又放了他，威胁他去找出共产党的下落。他干脆直接跑来参加了游击队。

由于这些残酷屠杀，群众有些害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警察和军队的仇恨也不断增长，而且仇恨超过了恐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游击队对警察进行伏击，把警察打死。他们帮助游击队寻找最有利的地形，以便埋伏起来狙击警察。

有些群众被敌人强迫去值班守夜，他们一遇上游击队就立即给予帮助。就是他们，在夜间的“加斯蒂”(gasti)(警戒巡逻)中带领游击队去袭击钦塔昆特拉村的警察营地。梅德帕利村长是那个拥有四千英亩土地的同村地主拉吉·雷迪的走狗，就在他乔装打扮混在值班守夜人员当中睡觉的时候，被村里的群众指认出来了。大家坚决要求把他就地枪决，游击队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地主垄断了土地，拥有几百英亩、有时甚至几千英亩头等的沃土良田。他们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报酬每天不超过一西尔半至两西尔的黍类。长工们则在地主家里吃饭，每年只能挣到少得可怜的五十卢比现款。他们指望靠这点钱来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及其他亲属。高利盘剥如狼似虎，它使农业工人成为地主的债奴。在这些森林地带，地主们拥有一群群的奶牛和阉牛，每年只付给一个牧工三百西尔的黍类和五十卢比现款，要他们饲牧六十至一百头牛。而每年地主从这六十至一百头牛当中卖掉的一些牛，就值一千五百卢比。这就是这一带地区群众的悲惨处境。

1951年3月10日，在科纳古拉村，把粮食给分掉了。粮食的情况很糟糕——每卢比只能买到一西尔半的小米或黍类。琴丘族



的群众常把罗望子<sup>①</sup>掺些麻栗煮汤喝，借以糊口充饥。村里地主们的一百八十袋粮食被没收并分给一千个琴丘族群众，各种债务契据全被付之一炬。第二天，八十名警察分乘卡车进村扫荡，并且力图抢走农民的粮食，男人们和妇女们都奋起反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凶狠的铁箍棒毒打，男人们的头部和妇女们的胸部成为警察野兽们的活靶子，可是群众毫不畏缩，警察费了好大的劲才仅仅抢走了二十五袋粮食。这次反抗斗争在这整个地区一时传为美谈。

几天以后，游击队对科纳古拉村的警察营地进行了还击，把警察们困在营地里出不来，与此同时，捣毁了在上述扫荡中帮助过警察的那些地主的财产。

——在马迪内尼帕利和冯加罗尼帕利，缴获了七支前膛枪和两支猎枪。“民团”被迫解散了。这是1950年9、10月间的事。

——11月和12月，袭击了博马纳帕利和拉克什米普拉姆。“民团”组织土崩瓦解。缴获了七支前膛枪。

从此以后，“民团”的全部武器就都被警察拿走了。

——在巴卢穆尔，每家地主都拥有四百英亩以上的土地，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村庄，缴获了一支猎枪和三支前膛枪。其他六名置有猎枪和前膛枪的地主闻风逃窜，游击队捣毁了他们的房屋。游击队警告地主们不得再强迫群众值班守夜，而且每日付给工资报酬至少不得低于四西尔的黍类或小米。1951年3月21日，三百名琴丘部落的群众夺得了三百袋的粮食。

——在蒂鲁马拉普拉姆（阿查姆佩塔或阿马拉巴德区），1951年3月9日“民团”和警察的营地遭到游击队袭击，哨兵中弹受伤，“民团”头子们的干草堆和财产被烧得精光，警察不敢跟游击队交

---

① 一种热带植物的果实。——译者

战,只是在游击队已经撤走半小时之后,他们才开始在背后大放其枪,射击了很久。

就是在这个地区,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科塔帕利的警察所,缴获了许多步枪和弹药。特仑甘纳的游击队以这个地区作为根据地,同克里希纳河南岸贡图尔县和库努尔县的群众以及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从而使整个纳拉马拉森林地区都成为他们的游击基地。

在所有这些地区,特仑甘纳人民武装斗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直至1950年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都还没来到这些地区,地主们和村长、村司帐们由于害怕群众起来造反,就已减轻了压榨,并且被迫放弃强制劳役的陋规,就象在纳尔冈达和瓦朗加尔那样。

群众认识到安得拉大会是属于他们并且为他们而战斗的。他们殷切地期望游击队到来,因此,游击队一到,他们就满腔热情、欢欣鼓舞地加以接待。

游击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弹药”,对积极分子缺乏培训,而且未能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来引导和领导所有这些群众斗争的高潮。

群众正在行动起来。政府和警察官员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说:“警察刚刚一转身,安得拉大会就统治了这些村庄。”

## 库努尔县

1950年12月,游击队被派遣到库努尔县去开展运动。他们袭击了那一带的森林看守员(chowkidars)和“民团”。在锡德什瓦拉姆村,游击队从“民团”和地主手里缴获了七支猎枪和四支前膛枪。在袭击锡瓦普拉姆、科塔帕利、因德雷斯瓦拉姆和古瓦拉昆塔的森林看守员时,又缴获了五支猎枪。有一名森林看守员是个罪恶昭

彰的恶霸，被处决了，其他看守员被赶出了林区。群众现在可以自由地享用森林中的物产而不必再向林区官吏送礼行贿和备受他们的骚扰欺凌了。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袭击和放火烧毁了鲁德拉科杜、阿皮拉朱昆塔的森林管理机关。他们一接触到游击队，就纷纷诉说自己的苦难，倾听游击队的指导，并且带着新的愉快情绪和坚强决心回去。

粮食的情况十分糟糕。国大党政府由于害怕游击运动日益蔓延扩展，免除了这个地区的粮食税收。但是，地主们垄断了土地和粮食，把粮价哄抬到每一西尔大米要价一卢比。群众向我们党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在下边往炉里添了柴炭，可也得在上边给锅里添上米粮。”（“Poyyagrindaki yerpatu chesaru, poyyimediki kuda yerpatu cheyyandi”）。

游击队目睹群众的悲惨处境和迫切心情，断然采取分粮措施。科塔帕利村地主帕迪加拉·苏巴亚的二百袋粮食以及古瓦拉昆塔村另一个商人的五十袋谷子，都被分掉了。警察继续搜捕和拷打群众，但是群众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尽管拷打了几个人，把几个人抓到牢房里关上几天，可我们却得到了粮食。所以，走吧，去把地主的粮食分掉！”——这已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

政府官员带来三个被捕的人，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枪杀在因德雷斯瓦拉姆，却扬言他们是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打死的。政府人员在这些尸首旁边摆上了三支前膛枪，从附近的村庄里召集许许多多群众来看尸首，借以吓唬群众，让他们知道，要是他们胆敢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们就会有同样的遭遇。其实，其中两个人是琴丘族的普通群众，另一个则是从别的县里抓来的政治犯。群众并不因此受骗上当，而是更加痛恨国大党政府了。

## 维卡拉巴德地区

这个地区相当于现在海德拉巴县西部的一些区，包括维卡拉巴德、坦杜尔以及其他几个区，与卡纳塔卡地区毗邻。运动以及各种联系扩展到大约三百平方英里的地区。此地处于海德拉巴市以西五十英里处，将近 1950 年年底，运动才扩展到这里。

象在所有新区一样，被派到这里来的游击队也开展宣传，反对征收粮食，反对向国大党政府缴纳各种捐税。游击队警告村长和村司帐们不许再征收任何政府捐税；农民土地上各种林木的果实应归农民自由享用，而不必向国大党政府或地主们交纳任何东西；农业工人每日工资报酬应为四西尔粮食，长工每月工资报酬应由四十西尔改为八十西尔。游击队宣传说，佃户（农民）不必向大地主和柴明达尔们交纳任何地租（租地代价），因为真正从事劳动、侍弄庄稼的是农民，所以土地及其产品应归农民所有。游击队还鼓动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非法霸占的土地，拒绝偿还高利盘剥的旧债。农民们和农业工人们都说：“你们说的全都很好，可是我们如果这样干，地主和警察就会要我们的命！”游击队教育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就能成功地打退地主警察们的进攻。

由于进行了这些宣传鼓动，贫苦的群众到处议论纷纷，他们望眼欲穿地盼着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早日到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些要求。

粮食情况也是非常紧张和非常严重的。每个村庄只有四、五户富人拥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维持一整年，中农的粮食大约只能维持四个月，贫农和农业工人则已面临断炊挨饿。他们甚至往往有三、四个月时间要用罗望子树的小籽儿，或者用非常粗糙的谷物或草籽和树叶煮成的稀粥糊口度日。

由于游击队的到来，由于他们进行了宣传鼓动和采取了某些行动，村长和村司帐们不敢再征收各种捐税了；地主及其管家、仆从们也不敢再到村里来催租逼债了；强制劳役和横征暴敛的现象也不再出现了。这一类旧习陋规只是在警察营地驻扎着的村庄或其附近，才继续存在，但也大大减少了。农业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到二十一—二十五卢比。贫苦农民的牲口可以在政府的草地上自由地吃草了。群众都说：“牲口已经可以填饱肚子了，可是我们人能搞到些什么呢？”

地主们带来了警察，对各村实行恐怖统治。钦塔帕利·拉姆昌德拉·雷迪和警察们在阿亚瓦里古登村附近枪杀了一名制陶工人。钦塔帕利村的哈里真·埃拉亚、奇拉普拉姆村的哈里真·拉拉亚、埃洛里村的两个农民、塔蒂帕蒂村的一个放牛长工、维卡拉巴德村的两个青年，都被警察枪杀了。警察还在维卡拉巴德各村、蒂鲁马利佩塔村、马拉帕拉姆村、图马蒂帕莱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拷打了二百多人，强奸了二十多个妇女。六名妇女被强奸致死。

群众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把几个对这些扫荡负有罪责的地主及其走狗狠狠揍了一顿。在一些村庄里，群众还毁灭了村吏们的各种档案记录。在钦乔利区，游击队伏击了警察的信差，截取了信件(tapals)，他们还在比达尔区边缘的一些村庄里缴获了“民团”的枪支。他们袭击了拉克什曼萨格拉姆、冯塔拉姆、萨马纳库蒂、纳斯卡卢等地的岗哨，还袭击了奇塔姆帕利、米纳帕利以及马卡普拉姆等村地主们的老窝。他们攻打了鲁克马普拉姆的火车站，毁灭了各种档案记录。

原籍安得拉沿海东戈达瓦里县拉姆昌德拉普拉姆区托鲁鲁村的T. 拉克什马纳·穆尔蒂同志，是一个年青的、训练有素的干部，他受命到这里来工作和协助开展运动。几乎就在运动停止的

前夕，他竟被警察抓去严刑拷打，并且被枪杀了。

### 特仑甘纳斗争停止时的形势(1951年10月)

在停止武装斗争时，1950年11月底，召开了阿马拉巴德地区党的干部大会，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前段运动以及当时形势的总结报告是这样说的：

在胡祖纳加尔区、米尔亚拉古登区以及德瓦孔达区这一带，游击队拥有二百名脱产专职人员和五百四十名积极分子，同三百个村庄保持经常联系，在另外三百个村庄里不时出没。在这个时期里，缴获了一百来件武器。后来，运动向阿马拉巴德林区扩展，一直扩展到克里希纳河沿岸的马赫布伯纳加尔县。游击队赶走了森林看守员，使琴丘部落的群众能够自由享用林区的一切物产，不再受压迫欺凌，不再被强制劳役了。他们在附近各村里夺取了地主的粮食。对于战斗地区的泰卢固族农民说来，维诺巴·巴维所搞的捐献土地<sup>①</sup>的把戏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制的脊梁骨被打断了，强制劳役也被取消了，村委员会开始管理村里的各项事务。印度联邦军队力图恢复旧秩序，但是群众奋起反抗。凡是在地主重新霸占了土地的地方，他们只有向警察部队求助才能种上庄稼。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就不得不重新放弃土地。农民们为了坚决保住业已索回的曾被非法霸占的土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就象库马里·穆塔亚的情况那样。在一大批村庄里，农业工人的罢工取得胜利，增加了工资收入。国大党政府无法阻止群众占领森林和荒地。

尽管村里的五人委员会不能象“警察行动”以前那样行使职

---

① 参阅本书《导言》。——译者

权，群众仍然通过原先属于这种村五人委员会的个别成员的居间调停，来解决各种纷争，并且服从他们的裁决。遇到他们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他们就把问题暂时挂一挂，等待本地区党的组织工作者前来解决，或者径与他们取得联系予以解决。甚至连富农也来请求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者解决问题和仲裁纷争。群众都不去找法院或国大党官员。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党的工作人员一到，农业工人总是踊跃响应号召，为实现他们自己的各项要求而开展斗争。

当时从胡祖纳加尔区一些村庄收到的详细报告说明，在四千一百六十七英亩土地中，有二千七百七十英亩掌握在群众手里。地主们只能重新霸占一百四十英亩。

达查拉姆村的地主曾力图夺回一千一百英亩土地〔私人(khas)经营的超过限额的土地(seri lands)和非法霸占的土地〕，但未能完全得逞。他不得不放弃这些土地，仅限于每英亩收取地租五至十卢比。在这个时期中，农民占领和开垦了将近二千英亩新的林地和荒地。

群众无法保住业已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大地主的超过限额的土地，但却能够保住相当数量的曾被非法霸占的土地、荒地和租佃地。党能够劝止农民，如果他们所失去的土地(即曾被非法霸占的土地)业已归属中农和富农所有，就不要再去占领这些土地，党说服他们去同这些中农、富农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帮助他们去把地主手中的土地统统夺回来。

在米尔亚拉古登区的阿迪维德武卢帕利，有一千二百英亩荒地，国大党政府对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发给了地契。从米尔亚拉古登区的三十三个村庄(这些村庄包含在党保持联系的六十七个村庄以及党和游击队不能保持联系的一百个村庄之中)收到的报告说，群众继续占有并且正在耕种着分配到手的全部荒地和全部租

佃地，百分之五十的安亚克兰塔卢地（即曾被地主非法霸占而后又交还给合法的农民业主的土地），以及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业已分配给他们的地主超额土地。

在布瓦纳吉里区：本区的三百二十个村庄中，一百八十个实行贾吉尔制，一百四十个实行卡尔萨制（政府收税）<sup>①</sup>。在实行贾吉尔制的村庄里，甚至连私人庭院里的罗望子树也是贾吉达尔的财产，而户主必须从拍卖中买回树上的收益。各业工匠和手艺人必须到住在市镇的贾吉达尔那里去从事强制劳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名目繁多。所有这些，都被我们的运动彻底废止了。贾吉达尔们再也不敢跑到村里来，普利加拉村贾吉达尔的六千英亩土地仍然掌握在农民手里，他们不交纳任何“纳扎拉纳”<sup>②</sup>或地租。尽管国大党政府多次进行袭击、扫荡和拷打，在孙沙拉、韦卢瓦蒂、基萨拉帕利、锡达普拉姆等处已经被分掉的多达一千二百英亩的土地，以及马尔卡普拉姆村瓦拉坎达姆·戈帕尔·雷迪已经被分掉的四百英亩土地，都仍在农民手中。拍卖牧地的现象已被制止，群众可以免费放牧牲口了。群众不肯放弃安亚克兰塔卢地以及地主出租的土地，而径自种上了庄稼。

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前，在这个区里有四十五名组织工作者和四百五十名游击队员，可是在印军第一次扫荡搜捕之后，只剩下未被抓进监狱的十名组织工作者还活着。到了特仑甘纳斗争停止前夕，在一百四十个村庄里，党的组织工作者和活跃的党员又增加到七十名，而积极分子则增加到三百名。

在巴加图区（包括希尔凯、帕尔韦拉、易卜拉欣帕特纳姆等地），大部分安亚克兰塔卢地和荒地仍然掌握在农民手中。被占领的新林区及其他荒地多达二千英亩以上。在这个地区，有四十七

<sup>①</sup> 关于贾吉尔制和卡尔萨制，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sup>②</sup> nazarana, 印度地主强迫农民交纳的各种“礼物”。——译者



名党员，在村民兵队中有四百二十三名积极分子。党和二百六十五个村庄保持接触。

在马赫布伯纳加尔县卡瓦库尔蒂—纳加库努尔—科哈普尔各区之间的新扩展地区，农民们限令地主只能拿走产品的三分之一作为地租，反对过去拿走一半产品的惯例，他们还在一大批村庄里胜利地反抗了夺佃行径。大约有四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使自己的工资收入从一百五十卢比提高到二百五十卢比。党与九十个村庄的一百九十六名积极分子和党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 第四章

### 戈达瓦里林区

#### “警察行动”以后的坎曼— 科塔古登(帕尔万查)地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最初是赞成停止武装斗争的。后来，由于党决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也因为印度军事当局和卷土重来的地主们大肆搜捕，他们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由于马查·维拉亚、甘加瓦拉普·斯里尼瓦斯·拉奥等领导同志惨遭杀害，曼奇坎蒂·拉马克里什纳·拉奥等同志被捕入狱，游击队和剩下的干部只好撤退到森林地带。

袭击和扫荡十分频繁，如某村在三个月之内就遭到一百六十次的扫荡。一名积极分子被毒打了十八次，打得他遍体鳞伤，肿痛数月。有一支游击队在一天之内一再遭到军警袭击达十二次之多，他们不得不从清晨到晚上八时连续奔跑一百二十多公里。一千至一千五百名武装人员包围了三、四十个村庄，肆意搜捕扫荡。

军警大量集结和警察巡逻的情况，可从下述事例中窥见一斑：由三十个村庄组成的普罗杜图尔地区，就设有二十一处营地，每处营地各有十五人。在普罗杜图尔地区的这些村庄里，每村都有二、三十人被打得半死，成为病残。在这一带的四个区里，设有一百个营地，估计驻有七千名人员。

在这些扫荡中以及其后直到 1951 年底为止，党的三十一名专职人员，其中包括四名地段委员会成员和五名中心组织工作者，被

抓去枪杀了。另外四十六名党员也被拘捕杀害。尽管敌人用尽一切恐怖手段，向敌人屈服投降的党员还不到百分之五。敌人对交通员和其他人员进行骇人听闻的拷问，但只能迫使四个人供出少许机密。

经过1948年和1949年初的这些扫荡之后，在这整个地区里继续进行活动的，只有平原一带的两支各自拥有二十五人至三十人的较大的游击队，以及另两支较小的游击队，此外还有四名组织工作者。

党必须整顿它的整个组织。党在平原一带建立了三个小组，而在这个林区组织了五支游击队。由于耐心细致和坚持不懈的工作，党和大部分村庄重新建立了联系，而且扩展到整个森林地带——帕尔万查、东伊伦杜和马迪拉全区，扩展到比警察行动之前还要多二百个村庄。

1949年6月到12月间，在遍及本地区的大约一百五十个村庄里，农业工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两万名农业工人加入这场斗争，使工资提高了一倍，在某些场合甚至提高了两倍。有些地方，洗衣工人也举行罢工，使工资有所增加。八千袋谷子和其他粮食被没收了，其中大部分分给了群众。

随着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整顿了党的机构，改善了与群众的联系，党吸收了四百名新成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来自大约一百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和贫农。在他们当中，有六个妇女党小组也组成了。在地区领导和村庄之间，党设立了帕尔万查、维拉、韦姆苏尔、普罗杜图尔、帕莱鲁、马迪拉和伊伦杜等七个地段委员会。

同科塔古登矿区的联系一再被破坏，这起初是由于帕尔萨·萨特亚纳拉亚纳同志被捕，之后是由于阿南达·拉奥同志被枪杀和四十名积极分子被抓走。

游击队为了自卫，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清除来自各村的警察密

探及其走狗,特别是必须把那些站在最前面的地主收拾干净。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军警营地,游击队员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村庄里找到秘密的隐藏地点,而且消灭了六十名村里的地主及其走狗,其中包括穷凶极恶的拉帕莱·阿南塔拉马亚、科米内尼·普拉卡萨·拉奥和乌米内尼·拉马亚等人。为了向干部和队员提供给养,为了进行斗争,游击队和党员对地主征收了实物和巨额税款。

游击队采取设置伏兵(共约四十次)或突然狙击的形式,多次地袭击军警巡逻队,以困扰敌人并阻止敌人的扫荡,大约打死了四十名军警,打伤了五、六十名,而攻打军警营地的次数则少得多。由于采取这些行动,敌人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村庄里无法建立“民团”。敌人只能在三十个村庄里做到这一点。即使军队正在扫荡村庄,群众还是经常把游击队员和干部掩护在自己家里,并给他们提供饮食。

起初,由于尚未充分认识敌人的凶残本性,所以大部分的专职人员成为村里地主告密的牺牲者。没有及时清除动摇分子,这是一个要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由于这个地区幅员很小,敌人能够麇集并使我们蒙受重大的损失。

### 帕尔万查(科塔古登)森林地带

即使在拉扎卡尔横行时代,戈达瓦里森林地带就已经是作战根据地之一。印度联邦军队实行干涉以后,这个地带变成了主要的根据地。在这之后,党和游击队逐步扩展到戈达瓦里河对岸的巴德拉查拉姆地区,这里是过去锡塔拉马拉朱的科亚人起义地区的一部分。

政府千方百计要把我们从各森林地带赶走。它采用了把科亚部落群众撤退到森林以外的布里格斯计划。为此,政府烧毁了他们的小村庄并乞灵于大规模拷打和大规模屠杀的办法。在索亚

姆-甘古卢的班扎拉村，在这个只有十间到十五间茅屋的小村落里，竟有十五到二十人被枪杀。

单单在加德帕杜集中营里，在两个月之内就有一千五百个科亚人死于霍乱。在整个地区大约有一万个科亚人死于霍乱，另外三百人遭到军警和地主打手枪击或屠杀。在那个集中营里，有十八名党员染上霍乱牺牲了。

在帕尔万查的阿拉帕利集中营，一天之内就枪杀了四十五人。其中有十八个党员是经过两三天的严刑拷问后被杀害的。在这个营地，四天内就屠杀了一百十九个人，有的被枪杀，有的竟被活活烧死。

敌人还用飞机进行侦察，炸弹也扔过两三次。

军警强奸妇女是司空见惯的，在军警营房所在地尤其是这样。孩子们在她们母亲眼前惨遭杀戮。在许多村庄里，群众奋起反抗这种暴行，以保护自己的家属。游击队员和村里的党员，特别是来自科亚人的游击队员和党员，被敌人大批大批地屠杀。

内雷达村是运动最强大的据点之一。D. S. P. 斯里尼瓦斯以及行政特派员韦洛迪威吓要烧毁整个村庄。有一次，敌人用罗望子树枝毒打七十个妇女，迫使这些妇女穿着宽阔的裤子，把蜥蜴放进裤子里面并把裤管扎起来，当这些爬虫开始乱咬的时候，妇女们的痛楚是难以形容的。敌人还把赤热的干辣椒粉撒在她们的伤口上，妇女们因此病痛了五个月。还有一天，他们不许母亲们给孩子喂奶，所有的婴孩都哭喊要奶吃。

然而，群众并没有被吓倒！

有一次，一个游击队领导人就在这个村庄里被包围了。妇女们敏捷地把他化装成一个妙龄少女，把“她”安置在房间一个看得见的角落里，军警离开后，又护送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同样，在本达拉帕杜村庄，一个叫拉贾玛的农民妇女被捕了。

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受到严刑拷问。敌人用烧红的铁条，把她的腰部和双手打上火印，好象她是穿戴着装饰品一样；但是她没有吐露有关游击队的只言片语。她的罪状是把粮食带给森林里的游击队。她一直忠于党并在所有的竞选中为党工作。几年后，我有机会见到了她。1960年，我看望了这对谦虚谨慎、对党忠心耿耿的模范夫妇。

尽管敌人采取这种恐怖手段，党和群众的联系还是保持着。我们已经提到1949年和1950年农业工人罢工席卷各地的情况。在这些罢工期间，工人从事收刈之类的劳动，每英亩的工资从以前的六十西尔粮食提高到一百六十西尔。在伊伦杜和布加姆帕杜这两个区，长工的工资，从以前的每年六袋粮食提高到十二袋粮食。四千名伐木工人每天的工资提高到三卢比。党同科塔古登的矿工们建立了经常联系，不断地散发传单。矿工们是一股力量源泉，对于实现各项预定计划，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武装斗争停止以前，最后留下来的坚强核心是各平原地区的一百五十名党员和许多党的同情者，以及森林地带的五十名科亚族党员和五百名科亚族战士。然而，一直到停止武装斗争之前，邦中央将近两年之久未能同这个地区保持任何接触。同各村的日常联系逐渐削弱了，由于在森林里长期挨饿，所有游击队员和领导人的身体都下降到极端衰弱的状态，齿龈流血，等等。他们常常死于疟疾和其他热病。关于如何正确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正是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的领导人在一次突然袭击中被军队包围，吉里·普拉萨德同志身负重伤，其余的领导人进行反击，带着这位同志日日夜夜地走了好多英里路程，护理他的创伤并使他恢复健康。正是这种同志的爱，大大促进了打一场舍生忘死的人民战争！

1951年10月21日，地区领导人收听到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

决定的无线电广播。

## 戈达瓦里地带科亚部落人民的运动

到1949年2月底，村民兵队和村五人委员会成千上万的成员纷纷被捕后，就连那些已经屈服投降的人也被军人政府投进狱中，剩下的人撤退到森林里，而另一些人则跑到城镇去，只有少数人留在原地。

在苏亚佩特和马努科特两个区的党组织，同来自坎曼和伊伦杜两区某部分的党组织一样，扩展到瓦朗加尔县的纳萨姆佩特、穆卢格、卡里姆纳加尔县的曼泰纳区和阿迪拉巴德县的切努尔这一片的森林地带，它邻接戈达瓦里河的林区。坎曼和马迪拉两个区的党组织扩展到帕尔万查和伊伦杜一带的森林里。在胡祖纳加尔和米尔亚拉古登两个区的党组织以及苏亚佩特区南部的党组织，进入纳拉马莱各森林地带。纳尔冈达和邦吉尔两区党的机构扩展到靠近海德拉巴市的拉查孔达丘陵地带。卡里姆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两县的林区则接纳了来自詹加翁和其他各区的党的组织工作者。

住在这些区森林地带的群众，远离城镇，没有交通工具，过着贫苦的生活。男人和妇女只能买得起几件单薄的衣服。他们虽然以养牛为主要职业，但同样要依靠农业以及林业产品。农业采用轮耕制(zoom 或 podu cultivation)，农产品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常采集各种成熟和未成熟的野果、各种不同的叶子，靠这些东西过活。

对这些老实人的剥削是骇人听闻的。平原的地主是统治这些部落人民的村庄的当权者(村长和村司帐)，他们对土地所征收的租税比上缴给政府的赋税多上十倍以至百倍。他们自己紧紧握住

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而只让部落群众成为暂时的占有人。只有极小量的土地才登记为科亚人享有所有权的土地。强迫劳动是当时的流行制度；他们用艰苦劳动所挣得的，即使是些微小收入，也不归他们享有。

对这些部落人民来说，林区官吏是恶魔的化身。官吏们千方百计地剥削群众的劳动，要他们为官府和私人做工，如果没有大量的贿赂，就不准老百姓拣几根木柴烧饭，搞几根木料盖小茅屋。任何一个部落人带着斧头在森林里被看到了，就要遭到毒打。这些贫苦群众的唯一的出路，是想办法给林区官吏送一些贿赂并设法生存下去。林区官吏经常借口部落人所耕种的土地属于“林木保护区”的范围，所以部落人不得开垦那些土地；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允许部落人耕种其他任何新的地方。这些部落人民的命运和处境，人们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政府对于森林里长出一草一木都索价拍卖；而在森林里土生土长并且不得不在林区生活的部落人民除非对承包人或森林看守员和官员付出一笔钱，否则连一片树叶也不能采摘。

承包人和高利贷商人 (sahukar) 付给部落工人极其低微的工资而自己却聚积了大量的财富，就象通常人们看到的森林承包人那样。而且，这些部落人出售罗望子果实、蜂蜜或其他农产品，好不容易才换得很低的价钱；反之，高利贷商人却以特贵价格卖给他们盐、干辣椒、油、衣服和烟叶。

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同样是无法忍受的。世袭首领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贪官污吏，任何人都无权反对他。他收取承包人的贿赂，并从他所管辖的部落群众中以微薄的工资派工。在剥削群众方面，他和高利贷者是狼狈为奸的。群众每逢节日或每有过失，都得交贿赂金 (mamools) 给这个世袭首领。妇女的命运是更不幸、更悲惨的。



任何一个男人要娶一个姑娘，就可以纠集一帮同伙，趁着她单独无伴的时候，就强行抓住她，不顾她的反抗，把她拖走并和她结婚。这个姑娘或她的父母对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她父母也不能干涉。如果世袭首领由于收受贿赂已经成为这个事件的同谋者，那就连争论也不会发生。世袭首领只要说句：“让这根骨头被狗咬走，并归属于那头狗吧！”那就成为最后的命令。这已经形成部落的风俗习惯。

这些部落地区受到这一类陈旧落后的社会风俗、社会障碍和部落传统的束缚，党要进入这些地区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进入部落地区，党就赢得了部落群众的信任和尊敬。

在起初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看到游击队就跑开。要把一个村庄的所有居民集合在一个场所并把有关党的情况和党的理想告诉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当他们明白了“他们是我们自己人”的时候，他们才终于下定决心，对那些剥削者诸如柴明达尔、村长、村司帐、林区官吏和政府等等开展斗争。他们一旦信任了游击队，就主动带领党的组织工作者到其他村庄，为党的组织工作者作介绍，并帮助党扩展到这些新地区去。他们在带领党的组织工作者去一个新的村庄之前，总是先通知那个村庄，说是第二天要陪一些亲戚过来，因此，所有的人应当留在村里，不要出去。党的领导人被称为“亲戚”或“我们自己人”。部落群众和游击队员们共享他们所有的各种各样食品；而不管给什么食品，游击队员们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赢得了部落群众的信任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党组织。

游击队一进入各森林地带，村长、村司帐和林区官吏们便纷纷逃命。部落的群众松了一口气，他们开垦了新土地；森林承包人按照党所规定的数额付给工人工资，如不给与这样的工资，部落工人就不去干活，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增加三倍到四倍。同样，高利贷商人要按照党所规定的价格购买部落人的林产品。

绝大部分的部落世袭首领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习惯；他们也热心地参加群众运动；陈旧落后的婚姻习俗被人们抛弃了。他们也把本地区地主的耕牛和土地没收并且分配给群众，他们还把这些行动扩展到各平原地区。

村民兵队是由所有身体健壮的男女组成的，其中有一些人加入了正规游击队，有的甚至成为党的组织工作者。部落青年入党的有二百人之多，他们不是当了游击队员就是担任了组织工作者或交通员。特别必须提到这一事实：二十名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一道入党，并且在参加游击队之后也拿起武器来。科亚人加入村民兵队和村委员会的，不下一千人。这几个数字表明在这些群众中党的影响扩大到何等程度。

住在帕尔万查和伊伦杜两个区的群众，过着同样的经济、社会生活，他们在帕尔万查地区委员会领导下组织起来，大规模地投入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他们大量地参加了游击队。

在克里希纳河森林地带纳拉马莱林区的琴丘部落以及在阿迪拉巴德县的贡德部落中，运动也开展起来了。共产党不断扩展到特仑甘纳地区各部落聚居的一切地带。

邻近这些森林的各平原地区也卷入运动当中。群众大规模地分配地主的土地、耕牛和稻谷。然而在这些平原地区，由于警察加紧对游击队的袭击，运动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党为着立即改善科亚人的境况，明确地提出下列经济要求：

1. 不缴纳政府官员所征收的任何捐税，如犁税（每张犁十卢比），采集依帕普武花税（ippapuvvu，一种可以用来酿酒的花，每户交花税六卢比），竹席税，房产税，牛栏税，牧场税（一卢比半），炉灶税（八安纳），牧牛税（每头牛十二安纳），盖房子税（任何新建棚屋或房子都要缴纳税款和非法征收款五十卢比）。停止一切非法勒索，如向官吏们免费供应酥油、蜂蜜、家禽、山羊等等。

2. 不给班贾达尔纳税或交租,他们是政府授权在各林区征收土地税的大地主。

3. 土地应当属于实际耕种者所有,不必向地主交租。

4. 夺回一切被地主、承包人用暴力或欺骗手段霸占的土地。

5. 不偿还高利贷债务。要无息贷款。

6. 不干强制劳役。不管给谁劳动或工作,都要有工资报酬。

7. 对于群众必须买卖的各种货物,要把平原市镇的实价告诉他们,使他们不会受骗上当。

8. 实行检查监督,使承包人或外来商人对部落群众所收集的林区土产,如蜂蜜、罗望子果实、各种兽皮、依帕普武花和席子等,付给合理的价款;部落群众应有把林产品卖给任何人的自由,必须废除那种只许贱卖给某些承包人或政府代理人的强制做法。

9. 比迪叶<sup>①</sup>的采摘和包扎,一百叶的最低价格必须是一安纳而不是半安纳。(在1971年,国大党政府把它收归国有并调低价格,把早先人民在1968—1970年通过一系列罢工斗争所争得的八至十派斯降低到三至四派斯。)

10. 伐木的工资必须增加。

11. 某些木材或其他林区土产价格必须增加。

除了迫切的、局部的经济要求外,党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是:建立一个科亚人的自治区,实行地方自治。

党还提出了卫生问题,治疗科亚人民所患的各种慢性病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社会平等问题,妇女问题以及群众教育问题。

## 烧毁村庄和设立集中营

警察开始放火烧毁一个又一个村庄。特别是在各森林地带,

<sup>①</sup> beedi leaves,一种可当作烟卷吸的叶子。——译者

连一间小茅屋也不准保留。老百姓一切财产，包括粮食和衣服，都和茅屋一起被纵火烧掉。同样，在各平原地区，小茅屋或田野里泉井边的任何草棚，也统统被烧毁夷平。小村落的群众被迫搬到大村庄附近去住。在这样一些中心点设立了大军营。部落村民被迁移到四、五十英里以外去，被迫在林区边缘的军营周围居住。设立这些集中营的残暴做法，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来：整个区的部落群众被强迫住在三、四个军事集中营里。这是在“布里格斯计划”之下干出来的。国大党的头目们把它们叫做复兴营，实际上，它们是集中营。显然，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不给林区的游击队有一个立足处。几百个村庄就这样被付之一炬。

群众一旦被带进集中营，军队依照豪绅及其走狗们的指点，拖出几个人，横施毒打，直到他们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例如，军队从纳萨姆佩特区的古杜尔军营里拖出八个部落群众，把他们打到皮肤绽裂，用干辣椒粉撒在伤口上，捆住他们的手脚，摔在炽热的沙地上，就象把鲜鱼撒在沙地上晒干一样。不给吃，不让喝，他们全都惨死了。

同样，军队在纳萨姆佩特区的阿育王纳加尔军营，毒打一个部落农民，打得皮肉分开，再把他吊起来，用滚烫的水浇在他身上。这个农民也死于非命。

军警在丈夫眼前恣意强奸他们的妻子，这种罪行，已成为这些畜生们的家常便饭！

枪杀群众已成为另一种消遣！一个村庄的群众被带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营地被带到另一个营地，从一个区被带到另一个区，随地枪杀。有的人甚至还被从监狱里拖出来枪杀。敌人用卡车把群众、党员和游击队员运送到纳萨姆佩特、穆卢格、伊伦杜和帕尔万查一带的森林里，集体枪杀，好象他们是在射击麻雀一样。杀人的花样层出不穷，其目的都在于恐吓群众。

敌人把几万群众关在各集中营里，不给以应有的食物，使其遭受严重饥饿的折磨。先把他们毒打一顿，然后迫使他们挖掘长长的壕沟，要他们站近这些壕沟的边缘，再向他们开枪，使他们掉进那些沟坑里，然后用泥土把他们覆盖起来。有些人被带到营地外边的大树处，吊死在那些大树上。在马努科特区靠近纳加拉姆的营地就采用过诸如此类的许多杀人方法。

由于连续饥饿，许多人全家死光。在这些集中营里，霍乱、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普遍流行，而且整个营地整个营地传染遍了。据估计，住在纳萨姆佩特、穆卢格、伊伦杜和帕尔万查等区的部落群众，死于这种流行病的竟达一万人以上。在这些集中营里的牛和羊，由于缺乏饲料和适当照顾，也大批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设立集中营对群众施加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国大党的头目们却把这些集中营美称为甘地镇、阿育王镇、贾瓦哈尔镇、卡卡蒂亚镇、巴普镇等等。

实际上，敌人在所有各地区都是这样地折磨群众，只是方式稍有差异而已。这一切做法的唯一目的是：把游击队和党组织从群众中孤立起来，然后把他们扑灭；强迫群众供出党的秘密。

如果人们要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去看望他们的亲戚，就必须从军事当局那里取得许可证。军队一发现任何没有携带这种许可证的人，就加以逮捕，象对待共产党员那样烙上火印，监禁起来。那些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只能沿着证件中所指定的路线走，而且只能在指定的日期内逗留。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部落群众竭力逃避被拖进集中营，跑进广阔的密林深处。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艰难踟蹰，按最低要求糊口度日。他们常把稻谷“贮存”（隐藏）起来，不管包围扫荡，青年人和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都跟着游击队避进这些森林地带并在那里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到停止武装斗争为止。

## 游击队和干部在林区中的艰苦生活

各部落地区生产很少的谷类粮食。部落群众一年大部分时间靠草籽、野水果、野胡桃、野草根以及依帕普武花（一种可以酿酒的花）等为生。他们猎取野禽、野猪或者泰卢固语称为“野努穆”的野牛。当他们取得粗劣的黍类谷物，如索马卢、阿里卡卢或小米时，就把它烤干或煮成稀粥来吃，或者靠发酵的稀粥糊口。我们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就以这些粗糙简单的食品当口粮，完全和部落群众一样，并和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敬。

由于军警加紧封锁和一再进行扫荡，特别是由于敌人强迫整个科亚部落群众撤出林区妄图饿死游击队，要给养和维持游击队就一天比一天困难了。

政府强迫科亚人撤出林区，原是很不容易的。反复扫荡，毒打和抢掠，甚至是大规模的屠杀，都没有奏效。因此，政府乞灵于烧光他们小村落的办法，据粗略估计，约有一千个小村落被烧毁。然而科亚人并没有屈服。最后，政府当局集中力量，把科亚人所有的牛强行牵走并看守在林区以外。就是用这种办法，连同恐怖手段和烧毁村落，才迫使科亚人去住在集中营里。然而，他们经常寻找借口，以耕种田地或采集林产品为理由，一再地去森林里，而且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往往达到了这些目的：找到了游击队，把各种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送给游击队。

有一次，这个森林地带的游击队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决定袭击某些狗地主，把他们的牛赶进森林宰掉，以维持生活。他们用很多盐把牛肉腌好晒干，每个游击队员分到一份咸牛肉干，作为紧急情况时食用的随身口粮。

但是，在克里希纳森林地带，对琴丘人来说，公牛和母牛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不但不吃牛肉，而且把任何吃牛肉的人看做是罪孽深重的人并且痛恨他。所以我们游击队必须尽量避免宰牛和吃牛肉。有一次，一支新招募的游击队处境极其困难，宰了一头小牛吃掉了，但是领导要对琴丘群众解释这一件事并使他们平静下来，却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地区，游击队只好依靠所有各种可食的树叶、草根和可以捕捉到的小动物充饥。用枪猎取动物是被禁止的，这不但是因为缺少宝贵的弹药，而且因为这些森林的范围不大，军队营地离游击队所在地不远，任何枪声都会把游击队秘密隐藏场所的线索泄漏给军队。我们已在本书另外一节中提到，在那里有两个月之久，游击队员每天如何只靠四分之一公升的小米粥糊口充饥，粥里甚至没有下盐。

但是，处在这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游击队的战斗员和指挥员，男队员和女队员，却都生活在伟大的同志的爱之中。

不仅粮食，而且连避雨防晒的藏身之处，都成问题。在密林里，他们经常用茅草和树枝搭起小棚屋。但在暴雨期间，游击队员们就得遭受很大痛苦。他们时常把农村粗制的卡姆巴尔（kambal）（用绵羊毛或山羊毛制成的毯子）挂在树枝上面，好象顶上有一块布盖着的帐篷一样。即使遇上倾盆大雨，这也常常就是一个很好的遮蔽物。在这些丘陵地区，在冬季月份——12月和1月，由于温度下降到华氏四十五度（摄氏6.7度），这给游击队造成了困难。在许多地方，因为害怕引起敌人注意，是不能点燃大篝火的，所以他们往往把就地所能拣到的茅草或树叶撒在冰冷的地上或岩石上，铺上一条毯子，两三个人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再用另外一条毯子合盖在身上。

为了能够迅速转移，除了口粮、枪枝、弹药以及装有必需药品的急救盒外，他们只得带轻便衣服，轻而有限的个人用品。

每一支游击队经常带一只统一规定的药箱。政治组织工作者

或其他个别人员受了急救训练。但在森林地带，由于在近处或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请不到医生，这些急救人员力图治疗各种严重的创伤。我曾亲眼见过身负重伤、甚至复杂骨折的游击队员，被缚上绷带和大胆地用西比佐尔粉 (cebezol powder)、青霉素软膏和简单的注射剂治疗，并照料几星期，直到他们能去遥远的市镇得到适当的医治。从林区牧牛场买来的罐头炼乳或新鲜牛奶，首先保证供应这些病号和急需的同志们。

但是疟疾却是使我们游击队员经常受苦的最坏的灾难。尽管用了大量的百乐君、奎宁和奎宁注射剂，患者还是不能较快痊愈。没有丰富的营养品，单单药品是不能使他们康复的。我曾见过发高烧的同志们，咬紧牙关，斜靠在其他战友身上，步行几英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都是为着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只有亲眼见过这种情景的人，才会相信这种伟大的同志的爱。我有幸目睹过此情此景，并有几星期时间参加过他们的战斗生活。

## 马努科塔—穆卢古—瓦朗加尔地区

从1949年开始到1951年10月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在这整整三年中，马努科塔—穆卢古—瓦朗加尔地区曾是共产党游击队和政府军队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从苏亚佩特地区撤退的游击队、组织工作者和大部分领导人，就是到这里来开展运动的。

在1948年9月到12月间，在苏亚佩特区的科塔帕杜、库马里昆特拉、昌杜帕特拉、比拉沃卢和泰塔拉帕杜等中心点以及马努科塔的加尔拉各中心点，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的群众，成百成千地行动起来，没收了那些勾结国大党警察反对人民的老地主和新地主的粮食，还夺取了这些地主的庄稼，而农民在反复扫荡中仍能保



住自己的庄稼。据估计，夺取的粮食和庄稼总共有八千到一万袋的谷物。

同样，在纳尔冈达区的奇塔卢尔和纳克雷卡卢两个中心点，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在苏亚佩特区的瓦达马努科塔、卡萨纳戈杜、博帕拉姆、坎迪加特拉、埃卡帕利、科杜尔、奇拉帕昆塔、科塔帕杜、图马拉-佩努巴杜等中心点，罢工进行了好几天并保住了他们的工资定额。他们保持了每月九十西尔粮食的工资额，而在收割期间则每天可以获得六西尔。他们能够迫使地主以每卢比七西尔的定额出售稻谷。在科塔帕杜和拉吉帕杜两个地区，群众甚至在公路上挖掘壕沟，以阻碍被派去镇压这些斗争的军警的行动。

但是印度军警为数六、七千人，在同一个时间内对十至三十个村庄发动了猛烈的扫荡搜捕。在这些扫荡中，据当地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总部所收到的不完全的报告，情况大体如下：六千五百人被严刑拷问（姑且莫说几万人被扣留、棒击和折磨）；在这过程中，六十个人死于非命；三百个妇女被强奸，其中四十个妇女被搞死；四十二名党员和游击队员以及十五个普通农民被枪杀。

由于这种猛烈的突然袭击，我们党员的百分之四十被逮捕了，另外百分之四十变得不活跃了，只有百分之二十继续活动。他们大都是分散的，彼此不能联系，但是他们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只有七名地段的组织工作者、十三名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和一共只有七十名队员的十支游击小队，比较有组织地到达加尔拉森林地带。在尼扎姆—拉扎卡尔时代，曾经同党和运动站在一起的农民上层、较富裕的农民阶层以及开明小地主，在“警察行动”后马上倒戈反对党和运动；各中间阶层抱着幻想而且动摇不定；只有贫苦农民同党和运动站在一起，仅仅这几周的经历，就足够使他们丢掉幻想。

下面是邦中央收到的一份报告的摘要，从中可以看出敌人在

马努科特-瓦朗加尔地区所恣意施行的骇人听闻的镇压手段。

“埃拉鲁古登：拉马杜古·贾加纳特·拉奥是一个班贾达尔，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开展斗争的最初阶段，他就持枪参加扫荡平迪普罗卢中心点。当时一支游击队袭击了他的住所，他逃脱出来，住在波伦帕利的国大党机关。甚至在那个国大党机关里，他也经常出来帮助拉扎卡尔袭击共产党的村庄和游击队。他随同印度联邦军队一道回来，设法建立了一个营地。一排骑兵驻扎在他的家乡埃拉鲁古登村。这里是平迪普罗卢·贾加纳特·雷迪、贾纳雷迪·德什穆克、马里佩达·达莫达尔·雷迪、贾加纳特·拉奥等人的中心据点——一群刽子手的巢穴。国大党头目鲁德拉德夫也参加了这个中心据点。敌人从这个中心据点——

袭击他们在这个区所挑选的任何村庄。

强奸妇女、拷打群众，抢劫他们的家当。

每个村的妇女都受到凌辱、折磨和强奸。妇女往往同时被四、五个人轮奸，不管她们是否有身孕、是否刚刚分娩或者是否老妇人。妇女们屡次被一大群恶棍强奸。

把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或者那些被怀疑为送粮给共产党的人，大规模地抓进营地里，横加拷打。

用针插入指甲下，用钉钉入脚部；干辣椒粉塞入阴部和身体的敏感部分；用尿灌进嘴里；穿着长筒靴踩踏，用步枪托殴打。

开枪杀人。有三十三人被屠杀了，其中包括平迪普罗卢村的领导人拉亚拉·贾加亚，他在饱受三天的严刑拷问之后，也被杀害了。他曾同平迪普罗卢·贾加纳特·雷迪作过斗争。

把人倒吊在树枝上达数小时之久，在下面生火，用火烘烤他们。这种勾当反复干了两三天。

强迫人们并肩俯卧排成一列，穿着长筒靴在他们身上跳跃舞

蹈。

迫使人们成排地站在一棵树下，用绳索把他们绑成一串，把他们拉上去又砰的一声把他们摔下来，把滚烫的水浇在他们身上。

连续两天把他们绑住手脚，象扔麻袋一样扔到户外，听任日晒、雨淋、霜冻，不给食物，甚至也不让喝水。

把他们放在荆棘丛上，往他们身上再扔更多荆棘，并用棍棒毒打。两个人在一次这样的毒打中惨死了。敌人大规模地使用这种特殊的酷刑来恐吓科亚人，想叫他们屈服。

（在1960年，即在这些日子的十年之后，在布加姆帕社区，一位科亚老农亲自对我叙述这些事件。你要了解在他心头深处所压抑着的对于这些暴行的凶犯们的愤怒和仇恨，你就必须看一看他讲话时的面部表情和听一听他的怒喊。——普·孙达拉雅）

在苏亚佩特和平迪普罗卢的平原地区，在1949年2月到3月之间，地主们得悉游击队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被迫撤出这些地区，就力图抢走群众所占有的土地和农产品。群众奋起反抗，他们背上食品袋和粮食四出寻找游击队，殷切地期待游击队回来。他们听到了消息，说是游击队已经重新组织起来并在附近各村采取了某些行动。一听到这个消息，群众就开始收复那些在9月到12月猛烈扫荡期间被霸占的土地。在平迪普罗卢、梅塔拉吉帕利、拉姆普拉姆和库马里昆特拉等中心点，农民赶走了地主的仆从，粉碎了他们犁种土地的企图，而由农民们自己耕种这些土地。狗地主们又开始跑回市镇去了。

除此以外，在平迪普罗卢和伊伦杜这两个中心区，大约九十多个村庄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增加了工资。大约二十个村庄的女工们也挺身而出，独立地举行罢工。地主们威吓说要带警察来，罢工的女工们回答说：“如果你们带你们的军队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游击队来给我们撑腰。”这些罢工的影响扩大到附近的拉马普拉

姆和博德拉达两个中心区的十六个村庄。

在纳马拉帕杜和潘迪帕姆普拉地区，军警在追寻游击队时、袭击科亚人的村庄、对他们施加种种骇人的暴行，科亚人也奋起反抗。敌人在米尔亚拉彭塔、拉克什米普拉姆和哈姆巴拉帕利等十个地点设立了永久性营地。

**在加尔拉和帕哈拉两个地区：**在大约五十个村庄，有一千零五人参加破坏公路和小路长达一百英里。在森林地带，另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小路在一年之内被五百至七百人破坏了，他们砍倒大树阻断小路，挖掘深坑，他们把小山丘和密林之间的羊肠小道，用滚下来的巨石和树木堵塞了。在两条这种羊肠小道的所在地，群众和军队之间进行了一场大约二十天之久的正式的战斗，这场战斗反复了三次，群众和游击队要堵塞小道，而军警则要清除障碍以便通行。

科亚青年前来要求接受军事训练，游击队员训练了他们，有六十人加入本村民兵队，四十人加入正规游击队。父母们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受军事训练，感到自豪和高兴。

在这时候，有一天几个军人在科亚古登企图强奸妇女，男人和妇女奋起抵抗，包围了他们，妇女们拿起舂打谷物的木棒(rokallu)把他们撵跑了。

在这一年里，群众能够保有他们所耕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实际上，他们保有比较靠近森林地带的全部土地，而越是进到苏亚佩特平原，他们所能保有的土地的百分比就越少。大约三十个村庄的农民能够收复他们在1948年的扫荡中所丧失的土地。在林区，大约一百五十个部落小村落的群众开垦了林中的土地，新的轮耕制扩展了。在所有这一带的九十个村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赢得了每天六西尔粮食的工资定额(原先每天只有三西尔)，而有几个村庄工资甚至增加到八西尔。在六十个村庄，他们使采摘

槟榔叶的报酬增加了一倍，即从原先的三派斯增加到六派斯。

游击队对军警营地或他们的巡逻队进行了三十一一次的袭击，击毙军警三十四人、打伤二十人。群众和游击队在各村处决了敌人的奸细、警察密探、疯狂折磨群众的凶手以及狗地主等，合计约六十人。

但是在这一年里，党在本地区也遭到重大的损失：八名地段和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两名游击队指挥员和十名干练的游击队员被杀害了。

然而党仍然能够扩充自己的组织。党在二十个村庄的三十八个党小组中，拥有一百七十六名党员和候补党员，在另外六十个村庄中还有二百五十名积极分子，而且同三百个村庄保持经常的联系。

### 1950 年的情况

运动越来越深入地扩展到森林地带，一直扩展到戈达瓦里河的东部和北部，扩展到穆卢古和帕哈拉，然后又扩展到卡里姆纳加尔县的曼泰纳，发展到大约四百五十个另外的村庄。

在贡达拉地区，科亚人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从贡达拉的村长和阿南塔拉姆的马克泰达尔<sup>①</sup>那里，没收了一千零六十袋粮食和五百六十头牛，开垦和耕种了大约三千五百英亩的林中荒地。贡达拉的村长和村司帐的一百英亩土地也被没收并且分掉了。在加尔拉，没收和分配了二百六十四英亩土地；在纳拉萨姆佩塔区（帕哈拉）没收和分配了一千英亩荒地和一百五十英亩超过规定限额的地主土地。

在贡达拉地区，运动在科亚人当中开展得很广泛深入。党在

---

<sup>①</sup> 封建压迫者之一。参阅本书第 1 编第 1 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那里举办了一次有关苏联生活的图片展览。群众感叹地说：“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

有一次警察袭击一个科亚人的小村落，拘捕男人并正在把他们带往营地，来自附近十个小村落的妇女们包围了警察，不让他们继续前进。警察开火了，但是妇女用石头回敬，除非把他们的男人释放，她们坚决不肯走开。最后警察只得让步。

按照“布里格斯计划”，政府千方百计地要疏散所有这些科亚人的小村落，把他们迁出森林，到外边的集中营里去。尽管这个地区有许多警察营地，尽管反复袭击村庄和烧毁房屋，然而直到1951年底，依旧还有三十个小村落的群众避开了这种大搜捕，并继续流动性地住在森林地带，因为警察使他们不可能长久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有关警察扫荡贡达拉地区的一份报告表明，这些扫荡对群众施加了何等凶残的暴行。

### 贡达拉遭到扫荡

1950年9月6日，来自阿拉帕利营地、辛加雷尼煤矿营地以及来自科马特拉古登等处的军警人员，大约一千五百人包围了贡达拉地区，进行搜捕扫荡。

这次扫荡适值小米成熟和准备收割季节，他们抢走了力所能及的小米，其余的就赶牛羊去吃掉。

军警把饥饿的科亚人和其他部落群众的数百袋粮食都毁掉了，群众本来指望收成之后在几星期内每天至少能够吃上一餐。他们所仅有的一点点粮食也被抢光了。

这些畜生不以毁灭农作物为限。他们开始放火烧毁科亚人的村庄，以威胁科亚人搬到政府所建立的新的居留营地去。没有一个人留在奥杜古登、科迪萨拉、萨姆帕利、罗拉加达、德瓦拉古登、

林古登、钦塔古登等地。在这里，住房里面的每一件东西，包括粮食、衣服和家庭用具，都被付之一炬，不许人们抢救任何东西。在萨姆帕利和奥杜古登两个地方，各有一个老大娘被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而当时这些畜生却继续谈笑风生，嘲弄群众。

在干尽这种野蛮勾当之后，他们想要哄骗群众支持国大党政权。一些患有各种皮肤病和生疮长疖的科亚人，得到了药品和绷带。到处扯起国大党的旗帜，他们贴出布告，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暴行”，说什么他们的统治不是尼扎姆的统治，而是国大党政府的统治，这个政府是来改善群众的命运的，因此群众无需心怀疑惧；他们将要给群众吃的和穿的，将要开办许多学校和医院；他们是为了搜查共产党来这里的，共产党是专把老百姓的喉咙割断的大坏蛋。他们吹嘘他们自己的力量，夸耀他们武器的威力，吹牛说要在短时间内肃清共产党。他们威胁说谁想从居留营地跑掉或不愿去那里住，就要抓出来严惩不贷。

某些部落长者和黑市商人，如贡达拉科的马蒂·拉马昌德鲁杜之流，费尽气力，要部落的群众转而反对共产党，并要他们离开森林地带而住到居留营地去。耶拉普拉姆的一个部落首领，甚至向警察告密一个名叫古塔亚的游击队员。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许多部落群众拒绝到居留营地去，连那些已被迫到了那里的人，也用尽各种办法逃离这些居留营地并回到他们原来的森林住处。他们捎口信给游击队说，他们是在疯狂镇压下被迫住到营地去的，但是不久就要回来并加入游击队。“弟兄们，不要误解我们。你们要和我们在一起，把你们以前常说到的那些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保护你们，对警察和压迫者开展斗争。”

1950年9月23日，在加尔拉实行贾吉尔制的卡图古登村，当十八个军事人员和某些“民团”对群众施加他们习以为常的暴行

时,男人和妇女在当地民兵和组织工作者的领导下,袭击了这些匪军人员。在这次冲突中,一名排长和他的三个士兵被干掉了,另有五个士兵受伤,群众从他们那里缴获两支小盒子枪和若干步枪。当另一支巡逻队从附近的布加营地赶来援助时,游击队就是用这些武器把他们打跑的。

但是,一支拥有一连兵力的大分遣队加强扫荡这个村庄。群众奋起抵抗,可是这次有四个人,即多加拉·潘达亚、穆西·普拉亚以及其他两个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其余人避入森林。军队实行恐怖的报复,他们把所能抓到的许多人枪杀了。然而这个村所有的群众在森林里生活了好几天并保卫了自己。为了防止孩子的嚎哭声会把他们的隐藏地点泄漏给敌人,他们就常常用布塞住孩子的咀。他们把自己的狗也消灭了,用石头缚在鸡的脖子上,以防止它们啼叫出声。

在这一年之中,敌人总共烧毁了二百个村庄(毁灭了一万间房屋)。遭受各种暴行的人共计一万六千二百八十名,其中七十三人被枪杀或被折磨死了,九十个妇女被强奸,二百十二名当地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入狱。

然而这种反抗仍在森林地带继续进行,在大约四十个村庄,群众又夺取和分掉了大约九百袋粮食,毁掉另外的一千三百袋。他们破坏各种道路,不断地袭击警察的密探,枪毙此类奸细十一名。

兹将 1950 年的活动总结如下:

在二百六十个村庄,新夺取和新开垦的荒地和林中土地达一万三千英亩。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二百英亩分给了贫苦农民。在大约一百五十个村庄,有一千八百二十四人参加夺取了二千八百九十袋稻谷。三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进行了罢工,继续保持住他们在前一年所争得的关于采摘槟榔叶的六派斯的工资定额,而且还把这种做法推广到过去不能这样做的其他村庄去。



砍伐一大车的马迪树(maddi)和麻栗树，工资从过去的一卢比提高为二卢比。锯大梁木的报酬从过去的二卢比增为六卢比，而锯竹的报酬则从过去的一卢比至一卢比半增加到六卢比。

党能够组织一百七十个村委员会，并在八十五个村庄招募三百人作为地方志愿兵。在三十四个村庄的五十三个党小组中，党员增加到二百零八名，十九个人被提拔为组织工作者，四个人被提拔为游击队指挥员。

游击队对军警发动了六十次袭击，击毙军警一百人，打伤二十四人。游击队损失了地段组织工作者三名、中心点组织工作者三名、游击队指挥员一名以及游击队员或交通员三十三名。其中巴拉拉朱是地段组织工作者之一，拉贾亚和兰加亚都是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

### 1951年——扩展到阿迪拉巴德县的 切努尔—锡里普尔地区

在3、4月间，春夏之交的季节又来临了。敌人开始集中兵力，企图袭击和消灭森林地带的游击队。越来越多的军队到达马努科塔和各个采矿中心，到达多纳卡尔和纳萨姆佩塔军营，以包围这整个地区。

大规模的搜捕扫荡开始了。在同一时间里包围了森林里的七至十个小村落，而且到每一个角落、每一口池塘、每一条河流或每一处水源去搜索游击队。军队两天多以来日夜不断地守住每处水源，指望游击队会因极度需要水而不得不到水源那里去，那时就容易加以消灭。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同时监视九十个水源，所动用的军事人员竟达一千二百人以上。

每天总有一个地方遭到扫荡，而且总有射击。在旱季期间，敌

人进行了二百五十次扫荡。好几百人受到酷刑拷问，十六个人被满不在乎地枪杀。敌人虽然能够迫使几个村庄撤出森林，使继续留在林区的村庄减少到大约三十个，然而敌人却只能抓到十三名游击队员。

群众和游击队勇敢地面对着这场猛烈的进攻，下决心打败它。被拖进森林外边营地村庄的科亚人，每天经常到森林里采集林产品、比迪叶、依帕普武花或者粗劣的草籽。科亚人把森林当作同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领导人相会的地点，把敌人的调动情况告诉他们，把急需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交给他们。留在林区的那三十个村庄的科亚人，就象时常保持警惕和机动灵活的游击队一样，也过着流动不定的生活，并经常帮助游击队。四十三名新战士加入了正规游击队，其中包括九名入伍的妇女。

这些女游击队员作为交通员是格外理想的。有的握着枪，沉着地对敌人开火，是非常好的游击队员，其中两人成为游击队的副指挥员。

群众继续对地主开展斗争。在加尔拉和帕哈拉(纳萨姆佩塔)这两个中心点，他们没收了二百头牛和四百袋粮食。在贡达拉地区夺取了一百头牛，而在瓦朗加尔地区也夺取了三百头牛和五十袋粮食。

游击队向北渡过戈达瓦里河进入阿迪拉巴德县的切努尔区，之后又向上扩展到最北面的锡里普尔区，把运动推广到这个地区的大约二百个村庄。这个地区的群众获悉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殷切地期待他们来临。游击队和群众联合起来，如同所有新区一样，没收和分配地主的粮食，焚烧村公所的档案和债契。当这些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往往就进一步开垦和占领荒地和林中土地，夺回被非法霸占的土地，还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1951年初，邦委员会领导人比米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同

志到达这个地区，在那种困难的局面下现场指导运动。他对他们说明全国其他地区的形势，运动在卡里姆纳加尔县的高涨情况，运动扩展到阿马拉巴德和维卡拉巴德地区的情况，以及关于拉维·纳拉扬·雷迪先生所掀起的诽谤运动的情况。这场诽谤运动得到在孟买的“公开党总部”以及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和丹吉的支持，他们把特仑甘纳运动看作恐怖和屠杀的运动，极力加以反对。这种做法是把1950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前面已经提过）完全置之脑后，而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党的领导人都是曾经参加过此次中央会议的。举行了一次有全体主要组织工作者参加、持续十五天的会议，回顾检查了全部工作和概括规划了下一步的任务。由于贝·纳·同志是在1951年初，即1951年5月党中央会议之前，动身到这个地区来的，所以他无法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进行传达，也无法根据新的精神整顿组织。在1951年5月党中央会议后，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德·文·）同志带着新精神动身到这个地区去，专门为着解释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拉杰斯瓦尔·拉奥则是在11月和12月到这个地区去的。

1951年，截至7月底为止，在四十八个村庄有五百人参加过四十四次的战斗，没收并分配了五百二十袋稻谷、九坎迪<sup>①</sup>干辣椒以及价值一万卢比的其他物品和傢具。他们捣毁了那些不可能占有和分配的敌产。六百头牛分配给四百户。在采摘比迪叶和依帕普武花的季节，党开展了充分的宣传，对二百个村庄的群众说明党的纲领。另有二十个村庄的群众离开集中营回到森林里。运动扩展到阿迪拉巴德县切努尔—锡里普尔地区的大约二百个村庄。

党吸收了包括九个妇女在内的六十五名新党员，组成十三个

---

<sup>①</sup> 印度计重单位。一坎迪等于一千公斤。参阅本书第2编第3章《1950年底在军事中心周围——纳尔冈达平原的局面》节。——译者

小组,其中两个是妇女小组。提拔了干部:十二人担任游击分队指挥员,五人担任地段指挥员,七人担任地段组织工作者,三人担任地区指挥员。

游击队对军警进行了六十四次袭击,击毙七十一名军警人员。他们在村里消灭了四十二名警察密探、狗地主及其亲信狗腿。

党也损失了地段的和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五人,游击队员七人,他们是在这半年之中被杀害的。

党曾经设法把运动扩展到巴斯塔尔地区,派遣了一支游击队向东渡过戈达瓦里河。但当他们前进时,他们发现那里的语言是不同的,而且甚至尚未具备开展初步政治活动的起码条件;另一方面,邦的各级政府又在那个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戒备着。尽管这支游击队在一些战斗中受到某些轻微的损失,但却能够把全体同志都撤回特仑甘纳地区,无一牺牲。

就这样,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重新整顿组织并开始执行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但不到三个月,他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特仑甘纳运动被决定停止了。德·文同志被耽搁在半路上,他无法估计游击队对新精神的看法,也无法倾听他们的意见:武装斗争究竟能否继续进行到我们获得起码的安全保证以及实现各项最低要求为止。甚至在我们查明这个地区的意见之前,就急忙决定停止该地区的运动,关于这样做的必要性,将在有关停止武装斗争的一章<sup>①</sup>中予以说明。这个地区的全体领导同志,后来在1952年召开的特仑甘纳地区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都毫无保留地赞成这个决定。

---

<sup>①</sup> 按指本书第2编第11章。——译者

## 第五章

### 游击队的活动

#### (甲) 袭击军警巡逻队和军警营地

#### (乙) 打击狗地主及其走狗

#### 党的领导人在埃拉姆佩特村遭到袭击

所有纳尔冈达县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一位主要的省委领导人，聚集在埃拉姆佩特村(马努科特区)的外边，他们带了三、四车的物品，包括档案、轻机关枪和其他武器，还带着妇女和小孩，一起在那里开会。

一个一直伪装拥护党的当地地主，一面为党的领导人安排膳食，一面又去附近的阿巴伊帕伦军营通风报信。

敌人突如其来的包围，并没有使这些领导人惊慌失措，他们按部就班地行事，在丛林中藏好了一部分武器和档案等项物品，并分成三个小队，一边保护着妇女和小孩，一边进行反击，压住敌人，不让他们冲过来，同时各队都从唯一可走的道路撤退。他们以罕见的勇气与决心继续开火，迫得敌人不敢靠近，从而越过了田野。

但是，他们的退路被一座小山挡住。除非越过小山到另一边去，他们就不能安全脱险；同时山又很陡，不容易爬上去。这时，敌人的子弹不断横飞过来，险些儿就打中这些同志。步枪、轻机关枪和其他武器都开足了火力，四周枪声回响，震耳欲聋。同志们几乎被逼到绝境，可是他们以树木、大石头为掩护，继续开火压住敌人，

好不容易才安全脱险，没有任何人牺牲。

两位掉队的女同志，彻夜隐蔽在丛林中，第二天清晨才跟上队伍。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都是有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婴孩都由其他同志加以保护。有一位负责同志一手抱着婴孩，一手持枪不断射击，不仅保住了婴孩，而且还保住了由他负责保护的其他同志，大家都理所当然地为此感到自豪。

孔达尔·雷迪(苏亚佩特)同志伏击了一支军队巡逻队。这支巡逻队曾扫荡纳西姆佩塔村，拷打人民，强迫他们缴纳粮税、土地税，并退还豪绅的土地和牛羊。巡逻队中三人被打死，还有一些人受伤。

苏亚佩特区游击队袭击了瓦拉巴普拉姆、温德拉孔达、达马普拉姆和莫哈马达普拉姆，处决了向警察出卖自己女婿的萨基莱鲁·文卡特斯瓦拉·拉奥，还干掉了四个警察走狗。

1950年4月9日处决了雷古拉加达村的村长，这家伙竟把参加共产党的亲儿子出卖给警察，并把一万七千卢比的党的经费拿去放债。

在乌拉贡达，纳拉西姆胡拉古登，博帕拉姆，阿特马库尔，埃卡帕利，米尔亚拉和阿瓦帕利以及其它一些村庄，每当警察或巡逻队扫荡归来，往往受到类似的袭击。在大多数情况下，每次游击队总要打死或打伤他们两三人。

——有一帮出发扫荡的警察从博马纳帕利村(马努科塔区)走回卡卡瓦伊的营地时，遭到苏亚佩特地区游击队的袭击，四人被打死，一些人受伤。跟他们在一起的二十五名国大党“民团”狼狈逃跑，一人受伤。

——1949年1月1日，在帕塔苏亚佩特，一支游击队隐蔽在一座房屋里，受到了包围。游击队开火自卫，用步枪和手榴弹打死了三个敌兵，打伤了五个，但由于寡不敌众，终于牺牲。

——1948年12月18日，一支警察巡逻队在佩努巴杜和达马普拉姆村之间遭到袭击，两名警察被打死，三人受伤。

——军警人员扫荡科塔帕杜，拉吉帕杜和其他五个村庄，游击队从各处向他们开火，打死了七人，敌人被迫停止扫荡。

### 戈达瓦里林区——马努科塔—穆卢古地区

——贡达拉兵营设在帕尔万查区。从小村落撤出的科亚人被迫住在这里。被逮捕的或被关在监狱里的党员同志和游击队员被带到这里，进行拷问，并被枪杀。就在这里，三、四百名部落群众和被俘人员惨遭屠杀。游击队袭击了这个兵营并进行狙击，虽然牺牲了一名游击队员，但打得敌人丧魂落魄，然后安全撤退。有一天，三十个走狗扫荡了附近的萨姆佩拉村。游击队把他们击退，打死了一人，政府军两天不敢收回尸体。

——在纳萨姆帕特区的真达加图，有一次，一支十五人的游击队派了一个交通员到村里采购粮食，他被捕了。在拷问下，他向军方招供了游击队的所在地。这支游击队被包围了，他们进行了反击，好不容易才撤退到小丘后面，牺牲了五人，带走了两个伤员。这支小队是科亚部落人。如果有适当的放哨，此次损失原可避免。

军队天天从帕尔哈拉区的詹盖杜营地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扫荡，连晚上也不放过。有一天晚上游击队对它们进行了袭击，当时是晚上七时三十分，政府军事人员象平时一样正在聊天。游击队击毙了其中四人，随即走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政府军事人员再也不敢坐在空旷的场地上。

另有一次，游击队在奇纳加纳普拉姆袭击由臭名昭著的营地指挥官西塔帕蒂率领的军队巡逻队。游击队的领导人穆昆达姆同志瞄准目标，开枪击毙了西塔帕蒂。这个家伙曾用罗望子树条弯

成锤子和镰刀模样毒打村里的群众使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因而恶名远扬。

——在古杜尔（纳萨姆佩塔区）—贾加纳图拉古登（马努科塔区）之间的公路上，游击队向一支正在横渡小河的十人组成的军队巡逻队开火，打死了四个士兵，打伤了一个同行的地主，其余的都逃跑了。游击队从死者身上缴获了四支步枪。

在内兰查和卡尔瓦伊（纳萨姆佩塔区）之间的公路上，游击队伏击了一支出发去扫荡村庄的军队巡逻队，开枪打死了两人。敌军开火还击，但游击队按计划撤退，没有损失。

——在拉瓦拉村附近的纳加拉姆—穆卢古公路上，游击队伏击了一群正在进行扫荡的军队，打死三名敌兵，打伤了几个。游击队预料这群军队遭到这一打击之后，不会再去扫荡村庄，而会返回营地，因此，他们抄小路到了一个适当的地点等待敌人回来。果然不出所料，这群军队抬着尸体回来了，他们再一次陷入游击队的火力网，又被打死了两人。敌方的增援部队开到，游击队毫无损失地撤退。在这条公路上，游击队对相当频繁地使用这条公路的军警卡车布置了多次的狙击和伏击。

——卡马拉姆营地（纳萨姆佩塔区）位于森林之中，四周有壕沟和沙袋护卫。政府军队夜里躲在里面，白天才敢出来活动。游击队经常于晚上向营地进行狙击，使他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他们惯于长时间开枪，耗费弹药。有一次，天色即将破晓，哨兵以为不会再有游击队进攻的危险，因而松懈下来，游击队却一枪打死了他，弄得敌军营地长时间内胡乱打枪，耗费弹药。

——纳萨姆佩塔的米尔亚拉彭塔军营设在森林里，营地附近有大树。正规的游击队和当地民兵队一起计划包围它。黎明时刻，进攻开始了。七个敌兵和两名哨兵被打死，其余的慌忙逃进壕沟里。但游击队用轻机枪和步枪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火，估计又



有八个敌兵被打死，多人受伤。游击队节约使用弹药，而敌人则继续疯狂地进行射击。过了一些时间，传来了敌人增援队伍即将赶到的消息，游击队就撤退了。这次英勇果断和持续颇久的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士兵的惊慌情绪，使他们不得不为这小营地增调补充兵员。

——**甘加拉姆公路**：这条公路是在伊伦杜和纳萨姆佩塔之间，长达一百公里，位于密林深处。它是游击队经常狙击和伏击敌人的场所。有一次，在离甘加拉姆三英里的一个特别有利的地点，游击队从早上四时到九时一直埋伏在那里。他们事先堆起笨重的树干挡住道路，当政府军队的卡车开到那里时不得不煞车。当政府军事人员开始从卡车上跳下来时，游击队立即开火，使敌军遭受重大伤亡，估计十人被打死，多人受伤。当发现另一辆军车开近时，游击队就撤走了。

第二次，在靠近切姆胡瓦尼古登的切图帕利丘陵地带，游击队在公路上挖了坑，然后用竹片和浮土盖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一部军车掉进了陷阱，司机和另一些人被打死了。正当双方交火的时候，满载着政府军队的三部军车开到那里，但是游击队毫无损失地撤走了。政府士兵暴怒之下，把在归途中遇到的两个无辜的部族群众杀死。

第三次发生于1950年4月22日，游击队把从伊伦杜煤矿夺取来的炸药制成爆炸力很强的地雷，巧妙地伪装好埋在公路上。许多军车组成一列车队行进，第一辆触了地雷，炸得粉碎，十五个敌兵被炸死。游击队正要缴获枪枝时，第二辆军车却已到达该地点了。

——西塔尔马·拉奥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对卡雷帕利营地（伊伦杜）进行了闪电式的袭击，击毙了哨兵，打了几发子弹，弄得敌人通宵达旦时断时续地射击。

——敌兵经常从**巴亚拉姆**定期地到一家酒店去。有一次，游击队进行了伏击，打死了两人，缴获了步枪和军装。

——为部落人设置的另一个大集中营，设在帕尔万查区的**阿拉帕利**，政府军队经常从那里出发扫荡附近的村庄。有一天晚上，游击小队对这个营地进行袭击，当时营地里只剩下十五个敌兵，其余的都到各村扫荡去了。游击队向正在坐着聊天的敌兵开火，打死了一人。敌兵选好位置进行回击。这时，刚巧三个武装敌兵回到营地，他们遭到游击队的奇袭并被击毙，游击队缴获了他们的武器。但游击队无法进一步逼近打击敌人，于是就撤退了。

——五支游击队，在当地部落群众和矿工的帮助下，袭击了**伊伦杜煤矿**的火药堆集处。卫兵们本想反抗，但是看到工人的高昂情绪，看到人数众多的游击队以及其他群众包围着自己，便停止抵抗。游击队安全地缴获了十五袋的炸药、导火线以及雷管，把这些东西藏在许多不同的地点，甚至藏在七十至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以致军警无法寻回。当局派出暗探寻找，化了整整一个星期，但一无所得。十几座部落村庄被烧毁，许多人受到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仍然得不到任何音讯。

1949年8月2日，游击队在**马努科特—贡德拉蒂马杜古**之间的铁轨两旁选好阵地，一支敌人的武装巡逻队于下午八点钟一出现，就遭到了游击队卡宾枪和步枪的猛烈射击，三人被打死，三人受了伤，但巡逻队开枪回击，阻止游击队靠近死者去收缴武器。一列军车开过来了，游击队也就撤退。从此以后，敌人很少派出步行的巡逻队，在铁路两旁好几百码范围内的树木都被砍光。

但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阻击敌人的交通运输，电报线路和铁轨多次遭到破坏，使火车几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能通行。

——一支武装巡逻队从**斯里罗姆吉里**营地走到**切特拉穆普帕拉姆**，遭到狙击，但巡逻队长时间开枪还击。另一次，另一支巡逻

队行进到穆纳加莱杜,遭到伏击,一人被打死。还有一次,两个敌兵在阿瓦纳加卢和穆杜普加卢之间被击毙。对政府军警袭扰、伏击和狙击就是这样层出不穷。

在抵抗印度联邦军队进攻的三年斗争中,这个地区发生过大约四百次政府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和冲突。

——1949年6月13日:一支警察队伍从阿帕拉米帕莱营地前往阿皮纳帕利扫荡,两名警察在途中被打死。

——1949年7月2日:游击队向在切特拉穆帕拉姆营地附近闲逛的一名排长开火,使他终生残废。

——1949年11月14日:游击队袭击一个军队营地,打死了三人,打伤了三人,为在阿利古登被军队杀害的一位科亚部落同志报了仇。这个营地被迫撤除。

——1949年12月3日:袭击纳加拉姆(帕哈拉区)营地,打死一个,打伤一个。

——1950年1月18日:在卡特瓦达和古杜鲁之间,一支政府军队在扫荡各村庄后归来的途中,被游击队用卡宾枪和步枪击毙九个士兵,击伤八个。

——1950年1月30日:一支军队巡逻队正在马达拉姆和穆卢古之间耀武扬威地列队行进以维持“治安”。游击队向他们开枪,打死了四人,打伤了三人。行军示威立即被制止了。

——1950年3月1日:一排军事人员扫荡了达尼阿帕杜之后归来,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一人被打死。

——1950年3月3日:游击队伏击一支扫荡归来的巡逻队,击毙两人,打断了另一人的腿。

——1950年3月11日:游击队袭击科塔佩塔营地,开枪打死了哨兵。

——1950年3月12日:正在巴亚拉姆和拉马贡德拉之间放

火焚烧科塔古登村的警察的卡车队遭到袭击，两人被打死。1950年3月16日，游击队同警察及其走狗发生冲突，双方都没有伤亡。

——1950年3月23日：一伙敌军从波拉拉姆兵营（纳萨姆佩塔区）出来，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二人被打死。双方交火很久，游击队安全撤退。

——1950年3月28日：一架敌机在加迪古塔山区侦察到游击队。军队在整个地区搜索数小时，但找不到他们。当军队回营时，游击队在马米迪贡达拉伏击了其中的一批，打死三个。另一批在纳加拉姆也遭到了伏击。

——1950年3月31日：从科塔佩塔营地来的军队扫荡了塔凯拉帕杜，并将其烧毁。他们在归途中遭到伏击，三个敌兵毙命。

——1950年4月9日：拉马普拉姆营地——有一支巡逻队在前往穆希米村的路上遭到游击队的奇袭而四散奔逃。游击队解救了被迫去为敌人制造绳索的人民群众。

——1950年4月11日：敌军和“民团”扫荡阿普拉吉帕利归来，游击队对他们进行了伏击，打死十二人。一个罪恶昭彰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塞希雷迪在这次伏击中被击毙了。

——1950年4月12日：从古杜鲁营地来的敌军正在扫荡马泰乌达村，他们布置在村外的哨兵被游击队开枪击毙。村里的敌人听到了枪声，狼狈逃窜。

——1950年4月17日：一支从科塔古登来的巡逻队正在守卫修建中的公路，遭到了袭击，三人被打死，一人受伤。

——1950年4月18日：在蒂鲁马拉根迪附近，载满军队的三辆卡车遭到伏击，三名士兵(sepoy)被打死。

——1950年4月22日：扫荡苏达雷武和哈姆巴拉帕利两村的敌兵带着二十辆大车的劫掠财物，正在回营途中，游击队向他们开火，打死了三人。

——1950年5月7日：在昌德拉古登附近，电报线路被剪断了五公里，交通断绝了数小时。

### 坎曼—帕尔万查地区

——1949年1月1日：政府警察和游击队在塔拉达和科塔古登之间的一次冲突中，两名武装警察和他们的指挥官被打死。

——1949年1月29日：在罗拉帕杜，游击队向一辆警察吉普车开火，打伤一名警官和另一名警察，他们被迫利用掩蔽物保命，当一部军用货车停下来援救他们时，游击队又向它开火，击毙一人，然后撤退。

——1949年3月20日：在莫杜拉帕利，游击队向一辆过路的军车开火，打死三人。

——1949年3月26日：另一辆军车在科塔古登附近驶过时，遭到袭击，四人被打死，四人受伤。

——1949年4月27日：游击队在塔拉达—科塔古登公路上向一辆吉普车开火，打死两名军官。

——1949年6月22日：苏达雷武营地遭到袭击，一名警察被击毙。营地的警察走狗约翰也被打死。腿部受伤的维拉查里同志被警察抓走。

——在平迪普罗卢，有一支由贾加纳特·雷迪指挥的骑兵队。游击队对他们进行了袭击，打死两匹马，另打伤两匹。由于遭到这次袭击，这个营地撤走了。

纳萨姆佩塔：在内兰查村，军队去搜索一支游击队，打了几百发子弹，但没有达到目的。游击队打死了一名敌兵。

——马莱帕利林区：两名妄图收税的林区看守员被打死。

——拉亚马达拉姆(伊伦社区)：村司帐比梅斯瓦尔·拉奥由

军队护送带着抢来的粮食回来时，遭到游击队的伏击，包括这名村司帐在内的四个人被打死，其余的逃跑了。游击队缴获了一支三〇三式步枪和一支卡宾枪。（1949年5月7日）

——**纳拉西姆哈萨加拉姆**（伊伦杜）：两名“民团”团丁图拉萨亚和拉克什马杜于1950年7月12日被打死。

## 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巴加图地区）— 德瓦孔达—阿马拉巴德地区

### 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地带

——设在丛林中的**阿鲁特拉**营地从三个方面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三人被打死。游击队随即安然撤退。第二天早晨，这座营地被撤除了。一向依仗军队成为整个地区一个祸患的豪绅切拉马·雷迪被游击队和群众处决了。

——设在**奇塔普拉姆**附近丛林中的另一座营地同样遭到袭击，两名敌兵被打死。这座营地也就完蛋了。

——在**阿鲁特拉**本村的一座石造的地主平房里面设置了一个联合营地。

——游击队袭击了**高雷利**营地的一支骑兵队，打死了两匹马。

——**洛亚帕利**营地：敌兵从埃拉马这个小村落里抓走了两名游击队的同情者马拉亚和索马亚，把他们带到营地。但是游击队在路上袭击了敌人。那两位被捕的农民在混乱中脱险了。一年之后，他们回村种田，一些走狗到洛亚帕利营地告密。敌人急忙赶到那里，把那两名农民枪杀了。但游击队随即处决了告密人，为死难者报了仇。

后来，1949年12月1日，游击队在另一次袭击该营地时，打

死了敌人的指挥官，缴获了四件现代化武器。整个袭击是通过一家酒店老板筹划布置的。这座营地设在柴明达尔克里什纳·拉奥的平房里。村里的群众对游击队有本领袭击军队营地并夺取武器感到兴高采烈。对缴枪投降的敌兵，准许他们离去，不加伤害。这座营地也完结了。

——一个曾经带领警察搜捕我们游击队的敌方走狗，几天之后，于1949年12月17日在田间被打死。其他奸细纷纷逃往城镇。

——在皮卢帕拉帕杜村扫荡、掠夺粮草的政府军事人员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他们的汽车胎爆裂了，正在七手八脚地凌辱一个妇女的敌兵争相逃命。

——易卜拉欣帕特纳姆：警察哨所遭到袭击，哨兵被打死，其余的警察逃跑了。游击队缴获了四支枪。

萨鲁纳加尔—锡克哈格拉姆：离海德拉巴市四英里的警察营地，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三名警察被打死。

朱卢尔—布瓦纳吉里：一辆载棕榈酒的卡车被游击队拦截住，武装警察的两支步枪被我缴获。

——科塔帕利：马赫布伯纳加尔县科哈普尔区的警察所受到袭击，六支步枪被我缴获。

蒂帕纳·克里什纳·雷迪率领的苏巴雷迪古登“民团”团部于1951年10月遭到游击队袭击，十七支枪被我缴获。克里什纳·雷迪是个臭名远扬的地主恶霸，他追捕过我们的游击队，参与杀害了六人，其中包括卡卢瓦帕利的曼加亚同志。

——胡祖纳加尔区的拉克马普拉姆和梅迪拉姆帕利“民团”团部，遭到游击队袭击，七支前膛枪、十三芒特的火药和两支猎枪被我缴获。

——瓦达帕利中心点，米尔亚拉古登：一支警察巡逻队遭到伏击，两名警察被打死，他们的枪支被我缴获。

在梅拉切鲁武附近，一支警察巡逻队遭到伏击。游击队击毙两名警察，缴获两支枪。

### 维卡拉巴德地区

——在塔蒂帕利村，1950年6月2日，一名警察副巡官在一间草屋里被包围，挨了揍，手枪被我缴获。

——两名未携带武器的警察在前往昆查拉姆警察所的路上被游击队抓住，游击队没收了档案，就把他们放走。在比达尔区，邻近维卡拉巴德边界的地方，游击队从“民团”那里缴获了十四支枪，他们是被武装起来打游击队的。

### 卡里姆纳加尔—贾纳加翁地区

#### 贾纳加翁地区

——布查纳佩塔营地设在村外。游击队袭击了它，双方交火了一些时间。后来这个营地被撤除了，改设在村内一个很坚固的建筑物里。

——两名来自塔里戈普卢营地的武装人员到甘达帕利村送达拘捕一些人的逮捕证之后，正在往回走，游击队得知这消息，在途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这件事发生在大白天，离敌人营地不超过两英里处。

——由阿莱鲁营地出发扫荡各村的一支巡逻队，在塔利姆普瓦古附近遭到伏击。游击队杀死其中四人后安全撤走。

——阿卡纳佩特营地的人员正在里面吃饭，遭到了袭击。游击队开枪打死了三个敌兵。另一次，村里的地主们由五名卫兵陪同到孔达普拉姆追回他们的牲畜，游击队袭击了他们，打死了一个



地主，打伤了另一个，政府军事人员逃跑了，群众又把牲畜赶回自己家里。

——一支警察扫荡队在前往**尼马帕利营地**(梅达克)的途中遭到伏击，一人被打死，另一人受伤。游击队另一次找到了机会直接袭击设在村中央的营地，他们向营地里投了一颗炸弹，但是没有杀伤敌人。游击队撤走了，但第二天营地也撤除了，替营地当局效劳的人民死敌也纷纷从村里逃跑了，群众感到如释重负。

**阿库努尔营地**(苏尔塔纳巴德区)遭到一支游击队的进攻。一阵排射枪声突如其来，吓得营地里的十八个人拔脚就逃。游击队发现了他们丢弃的一支步枪，拿了枪就撤退。

——一支精锐的二十人的警察队伍搞扫荡后回**钦塔卡尼**(曼泰纳区)营地去，途中遭到五人游击小队的狙击，伤亡四人。游击队撤走了好久，敌人还在那里大放其枪，耗费弹药。从此，他们在行动中就小心翼翼，只有在成群结队的情况下才敢活动。

——**孔达帕利营地**(锡迪佩塔区)遭到袭击，四个敌兵受伤。

——1950年6月10日，**卡里姆纳加尔县**的**锡尔西拉**警察所遭到袭击，四支步枪和五百发子弹被我缴获。

——1950年5月24日，在**曼泰纳**，一个当了警察的“**柴明达尔**”在**比兰加普尔**被击毙。

——1950年8月17日，在**尼马帕利**的警察营地遭到游击队袭击。死伤了十名警方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巡官。

——在**埃纳帕利**附近的森林里，一支军方巡逻队遭到游击队两面夹攻，一人被打死。

——在**萨穆德拉拉**，一支警察巡逻队遭到袭击，六人被击毙。

——在**汉萨尼帕利**的袭击中，打死了三人。

——在靠近**加贾纳帕利营地**和**卡里姆纳加尔县锡瓦林加拉**的袭击中，打死了一人。

在卡里姆纳加尔地区的战斗中，一共击毙了二十三名警察。

### 阿迪拉巴德

——马西阿佩特豪绅(阿迪拉巴德)的平房遭到袭击。此人被称为好猎手，有人替他吹牛说什么曾打死二十五只老虎。可是他被制服了，不得不缴出他的步枪、三支别的枪以及弹药，还有二百袋稻谷被分给群众。

——一支游击队在参加卡达姆工程的工人大会后，于归途中发现了一辆军用卡车，向它开了火，打死三人，然后退入森林。撤退时，在同一条公路的另一地点，他们又冲向另一批武装巡逻队，再打死了一人，才安全撤走。

——一支武装巡逻队扫荡了索马拉姆村，拔掉那里的红旗，归途中在小溪里遭到伏击。游击队击毙了其中四人。

——一支武装巡逻队在回加迪拉帕利营地去的时候遭到了伏击，三人被打死。援军急忙赶来，但到达前，游击队早已安全撤走了。

——在切努尔公路上，游击队伏击了一辆客车，因为在这种车上每辆都有两名武装警察值班。游击队炸破了轮胎，拦住了车辆，缴获了武器。

### 袭击印度联邦境内的警察所

——在佩努甘奇普罗卢(克里希纳县楠迪加马区)，警察营地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十五支枪被缴获。但游击队在途中被告密出卖，丢了枪支，一名游击队员纳萨拉亚同志被杀害，其他同志突围脱险。

——库努尔县楠迪科特库尔区锡德什瓦拉普拉姆：“民团”营

地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七支猎枪、十四支前膛枪和三支步枪被我缴获。

——1951年6月2日，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库努尔县加迪韦穆拉警察所。他们缴获了八支前膛枪、二百五十发子弹、九把刺刀、八顶红帽子和一些水壶。他们毁掉了警察档案，没收了在警察所里发现的二千二百卢比现款、六十托拉(tola)<sup>①</sup>黄金和半芒特白银。

——1950年4月16日，游击队袭击了贡图尔县萨泰纳帕利区的阿查姆佩塔警察所，缴获了七十四支猎枪、步枪和一千发子弹。两名警察哨兵被打死。

——1950年9月25日，埃拉姆佩塔警察所遭到袭击。游击队在进行了长时间坚决进攻之后，缴获了五支步枪和一支左轮枪。一名游击队员，卡纳卡亚同志牺牲了。

——普拉拉切鲁武：库努尔县马卡普尔区的警察所遭到一支十二人的游击队的袭击，十二支步枪、五支前膛枪和一支左轮枪被我缴获。

## 被处决的敌特和狗地主

### 马努科塔地区

1. 桑基萨：豪绅兰加·雷迪。此人曾以收回在拉扎卡尔时期失去的财产为名，扫荡许多村庄，纵火抢掠。他在好几个月中指挥定期的扫荡，他把一百五十人关在监狱里，从群众中抢走了二百二十五支前膛枪、三百五十发子弹、一吨铅、一百公斤火药和一百

---

<sup>①</sup> 印度金银计重单位，每托拉约合 11.664 克。——译者

零五套制服。游击队员曾经发誓要对他进行复仇。

2. 1950年3月3日,阿赫默德·汗,二十四个村庄的警察头子。

3. 1950年6月14日,马努科塔区古杜尔村某豪绅。

4. 瓦马努尔村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的走狗莫雷·维拉亚。贾纳雷迪因苛刻榨取强制劳役、强行夺佃、暴虐凶残以及对该村进行过多次军事扫荡而臭名昭著。

5. 达特拉村的林加拉·布特查亚。此人因横征暴敛和提供少女给敌军蹂躏而臭名远扬,他还是一个告密者。

6. 埃杜拉普萨帕利村的地主拉拉坎蒂·文卡塔·雷迪和他的儿子布奇·雷迪。他们都是铁杆的国大党拉扎卡尔分子,常仗警察严刑拷打群众。(1949年7月28日)

7. 马内古登村的国大党拉扎卡尔分子切纳亚。他曾洗劫民宅,强奸妇女,并协助警察抢掠。

8. 纳萨姆佩塔区阿拉姆哈尼佩特村的狗地主拉马亚。此人经常把群众绞死。他早期还当过拉扎卡尔的特务。

9. 詹加拉帕利村的地主穆西帕利·纳拉萨亚。他拥有一千英亩土地和一个磨坊;曾带领警察扫荡过四十座村庄。(1949年11月5日)

10. 在卡图库鲁(布加姆帕杜):对破坏“神枪拉穆卢”所率领的游击队负有罪责的三个警方奸细。(1949年10月14日)

11. 瓦德拉孔达村的查拉孔达·文卡塔·雷迪,尽管当时他正躲藏在军营里。(1949年11月14日)

12. 苏拉瓦拉姆村(曼泰纳区):查拉·拉贾亚(地主)、卡努昆特拉·乔加亚(警察头子)和臭名昭著的乡村恶霸B·林加亚。所有这些都帮警察凌辱过拉克什米纳苏同志(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的母亲。

### 坎曼—马迪拉地区

13. 戈温达普拉姆: 乌米内尼·拉马亚。一名搞扫荡的警察。他拷打群众, 但没有一人泄密。二十五名四岁到十二岁的儿童被抓到营地去, 尽管用糖果引诱并多方恫吓, 他们还是一声不吭。

14. 普罗杜图尔: 1949年8月1日, 地主文卡塔·兰加·拉奥和他的儿子昌德拉·毛莱什瓦尔·拉奥。他们早期曾为尼扎姆的拉扎卡尔卖力, 现在又当印度联邦警察的帮凶; 他们对于逮捕、拷问、杀害党的组织工作者切尔马亚同志, 对于警察一再扫荡各村, 都负有罪责。

15. 库纳韦利村(坎曼区): 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科米内尼·普拉卡什·拉奥。他经常躲藏在军营里。(1949年11月3日)

### 胡祖纳加尔—米尔亚拉古登地区

16. 卡马拉切鲁武: 拉克希雷迪。他对警察枪杀一批积极分子一事负有罪责。一个女人。她是胡祖纳加尔警察巡官的老婆, 她夺回已被分配掉的土地, 向警察告密, 使许多积极分子被逮捕并遭枪杀。

17. 卡普加卢: 穆塔瓦拉普·科塔亚和西塔拉马亚。他们价值一万卢比的房产和花生存货也被烧毁。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敌人、同村的地主钦塔·科蒂·雷迪。他当时正躲藏在军营里。

18. 胡祖纳加尔罪恶昭彰的地主坎迪班德·詹基拉马·拉奥和他的走狗。(1949年11月29日)

19. 卡马雷迪·萨胡卡尔。他曾使库马里·穆塔亚遇害。卡马雷迪有一名经常随身护卫的武装保镖。

20. 两名“民团”团丁蒂鲁帕塔亚和乌达拉·维拉亚。他们曾出卖和拷打过阿雷·帕帕亚同志, 奸淫妇女, 抢劫群众的财物。

(1948年12月14日)

21. 内拉马里(穆纳加拉-帕加纳): 地主文卡塔·纳拉西姆哈·雷迪。此人自从1946年以来一直与人民为敌,他对文加拉·帕帕亚同志被枪杀一事负有罪责。

22. 加拉贡塔帕伦(米尔亚拉古登): 兰加·雷迪。此人对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之死负有罪责。他还夺回分给了农民的土地。

23. 博塔拉帕伦: 恶霸孔达亚。他经常拷打农业工人,夺回已被分配的土地,并使农业工人的领导者阿卡拉普·赛杜卢被枪杀。

24. 马拉卡查拉: 大地主帕特尔·阿南塔·雷穆卢。他曾居留阿迪维德武拉帕利营地,并指使扫荡许多村庄。

25. 内利卡卢: 拉马纳亚。此人曾经一度参加过游击队,他是一个酒鬼,后来被开除了,加入切拉库蒂地主的营地,积极参与对群众施加恐怖暴行,敲诈勒索。

26. 兰加普拉姆: 乡村恶霸波图·文卡塔纳拉萨亚。此人一开始就敌视运动,特别是敌视农业工人的斗争。“警察行动”以后,他毒打群众,把女党员和女游击队员剃光头,把男的刮光胡子,并使所有的积极分子被捕。

27. 奇特拉昆塔(阿查姆佩塔或阿马拉巴德区): 拉克希·雷迪。此人对枪杀三名兰巴迪部落的积极分子一事负有罪责,在游击队对文卡泰斯瓦拉姆营地“民团”的一次袭击中被击毙。

### 邦吉尔—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地区

28. 在马达普拉姆: 贾拉普拉姆村的村长帕穆拉·基斯塔亚。他曾经协助军营扫荡过周围三十个村庄,因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而臭名远扬,他还使党的领导人贡达·凯沙武卢同志被捕。

29. 布拉赫马纳帕利: 恶霸地主哈穆曼图。他曾经进行告密,

致使孔丹达拉米·雷迪遇害；平日横行霸道，作恶多端。

30. 巴图古登：拉马昌德拉·雷迪。他曾在英迪拉拉军营的帮助下，组织扫荡，成为大约二十个村庄的祸患。这个狗地主严刑拷打过一个游击队员的母亲，他也是在游击队的火力猛扫敌军时被击毙的。

31. 迈拉拉姆村：塔拉里·皮特查亚。他怂恿士兵酗酒，奸淫妇女，自己也曾企图强奸一名妇女。

32. 阿鲁特拉村(易卜拉欣帕特纳姆区)：豪绅查拉马·雷迪。此人曾组织军事扫荡，成为整个地区所有人民的一个灾星。

以上所述，仅是少数在斗争期间被处决的狗地主和敌人走狗的姓名。

截至1949年7月，有五百个地主及其走狗被击毙，其中包括阿卡纳佩塔区的柴明达尔们以及贾纳加翁区的普苏库里·纳拉西姆哈·拉奥。地主们害怕回到农村和占有土地，因而继续呆在营地。 (根据军事长官的说法)

据米尔亚拉古登区切拉库蒂地方臭名昭著的国大党头头尼马拉·拉穆卢说，共有九百五十七名地主及其走狗被共产党游击队杀掉了。

## 第六章

### 卡里姆纳加尔和其他新区 人民运动的高涨

早在反对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的运动开始以前，安得拉大会就已经在卡里姆纳加尔县人民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1947—1948年间，在共产党领导下，安得拉大会的工作人员自己组成游击队，开展反对恐怖统治的战斗。普拉巴卡尔·拉奥、达莫达尔·雷迪和布帕蒂·雷迪同志，以及一些游击小队领导人，在那几次战斗中，被敌人杀害。该县的武装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但是，人民群众中对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的仇恨在日益增长，他们殷切地期待着游击队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到来，党和游击队在邻县反对印度联邦军队、英勇保卫劳苦群众的传说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党终于派遣了几名组织工作者和三支游击队到卡里姆纳加尔—阿迪拉巴德地区开展运动，农民和农业工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并开始没收狗地主们的谷物和财产，捣毁他们的堡垒式的平房。在1950年5月至7月短短的三个月里，群众没收了一千袋粮食，把它分掉，同时还没收了价值二十万卢比的家具财产和农具。他们把地主十二所平房夷为平地，还干掉了十六名警察和二十六名警探、打手和地主。

警察和政府官员提心吊胆，深恐游击队来袭击。一天夜里，有人用手电筒对准警察所探照，哨兵和所里的其它人以为游击队来了，惊慌失措，几乎逃跑。另一天，一只猫砰然一声跳进区的办公室里，所有正在那儿办公的人全都仓皇四散奔逃。又一天，正在



受审的几个盗窃犯逃跑了，尽管法院敲起警钟，就在近处的警察所里的警察却龟缩在所里按兵不动。当上级官员训斥他们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反问说，如果他们赶往法院，那末有谁会来保护警察所以防游击队的袭击呢？

## 突袭锡尔西拉警察所和人民的抗暴斗争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1950年6月10日，游击队突袭了锡尔西拉警察所。一支游击队匍匐行进，慢慢地接近哨兵并猛然开火。哨兵惊慌地扔掉枪支逃命。游击队冲进警察所，缴获了四支步枪和若干弹药，释放了七名因嫌疑为共产党而被监禁的人。连正在区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也扔掉他们的枪支仓皇逃窜，他们认为如果手里没有武器，游击队是会饶他们一命的。

那天晚上，所有离村居住以策安全的地主和剥削分子们都通宵没睡，一面吓得发抖，一面祈求他们的上帝保佑！穷人们走上街头，兴高采烈，欢声四起，这个市镇就象解放了一样。

袭击锡尔西拉警察所的消息象燎原烈火传遍了全县。所有正在巡回视察的官员们都匆忙赶回他们的总部。设在内地村庄的小警察营地也撤除了。负责镇压特仑甘纳运动的特派官员南贾帕上校宣布采取特别措施，并急忙赶往该县。

地主和可恨的剥削分子纷纷从这些村里逃往城镇。群众对这些村里的地头蛇们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冲击。

向全体农民，甚至向最贫苦的农民征收粮食的制度，官吏们贪污受贿使大地主得以逃避纳税，从而把整个负担转嫁到农民群众身上，而且这一年该县又遭饥荒，这一切使群众的愤怒和仇恨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对锡尔西拉的这次成功袭击点燃了这股怒火。征收粮食的官吏们不得不从村里溜之大吉。

在苏尔塔纳巴德区，一个农民认出了一个征收粮食的稽查员，就向他猛扑过去，用两块石头夹住他的一个耳朵用力紧压，愤怒地问道：“你还敢不敢再来收粮食？”那个稽查员万分惊恐地喊道：“再也不敢啦！我这辈子绝不敢再来啦！”并乞求饶命。于是，农民把他放走了。这就是农民们的斗志。征收粮食被迫停止了。

群众开始向狗地主们发动进攻，没收他们的谷物和财产，捣毁那些可能变成坚固的警察哨所的地主房屋，还处决了几个罪恶昭彰的地主。

警察认为尼马帕利、坎帕尔蒂、班达帕利和加利帕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它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在锡尔西拉突袭后不久，敌人大规模地拷打群众。但警察一走，群众就马上袭击地主拉格哈瓦·拉奥和萨胡卡尔·拉克什米拉贾姆，没收他们的粮食、盐、油和衣服，并在穷人中进行分配。地主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几天后，村里设立了一个警察营地，警察开始对群众大批地进行毒打、折磨和抢劫。可是，有一天游击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袭击了这个营地，扔了一颗手榴弹。从此，警察不敢出动强征粮草。另一天，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个正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并企图欺骗群众说这是共产党干的，但是，群众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是警察凶手干的。

群众从大地主们的家里没收了粮食、黄金、白银以及其他财产，遭到没收的，计有锡尔西拉区埃纳帕利村的纳尔辛加·拉奥、蒂马普拉姆村的奇纳·纳尔辛加·拉奥、贾格蒂阿尔区鲁德兰吉村的依塔库拉·纳尔辛加·拉奥、戈温达拉姆村的文卡塔·拉奥及凯沙瓦·拉奥、努卡拉马里村的波塔拉姆·马克泰达尔和拉马昌德拉·拉奥。在所有这些地方，群众和游击队夷平了这些地主石砌的堡垒式房屋，以防止它们被用作警察营地，这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动。

最引人注目的群众行动之一就是反对达马拉姆·乔卡·拉奥的斗争，他贪得无厌地盘剥比马瓦拉姆周围四十多个大小村庄，因而在贾格蒂阿尔区所有的柴明达尔中声名最为狼藉。这个吸血鬼在拉扎卡尔统治时期就携妻带子逃往市镇而没有回来。他将事务交给他的管家代管。游击队发动了来自二十多个村庄的群众，冲进他那所庞大坚固的堡垒式房屋。三百袋粮食、四十芒特的银器、载满四辆大车的铜器以及其它价值十万卢比的财物被没收并分配掉了。那所堡垒式的房屋被夷为平地。警察开来挨户搜查，但仅能从农民家里抢走一百袋粮食，此外便毫无所得。

### 运动扩展到邻近各县

这场运动扩展到梅达克县和尼扎马巴德县邻近各区。梅达克县卡马雷迪区阿纳瓦拉姆村的群众听到游击队烧掉雷迪佩塔村帐册档案的消息，就前往邀请游击队到他们的村庄去，帮助他们摆脱传统的压迫。他们诉说了苦难的经历：“贾吉达尔吸过我们的血。‘胜利的印度’政府(‘Jai Hind’ Government)成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困境会改变，但是相反，却更为深重了。请给我们指明出路，教我们学会同敌人斗争的方法。不要担心警察的袭击，我们都是齐心协力的，没有一个人会向警察提供任何情报。我们一定会站岗放哨，保护你们。”游击队到达该村，烧毁了几所地主的平房。他们被带领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点。次日，警察来了，开始对群众进行拷打，但是不能从群众那里得到任何情报。游击队出其不意的袭击警察，使警察疲于奔命。有一次，警察抓走一个农民并把他带往卡马雷迪区警察派出所。但是，有三百个农民随后紧跟，迫使警察释放了他。所有附近村庄的群众都不再向地主交租，不再向政府纳税并停交牧草费。

在尼扎马巴德县，瓦纳吉佩特的贾吉达尔由于他早先曾霸占过群众的土地，害怕群众报复而逃往海德拉巴城。当时，他占有五百英亩土地，而且不许农民引水灌田。他垄断了全部水源。“贱民”们和其它群众与游击队紧密配合，夺取了粮食和农具，并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还捣毁了地主的堡垒式房屋。三天后，警察攻入这些村子，毒打群众并逮捕了二十二个人，但也无济于事。

奇马拉帕利封建采地的群众，同样邀请游击队并在它帮助下夺取了贾吉达尔的粮食和价值一万卢比的其它财物，夷平了他的堡垒式住房。第二天，警察前来反复拷问，逮捕了十八个人，还设立了一所警察营地。但是，地主们担心生命安全都逃往城镇，不敢回到村里来。

柴明达尔戈帕拉·拉奥在加贾纳帕利拥有大片土地。他的内弟哈努曼塔·拉奥是锡尔西拉区国大党委员会主席。他向国大党工作人员发出通报，要他们帮助警察逮捕和追寻共产党游击队。他甚至筹款在兰巴迪人中招募打手。警察屡次在兰巴迪人聚居的小村落中进行搜捕，可是，仍有两、三个他们所招募的人被迫向人民投降并因干过反对人民利益的勾当而付出罚金。

警察包庇某些土匪，力图把土匪们的抢劫行径诬称是共产党干的。群众抓住哈西姆佩特地方的一个罪恶昭彰的土匪文卡塔·雷迪，交给警察，警察却把他放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抓住另外两个臭名远扬的土匪，他们曾经杀死了一个商人，而且拦路行劫过。土匪被带到群众面前受审，并且被枪决了。此后，土匪抢劫和流氓行凶等危害社会的各种活动就急剧减少了。

这次人民起义在三个月之内扩展到将近四百个村庄。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同大约三百个村庄保持着密切的、经常的联系。起初，有一些富裕的小商和富农忧虑重重，不少人甚至跑到市镇去。但是，由于游击队开展了解释宣传，而且他们看到游击队仅仅是对

民愤最大的恶霸及其狗腿采取行动,其它阶层的利益都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就消除疑虑回到村里来了。

## 警察的袭击和人民的反抗

人民的这些胜利是经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才获得的。

仅举几个实例:在孔德拉奥佩特有四十人,在博马纳德维帕利有四十七人,在蒂鲁马拉普拉姆有四十人,在蒂马亚帕利有四十六人,在塔姆萨加尔有二十人,在纳切帕利有四十六人,都遭到骇人听闻的毒打。纳西姆哈·雷迪在巴拉拉朱帕利被捕,受了八天苦刑,最后,还用一根小轴子刺进他的睪丸。

在西贾纳加翁的阿南塔拉姆,敌人把我们一位同志的母亲拉玛卡的衣服剥光,用皮靴踩她,强迫她供出儿子的下落。这位女英雄给我们捎口信说:“我们可能要遭到许多暴行,但是,我们决不会向警狗们泄露任何秘密。同志们,你们要当心,要保持高度警惕。”

在阿穆尔区,警察扫荡了马纳拉村,拷问了五百个人,强奸了十二个妇女,还杀死了五个人:尼拉姆·克里什纳亚、基申、查拉·耶拉亚、穆达姆·马拉亚和另外一人。在贾格蒂阿尔区的科纳普拉姆,他们枪杀了兰巴迪人民的领导者拉格哈·奈克。他们拷问贾努和查基·文卡亚,用烧红的铁块烙遍他们的脖子,由于这两个人一直拒绝供出游击队的下落,结果都被枪杀了。在钦塔昆塔,两个农民被打得不省人事,也被杀害了。

政府力图在特仑甘纳各处推行“布里格斯计划”,把部落群众聚居的村庄,即象兰巴迪人那样的落后部落的聚居点,从森林或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偏僻地点强行撤除,以防止他们成为支持游击队的源泉。在马纳拉、塔拉帕利、班贾帕利、萨达普拉姆、萨马瓦里佩塔等村庄,军队残酷地拷打群众,让他们挨饿,强迫他们住到警察

和军队营地附近的茅棚里去。但群众奋起反抗。马纳拉这个小村落的群众在恐怖威胁下，被迫搬出他们的住所，但游击队一与他们接触，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回村里来了。塔拉帕利这个小村落的群众，在警察营地附近的新茅棚里经过一个月的反抗之后，也回到了他们的老家。

班贾帕利村的群众也用同样的方法，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有个游击队员在该村袭击了警察，以后，警察回来大规模地拷打群众，说：“你们带领游击队来攻打我们，所以要承担后果。”一个遭到毒打的兰巴迪妇女，高声反驳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带他们来找你们算帐！”

警察在纳尔梅塔(贾纳加翁区)逮捕了拉杰亚并将他抓到派出所，整日拷问，想查出游击队的下落。村里的群众行动起来，包围了派出所迫使警察把他释放。在凯西雷迪帕莱和韦利丹达村，被迫去值班守夜的群众，阻拦警察卡车不让它夤夜进村。在拉加瓦普拉姆和巴希拉姆帕利，警察趁着一些妇女的丈夫去值班守夜时，强奸了她们，因此，村里所有的群众都拒绝去值班守夜，并采取措施保卫自己的家庭。

游击队多次袭击营地里的警察以及警察的征粮队，袭击有民愤的恶霸以及警方的奸细，从而积极有效地支援了群众的反抗斗争。

在尼扎马巴德县，为了对各村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官员们监督着整修大小道路。游击队和群众砍倒树木横在路上，放上一块木板，写着：“警官们就要完蛋”。牧羊人告诉警察说游击队在这地方埋有地雷。于是，警察把吉普车开离大路，绕道而行，因而窜进游击队的伏击圈。三个警察和一名巡官被打死，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8月7日。

8月17日，游击队袭击了尼马帕利警察营地，有十个警察其中

包括一名巡官伤亡。据群众说,其中多数人都送了命,逃掉的另一个巡官也辞职不干了。

1950年9月5日,一支警察巡逻队和一支游击队突然相遇。游击队指挥员利用地形开火射击。警察惊慌失措,竟好久不能回枪。游击小队撤走了,警察们才单方开火发射了许多子弹,然后跑到附近的棕榈林中狂饮满杯满杯的棕榈汁。

1950年10月5日,在埃纳帕利附近的森林里,一支军方巡逻队遭到游击队两面夹攻,一个巡逻队士兵被打死,跟随巡逻队的一个巡官吓得仓皇逃命,连衣服也被撕得稀巴烂。游击队在萨穆德拉袭击了警察巡逻队,打死了六名警察;在汉萨尼帕利附近打死三名,在加贾纳帕利营地和锡瓦林加拉附近打死一名。

游击队在各地对警察巡逻队进行多次突然袭击,这使得警察士气一蹶不振。有一次,五百名警察和军队被调遣去森林地区许多村庄进行搜捕,他们整夜都不敢离开他们宿营的房屋外出走动。警察千方百计地组织“民团”,强迫许多穷人去值班守夜。穷人是站在游击队一边的,他们经常帮助游击队,即使假装去值班守夜时也是如此。由于游击队不断袭击警察,这种“民团”组织也土崩瓦解了。

这个瓦解进程由于游击队清算臭名昭著的地主和奸细而加速了。游击队清算了戈温达普拉姆村凯沙瓦·拉奥财产的管理人、波塔拉姆村马克泰达尔的管家以及瓦纳吉佩特豪绅的两名走狗;清算了曾策划警察进行搜捕的邦加拉拉昆塔村的布奇·雷迪;清算了孔达帕卡、文卡塔拉姆帕利、巴拉拉朱帕利以及阿卡帕利等地的地主走狗;还清算了巴拉沙姆佩塔村的纳拉西姆哈·雷迪、纳辛加普拉姆村的昌德拉·雷迪和甘加拉姆等等。

党的组织工作者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便说:“给我们粮食,给我们牲口,我们准备和你们一起干到底。”青年人纷纷加入游击队,

有二十名已经被吸收,还有二十名几天内就要补充进去。

## 群众夺取粮食和土地

敌人加紧扫荡。但是群众为了寻求粮食就夺取地主的谷物,或者趁黑夜天亮前收打谷物。白天,他们遭到警察毒打刑讯,可是,晚上他们经常走十至十五英里路去夺取粮食。萨努古拉、纳丘帕利、拉马纳佩特和马里梅达等地的地主的粮食、花生、大豆、烟草、甚至贮藏的辣酱都在一个月內被没收了。

群众清除丛林杂草,并着手耕种荒地。他们在马纳拉耕种了五百英亩这样的土地,在孔达普拉姆和图穆帕利种了二百英亩,在托塔帕利种了一百英亩,在贾纳加马种了一百五十英亩,在瓦纳帕利、塔蒂帕利、拉特纳吉里帕利、甘加拉维、博德拉帕利和科纳普拉姆各种了二十到三十英亩。他们也迫切要求党把地主的牲畜进行分配。

在埃纳帕利、纳丘帕利、戈温达拉姆、苏拉姆佩塔和科迪马拉等村庄,工人们使伐木和砍柴的每日工资从十安纳(六十二派斯)增加到两个半卢比。在森林边缘的村庄,穷人可以自由砍柴出卖,借以维持生计。

在这大动乱中,举行了无数次的小组会和全村大会,宣传解释了党的民主任务和政策。在1950年庆祝恒河女神下凡节(Das-  
serah Puja holidays)<sup>①</sup>期间,决定在尽可能多的村庄里升起红旗,这一计划在成百个村庄里实行了。这都是由当地的村民兵队来搞的,有些地方还是当着警察的面这样干的。

在设有马拉巴尔特别警察营地的鲁德兰吉村,那天刚刚破晓,

---

<sup>①</sup> 印度教徒的宗教节日之一。——译者



红旗就在旗杆上飘扬，警察从床上爬起来张望着它。在尼马帕利，警察敲着大鼓宣布禁止挂红旗。但是，在六个地方，红旗在屋顶、树梢升起来了。警察对拥护共产党和升红旗的群众进行了恫吓。群众反问，每批值班守夜的人都搭配了四名带枪的警察，群众怎么能对此负责？同样，在设有警察营地的戈拉帕利、帕杜纳加尔、尼扎马巴德和奇马拉帕利等村，那一天红旗也骄傲地迎风招展。在锡尔西拉、韦穆卢瓦达、以及一些其它重要市镇，也高挂起红旗。在马尔亚拉村，英国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在一个叫做皮兰吉·詹达山的小丘上竖起英国旗，而在那天，红旗也在那里高高飘扬。这样大规模地升起红旗，标志着人民起义范围的辽阔和组织的强大。官员、警察和地主都被搞得垂头丧气。

地区委员会在呈送给邦中央的报告中，把各阶层人们的反应和这次大规模起义的成果总结如下：

**“地主：**警察保证他们将镇压共产党的‘暴行’，这并不能使地主们深信不疑。多数地主目前正在静伏待机。他们同意农业工人要求的工资数额。他们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不反对土地分配纲领。

**“富农：**在游击队前来进行宣传 and 开展活动的村庄，富农们放弃了购买土地的念头。他们对游击队的活动保持中立，他们也考虑到除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外别无出路。在游击队尚未到达并开展活动的一些地区，富农还不放弃用低价攫取土地的希望。在这些地区，游击队起初还遭到富农的反抗，尽管在这些地区他们的力量并不太大。

**“中农：**中农感到他们已从以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保证，使自己的土地和其它财产不会再被压迫者强行夺去。因此，他们对党表示热烈同情。

**“贫农：**在斗争地区，由于地主已改变了他们从前暴虐专横的态度，贫农可以自由处理租来的土地，他们拒绝向地主交纳压迫性

的地租，并在各地奋起收回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在斗争地区中，他们不仅坚决保住租来的土地，而且还开垦耕种了各种荒地。他们希望与党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很乐意在党的旗帜下战斗。

**“农业工人：**自从大地主和其它压迫者逃离农村后，在地主农场干活的农业工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属于此类地主的所有农场、牲畜等完全由农业工人自由处理。许多地主在逃到市镇以前，把他们的财产隐藏到他们认为非常忠诚可靠的长工家里。现在，所有这些东西都归那些长工自由处理。一向不按时发放工资或任意克扣工资的地主，现在则要预付工资，甚至提前三、四个月预付工资。地主农场上的第二茬庄稼（新鲜蔬菜等）归农业工人自由享受。党还不能够为农业工人单独地组织委员会，目前，党已特别重视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

**“因此，人民的起义已经把全体农民卷进来了，只有极少数除外。在群众采取上述这些行动以后，地主和其它压迫者的土地和庄稼现在已归人民自由处置，因为残暴的地主已从农村逃走了。**

**“虽然，在警察扫荡期间，群众暂时遭受骇人听闻的拷打，但是，除极少数地方外，在斗争地区，政府连捐税也收不起来。在运动尚未开展的另外一些地方，各种捐税是靠警察的帮助征收的。**

**“群众迫切要求把地主的土地分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所有成败的可能性都作好准备，而没有一点动摇。**

**“贫农和农业工人所欠的全部旧债都被取消。典押品由出典者收回。抵押土地也取消，抵押契约退归原主。**

**“在森林地区，政府新近推行的伐木合作制度也陷于停顿状态。骚扰群众，向群众勒索贿赂的森林看守队和林警被赶出森林。经游击队警告而仍旧怙恶不悛的森林看守队员受到严厉制裁。纳辛加普拉姆地方一个这样的森林看守队员，就被枪毙；瓦纳吉佩特的一名森林看守队员被痛揍一顿。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

各地的森林看守队都吓坏了，他们与警察断绝联系，不敢再继续搞反人民的勾当了。只有少数例外。

“在林区拍卖秣草的制度也停止了。现在，群众可以在森林里免费放牧他们的牲畜。林产品象蜂蜜、依帕普武花、比迪叶等也由林区群众自由享受。

“以上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游击队在卡里姆纳加尔县领导农民起义和群众战斗行动所产生的物质成果。”

### 运动扩展到阿迪拉巴德县

阿迪拉巴德县位于戈达瓦里河北，是特仑甘纳极北的一个县份。它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区，南边是戈达瓦里河畔的平原地带，北边是戈达瓦里河的支流——彭甘加河，该县位于这两条河流之间。山林地区是贡德人、科拉马卢人、奈克波杜人的聚居地。大地主统治着平原地区。仅举几例：纳斯普尔·萨马斯塔纳姆·罗阁领有土地五万到十万英亩；占有二十个村庄瓦坦地<sup>①</sup>的曼达马里·马德哈瓦·拉奥拥有土地一万英亩；普苏卢里家族拥有土地一万到二万英亩。其他大地主有韦拉马和雷迪，他们后来都成为当权的国大党领袖。

印度联邦政府严密防范特仑甘纳运动扩展到这个县，唯恐这个县成为支援整个特仑甘纳北部梅达克、尼扎马巴德、卡里姆纳加尔各县的难以攻打的山林根据地。在该县沿着戈达瓦里河东侧，有一条连绵不断、十分茂密的森林地带，同瓦朗加尔和纳尔冈达两县的老斗争区连接起来。印度联邦政府沿着整条戈达瓦里河的所有渡口设置强大的岗哨，它竭力在所有主要村庄组织“民团”，并开

---

<sup>①</sup> 即永久性年俸地。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封建压迫》节。——译者

展一场广泛的反对共产党的诽谤运动。

可是，在瓦朗加尔县活动的游击队仍扩展到卡里姆纳加尔县最东端的曼泰纳区，渡过戈达瓦里河进入阿迪拉巴德县，并把运动扩展到切努尔区，跟贝拉姆帕利矿区和更北面的锡里普尔连结起来。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借以取得更大的机动性，并保护运动的老区避免警察和军队不断施加压力。同样，向西扩展到尼扎马巴德的卡里姆纳加尔游击队也渡过戈达瓦里河去阿迪拉巴德县建立一个密林深处的基地。

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游击队得到贝拉姆帕利地方干部的帮助，于1950年10月攻入拉姆普拉姆村，清算了有民愤的村司帐，烧毁了村公所的帐册档案，升起了红旗，把好几十袋的粮食分给群众。可是后来，十二名战士因缺乏经验和不够警惕而被逮捕了。

1951年1月初穿过卡里姆纳加尔西部而来的游击队在阿迪拉巴德县南部四个区的五十五个村庄指挥了“胜利进军”或“宣传进军”（jaitrayatras），他们升起了红旗，烧毁了村公所的帐册档案，并不准把任何消息报送上级当局。

从达斯图拉巴德村和埃拉普拉姆村的政府与地主的仓库中夺取了一百袋的粮食，分配给上述村庄和附近小村落的五百名群众。

马赛佩塔的大地主纳拉西姆哈·雷迪逃跑了，他仓库内五十袋粮食被分配给群众。他儿子接受游击队的条件，愿意与人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游击队丝毫没有伤害他。人民赞赏游击队把有民愤的恶霸父亲同其愿意与群众友好相处的儿子分开，区别对待。后来，纳拉西姆哈·雷迪带领警察来大肆拷问，逮捕十人，查抄许多家，以收回他的粮食，但只能收回一小部分。他儿子反对父亲所有这些行动，并尽他可能地帮助群众。警察还在另外两个村庄大规模地袭击群众，逮捕了三十五人，但只能取回一小部分已被分掉的粮食。

早几年，贡德人曾起来造反，遭到残酷镇压，但是，政府为了安抚他们，将一定数量的荒地交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耕种。政府还从部落群众本身当中物色新的村长和村司帐。所以，游击队最初不在部落村庄烧毁村公所档案，或强迫村公所官吏辞职，甚至也不强迫挂红旗。他们集中力量开展政治解释工作，力图消除由于政府诽谤诬蔑而造成的对共产党的恐惧。游击队逐渐取得了部落群众的信任。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强调必须发动群众，在林区中开垦出一些土地并交给他们耕种，把地主非法占领的土地夺回来，反对种种横征暴敛，反对沉重的地租，反对高利贷以及有关林产品的许多无理负担。

这个县的游击队不得不与地主的宣传展开斗争，地主宣传说，共产党人刈断群众的咽喉，并引述几个月前卡里姆纳加尔县贾格蒂阿尔区一支游击队的错误行动为证。这支游击队曾处死七个人，其中三个是地主，另四个则是一般群众。这支游击队按照捏造的报告行事，没有调查情况是否属实，没有按群众的要求开展运动，没有同村里的群众建立适当的联系，也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结果，游击队不得不撤离那个区。此事的恶劣后果不仅影响到该县，甚至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后，阿迪拉巴德县也深受影响。游击队不得不反复解释说明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大地主。富农、商人及其它阶层的人，甚至个别大地主，只要他并不肆意蹂躏宰割人民群众，都不会受到来自游击队方面的任何侵害。正是这种耐心的解释工作以及游击队同马赛佩塔的地主儿子（他反对他父亲的反人民行为）达成协议的事例，终于改变了这些阶层的看法，帮助他们克服种种恐惧与疑虑，他们愿意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并且同游击队合作。

游击队在布尔赛佩特捣毁了三所地主的平房，这个位于森林地带两个区交界处的重要村庄，适于作为警察的上好营地。另外一次，游击队在卡达姆运河工程区拉基塞蒂佩塔的塔拉佩特附近，

被迫向一支警察扫荡队开火，以免被他们包围。重伤了两名警察。

上述行动使整个地区在一、两个月内活跃起来了。群众对警察的暴行感到愤怒，咒骂他们，并不害怕。他们说：“已经发生的事还不多，更多的就要到来，这些恶棍（badmash）地主必须受到惩罚，就象拉马吉佩塔群众杀死当地的恶霸一样，我们同样要干掉我们这里的恶霸。请派一名游击队员来指导我们，其余的我们会干。我们的游击队一定要再来，捣毁这些地主的平房。他们只来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警察力图强迫他们去值班守夜，他们就咒骂警察，在许多地方还加以拒绝：“要我们去守卫这些强盗的房子吗？我们死也不去。”彭比、曼达帕利村的群众和栋加古登村的奈克波杜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们不肯泄露游击队的下落。

由于游击队大力开展宣传，分配粮食，烧毁村公所的帐册档案，地主们争先恐后地跑往市镇。群众目睹这些情景，热情高涨。一位哈里真<sup>①</sup>工人，在去某村的路途中看到红旗迎风飘扬，就高兴地喊道：“我们的党来了，结束我们一切苦难的时刻来到了，我一定要向党倾诉受苦受难的全部情况。党什么时候才能到我的村里来呀？”一个牧羊人告诉我们的同志说：“因为党来到这些地区，‘多拉鲁’（领主）任意敲诈勒索和蛮横欺压群众的情况已不再出现。他们非常怕你们。到我的村里来吧。我一定把很好的山地隐蔽所和水源所在地都告诉你们。”

经常发生热烈的争论：究竟是黑夜来的人会打赢，还是白天来的人会打赢。群众终于作出结论：黑夜里来的共产党将获得最后胜利。他们已经战胜了一个庞大的王国。群众还把听到和看到的关于警官们如何吓得直打哆嗦，如何一听到“共产党来了”的喊声他们手里的枪就发抖的故事到处传播，嘲笑警官们贪生怕死。

---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1编第1章《维蒂制》节注解。——译者

凡是我们的游击队到达并保持经常联系的村庄，群众就前来要求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他们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在内。当我们的游击队来到新村庄开展宣传活动并同群众商量提供食物时，他们就说：“我们非常乐意把我们所吃的东西给你们，有烤肉干(dry roti)，有发酵的黍子粥，我们有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因为你们是为我们战斗的。”

以上就是在本县以及那几年运动扩展到的所有其他新地区里，群众从传统的压迫下觉醒起来举行声势浩大起义的大体情况。

但是，政府开始集中更多兵力，建立了许多驻有更大分遣队的、新的军警营地，进行更加猖狂的搜捕和扫荡。

在几个月内，1951年10月，特仑甘纳运动便奉命停止了。

## 第七章

### 城市里的和工人阶级的运动

我们已经说过<sup>①</sup>，在城市里我们的运动是多么薄弱，不论在工人阶级中或在中等阶级中都是这样。但是，特仑甘纳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而赢得了他们的普遍同情。党在城市里，特别在海德拉巴市、瓦朗加尔市和矿区里，无论拥有什么干部和建立何种联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特仑甘纳的游击运动。党就是通过这些干部和这种联系，才能买得某些最起码的纸张、复写用纸、医药和其他基本的必需品，以供应给游击队；也能购到极少量的暗藏武器和弹药，提供给游击队。但我们多次被骗了，为着那些东西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城市里设立了很有限的一些隐蔽场所和联络地点，以便同战斗地区、同游击队保持联系，但由于遭到反复搜捕和恐怖刑讯，许多地点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了，一大批的专职干部被逮捕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受了惨刑，有些被枪决了。那些在严刑拷问之下毫不泄密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大多数同志抗拒了好多天，这就使党组织得以割断被捕者所知道的一切联系，并转移到安全的新的地点。它已成为一般的规则：每当一个同志被捕，就设想他可能会吐露或多或少的秘密，避免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被捕者所知道的一切联系都割断，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地点都放弃。这种办法使党组织能从严重的灾难中拯救自己。

---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1编第4章《缺点》节。——译者



在安得拉地区,城镇很小,警察能够监视三个月至六个月前出租的每一座房屋,破坏许多隐蔽场所即地下干部藏身的地点,逮捕他们,枪杀他们。由于那么多人被捕杀,最后到1950年年中,所有县城的老干部实际上都撤走了,他们只有到其他各邦的远方城市或到森林地区去,以策安全。

至于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的运动和斗争的实际情况,我们根据当时档案材料的记载,粗略地介绍如下:

### **学生示威反对把尼扎姆提升为首席王公**

1950年1月26日,尼赫鲁政府把令人深恶痛绝的尼扎姆提升为首席王公。这个邦的人民曾为推翻尼扎姆的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战斗,他们对这次提升不能熟视无睹。许多地方,学生们罢课并拿着黑旗上街示威。在一、两个地方,示威的学生与国大党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其他阶层的群众强烈谴责警察的野蛮行径,并提出抗议。下面是这一类示威的几个例子:

在瓦朗加尔,二千名学生拿着黑旗走上街头示威,警察企图阻止他们,但是学生们勇敢地冲破警察的封锁线并抵抗国大党警察的铁箍棒打击。群众提出抗议,也被毒打。学生领导人被逮捕,放逐到遥远的森林中去。

### **卡里姆纳加尔学生同国大党警察搏斗**

1月26日,卡里姆纳加尔三百名学生举行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警察用铁箍棒殴打示威的学生。

社会党员召开一次集会,提出正式抗议。许多学生也参加了。集会期间,一名马拉巴尔特别警察向学生们挑衅,学生们狠狠地教

训了他一顿。警察恼羞成怒，对空开了几枪，并挥动铁箍棒行凶。学生们用石头和砖块勇敢地对抗警察。五个学生领袖被捕了，被带到一个不给人们知道的地方去。警察搜查学生的办事机构，拿走他们的书籍和文件。

城镇的全体居民强烈地谴责警察用铁箍棒殴打学生和查抄他们的办事机构。学生们一直继续罢课到1月31日。全镇的居民都支持他们。

1月31日，海德拉巴城的学生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对警察用铁箍棒毒打瓦朗加尔学生一事表示抗议。卡奇古达中学的学生罢课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苏尔坦-巴札尔时，警察挡住他们，五名学生领袖被捕，但是学生们联合起来抵抗，从而使他们获得释放。

为抗议警察迫害瓦朗加尔的学生，坎曼、邦吉尔、纳尔冈达、苏亚佩特、贾吉特亚拉-苏塔纳巴德、佩达帕利和帕哈拉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

### **海德拉巴学生誓要结束警察暴行**

学生干部库马拉亚横遭拷打，并被威胁说要把他枪决。但他坚决不肯屈服，除提到他的父亲姓名之外，没有供出片言只语。后来他的父母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枪毙。他们只能说，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员。我们学生干部的名单没有被泄露，他们继续留在院校里上课，倘若不是这位同志坚贞不屈的精神，整个学生阵线就要被破坏。

2月28日，海德拉巴召开了一个有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代表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发言人——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在会上发言，强烈谴责国大党警察的

暴行。他们要求立即释放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工人以及所有其他政治犯。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降低房租和公共汽车票价，并支持女子学院学生的要求。在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AHSU)的领导下，五百名女子学院的学生为反对在选拔考试期间不让学生回家的制度，从3月7日至10日连续罢课三天，罢课者每天会集在学院门前发表演说，要求伸雪冤屈，反对陈腐的柴明达尔—贾吉达尔的清规戒律。

## 工人阶级的斗争

**贝拉姆帕利：**紧接着“警察行动”以后，矿工和其他群众袭击了印度教和穆斯林大商人以及其他压迫者的住宅。印度联邦军队实行戒严并禁止悬挂红旗，军队闯进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房屋，凌辱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妇女。9月25日，九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列队到主管部门，要求撤走军队并惩办侮辱妇女的军警人员。政府被迫把军队撤走，但警察和“民团”继续为非作歹。一些地下共产党工作人员被捕了。

科塔古登矿工为了奖金问题于十一月底举行罢工，贝拉姆帕利的工人们(他们也属于同一主管部门)起而仿效。虽然资方宣布作出一些让步，但工人们并不满足。他们于1949年5月再度罢工，要求严格履行奖金规定、供应足够的大米口粮和恢复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在罢工期间，更多的积极分子也被捕了。

虽然瓦朗加尔和纳尔冈达两县游击队的活动发生了影响，工人们听到他们胜利的消息也都感到振奋，但党的势力和组织过于薄弱，无法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工人们在经济要求方面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主要是自发的。

这些斗争以及其他斗争的特征，表现为一个工厂的工人支援另一个工厂的工人；表现为举行政治罢工，抗议对参加特仑甘纳运动的同志判处死刑，声援特仑甘纳的斗争。海德拉巴市的公路运输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撤销死刑判决，谴责政府虐待被拘禁人员的政策，并抗议杀害加纳帕蒂（马拉亚）同志。5月23日，他们进行了一次一小时的抗议罢工。市政工人、公共工程部(PWD)和油厂的工人也在这一天实行罢工。

各种工业部门继续实行大规模的裁减人员。科希努尔玻璃厂的六百名工人就是在这时候被解雇了。这在整个工业系统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阿扎姆贾希工厂（瓦朗加尔）的工人从12月的最后一周起，每天进行一次“放下工具十分钟的罢工”，要求发给最起码的工资、奖金、高物价津贴等。

瓦朗加尔县阿扎姆贾希厂工人的领导人布马亚，已经转入地下。他的家于1950年2月25日晚上被搜查，他的父母、兄弟和他的妻子都遭到毒打。这种暴行反复进行了许多次。

在社会党员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有二十二个工厂参加的罢工。甚至是社会党员也不得不号召罢工，这是工人不满情绪的明显指示器。

在党的影响下，市政工人和纺织工人（旧厂和新厂）也都参加了罢工。

### 尼扎姆政府公职人员中的不满情绪

由于从印度联邦引进许多高级官员，不满情绪蔓延到本邦的印度教徒公职人员当中来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按照常规可以获得的提升机会。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双重管理。邦国大党和《德干

纪事》之类的报纸都支持这个口号。对穆斯林公职人员以不称职为名加以裁减，对印度教徒公职人员又以同样的借口不予提升，甚至有时予以降级，在新的职位上安排来自印度联邦的官员，所有这些都是火上加油。尽管政府多次的声明指出，引进印度联邦官员是为着加强行政管理，这种做法却变成不满情绪繁殖的新温床。一方面是被安插在高位上领取几千卢比的印度联邦官员，另一方面，是心怀不满的本邦公职人员——这个矛盾使邦的行政管理陷于瘫痪。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他们经常互相谩骂，又对镇压特仑甘纳运动的失败互相推卸责任。

## 粮 食 问 题

关于征税的非议甚至来自地主。由于地主这个阶层的不合作（《戈尔孔达杂志》有很多这样的报导），以及从比较贫穷的阶层强制征税——所有这些导致了税收工作的失败。结果是城市和其他市镇的粮价飞速暴涨，从每卢比可以买到三西尔半粮食涨到只能买两西尔半。有几个星期完全没有黍类口粮供应。马拉特瓦达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

军人统治加强了镇压，犯下了许多法西斯暴行，没有任何效果。于是，新的人事调动开始了，乔杜里少将的军人政府倒台了，代替他的是以国务部长 M. K. 韦洛迪为首的文官政府。

乔杜里自己说：“这只是人事的变动，而政府是不变的。”他进一步公开宣称：“无论什么人在这个邦的政府里执政，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问题和粮食问题。”报纸号召大家比以前更多地同政府合作，头头们也都“答应”了，但没有一个人敢象过去那样夸下海口：在四星期或六星期以内把“共产党员”完全清除。

## 国大党军人政府杀气腾腾——警察行动后的警察统治——邦首府变本加厉的镇压

海德拉巴十一个月的“国大党独裁”把国大党戴在脸上的“自由”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依靠刺刀尖维持的残酷专政。

公民的各种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不允许开展任何真正的民主运动。政府是那样地草木皆兵，以致它的警察猛扑任何场所、机关或工厂，不分皂白地乱抓乱捕，实行恐怖统治。个人的自由、通讯的秘密、教育机关的尊严和对妇女应有的尊重——所有这些都破坏无遗。没有逮捕证的逮捕，不经审判的监禁和不分皂白的查抄与搜捕已成家常便饭。群众被逮捕拷打，逼他们供出地下领导人的下落。共产党的出版机关、工会、学生和青年组织被抄没。甚至妇女的命运也象男人一样操在恶魔手中。

1949年2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六个月的时间里，仅仅在海德拉巴市，民主运动遭受镇压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五十二人呻吟在不同的监狱里，二十四人有了落在他们头上的逮捕证。被捕的人员中，有共产党的领导人、组织工作者和积极的工作人员，工会会员，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学生、青年、进步作家、报社编辑、政府职员以及民主青年联盟(LDY)和全海得拉巴学生联盟(AHSU)的领导人、组织工作人员和活动家。

有二十名工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铁路雇员的领导人，如P. R. 科基尔、布沙纳姆和卡希纳特·库尔卡尼等；公路运输部(RTD)雇员联盟的全体执行委员，如拉加文德拉·拉奥、约翰、阿拉姆、阿赫塔尔·阿利、查莱斯、拉穆卢等，(只有西埃德·卡西姆转入地下)；市政排水设备部门雇员领导人

和全海德拉巴工会大会(AHTUC) 助理书记林加·雷迪；城市纺织工人的领导人阿加米阿赫和凯沙夫·雷迪，前者是全海德拉巴工会大会执行委员；本市著名工人领袖拉吉阿赫和阿尔温金属工厂工人的杰出领袖布沙纳姆。他们都锒铛入狱了。

优秀的学生领袖，如奥斯马尼阿大学的维塔尔·库尔卡尼、甘加德哈尔·奇特尼斯，城市学院的 Ch. 哈努曼塔·拉奥、伊克巴尔·阿赫马德等人，尼扎姆学院的 P. 纳尔辛格·拉奥，以及医学院的 D. M. 桑卡尔·拉奥，都被逮捕了。海德拉巴市学生联盟（以后并入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的全体工作委员和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的所有领导人，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迫转入地下。

民主青年联盟的两名助理书记穆罕默德·阿利·拉兹维和斯里尼瓦斯，以及几乎所有的民主青年联盟优秀工作人员，如马兹哈尔·胡赛因、布沙纳姆、多赖斯瓦米、马莱沙姆、卡辛姆·阿齐兹等人，都被逮捕了。民主青年联盟全体工作委员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迫转入地下。

海德拉巴著名的进步诗人苏莱曼·阿拉布，进步的《黎明》(Savera) 周刊的编辑高赛·莫希乌丁，海德拉巴进步作家协会(PWA) 的会计员以及进步作家协会工作委员会委员拉菲·阿赫马德，都被监禁在牢房里。文化受到文化“捍卫者”——尼赫鲁政府的威胁了。

著名的日报《信使报》(Payam) 的编辑阿赫塔尔·胡萨因，和奥斯马尼阿大学女子学院的讲师拉基阿·贝古姆都不经审问就被监禁了。

申卡尔·纳拉扬和文卡泰什瓦尔·拉奥都是从赛昆德拉巴德来的青年人，前者是海德拉巴助理工程师协会的活跃分子，而后者是铁路雇员，都被逮捕了。

一位公立小学的教师，因被诬告为给地下共产党员提供隐蔽

场所,不经审问就被拘留。

政府度量衡局的检查员沙姆苏扎曼和两个青年:沙哈布和加尼,都以“为共产党提供武器”的捏造罪名被捕入狱。

他们甚至都没有在政府的法庭上被审问过,政府就是这样地尊重人身自由!

\* \* \*

1948年9月中旬,群众在街头庆祝他们从拉扎卡尔的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用拉扎卡尔刺刀维持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状态消失了。可是劳苦大众不久就开始受到经济危机的威胁,他们所郁积的全部怨愤逐渐表面化,从而产生了通过斗争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

到了1948年12月中旬,一千六百名市政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能够糊口的工资、高物价津贴和工作保障。他们以红旗为前导,穿过城市的各条街道游行,唤起全体劳苦大众,冒着铁箍棒打击,猛攻警察总局,使他们被捕的领导人释放出来了。

在列宁纪念日,市政工人拒绝新统治者的虚假让步,又举行罢工。他们示威游行经过海德拉巴市的许多街道,鼓动了全体工人阶级,对抗野蛮的铁箍棒殴打,夺过警察的铁箍棒,实行自卫反击。由红旗指引的市政工人开了个头,运动怒潮就这样掀起来了,仅仅在1月和2月初,城市纺织厂、阿尔温金属工厂、塔杰和科希努尔玻璃厂以及阿斯贝斯托斯水泥厂等,大约有二万名工人实行罢工,搞掉了八万个工作日。有一次,铁路和公路运输部门的工人为抗议反动派用铁箍棒殴打聚集在实行绝食斗争的领导人周围的妇女,举行了罢工,使得整个城市瘫痪了两天。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印度铁路工人的总罢工在酝酿着。南印度铁路工人的绝大多数投票赞成罢工。公路运输部门雇员在西埃德·卡西姆、拉加文德拉·拉奥等人的领导下,放下了工具,表



示已经作好准备为抗议军人对公路运输部门雇员的暴行而战斗，并再次对市政工人表示同情声援。

资产阶级知道，一旦铁路工人罢工成为事实，就会把全体劳苦大众都发动起来，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于是，利斧砍下来了！在当时社会党和其他组织头头们的帮助和鼓励下，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进攻。仅仅在海德拉巴市，就有五十多名铁路和公路运输部门雇员的领导人和工人被捕。城市纺织工人的领导人被抓走了。民主青年联盟和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也被拘禁。铁路和公路运输部的工场和仓库里都驻扎了警察。在拉拉古达（铁路工场区域），恐怖统治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龙头取水的妇女都不准谈及被逮捕的亲戚，并被警察用铁箍棒殴打驱散。在公路运输部门，一个普通雇员走进老板的房间要求为被捕者辩解，立即被交给警察。这是城市工人阶级与“自由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次主要经验。

但是镇压只能激起工人阶级的愤怒。1949年3月，普拉加工具公司和钢铁公司的工人，不顾社会党头头们反对罢工的立场，实行罢工。仅仅这两次的罢工，长达两个月，搞掉了三万个以上的工作日。工人们面临野蛮的铁箍棒毒打和横遭逮捕，激起了工人群众团结一致的感情。

5月1日大清早，全城发现大标语，要求结束军人政府，建立工人、农民和被压迫的中等阶级的人民民主政府。晚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5月16日，又有大标语和传单出现，坚决抗议对加纳帕蒂的死刑判决，晚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要求印度退出刽子手的不列颠联邦。

5月23日，全市贴满了大标语，要求撤销对特仑甘纳英雄们的死刑判决，晚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列队上街游行，高呼“不准伤害特仑甘纳”的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这种反抗运动得到

了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和劳苦青年的支持，震动了全印度和全世界，迫使尼赫鲁的军人政府不得不退缩回去并暂时停止死刑判决。

政府被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和潮水般的传单、大标语、集会和示威游行所震荡，处在惶惶不安中，于6月初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阿尔温金属工厂工人的领袖拉吉阿赫在这些斗争中成长为这个城市劳苦大众的领导和发言人，他被捕了。接着又有一些人也被逮捕，工会、民主青年联盟和学生中活跃的工作人员被抓去了，前些时候被释放出来的公路运输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再度被捕了，《信使报》被勒令停刊三个月，《黎明》周刊的编辑高赛·莫希乌丁也被逮捕。正如警察机关的发言人所夸口的，政府要采取不分皂白的逮捕和恐怖手段，来“使印刷所、宣传机构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陷于瘫痪”。恐怖的统治笼罩着全市。许多房屋被查抄，阅览室被翻箱倒柜地搜索，并且大肆乱抓滥捕。

就在这同一期间内，政府雇员也行动起来，要求解决他们长期存在的困难问题。1949年5月10日，一千名助理工程师举行了一次放下笔杆二小时的罢工。公共工程部的雇员进行罢工，赢得了廉价的交通便利。通过这些斗争，以著名领导人拉蒂拉尔为首的海德拉巴政府雇员协会联盟(FHGEA)恢复了生气。政府对我们这一部分受压迫的群众，采取高压手段，制定了镇压群众的许多清规戒律，并对拉蒂拉尔发出了逮捕证。

反对这种镇压的抗议运动汹涌澎湃。市政工人、排水工人和纺织工人通过决议谴责它，民主青年联盟的青年们，在各个地方参加这种抗议运动，学生们以贴大标语、发传单和发动签名等形式为开展抗议运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不顾镇压的威胁，在1949年7月7日组织了一次抗议大会。政府十分惊慌，竟趁卡西姆·阿齐兹和阿兹马图拉赫会后回家时在半路上把他们逮捕。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的一名领导人奇特尼斯也在锡塔帕曼迪他的寓所中

被抓走了。

政府甚至如此疯狂：铁路印刷所的雇员达武德·沙里夫到警察总局去只不过是查问一下他兄弟卡西姆·阿齐兹的下落，警察就把他逮捕了。镇压继续达到高峰，有如资产阶级自己的东方通讯社所报道的，某日清晨，这个城市竟上演了《一网打尽知识分子》的戏剧。《信使报》编辑阿赫塔尔·胡萨因，他的三个兄弟，他的表兄弟，他的姐妹，女子学院和尼扎姆学院的讲师拉基阿·贝古姆，统统都被逮捕了。

警察的野蛮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得出来：他们甚至去逮捕阿赫塔尔·胡萨因的表兄弟阿齐兹·艾赫默德，他是垂死躺在床上的（他在这个事件发生一星期内死去）。去抓他，只是因为警察在搜查中发现一份民主青年联盟工作人员的“名单”里面有他的名字。

城市学院和查德格哈特学院的学生为反对这些逮捕举行抗议活动。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召开了一次学生抗议大会，这就已经够了，一天清晨，警察冲进城市学院，抓走了几个学生领袖。查德格哈特学院的学生两次采取行动反对专制院长的高压手段。警察得到一个“社会党员”学生的告密，逮捕了莫阿祖姆·胡萨因。愤怒的学生们猛攻警察局，使他们的领导人获得释放。他们从警察那里了解到谁是告密人以后，便给予那个充当警察奸细的“社会党员”、破坏分子以终身难忘的教训。

城市里两个纺织工厂的工人多次举行罢工——大的和小的，局部的和全体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总计搞掉了不下八千个工作日。

1949年8月来临了，警察冲进城市学院，对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的积极工作人员实行逮捕。

在8月“独立日”的前夕，两个纺织工厂的五名工人领袖（包括一名妇女阿迪瓦玛）被抓走了。海德拉巴纺织公司工人联合会书记文卡泰沙姆和该联合会工作委员会委员阿迪瓦玛被严刑拷

打，要他们供出地下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以及党的出版与宣传机关的工作情况。文卡泰沙姆被拷打后三天不能直立行走。同一工厂的另一位领导人纳拉亚纳，在看守所里关了两天，被野蛮地拷打得不省人事，自此以后，他的腰部严重疼痛。海德拉巴纺织工人联合会的代理会长同样地在警察的看守所里被折磨了十二小时。

警察采取了折磨共产党地下领导人的亲友的办法，并随意捕人逼供。政府审计部门雇员、海德拉巴政府雇员协会联盟助理秘书贾法尔·哈桑被拘留在看守所里，拷问他是否同拉蒂拉尔和共产党有联系。尼扎姆学院的学生皮莱被拘留达十二小时，逼他供出有关共产党地下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是逼他供出关于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书记 Ch. 拉杰什瓦尔·拉奥以及该联盟海德拉巴市某单位的书记巴西图拉赫·拜格的情况。市地方法官瑙拉坦·拉尔，以帮助共产党搜罗武器的罪名被拘留了十二小时，并多方折磨盘问。被拘留的简单理由是：他是民主青年联盟书记阿穆拉克·拉姆的哥哥。

在希特勒式的监狱里，青年人所受的严刑逼供达到空前的程度。沙姆苏扎曼在古尔巴加监狱里被野蛮地鞭挞。一名从市里来的共产党员、著名的艺术家兰加查里，同纳尔冈达共产党和农民的领导人拉杰·雷迪及其一个女亲戚一起，在奇卡拉古达被捕。这个妇女屈服于野蛮的拷打，供出了实情和被捕共产党员的真实姓名。兰加查里被绑在一个梯子上，接连被野蛮地拷打了三天，盘问他共产党是怎样得到武器的，在那期间内，不给他任何饮食，以后他又被毒打和折磨了整整一个星期，但都是枉费心机。警察的野蛮达到如此地步，他们竟把当地所有赶大车和赶马车的人统统都抓了来，拷打他们，盘问关于特仑甘纳某些领导人的去向，警察认为这些领导人还停留在城里。

这就是“警察行动”之后所建立的警察之邦的恐怖情况。

## 第八章

# 狱中苦斗

在特仑甘纳斗争时期，监狱里所进行的斗争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是监狱外面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反对尼扎姆的斗争中只有一万两千人被捕的话，那末，在印度联邦政府的军事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则多达五万人。

临时监狱、地方监狱和中心监狱的空间是不够用的，尽管这些监狱所监禁的人数已超过正常容纳量的六倍。例如，容纳量不超过一百人的纳尔冈达监狱，关在里面的囚犯却多达九百人。因此政府就在坎曼等地方的旷野上围起带电的铁丝网篱笆，用以囚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特仑甘纳战士。这种监狱设置由特种团队看管，官方自己给它起个绰号叫“坎曼笼子”。

它们不是普通常见的监狱。人们象牛羊一样成群结队地被赶进去，却得不到即使牲畜也能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的待遇。它们不仅仅是监狱，它们是折磨人民的集中营。

封建统治下的监狱法规对于政治犯待遇不作任何规定，军事政权在这方面则更加恶劣得多。对待被关进监狱的人，未判决的和已判决的并无区别。因此被拘禁的人必须为他们作为政治犯的荣誉和尊严而进行斗争。

### 坎曼集中营

当普通监狱人满为患，远远超额之后，他们将大约两千名左右

的被拘禁的人赶进“坎曼笼子”。他们架起了既不能避雨又不能遮阳的帐篷，被拘禁的人们都饱受雨淋日晒之苦。当夏季强烈的热风吹来时，这些帐篷全被吹倒，柱子压在被拘禁的人们身上，造成重伤。全体被拘禁的人每天都被拉去修理坎曼飞机场或服其他劳役，然后再被带回集中营，在严密的军事监视之下一路挨打。

吃的东西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他们仅仅发给一把煮过的小米之类的食物，没有大米饭或薄饼。没有盘子或钵子，连陶制的也没有，吃的东西都放在手中，上面倒些“拉萨姆”汁（rasam，用罗望子和辣椒制成的汁）。每天给犯人定量分配一西尔的水，供一天喝的和用的。根本谈不上洗澡。

上述情况引起痢疾流行，单单在这个监狱里就有十六个被拘禁的人死于痢疾。

没有足够的厕所设备，只是在十分靠近被拘禁的人们居住的地方，用薄绳网围搭起很少几间厕所，两千名被拘禁的人只能使用那么少的厕所，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冲洗厕所的人不够，一天只冲洗一两次，其结果是难以忍受的熏天臭气直扑他们的住处。粪便堆积在大坑里，而这些大坑就是挖在集中营里面的。

所有这些严重影响大家的健康，有些人因此死去，尸体就在靠近集中营的地方火葬。

全体被监禁的人要求监狱当局至少要给予他们以“三等囚犯”的待遇——供应铝制饮食用具，给他们提供挖掘饮水井的工具，搭盖他们住宿所需的防雨防晒的帐篷。即使提出这些要求也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狱方点了几个他们认为是领头的人，带到一边去加以毒打。布万吉里一位杰出的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阿鲁特莱·拉马昌德拉·雷迪遭到枪柄毒打和钉靴猛踢。有的被抓到附近火车站的空货车上，毒打一顿，打昏在地上，然后使他们苏醒过来，又再毒打，有的就这样被折磨致死。但被监禁的人们并不放

弃他们的要求，他们多次搞绝食斗争，掀起抗议怒潮，高呼反抗口号“共产党必胜”。狱方则开枪和扔火焰弹来恫吓他们，用铁箍棒抽打更是家常便饭。尽管如此，被监禁的人们从不停止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抗议行动后，狱方给了一些挖井工具和制造拌食物用的辣酱的工具。

由于四个月的抗议行动和狱外群众的纷纷责难，所有囚犯被转移到古尔巴加、贾尔纳和特仑甘纳地区以外的其他监狱里去。一路上，全体被监禁的人不顾军队的种种威胁恐吓，高呼战斗的口号。

不许被监禁的人会客，不许亲友探望他们或给他们致送任何食品。在他们被押解到古尔巴加监狱的那一天，坎曼和别区的几千群众带着一包包的食品来了，但军队不许他们走近被监禁的人，更不用说让他们送食品了。群众怒不可遏，跑到议会办公厅把食品朝着议员们的脸上扔去，骂得他们狗血淋头！

## 在古尔巴加监狱里

在古尔巴加监狱，他们只能得到两块充满沙土和碎石、烤得半生不熟的小米饼或黍类的饼，这些饼是用霉烂多虫的黍类做的。和饼一起发给犯人的蔬菜根本吃不得，其中有一半是青草而不是蔬菜，即使这样的东西也没煮透。豆子也是这样。

派来管理集中营的一班人马，其残酷性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监狱总管乔希，是暴虐的化身。狱吏是个英印混血种的酒徒，比监狱总管更加野蛮。监狱看守班头是一个名叫纳拉亚纳·雷迪的人，原是塞昆德拉巴德监狱的一名普通狱卒，因善于以各种酷刑对付囚犯而晋升此职。

接连多天，被监禁的人们继续进行绝食斗争，要求至少得到

“三等”的待遇，即由他们自己办理伙食和备办必需的碗碟器皿。他们集体地被用铁箍棒毒打，然后分成几个小组，专打他们的脖子，有些人好几个月都被套上双重的锁链（双手和双脚都上了镣铐）。

他们终于胜利了。狱方给了他们四分之一西尔的大米、同量的黍粉、蔬菜和豆类，并允许他们自办伙食。

## 贾尔纳监狱

靠近贾尔纳水利工程的三十五个部队营房已经变成一个集中营。其中有四个营房留给看守集中营的军警使用。集中营围以铁丝网和三排多刺的爬藤，外面还驻有特种武装警察。

集中营的屋顶已经完全坍了，但没人理睬。每一间营房容纳不了四十人，却硬塞进双倍的人。厕所只有两个，也还没有保持干净。沟渠里的秽物搞得到处臭气熏天。

营房的水龙头本就不多，加以半数出了毛病，其余只在早上和傍晚开放数小时，结果是严重的缺水和随之而来的洗澡、洗衣的困难。

伙食供应之糟一如其他监狱。吃的是霉烂的、虫蛀的、完全不能吃的黍粉以及渗杂着沙土、碎石、未碾磨的谷粒和有小虫的大米。就是这样的粮食，狱吏和狱卒还要贪污去一半。供应的铁制和锌制的餐具都是生锈的。即使对病号也不给予稍好一点的食物和牛奶。

恶劣的住地，霉烂的食物，暴力之下的繁重劳动，这些都严重损害被监禁的人们的健康，其中百分之八十因这种病或那种病倒下来了，有的则患着例如肺结核那样的重病。

名义上有个监狱“医院”，有两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和两个病房侍役。除狱警的打骂以外，还有这些医生们的官僚主义臭架子。医



生对病人不仅不给以适当的治疗，反而还要横加辱骂。需要住院的多达六十人，但医院只有六张病床，病人只好躺在地面上。连狱方供应给病人的一点点牛乳和水果也要被医院人员所中饱。

就在这样一个集中营里，竟关了二千名政治犯。从十四岁的男孩到八十岁的老头，其中有共产党员、农会会员、工会会员、学生和年青的领导人、普通农民、工人及青年。

被监禁的英雄的人们为了反对狱中各种侮辱人格的规定、非人的待遇和野蛮的暴行，不断进行无情的、光荣的斗争。

狱方发布蛮横的命令，禁唱国际歌。于是两千人同声高唱国际歌，表示对这禁令的蔑视。狱方用铁箍棒劈头盖脑地乱打，但国际歌的歌声从未停止，也是停止不了的。此后，国际歌就在监狱里经常唱开了。

被监禁的人们不顾种种约束限制，庆祝五一节。工人阶级和劳苦农民的儿子们和青年们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第七号营房里举行了一次集会。

监狱当局也许为了给印度联邦资产阶级和纳粹尼扎姆之间的新勾结进行辩护，想给尼扎姆庆祝生日。被监禁的人们愤怒地回答说：“让统治阶级去庆祝这个新勾结的标记吧，我们可绝不会庆祝这个刽子手的生日。”

文卡特·纳西阿赫同志死了，他之所以死去，纯粹是由于狱方没有给予应有的医疗。于是5月6日这一天便成为抗议日，大家高呼口号并举行了集会。

经过若干回合的英勇战斗，被监禁的人们可以看报纸了，同时老旧的铁制和锌制的器皿也换了铝制的。

5月19日，被监禁的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八位纳尔冈达英雄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们无限愤慨。接着发生的是被监禁的人们英勇战斗的光荣事迹和尼赫鲁手下官员们的卑鄙勾当，这些官员

是奉命来“消灭共产党”和搭救他的新伙伴——尼扎姆的。

两千名被监禁的人要求监狱总管送封抗议电报给尼赫鲁和军事长官，这个要求遭到断然拒绝，随之而来的是被监禁的人们高喊口号，集合示威。

特种武装警察和军队奉命赶到，这群恶魔猛击被监禁的人们，把他们赶回营房里去，并且用铁箍棒狠命地乱打，以致许多人，包括林加·雷迪、拉加文德拉·拉奥、P. R. 科基尔等领导人在内，都受了重伤，林加·雷迪和拉加文德拉·拉奥整个晚上昏迷不醒，没有一个受伤者得到急救。

这个事件发生后，监狱当局收回报纸和其他方便条件，同时把集中营变成不折不扣的严刑拷打的场所。武装警察队常驻集中营，带头的同志们被扣上手铐，繁重的劳役横加在被监禁的人们身上。

7月12日，狱方要他们刈草和挖坑，他们加以拒绝并要求改善待遇。特种武装警察奉命到场，用铁箍棒疯狂地毒打他们。楠德德纺织厂的贾纳尔丹同志和市纺织厂的阿加米阿赫同志头部受了重伤，卧床不起。其他同志包括拉加文德拉·拉奥、阿卡塔尔·阿利、拉穆卢和公路运输部门的其他同志，市纺织厂的凯沙瓦·雷迪和其余的人都手脚骨折。全部受伤人数竟达七十人之多。领头的同志们被扣上手铐隔离起来了。第二天全体被监禁的人们绝食，要求把他们的领导人放回营房。

监狱当局不但乞灵于武装警察的这些野蛮暴行，同时还试行在监狱里建立一支由职业打手组成的特种部队。这群恶魔共计三十二人。

这样的折磨和毒打全是按照一项周详的策划来执行的。监狱总管亲口告诉被监禁的人们说，政府命令他打断共产党人的骨头和肋骨，使得他们出狱后不可能参加任何活动。

官方的计划就是这样；“解放政府”所建立的集中营的严刑折磨就是这样；我们劳苦人民的领导者的英勇斗争就是这样。

## 比德监狱的刑架

比德监狱(马拉特瓦达区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发生过同样的斗争,遭到同样的迫害,最后同样的某些待遇被剥夺。这个监狱有一种特殊的刑罚,这是一种悬挂起来的刑架,样子有如天平,要受刑者爬进这个天平,然后用浸过油的新加坡藤条鞭打剥得精光的受刑者。鞭打时不是一下子将藤条抽开,而是慢慢地把它拉回,这就在受刑者的身上留下一个血淋淋的伤口,就象用刀把皮肤刈裂开来一样。接着他们用剪刀把裂开的皮肤剪下来,再撒上一些辣椒粉,随后又往这个伤口处鞭打。有些受刑者就因这样野蛮的折磨致死。被监禁的人们为反对这样的酷刑进行了斗争,狱方终于被迫把它废除了。

## 海德拉巴市的塞昆德拉巴德监狱

即使在邦首府的监狱里,被监禁的人们的处境也不见好些。他们给政府打报告,要求给予他们“一等囚犯”和“二等囚犯”的待遇,并发给铝制的而不是铁制的器皿。随之而来的是绝食抗议、挨铁箍棒揍、头破血流和手铐脚镣。其中有些人被监禁在面积仅两平方米的斗室里,根本动弹不得,还要在房内解决大小便问题。这些小房间每天只清洗一次。共产党领导人如埃拉·雷迪、进步作家如苏莱曼、《信使报》的编辑阿赫塔尔·胡萨因以及他的姐妹、大学讲师拉齐阿等人都是这样地被囚禁的。被监禁的人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斗争要求改善待遇,狱方下令用铁箍棒乱揍一通,领导同志们往

往成了主要目标。

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囚犯们得到了一些方便,有的得到“二等囚犯”待遇,有的得到“三等”待遇。

## 军队在瓦朗加尔监狱开枪

在瓦朗加尔监狱,两千名被监禁的人进行了同样的斗争。一天,一个被监禁的人被打得不省人事,这激起其他难友们的愤怒。他们象波涛一样一涌而起,扭断了铁栅栏,破开了小门,向大门涌去。狱吏和狱卒全部逃命,用电话召来了警察和军队。大门快被打开时,军队赶到了,开了枪,打死许多人。一个警官、许多被监禁的人、还有些狱方人员都受了伤,这说明开枪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被监禁的人们又回到了营房。

接着,狱方又用铁箍棒打人。关在监狱里上了单铐的,经常有四人之多。经过长时间斗争之后,狱方不得不对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的人们所提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并废止某些暴虐措施。

## 瓦朗加尔中心监狱用铁箍棒 毒打被监禁的妇女

瓦朗加尔监狱新来的监狱总管对被监禁的妇女停发了粗糙的口粮。为了表示抗议,五十名被监禁的妇女从3月15日起实行绝食斗争。17日,监狱总管下令用铁箍棒毒打这些被监禁的妇女,结果是八名妇女受了重伤,其中有戈温达普拉姆的阿纳普纳玛、桑基萨的图马·纳尔萨玛、穆纳加拉的B.纳尔萨玛、韦利丹达村的坎塔玛。18日起,全体政治犯抗议狱方野蛮地用铁箍棒毒打他们的姐妹,进行绝食斗争。瓦朗加尔工会呼吁民主人士谴

责这种野蛮行径,要求公开追究并惩办凶手。

平迪普罗卢村的拉姆巴亚姆同志在这次铁箍棒袭击中受到毒打,不久就死在监狱里。

反对类似情况的类似斗争也在其他各个监狱里进行过。

### **被监禁的人遇到的其他难题**

还有使被监禁的人们受苦的其他问题,如缺乏医疗条件。倘若要求药品,回答是:“你是共产党魔鬼,为什么要给你药品?”他们也不能写信和会见亲友,如果有,那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们被迫象罪犯那样服劳役。关于狱吏们横暴高压的情况,真是一言难尽。监狱里没有书籍或报纸。

为反对这些不合理待遇,狱内进行了许多斗争。当犯下暴行的警察和狱吏单独走进狱内时,就有一些围巾从后面蒙住他的脸(不让他认出是谁打他),将他痛打一番然后放走。这带来了更多的镇压、更多的铁箍棒毒打、双铐、单铐、用铁链锁手锁脚等等,于是又对这些刑罚进行斗争。因此,被监禁的人们和狱方之间的斗争是一连串的。

这些斗争的结果也改善了一些待遇。狱方检查信件,把他们认为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涂抹掉,其余的才让寄发。

### **特别法庭和弄虚作假的审讯**

数以千计的党的工作人员和群众不经过任何起诉和审问就被关进监狱,在这同时,另外一大批数以千计的人则被横加上强盗、抢劫、放火和谋杀等罪名。即使那些被加上种种罪名的人也不是在通常的法庭上审问,而是在军队主办的特别法庭上审问的。尽

管纸面上规定被告有权指定自己的律师，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权利被剥夺了，因为许多进步的律师已被关在监狱里。任何其他律师如果敢于出头露面为他们辩护，政府就用可怕的后果来威胁这些律师。

这里要特别提起马诺哈拉尔·萨克塞纳先生、海德拉巴的一批律师、达尼阿尔·拉蒂菲先生、A.S.R. 查里先生以及稍后一个时期的其他律师，他们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替许多起案件作过辩护。

审问和申诉全是一幕滑稽剧——警官们的无中生有的证词以及检察官用冗长无味的议论给这一套证词加上的法律外衣，都是用英语讲的，被告一个字也听不懂。

如果审问本身是一幕滑稽剧的话，那么证人的陈述则更加滑稽了。证人除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或打手外，别无他人。实际上这些人早就离开农村，不知道农村发生过什么事情，更谈不上亲见目睹。他们之所以自告奋勇充当证人，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夺回他们的财产，并对群众进行报复。起诉状和法庭指定的律师的辩护词都是官样文章。这些地主证人虽然在戒备森严的保卫之下，但一瞥见他们家乡的共产党工作人员，还是手足发抖。他们不敢直视共产党员的脸，只管把当局要他们说的话一口气说出来。

连法官通常都不允许被告对这些证人进行反诘，更不用说律师、警察或军事当局了。

几十桩案件都强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由于仅有地主或打手作证还不能有充分的理由定案，因此无辜的农民就挨打、受折磨、被迫在证人席上作假证。但他们都是单纯老实、目不识丁的乡下人，不但念不出被告的名字，而且也不能马上就认出警察所说的被告。遇到这样的证人时，法官便对警官说：“看来这个证人口渴了，带他出去喝些水然后再带回来。”这就是暗示警官把他带到外

面去揍一顿后再带回证人席。无论证人说些什么，被记录下来的都是与起诉的谎言相吻合的。

经过如此这般弄虚作假的审问之后，几十位同志被判处无期徒刑，有的被判处徒刑长达四、五十年。

即使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也被判处死刑或几十年的徒刑。十四岁的男孩子迪纳·林加亚被判处四十六年徒刑。十六岁的男孩子耶拉博图·拉姆·雷迪 1950 年被法庭判处死刑，他是纳尔冈达区的阿帕吉佩特村人，出身于普通农民的家庭。他们诬告这个小孩子犯了凶杀罪并判他死刑，判决之前，这个小孩发表了一段演说，有如一篇政治宣言响彻整个法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判了他死刑。当他的案件还在审问的过程中，一位美国女记者得到军事当局的许可在监狱里会见了这个小孩，当时他才十五岁。她把他的生平、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以显著的地位刊登出来。

### 民主人士协助辩护

法西斯的审判方式和强加的死刑判决引起全世界民主人士的尖锐反应，一致表示强烈抗议。

印度联邦政府打算在印度新宪法出世之前执行死刑判决，但对此项决定严守秘密。

他们决定杀害十二位特仑甘纳英雄。这就是那著名的十二英雄，他们的案件是由世界闻名的英国民主律师、已故的 D. N. 普里特亲自辩护的。

他们决定把十二位特仑甘纳英雄中的五人于 1950 年 1 月 22 日，七人于 23 日送上绞刑架。迈萨亚是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海德拉巴中心监狱当局于 1 月 9 日得到关于被宣判者的签署，把他们转移到执行死刑的塞昆德拉巴德监狱。

距离刑期只有十二天了。这个消息象野火一样在这两个监狱所有被监禁的人们中传开了。他们愤慨万分，他们由于仇恨而热血沸腾，他们的感情因他们亲密的、并肩战斗过的十二位同志的死刑判决感到窒塞，可是他们又都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

在伦敦的普里特开始行动。律师们如达尼阿尔·拉蒂菲、马诺哈拉尔·萨克塞纳和加内什也得到了这消息。孟买的律师们于17日飞抵海德拉巴，马上安排辩护手续。他们使韦洛迪先生和高等法院停止执行死刑判决。与此同时，这个消息在全世界报纸上迅速传播开来。从全国及全世界各地、从各民主组织及个人拍来的电报如潮水般涌向海德拉巴政府。保卫特仑甘纳英雄委员会宣告成立。在这些日子里听到的口号是：“停止对特仑甘纳十二位英雄的死刑判决。”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匈牙利青年联合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其他民主组织、拥有六千多万人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拥有八千多万人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律师联盟，纷纷对这些判决表示抗议。闻名世界的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捷克布拉格一个特别举行的大会上谴责了这些判决。

抗议、请愿和谴责的浪潮不但遍及印度国内，而且遍及全世界，这使印度联邦政府的处境极为尴尬。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政府通知律师们，死刑延期执行。这事发生在21日早晨，即将上绞刑架的同志们于22日才获悉。他们的生命得救了。死刑全部减为无期徒刑。

弄虚作假的审讯仍在继续，法院依然对其他被告强行加以长期监禁、短期监禁和死刑判决。许多同志被带到监狱外面，在森林里与山野中枪杀。狱方常常以带他们上法庭为名，实际上是带到森林里去枪杀。各个监狱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通过上述方式被枪杀的同志中最著名的两位是韦迪雷·拉



吉·雷迪(胡祖纳加尔?)和兰加查里(海德拉巴)。拉吉·雷迪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早在1944年就全心全意投入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工作。也许政府认为将这些群众的领导人正式定罪而不惹起外面广大群众的愤怒是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

在政府继续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对高压政策的斗争也在增长。律师们到最高法院对所有的死刑判决提出上诉,要求其他法庭撤销强加的其他判决,并为其他尚未宣判的案件准备辩护手续。审讯某些重要案件时,D. N. 普利特先生亲自从英国来海德拉巴高级法院出庭辩护。检察官方面每次企图对证人进行暴力胁迫都遭到反对与谴责。

全国范围的愤怒与抗议导致所有死刑判决改为无期徒刑。然而,党仍在继续努力动员狱外的民主舆论,以促使全体特仑甘纳同志获得释放。

当武装斗争停止之后,要求释放特仑甘纳全部被囚禁同志的群众斗争依然继续下去。审讯的弄虚作假为人们所识破;假证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国大党在选举中被击败了;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这一切的结果是,国大党政府孤立了,党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以下议院、国会和国会外面的场合为讲坛,在这个问题上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党的领导机构向政府提出多次意见,要求他们撤销所有的判决并释放所有被监禁的人。最后,安得拉邦政府在桑吉瓦·雷迪先生担任首席部长的时候,于1958—1959年间分批释放了剩下的五十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

### • 装模作样的监狱复查委员会

政府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对待监狱围墙内被囚禁的人们,另一方面却在1950年宣布成立装模作样的复查委员会,复审被囚禁的

人们的案件并释放危险性较少的人。一个复查委员会倒真是指派出来了，但它的成员都是铁杆的反共分子、地主、议员和政府官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当然不是释放无辜者。

不管他们采取怎样别有用心的审判方法，他们的控告还是站不住脚，案件不断被推翻。此外，他们开始觉察到，违反千千万万群众的意志来处理案件也并非易事，外面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人的运动越来越壮大，政府看到这个风向，才决定指派这个委员会，目的在于转移群众的注意力。

在释放被监禁的人们之前，委员会千方百计迫使他们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委员们企图嘲笑共产党员，问道：“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被监禁的人们给他们一个强有力的反击，大声说：“是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无辜的。”奇怪的是，被指派来释放无辜者的委员们居然开始痛打这些被监禁的人了。可是他们并不停止反抗，无论在狱内或狱外，反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与血液的一部分。

复查委员会的头头是阿南塔查里先生，与他一道的是收税官、军队指挥官南贾帕和其他人员。这个委员会于1951年来到古尔巴加监狱，强令全体被监禁的人低头排队，阿南塔查里先生揪着他们的头发并用嘲笑的语气问道：“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被监禁的人昂首挺立，用诗歌的形式作答。以下是这首诗的内容：

劳苦群众中有共产党，  
工人中有共产党，  
农民中也有共产党。  
最贫苦的群众中有共产党，  
挨饿的人群中有共产党，  
富人当中也有共产党，  
爱国者队伍中有共产党。

国大党员中有共产党，  
穆斯林联盟成员中也有共产党。  
你的影子里有共产党，  
我的影子里也有共产党。  
赶快抛弃你那消灭共产党的迷梦吧，  
他们是印度母亲的儿女，  
你得知道这一点，老家伙阿南塔查里。

被这个回答弄得十分狼狈的复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恼羞成怒，把这个被监禁的人痛打一顿，送回营房，并声称，这样的人决不予释放。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被监禁的人们怀着革命的热情斗争到底。如果有谁因为害怕而屈服或坠落成为政府特务，出卖难友，大家就把他痛揍一顿，抛出营房。即使在外面曾经向敌人投降过的人，也要被关进监狱。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到被监禁的人们不屈不挠的革命勇气，对自己的变节投降感到悔恨，要求狱中同志宽恕他们，并且经得起将来的考验。

在进行这些狱内斗争的同时，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仍然组织了政治学习班，也组织了文化学习班，同时，还进修了别种语文。

## 革命的宣传鼓动

被军队逮捕入狱的人们，一方面忍受拷打与折磨，拒绝泄漏任何秘密，另一方面，还利用监狱头头外出之机，对普通士兵谈论政治，讲述特仑甘纳运动的起源、发展及其目的。除一般讲述特仑甘纳情况之外，每个被监禁的人还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阶级出身、怎样入党以及为什么进行战斗等等。这样的宣传鼓动工作对士兵们发生了影响。即使在狱中，他们也从不放弃此项革命工作。他们

在反抗狱吏和其他官员过程中，甚至在挨打的时候，还是对这些政府人员谈论政治，同时也对其他罪犯谈论政治，使得其中的许多人转变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 越 狱

被监禁的人们即使在监狱的围墙里面，仍念念不忘狱外发生的事情，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想回到狱外的革命环境中去，因而常常伺机而动。

高高的监狱围墙，狱卒和其他士兵日夜不停的站岗放哨，以及所有营房的通宵上锁，这些都是不易克服的困难。即使能够设法逃出监狱，监狱围墙外面还有武装警察；即使这个危险也能躲避过去，还有遍地皆是的军营，而且人民的敌人到处都在活动。越狱简直意味着立即死亡。尽管如此，并不能阻止他们进行这种尝试。正是由于渴望参加革命战斗，才促使他们想要这样行事。最著名的一次越狱，是纳尔冈达县党的领导人老纳拉·纳拉西姆哈卢和南德亚拉·斯里尼瓦斯·雷迪这两位同志的越狱。

## 第九章

### 特仑甘纳运动中的妇女

在特仑甘纳斗争中，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运动，农业劳动工资斗争，没收地主的粮食；积极参加反对布里格斯计划，这个计划是要把科亚、琴丘和兰巴迪等部落群众从森林地带的小村或平原地区的散落小村里赶走。她们与丈夫、兄弟们一起，进行了反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警察的斗争，继而又进行了反对国大党的拉扎卡尔和尼赫鲁军警的斗争。她们加入游击队和政工队，生活在山林和原野之中，雨淋日晒，经受种种困难和欢乐。她们充当通讯员和政治鼓动员，而在新的中心地点则担任群众运动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工作者。

她们是拉扎卡尔、尼扎姆和尼赫鲁军警残酷刑讯和暴虐行为最悲惨的受害者。除了遭到大规模的行凶毒打之外，她们还遭到凌辱和强奸。她们不得不亲自目睹自己的婴儿和孩子备受折磨和横遭杀害，她们不得不眼巴巴望着她们所钟爱的丈夫或兄弟被追索、逮捕和杀害。她们饱受这一切苦难。当她们的男人不得不背乡离井以躲避军警的疯狂袭击，或者已经前往遥远的秘密地点参加战士队伍和游击队时，她们呆在自己的家中和村里，照顾留下的老幼。

她们为捍卫个人的尊严、反对凌辱、折磨和强奸而进行英勇顽强反抗的故事，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们觉醒起来，争取新的社会平等，新的道德风尚以及新的文化生活，她们富有顽强战斗的品质，这些，使我们窥见了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妇女们蕴含

着巨大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如果我们能稍为花点力气使它冲破旧传统的束缚,并把它纳入正确的革命轨道,那就会带来多么强烈的变革啊!

## 妇女保卫自己的土地

詹加翁区帕拉库蒂村的妇女查卡利·艾拉玛,首先带头同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进行艰苦的斗争,以保住自己的土地和庄稼不被维斯努尔豪绅强行抢走。她鼓励全家和她的儿女们,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同党站在一起。她家曾经是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进行反地主活动的中心。她不单是为着她个人得失而战斗。这件事是特仑甘纳农民为了获得土地开始进行声势浩大斗争的象征和信号。

印度联邦的“军警行动”以后,米尔亚拉古登区穆昆达普拉姆村有个高利贷商人曾使库马里·马塔亚被拷打致死,因为他拒绝交出从这个高利贷商人那里夺回的土地。马塔亚的妻子奋起反抗,她坚决保住土地,不肯交出。她被警察野蛮地强奸,但仍然拒不交出这块土地。她呼吁群众起来支持她,而终于保住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是我的”!

在瓦达帕利中心点,有个兰巴迪农民也因为不肯把收回的土地再交给地主而被杀害,但他的妻子不顾国大党警察的恐怖暴行,毅然接替了他,继续耕种那一块土地。

在孔达拉波卢村,另一个兰巴迪农民因耕种一块两英亩水田(那也是一块由原主收回的土地)而被地主达图杜害死。这次也是他的妻子挺身而出,继续保住并耕种那一块土地。

在锡拉鲁米阿古登村,戈拉·穆塔亚因不肯交出他所耕作的那块土地而被杀害,但他的妻子站出来继续进行耕作,不许敌人抢

回这块土地。

在莫杜卢昆塔，有个兰巴迪农民取得了地主拉马克里什纳马的一块土地，尼赫鲁军队进行干涉以后，地主企图借助警察抢回这块土地。这个兰巴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而且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但是他的妻子坚持到底，不肯交出土地，还顺利地把庄稼收割回家。

有个兰巴迪农民维拉拉姆和他的妻子起来反抗地主的狗腿子和警察强占他们的土地，警察把这位孕妇践踏致死。

这些就是我在特仑甘纳原来的档案记载中所发现的若干事例。这类事件在整个战斗的特仑甘纳地区多达几十起、几百起。但是不论这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究竟有多少起，好几万妇女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同她们的男人并肩战斗，这已是一个事实了。

### 妇女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妇女在农业工人中占了很大百分比，她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可能与男工大致相等。因为，她们如果要使孩子和自己稍得一饱，就不能不去干活挣钱。她们不能光靠男人赚来的收入。正因为这样，在农业工人的所有罢工中，或是从地主豪绅的仓库和住宅里夺取谷物时，都有大批妇女参加我们的行列，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孔达拉帕利中心点以及附近的另一中心点，很多村子的农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日工资从原有的二、三西尔粮食增加到四西尔。大批妇女手拿红旗，参加示威游行。最后，为了迫使地主解决这个问题，男工们在许多妇女的参加下不得不进行袭击并开始夺取谷物。地主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带的采集槟榔叶的作业中，雇用了好几万名妇女。在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她们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在平迪普罗卢和依伦杜这两个中心点，妇女们还参加了波及九十个村子的农业工人罢工斗争，尤其是在其中的二十个村子里，妇女们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为这些罢工特别涉及到女工工资和劳动定额等问题。妇女在这些罢工中不仅人数多，而且居于领导地位。

### 反抗警察的镇压和袭击

早在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统治时期，当武装警察攻打巴莱穆拉、帕塔苏亚佩塔、马拉雷迪古登、德瓦鲁帕拉等村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时，妇女就站在她们男人身旁，搬运石子给男人投掷，她们同男人一起遭到野蛮的铁箍棒的毒打和枪杀。在马拉雷迪古登的战斗中，有个站在她丈夫身旁搬送石子的妇女被枪杀了。（在这里，人们不禁要想起维亚玛这个名字。两年前，她带领加朱兰卡的农民们起来保卫河滩地，反对克里希纳县查拉帕利的柴明达尔，她被残暴地用刺刀刺着并枪杀了。）当男人们被押上卡车强行带走时，妇女们奋起反抗，要求和男人同行，并承受一切后果。直至警察把这些战斗的妇女也装上卡车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了，才能把车开走。

印度联邦军队和国大党在胡祖纳加尔的维贾亚纳加拉姆中心点和米尔亚拉古登区建立统治后，警察逮捕了一大批男人，并准备带走。妇女们包围了卡车，要求释放男人，不让卡车开走。警察用铁箍棒对妇女们接连使劲猛打，也不能使她们有所畏惧，最后警察不得不释放这些男人，然后溜掉。

警察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区的贡达拉扫荡一个科亚人聚居的小村庄，抓了一些男人，企图把他们带走，附近十个村子的妇女们闻讯赶来，把警察团团围住，不让他们继续前进。警察开枪射击，妇女们隐蔽在树后用石头还击，坚决不肯走散，除非她们的男



人获释，最后警察只好让步。

1950年9月，在贡达拉地区卡图古登科亚人的小村落里，全村男男女女都起来反抗军队的暴行，在这次战斗中，杀死了一个低级军官和他带领的三名士兵，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其后，当大批军队开来时，全村人只好都跑到密林深处隐藏起来，妇女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甚至不让她们的孩子们啼哭出声，她们的英雄行为往往是令人敬佩的，而且也是妇女们坚定顽强的一个例证。

在拉贾拉姆中心点，警察怀疑兰巴迪人聚居的某小村落中有一男一女帮助游击队，就把他们带往营地。不给饮食，罚站几日几夜，当他们昏倒时，警察只给点水喝，而当他们一苏醒过来，又要罚站，弄得他们的双腿都肿大了。但是，即使受到这样的折磨，他们两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肯吐露有关游击队的任何情报。敌人觉得进一步迫害他们是无用的，就把他们放走了。

尽管警察多次进行扫荡，仍然抓不到钦塔帕伦区奇迪拉拉(?)村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他们的妻子都被抓到切拉库塔营地去受刑讯，她们的财产和牲畜全被抢走，过了一些时候，才把她们释放，警察威胁她们说：如果她们的丈夫不投降，她们的命运就更坏，甚至会被终身监禁。当这些妇女们获释之后，就跟她们的丈夫一起投身于实际斗争，从而摆脱了警察的魔掌。

正是在这个村子里设置了一个驻有一百五十名警察的营地，但是，他们还是抓不到这些领导人。有个年轻小孩，是一位村委委员的儿子，被抓去威胁和毒打，虽然他只有十四岁，但他不向敌人屈服，捍卫了党的崇高威望。

在整个战斗地区有个共同特点：妇女们采取了种种特殊的预防措施来照顾游击队员；让他们在她们家中隐蔽和住宿；当游击队员或领导人在睡觉和休息时，在大多数场合下，她们都替他们日夜放哨；无论白天或黑夜，妇女们随时都怀着极其关切与爱护的心情

为游击队员和党的组织工作者安排饮食。她们把粮食和日用必需品送往森林和山区里的游击队隐蔽所，一旦被军警发现，就要遭到残暴的拷打和侮辱，她们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忍受了这一切。

我怀着非常感激和敬仰的心情，回忆起我在1948—1951年恐怖时期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在许许多多村子许许多多家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我好几次发现妇女们对警察和敌奸可能到来的任何险象都保持高度警惕。有一次，在长途夜行跋涉之后，为了稍事休息和停留，我于凌晨三时抵达维鲁拉普杜郊外的帕蒂班德拉·贾纳基拉马亚同志家中。他不在家，而他的妻子哈努马亚玛在，我因疲累睡着了。当我在天亮前起来时，看到她正在放哨警戒，我大为吃惊，因为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妇女们的这种亲切关怀和高度警惕是当年许多地下干部的共同体验。这是她们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一种表现，而且她们也象为同一崇高目标而斗争的战士们一样，值得我们敬佩。

那些光辉事例，那些扣人心弦的勇敢和受难的故事，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啊！

在本达拉普杜这个村子里，有个农妇拉贾玛被抓走了，她和丈夫遭到了刑讯，警察用烧红的铁条烙他们，她的腰部和双手被烙得象戴上装饰品似的，但是有关游击队的情况，她一句话也没有吐露。她的罪名是送粮食给森林里的游击队。她对党一贯忠诚，而且在所有选举中为党进行工作。几年后，即1961年，我有机会同她见了面，看到了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对党的耿耿忠心。

内雷达村是革命运动中最顽强的村庄之一，DSP，斯里尼瓦斯以及特派专员韦洛迪威胁要烧毁这个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有一次，有七十个妇女被用罗望子枝条毒打，她们被迫穿上宽松的裤子，继之把蜥蜴放进她们的阴部，然后把裤子下端捆扎起来。这些

爬虫开始到处乱咬，这些妇女的苦楚是难以形容的。敌人还用红辣椒粉撒进她们的伤口！这些妇女因而伤病了五个月。

另一天，他们不让母亲们给婴儿喂奶，所有的婴儿都哭叫着要奶吃。

但是这些妇女并没有被吓倒。

有一次，有个游击队领导人就在这个村子里被包围了，妇女们快手快脚地把他化装成一位妙龄女郎，警察和军队离开后，她们就把他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在尼扎姆—拉扎卡尔整个统治时期以及其后国大党军队恐怖统治的一段长时间内，苏亚佩特区瓦拉巴普拉姆村瓦特斯亚和比姆拉两位同志家中的妇女们，都细心地把她们家安排成为一个秘密隐蔽所以保护游击队员。后来，这两位同志被逮捕枪杀了，但这些妇女仍然继续积极地支援革命运动。

\* \* \*

苏亚佩特区帕赛帕利村的阿查玛，多年来，一直掩护和照料着阿尼雷迪·拉米·雷迪同志，他起初是地段领导人，后来成为苏亚佩特区的地区领导人。当阿尼雷迪·拉米·雷迪同志在拉马昌德拉帕利的战斗中，为掩护游击队战友们突围，英勇地同警察搏斗而战死时，她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这些年来，她总是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照料这位勇敢的同志。

\* \* \*

苏亚佩特区奇拉帕昆特拉村的林加玛，是党的一个坚定拥护者。在反对埃拉帕杜村那个狗地主贾纳雷迪·普拉塔帕·雷迪的斗争中，她总是站在最前列的。就是在这个地主的指使下，她的村子也遭过殃。她把全家人都培育成为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积极战士。

远在运动开展之前，她就把她的女儿嫁给林加·雷迪，并鼓

励和帮助他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他后来成长为游击队领导人。

他对贾纳雷迪的打手们进行过多次斗争，并把他们赶走。游击队撤走以后，林加玛遭到了好多次的查抄。可是在1952年的选举中，林加·雷迪脱离了运动，并同贾纳雷迪和解。于是这位勇敢的妇女不准她的女婿到她的家里来，她和女儿动员全村群众起来反对林加的新靠山，使他在选举中失败。林加·雷迪逐渐地发现自己走的道路错了，又看到了贾纳雷迪继续对该村进行残暴查抄，就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他同贾纳雷迪的打手们进行斗争，以赎回他的过错。直到这时候，这位勇敢的妇女才允许他和她女儿到她家里串门。

### 部分妇女事迹简介

**拉查玛：**纳迪加达村的一个洗衣妇，她在印度联邦军队的一次扫荡中被抓了。她经常替游击队队员们洗濯衣服，并从河对岸弄到补给品。她被倒吊在树枝上，剥得一丝不挂，然后用铁箍棒和桦木棍子拷打，逼她供出拉穆拉玛的下落。军队从她口中捞不到只言片语。在游击队和拥护党的当地群众的医治和照顾下，她恢复了健康。不久之后，拉穆拉玛路过此地，正在小溪洗衣服的拉查玛看见了她，就跑上去，高兴地抱住了她，俩人都哭了好久。她把拉穆拉玛带到家中，给她洗澡，请她吃饭。村里的群众都聚集到她家周围，大家诉说了拉查玛所蒙受的重大灾难，而且都为有这样一位伟大勇敢的妇女作为自己的同村人而感到自豪，整个特仑甘纳、整个国家也都为有这样的女英雄们而感到自豪。

**贾伊纳比：**拉贾拉姆村人，她经常把粮食和其他补给品送给查拉·西塔拉米·雷迪和阿迪·雷迪两同志率领的游击队，这两位

同志在整个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里，曾在附近的山区建立中心据点。印度联邦军队开始对这个村子进行掠夺，并在所有那些斗争性较强的村庄都设置了军营，拉贾拉姆村也设有一个这种营地。但是，贾伊纳比却无所畏惧，她继续干她的供应补给品的工作，而且干得更加精心谋划、更加机智果敢。她竟能把离队失散的三名游击队员掩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游击队的补给基地。有一天，营地的军队查抄她的家，把她抓走，对她进行毒打和刑讯，他们对她说：“告诉我们，西塔拉米·雷迪在哪里，我们就放你走。”回答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名中尉就对她横加践踏。但她一句话也不肯吐露。她伤愈后，还继续援助游击队，直到这场斗争结束。她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她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是工资劳动者，经常给她一点资助。她懂得贫穷意味着什么，因此，她忠于正在为他们进行斗争的党。

\* \* \*

普罗杜图尔地区，那个营地的中尉暴戾恣睢的臭名传遍了附近所有的村庄——拉克什米普拉姆、科塔古登、加拉帕杜、戈温达普拉姆、内雷达等等。有一天晚上，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奉命去铲除这个中尉，埋伏在一个穆斯林家中，这个穆斯林早在尼扎姆统治时期就已是党和游击队的拥护者，这个穆斯林的妈妈早就认识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她总是热情接待他，给他安排饮食，即使是三更半夜也不例外。她获知他到这里来是要干掉那个中尉和臭名昭著的地主走狗西塔亚，高兴极了。（这两个坏蛋曾在一天之内除枪杀了受到整个地区尊敬的拉马昌德拉·雷迪以外，还抓了另外七个人去枪杀。）天亮以后，他们探知那位游击队领导人的通讯员克里什纳穆蒂被抓，正在村中心点遭受刑讯。这位游击队领导人意识到危险来临了，万一通讯员经受不了刑讯而吐露真情，这一家将会全遭惨杀，他决定离开这间屋子，因为情况显然是太危

险了。他向这位妈妈作了解释,说服了她,当他看到街上无人的时候,趁机把伪装好的枪夹在手臂下,从容不迫地离开这所房子。

一个月后,这个游击队领导人又在这个家埋伏下来,他终于找到机会把那个中尉以及民愤很大的压迫者西塔亚处决了。

在特仑甘纳斗争的那些光辉日子里,妇女们和男人们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不怕危险和牺牲,为人民而战斗,对敌人报仇雪恨。

**哈穆和曼吉利:** 达马普拉姆西边兰巴迪族小村落里的人。维斯努尔豪绅的儿子巴布袭击和包围了这些村子之后,立即开始搜捕哈穆和他的儿子们,特别是他的长子、该中心点党和群众的领导人塔努同志。维斯努尔·巴布及其走狗们凭借残暴的刑讯,抓到了塔努的父母哈穆和曼吉利,加以严刑拷打,曼吉利是拷打的主要对象。尽管她受尽骇人听闻的折磨,她还是继续痛骂狗豪绅维斯努尔手下的这些匪徒们,并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报仇。

其后,有五个青年被分出来,强迫他们弄好一个供火葬之用的柴堆,并要他们供出塔努的下落,但是,他们高声回答道:“枪毙吧!我们决不会交出任何游击队员。”他们被枪杀,倒在火葬柴堆上被火化了。其中有一个叫索姆拉,是塔努的弟弟,哈穆和曼吉利的儿子,就在他年老双亲面前被杀害。雷迪阿、巴拉拉姆、昌德鲁和拉穆则是他的四位战友。

还不到两个月期间,维斯努尔·巴布及其一帮匪徒又来扫荡,再次实行残酷的刑讯,曼吉利又一次成为暴行的主要受难者。博达·戈利阿、博达·塔米尼亚、贾特拉韦特·道达等所有年青人都遭枪杀。

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扫荡,接连不断地刑讯,曼吉利并没有屈服。她另外的四个儿子都被关在各个监狱里,她的媳妇和孙子们遭到侮辱与毒打,她不但毫不灰心丧志,反而成为是鼓舞所有这些村子进行反抗的力量源泉。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巴布

被杀掉，群众报了仇。但是印度联邦的国大党军队终于抓到塔努，并把他枪杀了。曼吉利的孙子贾纳尔丹和另一位游击队英雄科马拉亚一起被捕，科马拉亚遭到枪杀，贾纳尔丹逃了出来，并在整个斗争时期中继续做地下工作。

1951年，曼吉利已变得很苍老了，但是，她和儿子们（他们被关了两三年后才释放出来）以及孙子们始终高举党的旗帜，鼓舞着四周的群众。

\* \* \*

在内雷达村，文卡亚、阿南塔亚和西塔亚家的妇女们，他们的妻子和姊妹罗萨玛、拉克哈玛、南查拉玛，曾把一位游击队的指挥员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全村受到搜查，文卡亚因他家掩护了这位指挥员而遭到严刑拷打，他被打得遍体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医生们不得不用棉花把全身绷扎起来。内雷达村的文卡亚一家是党之家，他们为党献出了一切。

\* \* \*

坎曼县苏德帕利村的帕拉杜固·布拉赫马亚的妻子马利卡姆巴，是又一个例子，她遭遇一连串苦难，但仍毫不畏缩地继续支援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特仑甘纳斗争开始前十年，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要抚养六个孩子。当拉扎卡尔扫荡这个村子的时候，她捎信给马查·维拉亚同志率领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反击了拉扎卡尔，迫使他们扔下抢来的全部东西逃跑了。她家遭到拉扎卡尔多次的查抄，但是，在印度联邦军队扫荡下，她的遭遇更坏。她的大儿子文卡泰斯瓦尔一向在游击队里工作，他在前往维贾亚瓦达为游击队购买药品时在那里被捕，并在穆纳加拉营地受刑讯，最后被关进坎曼监狱。马利卡姆巴本人也被捕，拘留了四天，她的庄稼被毁掉了，但她仍然把她的家作为被追捕同志的掩蔽所和停留地。

\* \* \*

**埃拉玛**把她的女儿阿纳苏娅嫁给游击队和党的领导人梅达拉马特拉·西塔拉马亚同志。她和老母亲兰加玛以及小女儿居住在胡祖纳加尔区兰加普拉姆村。她的弟弟拉加瓦亚也是党的支持者。

在拉扎卡尔时期，她的家被查抄和捣毁，她的田地也都抛荒了。她的老母亲虽然情绪忧郁，但仍坚持下去。可是拉扎卡尔被打垮之后，印度联邦军队又因袭了那一套血腥镇压和严刑拷打的做法。兰加普拉姆村以及埃拉玛一家成了印度联邦军队的主要目标。有一天他们扫荡这个村子，逮捕了男人和妇女，包括埃拉玛、她的老母以及她的女儿阿纳苏娅。他们被带到附近的科基雷尼营地，备受威胁、凌辱、毒打，而且被剃光了头发，起初理发匠不肯干，但军队殴打他们，迫使他们非剃不可。全村群众目睹自己的领导人一家受到这种侮辱，都怒不可遏，但是，当时他们又都无可奈何。

埃拉玛一家被迫离开兰加普拉姆村，搬到韦达德里村的一间小庙去住，因为无论她们住到哪个亲戚家里，这些家庭也都成为印度军警查抄和逞凶的受难者。这一家始终保持着英勇气概。西塔拉马亚同志经常鼓舞她们的斗志。可是她们甚至连韦达德里村这地方也不许居留，埃拉玛只好携带小女儿投靠远亲，而这位老祖母则带同西塔拉马亚同志的妻子阿纳苏娅前往贡图尔。阿纳苏娅开始在贡图尔的一家烟草工厂做工，由于她收入微薄，她们经常过着极其艰苦贫困的生活，直至特仑甘纳斗争停止后，他们才得以回到自己的故乡。而西塔拉马亚同志则还得继续过好几个月的地下生活，因为逮捕他的命令尚未撤销。

\* \* \*

**拉姆巴亚玛**：平迪普罗卢村人。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但是，她给游击队以巨大的帮助，这些游击队以平迪普罗



卢周围的山区作为开展反尼扎姆—拉扎卡尔、反豪绅活动的根据地。她经常动员许多村庄的妇女起来支援运动，几个月之后，她被捕关进瓦朗加尔监狱达十八个月之久。当一百五十名被监禁的妇女因缺乏起码的设备甚至无法洗澡而进行绝食斗争时，监狱当局用铁箍棒毒打她们，拉姆巴亚玛就是在领导这些妇女进行反抗斗争的过程中被铁箍棒打死的。

\*             \*             \*

**文卡玛：**楠迪加马区边缘乔帕卡特拉瓦里帕伦村富农拉塔亚的妻子。她经常给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员提供饮食，把伤员安排在她家里或附近场所秘密地进行治疗，于是她家就引起注意。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就逮捕了拉塔亚，把她关进坎曼监狱。文卡玛成了军队侮辱和强奸的对象。她因无法忍受这种凌辱而服毒自杀。

\*             \*             \*

蒙受这种灾祸和苦难的家庭真是不胜枚举！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有过这一类苦难遭遇和英雄主义的经历。虽然妇女们在政治上卷入运动较迟，接受锻炼较晚，但是，她们在斗争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人类拥有的高度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

“妇女们密切配合，保守秘密和掩护同志们，甚至老大娘也保卫我们，在补苗季节里，妇女们在田间看到我们，同我们谈话，但严守秘密。在苏亚佩特区锡里孔达一带，有个妇女认出了一位杰出的同志，高兴地喊着他的名字，其他妇女立即用手掩住她的嘴，叫她别喊。这个消息从未传开。

“在贾亚拉姆地区，甚至老大娘们也自告奋勇，在把我们掩护起来后，还出来散发传单。科亚部落的妇女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而男人们再也不象起先那样对她们的行动进行阻挠了。伊伦杜的妇女纷纷前来参加游击队，而从事农业劳动的女工们在这方面起

了带头作用。

“在加尔拉地区，有个十五岁的女孩被抓去审问：‘那个逃跑的男人是谁？’（他是个重要同志，隐藏在她家里。）她马上回答说，她是她的丈夫，因看到警察感到害怕，所以跑掉了。警察当然不相信她的说法，就拷问她，把她强奸，但她不肯泄漏任何秘密，仍然坚持她的说法。”（摘自给地下核心机关的一份报告）

在坎曼区戈温达普拉姆村，有个民愤极大的恶霸乌米内尼·拉马亚被游击队处决了，警察就进村扫荡，残暴地刑讯许多男人和妇女，逼他们供出谁家隐藏过游击队员，没有一个人道破内情。警察还用糖果想引诱四岁至十二岁的孩子们上当泄密，引诱无效，就进行威吓，但是，即使威吓也是枉费心机。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有关游击队员的话。

### 强奸妇女和妇女反强奸的斗争

在尼扎姆统治时期，1946—1947年，尼扎姆的警察和税官曾扫荡贾纳加翁区的阿库努尔村和马奇雷迪帕利村。他们野蛮地强奸了十多个妇女，甚至国大党领导人也把这事件看作是玷污妇女荣誉、侮辱民族尊严的一个重大问题。帕德马贾·奈杜则站在这次抗议运动的最前列，一股巨大的抗议怒潮席卷全国。

同样，早在1943年，英国政府的警察曾经在中央邦锡尔冯查区的阿什蒂村和奇穆尔村犯了强奸罪，因而爆发了一个全国性的抗议怒潮，班萨利教授(?)进行绝食，直至英国下令追究、有关人员受到停职处分方才罢休。

然而派往特仑甘纳的那些印度联邦军队和特种武装人员在当地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外国占领军在一个被占领国家所干的勾当。但是，全印度的报刊统统都控制在国大党

政府手里，而所有那些妇女尊严的“伟大”卫道士们对国大党军警在整整三年间为了消遣取乐所干的这种滔天罪行，却连一声也不吭。

特仑甘纳妇女们在当时横遭强奸和残暴蹂躏，其范围之广，即使只从送给我们地下总部的为数不多的报告中，也可以窥见其一斑。我把这些报告的内容摘要概述如下，同时也简略介绍一下妇女们对这种兽行所展开的英勇反抗和斗争的情况。

遭到强奸的妇女人数：安得拉地区的穆纳加拉税区五十人；安得拉地区的其他各区二十五人；尼拉亚古登村（在胡祖纳加尔—米尔亚拉古登两区之间）二十一人；马努科塔区的巴拉帕拉村十五人；伊伦社区的锡马拉帕杜村七十人；贾纳加翁区的纳尔梅塔村和楠加努尔村八十人。平迪普罗卢区哈纳普拉姆中心点的地方组织工作者伊曼同志的妻子，纯粹是被军队畜生们所劫走的。同样，在苏亚佩特区纳加拉姆村，有个被国大党特务注意到的妇女，就被强拉上卡车，强奸至死后扔在路旁。

在苏亚佩特区的拉吉帕杜村，一个分娩才三天的妇女被强奸。在布瓦纳吉里区的纳里古登村，一个分娩刚一天的妇女也被强奸。在泰努贡塔，有个孕妇被强奸。在布瓦纳吉里区的耶纳帕杜村和坎曼区的普什帕普尔村，甚至连十岁的小女孩也遭到强奸。

关于妇女们遭到五至十个军警人员轮奸的报告是不可胜数的。甚至在那些恐怖日子里，就我们地下核心机关所能得到的情报来看，有一百多个妇女死于残暴的强奸。在最初一年内，我们的若干报告就提到有一千多个妇女被强奸。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国大党军警整整三个年头的恐怖统治下，有几千个妇女被强奸，而在那些设置军警营地的每一个中心点或村子，大规模强奸和胁迫奸淫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妇女们和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和十分激烈的斗争，来

对付这种糟蹋妇女的野蛮暴行，多次击退了警察，避免了遭受折磨和蹂躏。下面是这类反抗斗争的一些记载：

警察进行“围剿”之后，吹嘘说：“共产党人的威胁”已经过去，不仅开始自由蹓跶，而且也窜进村子为非作歹。从詹加翁区纳瓦布佩特村营地来的四个敌兵，穿上了平民的服装，不携带武器，窜到瓦迪彻拉村强奸妇女。该村群众愤激万分，他们宁死不肯受辱，好几百个群众把这几个敌兵所闯入的屋子团团围住，打死了两名敌兵，另外两人逃脱。

随后，该村群众通知军队营地，说他们杀死了共产党人。军队信以为真，赶到该村，但发现那死的就是他们的士兵。他们就殴打群众，但是群众回答说：“当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就要完蛋时，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要我们抓共产党人，但是，你们却肆无忌惮地强奸我们的妇女。”群众毫不畏惧地当面告诉他们，只是因为这个原故，才把这两个士兵干掉。就在同一天，当军队的将军南贾帕来到詹加翁，好几百个群众纷纷前往詹加翁，当面对他说：“是的，他们强奸了我们的妇女，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杀掉。”

\* \* \*

军队扫荡普罗杜图尔村，在毒打村里的群众之后，就把当地的四个积极分子枪杀了。他们妄图抓走几个妇女，但村里的所有其他妇女包围了军队，把她们的姊妹们解救出来了。

在马努科塔区的马拉拉村，军队企图从一群妇女中抓走一个妇女，但是，所有妇女毫不示弱，坚决抵抗，迫使军队溜之大吉。

在米尔亚拉古登区的马达鲁古登村，当地组织工作者巴拉科蒂的妻子被军队抓住了，她拚命反抗，从军队的魔掌中挣脱了。

1949年12月，在贾拉普拉姆，有个敌军企图强奸一个孕妇，她把他哄到房间里面去，然后从房外把门闩起来，并喊来了一群妇女。她们用最严厉尖刻的语言把那个男人臭骂了一顿，别的敌兵

跑来把他拉走了。还有一个敌兵当他企图抓住一个妇女时，被她用力推倒，她也就逃脱了。

在巴图文卡纳巴维这个小村落中，敌军企图侮辱妇女，全村男女奋起反抗。他们彻夜不眠，全部聚集在一起，不让敌军有任何机会去侵犯任何一个妇女。

在蒂鲁马拉吉里村，有个敌军企图强奸一个木工的妻子，这位木工就拿起一把长柄砍柴刀(badisa)追上前去，这个士兵慌忙逃命。

在科亚古登村，两个警察窜入妇女住宅，她们就拿起扬谷用的竹簸箕(cheta)把这两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这时，男人们也闻声赶来，把这两人一直追赶到他们的警察营地去。

在内里贾拉村，有个警察在一群妇女面前全身脱得精光，抓住一个妇女。一个老大娘拿起一根舂米杵(rokali)把他赶跑。另外两个警察看到妇女们群情激愤，只好逃之夭夭。

在马努科塔区的切特拉穆普拉姆村，二十三名妇女被抓着，正要押上卡车，准备带往营地横加凌辱，全村妇女就把卡车围得水泄不通，迫使他们放走这些妇女。

在坎曼区的帕米村，全村妇女聚集在一起，粉碎了一次大规模侮辱和强奸的阴谋。

偶然也有某些妇女当了警察的姘头并给他们通风报信，游击队只好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当地的积极分子和党组织。党曾经发出严格指示：不得仅仅因为某些妇女的丈夫和家庭是有民愤的压迫者或顽固地反对我党和运动，就对妇女本人加以触犯、打击或处死。甚至偶然发生个别事件，也会被敌人当作一大借口，拚命宣传，借以煽起群众反对我们的情绪，正如他们借着副巡官阿查姆佩塔的老婆被枪毙所竭力进行的宣传那样。可是这件事与统治阶级武装人员所恣意进行的大规模强奸妇女、凌辱妇女比较起来，又岂

能相提并论啊！

1952年，在印度联邦国会中，安得拉和喀拉拉邦的共产党国会议员们揭露了警察曾经在牢房里企图强迫被捕的战士们奸污自己的亲姊妹和生身母亲的狗彘行径。

为了人民能过体面和象样的生活而斗争的每一个民主人士、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想一想：对于这些发了狂的统治阶级——地主和垄断寡头，对于国大党政府，当他们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我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即使就当前情况而言，在1970—1971年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武装警察在安得拉邦斯里卡库拉姆特区以及西孟加拉某些地区的机构所正在干的勾当，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了这些统治阶级正在若无其事地凭借着强奸妇女、凭借着最毒辣的刑讯和野蛮行径，以便恐吓人民。我们大家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它，同时训练我们的妇女奋起自卫，对残暴的敌人进行反击。

### 参加游击队的妇女以及在城市 秘密机关工作的妇女

我们已经看到，留在村里、留在家中的妇女们是如何对压迫者和警察开展斗争，她们尽管遭受莫大苦难，但仍然坚持战斗。有不少妇女要求加入游击队，要求前往森林地区，其中或许有些妇女是在敌人进犯的压力下把它做为躲避的唯一办法。党只批准很少数的妇女进入森林地区，至于准予加入游击队的妇女那就更少了。然而，有相当多的女同志在森林地区和平原地区参加了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上的各种工作。

有个斯瓦拉杰亚姆同志，她是B.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的妹妹，从1945年起，当她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就已经积极参加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活动。她是一个讲话干脆俐落、通俗易懂的优

秀演说家。在那些光辉的斗争中，她总是挺身而出，把妇女和男人们组织起来。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的整个时期及其后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区的整整三个年头中，她始终是一名积极的专职工作人员。她是一位地段的组织工作者，后来成为地区委员会委员，她是贡达拉中心区科亚部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鼓动者和领导人。虽然她本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是，她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活动能力，走到农业工人和受压迫最深的群众中去，同他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发动起来。她是我们纳尔冈达县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她的丈夫 V. 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是安得拉邦委员会委员。

\* \* \*

有个拉穆拉玛同志，她是纳尔冈达县彻库帕利村人。1946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参加了党。

1948年，拉穆拉玛同志的丈夫因某些缺点离开了党，但是，她仍然留在党内为人民服务。

在开展反尼扎姆斗争时期，她和游击队一起行动，常常缝制红旗，并把它送给各支游击队。她还受过军事训练。

在国大党军队扫荡胡祖纳加尔地区的那些最严酷的岁月里，她非常机灵地为某一位重要的专职组织工作者当交通员，同中心据点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个女游击队员还非常巧妙地把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重要组织工作者送到中心据点。由于老练能干，她被提拔担任米尔亚拉古登区拉贾拉姆地段某中心点党组织的书记。有一天，她因公事前往帕拉纳社区的塔拉帕利村，该村的富农集团欺骗了她，并把她送交警察，虽然她身上藏有左轮手枪，但她无法使用它，以便顺利逃脱，因为她没有料想到会有任何危险。一听到她被捕的消息，好几百名妇女赶来看望她。她们听她发表讲话，受到很大鼓舞。这些见到她和听她讲话的妇女群众，都痛骂起国

大党和警察。

1951年她被释放后，就成为这个区积极活跃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切政治性和群众性的活动。她和该地区游击队指挥员阿迪·雷迪同志结婚，后者在许多案件上多次被判死刑，但后来终于在1959年被释放了。

\* \* \*

有个兰加玛，她是一位活跃的游击队成员和政治领导人，在克里希纳的纳拉马拉森林地区持枪参加战斗。武装斗争停止后，她和彭奇卡迪内的纳拉亚纳同志结婚，后者曾经是我们胡祖纳加尔地区的领导同志之一。

蒂鲁帕塔玛是钦塔拉帕伦村支部副书记的妻子。该村豪富在帕拉纳社区逮捕了她的丈夫和拉穆拉玛，她也同他们一起被捕，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她的亲戚不敢把她掩护起来，她刚释放不久，警察又开始追捕她，她就来到森林里找我们，并要求批准她加入游击队。我们劝她在村子里再暂住一时。有些坏蛋企图哄骗她，但她逃出了他们的罗网。我们游击队有个队员内利卡卢·拉穆卢开小差，来找她，说是党派他前来带她去找正在维贾亚瓦达隐蔽的兰加玛（一位女领导人），她就跟他走，并渡过克里希纳河，可是，她发现这个人举止奇怪，形迹可疑，就逃走了，又回到森林地区，这个时候，她又来找这支游击队，可是因为地段委员会的同志们都不在，不能吸收她。在那炎夏的日子里，她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终于找到地段的领导人，并被吸收加入游击队。她工作积极主动而且勤勉好学，被分配在德瓦拉孔达地区的一支政工队里工作。

\* \* \*

萨维特拉玛由胡祖纳加尔地段委员会加以吸收，被派往森林地区工作。她出身于贫农家庭，童年时就嫁给一个傻子，她无法与丈夫共同生活，在娘家住了两年。她在整个尼扎姆统治时期一



直都帮助党。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她两次被捕入狱，释放后被送往她丈夫的所在地，她从丈夫家里逃出来，经过五天的寻找，才遇到游击队，游击队吸收了她。她工作主动积极，能认真完成分配给她的任务，且能专心致志学习。她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当交通员。她的兄弟和双亲都是党的坚定支持者，警察把他们全部逮捕入狱，要挟她投案自首，但她毫不动摇。经过一段期间考验之后，她被吸收入党。有一次，当她把水运往中心机构时，被武装巡逻队抓住，尽管她遭到残酷刑讯，但毫不吐露任何秘密。要是她泄漏片言只语，我们党的领导人和整个地段的中心机构就都会遭殃。

\* \* \*

有位纳拉萨玛，二十岁，出身于贫农家庭，1950年加入游击队，1951年4月入党。她是个工作积极、富有首创精神的干部，能努力执行党分配给她的任务，并能想方设法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她常以自己那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对群众讲解问题，善于吸引群众，使他们深感兴趣，并引起重视。她在党内深受信任，她了解干部且能致力启发干部。下面就是她在该地区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的一些发言：

“在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我们什么事都干，但却没有去启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他们自觉主动地办事，虽然群众正在广泛地行动起来。印度联邦军队进来以后，这种风气和习惯仍然未改，而我们还为自己辩解说：群众由于深受压迫而发动不起来，因此，即使群众不参加，我们也必须自己去做这些工作。新的路线指出了这种错误。

“有些游击队根据某些报告不经过调查核实就错杀了个别人。我们要求游击队当前应当更加集中力量去歼灭敌方的军事人员。然而，目前的情况并不是我们对他们开展伏击活动，而是他们正在

日夜地对我们进行伏击。

“我们觉得分配给我们的那笔款项买不到多少东西。我们把所有没收来的和征集来的东西都交给党，党就必须照顾我们，提供最起码的必需品，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些必需品。

“你们应当不惜花费一些时间，适当地训练干部，使他们能带着明确的认识去农村，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如何避开敌人的方法。在保护干部方面，还没有采取足够的防患措施，关心照顾也还不够。你们应当提供一些我们能够读懂的书籍。你们要多费些力气替我们物色这方面的读物。

“有些人仍然用旧观点把我们妇女看成下等人。我们一有过失或错误，领导人就很严重地处罚我们，并且成为公开散布流言蜚语的题材。我们所需要的是指导和改进，而不是冷嘲热讽。如果我们举止稍为自由放任一点，我们就会受到猜疑。

“为什么你们不准许任何妇女去参加攻打敌人的真正的游击战呢？”

我之所以摘录这么长的引文，正是为了要提供一个概念，说明许多妇女干部有些什么想法，如何日益成长。

### 科亚部落的妇女们站在斗争前列

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区，有更多的妇女，特别是科亚部落的妇女，加入了游击队，而且积极地发挥了作用。有九名妇女参加游击队，十五名当交通员，二名担任游击队副队长，二名担任组织工作者，还有另外十名当了民兵。其中一些妇女的名字是：纳加玛、帕帕卡、拉克哈卡、拉玛卡、普拉卡、巴德拉卡、阿迪瓦玛和纳拉亚纳玛。

下面是这些科亚妇女们的简略事迹：

文卡塔玛,是个科亚少女,有一天,她被一支扫荡科亚人小村子的军队追捕。正当她拚命奔跑的时候,贾加纳塔姆所率领的游击队向追赶她的那支军队开火,击退了军队,解救了她。她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帮助游击队做一些杂务零活;她还学习射击,并参加了一系列袭击军警的战斗,她是个沉着镇定的神枪手。她被提拔为副指挥员,在一次大胆的伏击中,她和贾加纳塔姆各自率领一部分游击队员从正反两个方面包围巡逻队,打死打伤了四个军人,游击队缴获了许多武器,而当援军的先头部队赶到当地时,他们已经安全地撤走了。他们俩逐渐地互相爱慕,由于她是一个科亚部落妇女,“她所嫁给的丈夫”在她成年前早已离开了她,而他——贾加纳塔姆则是一个来自平原的高达社区的男子,经过好几个月反反复复的讨论,克服了部落群众对专横跋扈的平原人长年累积的猜忌,他们俩终于决定结婚,并请求党给予准许。党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还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们俩现在都积极投身于人民的运动。在游击队生活期间,她也学会读书写字,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 \* \*

拉克哈卡是巴卢和拉穆两同志的妹妹。巴卢和拉穆是马努科塔区普萨拉皮利村兰巴迪族的两兄弟,他们是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积极工作人员,并已成长为组织工作者,他们鼓动本村落的群众起来反抗把他们撤出林区的“布里格斯计划”,当本村落群众最后被迫撤离时,这两个人仍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为游击队取得一切必要的支持帮助。拉克哈卡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问,但她没有吐露任何秘密。有一天晚上,她从军营里逃脱,由她俩位哥哥介绍,经过反复跋涉寻找,她终于抵达党的总部。她具有刚强果敢的性格。她不仅料理好游击队的各种杂务,而且刻苦学习,终于能够流畅地看书读报。她是一位能充分克制自己、严守纪律的交通员、干部和组织工作者。她和担任党总部保卫工作的游击队指挥员维拉斯瓦米

结了婚。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停止以后，巴卢和拉穆随即被捕，并遭到枪杀。

\* \* \*

另外有一对夫妻帕帕卡和蒂鲁帕塔亚，都是科亚人，他们俩是勇敢、机智和富有经验的侦察员。他们善于同平原的群众打成一片，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没有一个人能辨认出他们是部落里的人。他们是整个戈达瓦里森林地区的先进侦察员，走遍瓦朗加尔和卡里姆纳加尔，还越过戈达瓦里河抵达阿迪拉巴德和巴斯塔尔等县，他们能肩负着和头顶着沉重的东西，轻快地走上许多英里路程和爬山越岭，他们能靠一根干木头，游过波涛汹涌的戈达瓦里河。政府想尽办法要抓他们，但都枉费心机。

同样，另外还有一对对的科亚人夫妻，如拉克什米-孙达拉雅、拉马卡-普拉雅、普拉卡-塞蒂、阿德马-纳拉亚纳、巴德拉卡-艾拉亚、纳加玛-波德马亚以及拉克哈卡-拉穆卢，他们在整个斗争年代都进行工作并始终高举红旗，参加游击队，担任交通员、侦察员，还参加袭击敌人的各种军事行动。

帕迪加帕蒂·纳加玛是梅拉切鲁武村的一个贫农，她把自己的住宅作为游击队队员的隐蔽场所，还常常定期运送和供应粮食给游击队。有一天，她被抓住了，遭到强奸，挨了三天的残酷刑讯，被枪打伤后又被扔进干柴堆活活烧死。她忍受了所有酷刑，始终没有吐露出有关任何游击队的任何秘密。

\* \* \*

布德玛是本达拉帕杜村的一个科亚少女，她参加了游击队，并且负责指挥一支妇女后勤供应队。她多次瞒过警察，使后勤供应畅行无阻。有一天，她被抓住，遭到强奸、刑讯，并在马杜拉帕利小溪边被枪杀。

\* \* \*

科亚人拉克哈卡，是萨特亚姆的妻子，她是一支游击队的副队长。“警察行动”以后，她率领的游击队在马杜拉帕利附近遭到印度联邦武装警察的袭击，她用卡宾枪射击敌人，击毙四名警察，使她这支游击队的两名队员得以脱险，她也在不断逼近的敌人面前撤退，可是她的发辫被多刺的树枝缠住，不能顺利脱身，因而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除了森林中和村子里的女干部外，还有在城里“密室”（即为了我们更稳定地开展活动而特别安排的隐蔽住所）中进行工作的许多女同志。她们常常担任我们的抄写员，抄写了成千上万页的报告、通报、文件、通讯；她们日夜坚持复写，并把这些文件材料分发给各地的核心组织——她们明知自己的工作地点随时都可能遭到查抄，她们随时都可能惨遭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女同志不但担任抄写工作，而且还在某些地方担负运送枪枝弹药的任务。

当密室的看守人不能按时到达时，她们就得把安全信号拿下来而换上危险信号。有些重要的“密室”曾三、四次被破坏，但由于这些女同志及时采取行动，才使得损失不致扩大。

## 婚姻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

离婚和改嫁在比较上层的种姓中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和社会的责难。在平原地区，旧式的婚姻关系以及比较上层的种姓中所发生的某些尖锐纠纷案件，已经把一些问题提到党、安得拉大会和村五人委员会面前来了。在某些共同体中，离婚和改嫁虽被允许，但新夫要赔偿前夫所受的损失。凡是不肯实行这种赔偿的案件，都来找村五人委员会和党的组织工作者要求解决。还有相当一些案件是丈夫只要求归还自己的妻子，而不满足于按照惯例取得赔偿。

党和村五人委员会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作出了决定：个人有

权选择自己的配偶，如果尽力劝解无效的话，个人有权离婚和改嫁。同时，尽管我们不从禁欲主义的角度和罪孽行为的角度来看待两性关系或行为不检，但我们绝不鼓励放荡胡搞的两性行为。不过，在作出一项决定并加以执行之前，必须向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公众说明清楚：这种决定是如何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加纯洁和真诚的生活。这样做，有利于促使群众运动和社会关系更好地发展。如果不作出决定，群众舆论就会反对我们的。

下面这件事说明了我们的村五人委员会力图按新观点办事的情况：

胡祖纳加尔区奇拉拉村的村委员会是由一位农业工人、一位贫农和一位中农组成的。有个富农把他的女孩在童年的时候就嫁给另一个富农的男孩。这个女孩长大成人的时候，她的丈夫待她很坏，她讨厌他而爱上一个青年农业工人，还同他发生了关系。她的亲戚企图迫使她和丈夫在一起生活，用钻石、好衣服诱惑她，还企图靠农村走江湖医生的骗术使她再同丈夫和好。一切办法都无效，她公开宣布要嫁给她所心爱的人，并同他一起生活。这件事找上村委员会要求解决，村委员会决定：她可以按自己的愿望自由处理此事，允许离婚。后来她就和这个农业工人结了婚。

对结婚、离婚和改嫁问题必须加以处理，因为在运动发展进程中以及社会经济关系变动过程中，在一般公众中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对于丈夫在斗争中牺牲了的许多年轻妇女说来，这个问题也已成为一个尖锐和迫切的问题。我们党强调需要树立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即为了过正常的生活和有利于人民运动的开展，允许这些年轻妇女改嫁不但不是什么罪过和不贞的事，而且还是一件好事。她们应当选择适合的伴侣，继承前夫的革命传统并实现他们的理想。这是一个细致的问题，既要不要伤害她们对前夫的感情和眷念，又要在时过境迁、失去亲人的痛苦慢慢平息下来的时候，帮

助她们逐渐地建立新的爱情。

我们顺利地说服了相当多的年轻妇女再嫁，她们现在正过着愉快正常的生活，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同情人民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一章即将结束时，我回想起妇女作出最大牺牲的一个例子。有个烈士的妻子（让我们就称她为“帕德玛同志”吧）和她的幼子住在我们的地下机关里，我们鼓励她，她逐渐爱上了我们一个能干的组织工作者，他当时也是我们专设机关的一名成员。拉维·纳拉扬·雷迪和我们大家都鼓励他们俩结了婚。几个月之后，敌人的搜捕非常猖獗。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机关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员遣散，并把我们一大批专职干部送往森林里的基地，同时把我们在城里的专设机关压缩到最小限度。这时她即将分娩，而她的兄弟们都是富裕地主，他们都不愿意把她或她的初生婴儿接去同住，以免受到“社会上的嫌恶”。我给她出了个痛苦的主意：假使她愿意在医院内隐姓埋名地把婴孩送给别人，那么，她的兄弟们就会接纳她，党就可以卸去沉重的负担，而她的丈夫就能够到森林基地去。她同意了，她丈夫也就出发到林区去了。后来她把初生的婴孩送给一对无子女的夫妇，她自己就到她兄弟那里去了。

特仑甘纳运动停止之后，帕德玛夫妇有着适当的收入，过着朴素的生活，可是她的长子不得跟自己的生身母亲在一块，否则他的新监护人会剥夺他继承生父合法财产的权力；她的次子甚至不能去探望她，因为他的养父养母极其宠爱地抚养他，唯恐他掉首而去，而帕德玛也不愿使她儿子对一生下他就离开他的妈妈和对抚养他的养父养母产生任何难以处置的复杂心境。

我自从提出那个主意之后，经常深感内疚。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妈妈和她的两个小孩带到别的地方去，好让帕德玛在她丈夫回来后夫妻母子一家团圆呢？在那时，我们所考虑的是进行

长期的武装斗争，直至我们取得最后解放。所有那些能干的干部都要到森林区去，而对其余的人员则安置工作或安排去处，以增添新的生活来源，并为革命事业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就被停止了。我深感痛心。1965年7月，我患了重病，躺在奥斯马尼阿医院里，报上刊登了消息，说我的病情危殆，医生们都很焦急。许多朋友都来探望我，有一天，帕德玛也来向我问候。我感到宽慰，我向这对夫妻回顾检讨了十五年前我替他们出过的主意。

特仑甘纳运动所要求作出的牺牲以及特仑甘纳妇女们善于对付艰苦局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这方面，帕德玛同志就是一个典范！



## 第十章

### 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几位 壮烈牺牲的游击队领导人 和党领导人的简略事迹

**孔达尔·雷迪同志:**孔达尔·雷迪同志和拉武拉·维拉亚同志隐蔽在帕塔苏亚佩特附近尼马卡卢的巨石嶙峋的大山洞里的时候,被军队包围住了。他们藏在石洞深处,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会落在敌人手里,便决定在死前要尽可能多地杀死敌军,尽可能多地索取牺牲的代价。有两个敌兵入洞窥探,立即被步枪和卡宾枪击毙,这使敌兵们大为恐慌。每逢敌兵在洞口附近一出现,子弹就从洞里飞出来,整个分遣队的敌兵用雨点般的子弹射入石洞,也都遭到反击,又有几名敌兵倒毙,直到还击停止时,敌兵才硬着头皮进入石洞,在那里发现并拖出两具尸体连同一支卡宾枪和一支步枪,枪里一颗子弹也没有了。这两位同志英勇壮烈的精神连敌人也感到惊异。

孔达尔·雷迪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伊斯塔拉普拉姆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在1947年合并运动时加入国大党。但是,他很快就对国大党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不到几个月就参加了共产党。他成功地带领两支国大党游击队和另外一些群众投到共产党这边来。他多次参加游击队的战斗,在反对尼扎姆斗争中,是围攻埃拉帕杜和阿特马库尔警察营地的人员之一。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他又参加了多次的战斗,特别是参加了在纳西姆佩特伏击敌军

的行动。他二十五岁，体魄强健，勇敢沉着，敌人闻风丧胆，这使他成为游击队和群众爱戴的领导人。

**拉武拉·维拉亚同志：**游击队副指挥员，与孔达尔·雷迪同志一起遇害。拉武拉·维拉亚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埃普鲁村一个棕榈酒制造者的家庭，早在十八岁时就加入村民兵队，后来又参加了游击队。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包括参加袭击埃拉帕杜营地，他在这次战斗中被炸伤，手术后归队，与指挥员一起英勇牺牲。

**约翰同志：**军队包围了苏亚佩特、拉马纳佩特和纳尔冈达这三个区的四十个村庄，把所有男人都集中到瓦达马努科特严刑拷问。在这次包围中，游击队指挥员约翰同志和另一位队员在苏亚佩特区附近的阿瓦帕利小山边被捕，并被带往瓦达马努科特当众枪杀，因为他们不肯吐露有关游击队的秘密。

约翰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贾吉雷迪古登村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47年，他参加了反对尼扎姆的斗争，后来加入了游击队。他参加过象科塔帕杜、努塔纳卡卢、蒂鲁马拉吉里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由于立下许多英勇战功而享有盛名。在攻打东德莱营地时，警察躲在村里高利贷商人的住宅中，他冲了进去，大腿中弹受伤。伤愈后立即返回游击队，又参加了埃拉帕杜、阿特马库尔、科达坎德莱等各次战斗。他参加作战时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由于勇敢和战功，很快就被提升为指挥员。他多次参加抗击印度联邦军队的战斗。约翰很受群众爱戴，宁死也不肯吐露丝毫秘密。直到今天，群众还在传诵着约翰同志的许多英勇故事。

同约翰一起被捕的另一名游击队员同样遭到拷问和枪杀。

**马查·维拉亚同志：**马查同志出身于坎曼区戈基内帕利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他本来是安得拉大会的一位积极工作者，在1943—1946年的人民斗争中参加了领导工作，1947—1948年担任了地区游击队的领导人。当我往来于印度联邦领土和平迪普罗卢

游击区之间的旅途中，有机会同他相处过一、两天。不论在莽莽丛林之中，岩峰石崖之间，滂沱雨水之下，他都同游击队队员生活在一起。他鼓励队员对他的缺点提出尖锐批评，这些队员比他年轻得多，有些队员来自该地区最贫苦、最低贱的居民阶层。他们在他们面前承认错误，表示准备改进，因而博得了队员和战友们的尊崇敬仰和无限信赖。他从不离开危险地带，始终在群众中坚持工作，不象其他某些地区领导者，如拉韦拉·贾纳基·拉马亚那样，在拉扎卡尔猖獗进犯时离开工作地区而跑到印度联邦领土去，尽管党一再下达指令，还是不肯回去。

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干涉之后，马查·维拉亚同志就把他的地区组织起来，鼓励群众进行战斗。有一天，他和他的游击队被围，他被军队逮捕，在严刑拷问下（传闻他双眼被挖掉），没有哼一声，最后和战友克里什纳穆蒂同志一起被枪杀。敌人把他的遗体放在坎曼市镇和邻近各村示众，妄图以此恐吓人民，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群众都流下眼泪，切齿痛恨敌人。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十分崇敬和深为悲痛的心情缅怀着他。

**斯里尼瓦萨·拉奥同志：**敌军得到消息说，甘加瓦拉普·斯里尼瓦萨·拉奥所率领的一支游击队隐藏在坎曼区的卡奇拉米古登小山里。他们把这些小山周围三英里地区统统包围了起来，当天晚上用探照灯进行搜查。游击队被一个名叫东德蒂·苏里的交通员出卖。这个交通员长期得到斯里尼瓦萨·拉奥同志的信任，尽管同志们一再警告说这个家伙在搞反人民的活动。

游击队的岗哨立即喊醒了队员们。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敌军已从四面八方逼近，加以当晚又是月夜，他们正在考虑怎么对付时，一支敌军已经来到眼前了。指挥员斯里尼瓦萨·拉奥下令：“别再讨论和犹豫了，开枪！不让他们抓活的！”他拿起卡宾枪扫

射了一圈，战友们也跟着开枪，击毙几名敌兵，击伤另外一些，打得敌兵们鬼哭狼嚎。

这么一来就把其他敌兵都吸引到同一地点来，要撤离这些小山已经不可能了。队员们就伏在一块块巨石后面，进行还击。巨响冲破寂静的夜空，连远处的村庄都被惊醒了，村里的群众都在焦虑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游击队的弹药已经告罄，连最后一颗子弹也很好地用上了。

从游击队方面发出的枪声沉寂下去了，敌方的枪声却在继续轰鸣。直到天亮以前，敌兵们都不敢走近那个地点。而当他们走近时，才发现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已牺牲，手中仍然紧握着武器。

来自坎曼的敌军把游击队员的遗体运到斯里尼瓦萨·拉奥同志的家乡文卡塔亚帕伦，强迫所有群众前往观看，群众不分老幼都哭得象小孩一样。

斯里尼瓦萨·拉奥同志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考上大学以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5年加入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领导过多次的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

他逐步成长为坎曼区能干的领导人之一。作为十个村庄的地段组织工作者，他建立了游击队，使拉扎卡尔无法闯进这些村庄一步。他布置群众起来抵抗敌军的进犯，亲自领导多次袭击，使敌军遭到严重损失。文卡塔亚帕伦的人民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安葬了烈士的遗体。今天有一座烈士纪念碑竖立在当地，每年在他死难的日子里人们都举行悼念仪式。

**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出身于纳尔冈达县米尔亚拉古登区阿尔瓦拉村的一个小农家庭。他是一位敢作敢为、十分干练的游击队领导人，在压迫人民的地主、村长和司帐员眼中，是一个可怕的人物，而在人民眼中却是一位受到爱戴的领导人。他制止了邻近各村征收赋税和放牧税的做

法，在易卜拉欣帕特纳姆桥梁附近对军用卡车进行了成功的袭击，在埃拉拉曼达村对一支敌军进行突然袭击，迫使他们逃跑，还在彻拉昆塔村对敌军开火，击毙三名敌兵。

印军当局到处搜捕他。有一次，他隐蔽在丁迪河床的牛群中，军队怀疑他在那里，就对牛群开枪。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跳上了正在飞奔中的一只牛的背上，到达河的对岸，爬上悬崖而脱险了。

两年后，1951年7月，我们偶然路过当地，同行的游击队员十分自豪地指着那个地点，向我介绍了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的英雄事迹。

他脱险后，通过某些联系，隐蔽在泰帕拉马杜古村中。当时他正在发高烧，军事当局得讯后，就包围了这个村庄。勇敢的纳拉西姆哈·雷迪不愿在朋友家里被捕而引起敌军迁怒于朋友，因此，就带枪走出村庄，利用地形对敌军开火。他百发百中的射击，使军队无法迫近。当发现子弹耗尽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扣动扳机把自己打死。敌军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在对他连放了好几枪之后，才确定他已经死了。敌军指挥官敬佩这位英勇领导人的壮烈牺牲，在流泪的群众面前，用军礼为他火葬<sup>①</sup>。

1952年，我到阿尔瓦拉村探视这位伟大英雄的妈妈，以表示我的敬意，转达我党对她的慰问。

瓦拉巴内尼·西塔拉马亚同志：1948年12月将近月底，西塔拉马亚同志和他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正在德瓦拉孔达区卡姆布拉帕利村的一个水井附近休整。人民之敌文卡泰·雷迪带领廓尔喀军队前来，包围了游击队。在随后的战斗中，西塔拉马亚同志献出了生命。

---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

西塔拉马亚同志出身于彭奇卡拉迪内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在学校念到九年级。早在童年时期，他就对农业工人和长工们深表同情，他反对自己的父亲，支持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他在苏亚佩特镇积极参加了反对黑市投机商和贪官污吏的斗争，并且由于积极带领学生对校长的所作所为进行斗争而博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任。他在1947年“退出学校”运动中离开学校，参加了特仑甘纳地区的人民运动，成为运动中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他负责管理设在印度联邦飞地穆纳加拉的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米尔亚拉古登的拉马杜古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和游击队指挥员。他发动群众从水塘开通一条渠道以灌溉旱地。当时，在军队搜捕的压力下，他被迫前往德瓦拉孔达森林区，在短时间内就发动了好几个村庄的群众起来反抗当地的压迫者，因而博得各村群众的爱戴和信任。

当他和他所率领的游击队在卡姆布拉帕利村被包围的时候，他要求游击队突围，而自行顶住敌人的火力，负伤后，他静卧在地，等敌人迫近时，扔出了紧握在手上的手榴弹，又杀死了几名廓尔喀士兵，在手榴弹爆炸中，他自己也跟着献出了生命。

**帕萨姆·拉米·雷迪同志：**帕萨姆·拉米·雷迪同志出身于库拉拉姆村一个富裕的富农家庭。他成为群众的军事领导人，是布瓦纳吉里地区最老练的军事指挥员。1947—1948年，他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警察营地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袭击。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他率领群众摧毁了布瓦纳吉里区的多处拉扎卡尔营地。他曾经把那些最强大的拉扎卡尔营地之一包围起来，发出敦促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拉扎卡尔送信表示接受。正当这支游击队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加以俘虏，而拉米·雷迪从旁监督时，埋伏在附近的几个拉扎卡尔突然暗中开枪把他打死。群众为牺牲的领导人报了仇，但是，在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干涉以后所形成的危急形势下，全

地区最能干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一，已经不能再在这里领导人民了。这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拉马努贾查里同志：**邦吉尔区的主要组织工作者拉马努贾查里同志只身在奇拉科杜鲁村外附近的田野上睡觉。由于村里敌人的告密，军队在他熟睡时把他包围了。他被带到附近的一条小溪边，备受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情报。他泰然自若地说：“你们是魔鬼，不是人，你们别想叫我说出什么！”军队使尽一切办法都毫无效果，就用刺刀戳他，把他活埋在沙中。隔天早晨，群众到那里把他的遗体挖出来，给他举行烈士葬礼。

**科丹达·拉米·雷迪同志：**科丹达·拉米·雷迪同志出身于希尔凯区(现为邦吉尔区)布拉赫马纳帕莱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热心为人民服务，参加了学生活动，后来加入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多次领导了反豪绅的斗争，受到大家的爱戴。群众通称他为“佩达纳”(大哥)。

他既是一位政治领导人，又是一位军事(游击队)领导人。他率队攻打拉扎卡尔在因迪拉拉、戈卡拉姆的重要营地，使敌人蒙受重大损失。他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贡德拉姆帕莱尼扎姆营地的袭击，把它夷为平地，缴获了一百名拉扎卡尔的武器。同样，他还多次领导了抗击印度联邦军队的战斗。

科丹达·拉米·雷迪同志是个无畏的战士，被敌人视为可怕的人物。作为邦吉尔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他既组织了群众运动，又组织了游击战争。这些本领才干引起了印度联邦军队的注意，他们经常在搜捕这位卓越的群众领袖。

有一次正当他同群众谈话时，敌军终于把他围住了，并且开枪杀害了他。当时同他在一起的加利·哈努马亚同志就占据地形，向敌军开火，迫使他们撤退，使科丹达·拉米·雷迪同志的遗体免于落入敌手。群众和哈努马亚同志抬着烈士遗体在送殡长列中行

进,怀着十分崇敬、无比沉痛的心情为他举行了火葬。

**哈努马亚同志和苏亚纳拉亚纳同志:**加·哈努马亚同志率领的一支游击队(苏亚佩特区)和苏亚纳拉亚纳同志率领的另一支游击队(拉马纳佩特区)共同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袭击一辆有军队护送的运载棕榈酒的卡车,并夺取军队的武器。他们在皮莱帕莱附近公路两侧埋伏停当,一名队员穿上普通农民的衣服,沿路步行,要求停车。卡车刚一停下,其他埋伏着的队员立即冲出来,用步枪对准卡车,收缴了车上两名敌兵的武器,把他们带走了。

他们带着这些武器到达穆西河。但是,就在同一天,军队包围了整个地区,这两支游击队都陷入重围。他们决定突围,在指挥员领导下,全体队员力图脱身,哈努马亚同志被一颗子弹打中心脏当场牺牲。另一位索米·雷迪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了。苏亚纳拉亚纳同志负伤倒地,但步枪仍然在手,走近的敌兵看到了步枪都吓坏了,就开枪把他杀害。

这两支游击队就这样地几乎全军覆没。哈努马亚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的一个平民家庭,从1943年起,就积极参加安得拉大会和党的活动。游击队刚一组成,他就担任指挥员,多次指挥袭击尼扎姆的军队以及后来的印度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毙大量敌军。在敌人发动“围剿”后,他撤往希尔凯区。在那里,他英勇战斗而死。

苏亚纳拉亚纳同志出身于纳尔冈达区科塔帕利村的一个平民家庭,他为生计所迫在维贾亚瓦达和泰纳利旅馆干过活,后来又参加了英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回乡,不久就在反对尼扎姆斗争中成为指挥员。在邦吉尔和纳尔冈达两区工作之后,在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布瓦纳吉里区布拉赫马纳帕莱村的孔加拉·阿特查亚同志和同区科拉努波卡村的杰里·埃阿加拉·拉米·雷迪同志,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另外两位同志。



**帕德马·雷迪同志：**帕德马·雷迪同志原是孙沙拉村的警察头目，他辞去职务，加入安得拉大会，后来又入了党。“警察行动”后他被捕入狱。但是，帕纳拉·拉克什马·雷迪、帕纳拉·纳拉亚纳·雷迪、西达普拉普·埃努古瓦鲁这些地主们买通了军队，于1949年6月把他枪杀。

**加贝塔·蒂鲁马拉·雷迪同志：**根据奸细提供的情报，印度联邦军队在蒂鲁马拉·雷迪同志的家乡詹加翁区加贝塔村抓到了他，并在刑讯后加以枪杀。早在学生时代，1946年当他正在准备参加詹加翁教会中学的入学考试时，他就致力于加强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组织。他响应了1947年的“退出学校”运动，走到农村去加强伟大的斗争，起先他是一名组织工作者，后来又成为游击队指挥员，他担任过许多为人民服务的职务。单是蒂鲁马拉·雷迪同志的名字就使敌人胆颤心惊，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军队对他的被捕极为高兴。

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悲痛笼罩着一切。一支关于蒂鲁马拉·雷迪同志的歌曲，直到今天还很流行，而且群众每年都在他死难的日子举行悼念。

**雷库拉·拉克什马·雷迪同志：**国大党刑事调查局得悉潘德亚拉·拉加瓦·拉奥、雷库拉·拉克什马·雷迪以及另外三位同志隐藏在瓦朗加尔区的科塔帕利村。六十名敌军把房子包围起来。听到敌军迫近的消息，同志们立即试图突围。敌军开枪打伤了拉克什马·雷迪同志的腿部，他和潘德亚拉·拉加瓦·拉奥一起被俘，另外三位同志顺利脱险。他们俩被带往加纳普拉姆警察所，拉加瓦·拉奥被关进监狱，拉克什马·雷迪却备受国大党人、军队和敌人们的拷问，因睾丸被打碎致死，一支盒子枪也落入敌手。

**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地段组织工作者波努戈蒂·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同其他两名游击队员正在伊伦社区佩达-塔拉加达附近

的一座森林中休整。情报传到科塔帕利军营，军队立即把他们团团围住。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及其随从人员占据地形，开枪射击。不久，他们就在敌方轻机枪的扫射之下牺牲了。

（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是：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和他的战友桑格哈姆同志在马努科塔区的波查拉姆村休整。敌军从一名特务那里得到消息，发动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由于拒绝吐露任何秘密，他们就都被枪杀了。）

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昌杜帕特拉村的一个富农家庭，从1946年起就在学生中工作，1947年响应“退出学校”运动离开瓦朗加尔大学。他是当地的一位主要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指挥员。“警察行动”前，西塔拉马·拉奥同志多次参加战斗，包括对马米拉古登营地的闪电式袭击；破坏昌杜帕特拉和卡姆帕杜两村之间的公路；在奇韦穆拉、卡姆帕杜等地击毙了许多拉扎卡尔。敌人把他看作一个可怕人物，他把敌人的土地分配给人民。

他是“警察行动”后立即撤到森林地区去的人员之一，抵达林区后，不久就担任一个地段的组织工作者。

这是一个陌生地区，但并没有把他难住。他说，到处都有同样受苦的人民需要加以保护，也都有同样的敌人需要狠狠教训。他发动了所有各村的群众，把地主们的粮食拿出来分配，许多新地都种上了庄稼，许多人民敌人遭到镇压。他在缴获伊伦杜煤矿火药库的大量火药中起了主导作用，并曾率队突然袭击卡雷帕利营地和科塔帕利营地，最后，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他的牺牲是那个时期党所遭到的重大损失之一。

**阿尼雷迪·拉米·雷迪同志：**拉米·雷迪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拉马纳古登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党的号召下，他在1947年离开大学，投身运动。他的三个兄弟已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在贾吉雷迪古登担任一个地段的组织工作者，在他所工作过的苏亚

佩特、纳尔冈达和邦吉尔等区的一百多个村庄中很孚众望。他主持了几千英亩土地和几千头耕畜的分配工作。

拉米·雷迪同志又是贾吉雷迪古登地区著名的“破坏公路”运动的领导人。在这场行动的过程中，敌人杀害了许多青年农民和青年农业工人：博拉姆帕利村十二人；卡萨拉帕杜村十八人；拉马纳古登十八人；帕塔拉帕杜十二人，他们的遗体都被扔进公路上已挖开的土坑里。拉米·雷迪同志率领他的这支游击队多次伏击和袭击拉扎卡尔，把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彻底破坏了一条长达十三英里的公路。拉米·雷迪同志的坚强决心和革命热忱使这个计划得以在该地区顺利实现。

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邦的时候，拉米·雷迪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和另外几支游击队一起，把帕尼吉里的拉扎卡尔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投降，缴了他们的武器。

雨季开始后，拉米·雷迪同志在平原地区着手整顿组织以对付敌人的进犯。1952年8月2日，他和战友耶拉斯瓦米来到拉马昌德拉帕利村附近的一个水井边，敌人根据一个叛徒提供的情报，把他们包围起来。拉米·雷迪同志决定突围，用卡宾枪射击，打伤了几个敌人。但是，拉米·雷迪同志及其战友都被敌弹打中而牺牲。

**贾加纳德哈姆同志：**党的组织工作者贾加纳德哈姆轻信了当地地主的话，不携带武器就走进曼泰纳区的内拉姆帕利村，他一到达那里，就发现地主们出卖了他。他们把他打翻在地，送交博拉古登军营，连续三天受到十分凶狠的拷问。他被缚在树上，悬空吊打，但他们无法从他口中逼出片言只语。村里的群众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十分担心自己的领导人会被打死，很少担心他会供出什么秘密。“死了我一个，还会诞生千百个，他们会看到你们完蛋！”当敌兵把子弹射进他的胸膛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

贾加纳德哈姆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辛加拉姆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在参加反对尼扎姆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一支游击队的副指挥员。他沉重地打击了辛加拉姆、帕塔拉拉帕杜、阿纳拉姆、埃卡帕利以及其他许多村庄的拉扎卡尔们。“警察行动”后，他是撤往森林地区去的人员之一。他聚集了一些部落青年，组成一支游击队，参加袭击甘加拉姆公路，袭击拉瓦拉等村的敌人。

他接受了把运动扩大到曼泰纳地区去的任务，并担任博拉古登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他受到这个地区群众的爱戴，然而，在使运动得到加强之前，他就被杀害了。

他的噩耗很快传到其他游击队去。当天晚上十点钟，队员们穿上敌军的服装，开到内拉姆帕利村，把睡在村会堂里的塞特辛迪叫起来，要他通知全村群众：有个“多拉”（大人物）驾到。塞特辛迪信以为真，就唤醒了全村群众。所有人民的敌人，特别是那些陷害贾加纳德哈姆同志的坏蛋走在前面，在高喊“印度必胜”声中，叉起双手来到村会堂。自从贾加纳德哈姆被抓走后，军队天天都来保护这些暗害分子和当地地主们。这些暗害分子以为这天晚上军队也是为着同样目的而来。游击队队员问道：“那个告发共产党人并把他交给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我们要给他奖赏。”有些暗害分子就走上前来声言，正是他本人对此事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那些比较重要的暗害分子都被枪毙，其余的被打得浑身青紫。随后，游击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一传开，军队就开来包围了周围的森林，在整个地区搜索游击队，但一无所得。随后，博拉古登营地就被撤除了，这个事件使当地所有敌人都梦寐不安。从此以后，军队停止了夜间巡逻，扫荡村庄的次数也减少了。

林加亚同志率领的分队：林加亚同志率领的五人游击队在戈达瓦里河洗澡后，步行穿过埃拉普拉姆附近的森林地带。军队获

悉这支游击队每天都要经过那里，就在这条路的两侧埋伏好。游击队陷入了包围圈，无路可以突围，但仍然卧倒开枪。敌人居于有利地位，他们要夺走这五位同志的生命以及他们的武器(包括一支步枪和三支前膛枪)，显然并不困难。

林加亚同志出身于苏亚佩特区昌杜帕特拉村的一个牧羊人家庭。在1947年反对尼扎姆斗争期间，他是当地民兵队的一名队员；接着担任波努戈蒂·西塔拉马·拉奥同志的交通员，后来又当游击队队员、副指挥员，最后成了指挥员。他入党时是个文盲，但是当他成为游击队指挥员时，不仅已经学会写字读书，甚至还能同上级委员会保持通讯联系。他在昌杜帕特拉村及其附近所发生的多次战斗中都冲在最前头。

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围剿”后，他撤往森林地带。在袭击铁路运输线和在许多地方狙击敌军中，他也起过重要作用。

林加亚同志负责把运动扩展到穆卢古区的曼加佩塔一带。他从当地吸收了四名部落青年，另行组成由他自己率领的一支游击队，而把原有的游击队队员派往其他地区去担负新的任务。在埃图鲁纳加拉姆地区的曼加佩塔，他着手开展部落人民的运动，进行反对当地地主的斗争，动员群众起来夺取这些地主的财产和粮食，把它分配给人民。他多次率队袭击来往于曼加佩塔和埃图鲁纳加拉姆之间的敌军。在袭击阿拉帕利敌军营地中，他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在这次小战斗中，他和他所率领的游击队队员一起光荣牺牲。这对当地的党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向敌人出卖运动的人，后来都被别的游击队处决了。

**瓦特斯雅和比姆拉：**他们俩是苏亚佩特区瓦拉巴普拉姆的温德拉贡达小村落的兰巴迪人，多年来，不论在拉扎卡尔统治时期或印度联邦军队干涉时期，他们都是做交通员的工作。他们的家经

常是领导干部们备用的隐蔽场所。他们的妻子以及整个家族都能充分配合，并经常冒着极大风险来帮助和掩护这些干部。他们遭到印度联邦政府当局的逮捕、刑讯和杀害，但他们的妻子仍然继续支援党，为党工作。

**索亚姆·甘古卢同志：**索亚姆·甘古卢同志是班扎拉这个不上十户的小村子的科亚人。他是个勇敢优秀的猎人、神枪手、杰出的演说家，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清问题，并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压迫者。他是个文盲，但能用功学习，他遵守党的纪律，能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和不良习气。尽管有嗜酒的弱点，他还是一个守纪律的游击队领导人，能够竭力克服这个弱点。地区领导同志们特别关心对他教育和帮助，他们对他也特别尊重。

他是一位勇敢善战、很有才干的战术家。他多次伏击敌人，具有一种预测敌人动向的不可思议的直觉。在好几次的危急时刻，他沉着冷静的处置和快如闪电的行动，解救了这个地区的领导人。

有一次，阿斯瓦拉奥佩塔这个柴明达尔的儿子被这支游击队抓到了。他释放了这个人，对他说：党是跟他父亲而不是跟他争斗，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伤害人民的事情。索亚姆·甘古卢警告他不要步他父亲的后尘，而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

他深受他的科亚部落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科亚人民之虎”。印度联邦当局企图搜捕他，都失败了。然而，有一天，在西戈达瓦里区边境某地，他被一个妇女诱骗去喝酒，在睡着的时候被出卖，为警察所捕获。整整一个星期，他备受拷问，并在整个科亚人地区游街示众，借以恐吓群众。他只是反复地说：“我违背了党的纪律，因而成为敌人的俘虏。你们可以把我杀掉，但我绝不会背叛我的党和人民。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连续不停的拷问把他的每根骨头都打断了，随后，就被枪杀了。

在他那个村里，有一块小纪念碑(samadhi)标明他的葬地。我

曾到过那里，向这位英勇的烈士致敬。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妈妈。他的同村人指着一颗大棕榈树告诉我：印度联邦军队曾要求村里人爬上这颗树去采摘棕榈果子，而他们爬上去后，就被枪杀了。索亚姆·甘古卢这位“科亚人民之虎”的同村人，也有过许多足以纪念这位伟大英雄的壮烈事迹！

**昆贾·穆特亚卢同志：**昆贾·穆特亚卢同志是另一位科亚部落的同志。他是个出色的游泳能手和优秀的侦察员，具有无比的勇气、顽强和决心，经常泅过波涛汹涌的戈达瓦里河。他是各支游击队与本地区领导之间的主要联络员。根据他的侦察和准确的情报，本地区各支游击队进行了好多次成功的伏击和战斗。

尽管军队在帕尔万查地区建立了近二十个营地，还在一个半径五英里的特区建立了八个营地，但是，我们的游击队在三、四十个地点对他们进行过伏击，使他们伤亡二、三十人。不过，只直接攻打过其中的两个营地。

有一天，穆特亚卢同志正在前往某地的途中，甘加拉姆村的村长发觉后，就带领十名警察和他自己的打手匪帮进行伏击，抓住了他。尽管备受严刑拷打，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如果他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把他所广泛了解的本地区各处隐蔽场所说了出来，那就会造成十分巨大的损害。但是，这位科亚人民的伟大儿子，因受共产主义运动的锻炼而坚强如钢，顶住了一切酷刑，慷慨捐躯，他保全了党，保全了运动，并使红旗高高飘扬。

卡卡·布吉是科亚部落的另一位领导人，是只有四十名科亚人的一个小村落的村长，他也参加了人民运动，横遭警察逮捕枪杀。

十年后，我有机会来到这个地区，一些老战士和群众向我讲述他们的经历，生动具体地回忆了当年在印度联邦警察和政府当局统治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十分怀念他们英雄的领导人。

在1948年以后至1951年年底以前，当那个把居民赶出森林地区、使游击队陷于饥饿的“布里格斯计划”正在强制执行的时候，在帕尔万查—布盖姆帕德这一带就有四、五百个科亚部落的群众被军队所枪杀。

**B. 塞沙亚同志：**马迪拉区奇鲁诺穆拉村的B. 塞沙亚同志是个游击队领导人，同村的卡塔·拉马科塔亚是游击队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在帕尔万查区亚纳姆贝利森林地带的孔达科迪尼溪边，这两位同志所在的游击队被一支敌军巡逻队所包围。塞沙亚同志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使这支游击队的九名队员得以突围脱险，但这两位同志自己却被俘了。他们受到三天的拷问，敌人从他们口中什么也得不到，就把他们枪杀了。同村的博德普迪·普纳亚也被敌人枪杀。

**雷帕莱瓦达的烈士们：**马迪拉区戈温达普拉姆村的莫塔拉普·拉马昌德拉亚在村内被捕，受到拷问，要他供出秘密。他从屋顶上被推下来，摔断了骨头，而后被杀害。有八位从各地被抓来的同志在戈温达普拉姆村附近被枪杀。他们的姓名是：马迪拉区阿拉帕杜村的耶拉曼达拉·昌德拉亚、曼达·阿克哈亚、瓦拉普拉姆村的戈雷穆奇丘·阿贾拉亚和马迪·拉穆卢、坎曼区雷帕莱瓦达村的马杜帕利·维拉斯瓦米、萨米内尼·戈帕亚、塔米纳·布特查亚、楠迪加马区的基拉鲁·文卡亚。

群众为所有这些同志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每年都向他们庄严的纪念碑致敬。

**东德蒂·普拉亚同志：**由于在切特拉穆帕拉姆地区对敌袭击次数不断增加，敌人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这个地区来了。他们断定：从苏亚佩特地区撤出的那些游击队正在这个地区隐藏下来，因此，召集了几百名士兵，在森林里到处搜索。群众横遭拷打，但他们不愿去抓游击队。扫荡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东德蒂·普拉亚同志和他的交通员在辛加拉姆村被捕。军队所以能抓到他，是由于村内一个敌特的告密。这两位同志遭到严刑逼供，被敌人用针刺进指甲缝、刺进各处器官和睾丸，但是这一切全都落空了。他对严刑逼供的敌人说：“即使你们杀死了我，我们的斗争也不会停止。你们来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记住！你们再也看不到你们的亲人，你们一定会死在我们游击队手里。你们每抓到一个人，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敌兵就把他们两个都枪杀了。

普拉亚同志是马努科塔区平迪普罗卢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中学毕业，1944年加入安得拉大会，接着在1948年加入共产党。他和本村的同志们一道坚决地反对村里的敌人。在1947年反对尼扎姆的斗争中，他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额外的工作。在蒂加拉·萨特亚纳拉亚纳同志率领的游击队遭到拉扎卡尔队伍的袭击而蒙受损失之后，普拉亚同志担任了地段的组织工作者，他把当时陷于混乱状态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动员起来了。对他说来，尽管这里是个陌生地区，但由于他在困难时刻能同群众站在一起，因而在短时间内就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和爱戴。他为从苏亚佩特区撤出的游击队提供了隐蔽地点。

在1946年反对拉扎卡尔斗争期间，平迪普罗卢是远近闻名的村庄之一。他保持了这个传统，高举党的旗帜，没有泄露丝毫秘密。他的交通员同样是作为一位党的忠诚战士而牺牲。

**甘德拉·昌德拉亚同志：**昌德拉亚来自马努科塔区佩达穆帕拉姆村，他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干的游击队领导人和组织工作者。他和他所率领的游击队在博德拉达山区被印度联邦军队包围。他毫不犹豫地在一处水深及膝的小溪中利用地形，向逼近的敌人开火。敌人往后撤退，游击队得以突围脱险，但昌德拉亚同志却被一颗子弹击穿下腹。他把步枪扔给最靠近他的一名队员，嘱咐他别让这

支枪落入敌手。说完了这句话，他就停止了呼吸。

**阿库卢同志：**他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杀害的游击队队员。

**查拉帕伦的穆加利·文卡塔亚同志：**他负了重伤，双腿折断，被抬到三十英里外，经细心治疗后，生存下来了。

**巴舒同志和拉穆卢同志：**把运动扩展到新区的几支游击队到达穆卢古区的贡德雷古拉一带，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多次胜利。贡德雷古拉营地的警察在出发到各村扫荡以及返回营地途中，三次遭到狙击，十多名士兵被击毙。敌军惊恐万状，以致即使他们获悉某地出现了游击队，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些胜利的鼓舞下，游击队决定横渡戈达瓦里河，进一步扩展到巴斯塔尔森林地带。尽管四周都有警察营地，游击队还是渡过了河，并同对岸的许多村庄建立了联系。军队闻讯之后，就在两岸的每一个渡口设立岗哨，日夜警戒监视，但是，游击队仍然在夜间用木筏渡过了河。

一天晚上，正当一支十人游击队渡过了河，到达对岸时，突然遇到一大群敌军用步枪猛射。此处是密林，在一定距离外彼此都看不清对方，游击队别无选择余地，只好开枪还击。军队的盘算是，紧逼游击队一直退至河床边上，在这同时，他们从两侧包抄，从而使游击队陷入绝境。在这次交战中，三位同志即巴舒同志、拉穆卢同志（钦塔拉古登村人）和另一位同志都牺牲了。但是，必须指出，正是由于这些部落同志的英勇牺牲，才使其他七位队员得以安然脱险。这些居住在河畔的部落同志都是划船的能手，他们的牺牲使所有的同志都感到悲痛。

**拉穆同志和巴卢同志：**1952年1月，拉穆和巴卢两位同志正在马努科塔区进行竞选宣传，在科马蒂帕利村附近被军队所杀害。他们俩是同胞兄弟，属于马努科塔区普萨拉帕莱村的班贾拉部落。他们全家在贾纳雷迪·普拉塔帕·雷迪的残暴统治下被压在最底

层,这种境遇促使他们参加了共产党。最初他们在当地工作,后来在1950年参加正规游击队。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妹妹拉克哈卡,拉穆同志还带着妻子,都一起加入游击队,他们在游击队里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拉穆同志是个指挥员,巴卢同志是他的副手。就象《摩诃婆罗多》<sup>①</sup>里的比马和阿尔朱纳那样,他们共同杀死了大量敌兵。他们参加了在纳萨姆佩特区卡卡拉瓦伊一带以及马努科塔区坎查拉帕莱一带所进行的袭击,并使那些乘着卡车往返修路的敌兵遭受伤亡。1951年,他们一起在切特拉穆帕拉姆和普萨拉帕莱地区担任了政治上的职务,为那些地区的人民服务。群众常常称他们为罗摩和拉克什马纳<sup>②</sup>。

他们尤其备受班贾拉部落群众的爱戴。尽管他们是不识字的大老粗,但他们不仅受到本部落人民而且还受到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的热爱。1952年1月,在特仑甘纳斗争停止后好久,他们被枪杀了,当时一个才二十五岁,另一个才二十二岁。

**小纳拉·纳拉西姆哈卢同志:** 纳拉·纳拉西姆哈卢同志率领的一支十人游击队驻在达马纳佩特这个小村落,一支由四十人组成的敌军,根据奸细提供的情报开到那里把他们包围了。由于哨兵的麻痹大意,直到这支敌军十分迫近并开枪之后,才被发觉。游击队当即回击,领导人纳拉·纳拉西姆哈卢同志用盒子枪发射,六名尼扎姆士兵当场倒毙,另外一些人负伤。敌军因受到打击而败退,夜幕降临了,敌军带着尸首和伤员逃窜。纳拉·纳拉西姆哈卢中弹受伤,但他始终紧握着盒子枪。游击队采取分散措施,只留下

---

① 《摩诃婆罗多》为印度古代两部著名史诗之一。比马和阿尔朱纳两位兄弟,是诗中的英雄人物。——译者

② 罗摩和拉克什马纳是另一部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人物,也是两兄弟。——译者

两个人陪伴他，他们把纳拉·纳拉西姆哈卢送到达马纳佩特小村的掩蔽所，让他留在那里，前往通知相距不远的加贝塔·蒂鲁马拉·雷迪同志率领的那支游击队。

纳拉西姆哈卢同志在一块圆石后面支撑着，因为感到口渴，慢慢爬下来到田里去喝水。农民们看到了他，又把他送到另一个安全地点去。敌军一得到消息，清晨就赶来把他抓走，辱骂他，开枪打他，但子弹偏离目标，打到他的颈侧，他因伤口血流如注而倒地，敌军以为他已死而离开。恰好在这时候，加贝塔率领的游击队开到那里，把他带到安全地点去，他得到党所给予的精心治疗，伤愈后，再次走上战场。1952年普选期间，当他正在进行宣传工作时，被军队枪杀了。这位出生于奥塔普拉姆村纺织工人家庭、为人民工作和努力杀敌的不朽英雄，就这样为人民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巴萨维阿赫同志：**巴萨维阿赫同志的家庭由贡图尔县迁出，在纳萨姆佩特区萨伊雷迪帕莱村买了土地定居下来，在1947年反尼扎姆的斗争中入党。他在内孔达地区担任组织工作者，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卡拉达的地主们。他在雷德拉瓦达和托佩纳帕利等地组织了游击队，把拉扎加尔从这些地区赶跑了。

在1950年，他成为一个地段的组织工作者。蒂马姆佩特的敌人骗他上了当，把他交给军队，他被带往各村巡迴示众，在各地群众面前进行拷问，但没有吐露任何秘密。相反地，他到处鼓动人民起来反击国大党政府。经过十四天的刑讯后，他被枪杀了。

尽管这类人民敌人受到严密保护，游击队员还是穿上敌军服装把那些出卖巴萨维阿赫同志的人干掉了。

**德瓦萨尼·文卡塔亚同志：**德瓦萨尼·文卡塔亚同志在平原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由于地主的告密，在詹加翁区瓦德拉孔达村被军队逮捕了。他被用铁棍打得皮破血流，还用干辣椒粉洒进伤口。他被高高地举起来然后猛摔在地，敌人还穿上军靴在他身上践踏。

他昏迷过去之后，被带往巴奇查纳佩特营地，牺牲于途中。

文卡塔亚同志出身于瓦德拉孔达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从1945年起，就加入安得拉大会为人民服务，在1946年反尼扎姆斗争中作为专职干部入了党，担任一个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在他工作的地区中，取得了多次反地主斗争的胜利。在敌人“围剿”期间，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因而到肖拉普尔去，但很快就返回工作地点。他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位烈士而光荣牺牲。

**萨穆埃尔同志和艾拉亚同志：**在瓦德拉孔达小山上，大约三十五名游击队员和组织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商讨未来的行动步骤。

从人民死敌处得到情报后，一百五十名敌兵包围了这座小山。哨兵认出敌军，叫醒了所有人员。那时天色刚刚破晓。游击队指挥员萨穆埃尔同志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不断开枪射击，以防止敌人合围，并掩护其他队员突围。

另一位游击队指挥员冲出去，跑到水井后面的一个隐蔽地点，从那里不断开枪，阻挡敌军前进。与此同时，田间的牛群被枪声吓得四处乱闯，这位指挥员就跟在这些飞奔的牛群后面脱险了。

但是，萨穆埃尔同志却忙于掩护其他突围的同志而不能脱身。萨穆埃尔和艾拉亚两同志当场牺牲。两个小孩企图在敌兵和游击队员之间横插过去，也遭到敌兵枪杀，尽管他们哀求饶命。

萨穆埃尔同志出身于詹加翁区阿卡拉珠帕莱村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1947年反尼扎姆斗争时期参加游击队。由于勇敢、坚定、工作有成绩，他很快成为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击毙了好几名拉扎卡尔，“警察行动”后又打死了几名武装警察。

艾拉亚同志在运动初期就入了党，是1947年在阿莱鲁挂旗事件中被警察开枪打伤的人们之一。在这次枪击中，他失去了右臂，尽管残废了，仍然不肯回家，而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和游击队在一起，教队员们和群众学习政治，使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在全体战

友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模范同志。任何时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双方往往举出艾拉亚同志作为遵守纪律的范例。他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塔努同志：**1950年3月20日，詹加翁区蒙德赖村一位名叫塔努的兰巴迪部落青年在特仑甘纳人民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临死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消灭敌人！”等口号。

他是个非常勇敢和意志坚强的青年，对人民极端热爱，对强加于落后的兰巴迪部落的不公正行为深感愤慨。他很快就博得所有兰巴迪群众的信任。

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都避开了那些力图活捉他的警察，可是最后，一个叛徒出卖了他。他被抓去受尽酷刑，但坚不吐露党的任何秘密。他的勇气使敌军军官们感到惊异，不愿把他枪杀。但是，拉马瓦拉姆的豪绅卡塔里·纳尔辛格·拉奥认为塔努是个可怕的人物，把他绑在一辆牛车后面拖着跑，直到弄死方罢。

塔努的父母住在詹加翁区达马普拉姆村。他们有六个儿子，塔努是老四。在包工头普苏库里·拉格哈瓦·拉奥的支配下，他们的境遇多年来一直很坏。十五年前，当这一带还没有开展人民运动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就曾多次领导过反对这个包工头以及维斯努尔豪绅打手队的斗争，后者曾企图夺走兰巴迪人所耕种的土地。

安得拉大会在第十一次会议后，影响扩大到詹加翁区，这一家人就首先加入大会，并在安得拉大会领导下带领兰巴迪人开展了多次的斗争。尽管维斯努尔豪绅和普苏库里·拉格哈瓦·拉奥极力破坏安得拉大会，这些不屈的群众仍然坚守他们的立场。当军队进犯卡达文迪村，杀害科马拉亚同志的时候，就是这一家人首先跑来保卫村庄，鼓舞和动员了群众。当豪绅的武装打手队进犯村

庄的时候，也正是由于这一家人的鼓动和布置安排，群众包围了这些打手，并把他们撵跑。这个家庭的儿童们在这次反击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此，这个家庭就象不可摧毁的磐石一样屹立在群众斗争之中，使那些千方百计想杀害他们的敌人感到恐惧。这个家庭成为党的家庭，它的全部力量都献给党。1946年，当地的领导人莫汉·雷迪被捕的时候，又是这一家人带领群众对警察所发动进攻，并且不怕步枪的瞄准，挺身而出，质问警官。当三百名军队包围村子的时候，这一家人把村里的群众动员起来，用投石器同敌人战斗了三小时之久，使军队疲惫不堪。此后，这一家人就成为政府和人民敌人打击的目标，警察和打手们力图搜捕那些正在为党工作的青年成员，最后，这家的第三个儿子桑库被捕，受到刑讯，关进监狱，随后又释放了。1947年，大儿子乔德亚在布瓦纳吉里区帕莱尔拉村被捕，长期关在监狱里，在狱中同样受到严刑拷问。

警察和打手还妄图侵犯这一家的妇女。但是，乔德亚的妻子普拉玛是个勇敢的妇女，不仅不让警察碰她，而且还挺身同警察搏斗。随后，她把所有妇女都组织了起来。

在拉扎卡尔时期，他们的房子两次被烧毁、洗劫，还不准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随后敌人又抓到这家的第二个儿子索姆拉，强迫他为自己搞了一个火葬的木柴堆，点起火来，把他活活地推到火里去。索姆拉公开宣称他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一位烈士。敌人以为经过这次打击，这一家一定会屈服，但这只是枉费心机。于是敌人再次袭击并摧毁了他们的房子，枪杀幼孩，即使这样，仍然无法削弱这家人的斗志。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始终把保卫党和游击队放在第一位。这一对八十高龄的夫妻，尽管有无穷的痛苦和悲伤，对党是无限忠诚热爱的。老大爷的手虽然被敌人打断，但在敌人面前毫不动摇屈服。

“警察行动”后，敌人对这一家的迫害加剧了，同样，这家人对敌人的仇恨也增强了。他们的第五个儿子达尔萨参加了游击队，由于他努力工作和胆气过人，很快就受到群众的爱戴。1949年2月26日，他被捕了，在拷问下拒绝泄露任何秘密，最后被判处死刑。在等候判决期间，他为狱中的其他同志树立了榜样。他被捕还不到十天，这一家的第六个儿子基申（十八岁）也被关进监狱。尽管一个儿子遇害，三个儿子入狱，这一家也从不离开他们所选定的道路。塔努牺牲后的第三天，游击队员们会见了这一家人，表示哀悼，而他们全家抑制住悲痛，在队员停留期间，始终为他们放哨戒备。这一家人要向敌人报仇雪恨的渴望和对党的忠诚是坚不可摧的。

**高雷利·马拉亚同志：**锡尔西拉区的高雷利·马拉亚同志是平原地区的一位组织工作者，在生病情况下落入敌军之手。经过照例的拷打后，他被缚在一辆牛车后面，沿路拖着走。皮肉绽开，浑身淌血，但没有吐露丝毫秘密。他的四肢被一一砍断，其间又穿插着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供出秘密。他一句话也不说，象英雄那样壮烈牺牲。

他出身于锡尔西拉区一个十分贫苦的家庭，在反尼扎姆斗争时期加入游击队，在队中以神枪手之一而闻名，用他熟练的枪法为人民利益服务，击毙了好几名敌兵和其他敌人。他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参加了邦塔卡图纳加拉姆村的狙击战，打死了三名敌兵，缴获了三支步枪。

**布帕蒂·雷迪同志：**在对巴西雷迪帕莱村的暗害分子采取行动以后，一支游击队开到卡里姆纳加尔县的奇纳-萨穆德拉拉村，在庄稼长得很高的田地里隐蔽下来。由于哨兵的粗心大意，敌人的迫近没有被发觉，他们被敌军包围了。

游击队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投降。他们向敌军开火，把



它阻挡在一定距离以外,但是,他们必须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才能脱身。在游击队火力射击下,敌军队不敢闯进田地里,但卧倒在周围地上,就地开枪。

这样相持了一段时间,游击队和敌军各自守住阵地,不断射击。队员们感到长时间这样相持下去是危险的,因为敌人可以得到增援,唯一的出路是冒险突围。全队九名队员集中在他们认为敌方最薄弱的一点上实行突破。

敌人发现游击队即将占上风,于是留下少数人继续射击,其余的略为后撤,游击队在自卫还击中设法突围脱险了。在这次战斗中,一名来自锡迪佩特区的游击队员布帕蒂·雷迪同志牺牲了。布帕蒂·雷迪同志曾用步枪打伤了一名敌兵。

**加贾拉·拉马纳西姆哈·雷迪同志(文卡塔拉马普拉姆):** 马塔姆帕利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他是农业工人斗争和土地斗争的领导人,在那个中心点开展运动。他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但他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品质和观点。在1950年敌人大规模扫荡时,他被迫离开马塔姆帕利前往维贾亚瓦达,在当地被来自梅拉切鲁武的一名警探劳迪·萨特亚姆逮捕了。在刑讯下,他既没有停止反抗,也没有吐露任何秘密。1950年4月底,被押送到杜帕拉加图这个兰巴迪人聚居的小村落里,当众枪杀。

**穆塔瓦拉普·文卡亚同志:** 卡普加卢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从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起,就是农业工人罢工和土地斗争的领导人。就是在他领导下,捣毁了卡普加卢狗地主们的财产。1950年1月,他被敌人包围了,虽然奋勇战斗,还扔出一颗土制手榴弹,但终被击倒而被捕。在三天的拷问中,一句话也没有说,随后,就被枪杀了。这个中心点的所有群众都沉痛得象失去明灯一样,同时怀念他即使落入敌手仍然具有的那种坚定无畏的精神。

**纳克里坎蒂·文库卢同志:** 贝塔沃鲁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

出身于基塔瓦里古登村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多次领导过农业工人罢工和分配土地的斗争。深受劳动人民热爱，在整个中心点多次对敌作战中，都站在最前列。1950年，路过亚塔瓦基拉时，被警察逮捕枪杀。他倒下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红旗万岁！消灭敌人！”。

**巴利贾·拉穆卢同志和查卡利·索穆卢同志：**两人都来自钦塔贡塔。拉穆卢同志是彭奇卡拉迪内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除了领导农业工人斗争和土地斗争外，在清算狗地主和警探的行动中，也起过主导作用。1950年3月，他被以万加拉·纳尔西·雷迪为首的钦塔贡塔的地主们诱骗去解决土地问题，说是将听从他的决定。他在当地被捕，送交苏巴雷迪古登营地的警察。这两位同志都遭到拷问。他们不肯吐露任何秘密，而且以蔑视的态度对付敌人。索穆卢还很年轻，只有十五岁，敌人在他面前把拉穆卢枪杀之后，就威胁他说，如不提供情报就将遭到同样的命运。索穆卢高声回答：“安得拉大会是我们的。我们成千上万人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得拉大会献出生命。”他怀着对敌人极端鄙视和仇视的心情而英勇牺牲。他们都是在1950年3月21日这一天在米尔亚拉古登区的苏巴雷迪古登营地被枪杀的。

**巴雷迪·赛杜卢(雷迪)同志：**从拉扎卡尔统治时期起就是游击队领导人，原籍梅拉切鲁武，后来担任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对坎迪班德拉臭名昭著的地主贾纳基·拉马·拉奥开展了斗争。他曾经多次领导农业工人罢工，没收了敌人的财产和许多载棉大车。有一次，他陪同地段的组织工作者到他的村子后，在田野上等待，被敌探发现了。警察包围了他。他对他们高喊：“即使我死了，我的安得拉大会是不会死的，它一定会替我们报仇！”1949年7月，警察把他和巴塞蒂·拉穆卢一起枪杀了。

**彭塔亚(科普卢·彭塔·雷迪)同志：**原籍是林加吉里飞地的

阿马拉瓦拉姆村，在农业工人罢工中很活跃。在村长嗾使下，他在警察营地里遭到极其残酷的毒打。被释放后，于1950年入党，不久之后，他就清算了这个狗村长。他成为一名活跃的游击队员，多次参加战斗，后来成为游击队领导人。在袭击埃拉姆佩塔警察所的战斗中，他爬上去，把一颗手榴弹扔进窗口，被守卫警察所的一名警察中尉开枪击中，子弹穿入脑部，立即牺牲。他是一位非常勇敢和坚定的同志，具有充沛的干劲和饱满的热情。

**纳萨拉亚同志：**原籍梅拉切鲁武，游击队队员，不识字，但坚定勇敢。从拉扎卡尔统治时期起，就多次参加过对警察营地和敌探的袭击，在参加袭击佩努加纳奇普罗卢警察所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这支游击队在缴获将近二十支武器后，撤退到马卡普拉姆村附近的田地里隐蔽下来。当时正是大白天，由于一个农田看守人的告密，游击队被包围了。当准备突围时，他跌了一交，因为脚被一丛红豆杆绊住了，敌人用刺刀戳他，把他抓住。警察没有拔出刺刀就把他乱揍一顿，然后把他带到村里去，力图逼他供出游击队的秘密。他什么也不吐露，就被枪杀了。其他队员经过极大困难才得以脱险，那些武器又落入警察之手。

**瓦坎图·苏亚纳拉亚纳同志：**苏亚纳拉亚纳同志和其他四位同志在基塔瓦里古登被枪杀。苏亚纳拉亚纳原籍韦利丹达村，哈里真·昌德拉亚原籍贡德雷拉，梅拉·贾纳亚和哈里真·索马亚原籍桑德鲁帕特拉，切拉萨尼·韦拉马·索马亚原籍马卡普拉姆。他们中有四人都在1950年参加游击队。苏亚纳拉亚纳同志停止学业，参加了纳尔冈达的早期运动，当时他只有十八岁。紧接着“警察行动”以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当他正在各处寻找隐蔽地点时，被逮捕了。在两年的监狱生活中，他积极参加狱内的多次斗争，遭到监狱当局的毒打。

被释放后，他连自己的村子也没有回去过，就立即寻找地下党

的核心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游击队。他担任一个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当他在基塔瓦里古登被围时，把一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扔入水池，后来群众把它捞起来交给了党。他的父母曾劝阻他，要他别干这些活动，但是，尽管他还年轻，却不顾父母的劝阻，继续沿着人民斗争的光辉道路走下去，并在这伟大事业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俄罗斯”·林古卢同志：**出生于胡祖纳加尔区的钦塔卡卢村，参加过反对拉扎卡尔和尼扎姆的游击队。他是个老练、敏捷的射手，即使他所用的只是一支前膛枪。“警察行动”以后，党组织由于敌人的不断搜捕而受到破坏，许多领导人被迫离开这个地区，他却仍旧生活在群众中间，鼓舞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使群众相信党一定会回来领导他们夺取胜利。他重新同党的核心组织建立了联系。但是当他被捕而且受到惨酷的刑讯时，他没有吐露任何秘密，甚至也没有说出他自己或他父母的名字。人们只知道他叫俄罗斯·林古卢，因为他经常宣传社会主义俄国的成就和俄国人革命的成功。

几个星期后，他同其他一些被囚禁的人偶然获释。群众掩护他，把他送到党的地下中心点去。根据党的决定，他立即撤退到梅赫布伯纳加尔县的科哈普尔新区去。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步枪射手，在扩展运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有一天，当他和游击队队员正在睡觉的时候，被一支锡克人组成的武装警察包围了，他负伤被捕。尽管遭到刑讯，他拒绝吐露任何秘密，因而被枪杀。据群众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死，但是我的党——共产党还在，它是不可战胜的，它一定会替我报仇。它一定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一个劳苦人民的政权，就象俄国那样。”

**拉维帕蒂·林加亚同志：**一位六十岁高龄的交通员和游泳能手。从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起，他就一直担负着运送同志们

渡过克里希纳河的任务。他经常向周围的群众搜集情报。警察尽管费尽了力气也无法抓到他。他还教育和动员他的两个儿子争取入党，他自己也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入党。由于敌人一再进行大规模扫荡，游击队和组织工作者陆续撤到阿马拉纳德森林地区去，他前往某村的亲戚处隐蔽，在那里被捕，受到残酷的刑讯，全身的肉被一块块地割下来。他不肯吐露任何秘密，便被枪杀了。

**拉穆(甘吉雷迪·科蒂·雷迪)同志：**胡祖纳加尔地区的一位重要干部，原籍蒂马拉吉里-米尔亚拉古登。他知道在一位领导干部的密室里藏着五万卢比、四坎迪(每坎迪约一吨)火药和十五支火器。经过十五天的严刑逼供，他没有吐露任何情报。他壮烈牺牲，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烈士。

**阿卡拉·赛达亚同志和金贾卢里·皮特查亚同志：**赛达亚同志原籍博塔拉帕伦村，从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时期起就在胡祖纳加尔地区委员会的专设机关中工作。他熟悉整个森林区的许多进出小径。他是贫苦人民反对森林承包人和看守员的有力后盾者。金贾卢里·皮特查亚原籍穆纳加拉区贾加纳塔普拉姆村，多次领导过农业工人的反地主斗争，因而被迫离村。他前来参加了党组织，并被批准加入游击队。

当这两位同志到博塔拉帕伦村里去取粮食时，以村长维拉马拉亚为首的一帮暴徒向他们猛扑过去，捉交警察。警察从早到晚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刑讯，从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割下一块块的肉，这两位特仑甘纳的英雄同样拒绝供出任何有关情报。警察甚至无法从皮特查亚口中获悉他所在村庄的地名。1950年8月8日，警察就在卡卢韦帕利小山上把他们枪杀了。

**贡达·文卡纳同志：**塔达卡马卢村的商人和富裕农民，在尼扎姆统治年代纳尔冈达人民运动期间就入了党。经过多次领导反地主斗争以后，成长为一个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并在托普彻拉中

心点主持分配了好几千英亩的土地。“警察行动”以后，他在印度联邦领土内隐蔽下来，正当他试图同党取得联系的时候，于1950年在马苏利帕塔姆被捕。敌人拷打他，要他加入“民团”，他断然拒绝，就被枪杀了。

**兰加·雷迪同志：**出身于科马雷迪古登的一个富农家庭，在尼扎姆统治时期入党。他积极参加分配土地运动，特别是分配巴巴萨赫布佩特的豪绅们的土地。“警察行动”后，他在1949年指挥过这个中心点的农业工人斗争。1950年1月，被敌人逮捕枪杀。

**阿皮·雷迪同志：**原籍拉马杜古中心村，是个中农，在尼扎姆一拉扎卡尔时期加入游击队。“警察行动”后被捕，参加过狱中的多次斗争。1950年释放后重新加入游击队，积极参加对汽车的袭击。有一次，他所在的游击队被包围，他被俘了，在博拉亚帕伦营地受到刑讯，不肯吐露任何秘密，就被枪杀了。

**阿卡拉普·赛杜卢同志：**原籍博塔拉帕伦村，本人是个长工，在农业工人罢工中是个斗志旺盛的领导人。曾多次被警察和地主逮捕拷问，1950年被逮捕枪杀。

**孙卡拉·文卡塔帕亚同志：**原籍拉马萨穆德拉姆村，穆纳加拉的游击队指挥员，指挥过多次战斗，歼灭了许多敌人。有一天，他正在田野中睡觉，奸细带来警察包围了他，他用盒子枪战斗到底，子弹耗光后，和两名战友一道战败被杀。

**戈拉·穆塔亚、南达亚、古拉姆·纳尔西·雷迪诸同志：**穆塔亚同志原籍贾加纳特普拉姆，是穆纳加拉区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他从放弃学业起，就站在斗争最前列，反对穆纳加拉的柴明达尔。1950年，他和同村的南达亚同志以及地段的组织工作者古拉姆·纳尔西·雷迪同志一起，在穆纳加拉飞地的一个秘密隐蔽所被捕。受到拷打后被枪杀于瓦亚普拉姆小山。古拉姆·纳尔西·雷迪同志原籍蒂马普拉姆。他在穆纳加拉和苏亚佩特边境山区中

多次领导过分配土地和农业工人争取合理工资的斗争。他成为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使地主阿尼雷迪、兰加·雷迪感到恐惧。

**S. 普纳亚同志：**普纳亚同志是穆纳加拉区安贾利普拉姆村的一个农业工人，深为兰巴迪部落小村子的群众所敬重。他是拉马纳萨·雷迪率领的一名游击队员，1949—1950年敌人大规模扫荡后，他试图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安贾利普拉姆村被捕，经过刑讯后被枪杀。

**贡杜·拉穆卢同志和巴拉亚同志：**拉穆卢同志曾多次参加过穆纳加拉的农民斗争，随后，又参加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他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克服某些不良习惯。后来，他在梅赫布伯纳加尔县内邻接克里希纳河谷的林加拉地区以及森林地带发展人民运动。

巴拉亚同志是个年青人，出身于科哈普尔县科塔帕利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入了党，与拉穆卢同志一道工作，就是他为袭击科塔帕利警察营地搜集了一切必要的情报。

拉穆卢和巴拉亚两位同志被巴尔马尔村的地主及其走狗们所出卖，两人都受到刑讯，但敌人无法从他们口中逼出任何情报，就把他们枪杀了。

（在特仑甘纳斗争中，有四十三名来自穆纳加拉飞地的党员和积极工作人员被杀害。1956年安得拉邦成立后，穆纳加尔划归胡祖纳加尔区。）

**乌塔拉亚(纳拉西姆哈卢)同志：**原籍博莱帕利村，曾在该村地主手下当过办事员，后来参加了党，在游击队里工作。敌人在他的一个亲戚萨莱·拉马斯瓦米的帮助下，在苏雷帕利村把他逮捕，枪杀于楠达纳姆军营。

后来游击分队袭击了萨莱·拉穆卢，处决了他，没收了三支口径十二毫米的猎枪。

纳拉西姆哈卢同志的姑母因为帮助游击队也被告密。她被捕后,遭到强奸,三天后被枪杀。

**查达·科马拉亚同志:** 也是一名办事员。他的哥哥因在普利吉拉斗争中站在敌人一边而为游击队击毙。他和他的二哥艾拉亚起先也是反对党的,但是,他们逐渐了解党的理想和活动,因而加入了党。

艾拉亚是和拉马纳佩塔党的领导人卡·拉马昌德拉·雷迪同志一起被捕的。“警察行动”后,他曾退往巴加图,后来在西布瓦纳吉里地区的库努尔村被捕。获释后,担任一个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又开始活动,但再次在库努尔被捕,在莫塔科杜尔军营遭到枪杀。

**巴达姆·纳拉亚纳同志:** 农业工人,领导过多次罢工,为工人争得了每月工资八十西尔稻谷。后来成为党的专职工作人员。当他被迫离开西布瓦纳吉里,到铁路系统当一名工人时,在那里被出卖,遭到枪杀。

**戈库拉·马塔亚(雷迪)同志:** 马塔亚同志在尼扎姆统治时期就被捕入狱,释放后立即和他的妻子一起参加了党,重新开始活动。他在再次被捕后遭到枪杀,他的妻子被强奸致死。

**阿帕吉佩塔·林加亚同志:** 纳尔冈达区科波卢村的阿帕吉佩塔·林加亚和拉马纳佩塔区佩达村的手工纺织工人文卡塔纳拉亚同志被拉波卢村的“民团”告密,遭到枪杀。后来,这批“民团”受到游击队沉重打击,主犯就歼。

**古塔·西塔拉米·雷迪同志和派拉·拉马昌德拉·雷迪同志:** 党在拉查孔达小山里办了一个星期的短训班。有五十名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员准备隔天早晨各自回到原地区去。在当天供应膳食的人们中,有个人出卖了这些同志,清晨,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分遣队包围了这座小山,在这个地区一直搜索到天黑。在通常



情况下,这些小山是难以攻取的,而且除非有人告密,他们也决不会被发现。那些睡在小山附近的队员感到危险,但继续坚守阵地,没有暴露。但那些不知道已被包围的队员却被抓走了。

派·拉马昌德拉·雷迪同志(地区委员会委员)从埋伏地点出来走到预先约定会合的那个蓄水池去,按原定计划发出信号。就在这个时候,军队出现了,并从四面八方开枪,医生拉杰·巴哈杜尔·高尔被俘。

军队开枪时,拉马昌德拉·雷迪同志正在水池边喝水,两侧子弹纷飞,他想唯一的出路是跳入水池,藏在那里,但敌军却把他抓住了。其他一些队员另行设法脱身。一位队员穿上牧羊人的衣服,冒险冲到另一支游击队隐蔽的地点,向他们告警。正因为这个预先告警,这支游击队得以安全脱险。

在被捕的三人中,敌军把西塔拉米·雷迪和拉马昌德拉·雷迪两同志带到波查姆帕利营地,加以严刑拷问。接着又带着他们走遍邦吉尔、纳尔冈达和希尔凯三个区去搜集情报。整整拷问了一个月,仍然无法从他们口中逼出任何秘密情报。“你们是剥削者,你们总有一天会死在我们游击队的手里。我们决不会背叛我们的人民!”他们继续遭到更多的严刑拷打。

军营外面的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法院提出了一份起诉书。高等法院命令这两位同志出庭。军队当局和政府一接到命令,就策划了一个阴谋。如果让这两位同志在当时情况下出庭,军队当局难免会受到法院的非难,他们的残暴行为也会暴露出来。因此,他们就把这两个被囚禁的人带到附近的小山里枪杀了。

西塔拉米·雷迪同志原籍纳尔冈达区科鲁马拉村,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作为一个地段的指挥员,他在广大地区内组织了反尼扎姆的群众运动。他主持了把几千英亩土地和许多耕畜分配给好几百个群众的工作,并且镇压了敌人。印度联邦军队进行

干涉后，他撤往拉查孔达丘陵地带，但仍继续同平原地区保持接触。即使他被捕后备受拷问，但他对人民事业无限的赤胆忠心给他增添了力量，顶住拷问，坚不吐实。

派拉·拉姆昌德拉·雷迪同志出身于拉马纳佩特区孙沙拉村的一个富农家庭，是拉马纳佩特区群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在詹加翁和纳尔冈达两区致力于开展同样的运动，因此成为反尼扎姆斗争的战士之一，他主持了把几千英亩土地和耕畜分配给群众的工作，击退了拉扎卡尔和豪绅的威胁，后来撤往拉查孔达丘陵地带。他被捕后，实践了自己教育群众时说过的格言：决不泄密，决不投降，决不背叛！

**穆昆达姆同志：**游击队指挥员穆昆达姆同志为了党的某些工作前往海德拉巴市。军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这个消息，把他逮捕了。经过拷问后，带着他走遍拉马纳佩特区的各个营地。由于无法从他口里逼出秘密，就把他带往拉马纳佩特区的韦尔德维村，把村里的群众叫来，当众枪杀。他临死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穆昆达姆同志出生在乔拉-拉马瓦拉马村，出身于农业工人家庭，是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他积极追求进步，参加了游击队，担任指挥员。

**埃拉·纳尔西·雷迪同志：**有七名游击队成员（其中一位是组织工作者，另一位是交通员）正在邦吉尔区的帕泰古登井边开会，几名群众也到那里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时大约是清晨五点钟。消息传到敌军那里，他们就从阿莱尔和詹加翁两个营地调来大批兵力，把这地区包围起来。哨兵发现了情况，向队员们报警。他们只有两支武器，但决定冲出包围圈，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然而不这样做，就等于全体坐以待毙。游击队不顾敌方轻机枪和步枪的火力，力图通过反击杀开一条血路。在这过程中，科

拉努帕卡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埃拉·纳尔西·雷迪同志被一颗轻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交通员彭巴尔蒂·马拉亚，那口水井的主人、当地民兵拉穆卢以及另外四位因解决问题而来的农民，都当场牺牲。其余的人都脱险了。腿部中弹倒地的纳尔西·雷迪同志，被敌军团团围住，他们用步枪对准他的心脏，要他供出情报。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要杀就杀，你们从我身上什么也捞不到！”敌军就把他枪杀了。

詹加翁区锡登基村的纳尔西·雷迪同志于1947年参加反尼扎姆的斗争，他在科拉努帕卡地区担任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在为詹加翁和邦吉尔两区的人民群众雪中送炭之后牺牲了。

\* \* \*

韦迪里·拉吉·雷迪同志生于胡祖纳加尔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他是当地安得拉大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一当运动发展到该地区，他就成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干涉后，他立即被逮捕并关进瓦朗加尔监狱。

兰加查里同志原籍尼扎马巴德县卡马雷迪古登村。他是个年轻艺人，在海德拉巴市谋生。他也积极参加当地的工会、安得拉大会和人民群众的活动。他足智多谋，能用各种专长帮助党，也于1949年初被捕。

这两位同志都被警察和军队从监狱里提出来，在无法从他们口中获知任何秘密之后，就被枪杀了。

贾加纳塔查里同志同样是穆纳加拉地区安得拉大会的一位积极工作人员，他被捕后被辗转关押在各地的警察营地和安得拉地区的印度联邦领土内，后来被带往坎曼地区，途中就被枪杀了。

这些案件都曾经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审理，但毫无下文，因为政府借口说，他们已从警察拘留所逃走，下落不明。

1950年，在安得拉地区，有相当多的同志从监狱和法院里被

提出去枪杀了。

### 武装斗争停止后被印度联邦军队 杀害的几位同志的姓名

穆蒂雷迪·文卡塔查拉姆同志 见前述

小纳拉·纳拉西姆哈卢同志 见前述

拉穆和巴卢两同志 见前述

曼泰纳区马拉拉姆村的哈里斯昌德拉·拉奥同志

曼泰纳区马哈德瓦普拉姆村的纳努同志

佩达坦德拉村的各位领导人

K-萨穆德拉姆的耶拉博伊纳·拉穆卢同志

马努科塔区伊努古蒂村的西塔拉穆卢同志

\* \* \*

比米雷迪·孔达尔·雷迪同志（苏亚佩特区人）和普苏卢里·萨特亚姆同志（坎曼区人）：比米雷迪·孔达尔·雷迪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同他的堂兄弟们一起积极参加运动。他很快就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为人谨慎谦虚，由于朴素踏实和辛勤工作，他成为其他游击队员的榜样，他教导队员们要遵守纪律和绝对服从命令。

当敌人加紧进攻的时候，他也率队撤往马努科塔森林地区。遗憾的是当时比·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不在那里而到邦中央去了，由 Ch. 蒂鲁马尔·拉奥担任地区书记。这个人在那种困难的局面中缺少沉着，也不够成熟，不善于统一组织和领导这些游击队和指挥人员。

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因而在如何指挥游击队行动、如何使用干部等方面发生了争论。蒂鲁马尔·拉奥怕得要命，就私自告诉几个军事领导人，把两位勇敢的游击队领导人

孔达尔·雷迪和普苏卢里·萨特亚姆以及一位交通员林加亚处死，硬说他们策划谋杀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党后来作出决定：这几位同志是无辜的，并追认他们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时期为人民事业牺牲生命的忠诚同志。

后来，在武装斗争停止后，这个蒂鲁马尔·拉奥被捕，通过他在邦国大党里的亲戚们的说项而获释。从此以后，他大肆反对我党和人民运动，堕落成为国大党的一名特务！

## 第十一章

### 特仑甘纳武装游击反抗的停止

长期以来，特仑甘纳的农民和群众不断开展斗争，反对封建地主、豪绅和贾吉达尔所施行的强制劳役、横征暴敛和夺佃行径。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海德拉巴士邦尼扎姆—纳瓦布的专制统治，反对诸如村长、村司帐、其它税务官、警官等尼扎姆官僚机构的压迫，反对禁止邦内操泰卢固—马拉提—卡纳达语的居民使用本民族语言。他们要求享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诸如此类的基本民主权利与公民自由，还要求在邦内建立责任制政府以代替尼扎姆—纳瓦布的个人独裁统治。

但是，到了1943年，安得拉大会的领导权转入共产党和它的干部手里，特仑甘纳人民的这场斗争就具有一种与前不同的、激进的和战斗的性质。从此以后，特仑甘纳的农民斗争就始终不渝地带有土地革命的特点，并终于提出了口号：要求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翻尼扎姆独裁统治，取消海德拉巴士邦，把操不同语言的居民分别归并到大安得拉、萨姆尤克塔—卡纳塔卡和马哈拉什特拉各个新邦去。特仑甘纳的农民斗争开始时是以铁箍棒和投石器进行自卫，抵抗豪绅的打手队和拉扎卡尔的进攻，反对尼扎姆—纳瓦布警察部队的暴行，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一场反对海德拉巴士邦的武装解放斗争。

国大党政府命令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海德拉巴士邦，毫无疑问，结束了拉扎卡尔的威胁，也结束了尼扎姆王朝的统治。但是，印度联邦政府不仅允许民愤很大的尼扎姆—纳瓦布继续担任首席王

公，原封不动地保持了海德拉巴邦的封建土邦邦界，而且还将其主要进攻锋芒指向特仑甘纳农民通过艰苦奋斗所赢得的胜利果实，指向领导着英雄的特仑甘纳斗争的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印度联邦政府及其武装部队的主要目标和直接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深得人心的民主的农民运动和共产党。

摆在战斗的特仑甘纳人民和光荣领导这一斗争的共产党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进行武装游击反抗，反对印度联邦军队的进攻，以保卫农民的土地及其他各项民主成果呢？还是向国大党政府的军队交出武器，从而背叛战斗的特仑甘纳人民对我党的信任？我们究竟该不该放弃武装游击反抗，转而采取海德拉巴邦国大党政府军事统治所允许的合法形式的斗争与鼓动？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

一部分同志——他们的观点由拉维·纳拉扬·雷迪在其臭名昭著的文件《特仑甘纳赤裸裸的真相》中作了系统的发挥——开始鼓吹停止采用武装游击斗争去反抗印度联邦军队的武装进攻，主张采取公开的、合法形式的斗争和鼓动。

提倡放弃游击反抗口号的人们，其主要理由如下：（甲）一大部分人，包括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前一直拥护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富农和开明地主在内，将会转而反对游击斗争；（乙）群众会把国大党政府的军队看作解放者，而非压迫者；（丙）在全印范围的武装斗争爆发以前，象特仑甘纳这样小地区的武装斗争无法保卫自己并支撑下去，而当时并没有爆发全印武装斗争这种可能性；（丁）我们的武装游击队不是武装简陋，就是实际上没有武装，因而抵挡不住装备精良的印度联邦军队以及他们在兵员数量上的优势。

共产党大安得拉委员会反对上述观点。它提出对进攻特仑甘纳农民斗争成果的印度联邦军队进行武装游击反抗的口号，它的

理由大体如下：

（甲）特仑甘纳农民的巨大斗争成果，特别是已在农民中分配了的一千万英亩土地必须加以保卫，决不能不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就听任阶级敌人把那些胜利果实抢走。

（乙）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对武装游击斗争是有利的，而且特仑甘纳斗争是反对国大党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的武装解放斗争的开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表明，印度革命更类似中国革命而不那么象正统的俄国革命。兹摘录当时安得拉书记处在1948年5月文件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确切论述如下：

“我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的俄国革命，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中国革命相类似。我们的前途似乎不是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从而导致农村的解放，而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顽强的反抗和长期的内战，最后由民主阵线夺取政权。”

安得拉书记处的文件还进一步作了发挥：

“应当记住这一切，在我们拥有相当多群众的地区，如在安得拉、喀拉拉和孟加拉邦的某些地区，考虑采取游击战争（中国式的）以反抗一心想彻底消灭我们的尼赫鲁政府的军事扫荡，这种时刻已经来到了。”

（丙）安得拉书记处的文件还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在人民民主革命中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富农和中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并且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种武装斗争的广泛战线是可以形成的，而且实现上述目标的客观条件正在迅速成熟。同时，只有象特仑甘纳那样的长期武装反抗才会导致这种有利情况的出现。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批驳了安得拉书记处的全部文件，认为这是明显的改良主义，并对中国道路这个概念进行攻击，把它说成是背离马列主义的。政治局坚持只有一条道路，即俄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是通过政治总罢工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来夺



取政权。

可是，政治局又极力提倡在特仑甘纳进行武装反抗的口号，认为在预料到的战后革命危机中，它会加速工人阶级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

印度共产党在1948年2月至3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特仑甘纳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的口号。它宣布全力支持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它号召在国内其他几个地区开展同样的斗争；它还号召开展工人阶级的运动，以支持特仑甘纳的斗争——一切都是为了最终导致武装起义。

在印度曾经有过多多次的光荣斗争，就象喀拉拉邦瓦亚拉尔—普纳普拉斗争<sup>①</sup>那样；还有过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某些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以及孟买的瓦尔利农民暴动。国内各地同样还爆发过多次暴烈的农民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农民与警察发生过某种武装冲突，但是，这些斗争没有一次是持久的，也都没有发展成为武装游击斗争。

工人阶级在1945年至1947年间，曾挺身而出支援皇家印度海军起义并要求释放印度国民军被囚禁的人员，可是党却未能使这个阶级采取有效行动支持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无论是在1948年9月印度联邦军队进行干涉以前，或是在1951年10月以前长达三年的特仑甘纳武装反抗期间，都没有举行过支持特仑甘纳斗争的团结一致的罢工。号召铁路工人为自己的切身要求而进行总罢工一事，除某些中心地点外，也没有实现。因此，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不得不首当其冲，单独抵挡印度联邦政府武装部队的猖狂进攻，而且它主观上还抱有推翻尼赫鲁政府的目的。

---

<sup>①</sup> 1946年10月，喀拉拉地区特拉凡哥尔土邦的工人为了抗议土邦政府的反动政策，实行总罢工，并在瓦亚拉尔—普纳普拉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消灭王公专制制度！”等口号。示威工人公开抵抗反动军队的镇压。——译者

在国际舞台上，随着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949年10月成立。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及越南人民的敬爱领袖胡志明的领导下，对企图重新实行殖民统治的法国帝国主义的进攻，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抵抗；这场斗争虽然使越南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但也给予帝国主义以强有力的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协助下，把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军赶回三十七度线<sup>①</sup>。美国军队在台湾登陆以庇护蒋介石的傀儡统治。这些情况以及发生在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另一些类似的革命斗争，看来都具有一种非常持久的性质。

美帝国主义者如愿以偿地从法国和意大利战后新建立的政府中清除了共产党人以后，通过推行“马歇尔援助”之类的计划并把这些国家拉入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军事同盟，力图巩固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体制。

尼赫鲁政府已经制订了它的新宪法，并宣布印度为印度共和国，尽管新的印度共和国还是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它能够在政治上巩固它刚刚拿到手的权力；虽然对前王公和世袭贵族们作了巨大让步，但它已成功地把所有的王公土邦并入印度联邦。停战协定已在克什米尔签订，因而缓和了在教派屠杀和克什米尔战争中被弄得十分紧张的印巴关系，战后的革命高潮明显地退落了，新上台的国大党政府已经顺利地渡过了战后危机以及因之而起的群众骚乱。

我们已经指出，在“警察行动”以后，特仑甘纳地区的不少干部和某些地方委员会是怎样地大叫大嚷反对继续向印度联邦军队进行武装游击反抗。我们也讲过，由于对尼赫鲁政府及其在海德拉巴邦建立民主政体的诺言滋长了新的幻想，怎样放松了警惕性，解散了游击队和抛弃了武器。这一切，导致我党的工作人员和战斗

<sup>①</sup> 应为三十八度线。——译者

人员大规模被捕。

但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必须服从党的路线这一纪律观念，继续进行武装游击反抗的路线终于占了上风。除了这个纪律观念以外，可恨的豪绅、地主、村长、村司帐卷土重来，疯狂地力图重新夺走农民土地并肆意进行恐怖活动，这些，也激起了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工作人员的愤怒。这些特仑甘纳干部开始重新组成游击队，以抵抗印度联邦军警的武装进攻。

我们在前面还叙述过，安得拉大会在区、地段、地区、县的各级干部，如何遭到军队搜捕，被迫从平原地区和人口稠密的基地进入森林地带去寻找隐蔽所和进行自卫。由于这些同志进行了顽强的殊死反抗，使地主们感到恐惧，因而阻止了这些可恨的剥削者回到农村，使他们无法巩固对地产和农庄的所有权。尽管印度联邦的国大党政府出动了五万名武装人员，平均每年耗费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卢比，仍然无法扑灭这场武装游击反抗运动。在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隶属于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的武装游击战士，仍然正在同占绝对优势的国大党政府武装部队进行浴血奋战！

在这种极端困难和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非常自然地会提出关于这场斗争究竟能进行多久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印度联邦中别的地区和别的邦组织以同样的武装斗争来支持特仑甘纳斗争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一方面在特仑甘纳战士们的压力下，另一方面被毗邻的安得拉各县内肆无忌惮的残酷镇压所激怒，曾试图扩大武装游击反抗的地区，但是没有成功，武装警察和地主的打手队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三百名同志被杀害。其余积极精干的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调离这些县，他们不是转移到森林地区就是到其他各邦较远的地方去。因而，党组织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大安得拉委员会的领导机关面临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

国内其他地方的局面也不佳。党和革命运动，一方面受到国大党政府警察残酷的袭击，另一方面又面临当时全印领导机关所执行的错误的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已经被弄得非常衰弱和涣散，此外，很多干部和领导人又被逮捕关进了监狱。

就在这种背景下，登载了一篇《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社论，尖锐地批评了印共最高领导机关所执行的政治路线。这篇社论引起了党内的讨论和斗争，接着，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进行了剧烈的改组。重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以 C. 拉杰什瓦尔·拉奥为总书记的新政治局。

由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所制定的新政治路线，其要点如下：

- 批驳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纲领性的见解和随后精心炮制的所谓“策略路线”。
- 批驳了一次革命论，即把印度革命的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混淆在一起的理论。
- 批驳了关于包括富农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已转变为人民民主革命的敌人的看法。
- 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道路的意见，主张无论何地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当广泛开展特仑甘纳式的土地革命斗争。

这里要指出，这条新的政治路线遭到猛烈的反对，而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是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角度出发的。孟买的党总部成为这个新反对派的中心。什·阿·丹吉、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和萨·维·加特掌握了这个党内反对派的领导权。当新反对派被政府允许进行合法活动时，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却和特仑甘纳武装反抗的领导人一样，不得不在地下活动。简单地说，党内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党实际上已分裂为不同的倾向和派别。

新政治局选出后，立即分析估量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严重

状况,并得出结论:只有获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最高威信的苏联共产党(苏共)领导机关的指导与帮助,才能恢复印度共产党内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新政治局马上向苏共领导机关和斯大林同志提出建议,斯大林同志欣然答应尽力给予兄弟般的帮助,以解决印度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

但是,孟买党总部领导的“合法反对派”,甚至在明知政治局正在寻求苏共和斯大林同志的帮助以解决党内意见分歧之后,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最严重地损害了特仑甘纳的武装游击斗争,当然,它给党和群众运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总的说来也不能低估。

由C.拉杰什瓦尔·拉奥、M.巴萨瓦普奈阿赫、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和什·阿·丹吉组成的我党代表团,受权与苏共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进行讨论,以求澄清印共党内论战的全部争端。为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等同志组成,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帮助我党代表团。

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离开本题,就苏共和斯大林同志的兄弟般的帮助讲几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谨慎地回避公开谈及这次与苏共领导人讨论的内容以及他们所给予的兄弟般的批评与忠告,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被我们的阶级敌人用来不但对我们党,而且对苏共,发动一场诽谤运动。可是,既然右翼共产党的现任领导,如什·阿·丹吉和C.拉杰什瓦尔·拉奥,已经在公开的报刊上谈及上述那次兄弟般的讨论和作出的决定,既然斯大林的名字已被拉杰什瓦尔·拉奥牵扯到有关特仑甘纳的斗争及其教训上,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如实地说明一下那次讨论的实况以及讨论后我党所作的决定。

论战的争端涉及两个各自独立的论题，即第一，关于政权转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手里的阶级估价，关于印度革命究竟处在什么阶段以及革命的阶级战略或同盟军问题；第二，关于印度革命可能走什么道路，即究竟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中国人的路；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农民武装游击斗争有哪几个不同阶段，为什么这种农民游击斗争不能与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相提并论，等等。简言之，第一个论题涉及党的纲领，而第二个论题则是关于策略原则、策略理论以及在具体情况下如何加以具体运用的问题。

第一个论题的主要结论已被归纳到1951年4月首次出版公布的《印度共产党纲领草案》中，这个《草案》在1951年10月举行的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后来1953年在马杜赖举行的印共代表大会上修改通过。但是，1956年在帕尔加特召开的印共代表大会以需要作某些重大改动为理由决定停止实行这个纲领。

1951年4月公布的《草案》指出：（甲）新成立的国家本质上与旧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国大党政府的上台执政是由于得到英帝国主义的赞同，因为这个政府作出保证要维护和保存在印度的英国外来资本；（乙）《草案》批驳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所提出的把包括富农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置于人民民主阵线之外的见解，它设想有可能争取所有的印度资产阶级，只是大资产阶级中某些可能会背叛的个人和集团除外；（丙）《草案》纠正了把革命的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的错误理论，尽管它所提倡的阶级联盟相同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同盟者的全民统一战线阶段的阶级联盟。1951年的这个纲领及其某些主要主张后来都被抛弃了，1964年，我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党纲。因此，我不打算对1951年纲领的优缺点进行详细的评论。

我党现行纲领，明确断定1947年移交政权后成立的新国家是一个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这个大资产阶级同封

建的和半封建的地主统治互相勾结,并与外国金融资本狼狈为奸,以追求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纲所主张的阶级联盟包括工人、农民、各种中等阶级和不大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和政府。当然,这个人民民主阵线的核心是工农联盟,它的领导权注定要落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肩上。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外国金融资本。

现阶段的印度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并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只是反对垄断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此外,还要消灭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争论的第二个论题是关于印度革命可能走什么道路以及策略理论和策略原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已由1951年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并以《政策声明》为题公布了。现将这个文件的要点摘录如下。我还附加了几段文字(不在引文之内)来阐明当时这些摘要所抱的见解。

## 印度革命的道路

以人民民主国家代替现存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才有可能。正如《政策声明》所指出的:

“有许多人认为,通过利用新宪法所带来的国会,现政府可以被人民民主政府所代替。不但现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而且连右翼社会党人,都在鼓励和助长上述这种想法。右翼社会党人鼓吹说,只要在国会议席上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就足以动摇政府而使之倒台。

“但是,当人们把新宪法看成是过去反帝斗争的成果,刚刚开

始相信新宪法的效力时，连这个宪法中所虚构的各项基本权利与保证也被弃置不顾，群众需要用来动摇这个反民主政府的人身、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都得服从于警棍和官僚的统治。如今连一个自由主义人士也羞于坚持说，现政府及支持它执政的阶级会允许我们仅仅通过议会的途径在国内实行基本的民主改革，至于共产党人以及其它民主人士、革命人士，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能够使我们获得自由与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道路，正如党的纲领中所概述的，要到别处去寻找。

“……正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凭借武力和暴力来反对人民，可是它却质问我们说，究竟我们的信条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这样的难题是一种属于甘地思想的难题，它实际上是要把群众引入歧途，我们必须避开这个难题。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本身早已为党和世界各国人民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解放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批准了人民群众所决定采取的一切行动，以便在走向进步和自由的道路上，清除腐朽和反动的障碍物。

“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在印度革命运动必须采取的道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论。有一个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斗争中的主要武器，和俄国一样，应是产业工人的总罢工，接着是全国范围的暴动。后来，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错误理解，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既然我们的国家和中国相似，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的革命就应该走和中国一样的道路，以农民的游击战争作为它的主要武器。

“经过历时数月的长时间讨论以后，党对于达到国家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现在已得出新的结论，我们没有、也不能把这条道路称之为俄国的或中国的道路。它必须是、而且事实上是一条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道路，是一条运用历



史上一切斗争所提供的经验、特别是运用俄国和中国的经验的道路。要运用俄国的经验，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世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运用中国的经验，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的，半殖民地附属国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革命。同时，必须记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会左右它争取解放的道路。”

印度的道路不能是俄国的道路：因为印度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的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决不能低估农民斗争的巨大重要性。所以，城市和工业区的政治总罢工不是我们革命的主要武器，而且，单靠这样的总罢工，不足以引起导致推翻现政府的全国规模的暴动。

印度革命的道路不能象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是中国的道路，即完全象中国的做法，通过游击战争建立解放区和最终解放城市。所以，农民游击战争不能作为保证革命胜利的主要武器。

“它既不仅仅是俄国道路，也不仅仅是中国道路，而只能是一条适用于印度情况的列宁主义道路。”

### 中国情况和印度情况的区别

——在中国，甚至一开始，在1927年，共产党就拥有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而印度却没有这种军队。

——“中国没有统一的、优良的交通系统，这就阻碍敌人对解放力量进行集中和迅速的攻击。印度在这方面与中国不同，它有比较统一的、组织完善的和广泛伸延的交通系统。所以，印度的统治阶级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集中大部队对付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

（印度还有着比较集中统一的行政机构。在相应的革命阶段上，印度的资本主义远比中国发达。印度是处在单一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而在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有着不同的势力范围，各个军

阀互相争斗,因而不能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反对革命根据地。)

——“同争取自由时期的中国相比,印度拥有庞大得多的工人阶级,它在我们的斗争中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红色军队,在到达东北以前,一再被包围和受到被消灭的威胁。在东北,中国解放军拥有工业基地,而伟大的友好的苏联就在背后,后方没有遭受任何攻击的可能性,它重新整顿了自己,然后发动最后攻势,取得了胜利。在这方面,印度的地理情况是全然不同的。”

——“这并不是说,除了我们革命的阶段和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外,我们和中国之间就没有共同之处了。恰恰相反,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印度和中国一样,有着人口众多的农民。因此,我们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将会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单靠遵循中国道路的农民斗争,在印度是不能导致胜利的。”

“而且,我们必须记住:中国党只坚持农民游击战争,这并不是出于一个原则,而是由于绝对的需要……因为中国人民的处境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必然性当作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而不使工人阶级在我们的解放斗争中担负起实际的领导和采取实际行动呢?”

为了争取印度革命的胜利,农民的游击战争必须和另一个主要武器——工人阶级的罢工,工人阶级分遣队领导的城市总罢工和城市起义——结合起来。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城市的工人起义。

### 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工农联盟

“以前依赖城市总罢工的路线忽视了农民阶级的作用,而后来游击斗争的路线又低估了工人阶级(农民把它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同盟军)的作用,这实际上意味着使农民阶级失去它的朋友

和领导者。这两条路线实际上都意味着忽视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任务，因而也就意味着忽视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忽视了使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领导这种统一战线的任务。

“……工人阶级的领导不仅是通过党和党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来实现，而且实际上还通过工人阶级勇敢地支持农民阶级的要求，并以它自己的行动援助农民的斗争来实现。联盟必须是在行动上和事实上发挥作用，而不光是停止在理论上。工人阶级是行动上的朋友，必须帮助战斗中的农民，必须保证战胜共同的敌人。

“工人阶级依靠农业工人和贫农，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全国人民，领导城乡的各种斗争，以争取解放，争取土地和面包，争取工作与和平。”

工人阶级不仅为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为所有被剥削阶层与被剥削阶级，特别是为农民的要求而采取直接行动，并在一般民主运动中充当先锋战士，通过这些，就能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党必须争取重要产业部门的多数工人，并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开展强大的运动，建立强大的组织。

“党必须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它对于我们全国人民所承担的任务。目前存在的工人运动的分裂状态，阻碍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加以克服，并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群众组织。

“还必须努力使这个阶级提高政治觉悟。只有一个团结一致和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领导人民的任务。

“我们必须唤醒包括富农在内的各阶层农民为实行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整顿农民群众的组织，牢牢依靠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工人和贫农。”

必须在农村中建立农民与农业工人的组织网，以领导和指导

他们的斗争。必须把他们当中最有战斗性和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成为志愿队，以保卫运动，反抗敌人的袭击，当运动发展到更高水平时，这些志愿队还可以发展成为游击队。

“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由于农业危机及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由于农民群众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以及党的影响不平衡，农民运动不会到处都以同一速度发展，因此，必须依据危机成熟的程度，依据农民群众团结的程度和他们的情绪，依据党的力量 and 影响等等因素，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所有这些任务都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十分紧张、十分耐心的日常工作；依据我们的基本纲领和人民群众迫切的、朴素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宣传鼓动；按照全局的和当地的情况，把各阶层人民的这些要求加以具体化；对各种群众斗争进行合乎实际的领导；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以及有系统地建立一个群众组织网。

“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建立一个精通战略和战术的党，建立一个实行自我批评、执行严格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和党，必须能够经得起政府不断施加于这些组织和人民运动的残酷镇压。”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阶级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这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未经充分考验和不可信赖的分子混入党内而使党陷于覆没。

## 目前形势与任务的估量

“有些人说，政府已经威信扫地并完全孤立了，人民群众已准备起来造反，有些地方群众正在与政府发生冲突，由于警察开枪的粗暴统治，已经在国内造成内战的条件。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以对形势的这种认识为指导。

“诚然，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加深地不信任政府，并且开始把保护地主、放债人及其他剥削者的政府视为敌人。因此，群众正在逐渐地起来斗争，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慢性饥饿和慢性死亡的状态了。”数十万群众正在行动起来，提出他们的日常要求，要求取得食物和合理的工资，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和规定农产品的公平价格等等。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可以通过大选，使现政府被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所代替。

“说我国已经处在武装起义或革命的前夜，或者说内战已在国内迅猛蔓延，那是显而易见的夸大其辞。如果我们这样错误地估量形势，就会把自己引到冒险主义的道路上去，并对群众提出同他们的认识、觉悟和准备程度不相称，同政府的孤立程度不相称的口号。这些口号将会使我们脱离人民，把群众奉送给改良主义的分裂分子。

“那些只看到人民队伍的不统一，只看到反动派的进攻，就以整顿队伍为名而主张退却政策的人，借口暴烈行动会招致镇压而主张避免一切暴烈行动政策的人，也同样是错误的。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而制定的策略，会导致背叛群众，并在敌人面前投降。

“我们必须依据对形势的冷静估量，来领导人民的斗争。这种形势估量不会把我们引到冒险主义的道路上去，然而，我们也切不可忘记危机不是正在解决，而是正在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采取悠闲自得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行动，好象没有深刻的危机正在推动着人民，好象前面不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似的。由于起义和内战都没有发生，有些人总爱这样行动和工作，好象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享有各种权利与自由的民主国家里，毋需做什么事情来保护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以预防发狂的法律进行突然袭击。抱着这样的观点，我们就会一败涂地，就会一事无成。”

党必须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领导群众，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地前进，使人民群众通过他们亲身的体验，认识革命行动的必要性。

“但由于危机正在增长，甚至象列队游行请愿这样的初步行动都引起开枪镇压，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颠沛失所，流浪街头，因而有些人就想要取消索然乏味、频繁奔忙的日常工作。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已经掌握了政权，因而嘲笑国会竞选或争取公民自由权的斗争，其实，这是能够而且应该动员各阶层广大人民参加的。”

党决不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而要利用国内民主舆论的巨大力量，团结人民，以制止现政府逐渐走向法西斯化的趋势。通过耐心的系统的日常工作，通过大胆地支持人民的要求，通过对各阶层人民的具体斗争实行正确的领导，党就会成长起来，并能完成它作为人民民主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任务。

“我们必须认识，虽然群众正在迅速变得激进起来，并且正在国内许多地方行动起来，但是，群众运动发展的步伐同群众对现政府及其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增长的程度并不一致。把这点单单归咎于政府的压制，那是错误的。群众运动的这种缺点主要是由于我们党的缺点以及进步力量阵营的分裂。党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分裂状态，必须强调一切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极端必要，在战斗中增进这种团结，并从战斗的群众中把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我们必须在国会竞选中开展斗争，并且在任何范围的选举中开展斗争，以利于动员各阶层的广大人民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哪里有群众，群众愿意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必须在哪里。”

这里要指出，这份策略性文件的某些部分，包括我党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委员会所指派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期间的一些提问和解答，都没有载入《政策声明》，因为这些省略部分涉及某些理论问

题与某些原则的精细论述,它主要是为了解释说明《政策声明》的思想理论基础,而并不直接构成《政策声明》的一部分。为了忠实于前面说过的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与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之间进行兄弟般讨论并作出决定的历史事实,为了防止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对《政策声明》的含义进行任何歪曲,我在下面提出文件中被省略的部分,即关于解释和问答的部分。我想读者们不难理解所有这些都是严重的党内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讨论和作出的决定,它涉及到印度革命的各种争论问题,涉及到印度革命的特殊道路、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斗争的形式,而这一切都是在1948—1950年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期间出现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所讨论的问题从其历史透视中获得正确理解。

### **游击斗争是局部的游击斗争——一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

随着危机的成熟,随着群众团结的增强,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随着党的力量 and 影响的发展,随着敌人越来越凭借残酷手段镇压农民运动,因而,何时、何地及如何诉诸武力的问题就日益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党绝对必须对它作出明明白白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必须看到,由于印度幅员广阔,由于国内不同地区群众觉悟程度和群众运动发展不平衡,土地危机尖锐程度不平衡,以及党本身力量 and 影响不平衡,农民运动不能到处都以同一速度发展。过早的起义和各种类型的冒险主义行动,务必断然加以避免。另一方面,认为只有当全国各地运动都提高到起义水平时,才可以在每一个特定地区采取游击战形式的武装自卫行动,这种主张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某些地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

要求采取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例如，在一个面积相当大而地形又适合的地区，那里的农民运动已经达到夺取土地和粮食的水平，关于如何有效地实现夺取土地以及如何保卫的问题，就将成为一个迫切的重要问题了。党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游击战争，以真正群众性的农民运动和在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尤其是最受压迫和最受剥削的阶层）的坚强团结作为基础，结合其它形式的斗争，如对地主实行社会抵制、群众性地拒交地租和农业工人罢工等，只要正确地加以组织领导，就能够唤醒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使他们活跃起来，把他们自己的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

无论在哪里开展这种游击斗争，都必须与工人阶级，特别是邻近地区的工人阶级，以罢工和示威游行形式进行的群众性行动互相结合起来。在最细致地作好准备和充分估量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游击斗争，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加以领导，用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来保卫运动的成果。

同时，当敌人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游击区，而游击队有陷入失败与全部被消灭的危险时，党就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进行活动。

### 作为解放斗争一部分的游击斗争

当危机加深，群众性的农民运动达到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土地和粮食的水平时，游击区将不可避免地在我国各地出现，使压迫他们的当地势力陷于瘫痪和趋于消灭。然而，这些游击区将不断面临被敌人包围和被消灭的危险。即使在国内若干地方建立了拥有武装力量的解放区，也不会消除这种危险，因为这些地区本身将会受到敌对力量从各个方面加以包围。所以，单靠游击战，不论它如何广泛蔓延，也不能保证在印度最普遍的具体情况下战胜敌人。

当日益成熟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游击斗争时，当游击队在若



干地区与敌人进行战斗时，城市工人，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特别是运输系统的工人就必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敌人对游击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必须由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罢工行动加以阻碍，使其陷于瘫痪。由于千百股游击斗争的洪流同城市工人的总罢工和起义汇合在一起，敌人将感到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击败革命力量，相反，他们自己就将面临失败和灭亡。甚至连政府军队内部，危机也将增长，大批军队将会参加革命的队伍。

### 游击斗争和个人恐怖主义

尽管游击斗争带有进攻性质，但在初期阶段，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却必须强调游击斗争的防御性质，说明游击斗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不受政府及其绥靖机关的袭击。在这样做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农民正在努力争取的各项要求，并着重揭露迫使农民拿起武器的政府暴行。同时，必须指出正是政府要对暴力和流血负责。

游击斗争和个人恐怖主义，往往被混为一谈。有人认为个人恐怖主义是游击斗争的一部分，甚至不仅是一部分，而且是游击斗争的基础。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再说，个人恐怖主义同游击斗争的精神和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它与游击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首先，个人恐怖主义的目的是消灭某些个别人物，而不是以消灭对人民施加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社会制度作为目标；相反，游击斗争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某些个别人物，而在于通过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消灭可恨的社会制度。其次，个人恐怖主义是由个别恐怖主义者或恐怖主义者的小团体执行的，他们的行动脱离群众，与群众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游击斗争则相反，它的开展，是同反对现存制度的群众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个人恐怖主义既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物，而不是针对社会制

度,它就会在群众思想上引起一种有害的错觉:仿佛通过消灭社会制度的个别代表人物,就能够消灭这个社会制度本身;仿佛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消灭某种社会制度,而在于消灭这种社会制度的个别代表人物;仿佛主要的祸害并不是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这种社会制度最坏的、现存的个别代表人物,因而绝对必须加以消灭。显然,个人恐怖主义所引起的这种看法,只能削弱群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进攻,从而有利于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挣扎。个人恐怖主义对人民游击运动造成的第一个主要危害就在这里。

个人恐怖主义既然不是由群众,而是由脱离群众单独行动的个人恐怖主义者来实行,因此,个人恐怖主义就会导致错误地缩小群众运动的作用和同样错误地夸大恐怖主义者的作用,误认为不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运动,而单凭恐怖主义者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取得人民的解放。显然,个人恐怖主义所引起的这种看法只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消极等待状态,从而破坏游击斗争的发展。个人恐怖主义对革命运动造成的第二个主要危害就在这里。

总之,个人恐怖主义破坏了充分开展群众游击斗争的可能性,必须把它看作一种有害的和危险的东西而加以摒弃。

### 关于游击战争和个人恐怖主义的若干问题

**问:** 纵然其他农村地区游击战争的条件还不成熟,工人也未准备以群众性的行动来支持游击战争,单在游击战争条件已经成熟的个别地区,也可从事游击战争,对不对?

**答:** 对,你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事游击战争。发动不发动游击战争并不取决于我们,它取决于群众的组织程度和群众的情绪。如果群众准备好了,你们就必须发动游击战争。

**问:** 我们只有在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农民斗争发展到分配土地和建立村农民委员会阶段时,才可以开始游击斗争呢?抑或是

当运动还处在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阶段，例如减租阶段，我们就可以开始游击斗争？

答：游击斗争也是有若干阶段的。它从较小的要求开始。比方说减租，这还不是游击斗争。如果敌人拒绝满足这种要求，而农民又迫切要求用武力来实现它，那末，游击斗争便可以开始。诚然，这还不是夺取土地的斗争，而只是实行减租的斗争，但它毕竟也是游击斗争。

因此，它不取决于我们。如果群众准备好了，而且迫切要求，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

问：在交通发达的地区，能不能开展即使是极其初步的游击战争？

答：能，当包围出现的时候，就将最精锐的队伍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把这支武装力量带领出去，以便同另一个地区的武装力量汇合起来，创建你们自己的解放军。

问：游击斗争的目的应当是在农民群众的积极帮助下，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杀死个别压迫者借以恐吓其他一切压迫者，并使他们放弃压迫，这是恐怖主义。但是，我不理解何以把对任何恶霸地主、声名狼藉的官员或特务所采取的任何个人行动都称之为恐怖主义，并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而加以完全禁止。在我看来，在游击斗争的早期阶段，有时组织一些个人行动以对付某些罪恶昭彰的压迫者，是有必要的，这并不是为了恐吓其它压迫者使其放弃压迫，而是为了保护游击队的安全。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行动会使群众消极。据我在国际文献上了解到的，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若干被占领国家的游击队都曾经采取这种个人行动来对付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甚至目前正在开展游击战争的马来亚、缅甸、印度支那等亚洲国家，也还在这样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列宁在他论游击战争的文章中不仅没有禁止这种行动，而且相反，

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把这种行动指责为无政府主义的孟什维克。我请求弄清这一点。

**答：**这位同志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个人恐怖主义会延缓群众的行动。个人恐怖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个人恐怖主义，不仅因为它是针对个别压迫者，而且还因为它是由完全撇开群众的个人或小组来实行的。个人恐怖主义会引起一种错觉：以为主要的祸害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个别的人；只要再消灭掉几个人，现存的社会制度就会垮台。群众从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在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帮助下，经过长期斗争，就能够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如果农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就会说：“用不着开展斗争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我们光荣的恐怖主义者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种情绪削弱了群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进攻。因此，它是有害的，危险的。

个人恐怖主义造成了这样的信念：主要力量在于英雄的恐怖主义者，而不在于群众。群众的作用变成是袖手旁观和大声喝采。那就意味着造成群众的消极等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群众自己去争取。你们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群众。从个人恐怖主义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群众会把恐怖主义者看成是英雄和解放者。

这位同志提到列宁的说法，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可以把列宁反对个人恐怖主义的文章提供给他看。你们应该知道，当革命处于低潮，而孟什维克采取恐怖手段时，列宁是怎样猛烈抨击孟什维克的。

当革命后退时，个人恐怖主义的论调就出头露面了，它是运动软弱的一种反映。一旦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而群众自己也行动起来了，个人恐怖主义的论调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位同志必须记住这一点。

## 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及其前景

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同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深受教益的讨论，并且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有关特仑甘纳问题讨论的要点。苏共中央所指派的专门委员会对特仑甘纳的武装游击反抗是赞赏的，这一反抗斗争原先是作为争取实现某些局部经济要求的农民运动而开始，最后则发展成为推翻海德拉巴邦尼扎姆统治的武装解放斗争。这是特仑甘纳农民和领导这一斗争的共产党的光荣。

但是，在1948年9月尼扎姆的统治被印度联邦军队推翻、海德拉巴邦并入印度联邦以后，把特仑甘纳斗争作为反对印度联邦统治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解放斗争来继续进行，这是宗派主义的，错误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总的政治局势不允许将这种口号作为立即行动的口号。

可是，当农民的那些斗争成果（即土地和其他民主自由权利）遭到印度联邦政府及其军队袭击时，通过武装游击斗争来保卫特仑甘纳农民的胜利果实则是绝对正确的。恰当的和正确的做法是把这场武装游击斗争作为一种保卫农民土地的局部斗争来进行，并动员最广泛的民主力量来支持这场正义的斗争，与此同时，又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讨论来解决特仑甘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样做就会加强正在战斗的特仑甘纳人民和游击队的力量，而孤立对农民发动非正义进攻和支持封建地主的印度联邦政府。然而，特仑甘纳的武装游击斗争，不是作为一场争取土地的局部斗争来进行，而是错误地被引向反对国大党统治的解放战争，因而不能成功地获得广泛的支持，以孤立发动进攻的印度联邦政府及其军队。

人们也注意到在当时总的形势下，不幸的是特仑甘纳武装游

击反抗已不可能保住和继续进行下去了。停止武装游击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及时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停止这种斗争，进行谈判，这种斗争还应当继续多长时间以保证获得合适的条件，以及在什么时候恰到好处地停止武装反抗等等。在缺乏群众性的农民起义以支持游击斗争的情况下，过分拖长特仑甘纳的武装游击斗争，可能引起使它蜕变为小团体的或个人的恐怖主义的危险。

### 1951年5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及其决议

召集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为了向中央委员会汇报我党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举行讨论的情况，并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决定。拉杰什瓦尔·拉奥和1950年5月选出的政治局提请辞职，其理由是他们继续留任对于党的重新团结一致以执行新制定的党的路线是不适宜的。政治局改组了，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委员会1951年5月会议在充分讨论了特仑甘纳形势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的全文我们转载在下面。中央委员会会议还作出决定，要求从安得拉来的中央委员们到特仑甘纳武装游击斗争地区去，以便同游击队领导人以及当地党委的组织工作者进行商讨，看看在党能够同政府谈判确定有关停止武装斗争的有利条款以前，他们能否一直坚持游击抵抗。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决定停止游击斗争以前，必须履行两个基本条件。这就是：（甲）不得把农民占有的土地抢去交给地主；（乙）针对这场斗争的领导人的一切逮捕令和起诉案件必须全部撤销，必须释放全体被监禁的人员，必须废除取缔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禁令。

中央委员会十分正确地决定，不同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和领导

者进行适当的协商和讨论,便不得对严肃的群众斗争,尤其是象特仑甘纳这样的农民武装斗争,作出最后的决定。从安得拉来的中央委员们,在动身去特仑甘纳各地同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会晤和讨论以前,还另外开会重新估量形势。起先,在如何进一步领导特仑甘纳斗争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虽然有一些分歧,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克服这些分歧,并在党和人民面前,团结一致地动身走了。

中央委员会 1951 年 5 月会议,还撤销了对拉维·纳拉扬·雷迪所采取的纪律处分。他由于从党的一个地下隐蔽所擅自开小差曾被开除出党。但是,会议谴责了他危害其他同志安全的开小差行为,还对他撰写和散发那一份诽谤 1948 年 9 月以后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文件——《特仑甘纳赤裸裸的真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拉维·纳拉扬·雷迪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取得了党籍,但他违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指示,继续进行反特仑甘纳的宣传。

### 1951 年 5 月中央委员会关于特仑甘纳的决议

〈转译自泰卢固文〉

(注:某些报纸和某些人士正在散播流言,说是中央委员会在其决议中,曾谴责特仑甘纳人民运动是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如果人们从头到尾看一下这个决议,就会洞悉这种宣传是十足荒诞无稽和造谣诬蔑的。我们现在发表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全文,借以澄清由于某些报纸和某些人士随心所欲的宣传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安得拉邦党委)

在党内以及在某些以友好态度对待特仑甘纳农民斗争的人士中间,对这五年斗争期间所曾经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政策与做法,产生了某些怀疑和问题。

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印各地党的机构和党员,对特仑甘纳斗争中所应当采取的政策、策略和做法,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的建

议，这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但是，中央委员会要强调指出：这些问题主要应该由人民，由特仑甘纳的人民来解决。这场反对封建剥削、争取土地和自由的光荣斗争，是由他们发动的，他们顶住无数痛苦，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印度共产党自豪地宣布，它和特仑甘纳人民手拉手地站在一起，特仑甘纳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反剥削的战斗，而党正在领导这场斗争。共产党与国大党不同，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党，可以不顾人民的意见，不与人民紧密合作，不得到人民的赞同，就随便发动任何斗争，或者随便继续、限制、或停止任何斗争。

在最近三年中，我国所有进步力量都已认识到，国大党政府吹嘘说印度联邦军队的行动只是为了结束可恨的尼扎姆封建统治和引进民主制度，这些话是极端虚伪的。他们通过几百次的集会、游行、请愿，要求和迫使政府对十二名特仑甘纳英雄停止执行绞刑并改变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印度联邦政府幕后的自私自利的反动派，却能有效地阻止了土地改革的实施，不让取消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实现土地改革的办法，就不是给予纸上的诺言，而应当是保卫特仑甘纳人民的运动；保卫几十万农业工人和农民所占有的土地；保卫他们减租减息的权利；保卫他们不受强制劳役和不被强迫征税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英勇斗争中得来的。

同时，中央委员会宣布，它愿意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以解决这个问题，保护和捍卫人民群众和特仑甘纳农民的利益，并恢复和平状态。

某些人士相信，进行特仑甘纳斗争，是为了要推翻尼赫鲁政府。但是，这些人士忘记了，早在1946年，即在尼赫鲁政府建立以前很久，特仑甘纳农民就已经在进行反对尼扎姆和封建地主剥削



的斗争了。尼赫鲁政府的军队借口要结束尼扎姆统治而开了进来，与尼扎姆勾结在一起，把地主们带回来了。反对地主、保卫农民利益的同一斗争，即使在尼赫鲁政府成立后，也仍在继续进行。因此必须弄清，过去发动特仑甘纳斗争，现在继续进行特仑甘纳斗争，都不是为了要推翻尼赫鲁政府，而仅仅是为了要结束封建剥削。所有希望国家发展进步的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斗争，以结束封建地主的剥削。因为只有这一斗争取得胜利，才能保证每人每天有饭吃，有工做，以赢得生存、进步和自由。

中央委员会有鉴于这一点，因此，(1)责成政治局回顾检查特仑甘纳问题，并采取一切方法和措施，务使特仑甘纳斗争取得胜利。

(2) 呼吁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机构广泛宣传特仑甘纳农民的要求，并动员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起来反对政府正在特仑甘纳猖狂进行的镇压和各种暴行。

(3) 呼吁一切民主力量和民主人士，起来声援和保卫特仑甘纳人民，使他们不受军队的进攻和蹂躏。

(4) 呼吁所有的人，发动群众支持特仑甘纳农民的下列要求：

## 要 求

——不得侵犯农业工人和农民正在耕种的一切土地，他们的地契所有权必须得到确认。不得将农业工人和农民从他们正在耕种的土地上赶走。向农民强夺来的土地应当归还农民。

——居住在林区的群众，必须有权免费利用林产品，供他们自己自由享用，自由出售。必须允许他们在他们自己选出的村五人委员会监督下，自由地耕种森林中的土地。

——村中的一切事务必须由全村男女选出的村五人委员会来管理。

——撤走一切武装人员，解散“民团”。

——释放与特仑甘纳运动有关的已被判刑的和在押待审的一切政治犯。撤销所有未决案件以及一切逮捕令，取消一切集体罚款。

——取消对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禁令。恢复各种公民自由权利。

——关于废除尼扎姆王朝统治以及解散海德拉巴邦，把它分别并入统一的安得拉、马哈拉施特拉和卡纳塔卡各语言邦的问题，留待海德拉巴邦成年公民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 \* \*

但是，这个决议和党中央领导人的更换，却被特仑甘纳的拉维·纳拉扬·雷迪集团以及党总部的公开论坛派集团当作一个绿色信号，他们在全印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运动，主张全部地和无条件地停止特仑甘纳斗争，并从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富有斗争性的干部。他们大肆宣传，说是中央委员会已经下令停止这场斗争，只有安得拉领导人（贝兹瓦达集团）仍在坚持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个人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

党总部的公开论坛派集团以及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组成的、攻击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拉维·纳拉扬·雷迪集团，曾经有系统地进行宣传，说是全印领导人和安得拉的领导人根据参加1948年2月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建议，采用了这种恐怖主义的革命方法，即小队的游击斗争。当年普·钱·约希<sup>①</sup>的一个信徒O. P. 桑加尔就是这种流言蜚语的传播者。这和印度政府诬蔑共产党与拉扎卡尔勾结在一起，是同样卑鄙的诽谤。对革命斗争的敌人来说，只要能打击共产党人，无论

---

<sup>①</sup> 印共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曾在1948年2月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

用什么棍子都行。

在特仑甘纳地区，海德拉巴市集团、拉维·纳拉扬·雷迪集团以及一些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特仑甘纳领导人，举行了会议，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宣布停止特仑甘纳斗争，并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竞选。

这个集团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印的、要求公开停止特仑甘纳斗争的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压力下，政治局宣布成立一个谈判委员会，同政府谈判停止这一斗争的问题。全印农民协会要求停止这一斗争。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停止特仑甘纳斗争，他将不得不发表声明断绝同特仑甘纳斗争的关系。当时安得拉委员会书记马杜库里·昌德拉塞克哈拉·拉奥只好反驳说，果真这样，他们，特仑甘纳运动的领导人，将不得不断绝同高士的关系并否认他的领导地位——这个警告制服了他。特仑甘纳运动的一些领导人长途跋涉，进入森林地区去说明新精神，并向游击队探问能否坚持斗争，直到从政府方面争得关于特仑甘纳战士安全的起码保证，争得关于保留农民现有土地的起码保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要到9月底才能回来。

这期间，在海德拉巴市发生了更多的逮捕事件，更多的地下隐蔽所遭到破坏。关在监狱里的许多领导人开始公开声明他们赞成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特仑甘纳的游击斗争。发表了这种声明后，他们就被释放出来，并大叫大嚷地参加了要求停止斗争的运动。而印度联邦政府则告诉谈判委员会和居间调停的人士，除非“贝兹瓦达集团”所领导的战斗委员会宣布停止斗争，上述这些声明是毫无用处的。对游击队的追捕仍然在穷凶极恶地继续进行。同时，卡里姆纳加尔—阿迪拉巴德地区委员会以及帕尔万查地区委员会也都要求停止特仑甘纳斗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因素是，由于大选即将到来，国大党和

合法的人民民主阵线的人员来到特仑甘纳地区各村，发起宣传运动。他们开始鼓吹，如果我们的游击队停止活动，甚至设在特仑甘纳当地的警察营地也会撤走，我们的游击队和领导人就会被允许回到村庄，参加竞选。我们将投票支持共产党，击败国大党。那些接连不断的查抄、扫荡和拷打都将结束。

在安得拉地区，早在6、7月间，干部们就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了。他们开始对选举进行准备。阿·克·高普兰同志巡视了各村庄，谴责警察的镇压，要求撤销对许多领导人的逮捕令。红旗开始在几百个村庄飘扬。在这种情况下，正在领导着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安得拉邦党委也允许游击队去参加选举。一直在克里希纳森林地区同特仑甘纳游击队并肩作战的从安得拉来的游击队员和游击队领导人，离开了该地区，回到安得拉去参加选举。

当时，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是由拉杰什瓦尔·拉奥、M.巴萨瓦普奈阿赫、马杜库里·昌得拉塞克哈拉·拉奥、普·孙达拉雅、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德·文）以及比米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比·纳）组成的。

德·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在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后，接受了新的精神，对停止斗争表示同意，并于1951年6月动身到戈达瓦里森林区去会晤游击队，说明新的精神以及新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比·纳拉西姆哈·雷迪同志早在1951年3月就已经到同一森林区去。普·孙达拉雅同志则曾经去过阿马拉巴德森林区并已回来。

10月20日，除这两个人外，其余四位同志碰了头，焦躁不安地争论了很久，得出结论：在目前情况下，连最起码的条件也不可能获得，再继续武装斗争下去，就会使战斗中的干部和游击队陷入更大的危险，无条件停止斗争还是比较好的，姑且相信政府的诺言，在停止斗争后会对于干部实行大赦和对农民的土地加以保证。

## 导致这个决议的各种因素

还在1951年5月中央委员会讨论期间,参加特仑甘纳运动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们,尽管起先有些人表示异议,但终于同意了这种看法: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即使作为保卫土地的局部游击斗争,也不能持续很久,在得到可能得到的最有利条件时就应停止。使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各种因素是:

首要的因素是,在特仑甘纳运动的真正堡垒——纳尔冈达、坎曼、瓦朗加尔等县,在所有的平原地区,参加斗争的群众变得越来越少了,尽管群众是同情战斗的游击队的。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人员、游击队全都被迫离开那些地区,撤退到远处的森林地区。游击队从森林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他们在反对地主及敌人走狗的行动中得到群众许多帮助,使地主和政府难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和恢复“正常局势”,即恢复地主剥削制度。但是,这些都克服不了群众不参加或少参加实际斗争的严重缺陷。

如果把上述情况同1947—1948年反对尼扎姆及拉扎卡尔时期群众参加斗争的情况相比较,甚至把上述情况同印度联邦军队实行干涉后的一个时期,即1949年末到1950年初,在新扩展地区出现的第一次自发性群众起义和蜂起响应的情况相比较,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参加斗争的群众大为减少了。

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组织工作人员以及游击队撤退到新地区去发动群众,在最初阶段,群众是有响应的,例如在科亚部落聚居地带或马赫布伯纳加尔森林附近地区就是如此,而卡里姆纳加尔县的响应则尤为踊跃。但在政府派去军警建立了营地后,群众这种最初的自发性响应就衰落下来。游击队行动又成为主要的反抗形式。在戈达瓦里森林地区,我们已说过,科亚部落的全体居民如何

实际上已从森林地带被赶到森林外边的集中营去。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军警营地网日益稠密，参加斗争的群众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对敌方武装人员、军队、警察和武装“民团”所采取的战斗行动，效果变得越来越小。除了保护性林区（而那里也一样）之外，由于敌人增加了营地和火力，在所有地区，针对敌方武装人员的战斗活动变得越来越少了。

游击队的行动越来越多是针对个别的敌人走狗和个别的地主。如果武装斗争继续下去，整个斗争显然有变质为个人恐怖主义的危险。如果主要的行动不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武装队伍，而是反对个别地主及其走狗，那就失去了局部游击斗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

与统治阶级武装队伍相比，游击队的火力和军事技术不是在数量上和效能上增强了，而是变得更加薄弱了。

第三，农民虽仍然占有大部分的安亚克兰塔鲁地、租佃土地、和几乎全部在耕的荒地，他们却已失去了绝大部分从地主那里夺得的超过限额的土地。即使归他们占有的土地，他们也被迫交纳地租，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地租很少，甚至只是象征性的。这些情况都已无法挽回，用武装保护也不能持续多久。

第四，全国统治阶级在权力移交到手后，曾经立即面临最初的巨大困难，现在，他们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战后群众奋起斗争的高潮已经迅速衰落了，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国内任何地方，既没有类似特仑甘纳的运动在进行，甚至也没有象1947—1948年那种激烈程度和那种性质的群众斗争。在国内其它地方，也没有保卫特仑甘纳斗争的重要团结行动与声援运动。

第五，在特仑甘纳运动所面临的困难情况下，在难以想象的军队和警察的蹂躏、恐怖面前，领导人之间又在关于运动未来动向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事例，就是

拉维·纳拉扬·雷迪偷偷地从他的地下隐蔽所开小差，加入孟买党总部公开论坛派，公然大肆诬蔑特仑甘纳运动。1950年5月选出的新政治局所推行的整个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遭到了孟买合法党总部的阿约艾—丹吉—加特领导集团的攻击。

第六，在战斗地区，游击队领导人之间意见分歧逐渐加深，甚至在游击队以及中心点组织工作者当中，也开始出现开小差现象。达亚姆·拉吉·雷迪在马努科塔—伊伦杜地区领导的一个小组试图组织一次暴动，失败后，他竟和其他几个人开小差投敌，使事态更趋严重。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号。

最后，由于已经明确认识到必须把局部性的游击斗争和作为解放斗争一部分的游击战争区别开来，特仑甘纳运动的领导人就比较容易地制定出关于特仑甘纳斗争未来的策略路线。

我们应当理解，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曾经发展成为反尼扎姆的解放斗争，并且一直被当作这种解放斗争来进行，可是，在印度军队进行干涉和海德拉巴邦成为印度联邦的一部分之后，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就不再是一场解放斗争了。它已演变成为保卫农民手中土地占有权的农民武装游击斗争，即局部性的游击斗争。这样，我们在领导武装自卫的时候，就应该采取非常灵活的策略，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让步，力争解决问题，使情况大大好转，然后就及时退却。

我们已经将武装自卫进行到了最大的极限。

就是上述这些因素促使领导特仑甘纳运动的中央委员们同意了1951年5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们的希望和热切的愿望是，全党能团结一致地保卫和支援特仑甘纳的斗争，努力争得最起码的条件，使武装斗争可以停止下来，并尽量保住在当时情况下所可能保住的最大成果。

可是，上面已经说过，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以后的事态发展使

争取实现这一决议的任何前景都陷于破灭，因而又不可避免地作出了无条件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

1951年11月21日，阿马拉巴德地区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会议通过决议，赞同上述这个决定。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局势，现将这一决议发表如下：

### 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

最近五年来，特仑甘纳人民在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武装斗争，以反对尼扎姆—纳瓦布和地主，争取土地和民族自由。当尼扎姆—纳瓦布的统治即将崩溃时，国大党政府的军队，以结束尼扎姆—拉扎卡尔统治为名，开进海德拉巴邦，但实际上他们是致力于消灭特仑甘纳人民的胜利成果。他们让尼扎姆—纳瓦布当上了首席王公。他们着手夺取特仑甘纳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所有权交给豪绅和地主。

特仑甘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抵抗尼赫鲁军队的进攻，保卫自己的土地。最近三年来，尽管尼赫鲁的军队残酷地蹂躏了几十万人，强奸了几千名妇女，烧毁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强迫部落群众从他们的村庄搬出去，并把他们塞进集中营（设在森林外面、四周有军队监守的新居留村），枪杀了将近二千名游击队员、党和人民的领导人以及拥护党的积极分子，但是，特仑甘纳人民仍然保卫和守住了自己的许多斗争成果！

——他们继续占有绝大部分的租佃土地，并继续加以耕种。

——他们保住了一部分已经占领到手的大地主的超过限额的土地，尽管大部分超额土地在军警帮助下又被这些大地主抢了回去。可是，又被大地主夺去的那些土地也未能全部种上庄稼，其中一大部分成为荒地和未耕地。



——特仑甘纳农民仍然在耕种着一切荒地，即波龙博克地，班贾尔地以及森林保留地，并享有这些土地的收成。

——他们仍然免费享有林产品。

——他们不再受村长、村司帐以及森林看守员日常的压迫统治和起诉。

——他们不再从事地主勒索的强制劳役。

大地主们不敢呆在村里，纷纷逃往城镇和警察营地，他们的经济地位已大为削弱。

特仑甘纳人民所进行的五年武装游击斗争，使他们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并下定决心奋起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新的生活。

安得拉大会已成为特仑甘纳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而共产党则成为特仑甘纳人民的政党，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信任。

特仑甘纳农民的武装游击斗争，实际上已经为全体印度人民指出了一条如何为争取土地、粮食和真正自由而战斗的新道路。

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有助于向全世界揭露尼赫鲁国大党政府的真正性质，并赢得全世界进步人民的赞赏。

尼赫鲁政府感到它不可能扑灭特仑甘纳人民的武装反抗，他们担心，如果再继续镇压下去，就会在印度各地出现许多的特仑甘纳。他们决定进行谈判，使得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停止下来，并准备作出某些让步。

但是，在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中，在指导这场斗争上，存在着一些错误：

特仑甘纳农民一直是为了争取土地、争取安得拉人民的民族统一、争取他们的自由，为了反对尼扎姆—纳瓦布的统治而进行战斗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把它解释成为推翻尼赫鲁国大党政府、争取人民解放的武装斗争（这必须是一场全印规模的斗争）的开始。由于这个错误，我们未能及时消除尼赫鲁宣传的影响，并动员印度

一切民主阶层来支持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正义要求。

我们未能建立各种必要的秘密群众组织和秘密的党组织，使这些组织在任何镇压和恐怖情况下，都能与人民群众保持不间断的日常联系，这是任何重大的人民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由于未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发动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反抗尼赫鲁军队的斗争，参加保卫各种胜利成果与实现各种要求的斗争。

我们的游击活动主要不是针对政府的武装人员，而是倾向于主要对付政府代理人、地主和其他敌人。

我们未能尽快地提高游击队的军事技能，也未能尽快地提高党员以及党的组织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党决定停止游击行动，只要不把农民从土地上撵走，只要释放同特仑甘纳人民斗争有关的一切政治犯，撤销所有的逮捕令，撤销针对他们的一切未决讼案，废除取缔共产党和安得拉大会的禁令，撤走军队以及其它武装人员，恢复各种公民自由权利。我们认为，利用这个暂歇时间，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就会克服自己的弱点，把特仑甘纳人民的运动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以新的策略使这场运动加强许多倍。

但是，最近两年来对党起了扰乱作用的党内辩论，给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各种错误的议论与宣传，诸如特仑甘纳人民的运动只不过是个人恐怖主义或小团体行动啦，人民群众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啦，一直在到处散播。

中央委员会根据新的党纲和新的策略路线通过了一项决议。可是，政治局却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个公诸报端的公开声明，谴责个人恐怖与小团体行动。这只能给上述诽谤运动火上添油，从而只能对特仑甘纳事业造成损害。

由于向报界透露了中央委员会决议中有关我们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那一部分内容，这就使得政府以为我们已陷入绝境而

准备投降，于是，政府的态度就强硬起来了。

V. D. 德什潘德(马拉特瓦达的共产党领导人)跑到海德拉巴邦政府内务和公安部长塞沙德里·阿扬加尔那里去，公开指责整个特仑甘纳运动是恐怖主义。在特仑甘纳内部，一个以拉维·纳拉扬·雷迪、V. D. 德什潘德和阿鲁特拉·拉克什米·纳拉西姆哈·雷迪为首的反党集团，自称为“协定集团”，开始活动。“协定集团”中的某些人和被监禁在监狱中的某些人告诉邦的首席部长韦洛迪说，他们准备停止武装斗争，要求妥协和解。以Z. A. 艾哈迈德为首的中央农民协会，以阿鲁特拉·拉克什米·纳拉西姆哈·雷迪为首的全海德拉巴农民委员会，都通过决议谴责特仑甘纳运动是个人恐怖主义。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政府的气焰，以为他们占着上风，可以坚持寸步不让。

至于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一场支持特仑甘纳人民要求的团结一致的运动，除了安得拉以外，在整个印度都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弱点，另一方面由于党内意见分歧和分裂的增长，尽管我们未能从政府那里争得我们所企望的起码条件，我们还是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来保卫特仑甘纳人民斗争的成果，并把斗争推向前进。为此，邦委员会所作出的关于停止游击行动的决定，得到这次会议的赞同。

当运动正在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应当用正确的态度和灵活的技巧来领导运动；当情况不利而不得不退却的时候，就应当以同样的态度和同样的技巧，大胆果断、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的步骤，实行退却。我们用不着由于这次退却而悲观失望。我们在这次运动中取得了经验，我们在群众当中扎下了深根，我们有了新的党纲和新的策略路线，在这些基础上，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一定会克服特仑甘纳运动中的各种弱点，并通过争取民族统一和民族自由，更加有力得多地发展特仑甘纳人民运动。我们宣誓，一定要在印度的

人民民主运动中完成我们的任务！

### 关于保护干部

在最近五年特仑甘纳游击斗争期间，那些经历千辛万苦的有经验的干部，当时还在参加作战的大约有六百五十人（包括在本地区的二百三十三人）。所有这些干部都是我们运动的宝贵财富。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护和保存这些干部，是极端重要的。

按照新的策略，我们必须解散游击队，将他们改编为政工队，并使它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在政府继续取缔我们安得拉大会和我党并且继续屠杀我们干部的情况下，我们的游击队和干部面临着来自敌人的巨大威胁。所以，有必要给他们以必需的工具实行自卫。我们必须重新组织小队，将军事队员和政工队员适当地混合起来，以便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完成政治方面与组织方面的任务。

上述小队在执行他们的行动计划时，必须采取各种专门的警戒措施。如果警察或地主的打手来抓他们，他们就必须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进行自卫与防御。

干部将会遇到严重的粮食问题。在这点上，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群众，向群众收集各种形式的自愿捐赠以维持生活。日后，当镇压减少而回村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增加的时候，干部就必须回到村里，作为群众的一部分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一起劳动谋生。

同时，我们必须保卫我们在森林里以及村里的秘密中心。我们应当继续使用它们，不仅作为中心机关进行我们的工作，而且也作为我们干部和领导人的隐蔽所。为此，就必须象以前一样，继续进行必要的努力和采取必要的警戒措施。

我们切不可象过去那样吸收人员加入小队，而应当把成长中的有觉悟的干部留在村组织里，并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与政治水平。

\* \* \*

向公众和报界发布了关于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决定，并在1951年10月21日，由电台加以广播。

### 停止武装斗争后的事态发展

普·孙达拉雅同志再次去阿马拉巴德森林区，参加了11月第三个星期在当地举行的党员和游击队战士会议，他解释了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和未来的计划。会议通过一项关于烈士的决议并向苏联致敬。接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赞成停止斗争决定的决议；关于保护干部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谷物征收、粮食和农业工人问题的决议；关于和平运动的决议；关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决议；关于建立人民民主阵线和建党的决议。

拉杰什瓦尔·拉奥和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去瓦朗加尔—坎曼森林区说明关于停止斗争的决定。

地下党领导机构宣布成立一个重新组成的、约二十五名成员的特仑甘纳委员会，其中包括地下党干部以及已被释放和尚在狱中的干部。还宣布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常务委员会，担任常委的是可以公开出面活动的干部以及来自邦委员会、可以在海德拉巴市使用的领导干部，以便对竞选事务作出日常的决策，并在停止武装斗争之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干部和保护运动。但处于合法地位的同志拒绝合作。

当时，阿约艾·库马尔·高士没有与邦地下党领导机构进行商量，就设立了一个“竞选委员会”，而且授权它执行事实上是邦委员会的职能。地下党委员会发出通知，除选举事务外，不理睬这个委员会，它继续领导地下干部，可是“竞选委员会”却能取得公开干部的承认与合作。由于取缔共产党的禁令尚未撤销，党还不能以

自己的名义提出候选人，所以地下干部尽力设法争取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能够当选。

地主还没有回村，无法建立他们的统治。人民可以自由投票，他们以压倒的多数投票支持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国大党损失了许多竞选押金。在纳尔冈达、坎曼、瓦朗加尔和卡里姆纳加尔等县，除了四席以外，人民民主阵线获得了所有席位，在整个特仑甘纳地区总数一百名的候选人中，四十名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以及十名受到人民民主阵线支持的社会党和低级种姓联盟的候选人，获得了胜利。著名的国大党头子被击败。人民民主阵线候选人还获得人民院十四个席位中的七个席位。

在特仑甘纳地区选举中获得的上述成就以及在安得拉地区选举中获得的类似胜利(虽然不太惊人)证明：某部分人宣传说党由于采取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的做法因而破坏了整个群众运动和脱离了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二十九名成员中，就有十九名是来自安得拉邦。这些胜利使安得拉领导人再次在全印领导机构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1952年2月，来自战斗地区的大约二十五名特仑甘纳重要领导同志和那些处于公开地位的同志，举行了为时一周的长时间会议，他们讨论了使干部陷于分裂的所有问题。阿约艾·库马尔·高士以党的总书记的身分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组成一个统一的特仑甘纳委员会来领导特仑甘纳的运动。普·孙达拉雅同志担任书记。书记处的其他成员是M. 巴萨瓦普奈阿赫同志、拉维·纳拉扬·雷迪、巴达姆·耶拉·雷迪、马克杜姆、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比米雷迪·纳塔西姆哈·雷迪(?)。如果在任何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作出决定。我们是如此渴望团结，所以连这样的原

则也被采纳了！

1952年间，举行选举后，大多数领导干部公开露面，可是对地下游击队和干部的搜捕却仍在进行。发生了多起警察追捕并杀害我们几名干部的事件。逮捕和起诉还在继续，还有人被判处重刑。当我们要求政府履行关于撤销讼案和逮捕令、释放被捕和被判刑同志的诺言时，政府惯于用游击队尚未交出武器作为遁词。只要武器不交出，政府就不会放松对游击队的搜索追捕！于是，特仑甘纳委员会开会，一致决定交出武器，因为当时武器已毫无用处，而只能给政府以实行报复性屠杀的口实。将来，如果人民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那就象过去一样，很容易搞到武器，而且也无须依靠这些过时的武器。就这样，党在若干指定地点交出了武器。

对于这个交出武器的决定，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也是欣然同意的，但在1969年，当他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纳萨尔巴里派的领导人时，他谴责停止斗争和交出武器是最大的背叛。按照他的看法，只要不交出武器，即使特仑甘纳斗争已被停止，事态的发展也会不同。真是奇怪的逻辑！！

让我就在这里完全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从1951年到1967年整段期间里，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停止特仑甘纳运动是错误的，尽管当我们有机会亲自同他们会晤时，他们在无数场合是可以表达这一点的。有一次，我们带着自我批评的心情谈到，如果当时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能以小得多的损失和更大的成果实行退却，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强调这一面，而要指出尼赫鲁政府连国内一小块地方上的农民游击斗争也无法扑灭这一事实的革命意义。

## 继续存在的分歧

1. 尽管阿约艾·库马尔·高士已经作出结论：在印度联邦军

队实行干涉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保卫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是正确的，而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就会被农民群众视为变节背叛，但拉维·纳拉扬·雷迪集团却拒不接受这种见解，而继续宣传他们自己的看法，说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是错误的。

2. 他们反对设立大安得拉委员会作为安得拉和特仑甘纳两地区的领导机构(在它下面每个地区再各自分设一个地区委员会)。他们坚持上述两个地区委员会都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而大安得拉委员会只能作为就共同问题交换意见的讨论会。

3. 他们反对把安得拉大会发展成为特仑甘纳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而想把人民民主阵线作为整个海德拉巴邦的这一类组织。事实上，他们想把人民民主阵线发展成为党，而把共产党的建设贬降到陪衬地位。每一次群众性活动都是以人民民主阵线的名义举行的。

4. 他们反对组织让地下干部占有适当地位的各级党委。他们把地下干部诬蔑为“宗派主义者”和“武装斗争之徒”，因而主张必须加以淘汰，但又冠冕堂皇地借口地下干部和公开干部的会议难以组织。他们不肯帮助地下干部恢复职务和恢复活动。

5. 他们既不理解穆尔基运动的分裂性质，也不肯有力地同它作斗争。穆尔基运动是反动派于1952年在特仑甘纳煽动起来的。地主、反动政府官员和高利贷商人以反对外来人即反对来自安得拉地区的人的统治为名，出来分裂民主运动。

6. 他们开始寻求与地主妥协以解决争端，在许多场合，他们都违背了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大胆地领导农民积极反抗地主力图将农民从他们占有和耕种的土地上撵走的行径。

“……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是关于如何反击国大党政府和地主们力图把农民从他们正在耕种的土地上撵走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各地都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以拉维·纳拉扬·雷迪集团



与合法干部为一方,以地下干部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这种分歧已·成为日常的突出特点。·不管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怎么说,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是有利于地主的。他们的态度不是发动群众,保卫土地所有权,而是想方设法与地主达成妥协——这就是我们的坚定看法,中央委员会的看法也是这样。尽管在地下干部中间存在着某些宗派主义态度,但是,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偏向却是右倾改良主义——这是中央委员会一致的意见。在日常工作中,在最重要的农民问题上,一有严重意见分歧(令人惊奇的是拉杰什瓦尔·拉奥竟然看不清这一点),拉维·纳拉扬·雷迪和埃拉·雷迪集团不在党的各级委员会上讨论这些分歧,却进行完全错误的宣传,说地下干部正在进行冒险主义的活动。”(普·孙达拉雅 1953 年的信,《关于我们的分歧》)

最后,鉴于由拉杰什瓦尔·拉奥担任书记的安得拉委员会的领导人并不准备与这些分裂政策作斗争,鉴于中央委员会虽然在政治上赞同战斗的地下干部的观点,但并不准备加以实行,甚至也不准备把它写成书面决议,鉴于特仑甘纳委员会和安得拉委员会开始各自为政,于是,普·孙达拉雅同志和 M. 巴萨瓦普奈阿赫同志就返回安得拉地区。只是到了 1956 年安得拉邦成立以后,一个统一的安得拉党委才再度建立起来。

## 结 束 语

自从共产党成为特仑甘纳地区安得拉大会中的一支政治力量,并取得反地主和反尼扎姆斗争的领导权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自从农民群众拿起武器,保卫自己正在耕作的土地,抵抗地主和尼扎姆军队的武装袭击,而在印度联邦政府进行干涉后,又抵

抗印度联邦军队的武装袭击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自从1951年10月21日英勇的游击斗争停止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经过二十年的长时间之后，现在来写《印度特仑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这部历史，至少有必要了解当前(1972年)该地区人民运动的情况如何，共产党的处境怎样，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人现在在哪里？斗争停止后，所采取的策略都是正确无误的吗？是否还有其它可选择的措施？我们本来还可以做些什么，使我们的处境至少比现在好得多？或者说，目前的一切情况全是不可避免的吗？对将来进一步开展我国革命运动来说，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主要教训呢？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问题，让我扼要地说明我的看法：

仰仗国大党政府的步枪和刺刀而卷土重来的地主们，尽管进行了二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杀人如麻的进攻，而且至今还在仰仗他们那同一个国大党政府，继续这种进攻，但是，直到现在，特仑甘纳的农民运动在近三百个村庄里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在这些村子里，我们党，印共(马克思主义者)，处于支配和领导的地位，而在特仑甘纳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曾在三千个村庄处于这种地位。在纳尔冈达县的五个区，瓦朗加尔县和坎曼县的另外五个区，特仑甘纳运动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的运动未能在上述各县以及其他一些县的所有新扩展地区深深扎根，终于遭到镇压。右翼共产党人在德瓦拉孔达、纳萨普尔、阿迪拉巴德、锡尔西拉和瓦朗加尔各区(每县一个区)也占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上述这些地带以及整个特仑甘纳地区，不论群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享有这次伟大斗争的成果，这都是他们对地主和国大党政权的残酷镇压进行英勇顽强反抗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国大党的仁政。

在老区中，运动遭到最沉重打击的是马努科塔区。我们在当

地看到地主们，现在穿上国大党外衣的有权势的旧豪绅们，对农民运动实行最残酷的、层出不穷的打击，并以凶狠毒辣的手段镇压农民运动。我们没有对付地主这些恐怖策略的能力。相当多工作积极的干部，在遭到反复拷打和他们的财产被抢走以后，被迫与地主讲和，有些人甚至还积极和他们勾结起来，跟党和人民作对。除此以外，地主还实施利诱手段，把村五人委员会中的某些职位给予某些阶层的群众，对他们作出某些让步，借以分化他们，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运动。

在其他根据地里，敌人也同样一直力图镇压和扑灭人民运动和共产党。最近五年来，在胡祖纳加尔—苏亚佩特地区、坎曼—马迪拉地区以及纳萨姆佩特—穆卢古地区，镇压活动都加强了。敌人特地派来了贪赃枉法的警官，专干肮脏勾当，通过这些警官之手，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农民，都被牵连进这个或那个刑事案件。在警察的积极帮助下，成群结队的打手袭击党员及其住宅。我们的党组织和劳苦大众面对优势敌人，奋起反击，不惜巨大牺牲，顽强地保卫我们的运动。

但是，也必需注意到，原特仑甘纳农民运动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农村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

在特仑甘纳运动期间，从村里跑掉或被撵走的地主已经远道归来，并在农村里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夺回大部分所谓“塞里”地<sup>①</sup>，并把大部分非法霸占的土地以及老佃户耕种的土地出售给其他富农和某些受保护的佃农，根据1950年制定的土地法，并且在后来特仑甘纳农民运动的冲击下，受保护的佃农有权优先购买土地。剥夺农民和农业工人现开耕荒地这股风正在刮着，而争取这些土地的地契所有权的艰苦斗争也在进行。土地最高限额

---

① seri lands, 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译者

法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一块超过所谓最高限额的土地被征收或分配。

可是，地主们不再以自己的名义拥有或控制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不再按过去那种规模出租土地，也不用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极端的封建剥削和掠夺。除了那些已出卖的土地以外，他们已经把土地在自己的亲属中间进行再分配，并雇佣工资劳动者用现代化农业方法进行“自耕”，然而，各种封建的剥削方式，苛酷地租、高利贷和低工资，以及某几种间接的强制劳役，仍是农村现状的重要特点。

这些地主得到农村地区成长起来的新富裕阶层（资本主义农场主和资本化的地主）的支持。这些新富裕阶层不在自己的田地里参加体力劳动，而将土地完全交给工资劳动者去耕种，他们自己的任务至多是从旁监督；至于富农，虽然也参加体力劳动，却更多依赖工资劳动者，赚取稳定的盈余。

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农阶层也成长起来了。新富农和新中农的成长特别同水利灌溉的发展有关，这些水利灌溉是由于兴建小型河流工程、开凿纳加朱纳萨加尔渠道以及装置电力抽水井而发展起来的。

地主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土地占有方式和耕作方式，而且改变了他们同正在成长的人民运动进行斗争的策略。他们在实行残酷的恐怖和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分化人民运动队伍的策略。他们答应给予土地，并且真的把土地给予以种姓和教派为基础的某部分农村贫苦群众，包括牧草地、公有地和荒地。他们煽动某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后者一向耕种着上述这些土地，并且受着农民协会、农业工人组织或共产党的影响。

他们积极地支持酒类承包商以反对普通的棕榈酒酿造者。他们利用兴建公共工程，组织合作社，贷款购置拖拉机、水井电力设

备和肥料等等，以增加他们对中农和富农的控制。他们力图垄断政府各个部门一切重要的行政职位。他们用各种卑鄙手段去控制村五人委员会、村长老会(panchayat samities)和区参议会(zilla parishads)，通过这些当地机构去攫取全部利益。

此外，当上述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控制各村时，他们就乞灵于得到一切警察机关与行政机构支持的打手队。

由于这些原因，甚至在我们的运动和我们党占优势的那三百个村庄里，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贫苦群众以及大部分的中农和富农是跟着国大党跑的。有必要对农村中这种新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行具体的分析，并采取具体的策略，克服各种弱点，挫败敌人的计划，把运动推向前进。

事实上，当前的土地运动不是处于那种强有力的地位，可以把夺取土地或将地主的土地加以分配的问题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提出来，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目前的运动只是不得不保卫开荒地的占有权和继续耕种权；或者只是提出为农业工人争取起码工资这个老要求，这是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并曾实现过的要求。

### 其他战线的情况

即使在特仑甘纳斗争时期，在城市中心和工人阶级中间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我们的党组织，也是薄弱的，目前仍然是如此。在海德拉巴工业地带，在贝拉姆帕利—锡普尔地带，在政府雇员和中等阶级的其他雇员、教师和店员中间，党组织和运动继续处于薄弱状态。他们多半受国大党以及其他各种政治领导人和部门领导人所控制。各种左翼和民主党派或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并不是一个主要力量。

在这整个时期里，最大的缺陷是未能开展一个强大的民主的

学生运动，甚至未能与受过教育的年青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必要的密切联系。

事情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不是革命力量而是各种反动势力能够吸引这青年一代、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的雇员们。其后果已经可以从近来那些地主和反动大商人所领导的“独立的特仑甘纳邦”运动中看得出来，这些地主和大商人一向反对特仑甘纳农民运动，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反对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语言邦和实现民族统一。学生、政府雇员以及其他中等阶级雇员，被虚妄的设想和保证弄得入迷。曾经一度迫使建立了语言邦的伟大民主运动竟然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反动派所支持与提倡的相反口号在该地区占了上风。然而，又正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纳尔冈达和坎曼，人民再次团结起来与这种分离主义运动开展斗争。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呢？还是党本来可以把事情弄得更好一些？是不是因为运动在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突然爆发和孤立地进行，从而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呢？难道革命民主运动不可能在我们力量强大的地区协调地开展起来和保护下来，直到有足够的其他地区加入运动，对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给予致命的一击，从而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吗？

## 几点失策

我已谈到，在斗争停止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特仑甘纳党组织的领导人在有关保卫特仑甘纳农民现有土地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我也谈到了在尼赫鲁政府进行干涉后反对武装保卫土地的那部分人，如何主要地致力于寻求与地主妥协，而不动员农民群众去争取最大限度的让步，即使当时的情况相当困难。

我们没有采取一条保卫土地的战斗路线，并在农民群众和整个民主运动面前，继续把土地问题当作一个主要的、中心的议题。只要全党（不仅在特仑甘纳，而且在全印度）都对印度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抱有正确的看法，而不采取一条立宪议会的发展路线，不把巨大希望寄托在尼赫鲁政府的“进步”政策上，那末，我们本来是会采取上述那条战斗路线的。

我们党本来应当懂得我国革命的民主运动发展得非常不平衡，因而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关键的和重要的地区，集中力量，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地开展运动，首先是把这些地区发展成为真正的政治基地，为其他民主力量树立一个榜样，以鼓舞和指导它们的发展进程。

在其他地区，我们本来能够同其他民主力量、民主党派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不管它们是如何动摇、犹豫，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会后退。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帮助它们走上正确的路线，使运动得到发展。

第三，我们党本来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即不管统治阶级及其国家采取什么样的镇压措施或其他手段，我们党都能够在一切实关键阵地和一切关键地区继续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可是由于对宪法抱有幻想，我们就忽视了这项工作。

## 共产党的组织

(1)在中央领导机构的鼓励和赞同下，我们邦党委所作出的最致命的决定之一，就是允许所有那些表现出贪生怕死，甚至向警察投降，甚至泄露党的秘密、出卖地下干部和地下机关的人（特别是重要人物），重新回到党内。其理由是，以前全印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害，而上述那

些人经不起敌人的恐怖统治，其罪过还够不上受到永远开除出党的处分。在安得拉，在地下同志还未能出来公开活动以前，从监狱出来的处在合法地位的同志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个决定。这些人也认为在印度联邦政府军队进行干涉以后，特仑甘纳的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因此，连那些表现软弱、十分贪生怕死和变节背叛的人也应当收回党内。

除了上述偷偷地溜回党内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曾经积极投入特仑甘纳斗争，但斗争停止后，就参加了国大党，并成为国大党的疯狂的反共走狗。

(2)还有另一类同志，他们在尼赫鲁政府实行武装干涉后，反对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这些人在1949—1951年间几乎全部是关在监狱里的，但是，他们在释放出狱后，就积极参加反对特仑甘纳运动的宣传，他们实际上是右翼派别的头目。他们全体无一例外地参加了右翼共产党。

(3)但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整个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期间，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可是后来，在合法化时期，他们认为这就足够了，最好还是跟右翼共产党人在一起，赞同他们所鼓吹的关于国家民主主义的理论，关于同国大党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实行和平过渡的理论。

(4)更有另外一些领导同志，他们曾经一直采取革命的观点，并坚持党的正确立场，但是，他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长期性感到失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所鼓吹的不顾客观条件立即实行武装斗争的宗派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他们转变为极左分子，并成为各种纳萨尔巴里分子集团的领袖。

(5)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他们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经历过最激烈的战斗，后来却渐渐地离开了政治战线，去追求超政治的生活，为自己的家庭谋取较好的收入。由于孩子的增加以及急于



过安稳生活，就出现了一种趋势：从一个职业革命工作者转为部分时间干革命，后来则完全埋头于生活而变成只是党的同情者了。

在吸收党员方面，继续存在着缺乏革命警惕的现象。有时，我们批准表现出有些积极性和有些能力的人入党，而没有认真考虑他们过去的经历。

### **我们干部思想上存在弱点而且未能与 党员群众和积极分子保持经常联系 并加以培养提高**

(1)上述这一切说明，甚至在领导干部中，思想上的提高以及把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也是非常不够的。这使得他们坚持不了毕生的、耐心的革命工作，并且不能在各种情况下，在发展着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下，永不迷航。

我们甚至未能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自己的领导干部，这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起伏不定的原因之一。

(2)当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年时，我们必须责备自己在特仑甘纳未能与千千万万个积极分子保持经常接触。他们在整个特仑甘纳斗争期间，备受无数肉体上的折磨、侮辱，熬过长期的监狱生活，等等。我们未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国大党统治的愤怒，并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成为反对现政权及其政策的积极战士。他们没有吸收加入村一级的群众组织并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我们最多只能吸收一小部分人，非常小的一部分人参加这些组织和活动。

(3)的确，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以村为基层的系统的党组织结构。每一个村的支部或几个村合组的支部都要能积极

地发挥作用，然后，要有一个能够指导几十个这种支部的区委员会，还要有一个能够指导这些区委员会的县委员会。我们没有发展这样的党组织结构。我们更多地是通过全体会议、公众集会、议会讲坛以及村五人委员会讲坛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在真正革命政党组织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4)我们甚至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思想提高工作都漫不经心，对积极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尽管有这种缺点，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和党员毕竟成长起来了，而且至今还在领导运动，那末，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勇气、才能和经验，这些都是从长期的磨炼、挫折以及从运动的激烈斗争中得来的。我们没有尽力做到有意识地、有组织地采取各种措施，从思想上教育他们，在群众运动的一切实际工作中锻炼他们。

(5)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哪个地区，一旦这样的领导干部变成消极被动、动摇不定，或在各种压力下离开了党，那末，整个地区以及大部分党员就会跟着他跑，运动和党就要遭到巨大的损失，甚至这个地区就会变成一团漆黑。

## 我们当前的任务

由于1942年参加特仑甘纳斗争的老一代(当时是十八——三十五岁)，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两代新干部应当成长起来接替他们。即使在基层，我们也发现新干部不足的现象。除非我们把他们吸收入党，加以培养提高，并迅速地把他们提拔到比较高级的领导岗位上来，运动就不可能有多大发展。

我们目前面临着组织建设、思想提高、保卫已开展的运动以及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各邦开展运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真

正能从特仑甘纳运动中吸取适当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其他各邦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那末，我们希望特仑甘纳的经验将有助于完成其中的某些任务。

# 第三编

## 附录一

### 殉难烈士名单(略)

## 附录二

### 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境遇

(下面大体介绍一下 1948—1951 年间特仑甘纳各个战斗区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境遇，以及安得拉大会和我们游击队对他们进行动员时所提出的要求。把这些情况与土地集中在一小撮地主手里的现象相对照，可以生动鲜明地看出农民阶级的处境。)

#### 胡祖纳加尔区

在贾纳帕杜中心点，一名农业工人或农村工人的日工资，在非农忙季节是两西尔稻谷(用升量，不用秤称)，在农忙季节是三西尔。一名长工每月挣六十至八十西尔，或每年挣七至十袋稻谷，每袋装七十五公斤(一百西尔)的稻谷。替地主侍弄田地、被认为最可靠而且待遇最高的长工，一般每日有三顿饭供应，每年有一百卢比的收入。

在维贾亚纳加尔中心点一带的村庄，在卡普加卢中心点和马塔姆帕利中心点，那里田地比较肥沃，并且属于黑土地带，日工资从非农忙季节的三升(三西尔)稻谷或两升(两西尔)小黍到农忙季节的六西尔稻谷或一顿饭加三西尔小黍不等。这些地区的长工，每年挣一百至一百二十卢比，外加一天三顿饭，或一年挣三百卢比，不供饭。

## 借债与利率

农业工人和贫农难于借债。他们必须承诺在收获季节或其他农忙季节有工可做时清偿债款，每一个卢比的利息是三西尔小黍或五西尔稻谷，而收获季节的通常价格是，仅仅三西尔稻谷或两西尔小黍就值一个卢比。

同样，农业工人在4月至6月间(即无工可做的夏季月份)也要借债，承诺在10月至11月花生收获时做工还债，工资却低得可怜，每挖花生四十四西尔(用升量)并剥壳，只挣十至十四安纳(约合六十至八十五派斯)。

贫农和小农借贷时，必须承诺把收获的花生以每坎迪作价六十至八十卢比来抵债，尽管通常的价格每坎迪是一百卢比。在许多场合，更贫穷的农民要向妇女们借小额贷款，每卢比月利一安纳。

只有富农能得到一百卢比月利一卢比(即年利百分之十二)的贷款。

## 德瓦孔达区

在这个土地较贫瘠、雨量和灌溉设备不足的地区(丁迪工程区除外)，日工资是两升(西尔)稻谷。在收刈小米中，他们挣得几把成熟的小米庄稼或谷类庄稼(kankulu)，实收约有两升的谷粒。在稻谷收获季节，可挣得三升。

长工挣六十至八十卢比外加供饭。小块田地的长工除伙食外挣三十至四十卢比。经过运动后，工资一般增加了二十卢比或更多一些。

在德瓦孔达—米尔亚拉古登地带，借谷的利率(nagu)非常

高。当青黄不接、农业工人和其他农村贫苦群众因无工可做而不得不挨饿时，被迫借粮，他们每借一升粮食就得用一升半粮食来偿还，尽管借进和偿还的间隔日期还不超过十五至三十天。

农业工人借贷现金时，金额通常在十五至三十卢比之间，但每月须付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利息。此外，仅仅为了获得贷款，还被迫拿出一只山羊、绵羊或家禽作礼物。借债的贫农（通常大约借五十至六十卢比）必须在收获时用实物清偿，产品的价格估得非常低，从而掩盖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苛重利息。即使是富农，为了获得贷款，也要付出百分之十八的利息。

## 问题和答复

下面是在工资定额和其他要求方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游击队领导人作出的答复。从这里可以生动具体地看出，远在二十年前当地干部就怎样摸索着、战斗着，力图根据正确的阶级原则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

在工资问题上，游击队鼓动农民提出要求：在收获季节，不分男女，都要同样每日获得三西尔的工资。对于这一点，地主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收成不好时，我们怎能付出三西尔呢？如果有超过需要的、过多的农业工人成群地跑到田里来，我们又怎能对每个人都付给三西尔呢？妇女干的活不如男人多，我们又怎能给她们同样的工资？农业工人本身对于挨饿的短工能否团结一致进行罢工，也有所怀疑。当我们主张支付工资应该用升来量或用秤来称，或者就给现金，而不该用老办法（即付给一捆或一束的小黍或稻谷，或者付给一把或一篓的干辣椒、稻谷或豆类）时，有人便问道，贫农或小农<sup>①</sup>连必要的资金或储备粮都没有，又用什么东西支付呢？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

我们的答复如下：

如果收成不佳，地主或富农就不会象丰收时雇用那么多的农业工人，因此付出所要求的三西尔的起码工资是没有困难的。况且，在农闲季节，在饥谨年头，在非收获季节，中农甚至富农都很少雇工，最紧迫和最主要的劳动都由他们自己家庭里的劳动力去做，而大多数的工人则是受地主雇佣的。当一个工人干活时，不论作物产额多少，都不得不花费劳动力，他的劳累一点也没有减少。所以他不论在什么时候受雇，都应该得到足够的起码工资。

关于大量农业工人成群地来到田间随便求雇的问题，这只能依靠有意识地把农业工人组织在同业工会中来解决，通过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地分批轮流做工，而不要互相竞争和自行降低工资。此外还要指出，单单提出工资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而有迫切的必要提出土地问题，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关于吸收那些家无余粮的人们参加罢工的问题，一位游击队领导人说，假如无法吸收他们参加，那就算了，不过罢工斗争一定要继续下去。另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加以纠正说，罢工工人应该拿出自己仅有的一部分余粮，借给挨饿的人们，维持他们参加罢工。为了使罢工获得胜利，也要吸收长工们参加行动，还要取得其他劳工的支援。在罢工期间，还有必要举办借款或募捐，准备救济最贫困的人，使罢工者不至情绪低落，罢工不至松懈瓦解。必须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团结精神。如果情况许可，作为最后的武器，可以没收地主的庄稼，以养活挨饿的工人。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要使罢工获得成功，就不能对任何部分工人去上工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听任他们充当罢工的破坏者。

在某村，有一支游击队处理长工问题时，主张工资应提高到每月九十西尔稻谷，而通常的工资标准只有四十西尔。长工们怀疑这样的要求能否为地主所接受。就是同情运动的土地所有者也犹



豫着不肯接受这个要求。这正表示我们工作方法上的缺点。不去唤起农业工人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为自己认定行得通、能实现的要求而斗争，重复宣传口号是没有用的。这只能鼓励他们去期待外力——武装游击队，希望游击队也许能强迫地主接受要求。如果能够做得到，那当然很好。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本身必须积极地参加进去，进行战斗，以赢得他们自己的要求。

在又一个村庄，当我们劝农民罢工时，他们回答说，如果他们罢工，邻村的工人就会跑来替地主干活。他们说：“只要你们能够强迫地主增加工资，我们一定跟你们走。”在另一个地方，他们要求说，只要能使一个同情游击队的人接受这个要求，其他地主也会被迫跟着接受的。游击队说服我们的一个支持者增加了工资，但其他地主却拒绝这样做。这表明了只有靠全体工人的集体行动才能迫使地主接受要求，而不能依靠甜言蜜语或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土地所有者的榜样。

在另一个村庄里，工人们问道，如果他们罢工，地主会不会把警察调来。我们对他们解释说，工人们应该作好准备，对付警察及其他种种困难，来赢得自己的正当要求；只有通过广大劳动群众的一致行动，才能赢得这些要求。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旧的封建的支付工资方式的问题，即不是按照固定的度量单位或固定的现金标准付酬，而是给予一把或一篓的谷穗，或给予总产量中的若干部分，比如每采摘十堆棉花付给一堆作为工资报酬。另一种封建剥削的方式使地主们把自己打扮成都是慷慨、仁慈人物的样子，即收获时在打谷场上留下一些剩余的粮食，或者是一把谷粒，或者是一捆带杆的谷穗，以代替固定的几升几斗，作为工资或一年到头的报酬。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小农和中农怎样从现成收获中付出他们该付的这些定量工资呢？一位游击队领导人说：“在这种场合，应该要求多给额外的一两把或

一两篓。”而另一位女队员纳萨玛却说：“让所有工人都来打谷，领取收割工资和打谷工资，也领取清谷工资，而不用旧的封建的给多少把的方式。此外，富农可以通过借贷或借支必要的谷子或现金，按照定额来支付工资。”

关于长工的假期问题，我们主张每年应有三十天休假。一个富农问我们游击队领导人说：如果长工休假走开了，他一个人怎么能够既料理家务，又管理田间，又照料牲口，同样在节日里也这么干呢？我们的同志回答说：他可以在那一天雇一个临时工（工资较多一些），或者由他的家庭成员之一来照看，而不能以此为理由剥夺长工的假期，在节日和长工生病的日子里尤其不能这样。

此外，当我们处理长工的正当要求时，我们不能解决拥有土地的富农和地主的一切困难。他们必须承受某些困难，必须准备牺牲一部分舒适的习惯或生活享受，不能靠牺牲长工的利益而照样维持下去。我们不应该助长对那些开明地主和富农的幻想，而牺牲农业工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揭露，长工们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受尽剥削，只领到微薄的工资，没有假期，干活时间没有限制。但是，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时，一定不要使它给人以异想天开或行不通的印象。我们必须从争取重要节日的休假开始，随着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逐步提出每年假期要增加到十五天，然后再要求增加到三十天。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加强短工和长工之间的统一和团结。在农村中，工人经常从事黄麻叶(gongura)和干辣椒的加工，有时也加工成熟的谷穗等等。我们一定要设法帮助他们，不许地主欺骗和压迫他们。在农业工人聚居的每一个地段、小村庄和地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组织在小组和协会里，使我们的游击队员能够每天同他们的小组接触。我们还必须将大量的青年工人和牧牛工人吸收到工人组织中。

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就不可能有群众运动。

## 男女同工同酬问题

在回答所谓妇女干的活不如男人多的说法时，我们游击队常常解释说：在许多农活中，妇女相等于、甚至还超过了男人。有些活，如在打谷场里从尘埃垃圾中拣拾稻谷，就只有妇女会干。只是在搬运特别重的东西的场合，妇女略逊于男子，在搬运一般物件时，则和男子不相上下。对于干那种活，即使在男人之间也有强弱之分，但从来不是根据他们的体力和劳动能力有所不同而付给不同的工资。那末，为什么妇女要特别受到歧视呢？这是地主故意利用性别来继续进行剥削的一种诡计。

在宣传鼓动的过程中，我们游击队会见了许多小组的妇女，她们诉说了自己的苦难，我们游击队的女干部批判了现行的迷信观念，鼓励她们起来同苦难作斗争，但没有指出她们苦难的根源主要来自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现政府，而存在着把这些苦难主要归咎于男权的偏向。一位妇女听到游击队的宣传鼓动后，竟然宣称今后要让她丈夫煮饭烧菜。领导同志指出，这种做法只能引起家庭纠纷，而不能引导妇女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斗争。

另一个问题是，放高利贷的地主常常把兰巴迪部落的女孩子搞到家里当婢女，作为债务的抵押品。他们想，等这些女孩子长大到可以嫁人的年龄时，便可以卖出去抵债。兰巴迪人也把这看作是命中注定的正常的习俗。游击队得到严格的指示，要大力开展宣传，反对这种习俗，同它斗争到底。

同样，有些兰巴迪部落的女孩子来找我们游击队里的女干部，诉说她们怎样被卖给地主，换了两头小牛；她们现在还没有成婚，

但年龄一到便会被卖出去的。这是地主们的习俗。针对这种习俗，我们的干部也开展了斗争。

有一个人对游击队提出要求说：一个放债人把他老婆勾引走了，和她同居，应该把这个放债人干掉，替他主持公道。游击队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干这类杀人的事，但是如果地主、放债人强迫或勾引穷人的妇女，我们就要对此进行斗争并制止这类事件。妇女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伴侣，我们不能强迫她们回到前夫那里去，如果本人不愿意回去的话。

我们问游击队，有这么多的妇女来找你们，为什么不把她们组织到妇女团体中去。他们回答说，大多数妇女都是有孩子的母亲，因此很难把她们吸收到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妇女团体中去。

### 阿 迪 拉 巴 德 区

位于特仑甘纳最北部的这个区，邻接森林区和部落居民地带，农业工人的境遇远比其他地区更加糟糕，更具有封建性。这里有两种农业工人：一种是长工，是挣现金或实物的；另一种是在净收成中分得一份，其基础单位是“一公牛份”，就是一犁地的净收成的一半，所谓一犁地，就是用一张犁即两头公牛所能耕种的地。在总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农业工人，百分之二十是有一犁地的贫农和中农，百分之五拥有两、三犁地。另外的百分之五，拥有四犁地或更多的土地，实际上垄断着所有的土地、牲口和现金，用极低的报酬雇用大多数的工人。

长工每月挣四十至五十升(西尔)小黍，每天担任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十四小时，备受榨取，连生病也不给假期。他们通常住在茅棚里，不少人还住在主人的牲口圈里。他们的妻子和八至十岁的孩子也在主人的田地上干活或放牧牲口。小孩挣三十西尔稻谷，妇女全年挣四十个卢比或等量的粮食，每年要在主人田地上或

家里劳动一百二十天。尽管这样，长工们的家庭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因而不得不向主人借债。由于永远还不清债务，他们就象债奴那样继续替主人做工。如果他们要受其他地主雇用，那个地主就得向他的旧主人代为还清一切债务，这实际上就等于新主人把他从旧主人那里买了过来。

那些挣一公牛份收成的农业工人的生活也是同样悲惨的。他有六个月时间每月挣四十至五十西尔粮食，其余六个月挣一公牛份收成。名义上可以得到一公牛份，实际上却受到种种欺骗。首先，一犁地通常是按照三头公牛、而不是按照两头公牛来计算，因此他的实际收入只有三分之一而不是二分之一的份额。两犁地以上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地主更易于操纵用来翻耕两犁地所需公牛的头数。其次，费用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加以浮报：（1）种子比实际播下去的多报一倍；（2）虚报耕牛饲养费；（3）虚报棉籽费（棉花是这个地区的普通经济作物）；（4）虚报农具费用；（5）虚报节日和社交应酬费用；（6）从长工借债中榨取粮食高利或现金高利。

当时各种农活的现行工资定额和我们要求的工资定额如下：

	现行工资定额	我们要求的工资定额
本德鲁杜(清理田地, 拣石块等等)	2 安纳(12 派斯) <sup>①</sup>	6 安纳(37 派斯)
播种和插秧	4 安纳(25 派斯)	8 安纳(50 派斯)
采棉花	6 安纳(每芒特)	8 安纳(每芒特)
播种棉籽	8 安纳(每芒特)	10 安纳(62 派斯)(每芒特)
男人每日工资定额	1 卢比	干活八小时为 1.5 卢比

<sup>①</sup> 按印度旧币制计算，2 安纳 = 8 派斯。括号内的数字，似是作者按 1972 年写书当时的新币制加以折算的。下同。参阅本书第 8 页末译者注。——译者

我们为长工提出的要求是：

1. 每月工资八十西尔粮食，或每年三百卢比。
2. 每日干活八小时。
3. 每年休假十五天，工资照付。
4. 长工借款，不得收取现金利息或粮食利息。

对于那些在六个月劳动中分得一公牛份的农业工人，每月应付给工资八十西尔并享受上述各种福利。公牛份应公平合理地加以计算，如实地扣除清理田地、播种、除草和收刈、牧童工资以及政府税收等项费用，此外，不得用耕牛饲养费或交利息等名义进行扣除。

在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广泛动员长工、挣公牛份的农业工人以及短工参加。为了反对强制劳役和强征赋税，反对贿赂行为，反对乔比纳(choubeena)和班奇赖(banchrai)，为了废除旧债，为了实行减租，我们必须把所有贫农、中农、佃农以及其他一切贫苦群众动员起来，投入日常斗争，而所有这些斗争，都必须汇合在“耕者有其田”这个指导性的中心口号之下。

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柴明达尔、伊贾拉达尔、拥有土地的富人、高利贷者和国大党政府。

### 敌人的欺骗宣传

他们说：

——我们煽动农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不考虑农田的实际收获多少，因而破坏了农业生产。

——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在群众当中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

——我们的敌人力图把中农从我们这边拉到他们那边去。

——他们利用我们劳动人民中间现存的种姓制度和种姓情绪，说是“马拉和马迪加 (malas and madigas) (“不可接触”的“贱民”种姓) 那些杂种竟敢不服从我们”。他们甚至还用这一类说法，力图煽动属于较上层种姓的贫苦农民去反对领工资的工人。

——他们通过现政府的镇压措施以及其他种种手段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

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是不能得逞的。

### 如何说服群众采纳我们的主张

——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侵害贫农和中农的利益，而只会伤害那些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即拥有土地的富人、地主、柴明达尔和高利贷者。

——只要长工和短工能够增加工资，食能果腹，他们就会把活干好，生产得更多。

——拥有一犁地的业主不雇用长工，拥有两犁地以上的业主才雇用长工。我们可以证明，他们的农业净收入能够轻而易举地付得起我们所主张的工资定额(在这份通报材料的末尾，附有两犁地的收入数字)。

——拥有土地的富人(富农)、柴明达尔、高利贷者是掠夺农业工人和长工因而粮食满仓的人。正是他们，索取高利贷的苛重现金利息或谷物利息(nagu)，并用非常高的价格向贫苦群众出售霉坏的粮食。他们剥削农业工人和掠夺贫苦群众，迫使他们饿死。

——我们必须把自己组织在农业工人协会中，并通过这些组

织进行宣传鼓动,力争实现我们的主张。

——如果我们的要求不被接受,就必须进行罢工,迫使他们接受。

## 我们的政治目标

要使我们的灾难和痛苦一去不复返,要将土地归耕者所有,就必须把这些象蚂蟥般吮吸着我们血液的一切掠夺者和剥削者统统消灭掉,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人民民主建成之日,才是我们解放之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短工、长工、贫农以及一切劳苦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大家都必须为建立“工农政权”(kuli-kapula rajyam koraku kotladali)而奋斗!

## 我们的口号

——废除富农、地主、高利贷者、柴明达尔、伊贾拉达尔、瓦坦达尔对土地的独占。他们的一切田地、犁具、牲口都要分配给农业工人和贫农。

——耕者有其田。必须把土地收归政府所有(土地国有化)。

——把地契所有权给予现耕者,佃户不要放弃现耕的土地;他们必须取得这些土地的地契所有权。

——减租。地租不得超过政府所征收的地税。

——归还一切被非法霸占的土地(安亚克兰塔卢),如波龙博克地、卡里兹卡塔斯地。给正在实际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发放地契。

——取消一切债务,不论是现金还是粮食。



——贫苦群众可以到森林中自由取回家用的一切草料、木料和燃料。

——打倒资本主义。一切工厂归工人管理。工资要足够工人活下去。

——向人民民主 (kuli-kakula rajyam) 奋勇前进。一切贫农、中农，一切劳动者以及各种中层阶级统归工人阶级领导。

——为建立人民民主的大安得拉而奋斗！

——从特仑甘纳撤走军队！

——废除取缔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禁令！

### 一犁地的收入和开支

耕种收入		费用	
棉花(一科斯拉姆)	225.00	纳税	10.00
小黍(600公斤)	300.00	达纳卢	20.00
托加卢(togalu)(249公斤)	160.00	种籽	15.00
芝麻(gingelly)(油籽)60公斤	45.00	棉籽	25.00
稻谷 两袋	70.00	插秧和收割	25.00
干辣椒 两芒特	50.00	其他	25.00
	<u>850.00</u>		<u>120.00</u>

### 两犁地的收入和开支

毛收入	1700.00
费用	<u>240.00</u>
净收入	1460.00
牧童工资	<u>100.00</u>
净收入	1360.00

所以，有两犁地的业主可以付给长工三百卢比，而他自己每年的收入仍有 1,000 卢比。

——引自阿迪拉巴德区安得拉大会和共产党的一份传单

## 胡祖纳加尔—米尔亚拉古登地带

### 1951 年主要商品价格

商 品( 1 芒特 = 25 磅)	米尔亚拉古登镇批发价	农村零售价
芝 麻 油	20.00	24.00
煤 油	5.80	9.00
棕 榈 糖	6.80	9.00
洋 葱	4.80	6.00
罗 望 子	5.00	8.00
椰 子 油	37.80	48.00
椰 子	26.00	32.00
干 辣 椒	15.00	20.00
伊 尔 迪 奇(Ildychi)①	75.00	100.00
吉 拉(jeera)②	75.00	100.00
生 槟 榔 子	36.00	48.00
铁	5.80	8.00
铜	110.00	135.00
银(每托拉)	2.40	2.60
金(每托拉)	132.00	137.00
青 铜	68.00	80.00
黄 铜	80.00	120.00
钟 铜	75.00	100.00
40 码布	80.00	120.00
糖(配给的)每芒特	11.80	12.00
糖(黑市)每芒特	18.00	24.00
炼 乳(每罐)	2.00	2.40
咖 啡(每磅)	3.40	4.00
香 烟(每大包)	4.00	5.00
烟 叶(每芒特)	18.00	24.00
盐(每卢比)	20 西尔	18 西尔

① 一种农产品。——译者

② 一种食用香料。——译者

## 决 议 案

**1951年11月阿马拉巴德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和政工队领导人会议通过**

### 关于土地问题

五年来,特仑甘纳农民一直为夺取土地进行着武装游击战争。直到现在,他们还占有他们所耕种的租佃土地。

农民占有了曾被地主非法强夺去的土地以及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又被地主依靠军队的帮助再度夺走,只有一部分仍继续留在农民手中。

波龙博克地、荒地(班贾赖地)、森林保留地仍继续为农民所耕种,没有交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这一类土地为农民所占有,并种上了庄稼。

所以,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农民群众奋起反抗地主和现政府企图从这些现耕土地上把农民赶走的一切措施,并确保农民对这些土地的占有。

1. 现政府已经制订一项法律,规定如果耕种租佃地的农民在今后六个月内不付出相当于全年收成三倍的代价来购买这些土地,地主就可以随意将土地出售给任何人。我们必须要求,地主无权出售任何土地,地契所有权一定要免费交给现耕的农民。我们必须动员并鼓励农民坚决保住自己的土地,反抗任何夺佃的措施。我们必须开展宣传:不论是谁,都不应该出面购买农民正在耕种的土地。

现政府的新法律允许地主将水田的现行地租提高到总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旱地或灌溉良好的土地地租提高到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进行鼓动并开展斗争，坚决反对提高现行地租的任何做法，并在地租过高的地方实行减租。

2. 我们应当要求，所有被大地主非法霸占的土地都必须归还农民。我们还必须要求现政府制订将土地归还农民的法律。我们必须发动群众为重新获得丧失的土地而斗争。

3.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鼓动，现政府应当没收地主的超过限额的一切土地，因为这是保证农业工人和贫农获得土地的必要措施；现政府应当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他们。

4. 我们必须竭力发动群众去开垦所有的班贾赖地、波龙博克地以及森林保留地，并加以耕种。我们必须要求，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地契颁发给占有这些土地的农业工人和贫苦群众；现政府只可以按照通常税额向他们征收赋税，而不得罚款或增税。

5. 党的各级组织应立即在各地对土地集中的程度、农业工人和贫农的户数以及可能取得的土地的亩数进行详细调查。

## 关于征收粮食问题

现政府公布了一个新的征税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所有要纳十二卢比以下水田税款的人，应该按一卢比折合八西尔的比率储备稻谷纳税，如果是旱地，则按一卢比折合四西尔的比率储备小黍或其他黍类杂粮纳税。所有水田税额超过十二卢比、旱地税额超过十卢比者，也要按照规定的等级缴纳不同数量的税款。这种等级规定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数量。这个征税条例遭到了所有各阶层群众的批评和反对。本会议谴责现政府不作任何修改就把这种条例付诸实施。

现政府正在按照既定方针有系统地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这个条例是非常进步的。其实，这个条例掠夺了贫(小)农收成的六分之一，而让大地主保持了几百普蒂的收入(一普蒂等于八袋，一袋可装七十五公斤稻谷或一百二十公斤小黍)。这个条例使那些没有耕种任何土地、也没有种植任何商品作物的人承担用谷物纳税的义务。这项法律使佃户成为他所耕种的土地的义务纳税人，其税率则是以地主的全部税额为根据制定出来的。这简直是公开的掠夺。

本会议谴责这个条例是掠夺劳苦农民的收成并使贫苦群众备受地主粮食黑市盘剥的条例。

本会议呼吁全体左派分子、全体民主人士和全体人民掀起一个巨大的运动，反对这种等于公开掠夺的征税条例，迫使政府彻底改变这个条例。本会议呼吁人民坚持斗争，抵制这个征税条例的施行。

## 关于粮食问题

剥削人民的地主所有制也要对粮食危机负责。人民成为现政府反人民政策的牺牲者，这些政策加深了粮食危机，迫使人民挨饿。越来越多的人民死于各种传染病。

必须认识到，只有废除粮食危机的根源——地主所有制，只有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粮食问题才可能彻底解决。这从下面的事实得到了证明：中国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后的两年之内，把土地分配给了耕者(农民)，从而不仅消灭了饥馑，而且还能输出一百万吨的大米到我国来。

除了这个粮食危机的根本因素之外，由于今年缺雨歉收，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人民的生活情况令人焦虑不安。再加上现政

府又以按照纳税额征税为名,掠夺农民的粮食,使他们陷于完全饥饿的境地,它并不准备解决由此引起的饥荒局势。

现政府应当在平等(不附带任何屈辱条件)的基础上从国外输进必要的粮食,特别应当从苏联和中国输进粮食。

此外,现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步骤:

——现政府应该在农村储存足够的粮食,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只有余粮才可以运往城镇。对缺粮的农村,应当从外地输进粮食。

——为了防止黑市并以合理的价格向群众供应粮食,现政府应当在村人民委员会的监督下,大量开设配给店。

——对于那些无力购买粮食的农村群众,特别是对森林地区象琴丘人那样的部落群众,现政府应当免费供应粮食。

——必须促使地主以每袋(七十五公斤)二十五卢比的合理价格出售稻谷,对于无力立即付款者,应予赊购,待以后清还。

本会议呼吁党的各级组织把群众发动起来,领导他们向现政府各机构实行饥饿进军,以争取实现上述各项要求。

## 关于农业工人问题

在特仑甘纳斗争中,农业工人站在最前列。在很多地方,他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并获得胜利。但现在,地主正在依靠现政府的残酷镇压,力图压制农业工人并强迫他们接受低微工资。

由于没有把农业工人组织在他们自己的强大的协会里,在目前严厉镇压的情况下,他们无力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有必要把他们组织在农业工人协会里,开展斗争,以保卫他们的要求和权利。按照土壤情况和农业条件的不同,农业工人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三类:

1. 黑色土壤地带: 平时日工资应为四西尔小黍或小米, 农忙时应为八西尔。

长工应挣三百卢比, 外加供饭; 或者挣十五袋小黍或其他黍类杂粮。

2. 红色土壤地带: 平时日工资应为三西尔小黍, 农忙时应为六西尔。

长工每月应挣九十西尔小黍。

3. 沙质土壤地带: 在最贫瘠的土壤(galasa lands)区, 平时日工资应为三西尔稻谷, 农忙时应为四西尔。

长工每月应挣九十西尔稻谷(一个半西尔的稻谷相当于一西尔的小黍)。

4. 在森林地带放牧牲口的彭塔地(penta)上, 长工每日应挣一西尔小黍, 并领取必要的粮食补助, 加上每年二百卢比现金; 或每月工资五十卢比。

5. 各个地区的长工每年都应享有三十天的休假期[每月朔望、元旦、灯节(Deepavali)、恒河女神下凡节(Dasserah)、桑克兰蒂节(Sankranti)<sup>①</sup>、五一节以及若干当地节日, 都要放假]。长工每天干活时间应为八小时。

6. 男女同工同酬。

## 我们在马努科塔地区的土地纲要

### 土地分配政策:

1. 目前我们应该暂时把小地主放在一旁, 使他们中立, 而在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分配大地主的土地。我们所说的大地主, 并不是

---

<sup>①</sup> 印历每月 1 日均称为“桑克兰蒂”, 其中 2 月 1 日是比较隆重的节日。——译者

把全区的大地主作为整体来考虑，而要在村的基础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某个村庄或某个中心点分配土地时，我们应该弄清当地地主中哪些人是大地主，从而分配他们的土地。大地主是指那些拥有几百英亩或几千英亩土地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人。其中有些人同时又是国大党头子、警察的代理人、“民团”的头目等。在把这些大地主的土地分配完毕、人民确已占有这些土地以后，我们再逐渐进一步分配其余地主阶级的土地。

2. 在分配地主土地时，如果这个地主保持中立而不损害运动，我们应当把一块相当于当地农村富农的土地留给地主本人，而将其余土地加以分配。如果地主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就没收他的全部土地。

3. 绝大部分土地应该分配给农业工人和贫农，其次才分给中农。

4. 除从波龙博克地和班贾赖地当中留出一部分以供村中公共用途外，其余土地概在分配之列。在森林地带，村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开垦，用以进行轮耕(*podu cultivation*)。从农业工人到富农，每人需要多少就开垦多少，但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富农的水平。

#### 租佃土地：

土地应该归给那些实际占有土地的佃户。如果是富裕的佃户，只有在订有长期租约或长期占有的情况下才归他所有；否则，这些土地仍收归公共分配。所谓长期租佃，一般是指五、六年的期限或更长些。租佃关系的确立必须有三年或更多的时间。这只是我们所理解的尺度，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有所例外。

#### 非法占有：

被地主非法占有的土地应还给原主；被富农或中农非法占有的土地则通过协商解决。



在整个马努科塔地区，象其他地区一样，土地分配问题有两个方面：（1）保护农民在已分得的土地上的权利；（2）继续分配新土地。位于瓦朗加尔—坎曼公路东侧的马努科塔、苏亚佩特两地区几乎所有的村庄，在“警察行动”以前或刚开始不久，土地即已分配完毕。这里的群众不是掌握了大部分已分配给他们的租佃地或分成地，就是掌握了用小额金钱购买的土地。在土地曾一度被地主非法霸占的场合，群众都拒绝交纳地租或分成。所以，在这些地区，我们应该看到，群众坚决保住早先从地主手中收回的土地。对于地主的其余土地，也应该发动群众，拒绝交纳任何地租或分成。

位于坎曼—瓦朗加尔铁路线与坎曼—瓦朗加尔公路线之间的马努科塔、瓦朗加尔两区的梅塔拉朱帕莱、平迪普罗卢、贾亚拉姆、文卡塔亚帕伦等中心村庄，土地分配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实行的。大多数村里的土地还没有分配，因此，这些村的问题在于完成土地分配。

在森林地区：

目前，准备耕种森林地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帕哈尔、拉马帕、拉赫纳瓦拉姆、巴亚拉姆、甘地佩塔等湖区，把地主土地加以分配的工作亟待开始。在加尔拉、帕哈尔·贡达拉等村的牧地上，已经实行轮耕，我们应该把这种做法扩展到所有其他地区。

在新区的村庄，如曼泰纳、切努尔等等，尽管有森林，地主却占有更多的土地，这里也有实行轮耕的问题。

在这些地区里，地主的粮食已被没收，同群众的紧密联系已经建立，组织也已加强，剩下的问题是分配土地问题。党应当立即着手发动群众，从事此项工作。在这些地区以及平原地区，有几个各自拥有三十至四十名佃户的大柴明达尔，有的可以自由处理三十犁地至四十犁地。其中臭名昭著的是平加利家族、阿南达·查克拉瓦蒂、塔迪查拉·帕帕·拉奥、古登·贾加纳德哈·拉奥、卡尔瓦·

拉姆·雷迪等等。全体群众都在等待分配这些地主的土地，同时，他们也正在反抗这些剥削者。因此，如果党着手分配这些土地，就会在卡里姆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两县引起斗争大高潮，而这个地区平原的所有村庄都会转到我们运动的轨道上来。

## 关于其他革命人民的斗争

我们亲眼看到，在每一个转折点和关键时刻，只有通过农业工人的斗争，才能掀起新的高潮。因此，党应该适当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

富农是一个可以参加我们阵线的阶级，他们也会靠拢农业工人的各种斗争，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在一般问题上引导他们参加。

### 没收问题：

一开始就有没收粮食的战斗行动，这种行动使运动保持着生命力。在新地区，我们的运动就是以这种行动作为开端。农业工人的斗争和没收粮食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土地斗争，否则他们就会只停留在经济斗争上面。

### 妇女问题：

决不应该忘记，在一切群众斗争中，妇女都是平等的伙伴。从这个观点出发，应当同样地把妇女和男人一道发动起来。还应当把斗争同时引导到她们特有的问题上去，如财产权，离婚权，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平等权等。此外，还应当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把妇女们发动起来。

## 附录三

# 当前的秘密组织——我们的任务

第8号和第10号通报

1949年5月14日

在把我们的经验加以考虑后，我们必须对建立秘密组织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正如在自我批评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党的组织、政治路线和军事活动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一样。

### 我们的秘密工作方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们的警戒措施和秘密工作方法，取决于群众运动及其斗争的水平；取决于我们同农村的联系；取决于敌人的实力、战术及其镇压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变换我们的秘密组织方法。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敌人的战术、镇压的性质、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我们应当采取的相应警戒措施。

### 当前敌人的计划

1. 敌人营垒林立，彼此相距很近，他们正在协调行动，围捕我们的同志。有些军营还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

2. 敌人监视着我们的行动路线，特别在夜间。他们非常仔细地搜索我们的同志，连田野也不放过。在坎曼地区，他们在一伙富农的帮助下搜索了森林。由于岗哨的警觉，我们才得以脱险。

3. 在农村，刑事调查局分支机构（职业特务集团）得到了加

强。有一个时期，富农转而敌视我们，因此，我们的所在地常被泄漏给敌人，这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平迪普罗卢的同志们叫一个小孩去买香烟，那个高利贷商人从小孩口中逼出了有关游击队及其领导人所在地的消息，就通知了警察，警察立即赶到现场，包围了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好不容易才得以脱险。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这表明刑事调查局以及富有阶级一直在搜捕我们的同志。

送某些东西给维拉查里的一个富农把消息泄漏给警察。还发生过许多起富人一边掩护或帮助我们的同志，一边却把消息通知警察的事件。

4. 敌人行动极其迅速。一得到关于我们所在地的消息，不分昼夜，就拚命赶来包围我们。最近敌人在巴亚拉姆森林集中，一知道我们的行动就开到了博德拉达丘陵地带，而且在纳古兰查袭击我们坎曼地区的同志，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表明敌人行动迅速和嗅觉灵敏。不仅这样，当平迪普罗卢地区的墙报一贴出，敌人就立即对村里的群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这意味着敌人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来阻碍我们的任何细微活动。

5. 敌人正在依靠严厉的镇压和拷问来逼取我们的秘密。由于采取这些手段，他们易于从那些软骨头身上获得我们的秘密情报，探知我们的去向。

敌人对帮助我们的人不断地施加暴行。科塔古登村的一名群众博巴拉·文卡纳因被嫌疑掩护过D. R. 雷迪，就把他朝着一块岩石活活地摔死。迄今为止，这一类事件发生过无数次。

敌人决心将来仍然继续采用这一类残暴手段，其用意是企图使群众不敢来帮助我们。

敌人也正在采取下列方法以发现我们的秘密，这些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森林地区采用的，另一类是在平原地区采用的。

## 在森林地区

敌人正在大肆逮捕任何可疑的人，只要是剪短发的、穿白布衫的、闻起来有椰子油或肥皂气味的，一律抓走。他们也怀疑口袋里藏有纸片的人。科亚或其他部落中的反动分子，通过他们的亲戚和社会关系来探听我们的消息。敌人还企图通过森林承包商来找出我们的隐蔽地点。

他们通过观察煮饭用的砖块、器皿、洋葱和辣椒残屑、盛饭用的树叶等，十分敏锐地侦出我们的基地。

他们在泉水或池塘附近实行监视。

他们在同一时间内包围五处以上的水源，企图在其中的某一处抓住我们同志。

他们在夜间继续布哨并包围村庄。

## 在平原地区

敌人在灌溉水井和牲口圈附近进行监视。富农鬼鬼祟祟地到水井处窥探我们的动静。

为了同一目的，富农还时常随便找个借口闯到劳苦群众的屋里来。敌人十分注意那些替森林中同志们购买日用物品的人，购买的物品(象铅笔、碳条、纸张之类)如果超过一般需要的数量，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不是商人身分的普通人购买这么多物品，就要因涉嫌而受到拘留，敌人想从这些人身上找出我们的线索。

任何地方如果有十人以上聚在一起开会，或者办别的什么事，就会受到敌人跟踪。

敌人不时探访那些被怀疑为暗中帮助我们同志的人家，敲门说，党的某某领导人或某一支游击队已经来了，以试探这家人的反应，确定其是否帮助我们的同志。

你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发现敌人正在采用哪些新的手法。

### 人民群众的合作

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善于识破敌人的各种手法，比许多党员更高明。有些从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党员，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观点，不懂得敌人的计划和活动。

现在，人民群众不断把有关敌人的行动和手法的情报事先提供给我们，他们警告我们要小心谨慎。不管镇压多么严厉，他们仍然给我们提供粮食和隐蔽场所（屋内或水井附近）。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他们被迫要指出我们的隐蔽场所时，就想方设法，从容对付，避免这样做，有的事先给我们报信，有的把敌人领错了路，有的故意造成巨声巨响以提醒我们：敌人来了。

有时，群众担心我们同志也许会把他们的情况泄漏给敌人，因而没有立即前来帮助我们。但尽管有这种顾虑，群众还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一个母亲在送饭给参加地下工作的儿子的时候，说：“你吃了饭以后，会不会把这件事透露给敌人，向敌人投降，因而使我遭到毒打和拷问呢？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投降！千万别落入警察手里！”他们完全信赖我们的斗争和党的路线，但由于最近在我们方面出了多次这样的事故，因而对我们能否很好地秘密工作而不暴露他们，有所怀疑。如果我们能够开展日常活动而决不把他们暴露给敌人，恢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并承担需要他们执行的一切任务的。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和战术应当是：反击敌人的上述各种手法，并根据群众觉悟的水平，根据游击队、武器、党员、交通员、组织工作者、军需品储存所、中心组织机构、交通路线等的安全情况和发挥作用的情况，开展各种秘密活动。

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成就和犯过的错误,以免再犯。

## 我们的错误

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会注意采取技术上的警戒措施,但随后就忽略了。

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停留时,是小心谨慎的。但一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就把各种东西,像砖头、香烟、纸张、旧瓶子、旧衣服和树叶等随便丢在那里。烧饭场所、沐浴场所和睡觉地点任其大体保留原状,从而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这样随随便便,想的是反正我们不会再回来了,即使被敌人看见这些场所和杂物,也没有什么害处。然而,尽管敌人不一定就能通过这些线索追踪到我们,但却能由此得知我们通常选用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从而对这一类地方进行侦察和搜索。我们还应该懂得,我们很难不断变更地点而不再回到原先的那些地点。不仅这样,我们的游击队不是只有一支,而且还有其他各支;因此,如果一个地点暴露了,也会危害到其他各支游击队的安全。这些缺点,我们是一定要理解的。

我们的游击队员和组织工作者在寻求隐蔽场所、粮食或其他帮助时,是小心谨慎的;但目的一达到,我们的同志就不是那么警惕了。有时由于轻率大意,连这一类联系也暴露了出来,以致失去了许多联系。结果,群众被暴露了,遭到拷问和镇压,因而对给予我们全面的合作产生犹豫。秘密工作方法不是个别人的事情,每一个同我们联系的人都要和全体群众一道受到秘密工作方法的教育和训练。

2. <sup>①</sup> 我们的地下活动,甚至在党的中心组织详细知道之前,就

---

<sup>①</sup> 原文缺“1. …”,上面两段可能是“1.”的内容。——译者

为敌人所探悉。例如，有一名刑事调查局人员被处决了，这个消息以及参加锄奸人员的名字很快就为敌人所知道；实际上，参加这种行动人员的名字，除实际参加者外，是不应当让别的任何人知道的。

3. 一个中心组织的存在，也为许多毫不相干的人所知道，结果，只要一人被捕，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中心站搬空，因为担心他会在拷问下泄密。我们很多中心组织的命运就是如此。有时候被捕者就领着警察到我们的中心站来。

所有同志全都知道各村庄中谁是党员，谁是党的同情者，个个都可以跑到他们家里去取得粮食或其他帮助。因此，只要有一个人叛变投敌，全体同志和同情者都会暴露而蒙受苦难。同志们一到达新的中心站，就被带到负责同志那里去，而不是安排在其他地点会见。

4. 有些同志被捕后泄漏了秘密，这是由于我们没有根据他们的觉悟水平分配给相应的任务。我们往往把任务分配给身边现有的随便什么人，随他设法去做，因此，不仅任务不能立即完成，连组织本身也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

5. 我们不遵守规定的技术性的警戒措施。

——同志们在夜间也随便抽烟。

——闲谈和瞎扯。在随便什么人面前对必要的或不必要的事情都随便谈论，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站岗放哨时松懈麻痹和漫不经心。

——行军时，不叫一个同志在前头领路；不把同志们分成为几个小组；不任意高谈阔论就走不动；不能保持肃静，边走边唱。

——我们忘记使用化名。

——甚至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我们仍然按照尼扎姆警察统治时期我们所采取的那一套过时的老办法行事。某些同志



完全不遵守行动技术规则。

6. 在敌人较少集结时，我们的技术性警戒措施便松懈了下来，借口说敌人不象会马上就进攻，或者借口说这是个新地方，敌人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7. 象邦党委指出的那样：党内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不必对人民群众隐瞒任何事情。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在成员与成员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一个地段与另一个地段之间，不能保持秘密就不足为奇了。领导机关不注意这些事情，本身也就成为这种缺点的牺牲品。自一般党员到地区一级的党委委员都犯有这些错误。

各个单位和每个成员都要立即检查各自的工作情况，以明确还存在着哪些其他技术上的麻痹大意毛病。

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缺乏阶级觉悟，忘记了我们还必须进行极其长期的斗争。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正确的地下战术，以适应反对印度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这个邦之后，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已经同敌人携起手来，共同镇压我们的运动。我们必须努力运用这样一种战术，即我们的技术措施和警戒办法不只是为着眼前的需要，而且是为着长期的需要。事实上，在印度联邦军队开进来以后，我们也没有立即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敌人营垒中各个阶级情况的变化，因而不能够采取必要的技术上的警戒措施。

在农村中有一半的党组织由于上述这些错误而遭到了破坏。有些重要的游击队、组织工作者和领导同志由于技术上的错误而被消灭了。

不仅这样，群众对于我们能够保守秘密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了，因而对进一步给予协助合作犹豫不前。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组织地下活动，群众的反抗也会加强起来。否则，群众就会犹豫不前，而

敌人就会胆壮起来，认为他们自己善于获得我们的秘密情报和档案材料，增强了自信，从而加紧对我们进攻。所以，从我们的经验看，务必大力采用新的战术。

## 邦党委的通知

同志们：

迄今为止，你们习惯于公开开展活动，习惯于从占压倒多数的人民群众和劳动者那里取得充分而全面的合作。所以，如果今天要求你们或告诉你们，不要把党员名字泄露给任何人，小组会要秘密地召开，党的组织工作者要保密，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可以集会，连游击队本身也必须保持秘密，你们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吧！你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对敌人保密，但对人民群众怎么能保密呢？当我们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共同生活的时候，又怎么能对他们保密呢？

不对。现在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开展活动不仅不能为敌人所知道，而且除了与那项特定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党员和党外群众外，也不能为一般群众所知道。大家知道，即使在早先我们同已经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尼扎姆进行斗争的时候，由于不遵守秘密工作方法，遭到了多么大的损失和祸害。而现在，由于同村里的许多群众有密切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富农阶层已投向敌方，敌人正在积极从事镇压我们的运动。敌人已经建立起由许多军警和兵营构成的密网，正在搜捕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不遵守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数以百计的战士就会被捕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从而导致这场英雄的革命运动被敌人残酷地扑灭。

如果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必须为全体群众所知道，那

就肯定也会为富农所知道，而富农一旦知情，就肯定会向最靠近的军营告密。你们也许会争辩说，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杀掉一两个向敌军透露秘密情报的人，这样他们就再也不敢同我们作对了。

由于敌人已经一村又一村地建立起军营，杀掉一两个告密的富农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农村成立人民政权并控制敌人的军营，这一点也许可以做到。可是，现在我们如果想要依靠这个策略来达到目的，就必须杀掉一大批富农，实质上等于必须杀掉整个阶级。这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此，在今天的形势下，要保护游击队和党的领导人，我们应当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秘密地开展活动，而不是消灭富农。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改善秘密工作方法，防止消息被泄露给敌方。这样做时，如果有少数几个人成为敌人雇用的职业特务，为敌人搜集我方的情报，那就应该加以消灭。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一切活动中，在规定必要的技术措施和警戒办法中，采取下述原则的原因，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秘密地进行，只能让同进行这项活动有直接关联的党员和党外群众知道，其他任何人，不论党内党外，都不应该知道。在我们运动进一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即我们能够完全孤立富农并争取越来越多的中农时，我们就可以采取越来越公开的方式，开展党的公开活动。可是目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放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下述几点建议：

### **组织工作者注意事项**

1. 每个组织工作者都必须配有一名可靠的固定交通员。如果老是随便指定一个人当交通员，我们就不能做到保密。

2. 如果有必要在村里召集群众会议，就必须在村的周围设置岗哨和警卫。会议一结束，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应立即从这个村

庄转移到另一个距离较远的村庄去，而且不能让前一个村庄的任何人知道去向。可以召开农业工人和贫农参加的村群众会议，最好不要让富农和地主与会，至少不能允许那些可能向敌方通风报信的可疑分子参加会议。

白天不要停留在村庄中，因为当警察把全村群众集合到一个地点时，组织工作者容易被敌人辨认出来。同时，在田里没有庄稼的时候，一旦被包围就难以脱险。所以，最好是留在村外，穿着当地群众的衣服，混杂在群众中间，也不要让村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在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是在步枪射程以内，就不要乱跑，因为这种举动会使敌人识破你是一个负责同志。

3. 由组织工作者亲自出面解决群众的各种问题，这种做法也不可能了。组织工作者必须让那些问题经由党小组和党的委员会讨论后加以解决。所以，由组织工作者匆匆忙忙地赶到一个村庄与群众见面，解决问题，或者由群众成群结队地拥到组织工作者的隐蔽场所或田野等处，诉说困难，请求解决——这一套老办法，都必须放弃。

4. 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常常在送给上级委员会的报告中写上自己的全名和住址，他们是那样不加区别地提到村名和人名，以致这些报告如落入敌人手中，全部秘密就会彻底暴露。所以，各种报告和通讯都必须使用假名。对于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村庄，不要写下村名，可以给这些村庄另起一些别的名字。采取这些办法，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群众免受警察的残酷拷问。

5. 有些从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在探望自己家庭时被捕。我们的同志不了解，由于他们投身于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战斗，他们的亲戚、父母、兄弟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爱护他们了。我们的同志必须把这些人看作阶级敌人。只有在我们同志的妻子儿女已经同家庭的其他成员断绝关系之后，

我们的同志才可以小心谨慎地去同他们会晤；如果他们不愿意同家庭的其他成员断绝关系，那末，除了对他们也切断联系外就别无他法。我们也不能为了寻求金钱、衣服或其他便利而同他们保持任何联系。要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劳苦大众就决不会信任党，他们担心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随时都会向自己的家庭投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同志只有与敌对阶级切断联系并清除其阶级出身的残余影响，才能留在党内。

#### 6. 怎样走动？

不要单身行走。必须随带一名交通员。

尽可能在夜间出行(除无人行走的森林以外)。

行前决定路线，并预先了解沿途情况，看看敌人有无设置陷阱等等。

在没有另派先头侦察员的情况下，交通员应走在前面，组织工作者跟在后面。

不得将行程起点、方向及目的地泄露给村中任何人。在有必要留下消息时，可以告诉党小组书记或其他负责同志。

不得将你暂住的地点告诉你所要接头的人。你可以叫他来到最靠近的联系地点，并事先规定好给你的暗号。

不要直接进村。应当停留在远处，派交通员先进村查看情况，并将村内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或其他党员领来见你。

#### 7. 在村内停留问题：

村党小组会应在村外秘密地点召开。只有敌人不在村里的时候，才可以在村内举行群众大会；即使这样，村庄也必须严加警卫。当敌人在村里时，只能在村外召开小会。

不要在村内逗留，唯一的例外是正在召开村群众大会的时候，可以稍留一时。

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如果要送到村外去，不要象现在的做

法那样，被许多人知道，只能让村党小组书记和送食品的人知道。

除了你本人和交通员外，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夜间在村外的宿处。

白天坐息和停留的地点，应当是我们可靠的同情者的田地，而且周围不能有富有地主的田地。如果是人们不常来的地方，那就更好。

你去任何特定的村庄时，不要每一次老在村外的同一个地点停留，必须随时变换地点，如果你前次来过以后那个地点已经暴露的话。

不让任何人知道怎样给你安排防雨或安排在什么地点防雨，等等，那些场所只有在下雨天才可以使用。

#### 8. 交通员与交通工作：

如果交通员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回来，你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要设想他可能已陷入困境或危险之中。即使交通员没有遇险，采取这个步骤也是有备无患的。

当派遣交通员到上级委员会或其他组织工作者那里去的时候，只能派他到特定的地点，不要派交通员直接去找他们，即使你知道他们的住处。

同样，把你的信件送到特定地址时，要使用暗号。也要作出安排，使来自中心组织的一切信件你都能收得到。

随身只带必要的文件和物品；不是马上需要的，可以保藏在特别可靠的地方。这个地方除了替你保藏的同志和另一个负责同志以外，不让任何别人知道。

不要随便派遣身边找到的任何人去做任何一项工作，你只能派遣你自己的交通员或村内其他负责同志，你必须经常派同一个人到上级委员会去。

不论是你本人或你的交通员，都不能把你们所知道的接头地

点泄露给任何人。

对于随便谈论秘密地点的任何人，你都必须加以警告。

9. 经常随身携带一百卢比的现款，超过这个数目的钱，应交给上级委员会。

必须随身携带自卫武器，如果找不到什么东西，至少也要带上一把好使的刀子。

密切注意敌人活动的蛛丝马迹。留心观察进入村中的乞丐、商贩和陌生人。

10. 你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在衣着、语言和口音上应力求和群众没有区别。

## 保 密

当我们说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应当进行地下活动时，你也许不会感到奇怪，可是当我们说党员的姓名不能公开，党小组会只能秘密召集时，你就难免要感到奇怪了。你也许要问，党员的姓名怎么可能保密呢？到敌人挑出党员并另行严刑拷问的时候，你就懂得党员姓名必须保密的意义了。这里有一个预防办法。

除了显著人物外，其他的人都不要把党员身份暴露出来。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村群众是站在我们党一边的，一大批青年会自告奋勇来开展党所布置的各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会以为他们统统都是党员。敌人还会认为谁骂得最凶、闹得最厉害，谁就是党员。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分清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当敌人逮捕大批群众时，其中可能碰巧有些人是党员，但在任何情况下，总不至于全体党员同时都被捕。因此，我们能够使新党员免被暴露。现在我们就懂得党员和游击队员身份暴露的严重性了。我们党的小组会和委员会应当秘密召开，开会的地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 交通途径

目前,在地区委员会与地区委员会之间,在区内一个地段与另一个地段之间,在中心点组织工作者与地段委员会之间,没有有系统的交通方法。每遇必要时,就随便指派身边找得到的人担任交通工作,而这位同志就在村中到处查问组织工作者、区委成员或机关负责人的所在地,直到最后找到他们并递交信件为止。这种方法往往帮助敌人探知组织工作者的下落,再也不能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了。

必须规定一套妥善的交通制度。要训练专门的交通员来担任此项工作,要挑选特定的地点供传递信件之用。在指定的日子里,交通员要把递送给其他委员会的信件、传单和其他物品交接清楚,并收集从其他中心点送来的信件和物品。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受到保密的训练,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个交通员。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举止正常,穿着当地服装,象一个普通旅客那样行动。

由于组织工作者、游击队和党组织的安全都系于这些同志之手,我们必须仔细审查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必须是个沉着果断而外表上又十分朴素平凡的人,他们必须是即使受到敌人严刑拷问也决不泄密的可以信赖的同志。

尽管我们挑选了可靠的同志来担任这项工作,但如果他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的话,就必须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新任的中心点组织工作者的姓名以及参加破坏小组的党员姓名要完全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就新组织工作者和新干部来说,应当一边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一边进行革命工作。

就农村中的党员和游击队员来说,应当在他们各自的职业中照常参加活动,同时又继续进行党的工作。这些工作必须是保



密的。

不要把党员、村民兵队员和村委委员的姓名写成书面文字。至多只能把党小组书记、村委成员、破坏小组指挥员、中心点指挥员、村安得拉大会主席和书记的姓名用化名的方式(或用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和末一个字母)记在纸上,而另抄一份存放在地段中心机构那里,地段中心机构的同志有责任为这些姓名保密,如果发生泄密事情,地段中心的同志就要单独承担责任。同样的一份名单也可以送到区委那里,区委也同样要负责保密。

中心点的组织工作者不要把书面名单送到地段中心机构去,而应该在他们碰头时面交。把这些名单从地段中心机构送到地区中心机构去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小心。不要把村的全名写下来,写头一个字母和末一个字母就够了,采用其他暗号也行。

宣传会议及其他活动,要尽可能在夜间举行。必须懂得,只有夜间十二小时才是属于我们的。在进行活动中,必须把黑夜当成白昼,把白昼当成黑夜。

如果干掉什么刑事调查局人员或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是谁干的,也不能泄露是那一支游击队干的,只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在党领导下干的就行了。但必须把详细的报告送交上级委员会。

军事报告必须另外写。同样,关于党组织以及地下活动的详细情况要写在特别报告中。报告里要用化名。

关于警察扫荡、群众运动、群众问题和村委员会事务,必须另外呈送报告。不要随身携带重要档案材料,必须把它立即藏放在安全地点。

### 对交通员的指示

你一定要同你从事活动的那个地区的群众打成一片。不论服装、口音和语言,你都不能和当地群众有任何差异。你一定要穿和

当地群众同样的衣服，必要时可以变换你的发式或脱去衬衫。

在路途上，你一定要预先准备好回答任何盘问，比如你到哪个村庄去，你是哪个村庄人等等。

遇到任何群众或陌生人时，举止都要泰然自若，不要惊慌失措，好象别人已经知道你是谁的人似的。你回答问题时必须从容镇静。

行程中要观前顾后，但又显得很自然。

行走时，一位交通员要走在前头，稍为离开一点，重要物品和信件应当放在后面那位交通员身上。

如果怀疑有刑事调查局人员跟踪，就要改变路线，以表示你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如果他仍在跟踪，你就坐下来装做休息的样子，并观察他的动静举止。在断定他是个刑事调查局人员之后，就设法摆脱他，如有必要又有可能，就把他干掉。

尽可能在夜间行走。

千万不要泄露出你曾经到过如此这般的地点，见过一个如此这般的人物，以及某人现在某处等。

必须到所指定的地点去，而不要随便到别的地点去，即使你知道你要找的人是在那里。

必须小心保护你所携带的信件、文件和其他物品。如遇敌人盯梢，就要将重要的信件毁掉。万一来不及的话，就把它吞咽下去。物品不要装在摩登的或手提的麻袋中，而要捆在布包里，这是农民们在旅途中带货的通常方式。

对陌生人只能谈日常琐事，不要谈论政治，更不要作政治演讲。

你越是显得天真无知，就能越好地完成任务。

如果突然被敌人抓住，你必须讲些合情合理的假话（如我是到亲戚家里去的，或者我是去买羊的），以求脱险。

如果受到拷问，不能泄露任何秘密，只回答说，你什么也不知道。

在空闲时，努力学习政治；没有文化的同志要学习读书写字。

除了同自己有关的事情以外，交通员不要介入别的任何事情。他们不应当打听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交通员要有一根手杖。如果有手电筒，不要随便使用。在群众没有使用手电筒习惯的地方，或人们还看得见东西的时候，不要使用手电筒，在走近村庄时则完全不要用它。

你必须学会医治蛇咬、蝎子蜇的急救方法。随身携带一把小刀、一盒火柴和其他常用药品。

同志们：

目前，交通员在我们党组织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交通员同志们能够沉着、老练、敏捷地行动，我们党就会大踏步前进。我们党的许多活动是依靠这些同志的，所以这些交通员同志所担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他们稍有一点自满或疏忽的话，我们党就会受到严重的挫折。所以，这些同志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小心谨慎地去完成任务。

### 对游击队的指示

我们的游击队应当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活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把斗争长期坚持下去。现对我们的秘密组织指示如下：

#### 1. 游击队的停留

游击队应当经常处在秘密状态中。如需要到某村去，必须先派侦察员了解村中情况。抵村以后，也必须留在村外的安全地点。除该村的一两位负责人以外，游击队到达的消息不能让其他人知

道。它只能通过这一两位负责人秘密地取得所需要的东西，而避免任何热烈的场面。

不论队员人数多少，都要派一个人站岗放哨。他不能象过去那样，不是站在高处，就是站在路旁，而必须选择站在别人看不见而又能看得见别人的地方。

必须通知村内一两位负责同志保持警戒，但决不能停派岗哨而单单依靠他们。

在白天无论如何不要穿制服。

如果你吸土烟或香烟，一定要把烟头毁掉，使它看不出来，或者埋在树叶中或土中。吃过了饭，也要看一看有没有留下盛饭的树叶(或纸张)的痕迹。

即使在森林中，也必须作好防雨安排，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安排。

## 2. 游击队的行军

事前一定要知道路途的详细情况。行军时，应由侦察员在前面领路，游击队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

必须离开敌人可能进行伏击的路线，走别的路线。

只在夜间行军。

整个行军过程中，都要随时准备好武器。

## 3. 与其他单位的接触

每支游击队都要安排好在一定的地点(联系地点)收取信件。可以作好安排，每星期从那里收取一次，但交通员不要直接去寻找游击队。

游击队派出的交通员也要到那个预先指定好的地点去递交信件。

游击队员不要直接回家,必须停留在村外或森林中,而且只能在那里会见家属。在村内有敌人放哨警戒或留有当地敌人的时候,就应当叫家属到别的村庄会面,而不要在他们本村会面。

### 发动群众保卫党和游击队

我们在斗争中发动群众,有时必须采取秘密的方法。例如,当我们计划切断道路时,事先绝不能走漏风声,有多少人,来自什么村庄,也不能让别人知道。群众要分成小组进行活动,不要彼此搅在一起。同样,在夺取粮食时,也要分成小组,进行分配时,也按此办理。稻谷不得再落到敌人手里,而必须藏在秘密的场所。谷粒不要撒在路上。斧头、铲子和镰刀也要小心放好,不要送给别人。行动结束后,小心保管好,有活动时再拿出来,任务完成后立即放回原处。事先不能让敌人知道要采取夺粮行动,也不能让富农参加。一切动作要进行得有条不紊。

要提高群众的觉悟来保卫党。应当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必要时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来保卫党。必须教育党员自觉地保卫党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向党员解释,遇到敌人袭击时,要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领导人。这就是邦党委明确规定地区党委委员以及其他重要领导人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原因。同时还明确规定:除在危急的场合,地段领导人一般也不直接参加作战。不要指派重要领导人站岗放哨,因为岗哨是侦察敌人动静的,可能成为敌方子弹的第一个目标,这就意味着,任何重要领导人都可能在站岗放哨时碰上敌人的第一枪而牺牲。那末,岗哨是干什么用的呢?站岗放哨虽然是为着保护整个游击队,但领导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就产生了谁是重要领导同志的问题。

重要领导人就是指驻扎在那里的游击队中的负责同志,其他同志应当照顾和保护他们。

我们还必须注意，我们行动技术上的秘密不得写在传单、通报、墙报和标语上。

如果来了一位新同志，只有有关的人才能去见他，其他同志不要多问，也不要想法打听他是哪个村庄人。如果有谁问起这些问题，这位新同志不能泄漏他自己从什么村来、叫什么名字、是来干什么的。

除了秘密报告及其他需要参考的档案材料以外，其他有关日常活动的记录可以毁掉。秘密行动技术通报、其他有关秘密的游击战术以及我们的新战术的各种文件，一旦落入敌手就会十分有害，不要放在手提包里，也不要放在不负责任的同志那里。这些文件必须由认真负责的同志保管，并把内容念给别的同志听，念过后，不是小心保管就是毁掉。

如果一位新同志，或交通员，或其他任何人因有特殊任务去找另一个人时，一定要把他叫出来交谈，他们不得在别人面前交谈。新来的同志也不得急急忙忙地就在全体人员面前谈话，他们必须退到别处去。

如果有小事要同其他同志联系，可以写信或通过交通员接头。不要为了小事而召开会议，会议只能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召开。

## 行动技术通报(第二部分)

### 1. 关于隐蔽场所

(1)一个地方，人数越少就越安全，也越能保密。按照这个原则，可以断定：组织工作者和游击队在一起活动是不正确的。目前，武装游击队并不是安全的主要保证；对一个组织工作者来说，严守秘密才是安全的主要保证。所以，除了一两个可靠的交通员外，其他的人都不要同组织工作者在一起活动。

(2)当隐蔽在村外、井旁或田里时，必须注意到，邻近的井主和田主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隐蔽处的井主要作好安排，经常从邻人处获得有关敌人及其活动的消息，并进行必要的警戒。

(3)担负警卫工作的同志必须穿着和田间农民同样的服装，并且看过去好象正在忙于耕作的样子，但却随时都在进行警卫。

(4)小丘陵和石头堆也可以作为隐蔽处，但送水送饭时要格外警惕，因为携带饭菜和饮水到通常群众不去的地方是会引起怀疑的。

(5)组织工作者和交通员所穿的服装和一举一动都必须和群众一模一样。发式(不论是剃光、剪短或其他各种式样)必须和当地群众并无差别。衬衫要用粗布制成，剪裁得象当地农民所穿的衬衣或短衬衫。腰布要带褐色的，象农民那样带有汗水浸透的气味。腕上不要戴手表(手表可以放在衬衫口袋里，不至引人注目)。自来水笔不要插在口袋上让别人看见。要留胡子，或让胡子长得象农民那样。胡子不要修剪成摩登的式样，也不要剃得很整洁。

不要用洗浴肥皂，衣服也不能散发出肥皂的气味，因为敌人往往会检查可疑者衣服的气味。作为通常的头部服饰，最好能有一条布的头巾。

(6)隐蔽地点不能靠近交通要道或敌人常走的路线。它不能是这样的一个地点，即危急时会被困在狭窄的地形里，当敌人迫近时又会面对敌人；而必须是这样一个地点，即尽管敌人突然迫近，我们有办法实行自卫，并能突破他们的包围或夹攻。这就是说，隐蔽地点应当是这样的地方，如地穴、小丘、树林、水沟、沼泽地、湖沼或其他种类的障碍物，即在敌人能够猛扑到隐蔽场所之前足以延缓其行动的地方。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来选择这种地方。

(7)我们在走动中不要携带皮包或摩登提包，要把物品捆在一个布包里，随身携带。

## 2. 关于吃饭

(1) 白天将饭菜送到我们的隐蔽地点是有困难的，即使偶然有此可能，也不一定是安全的。夜间或天黑以后把饭菜送到我们的隐蔽地点来就容易得多了。用饭时要留下一些，以备次晨之用，最好是易于保藏的食物。如果得不到这类食物，要设法弄到油炸过的豆类、查纳豆（即孟加拉豆）或其他易于保藏的食物，留作储备。同样，还要设法弄到足量的水装在瓶、罐或皮水袋里，以备次日整天之用。

(2) 不要把饭直接送到我们的隐蔽地点。在送饭时必须仔细观察或小心提防，看看有没有人正在那里监视或已经知道这件事。只能秘密地送饭，不让任何人知道。

(3) 不要身边碰巧有什么人就随便派他去购买香烟，也不要一感到需要就随时派人去买。对这一点必须严格遵守。必须通过同情我们的其他吸烟者取得香烟，并且一次就取得所需要的全部数量。严禁夜间吸烟。

## 3. 关于睡觉

(1) 过夜的地方切不可正在公路或敌人的交通线上，也不可在靠近这些道路的地方，周围区域必须是安全的。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即使敌人偶然在十五至二十码以内通过这里，也不会被敌人发现。可以睡在岩石、小丘、地穴、干涸的水沟或树丛中。

(2) 不要盖白色的毯子或毛巾，要盖染色的布。

(3) 天亮后不要再睡觉，因为万一敌人发现了我们，要抓一个正在睡觉的俘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很早醒来，我们就易于发现敌人，趁着天色昏暗脱险。

(4) 在黎明前完成盥洗。



(5)不要打鼾。不得不咳嗽时,用一块布捂住嘴巴,使声音不透出来。

(6)在睡觉的地方,即使睡前曾经打扫干净,一起身也得把一切痕迹消灭干净,以免被敌人发现夜里有人在此地睡过。

#### 4. 关于往来行走,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

(1)白天决不要在大路上行走,应当走横越乡间的小路或事先经过特别侦察和选择的路线。即使是这些道路,也只能供当地人所不知道的新交通员使用。已暴露的交通员和组织工作者白天不要出行,就是夜间,也不要在大路上行走,只能走横越乡间的特别路线。

(2)当几个组织工作者或两个交通员外出时,必须有一个人走在前面,中间隔一段看得见的距离,第二个人跟在后面。在行进时,必须注意周围的各种声响或迹象,如出现可疑迹象,切不可显出惊慌的样子,而应该立即离开大路,弄清可疑迹象的来由,然后才可以继续前进。这一条规定对游击队也同样适用。

(3)不要携带过多的东西,以免妨碍我们在必要时兼程赶路或奔跑前进。重要信件和档案材料要放在口袋里或拿在手上,不要装在笨重的包袱里,以备必要时易于把它们毁掉。

(4)路途上不要交谈;如需要彼此传递信息,应当使用暗号或手势。

#### 一般技术上的警戒措施

1. 订购某些物品时,切勿把供应者暴露出来。同供应者的接触联系必须指定可靠的交通员承担,而不要随便派遣身边的任何人去。

2. 不要使用香脂。

3. 不要回家去过节，也不要**在隐蔽地点举行节日庆祝或其他喜庆活动**，除非有那样的可能性。

4. 不要大声谈话。

5. 不要大声叫喊“同志”。

6. 除偶尔或特殊场合外，不要握拳行“红色敬礼”。

7. 下雨天，特别在雨季中，不要到牲口棚子里去避雨或睡在那里，以为敌人不会在雨天走到那里来。要用贾穆草(一种可以防雨的芦草)制的席子或躲在茂密的树丛下避雨。在雨季中对敌人不能麻痹大意。

### 在森林中的秘密工作方法

1. 不要在大路上行走，必须找出特定的路线。在路上不要交谈。

2. 不要在森林中发出声响。唱歌、放声大笑、从远处叫喊一位同志等，都要避免。

3. 去取粮食时，不要在村中停留过久，或者借口天还没有黑而不出村(理由是夜幕尚未降临，人们还在走动)。我们必须根据联系接触的性质，确定到村里去该停留多久，但不要在任何村庄停留过久。

4. 在停留地点，不要发出声响。要小心使用铜锅，避免发出声响。注意不要留下炊事的痕迹，如把石头摆成烧饭炉灶的样子，也不要随地乱扔洋葱、辣椒的残屑、废纸、碎布等。整个场所要清理干净，并盖上一层常见的树叶等等，恢复原来的正常状态。

还必须注意，从森林中的隐蔽地点通往大路，不要由于经常行走而形成一条小径。

5. 除非为了消灭敌害实行自卫，在隐蔽地点的两英里之内，不要为了猎取野味加油或为了其他目的而放枪，也不要随便练习

射击。

6. 隐蔽地点不要堆集军需品，也不要堆集军需品的地方居住。除了足够维持四五天的粮食给养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外，其余的储备应藏放在距离我们住处至少一英里以外的地方。

7. 要在距离隐蔽地点八分之一英里或二百米处设置岗哨。岗哨不可站在别人容易望见的山顶或树梢。

8. 在森林中，就象野生动物不让人们发现藏身地点那样，我们也要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住处。我们必须住在别人看不见的小沟、洼地里。

9. 取水时，必须先从远处观察水源附近有没有敌人，在确信没有敌人或并无危险之后，才可以走近取水。在雨季，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尖锐了。

10. 行军时，侦察员要走在前面，其余的同志分成若干小组跟着他前进，每一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之间要相隔一段看得见的距离。

11. 隐蔽地点也不能让住在密林中的部落居民知道。我们应当从别的方向而不是直接从我们的住处走到科亚人聚居的村庄去，离村回来时也要遵守同样的警戒规则。

12. 我们必须在森林里面搭盖茅屋以供居住之用，而不能在随便什么地方漫不经心地搭盖。茅屋不能搭盖在靠近道路或村庄的地方。不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留在茅屋里。除了正在下雨(特大的雨)以外，我们通常应当住在树下或树丛里(这样就会给我们以更大的机动性，便于迅速行动)。

13. 雨季中，敌人往往对交通路线和村庄进行扫荡，所以每逢这种季节，我们在那些地方就要格外小心。

14. 交通员外出时，不要穿着刚用肥皂洗过因而还散发着肥皂气味的衣服。

15. 为了洗澡，大家要在预先规定的时间内前往，不要随心所欲地乱跑。必须设置岗哨，同时其他人要尽快洗完身子而不发出声响。

同志们：

在遵守我们提出的上述建议的同时，你们应当根据自己在当地的亲身经验，进一步定出其他必要的行动技术规则和行动方法。当前，不管敌人会怎样肆无忌惮地实行镇压，我们一定要把各种秘密活动更有组织、更有效果地继续坚持下去，这对于开展我们党的各项活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则，我们的运动就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危害。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改善秘密工作方法，把目前的群众运动高潮组织起来，那末，毫无疑问，我们就能在短期内把整个运动发展到更高得多的水平。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同志们，遵守这些关于秘密工作技术和实践方法的建议。

此致

革命敬礼！

党地区委员会

1949年5月14日

## 附录四

### 特仑甘纳之歌(略)

# 译名对照表

## 一、人名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 A

- A. Chakradhar A. 查克拉达尔  
A. K. Gopalan 阿·克·高普兰  
A. Lakshmi Narasimha Reddy A. 拉克什米·纳拉西姆哈·雷迪  
A. Prabhakar Rao A. 普拉巴卡尔·拉奥  
A. Ramraju A. 拉姆拉朱  
A. S. R. Chari A. S. R. 查里  
A. Vasudeva Rao A. 瓦苏德瓦·拉奥  
Abbas Ali 阿巴斯·阿利  
Acchamma 阿查玛  
Ademma 阿德玛  
Adi Reddi 阿迪·雷迪  
Adivamma 阿迪瓦玛  
Agamiah 阿加米阿赫  
Aga Reddi 阿加·雷迪  
Ahmed Khan 阿赫默德·汗  
Ailamma 艾拉玛  
Ailayya 艾拉亚  
Aillayya 艾拉亚  
Ajoy Kumar Ghosh 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Akarapu Saidulu 阿卡拉普·塞杜卢  
Akatar Ali 阿卡塔尔·阿利  
Akhtar Ali 阿赫塔尔·阿利  
Akhtar Hussain 阿赫塔尔·胡萨因  
Akkala Saidayya 阿卡拉·赛达亚  
Akkiraju Tirumal Rao 阿基拉朱·蒂鲁马尔·拉奥  
Akkulu 阿库卢  
Alam 阿拉姆  
Alauddin 阿劳丁  
Alluri Purnachandra Rao 阿卢里·普纳昌德拉·拉奥  
Alluri Sitaramaraju 阿卢里·西塔拉马拉朱  
Alwala 阿尔瓦拉  
Alwala Narasimha Reddy 阿尔瓦拉·纳拉西姆哈·雷迪  
Amin 阿明  
Amritam 阿姆里塔姆  
Amulak Ram 阿穆拉克·拉姆  
Ananda Chakravarty 阿南达·查克拉瓦蒂  
Ananda Rao 阿南达·拉奥  
Ananta Ramulu 阿南塔·拉穆卢  
Ananta Reddy 阿南塔·雷迪  
Anantam 阿南塔姆  
Anantayya 阿南塔亚  
Ananthachari 阿南塔查里  
Anasuya 阿纳苏娅  
Anireddy Rami Reddy 阿尼雷迪·

拉米·雷迪  
 Anireddy Ranga Reddy 阿尼雷迪·  
 兰加·雷迪  
 Annapurnamma 阿纳普纳玛  
 Anumarlapudi Seethmaram Rao 阿  
 努马拉普迪·西特马拉姆·拉奥  
 Anumula Ram Reddy 阿努穆拉·拉  
 姆·雷迪  
 Anwar Pasha 安瓦尔·帕沙  
 Appajipeta Lingayya 阿帕吉佩塔·  
 林加亚  
 Appi Reddy 阿皮·雷迪  
 Are Papayya 阿雷·帕帕亚  
 Arutla Lakshmi Narasimha Reddy  
 阿鲁特拉·拉克什米·纳拉  
 西姆哈·雷迪  
 Arutle Ramachandra Reddy 阿鲁特  
 莱·拉马昌德拉·雷迪  
 Arjuna 阿尔朱纳  
 Asafjahi 阿萨夫贾希  
 Asireddy Narasimha Reddy 阿西雷  
 迪·纳拉西姆哈·雷迪  
 Aswaraopeta 阿斯瓦拉奥佩塔  
 Avanigadda 阿瓦尼加达  
 Ayyoru Ramayya 阿约鲁·拉马亚  
 Aziz Ahmed 阿齐兹·阿赫默德  
 Azmatullah 阿兹马图拉赫

## B

B.Lingayya B.林加亚  
 B.Narsamma B.纳尔萨玛  
 B.Seshayya B.塞沙亚  
 B.Visweswar Rao B.维斯韦斯瓦尔·  
 拉奥  
 Bh.Rama Rao Bh.拉马·拉奥  
 Babu 巴布  
 Babu Khan 巴布·汗  
 Babu Rao 巴布·拉奥

Babu Rao (Jagan Mohan Reddi) 巴  
 布·拉奥(贾甘·莫汉·雷迪)  
 Babu Rao (Jagan Mohan) 巴布·拉  
 奥(贾甘·莫汉)  
 Baddam Ella Reddy 巴达姆·埃拉·  
 雷迪  
 Baddam Narayana 巴达姆·纳拉亚纳  
 Baddam Yella Reddy 巴达姆·耶拉·  
 雷迪  
 Badrakka 巴德拉卡  
 Balamuru Kondayya 巴拉穆鲁·孔达  
 亚  
 Balapunuru Bapanayya 巴拉普努鲁·  
 巴帕纳亚  
 Balaraju 巴拉拉朱  
 Balaram 巴拉拉姆  
 Balayya 巴拉亚  
 Baliya Ramulu 巴利贾·拉穆卢  
 Baliye Nagayya 巴利杰·纳加亚  
 Bandagi 班达吉  
 Bandi Veerayya 班迪·维拉亚  
 Bareddy Saidulu (Reddy) 巴雷迪·  
 赛杜卢(雷迪)  
 Basavayya 巴萨瓦亚  
 Basaviah 巴萨维阿赫  
 Basetti Ramulu 巴塞蒂·拉穆卢  
 Bashu 巴舒  
 Basithullah Baig 巴西图拉赫·拜格  
 Battini Komarelli 巴蒂尼·科马雷利  
 Bellam Shobhanadhri 贝拉姆·肖巴  
 纳德里  
 Bezwada 贝兹瓦达  
 Bhallu 巴卢  
 Bhansali 班萨利  
 Bharri Narayana 巴里·纳拉亚纳  
 Bhemireddy Kondal Reddy 比米雷  
 迪·孔达尔·雷迪  
 Bhemireddy Narasimha Reddi(B. N.)

比米雷迪·纳拉西姆哈·雷迪(比·纳)  
**Bhikshmayya** 比克什马亚  
**Bhima** 比马  
**Bhimeswar Rao** 比梅斯瓦尔·拉奥  
**Bhimireddi Natasimha Reddy** 比米雷迪·纳塔西姆哈·雷迪  
**Bhogala Veera Reddy** 博加拉·维拉·雷迪  
**Bhooshanam** 布沙纳姆  
**Bhumayya** 布马亚  
**Bhupati Reddy** 布帕蒂·雷迪  
**Bimla** 比姆拉  
**Bimla Naik** 比姆拉·奈克  
**Birru Narayana** 比鲁·纳拉亚纳  
**Bobbala Venkanna** 博巴拉·文卡纳  
**Boda Ailayya** 博达·艾拉亚  
**Boda Gholia** 博达·戈利阿  
**Boda Taminiya** 博达·塔米尼亚  
**Bodepudi Pullayya** 博德普迪·普拉亚  
**Bodepudi Punnayya** 博德普迪·普纳亚  
**Bolla Bulliah** 博拉·布利阿赫  
**Bucchi Reddi** 布奇·雷迪  
**Budemma** 布德玛  
**Burgula Ramakrishna Rao** 布尔古拉·拉马克里什纳·拉奥

### C

**C. P. Ramaswamy Lyer** C. P. 拉马斯瓦米·利尔  
**C. Rajeswar Rao** C. 拉杰什瓦尔·拉奥  
**C. V. Rajagopalachari** C. V. 拉贾戈帕拉查里  
**Ch. Hanumanta Rao** Ch. 哈努曼塔·拉奥  
**Ch. Lakshmi Narasayya** Ch. 拉克什米·纳拉沙亚  
**Ch. Rajeshwar Rao** Ch. 拉杰什瓦尔·拉奥

**Ch. Thirumal Rao** Ch. 蒂鲁马尔·拉奥  
**Chada Komarayya** 查达·科马拉亚  
**Chakali Ailamma** 查卡利·艾拉玛  
**Chakali Rajayya** 查卡利·拉贾亚  
**Chakali Somulu** 查卡利·索穆卢  
**Chakilam Yadagiri Rao** 查基拉姆·亚达吉里·拉奥  
**Chakki Venkayya** 查基·文卡亚  
**Chala Yellayya** 查拉·耶拉亚  
**Chalama Reddy** 查拉马·雷迪  
**Chalasanani Sreenivasa** 查拉萨尼·斯里尼瓦萨  
**Challa Rajayya** 查拉·拉贾亚  
**Challa Seetarami Reddi** 查拉·西塔拉米·雷迪  
**Challakonda Venkata Reddy** 查拉孔达·文卡塔·雷迪  
**Challapalli Narayana Rao** 查拉帕利·纳拉亚纳·拉奥  
**Chandampalli Doralu** 昌达姆帕利·多拉卢  
**Chandra Mouleswar Rao** 昌德拉·毛莱斯瓦尔·拉奥  
**Chandra Reddi** 昌德拉·雷迪  
**Chandrayya** 昌德拉亚  
**Chandru** 昌德鲁  
**Chandupatla Sudarshana Rao** 昌杜帕特拉·苏达尔沙纳·拉奥  
**Charles** 查莱斯  
**Cheekati Lakshmayya** 奇卡蒂·拉克什马亚  
**Chelama Reddy** 切拉马·雷迪  
**Chelasani Velama Somayya** 切拉萨尼·韦拉马·索马亚  
**Chelmayya** 切尔马亚  
**Chelsani Rajagopal Rao** 切尔萨尼·拉贾戈帕尔·拉奥



Chenna Reddy 切纳·雷迪  
 Chennayya 切纳亚  
 Chennur Veerabhadar Rao 切努尔·  
 维拉巴达尔·拉奥  
 Chenoy 切诺伊  
 Chenukupalli Narasimha Reddi 切努  
 库帕利·纳拉西姆哈·雷迪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Chilasani Jagannath Rao 奇拉萨尼·  
 贾加纳特·拉奥  
 Chinna Narsinga Rao 奇纳·纳尔辛  
 加·拉奥  
 Chinnam Komarayya 奇纳姆·科马  
 拉亚  
 Chinta Koti Reddy 钦塔·科蒂·雷迪  
 Chintakunta Raghava Reddy 钦塔昆  
 塔·拉格哈瓦·雷迪  
 Chintalapalem 钦塔拉帕伦  
 Chintam Satyanarayana Doss 钦塔姆·  
 萨特亚纳拉亚纳·多斯  
 Chintapalli Papa Rao 钦塔帕利·帕  
 帕·拉奥  
 Chintapalli Ramchandra Reddy 钦塔  
 帕利·拉姆昌德拉·雷迪  
 Chirra Venkata Reddy 奇拉·文卡  
 塔·雷迪  
 Chirravuri Lakshmi Narsayya  
 奇拉武里·拉克什米·纳尔萨亚  
 Chitnis 奇特尼斯  
 Chivukula Sesa Sastry 奇武库  
 拉·塞沙·萨斯特里  
 Crombi 克罗姆比

## D

D. M. Sankar Rao D. M. 桑卡尔·拉奥  
 D. N. Pritt D. N. 普里特  
 D. R. Reddy D. R. 雷迪  
 Damodar Reddy 达莫达尔·雷迪

Damodara Reddi 达莫达拉·雷迪  
 Danda Narayanaswamy 丹达·纳拉  
 亚纳斯瓦米  
 Dange 丹吉  
 Danial Latifi 达尼阿尔·拉蒂菲  
 Darsa 达尔萨  
 Dasari Nagabhushanam 达萨里·纳  
 加布沙纳姆  
 Dasari Subbayya 达萨里·苏巴亚  
 Dasari Venkateswar Rao 达萨里·文  
 卡泰斯瓦尔·拉奥  
 Dattudu 达图杜  
 Daveedu 达维杜  
 Dawood Sharif 达武德·沙里夫  
 Dayam Raji Reddi 达亚姆·拉吉·  
 雷迪  
 Devabattini Venkateswar Rao 德瓦  
 巴蒂尼·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Devanandam 德瓦南达姆  
 Devarakonda Subba Rao 德瓦拉孔  
 达·苏巴·拉奥  
 Devasani Venkatayya 德瓦萨尼·文  
 卡塔亚  
 Devulapalli Raghava Rao 德武拉帕  
 利·拉格哈瓦·拉奥  
 Devulapalli Venkateswar Rao (D. V.)  
 德武拉帕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德·  
 文)  
 Dharmaram Chokka Rao 达马拉姆·  
 乔卡·拉奥  
 Dina Lingayya 迪纳·林加亚  
 Dodda Narasayya 多达·纳拉萨亚  
 Doddi Komarayya 多迪·科马拉亚  
 Doddi Komarayya Zindabad 多迪·  
 科马拉亚·津达巴德  
 Doddi Mallayya 多迪·马拉亚  
 Doggala Pandayya 多加拉·潘达亚  
 Dondeti Pullayya 东德蒂·普拉亚

Dondeti Suri 东德蒂·苏里  
Dorabji 多拉布吉  
Doraiswamy 多赖斯瓦米  
Dupalli Venkatarama Reddy 杜帕利·文卡塔拉马·雷迪  
Durgadasi Kanakayya 杜加达西·卡纳卡亚  
Dyer 戴尔

## E

Edpuganti Purnachandra Rao 埃德普甘蒂·普纳昌德拉·拉奥  
Edpuganti Subba Rao 埃德普甘蒂·苏巴·拉奥  
Edumaddula Seshareddi 埃杜马杜拉·西沙雷迪  
Edunutala Gopala Rao 埃杜努塔拉·戈帕拉·拉奥  
Elagandula Laxminarasayya 埃拉甘杜拉·拉克什米纳拉萨亚  
Ella Reddy 埃拉·雷迪  
Ellayya 埃拉亚  
Engels 恩格斯  
Enukur Buchayya 埃努库尔·布查亚  
Erra Narsi Reddy 埃拉·纳尔西·雷迪  
Erra Satyam 埃拉·萨特亚姆  
Errabolu Appi Reddi 埃拉博卢·阿皮·雷迪  
Erramma 埃拉玛  
Eswar Reddy 埃斯瓦尔·雷迪

## F

Fatehpuram Keshava Rao 法泰赫普拉姆·凯沙瓦·拉奥

## G

G. Kistayya G. 基斯塔亚

Gabbeta Tirumala Reddy 加贝塔·蒂鲁马拉·雷迪  
Gaddam Veerayya 加达姆·维拉亚  
Gaddapu Amin 加达普·阿明  
Gajala Ramanarsimha Reddy 加贾拉·拉马纳西姆哈·雷迪  
Gajula Ramachandrayya 加朱拉·拉马昌德拉亚  
Gali Hanumayya 加利·哈努马亚  
Ganapathi (Mallaya) 加纳帕蒂(马拉亚)  
Ganapathy 加纳帕蒂  
Gandhi 甘地  
Gandra Chandrayya 甘德拉·昌德拉亚  
Ganesh 加内什  
Gangadhar Chitnis 甘加德哈尔·奇特尼斯  
Gangaram 甘加拉姆  
Gangavarapu Sreenivas Rao 甘加瓦拉普·斯里尼瓦斯·拉奥  
Gangavarapu Sreenivasa Rao 甘加瓦拉普·斯里尼瓦萨·拉奥  
Gangavaru Sreeniwas Rao 甘加瓦鲁·斯里尼瓦斯·拉奥  
Ganji Sataynarayana 甘吉·沙泰纳拉亚纳  
Ganta Papi Reddy 甘塔·帕皮·雷迪  
Ganugupati Narayana Reddy 加努古帕蒂·纳拉亚纳·雷迪  
Gattu Gopalakrishnayya 加图·戈帕拉克里什纳亚  
Ghani 加尼  
Ghouse Mohiuddin 高塞·莫希乌丁  
Ginjaluri Pitchayya 金贾卢里·皮特查亚  
Giri Prasad 吉里·普拉萨德  
Gogineni Laxminarayana 戈吉内尼·拉克什米纳拉亚纳

Gogineni Tatayya 戈吉内尼·塔塔亚  
 Gokula Mattayya (Reddy) 戈库拉·  
 马塔亚(雷迪)  
 Golla Komarayya 戈拉·科马拉亚  
 Golla Muttayya 戈拉·穆塔亚  
 Golla Muthayya 戈拉·穆塔亚  
 Gone Venkatayya 戈内·文卡塔亚  
 Gopaiah 戈派阿赫  
 Gopal Reddy 戈帕尔·雷迪  
 Gopala Rao 戈帕拉·拉奥  
 Gorremuchchu Ajarayya 戈雷穆奇丘·  
 阿贾拉亚  
 Gowada Venkayya 戈瓦达·文卡亚  
 Gowrelli mallayya 高雷利·马拉亚  
 Griggson 格里格松  
 Gudem Jagannadha Rao 古登·贾加  
 纳德哈·拉奥  
 Gudur Ranga Reddy 古杜尔·兰加·  
 雷迪  
 Guggilla Mallayya 古吉拉·马拉亚  
 Gunda Keshavulu 贡达·凯沙武卢  
 Gunda Venkanna 贡达·文卡纳  
 Gundala Kondayya 贡达拉·孔达亚  
 Gundu Ramulu 贡杜·拉穆卢  
 Gurdayal Singh 古达亚尔·辛格  
 Gurovayya 古罗瓦亚  
 Gurram Narsi Reddy 古拉姆·纳尔  
 西·雷迪  
 Gurudayal Singh 古鲁达亚尔·辛格  
 Gutta Seetarami Reddy 古塔·西塔  
 拉米·雷迪  
 Guttayya 古塔亚

## H

Hamu 哈穆  
 Hamumantu 哈穆曼图  
 Hanumalu 哈努马卢  
 Hanumantha Rao 哈努曼塔·拉奥

Hanumayamma 哈努马亚玛  
 Harijan Muthayya 哈里真·穆塔亚  
 Harischandra 哈里斯昌德拉  
 Hemendroff 赫门德罗夫  
 Hitler 希特勒  
 Ho Chi Minh 胡志明

## I

I. Lingayya I. 林加亚  
 Ilupilla Appalaswamy 伊卢皮拉·阿  
 帕拉斯瓦米  
 Iman 伊曼  
 Indira Gandhi 英迪拉·甘地  
 Ipparthi Narsi Reddi 伊帕尔蒂·纳尔  
 西·雷迪  
 Iqbal Ahmad 伊克巴尔·阿赫马德  
 Irigela Linga Reddy 伊里盖拉·林  
 加·雷迪  
 Itakula Narsinga Rao 伊塔库拉·纳  
 尔辛加·拉奥

## J

J. N. Chowdhury J. N. 乔杜里  
 Jaffar Hassan 贾法尔·哈桑  
 Jagannadham 贾加纳德哈姆  
 Jagannath Rao 贾加纳特·拉奥  
 Jagannath Reddy 贾加纳特·雷迪  
 Jagannathachari 贾加纳塔查里  
 Jagannatham 贾加纳塔姆  
 Jainabbi 贾伊纳比  
 Jaisurya 贾伊苏亚  
 Jakkayya 贾卡亚  
 Jalgam Vengal Rao 贾尔加姆·文加  
 尔·拉奥  
 Janaki Rama Rao 贾纳基·拉马·  
 拉奥  
 Janardhan 贾纳尔丹  
 Jankiamma 詹基阿玛

Janna Reddi 贾纳·雷迪  
 Jannareddi Deshmukh 贾纳雷迪·德什穆克  
 Jannareddi Pratapa Reddi 贾纳雷迪·普拉塔帕·雷迪  
 Jannareddi Pratap Reddy 贾纳雷迪·普拉塔普·雷迪  
 Janu 贾努  
 Jasti Raghavayya 贾斯蒂·拉加瓦亚  
 Jatraveth Dauda 贾特拉韦特·道达  
 Jawaharlal Nehru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ehangir Khan 杰汉吉尔·汗  
 Jerri Eagala Rami Reddy 杰里·埃阿加拉·拉米·雷迪  
 Jodhya 乔德亚  
 John 约翰  
 Joshi 乔希  
 Junugu Butchi Reddy 朱努古·布特奇·雷迪  
 Jupudi Narasimha Rao 朱普迪·纳拉西姆哈·拉奥

## K

K. Laxminarayana K. 拉克什米纳拉亚纳  
 Kadari Narasimha Rao 卡达里·纳拉西姆哈·拉奥  
 Kadiyala Narayana Rao 卡迪亚拉·纳拉亚纳·拉奥  
 Kaka Bujji 卡卡·布吉  
 Kalidindi Suryanarayana Raju 卡利丁迪·苏亚纳拉亚纳·拉朱  
 Kalluri 卡卢里  
 Kalluri Rajeswar Rao 卡卢里·拉杰斯瓦尔·拉奥  
 Kalva Ram Reddy 卡尔瓦·拉姆·雷迪

Kamareddi 卡马雷迪  
 Kamareddi Sahukar 卡马雷迪·萨胡卡尔  
 Kanagala Butchayya 卡纳加拉·布特查亚  
 Kanakayya 卡纳卡亚  
 Kanchan Rao 坎昌·拉奥  
 Kandada Bali Reddy 坎达达·巴利·雷迪  
 Kandibada Janaki Rama Rao 坎迪巴达·贾纳基·拉马·拉奥  
 Kandibandh Jankirama Rao 坎迪班德·詹基拉马·拉奥  
 Kandikatla Nagabhushanam 坎迪卡特拉·纳加布沙纳姆  
 Kanneboyina Sayanna 卡内博伊纳·萨亚纳  
 Kantamaneni Venkataratnam 坎塔马内尼·文卡塔拉特纳姆  
 Kanthamma 坎塔玛  
 Kanukuntla Jogayya 卡努昆特拉·乔加亚  
 Kapugallu Muttavarapu 卡普加卢·穆塔瓦拉普  
 Kashinath Kulkarni 卡希纳特·库尔卡尼  
 Kasim Razvi 卡西姆·拉兹维  
 Kasturi Kutumba Rao 卡斯图里·库图姆巴·拉奥  
 Katari Narsing Rao 卡特里·纳尔辛格·拉奥  
 Kathari Somayya 卡特里·索马亚  
 Katkur Ramachandra Reddy 卡特库尔·拉马昌德拉·雷迪  
 Katragadda Chinna Venkatarayudu 卡特拉加达·奇纳·文卡塔拉尤杜  
 Katta Ramakotayya 卡塔·拉马科塔亚

Kavali Narayana 卡瓦利·纳拉亚纳  
 Keshav Reddy 凯沙夫·雷迪  
 Keshava Rao 凯沙瓦·拉奥  
 Keshava Reddy 凯沙瓦·雷迪  
 Kilaru Venkayya 基拉鲁·文卡亚  
 Kishan 基申  
 Kodali Chittamma 科达利·奇塔玛  
 Kodanda Rami Reddy 科丹达·拉  
 米·雷迪  
 Kodandarama Reddy 丹科达拉马·  
 雷迪  
 Komarayya 科马拉亚  
 Komati Ramachandrudu 科马蒂·拉  
 马昌德鲁杜  
 Kommineni Prakasa Rao 科米内尼·  
 普拉卡萨·拉奥  
 Kommineni Prakash Rao 科米内尼·  
 普拉卡什·拉奥  
 Konda Venkataranga Reddy 孔达·  
 文卡塔兰加·雷迪  
 Kondal Reddy 孔达尔·雷迪  
 Kondala Reddy 孔达拉·雷迪  
 Kondam Hanumayya 孔达姆·哈努  
 马亚  
 Kondandarami Reddy 孔丹达拉米·  
 雷迪  
 Kondaram Balakoti (Ramanuja Re-  
 ddi) 孔达拉姆·巴拉科蒂(拉马努  
 贾·雷迪)  
 Kondapuram 孔达普拉姆  
 Kondareddi 孔达雷迪  
 Kondayya 孔达亚  
 Kondukuru Mallayya 孔杜库鲁·马  
 拉亚  
 Koneru Mallikarjuna Rao 科内鲁·  
 马利卡朱纳·拉奥  
 Kongara Atchayya 孔加拉·阿特查亚  
 Koram Pratap Reddy 科拉姆·普拉

塔普·雷迪  
 Kotagiri Rao 科塔吉里·拉奥  
 Kottha Raj Reddy 科塔·拉杰·雷迪  
 Kottha Veera Reddy 科塔·维拉·  
 雷迪  
 Krishnamurthy 克里什纳穆蒂  
 Krishna Rao 克里什纳·拉奥  
 Kukkala Ramulu 库卡拉·拉穆卢  
 Kumarayya 库马拉亚  
 Kumari Mattayya 库马里·马塔亚  
 Kummari Muttayya 库马里·穆塔亚  
 Kummari Narasimhulu 库马里·纳  
 拉西姆胡卢  
 Kunduru Laxmikanta Rao 昆杜鲁·  
 拉克什米坎塔·拉奥  
 Kunja Muthyalu 昆贾·穆特亚卢

## L

Lacchamma 拉克哈玛  
 Lacchi Reddy 拉克希·雷迪  
 Lacchulu 拉克胡卢  
 Lachamma 拉查玛  
 Lachha Naik 拉克哈·奈克  
 Lachhakka 拉克哈卡  
 Lachhamma 拉克哈马  
 Lahoti 拉霍蒂  
 Laik Ali 莱克·阿利  
 Lakkiseti Lakshmi Narasayya 拉基  
 塞蒂·拉克什米·纳拉萨亚  
 Lakshma Reddy 拉克什马·雷迪  
 Lakshmadu 拉克什马杜  
 Lakshmi 拉克什米  
 Lakshminarsu 拉克什米纳苏  
 Lalayya 拉拉亚  
 Laxmana 拉克什马纳  
 Lenin 列宁  
 Linga Reddy 林加·雷迪  
 Lingala Butchayya 林加拉·布特查亚

Lingamma 林加玛  
Lingamurthy Raju 林加穆尔蒂·拉朱  
Linganna 林加纳  
Lingayya 林加亚  
Lingga Reddy 林加·雷迪  
Lingulu 林古卢

## M

M. Basavapunnaiiah M. 巴萨瓦普奈阿赫  
M. Chitti M. 奇蒂  
M. K. Vellodi M. K. 韦洛迪  
M. Lakshminarayana M. 拉克什米纳拉亚纳  
M. Seetharamayya M. 西塔拉马亚  
Maccha Pattayya 马查·帕塔亚  
Maccha Veerayya 马查·维拉亚  
Madala Kotayya 马达拉·科塔亚  
Madapati Hanumantha Rao 马达帕蒂·哈努曼塔·拉奥  
Maddi Ramulu 马迪·拉穆卢  
Maddukuri Chandrasekhara Rao 马杜库里·昌德拉塞克哈拉·拉奥  
Madhava Menon 马德哈瓦·梅农  
Madhava Reddy 马德哈瓦·雷迪  
Madupalli Veeraswami 马杜帕利·维拉斯瓦米  
Mahatma Gandhi 圣雄甘地  
Mahendra 马亨得拉  
Maisayya 迈萨亚  
Malenkov 马林科夫  
Malla Reddy 马拉·雷迪  
Mallapuram Ranga Reddi 马拉普拉姆·兰加·雷迪  
Mallayya 马拉亚  
Mallesham 马莱沙姆  
Mallikamba 马利卡姆巴  
Mallikarjuna Sarma 马利卡朱纳·萨

尔马  
Mallipaka Mysayya 马利帕卡·米萨亚  
Manche 曼切  
Manchikanti Ramakrishna 曼奇坎蒂·拉马克里什纳  
Manchikanti Ramshrishna Rao 曼奇坎蒂·拉姆什里什纳·拉奥  
Manda Achhayya 曼达·阿克哈亚  
Mandadi Somi Reddy 曼达迪·索米·雷迪  
Mandamarri Madhava Rao 曼达马里·马德哈瓦·拉奥  
Mandameri Madhava Rao 曼达梅里·马德哈瓦·拉奥  
Mandava Koteswar Rao 曼达瓦·科泰什瓦尔·拉奥  
Mandava Venkateswar Rao 曼达瓦·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Mangali Komarayya 曼加利·科马拉亚  
Mangali Kondayya 曼加利·孔达亚  
Mangayya 曼加亚  
Mangili 曼吉利  
Manoharlal Saxena 马诺哈拉尔·萨克塞纳  
Maqdoom 马克杜姆  
Marireddi Satyanarayana 马里雷迪·萨特亚纳拉亚纳  
Marpu Pullayya 马尔普·普拉亚  
Marripeda Damodar Reddy 马里佩达·达莫达尔·雷迪  
Marupilla Chitti 马鲁皮拉·奇蒂  
Marx 马克思  
Matsa Veeramallu 马特萨·维拉马卢  
Matta Reddy 马塔·雷迪  
Mazhar Hussain 马兹哈尔·胡萨因  
Medaramatla Seetharamayya 梅达拉

马特拉·西塔拉马娅  
 Mera Janayya 梅拉·贾纳亚  
 Mettala Sreeramulu 梅塔拉·斯里拉  
 穆卢  
 Moazzum Hussain 莫阿祖姆·胡萨因  
 Mogalanayak 莫加拉纳亚克  
 Mohammad Ali Razvi 莫哈马德·阿  
 利·拉兹维  
 Mohan Reddy 莫汉·雷迪  
 Molotov 莫洛托夫  
 More Veerayya 莫雷·维拉亚  
 Mosangi Doralu 莫桑吉·多拉卢  
 Motam Posalu 莫塔姆·波萨卢  
 Motam Ramulu 莫塔姆·拉穆卢  
 Motarapu Ramachandrayya 莫塔拉  
 普·拉马昌德拉亚  
 Moturi Venkataratnam 莫图里·文  
 卡塔拉特纳姆  
 Mrityanjayudu 姆里特扬贾尤杜  
 Mudam Mallayya 穆达姆·马拉亚  
 Mudireddi Venkatachalam 穆迪雷  
 迪·文卡塔查拉姆  
 Mugali Venkatayya 穆加利·文卡塔  
 亚  
 Mukkaram Jah 穆卡拉姆·贾赫  
 Mukkamala Rao 穆卡马拉·拉奥  
 Mukundam 穆昆达姆  
 Musakuri 穆萨库里  
 Musi Pullayya 穆西·普拉亚  
 Musipalli Narasayya 穆西帕利·纳  
 拉萨亚  
 Mussolini 墨索里尼  
 Musuku Venkat Reddy 穆苏库·文  
 卡特·雷迪  
 Muthavarapu Kotayya 穆塔瓦拉普·  
 科塔亚  
 Muthavarapu Narasayya 穆塔瓦拉  
 普·纳拉萨亚

Muthayya 穆塔亚  
 Muthireddy Venkatachalam 穆蒂雷  
 迪·文卡塔查拉姆  
 Muttavapu Venkayya 穆塔瓦普·文  
 卡亚  
 Muttavarapu Venkayya 穆塔瓦拉普·  
 文卡亚  
 Muttayya 穆塔亚

## N

N. G. Ranga N. G. 兰加  
 N. Venkatramana N. 文卡特拉马纳  
 Nadella Venkata Krishnayya 纳德  
 拉·文卡塔·克里什纳亚  
 Nagabhushanam 纳加布沙纳姆  
 Nagamma 纳加玛  
 Nakrikanti Venkulu 纳克里坎蒂·文  
 库卢  
 Nalla Narasimhalu 纳拉·纳拉西姆  
 哈卢  
 Nalla Narasimhalu (Junior) 小纳  
 拉·纳拉西姆哈卢  
 Nalla Narasimhulu 纳拉·纳拉西姆  
 胡卢  
 Nallu Pratapa Reddy 纳卢·普拉塔  
 帕·雷迪  
 Nancharamma 南查拉玛  
 Nandayya 南达亚  
 Nandyala Sreenivas Reddy 南德亚  
 拉·斯里尼瓦斯·雷迪  
 Nanjappa 南贾帕  
 Nanu 纳努  
 Narasamma 纳拉萨玛  
 Narasayya 纳拉萨亚  
 Narasimha Reddy 纳拉西姆哈·雷迪  
 Narayana 纳拉亚纳  
 Narayana Reddy 纳拉亚纳·雷迪  
 Narayanamma 纳拉亚纳玛

Narra Anjaneyulu 纳拉·安贾内尤卢  
Narra Gopal Reddy 纳拉·戈帕尔·  
雷迪  
Narsamma 纳萨玛  
Narsapur Samsthanam 纳萨普尔·萨  
姆斯塔纳姆  
Narsiah 纳西阿赫  
Narsimha Reddi 纳西姆哈·雷迪  
Narsinga Rao 纳尔辛加·拉奥  
Nasarayya 纳萨拉亚  
Narspur Samasthanam Raja 纳斯普  
尔·萨马斯塔纳姆·罗阁  
Nauratan Lal 瑙拉坦·拉尔  
Neelam Krishnaya 尼拉姆·克里什  
纳亚  
Nehru 尼赫鲁  
Nellikallu Ramulu 内利卡卢·拉穆卢  
Nimmala Ramulu 尼马拉·拉穆卢

### O

O. P. Sangal O. P. 桑加尔  
Onamala Venkadu 奥纳马拉·文卡杜

### P

P. Anantam P. 阿南塔姆  
P. C. Joshi 普·钱·约希  
P. Narsing Rao P. 纳尔辛格·拉奥  
P. R. Kokil P. R. 科基尔  
P. Seetarama Rao P. 西塔拉马·拉奥  
P. Sundarayya 普·孙达拉雅  
Padala Subba Rao 帕达拉·苏巴·  
拉奥  
Padigala Subbayya 帕迪加拉·苏巴亚  
Padigapati Nagamma 帕迪加帕蒂·  
纳加玛  
Padma 帕德马  
Padma Reddy 帕德马·雷迪  
Padmaja Naidu 帕德马贾·奈杜

Pagali Malla Reddy 帕加利·马拉·  
雷迪  
Pagidipalli Jogayya 帕吉迪帕利·乔  
加亚  
Paila Ramachandra Reddy 派拉·拉  
马昌德拉·雷迪  
Pakirayya 帕基拉亚  
Paladugu Brohmayya 帕拉杜古·布  
罗赫马亚  
Pannalal Pitti 潘纳拉尔·皮蒂  
Pamula Kistayya 帕穆拉·基斯塔亚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Pandyala Raghava Rao 潘德亚拉·  
拉加瓦·拉奥  
Pannala Lakshma Reddy 帕纳拉·  
拉克什马·雷迪  
Pannala Narayana Reddy 帕纳拉·  
纳拉亚纳·雷迪  
Pannala Papayya 帕纳拉·帕帕亚  
Papakka 帕帕卡  
Pannalal Pitti 潘纳拉尔·皮蒂  
Parna Janaki Reddi 帕尔纳·贾纳  
基·雷迪  
Parsa Satyanarayana 帕尔萨·萨特亚  
纳拉亚纳  
Pasam Pulla Reddi 帕萨姆·普拉·  
雷迪  
Pasam Rami Reddy 帕萨姆·拉米·  
雷迪  
Pasunuru Venkata Reddy 帕苏努鲁·  
文卡塔·雷迪  
Patel Narasayya 帕泰尔·纳拉萨亚  
Pathuri Narasimha Rao 帕图里·纳  
拉西姆哈·拉奥  
Patibandla Janakiramayya 帕蒂班德  
拉·贾纳基拉马亚  
Pattabhi Sitaramayya 帕塔比·西塔



拉马亚

Paul Robeson 保尔·罗伯逊  
Pembarti Mallayya 彭巴尔蒂·马拉亚  
Penubadu Seetaram Rao 佩努巴杜·西塔拉姆·拉奥  
Pentayya (Koppulu Penta Reddy) 彭塔亚(科普卢·彭塔·雷迪)  
Perintal Sadhu 佩林塔尔·萨杜  
Perintalapalli Sadhu Singaraju 佩林塔拉帕利·萨杜·辛加拉朱  
Pichi Reddy 皮奇·雷迪  
Pilla Kotayya 皮拉·科塔亚  
Pillay 皮莱  
Pindipolu Jaggannath Reddy 平迪波卢·贾加纳特·雷迪  
Pindiprolu Jagannath Reddy 平迪普罗卢·贾加纳特·雷迪  
Pingali 平加利  
Pingali Ranga Reddy 平加利·兰加·雷迪  
Pingali Venkatrama Reddy 平加利·文卡特拉马·雷迪  
Podichedu Lingayya 波迪切杜·林加亚  
Podmayya 波德马亚  
Ponugoti Sitarama Rao 波努戈蒂·西塔拉马·拉奥  
Potaram Maktedar 波塔拉姆·马克泰达尔  
Potluru Sundaram 波特卢鲁·孙达拉姆  
Potti Sreeramulu 波蒂·斯里拉穆卢  
Potu Venkatanarasayya 波图·文卡塔纳拉萨亚  
Prabhakar Rao 普拉巴卡尔·拉奥  
Prakasam 普拉卡萨姆  
Prakash Rao 普拉卡什·拉奥

Pullaiah 普莱阿赫  
Pullakka 普拉卡  
Pullamma 普拉玛  
Pullanna 普拉纳  
Pullayya 普拉亚  
Pusloji Veerayya 普斯洛吉·维拉亚  
Pusukuri 普苏库里  
Pusukuri Narasimha Rao 普苏库里·纳拉西姆哈·拉奥  
Pusukuri Raghava Rao 普苏库里·拉格哈瓦·拉奥  
Pusuluri 普苏卢里  
Pusuluri Satyam 普苏卢里·萨特亚姆

## Q

Qasim Aziz 卡西姆·阿齐兹

## R

R. Ayyaparaju R. 阿亚帕拉朱  
Rafi Ahmad 拉菲·阿赫马德  
Raggu Ramulu 拉古·拉穆卢  
Raghava Rao 拉格哈瓦·拉奥  
Raghava Reddi 拉格哈瓦·雷迪  
Raghavayya 拉加瓦亚  
Raghavendra Rao 拉加文德拉·拉奥  
Raghu Ramulu 拉格胡·拉穆卢  
Raj Bahddur Gour 拉杰·巴哈杜尔·高尔  
Raj Reddy 拉杰·雷迪  
Raja Ram Mohan Roy 拉贾·拉姆·莫汉·罗伊  
Rajaji 拉贾吉  
Rajamma 拉贾玛  
Rajayya 拉贾亚  
Raji Reddy 拉吉·雷迪  
Rajiah 拉吉阿赫  
Rajili Venkata Reddi 拉吉利·文卡塔·雷迪

Rajya 拉杰亚  
 Rallakanti Venkata Reddy 拉拉坎蒂·文卡塔·雷迪  
 Rama 罗摩  
 Ramachandra Rao 拉马昌德拉·拉奥  
 Ramachandra Reddy 拉马昌德拉·雷迪  
 Ramachandram 拉马昌德拉姆  
 Ramadugu Jagannath Rao 拉马杜古·贾加纳特·拉奥  
 Ramakka 拉玛卡  
 Ramakrishnamma 拉马克里什纳马  
 Ramalakshmi 拉马拉克什米  
 Ramalingayya 拉马林加亚  
 Ramanarsa Reddy 拉马纳萨·雷迪  
 Ramanaya 拉马纳亚  
 Ramanujachari 拉马努贾查里  
 Ramanuja Reddi 拉马努贾·雷迪  
 Ramasahayam Damodar Reddi 拉马萨哈亚姆·达莫达尔·雷迪  
 Ramayya 拉马亚  
 Rambayyam 拉姆巴亚姆  
 Rambayyamma 拉姆巴亚玛  
 Ramchandra Reddi 拉姆昌德拉·雷迪  
 Ramdass 拉姆达斯  
 Rami Reddy 拉米·雷迪  
 Rampalli Ramayya 拉姆帕利·拉马亚  
 Ramu 拉穆  
 Ramu (Gangireddi Koti Reddy) 拉穆(甘吉雷迪·科蒂·雷迪)  
 Ramulamma 拉穆拉玛  
 Ramulu 拉穆卢  
 Ramulu (Chintalagudem) 拉穆卢(钦塔拉古登)  
 Ranga Reddy 兰加·雷迪  
 Rangachari 兰加查里  
 Rangamma 兰加玛

Rangayya 兰加亚  
 Rapalle Anantaramayya 拉帕莱·阿南塔拉马亚  
 Ratakondo Venkayya 拉塔孔多·文卡亚  
 Ratilal 拉蒂拉尔  
 Rattayya 拉塔亚  
 Ravella Janaki Ramayya 拉韦拉·贾纳基·拉马亚  
 Ravi Bheema Rao 拉维·比马·拉奥  
 Ravi Narayan Reddy 拉维·纳拉扬·雷迪  
 Ravipati Lingayya 拉维帕蒂·林加亚  
 Raviraghava Reddy 拉维拉格哈瓦·雷迪  
 Ravula Veerayya 拉武拉·维拉亚  
 Rayala Jaggayya 拉亚拉·贾加亚  
 Razia 拉齐阿  
 Razia Begum 拉齐阿·贝古姆  
 Reddia 雷迪阿  
 Reddimalla Bakkayya 雷迪马拉·巴卡亚  
 Reddy 雷迪  
 Regula Outhapuram 雷古拉·奥塔普拉姆  
 Rekula Lakshma Reddy 雷库拉·拉克什马·雷迪  
 Rekula Laxma Reddy 雷库拉·拉克什马·雷迪  
 Renigunta Rami Reddy 雷尼贡塔·拉米·雷迪  
 Rosamma 罗萨玛  
 Rosayya 罗萨亚  
 Rowdy Satyam 劳迪·萨特亚姆  
 Rudradev 鲁德拉德夫  
 "Russia" Lingulu "俄罗斯"林古卢

## S

S. A. Dange 什·阿·丹吉  
 S. B. Punnayya S. B. 普纳亚  
 S. Punnayya S. 普纳亚  
 S. Ramanatham S. 拉马纳塔姆  
 S. Ramanathan S. 拉马纳坦  
 S. V. Ghate 萨·维·加特  
 Sahukar Lakshmirajam 萨胡卡尔·  
 拉克什米拉贾姆  
 Saidayya 赛达亚  
 Saidi Reddy 赛迪·雷迪  
 Saidulu 赛杜卢  
 Saidulu Reddy 赛杜卢·雷迪  
 Sakileru Venkateswara Rao 萨基莱  
 鲁·文卡特斯瓦拉·拉奥  
 Salar Jung 萨拉尔·琼格  
 Sambu Reddi 萨姆比·雷迪  
 Sale Ramaswami 萨莱·拉马斯瓦米  
 Sale Ramulu 萨莱·拉穆卢  
 Samineni Gopayya 萨米内尼·戈帕亚  
 Sambudu 萨姆布杜  
 Samuel 萨穆埃尔  
 Sangayya 桑加亚  
 Sangham 桑格哈姆  
 Sanjiva Reddy 桑吉瓦·雷迪  
 Sankar Reddy 桑卡尔·雷迪  
 Sanku 桑库  
 Sardar Patel 萨达尔·帕泰尔  
 Sardar Vallabhbai Patel 萨达尔·  
 瓦拉布拜·帕泰尔  
 Sarojini 萨罗吉尼  
 Sarojini Naidu 萨罗吉尼·奈杜  
 Sattayya 萨塔亚  
 Satyam 萨特亚姆  
 Satyaprasad 萨特亚普拉萨德  
 Savitramma 萨维特拉玛  
 Seenapalli 西纳帕利

Seetarama Rao 西塔拉马·拉奥  
 Seetaramayya 西塔拉马亚  
 Seetaramulu 西塔拉穆卢  
 Seetarma Rao 西塔尔马·拉奥  
 Seetayya 西塔亚  
 Seetharamayya 西塔拉马亚  
 Seshadri Ayyangar 塞沙德里·阿扬  
 加尔  
 Seshagiri Rao 塞沙吉里·拉奥  
 Seshireddi 塞希雷迪  
 Sethsindhi 塞特辛迪  
 Setti 塞蒂  
 Shahab 沙哈布  
 Shamsuddin 沙姆苏丁  
 Shamsuzzaman 沙姆苏扎曼  
 Shankar Narayan 申卡尔·纳拉扬  
 Siddapurapu Enuguvaru 西达普拉普·  
 埃努古瓦鲁  
 Sitapati 西塔帕蒂  
 Sitarama Rao 西塔拉马·拉奥  
 Sitaramaiah 西塔拉迈阿赫  
 Sitaramayya 西塔拉马亚  
 Somayya 索马亚  
 Sitarami Reddy 西塔拉米·雷迪  
 Somi Reddi 索米·雷迪  
 Somla 索姆拉  
 Sommeru Narasimha Rao 索梅鲁·  
 纳拉西姆哈·拉奥  
 Soyam Gangulu 索亚姆·甘古卢  
 Sreenivas 斯里尼瓦斯  
 Srinivasa Rao 斯里尼瓦萨·拉奥  
 Stalin 斯大林  
 Subbarayadu 苏巴拉亚杜  
 Subba Reddy 苏巴·雷迪  
 Subbayya 苏巴亚  
 Subhas Chandra Bose 苏巴斯·昌德  
 拉·鲍斯  
 Sukhaboga Muttayya 苏卡博加·穆

塔亚  
 Sulaiman 苏莱曼  
 Sulaiman Arab 苏莱曼·阿拉布  
 Sundarayya 孙达拉雅  
 Sunkara Venkatappayya 孙卡拉·文  
 卡塔帕亚  
 Sunkari Venkatappayya 孙卡里·文  
 卡塔帕亚  
 Suravaram Pratapa Reddy 苏拉瓦拉  
 姆·普拉塔帕·雷迪  
 Suravaram Pratap Reddy 苏拉瓦拉  
 姆·普拉塔普·雷迪  
 Suryanarayana 苏亚纳拉亚纳  
 Suslov 苏斯洛夫  
 Swarajyam 斯瓦拉杰亚姆  
 Syed Qasim 西埃·卡西姆

## T

T. Obul Reddi T. 奥布尔·雷迪  
 T. Lakshmana Murthy T. 拉克什马  
 纳·穆尔蒂  
 Tadakamalla Seetharamachandra Rao  
 塔达卡马拉·西塔拉马昌德拉·拉奥  
 Tadicharla Papa Rao 塔迪查拉·帕  
 帕·拉奥  
 Talari Pitchayya 塔拉里·皮特查亚  
 Talla Chandrayya 塔拉·昌德拉亚  
 Talluri Appayya 塔卢里·阿帕亚  
 Tammina Butchayya 塔米纳·布特查  
 亚  
 Tatiah 塔蒂阿赫  
 Tayabji 塔亚布吉  
 Teegala Satyanarayana 蒂加拉·萨特  
 亚纳拉亚纳  
 Telekepalli Krishnamurthy 泰莱凯  
 帕利·克里什纳穆尔蒂  
 Thanu 塔努  
 Thumma Narsamma 图马·纳尔萨玛

Tippana Krishna Reddy 蒂帕纳·克  
 里什纳·雷迪  
 Tirupatamma 蒂鲁帕塔玛  
 Tirupatayya 蒂鲁帕塔亚  
 Tojo 东条  
 Tota Lalayya 托塔·拉拉亚  
 Tota Venkayya 托塔·文卡亚  
 Totori Yempalli 托托里·耶姆帕利  
 Tottenpoodi Narayana Rao 托滕普  
 迪·纳拉亚纳·拉奥  
 Tulasayya 图拉萨亚  
 Tummulapalli Gopayya 图穆拉帕利·  
 戈帕亚

## U

U. Pitchi Reddi U. 皮特奇·雷迪  
 Udara Veerayya 乌达拉·维拉亚  
 Uddaraju Ramam 乌达拉朱·拉曼  
 Ummineni Ramayya 乌米内尼·拉马  
 亚  
 Unnikrishnan 乌尼克里什南  
 Uttarayya (Narasimhalu) 乌塔拉亚  
 (纳拉西姆哈卢)

## V

V. D. Deshpande V. D. 德什潘德  
 V. Narasimha Reddy V. 纳拉西姆哈·  
 雷迪  
 Vadla Rajayya 瓦德拉·拉贾亚  
 Vakkantu Suryanarayana 瓦坎图·苏  
 亚纳拉亚纳  
 Vallabhaneni Seetaramayya 瓦拉巴  
 内尼·西塔拉马亚  
 Vallabha Reddi 瓦拉巴·雷迪  
 Vallabhbai Patel 瓦拉巴伊·帕特尔  
 Vallabhineni Seetaramayya 瓦拉比内  
 尼·西塔拉马亚  
 Vangala Narsi Reddi 万加拉·纳尔

西·雷迪  
 Vangali Pappayya 万加利·帕帕亚  
 Vangeti Linga Reddy 万盖蒂·林加·雷迪  
 Vankatarama Reddi 万卡塔拉马·雷迪  
 Varakantam Gopal Reddi 瓦拉坎塔姆·戈帕尔·雷迪  
 Vasireddi Kotayya 瓦西雷迪·科塔亚  
 Vatsya 瓦特斯亚  
 Vedire Raji Reddi 韦迪雷·拉吉·雷迪  
 Vediri Raji Reddy 韦迪里·拉吉·雷迪  
 Veerabhadrayya 维拉巴德拉亚  
 Veerachari 维拉查里  
 Veeramallayya 维拉马拉亚  
 Veeraram 维拉拉姆  
 Veera Reddi 维拉·雷迪  
 Veeraswamy 维拉斯瓦米  
 Veerayya 维拉亚  
 Velama 韦拉马  
 Vellodi 韦洛迪  
 Vemula Kurmayya 韦穆拉·库尔马亚  
 Venapally Rangayya 韦纳帕利·兰加亚  
 Vengal Narasimha Reddy 文加尔·纳拉西姆哈·雷迪  
 Vengala Papayya 文加拉·帕帕亚  
 Venkamma 文卡玛  
 Venkat Narsiah 文卡特·纳西阿赫  
 Venkata Narasimha Reddy 文卡塔·纳拉西姆哈·雷迪  
 Venkata Ramanujachari 文卡塔·拉马努贾查里  
 Venkata Ranga Rao 文卡塔·兰加·拉奥  
 Venkata Rao 文卡塔·拉奥

Venkata Reddy 文卡塔·雷迪  
 Venkatamma 文卡塔玛  
 Venkatanarayana 文卡塔纳拉亚纳  
 Venkatanarayya 文卡塔纳拉亚  
 Venkatarama Reddi 文卡塔拉马·雷迪  
 Venkataramapuram 文卡塔拉马普拉姆  
 Venkate Reddi 文卡泰·雷迪  
 Venkatesham 文卡泰沙姆  
 Venkateshwar Rao 文卡泰什瓦尔·拉奥  
 Venkateswar 文卡泰斯瓦尔  
 Venkateswar Rao 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Venkayya 文卡亚  
 Vijayawada 维贾亚瓦达  
 Vinobha Bhave 维诺巴·巴维  
 Visnoor Ramachandra Reddy 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  
 Visnur 维斯努尔  
 Visnur Ramachandra Reddy 维斯努尔·拉马昌德拉·雷迪  
 Vithal Kulkarni 维塔尔·库尔卡尼  
 Viyamma 维亚玛

## Y

Yadagiri 亚达吉里  
 Yelamanchili Venkateswar Rao 耶拉曼奇利·文卡泰斯瓦尔·拉奥  
 Yelamandala Chandrayya 耶拉曼达拉·昌德拉亚  
 Yella Reddy 耶拉·雷迪  
 Yellaboyina Ramulu 耶拉博伊纳·拉穆卢  
 Yellamanchili Nagabhushanam 耶拉曼奇利·纳加布沙纳姆  
 Yellaswamy 耶拉斯瓦米  
 Yembayya 伊姆巴亚  
 Yenigalla Venkatramayya 耶尼加

拉·文卡特拉马亚  
Yerrabothu Rami Reddi 耶拉博图·  
拉姆·雷迪

## Z

Z. A. Ahmed Z. A. 艾哈迈德

## 二、地名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 A

Abbayapalem 阿巴亚帕伦  
Abbayipalem 阿巴伊帕伦  
Acchampeta 阿查姆佩塔  
Acharyalagudem 阿查里阿拉古登  
Addagudur 阿达古杜尔  
Addaguduru 阿达古杜鲁  
Adilabad 阿迪拉巴德  
Adimpet 阿迪姆佩特  
Adividevulapalli 阿迪维德武拉帕利  
Adividevulupalli 阿迪维德武卢帕利  
Aikya(united)Karnataka 艾克亚(联合)卡纳塔卡  
Ailapuram 艾拉普拉姆  
Ainolu 艾诺卢  
Akaram 阿卡拉姆  
Akkanapet 阿卡纳佩特  
Akkanapeta 阿卡纳佩塔  
Akkapalli 阿卡帕利  
Akkarajupalle 阿卡拉朱帕莱  
Akunur 阿库努尔  
Akunuru 阿库努鲁  
Alagarpuram 阿拉加普拉姆  
Alamkhanipet 阿拉姆哈尼佩特  
Aler 阿莱尔  
Aleru 阿莱鲁  
Allapadu 阿拉帕杜

Allapalli 阿拉帕利  
Alligudem 阿利古登  
Allinagaram 阿利纳加拉姆  
Allipuram 阿利普拉姆  
Allwyn 阿尔温  
Alwala 阿尔瓦拉  
Amarabad 阿马拉巴德  
Amaranad 阿马拉纳德  
Amaravaram 阿马拉瓦拉姆  
American 美国  
Ammanabrolu 阿马纳布罗卢  
Ammapalem 阿马帕伦  
Amritam 阿姆里塔姆  
Amudallanka 阿穆达兰卡  
Anachipuram 阿纳奇普拉姆  
Anantagiri 阿南塔吉里  
Anantapur 阿南塔普尔  
Anantaram 阿南塔拉姆  
Anantaramulu 阿南塔拉穆卢  
Andhra 安得拉  
Anjalipuram 安贾利普拉姆  
Annapareddipalle 阿纳帕雷迪帕莱  
Annaram 阿纳拉姆  
Annaram 阿纳瓦拉姆  
Antarvedipalem 安塔韦迪帕伦  
Appajipet 阿帕吉佩特  
Appalammagudem 阿帕拉马古登  
Apparajupalle 阿帕拉朱帕莱

Appirajukunta 阿皮拉朱昆塔  
 Apprajipalli 阿普拉吉帕利  
 Arab 阿拉伯  
 Aregudem 阿雷古登  
 Arekayalapadu 阿雷卡亚拉帕杜  
 Armur 阿穆尔  
 Arpinapalli 阿皮纳帕利  
 Arruru 阿鲁鲁  
 Arutla 阿鲁特拉  
 Aruvapalli 阿鲁瓦帕利  
 Arvapalli 阿瓦帕利  
 Asbestos 阿斯贝斯托斯  
 Ashokanagar 阿肖卡纳加尔  
 Ashti 阿什蒂  
 Assam 阿萨姆  
 Aswaraopet 阿斯瓦拉奥佩特  
 Aswarapet 阿斯瓦拉佩特  
 Atchampet 阿特查姆佩特  
 Atchampeta 阿特查姆佩塔  
 Atmakur 阿特马库尔  
 Avanagallu 阿瓦纳加卢  
 Ayyavarigudem 阿亚瓦里古登  
 Azamjahi 阿扎姆贾希

## B

Babasahebpeta 巴巴萨赫布佩塔  
 Babashahebpeta 巴巴萨赫布佩塔  
 Bachchannapet 巴奇查纳佩特  
 Bagatu 巴加图  
 Bahirampalli 巴希拉姆帕利  
 Bairanpalli 拜兰帕利  
 Bakkamantulagudem 巴卡曼图拉古登  
 Bakkavantulagudem 巴卡万图拉古登  
 Bala 巴拉  
 Balakoti 巴拉科蒂  
 Balapala 巴拉帕拉  
 Balarajupalli 巴拉拉朱帕利

Balemula 巴莱穆拉  
 Balmar 巴尔马尔  
 Balumur 巴卢穆尔  
 Bandapalli 班达帕利  
 Banjapalli 班贾帕利  
 Banzara 班扎拉  
 Bapatla 巴帕特拉  
 Bapunagar 巴普纳加尔  
 Basireddipalle 巴西雷迪帕莱  
 Bastar 巴斯塔尔  
 Battonikunta 巴托尼昆塔  
 Bayyaram 巴亚拉姆  
 Beeravolu 比拉沃卢  
 Bejjikallu 贝吉卡卢  
 Bellampalli 贝拉姆帕利  
 Bendalapadu 本达拉帕杜  
 Bendalapdu 本达拉普杜  
 Bengal 孟加拉  
 Berar 贝拉尔  
 Betalapadu 贝塔拉帕杜  
 Betavolu 贝塔沃卢  
 Bezwada 贝兹瓦达  
 Bhadrachallam 巴德拉查拉姆  
 Bharashampeta 巴拉沙姆佩塔  
 Bhattugudem 巴图古登  
 Bhattuvenganna Bavithanda 巴图文  
 加纳-巴维坦达  
 Bhattuvenkannabavi 巴图文卡纳巴维  
 Bhethivenkanna 贝蒂文卡纳  
 Bhid 比德  
 Bhimavaram 比马瓦拉姆  
 Bhirangapur 比兰加普尔  
 Bhongir 邦吉尔  
 Bhuvanagiri 布瓦纳吉里  
 Bhuvangiri 布万吉里  
 Bidar 比达尔  
 Bihari 比哈里  
 Bikkumalla 比库马拉

Bitragunta 比特拉贡塔  
 Bodlada 博德拉达  
 Bodlapalli 博德拉帕利  
 Bogguladone 博古拉多内  
 Bollagudem 博拉古登  
 Bollampalli 博拉姆帕利  
 Bollandipalli 博兰帕利  
 Bollaram 博拉拉姆  
 Bollepalli 博莱帕利  
 Bombay 孟买  
 Bommakallu 博马卡卢  
 Bommanadevipalli 博马纳德维帕利  
 Bommanapalli 博马纳帕利  
 Bonakalu 博纳卡卢  
 Bongaralakunta 邦加拉拉昆塔  
 Bontakattunagaram 邦塔卡图纳加拉姆  
 Bopparam 博帕拉姆  
 Borrayapalem 博拉亚帕伦  
 Bothalapalem 博塔拉帕伦  
 Bottalapalem 博塔拉帕伦  
 Brahmanapalle 布拉赫马纳帕莱  
 Brahmanapalli 布拉赫马纳帕利  
 British 英国  
 Bucchanapeta 布查纳佩塔  
 Buchampet 布查姆佩特  
 Buchimatla 布奇马特拉  
 Buddavaram 布达瓦拉姆  
 Bugga 布加  
 Bujulapuram 布朱拉普拉姆  
 Burgampadu 布加姆帕杜  
 Burgempad 布盖姆帕德  
 Burghampadu 布加姆帕杜  
 Burgugadda 布古加达  
 Burma 缅甸  
 Bursaipet 布尔赛佩特  
 Burugadda 布鲁加达  
 Butchireddipalem 布特奇雷迪帕伦

## C

Chaderghat 查德格哈特  
 Chalamarti 查拉马蒂  
 Challapalli 查拉帕利  
 Chandragudem 昌德拉古登  
 Chandupalli 昌杜帕利  
 Chandupatla 昌杜帕特拉  
 Charlapalem 查拉帕伦  
 Cheemirela 奇米雷拉  
 Cheemvaripalli 奇姆瓦里帕利  
 Cheerala 奇拉拉  
 Cheetakoduru 奇塔科杜鲁  
 Chelakurta 切拉库塔  
 Chelakurti 切拉库蒂  
 Chelamareddigudem 切拉马雷  
 迪古登  
 Chemhuvanigudem 切姆胡瓦尼  
 古登  
 Chennarigudem 切纳里古登  
 Chennayapalem 切纳亚帕伦  
 Chennur 切努尔  
 Chepuru 切普鲁  
 Cherial 切里阿尔  
 Cherkupalli 彻库帕利  
 Cherla 彻拉  
 Cherlakunta 彻拉昆塔  
 Cherukapalli 切鲁卡帕利  
 Cherukupalli 切鲁库帕利  
 Cheruvu 切鲁武  
 Chethamuppuram 切塔穆普拉姆  
 Chetlamupparam 切特拉穆帕拉姆  
 Chetlamuppuram 切特拉穆普拉姆  
 Chettupalli 切图帕利  
 Chidella 奇德拉  
 Chidirala 奇迪拉拉  
 Chilapakunta 奇拉帕昆塔  
 Chilapakuntla 奇拉帕昆特拉



Chilapokunta 奇拉波昆塔  
 Chilkalaguda 奇卡拉古达  
 Chilkur 奇尔库尔  
 Chilkuru 奇尔库鲁  
 Chillapalli 奇拉帕利  
 Chillapuram 奇拉普拉姆  
 Chilpakunta 奇尔帕昆塔  
 Chilukodu 奇卢科杜  
 Chilukur 奇卢库尔  
 Chilukuri 奇卢库里  
 Chilukuru 奇卢库鲁  
 Chimalapalli 奇马拉帕利  
 Chimur 奇穆尔  
 China-Samudrala 奇纳-萨穆德拉拉  
 Chinaganapuram 奇纳加纳普拉姆  
 Chincholi 钦乔里  
 Chinna-Vogirala 奇纳-沃吉拉拉  
 Chinnanemili 奇纳内米利  
 Chintagudem 钦塔古登  
 Chintagunta 钦塔贡塔  
 Chintakallu 钦塔卡卢  
 Chintakani 钦塔卡尼  
 Chintakunta 钦塔昆塔  
 Chintakuntla 钦塔昆特拉  
 Chintalammagudem 钦塔拉马古登  
 Chintalapalem 钦塔拉帕伦  
 Chintapalem 钦塔帕伦  
 Chintapalli 钦塔帕利  
 Chirrakoduru 奇拉科杜鲁  
 Chirunomula 奇鲁诺穆拉  
 Chitakoduru 奇塔科杜鲁  
 Chitakodur 奇塔科杜尔  
 Chitapalem 奇塔帕伦  
 Chitirala 奇蒂拉拉  
 Chitlakunta 奇特拉昆塔  
 Chittalur 奇塔卢尔  
 Chittampalli 奇塔姆帕利  
 Chittapuram 奇塔普拉姆

Chittavalasa 奇塔瓦拉萨  
 Chivvemula 奇韦穆拉  
 Choppakatlavaripalem 乔帕卡特拉瓦  
 里帕伦  
 Choutapalli 乔塔帕利  
 Chowlla-Ramavaram 乔拉-拉马瓦拉  
 姆  
 Cuddalore 库达洛雷  
 Cuddapah 库达帕赫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D

Dacharam 达查拉姆  
 Dachavaram 达查瓦拉姆  
 Damaracherla 达马拉彻拉  
 Dammanapet 达马纳佩特  
 Dammapeta 达马佩塔  
 Daniaipadu 达尼阿帕杜  
 Dasturabad 达斯图拉巴德  
 Datla 达特拉  
 Davaragudem 达瓦拉古登  
 Davojigudem 达沃吉古登  
 Delhi 德里  
 Devarakonda 德瓦拉孔达  
 Devarkonda 德瓦孔达  
 Devaruppala 德瓦鲁帕拉  
 Devaruppula 德瓦鲁普拉  
 Dharmapuram 达马普拉姆  
 Dhoolimitta 杜利米塔  
 Dhowleswaram 道莱斯瓦拉姆  
 Dindi 丁迪  
 Divi 迪维  
 Dirsancherla 迪桑彻拉  
 Dongagudem 栋加古登  
 Dorakunta 多拉昆塔  
 Dornakal 多纳卡尔  
 Dubbaka 杜巴卡  
 Duppalagattu 杜帕拉加图

Durachipalli 杜拉奇帕利

## E

East Godavari 东戈达瓦里  
East Illendu 东伊伦杜  
Edavelli 埃达韦利  
Edida 埃迪达  
Edulapusapalli 埃杜拉普萨帕利  
Eduluru 埃杜卢鲁  
Ekkaram 埃卡拉姆  
Elamarru 埃拉马鲁  
Elkapalli 埃卡帕利  
Ellalamanda 埃拉拉曼达  
Ellamma 埃拉马  
Ellampet 埃拉姆佩特  
Ellampeta 埃拉姆佩塔  
Ellapuram 埃拉普拉姆  
Ellarugudem 埃拉鲁古登  
Ellore 埃洛雷  
Ellori 埃洛里  
Ellur 埃卢尔  
Ennapalli 埃纳帕利  
Enubamula 埃努巴穆拉  
Epuru 埃普鲁  
Ernapalli 埃纳帕利  
Errabelli 埃拉贝利  
Errapadu 埃拉帕杜  
Erravaram 埃拉瓦拉姆  
Etavaram 埃塔瓦拉姆  
Eturunagaram 埃图鲁纳加拉姆

## F

Fathepuram 法泰普拉姆  
Fattepuram 法泰普拉姆  
France 法国

## G

Gabbeta 加贝塔

Gaddigutta 加迪古塔  
Gadepadu 加德帕杜  
Gadilapalli 加迪拉帕利  
Gadipadu 加迪帕杜  
Gadivemula 加迪韦穆拉  
Gajullanka 加朱兰卡  
Galipalle 加利帕莱  
Ganapavaram 加纳帕瓦拉姆  
Ganapuram 加纳普拉姆  
Gandapalli 甘达帕利  
Gandhinagar 甘地纳加尔  
Gandipeta 甘迪佩塔  
Ganeshpadu 加内什帕杜  
Gangaram 甘加拉姆  
Gangaravi 甘加拉维  
Gangireddipalli 甘吉雷迪帕利  
Gannavaram 加纳瓦拉姆  
Ganugabanda 加努加班达  
Ganugupadu 加努古帕杜  
Garaguntapalem 加拉贡塔帕伦  
Garjanapalli 加贾纳帕利  
Garla 加尔拉  
Garlapadu 加拉帕杜  
Garle 加尔莱  
Garlavoddu 加拉沃杜  
Gazullanka 加朱兰卡  
German 德国  
Ghanapuram 加纳普拉姆  
Godavari 戈达瓦里  
Gokaram 戈卡拉姆  
Gokinepalli 戈基内帕利  
Gollapalli 戈拉帕利  
Gondala 贡达拉  
Gondrela 贡德雷拉  
Gottapalli 戈塔帕利  
Govindapuram 戈温达普拉姆  
Govindaram 戈温达拉姆  
Gowrelli 高雷利

Gudivada 古迪瓦达  
 Gudur 古杜尔  
 Guduru 古杜鲁  
 Gugillapuram 古吉拉普拉姆  
 Gulbarga 古尔巴加  
 Gumdala 古姆达拉  
 Gumpena 古姆佩纳  
 Gundala 贡达拉  
 Gundapudi 贡达普迪  
 Gundlagudem 贡德拉古登  
 Gundrampalle 贡德拉姆帕莱  
 Gundrampalli 贡德拉姆帕利  
 Gundratimadugu 贡德拉蒂马杜古  
 Gundregula 贡德雷古拉  
 Guntakal 贡塔卡尔  
 Guntur 贡图尔  
 Guvvalakunta 古瓦拉昆塔

## H

Hansanipalli 汉萨尼帕利  
 Hanumakonda 哈努马孔达  
 Husnabad 胡斯纳巴德  
 Huzurabad 胡祖拉巴德  
 Huzurnagar 胡祖纳加尔  
 Huzurnagar-Suryapet 胡祖纳加尔-苏  
 亚佩特  
 Hyderabad 海德拉巴

## I

Ibrahimpatnam 易卜拉欣帕特纳姆  
 Illendu 伊伦杜  
 Indirala 英迪拉拉  
 Indreswaram 因德雷斯瓦拉姆  
 Inugurti 伊努古蒂  
 Inuparthi-Gatlu 伊努帕蒂-加特卢  
 Ippagudem 伊帕古登  
 Ippalapalli 伊帕拉帕利  
 Irukugudem 伊鲁库古登

Isthalapuram 伊斯塔拉普拉姆

## J

Jagannathapuram 贾加纳塔普拉姆  
 Jagannathpuram 贾加纳特普拉姆  
 Jagannathulagudem 贾加纳图拉古登  
 Jagityala-Sultanabad 贾吉特亚拉-苏  
 塔纳巴德  
 Jagtial 贾格蒂阿尔  
 Jajireddygudem 贾吉雷迪古登  
 Jalalpuram 贾拉普拉姆  
 Jalna 贾尔纳  
 Jammalamadugu 贾马拉马杜古  
 Janagama 贾纳加马  
 Janagaon 贾纳加翁  
 Janapadu 贾纳帕杜  
 Jangallapalli 詹加拉帕利  
 Jangam 詹加姆  
 Jangaon 詹加翁  
 Japanese 日本  
 Japarghad 贾帕格哈德  
 Japtuveerappagudem 贾普图维拉帕古  
 登  
 Jayyaram 贾亚拉姆  
 Jawaharnagar 贾瓦哈尔纳加尔  
 Jendagattu 真达加图  
 Jerripotulagudem 杰里波图拉古登  
 Jillalpur 吉拉普尔  
 Jillalpuram 吉拉普拉姆  
 Jogipeta 乔吉佩塔  
 Jonnaladinne 乔纳拉迪内  
 Julur-Bhuvanagiri 朱卢尔-布瓦纳吉里  
 Jupudi 朱普迪

## K

Kachiguda 卡奇古达  
 Kachirajugudem 卡奇拉朱古登  
 Kadam canal 卡达姆运河

Kadavendi 卡达文迪  
 Kakaravai 卡卡拉瓦伊  
 Kakarayi 卡卡拉伊  
 Kakarvayi 卡卡瓦伊  
 Kakatiyanagar 卡卡蒂亚纳加尔  
 Kalakota 卡拉科塔  
 Kalamalacheruva 卡拉马拉切鲁武  
 Kallada 卡拉达  
 Kallapalli 卡拉帕利  
 Kallur 卡卢尔  
 Kalmalacheruvu 卡马拉切鲁武  
 Kalluru 卡卢鲁  
 Kaluvapalli 卡卢瓦帕利  
 Kaluvepalli 卡卢韦帕利  
 Kalvakurti 卡瓦库尔蒂  
 Kamaram 卡马拉姆  
 Kamareddi 卡马雷迪  
 Kamareddigudem 卡马雷迪古登  
 Kamassagaram 卡马萨加拉姆  
 Kamatipuram 卡马蒂普拉姆  
 Kamblapalli 卡姆布拉帕利  
 Kampadu 卡姆帕杜  
 Kanakagiri 卡纳卡吉里  
 Kanchalapalle 坎查拉帕莱  
 Kanchumarru 坎丘马鲁  
 Kandagatla 坎达加特拉  
 Kandibanda 坎迪班达  
 Kandibandla 坎迪班德拉  
 Kandigatla 坎迪加特拉  
 Kankipadu 坎基帕杜  
 Kanparti 坎帕尔蒂  
 Kanur 卡努尔  
 Kaparthi 卡帕尔蒂  
 Kapugallu 卡普加卢  
 Kaprayapalli 卡普拉亚帕利  
 Karepalli 卡雷帕利  
 Karimnagar 卡里姆纳加尔  
 Karivirala 卡里维拉拉

Karnataka 卡纳塔卡  
 Karvai 卡尔瓦伊  
 Kasanagodu 卡萨纳戈杜  
 Kasarlapadu 卡萨拉帕杜  
 Kasarlapedu 卡萨拉佩杜  
 Kashmir 克什米尔  
 Katanguru 卡坦古鲁  
 Kattugudem 卡图古登  
 Kattukuru 卡图库鲁  
 Katur 卡图尔  
 Keetavarigudem 基塔瓦里古登  
 Kerala 喀拉拉  
 Keshavapuram 凯沙瓦普拉姆  
 Kesireddipalle 凯西雷迪帕莱  
 Khambalapalli 哈姆巴拉帕利  
 Khambhalapalli 哈姆巴拉帕利  
 Khammam 坎曼  
 Khanapuram 哈纳普拉姆  
 Khasimpet 哈西姆佩特  
 Kisarapalli 基萨拉帕利  
 Kistna 基斯特纳  
 Kitavarigudem 基塔瓦里古登  
 Kodada 科达达  
 Kodakandla 科达坎德拉  
 Kodakandle 科达坎德莱  
 Kodakondla 科达孔德拉  
 Kodaparti 科达帕蒂  
 Kodavendi 科达文迪  
 Kodimala 科迪马拉  
 Kodisala 科迪萨拉  
 Kodur 科杜尔  
 Kohinoor 科希努尔  
 Kokkayagudem 科卡亚古登  
 Kokkireni 科基雷尼  
 Kolanupaka 科拉努帕卡  
 Kolanupalle 科拉努帕莱  
 Kolanupalli 科拉努帕利  
 Kolanupoka 科拉努波卡

Kolhapur 科哈普尔  
 Komareddigudem 科马雷迪古登  
 Komatipalli 科马蒂帕利  
 Komatlagudem 科马特拉古登  
 Kompalle 科姆帕莱  
 Konapuram 科纳普拉姆  
 Kondakodini 孔达科迪尼  
 Kondapaka 孔达帕卡  
 Kondapalli 孔达帕利  
 Kondapuram 孔达普拉姆  
 Kondlapalli 孔德拉帕利  
 Kondraopet 孔德拉奥佩特  
 Kondrapalli 孔德拉帕利  
 Kondrapalu 孔德拉帕卢  
 Kondrapolu 孔德拉波卢  
 Kondraprolu 孔德拉普罗卢  
 Kondur 孔杜尔  
 Konduru 孔杜鲁  
 Konnagula 科纳古拉  
 Kontapalli 孔塔帕利  
 Kootigadda 库蒂加达  
 Kootigallu 库蒂加卢  
 Koppolu 科波卢  
 Kopugallu 科普加卢  
 Korukollu 科鲁科卢  
 Korumalla 科鲁马拉  
 Kosalamarri 科萨拉马里  
 Kotagiri 科塔吉里  
 Kotamarti 科塔马蒂  
 Kotapadu 科塔帕杜  
 Kothagudem 科塔古登  
 Kothakonda 科塔孔达  
 Kottapalli 科塔帕利  
 Kothapalem 科塔帕伦  
 Kothapeta 科塔佩塔  
 Koyada 科亚达  
 Koyagudem 科亚古登  
 Koyyagudem 科亚古登

Krishna 克里希纳  
 K. Samudram K-萨穆德拉姆  
 Kummarakuntla 库马拉昆特拉  
 Kummarikuntla 库马里昆特拉  
 Kuncharam 昆查拉姆  
 Kunur 库努尔  
 Kurnavelli 库纳韦利  
 Kurnool 库努尔  
 Kurraram 库拉拉姆

## L

Laddanur 拉达努尔  
 Lakhnaram 拉赫纳瓦拉姆  
 Lakkavaram 拉卡瓦拉姆  
 Lakkisettipeta 拉基塞蒂佩塔  
 Lakmapuram 拉克马普拉姆  
 Lakshmansagram 拉克什曼萨格拉姆  
 Lakshmapuram 拉克什马普拉姆  
 Lakshmidavigudem 拉克什米德维古  
 登  
 Lakshmipuram 拉克什米普拉姆  
 Lallaguda 拉拉古达  
 Lankapalli 兰卡帕利  
 Lavvala 拉瓦拉  
 Lingadonipalle 林加多尼帕莱  
 Lingagiri 林加吉里  
 Lingala 林加拉  
 Lingampalli 林加姆帕利  
 Lingapuram 林加普拉姆  
 Lingudem 林古登  
 Loyapalli 洛亚帕利

## M

Macharam 马查拉姆  
 Machinapalli 马奇纳帕利  
 Machireddipalli 马奇雷迪帕利  
 Madapuram 马达普拉姆  
 Madaram 马达拉姆

Madarugudem 马达鲁古登  
 Maddulapalli 马杜拉帕利  
 Maddur 马杜尔  
 Madduru 马杜鲁  
 Madhanenigudem 马达内尼古登  
 Madhavagudem 马达瓦古登  
 Madhira 马迪拉  
 Madhya Pradesh 中央邦  
 Madinenipalli 马迪内尼帕利  
 Madras 马德拉斯  
 Madurai 马杜赖  
 Mahadevapuram 马哈德瓦普拉姆  
 Maharashtra 马哈拉施特拉  
 Mahbubnagar 马赫布伯纳加尔  
 Mailaram 迈拉拉姆  
 Malabar 马拉巴尔  
 Malakacharla 马拉卡查拉  
 Malakacherla 马拉卡彻拉  
 Malaya 马来亚  
 Malkapuram 马卡普拉姆  
 Mallala 马拉拉  
 Mallaparam 马拉帕拉姆  
 Mallaram 马拉拉姆  
 Mallareddygudem 马拉雷迪古登  
 Mallepalli 马莱帕利  
 Malyala 马尔亚拉  
 Mamidigundala 马米迪贡达拉  
 Mamillagudem 马米拉古登  
 Manala 马纳拉  
 Mandapalli 曼达帕利  
 Mandapuram 曼达普拉姆  
 Mangapeta 曼加佩塔  
 Manipur 曼尼普尔  
 Mannanur 马纳努尔  
 Mannegudem 马内古登  
 Manthena 曼泰纳  
 Manukot 马努科特  
 Manukota 马努科塔

Manukota-Khamman 马努科塔-坎曼  
 Manukota-Warangal 马努科塔-瓦朗  
 加尔  
 Marathwada 马拉特瓦达  
 Maredu 马雷杜  
 Marepalli 马雷帕利  
 Markapur 马卡普尔  
 Marrigada 马里加达  
 Marrimeda 马里梅达  
 Marripeda 马里佩达  
 Masaipeta 马赛佩塔  
 Masiapet 马西阿佩特  
 Masula 马苏拉  
 Masulipatam 马苏利帕塔姆  
 Mathewda 马泰乌达  
 Mattampalli 马塔姆帕利  
 Matwada 马特瓦达  
 Medagalapalli 梅达加拉帕利  
 Medak 梅达克  
 Medak-Hyderabad city 梅达克-海德  
 拉巴市  
 Medavaram 梅达瓦拉姆  
 Meddimadugu 梅迪马杜古  
 Medepalli 梅德帕利  
 Medirampalli 梅迪拉姆帕利  
 Meenavolu 米纳沃卢  
 Mehboubnagar 梅赫布伯纳加尔  
 Mehbubnagar 梅赫布伯纳加尔  
 Mellacheravu 梅拉切拉武  
 Mellacheruvu 梅拉切鲁武  
 Metarajipalli 梅塔拉吉帕利  
 Metarajupalli 梅塔拉朱帕利  
 Metharajupalle 梅塔拉朱帕莱  
 Mettagudem 梅塔古登  
 Minarpalli 米纳帕利  
 Miryala 米尔亚拉  
 Miryalaguda-Huzurnagar 米亚拉古  
 达-胡祖纳加尔

Miryalagudem 米尔亚拉古登  
 Miryalapenta 米尔亚拉彭塔  
 Moddulakunta 莫杜拉昆塔  
 Moddulukunta 莫杜卢昆塔  
 Moddulapalli 莫杜拉帕利  
 Mohammadapuram 莫哈马达普  
 拉姆  
 Mollacheruru 莫拉切鲁鲁  
 Mollacheruvu 莫拉切鲁武  
 Moolaregadi 穆拉雷加迪  
 Motakodur 莫塔科杜尔  
 Motamarri 莫塔马里  
 Mote 莫泰  
 Motekur 莫泰库尔  
 Motkur 莫特库尔  
 Mothukuru 莫图库鲁  
 Movva 莫瓦  
 Mudupugallu 穆杜普加卢  
 Mugalipaka 穆加利帕卡  
 Mukundapuram 穆昆达普拉姆  
 Mulakalagudem 穆拉卡拉古登  
 Mulkalapalli 穆卡拉帕利  
 Mulkapuar 穆卡普阿尔  
 Mulkapur 穆卡普尔  
 Mulug 穆卢格  
 Mulugu 穆卢古  
 Mulukalakalva 穆卢卡拉卡瓦  
 Mulukalakalva 穆卢卡拉卡卢瓦  
 Munagala 穆纳加拉  
 Munagala-Pargana 穆纳加拉-帕尔加  
 纳  
 Munagaledu 穆纳加莱杜  
 Mundrai 蒙德赖  
 Mupparm 穆帕姆  
 Mushimi 穆希米  
 Mushtyala 穆什特亚拉  
 Mushtyalapalli 穆什特亚拉帕利  
 Musi 穆西河

Mustyalapalli 穆斯特亚拉帕利  
 Musumpalli 穆苏姆帕利  
 Mylavaram 米拉瓦拉姆  
 Mysore 迈索尔

## N

Nachepalli 纳切帕利  
 Nachupalli 纳丘帕利  
 Nadigadda 纳迪加达  
 Nadigaddu 纳迪加杜  
 Nagaram 纳加拉姆  
 Nagarjunasagar 纳加朱纳萨加尔  
 Nagarkurnool 纳加库努尔  
 Nagulancha 纳古兰查  
 Nakarikallu 纳卡里卡卢  
 Nakrekallu 纳克雷卡卢  
 Nalakondapalli 纳拉孔达帕利  
 Nalgonda 纳尔冈达  
 Nallamala 纳拉马拉  
 Nallamala-Krishna 纳拉马拉-克里希  
 纳  
 Nallamalai 纳拉马莱  
 Namalapadu 纳马拉帕杜  
 Nandanam 楠达纳姆  
 Nanded 楠德德  
 Nandigam 楠迪加姆  
 Nandigama 楠迪加马  
 Nandikonda 楠迪孔达  
 Nandikotkur 楠迪科特库尔  
 Nandyal 楠德亚尔  
 Nanganur 楠加努尔  
 Nanganuru 楠加努鲁  
 Narasampeta 纳拉萨姆佩塔  
 Narasaraopeta 纳拉萨拉奥佩塔  
 Narasimhasagaram 纳拉西姆哈萨加  
 拉姆  
 Narasimhaswamy 纳拉西姆哈斯瓦米  
 Narasimhulagudem 纳拉西姆胡拉古登

Narayanagiri 纳拉亚纳吉里  
 Narayanapuram 纳拉亚纳普拉姆  
 Narigudem 纳里古登  
 Narketpalli 纳凯特帕利  
 Narmeta 纳尔梅塔  
 Narsampat 纳萨姆帕特  
 Narsampet 纳萨姆佩特  
 Narsampet-Mulugu 纳萨姆佩特-穆  
 卢古  
 Narsampeta 纳萨姆佩塔  
 Narsapur 纳萨普尔  
 Narsaraopet 纳萨拉奥佩特  
 Narsingapuram 纳辛加普拉姆  
 Narsinghapuram 纳辛加普拉姆  
 Nasikallu 纳西卡卢  
 Nasimpet 纳西姆佩特  
 Nasimpeta 纳西姆佩塔  
 Naskallu 纳斯卡卢  
 Nawabpet 纳瓦布佩特  
 Nayakulagudem 纳亚库拉古登  
 Neelayagudem 尼拉亚古登  
 Nekkonda 内孔达  
 Nekrikal 内克里卡尔  
 Nelamarri 内拉马里  
 Nelampalli 内拉姆帕利  
 Nelancha 内兰查  
 Nellikallu 内利卡卢  
 Nellikuduru 内利库杜鲁  
 Nellore 内洛雷  
 Neppalli 内帕利  
 Nereda 内雷达  
 Neredacherala 内雷达切拉拉  
 Neredacherla 内雷达彻拉  
 Neredagomma 尼雷达戈马  
 Nereducherla 内雷杜彻拉  
 Nerijarla 内里贾拉  
 Netrakona 内特拉科纳  
 Nidadavolu 尼达达沃卢

Nidigadda 尼迪加达  
 Nidigallu(Devarkonda) 尼迪加卢(德  
 瓦孔达)  
 Nilayagudem 尼拉亚古登  
 Nimmakallu 尼马卡卢  
 Nimmampalli 尼马帕利  
 Nizamabad 尼扎马巴德  
 Nomula 诺穆拉  
 Nootankallu 努坦卡卢  
 Nudurupadu 努杜鲁帕杜  
 Nukalamarri 努卡拉马里  
 Nutanakallu 努塔纳卡卢  
 Nutanakullu 努塔纳库卢  
 Nutankallu 努坦卡鲁  
 Nuzvid 努兹维德

## O

Oddugudem 奥杜古登  
 Ogodu 奥戈杜  
 Ongole 翁戈莱  
 Orissa 奥里萨  
 Osmania 奥斯马尼阿  
 Outhapuram 奥塔普拉姆

## P

Padisala 帕迪萨拉  
 Padunagar 帕杜纳加尔  
 Pakhal 帕哈尔  
 Pakhala 帕哈拉  
 Pakistan 巴基斯坦  
 Palakurthi 帕拉库蒂  
 Palanadu 帕拉纳杜  
 Palaniappan 帕拉尼阿潘  
 Paleru 帕莱鲁  
 Palghat 帕尔加特  
 Pallerla 帕莱尔拉  
 Palnad 帕尔纳德  
 Palvancha 帕尔万查



Palvela 帕尔韦拉  
 Pammi 帕米  
 Pamulapadu 帕穆拉帕杜  
 Pamullanka 帕穆兰卡  
 Pandalapaka 潘达拉帕卡  
 Pandipampula 潘迪帕姆普拉  
 Pandyala 潘德亚拉  
 Papatapalli 帕帕塔帕利  
 Paradala 帕拉达拉  
 Pardala 帕尔达拉  
 Parital 帕里塔尔  
 Parkhala 帕尔哈拉  
 Parsaipalli 帕赛帕利  
 Pasalpadu 帕萨帕杜  
 Pasaramadla 帕萨拉马德拉  
 Pataralapadu 帕塔拉拉帕杜  
 Patarlapadu 帕塔拉帕杜  
 Patasuryapet 帕塔苏亚佩特  
 Patasuryapeta 帕塔苏亚佩塔  
 Patelgudem 帕泰古登  
 Patharlapadu 帕塔拉帕杜  
 Pattepuram 帕泰普拉姆  
 Pear Harbour 珍珠港  
 Peda 佩达  
 Pedamuktavi 佩达穆克塔维  
 Pedamuktevi 佩达穆克泰维  
 Pedamupparam 佩达穆帕拉姆  
 Pedapadu 佩达帕杜  
 Pedapasapula 佩达帕萨普拉  
 Pedatandla 佩达坦德拉  
 Pedaveedu 佩达维杜  
 Pedda Tallagadda 佩达-塔拉加达  
 Peddagudem 佩达古登  
 Peddanemili 佩达内米利  
 Peddapalli 佩达帕利  
 Pembarti 彭巴尔蒂  
 Pembi 彭比  
 Penchikaladinne 彭奇卡拉迪内

Penchikaladinne 彭奇卡迪内  
 Pendyala 彭德亚拉  
 Penganga 彭甘加  
 Penubadu 佩努巴杜  
 Penuganachiprolu 佩努加纳奇普罗卢  
 Penuganchiprolu 佩努甘奇普罗卢  
 Perepally 佩雷帕利  
 Phanigiri 帕尼吉里  
 Phirangi Jhanda 皮兰吉·詹达  
 Phirangipuram 皮兰吉普拉姆  
 Pillaipalle 皮莱帕莱  
 Pilupalapadu 皮卢帕拉帕杜  
 Pinavoora 皮纳武拉  
 Pindiprolu 平迪普罗卢  
 Pithapuram 皮塔普拉姆  
 Pochampalli 波查姆帕利  
 Pocharam 波查拉姆  
 Polampalli 波拉姆帕利  
 Polapalli 波拉帕利  
 Polaram 波拉拉姆  
 Polempalli 波伦帕利  
 Polonigudem 波洛尼古登  
 Poreddipalle 波雷迪帕莱  
 Poreddipalli 波雷迪帕利  
 Potaram 波塔拉姆  
 Potireddigudem 波蒂雷迪古登  
 Potlapadu 波特拉帕杜  
 Potuvarigudem 波图瓦里古登  
 Praga 普拉加  
 Prague 布拉格  
 Prakasam 普拉卡萨姆  
 Proddutur 普罗杜图尔  
 Puligalla 普利加拉  
 Puligilla 普利吉拉  
 Pullalacheruvu 普拉拉切鲁武  
 Pullepalli 普莱帕利  
 Puligalla 普利加拉  
 Punjab 旁遮普

Punnapra 普纳普拉  
Purushottamaigudem 普鲁肖塔迈古登  
Pusalapadu 普萨拉帕杜  
Pusalapalle 普萨拉帕莱  
Pusalapilli 普萨拉皮利  
Pushpapur 普什帕普尔  
Pushpavuru 普什帕武鲁

## R

Rachakonda 拉查孔达  
Ragadapa 拉加达帕  
Raghavapuram 拉加瓦普拉姆  
Raghunathapalem 拉古纳塔帕伦  
Ragipadu 拉吉帕杜  
Rajahmundry 拉贾赫蒙德里  
Rajaii 拉贾伊  
Rajaram 拉贾拉姆  
Ramachandrapalli 拉马昌德拉帕利  
Ramachandrapur 拉马昌德拉普尔  
Ramadugu 拉马杜古  
Ramagundla 拉马贡德拉  
Ramajipeta 拉马吉佩塔  
Ramannagudem 拉马纳古登  
Ramannapet 拉马纳佩特  
Ramannapeta 拉马纳佩塔  
Ramappa 拉马帕  
Ramapuram 拉马普拉姆  
Ramasamudram 拉马萨穆德拉姆  
Ramavaram 拉马瓦拉姆  
Ramchandrapuram 拉姆昌德拉普拉姆  
Ramgopal 拉姆戈帕尔  
Rammanagudem 拉马纳古登  
Rampuram 拉姆普拉姆  
Ramulamma 拉穆拉马  
Ramulu 拉穆卢  
Rangapuram 兰加普拉姆  
Rangundla 兰贡德拉  
Rapaka 拉帕卡

Rapalle 拉帕莱  
Rapolu 拉波卢  
Ratnagiripalli 拉特纳吉里帕利  
Ravalapenta 拉瓦拉彭塔  
Ravulapenta 拉武拉彭塔  
Ravipadu 拉维帕杜  
Rayaguda 拉亚古达  
Rayalaseema 拉亚拉西马  
Rayamadaram 拉亚马达拉姆  
Rayanapalem 拉亚纳帕伦  
Rayanapeta 拉亚纳佩塔  
Rayaparthi 拉亚帕蒂  
Rayigudem 拉伊古登  
Razole 拉佐雷  
Rebarti 雷巴尔蒂  
Reddipeta 雷迪佩塔  
Redlavada 雷德拉瓦达  
Regulagadda 雷古拉加达  
Regulapuram 雷古拉普拉姆  
Renigunta 雷尼贡塔  
Repalle 雷帕莱  
Repallewada 雷帕莱瓦达  
Revuru 雷武鲁  
Rollagadda 罗拉加达  
Rollapadu 罗拉帕杜  
Rudrakodu 鲁德拉科杜  
Rudrangi 鲁德兰吉  
Rukmapuram 鲁克马普拉姆  
Russia 俄国

## S

Saidabbasgudem 赛达巴斯古登  
Salarpur 萨拉普尔  
Salem 萨伦  
Samalkot 萨马科特  
Samanakurti 萨马纳库蒂  
Samavaripeta 萨马瓦里佩塔  
Sampalli 萨姆帕利

Sampella 萨姆佩拉  
 Samudrala 萨穆德拉拉  
 Samyukta-Karnataka 萨姆尤克塔-卡  
 纳塔卡  
 Samyukta-Maharashtra 萨姆尤  
 克塔-马哈拉施特拉  
 Sandrupatla 桑德鲁帕特拉  
 Sankeesa 桑基萨  
 Sankisa 桑基萨  
 Sanugula 萨努古拉  
 Sardarpuram 萨达普拉姆  
 Sarurnagar 萨鲁纳加尔  
 Sattenapalli 萨泰纳帕利  
 Sayireddipalle 萨伊雷迪帕莱  
 Secunderabad 塞昆德拉巴德  
 Seemalapadu 锡马拉帕杜  
 Seetampet 锡塔姆佩特  
 Seetampeta 锡塔姆佩塔  
 Seetaramapuram 锡塔拉马普拉姆  
 Seetharamaraju 锡塔拉马拉朱  
 Shirkey 希尔凯  
 Sholapur 肖拉普尔  
 Siddapuram 锡达普拉姆  
 Siddenki 锡登基  
 Siddeshwaram 锡德什瓦拉姆  
 Siddeshwarapuram 锡德什瓦拉普拉姆  
 Siddipet 锡迪佩特  
 Siddipeta 锡迪佩塔  
 Sikhargram 锡克哈格拉姆  
 Silarumiagudem 锡拉鲁米阿古登  
 Singaram 辛加拉姆  
 Singareni 辛加雷尼  
 Sirikonda 锡里孔达  
 Siripur 锡里普尔  
 Siripuram 锡里普拉姆  
 Sirpur 锡尔普尔  
 Sirsilla 锡尔西拉  
 Sirvoncha 锡尔冯查

Sitaphalmandi 锡塔帕曼迪  
 Sitaramapuram 锡塔拉马普拉姆  
 Sivalingala 锡瓦林加拉  
 Sivapuram 锡瓦普拉姆  
 Solipet 索利佩特  
 Solipuram 索利普拉姆  
 Somaram 索马拉姆  
 Somisettipalem 索米塞蒂帕伦  
 Soorayapalem 苏拉亚帕伦  
 Soviet Union 苏联  
 Soyam-Gangulu 索亚姆-甘古卢  
 Sreenivasapuram 斯里尼瓦萨普拉姆  
 Sreeramegiri 斯里拉梅吉里  
 Srikakulam 斯里卡库拉姆  
 Sritomgiri 斯里罗姆吉里  
 Subbareddigudem 苏巴雷迪古登  
 Suddarevu 苏达雷武  
 Suddepalli 苏德帕利  
 Sultan-Buzar 苏尔坦-巴札尔  
 Sultanabad 苏尔塔纳巴德  
 Sunkesula 孙凯苏拉  
 Sunshala 孙沙拉  
 Sunyapadu 孙亚帕杜  
 Surampalli 苏拉姆帕利  
 Surampeta 苏拉姆佩塔  
 Suravaram 苏拉瓦拉姆  
 Surepalli 苏雷帕利  
 Suryapet 苏亚佩特  
 Suryapeta 苏亚佩塔

## T

Tadakamalla 塔达卡马拉  
 Tadakamalla 塔达卡马卢  
 Taj 塔杰  
 Takkellapadu 塔凯拉帕杜  
 Takkollapadu 塔科拉帕杜  
 Talimpuvagu 塔利姆普瓦古  
 Tallada 塔拉达

Tallapalli 塔拉帕利  
 Tallapet 塔拉佩特  
 Tamil-Nadu 塔米尔-纳杜  
 Tamsagar 塔姆萨加尔  
 Tandur 坦杜尔  
 Tangadapalli 坦加达帕利  
 Tanuku 塔努库  
 Tapalapuram 塔帕拉普拉姆  
 Tarigoppulu 塔里戈普卢  
 Tatikonda 塔蒂孔达  
 Tatipalli 塔蒂帕利  
 Tatipamula 塔蒂帕穆拉  
 Tatiparti 塔蒂帕蒂  
 Telangana 特仑甘纳  
 Telladarupalli 泰拉达鲁帕利  
 Telugu 泰卢固  
 Tenali 泰纳利  
 Tenugunta 泰努贡塔  
 Teppalamadugu 泰帕拉马杜古  
 Tettagunta 泰塔贡塔  
 Tettalapadu 泰塔拉帕杜  
 Thattipalli 塔蒂帕利  
 Thimmapuram 蒂马普拉姆  
 Timmalagiri 蒂马拉吉里  
 Timmampet 蒂马姆佩特  
 Timmapuram 蒂马普拉姆  
 Timmayyapalli 蒂马亚帕利  
 Tirumalagendi 蒂鲁马拉根迪  
 Tirumalagiri 蒂鲁马拉吉里  
 Tirumalgiri 蒂鲁马吉里  
 Tirumalapuram 蒂鲁马拉普拉姆  
 Tirumalipeta 蒂鲁马利佩塔  
 Tiruvur 蒂鲁武尔  
 Tondlai 通德莱  
 Topenapalli 托佩纳帕利  
 Topucherla 托普彻拉  
 Toruru 托鲁鲁  
 Totapalli 托塔帕利

Travancore 特拉凡哥尔  
 Tripura 特里普拉  
 Tumala 图马拉  
 Tummadam 图马达姆  
 Tumartipalle 图马蒂帕莱  
 Tumukuntala 图穆昆塔拉  
 Tumupalli 图穆帕利  
 Tunagathurthi 图纳加图蒂  
 Tungathurthi 顿加图蒂  
 Tungapati 顿加帕蒂  
 Tunikipadu 图尼基帕杜

## U

U. Rajupalem 乌-拉朱帕伦  
 Udimalla 乌迪马拉  
 Udimilla 乌迪米拉  
 Undragonda 温德拉贡达  
 Undrakonda 温德拉孔达  
 Uppalapalli 乌帕拉帕里  
 Uppunutula 乌普努图拉  
 Urlagonda 乌拉贡达  
 Urlugonda 乌鲁贡达  
 Utlapalli 乌特拉帕利

## V

V. Kothapalli 韦-科塔帕利  
 Vadapalli 瓦达帕利  
 Vaddicherla 瓦迪彻拉  
 Vaddipatle 瓦迪帕特莱  
 Vadlakonda 瓦德拉孔达  
 Vadlakondu 瓦德拉孔杜  
 Vaikuntapuram 瓦伊昆塔普拉姆  
 Vallabhapuram 瓦拉巴普拉姆  
 Vallapuram 瓦拉普拉姆  
 Vallela 瓦莱拉  
 Vallyapuram 瓦亚普拉姆  
 Vamanur 瓦马努尔  
 Vanapalli 瓦纳帕利

Vangapalli 万加帕利  
 Vannajipet 瓦纳吉佩特  
 Vardhamanukot 瓦达马努科特  
 Vardhamanukota 瓦达马努科塔  
 Vayalar 瓦亚拉尔  
 Vayalar-Punnappra 瓦亚拉尔-普纳普  
 拉  
 Vedadri 韦达德里  
 Veerappagudem 维拉帕古登  
 Veeravasaram 维拉瓦萨拉姆  
 Veerlapalem 维拉帕伦  
 Veerullapdu 维鲁拉普杜  
 Velamajala 韦拉马贾拉  
 Veldevi 韦尔德维  
 Velidanda 韦利丹达  
 Velivolu 韦利沃卢  
 Veluru 韦卢鲁  
 Veluvarti 韦卢瓦蒂  
 Velvadam 韦尔瓦达姆  
 Vemavaram 韦马瓦拉姆  
 Vempati 韦姆帕蒂  
 Vemsur 韦姆苏尔  
 Vemuluvada 韦穆卢瓦达  
 Vengannagudem 文加纳古登  
 Venkatadripalem 文卡塔德里帕伦  
 Venkatapuram 文卡塔普拉姆  
 Venkatarampalli 文卡塔拉姆帕利  
 Venkatayapalem 文卡塔亚帕伦  
 Venkateswaram 文卡泰斯瓦拉姆  
 Vietnam 越南  
 Vijayanagar 维贾亚纳加尔  
 Vijayanagaram 维贾亚纳加拉姆  
 Vijayawada 维贾亚瓦达  
 Vikapabad 维卡帕巴德  
 Vikarabad 维卡拉巴德  
 Villapuram 维拉普拉姆  
 Visalandhra 大安得拉  
 Visnur 维斯努尔

Visunur 维苏努尔  
 Visunuri 维苏努里  
 Viswanathapalli 维斯瓦纳塔帕利  
 Vizag 维扎格  
 Vizagapatnam 维扎加帕特纳姆  
 Vongaronipalli 冯加罗尼帕利  
 Vontaram 冯塔拉姆  
 Vuyyur 武尤尔

## W

Waddepalli 瓦德帕利  
 Warangal 瓦朗加尔  
 Warangal-Khammam road 瓦朗加尔-  
 坎曼公路  
 Wardhannapet 瓦达纳佩特  
 Wardhannapeta 瓦达纳佩塔  
 Warli 瓦尔利  
 West Bangal 西孟加拉  
 West Godavari 西戈达瓦里  
 Wyra 维拉

## Y

Yacharam 亚查拉姆  
 Yadagiri Gutta 亚达吉里-古塔  
 Yanam 亚纳姆  
 Yarambelli 亚拉姆贝利  
 Yatavakilla 亚塔瓦基拉  
 Yeditha 耶迪塔  
 Yelamaigudem 耶拉迈古登  
 Yelamarru 耶拉马鲁  
 Yellapuram 耶拉普拉姆  
 Yenan 延安  
 Yenapadu 耶纳帕杜  
 Yerrapadu 耶拉帕杜  
 Yerravaram 耶拉瓦拉姆  
 Yugoslav 南斯拉夫

### 三、其他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 A

abkari 消费税  
agraharam 阿格拉哈拉姆(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下属公务人员的一种地产)  
agraharamdar 阿格拉哈拉姆达尔(上述地产的所有者,一种封建主)  
All-Hyderabad Kisan Committee 全海德拉巴农民委员会  
All-India Kisan Sabha 全印农民协会  
All-Hyderabad Students Union (AHSU) 全海德拉巴学生联盟  
All-Hyderabad Trade Union Congress (AHTUC) 全海德拉巴工会大会  
amarjeevi 永垂不朽  
Andhra Mahasabha 安得拉大会(战后初期印共领导的特仑甘纳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  
Andhra Patrika 《安得拉杂志》  
Andhra Prabha 《安得拉之光》  
Andhra Prabha of Goenka 《戈恩卡安得拉之光》(日报名)  
Andhra Pradesh 安得拉邦  
Andhra Prov. Agri. Labour Union 安得拉邦农业工人联盟  
Andhra Provincial Committee (共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  
Andhra Prov. Congress Committee (APCC) 国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  
Andhra Prov. Mahila Sabha 安得拉邦妇女协会

Andhra Prov. Student's Federation 安得拉邦学生联合会  
Andhra Prov. Trade Union Congress 安得拉邦工会大会  
Andhra State Committee (共产党)安得拉邦委员会  
Andhra Youth Federation 安得拉青年联盟  
anna 安纳(印度旧货币单位。一卢比等于十六安纳)  
anyakrantalu 安亚克兰塔卢(被非法霸占的土地)  
arhar dal 阿哈尔豆(一种佐餐的豆)  
arikalu 阿里卡卢(一种粗糙的黍类杂粮)  
armed struggle-wallahs 武装斗争之徒  
army jawan 士兵,丘八哥  
Arya Samajist 阿尔亚·萨马吉教派(一种印度教教派)  
ashram 训练班  
arrak 酒; 酒类  
Azad Hyderabad 独立的海德拉巴

#### B

badisa 长柄砍柴刀  
badmash 恶棍  
banchrai 班奇赖(一种剥削陋规)  
banjar 班贾尔(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下属公务人员的一种地产)  
banjarai 班贾赖(一种荒地)  
banjardar 班贾达尔(一种封建主,往往

由政府授权代为收税)

banzar land 荒地

barmar 巴尔马尔(前膛枪,一种土枪)

batai 巴泰(贺礼)

beedi leaves 比迪叶(一种可当作烟卷吸的叶子)

begar 伯加尔(强制劳役)

benderudu 本德鲁杜(清理田地、拣石块等田间劳动。)

bestalu 贝斯塔鲁(一种苦力)

bhajans 赞神歌曲(一种文艺节目)

bhoodan “捐献土地”

boddu rai 图腾石碑

boyalu 博亚卢(一种苦力)

Briggs Plan 布里格斯计划

British Commonwealth 英联邦

bungalow 印度地主的别墅,一种带游廊的房屋

Burra-Katha 布拉-卡塔(一种文艺节目,夹叙夹唱)

bustees 居民点,聚居区

## C

candy 坎迪(印度计重单位,约合一千公斤。见原书 231 页第三段作者自注)

cebezol powder 西比佐尔粉(一种药物)

Central Kisan Council 中央农民协会

chaddars 被单

chakali 查卡利(洗衣工人)

chana 孟加拉豆

chavadi 村会堂(用作村中公众聚会的地方和外来下级官员的临时住处)

cheekati doralu 夜的主宰

chenchu 琴丘人

cheta 一种簸谷用的竹器

Chief Administrator 首席部长

choubeena 乔比纳(一种剥削陋规)

chowkidar 森林看守员

CID 刑事调查局(印度国大党政府的特务机构)

Conference of the Madras Civil Liberties Union 马德拉斯公民自由联盟会议

Civil Liberties Union, Madras 马德拉斯公民自由联盟

CPI (m) 印共(马)

Crossroads 《十字路》(一种刊物)

Czechoslovakian Youth League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

## D

dalam 游击队

danalu 达纳卢(一种生产费用)

Dasserah 达塞拉节(印度教徒庆祝“恒河女神下凡”的节日)

Deccan Chronicle 《德干纪事》报

Deepavali day 迪帕瓦利节(灯节)

deshmukh 德什穆克(豪绅)

deshpande 德什潘德(豪绅)

diwani 迪瓦尼制地区(实行政府土地税制的地区)

dora 大人物

doraru 老谷

dry roti 干粮

DSP 一种反动武装组织

## F

Federation of Hyderabad Government Employees' Association (FHGEA) 海德拉巴政府雇员协会联盟

firka 菲尔卡人

firmana 敕令

fried dal 油炸豆

## G

gadi 加迪(地主的堡垒式住宅)  
galasa land 贫瘠的沙质土地  
gasti 加斯蒂(警戒巡逻)  
gingelly 芝麻  
Golconda Daily <戈尔孔达日报>  
Golconda Patrika <戈尔孔达杂志>  
Gollasuddulu 牧人之歌(一种文艺节目)  
gond 贡德人  
gongura 黄麻叶  
goonda 打手;流氓  
goondagiri 打手队  
goondaism 豢养打手行凶肆虐;蛮横行径  
gowda 高达人  
gram committee 村委员会  
gram panchs 村五人委员会  
gram raj committees 村政委员会  
gram rajyams 村政权  
Gurkha 廓尔喀人  
guttapalu Sangham 铁箍棒安得拉大会  
gutupalu 铁箍棒

## H

hakkee-malikana tax 棕榈树税  
harijan 哈里真(处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低层,被辱称为“贱民”。甘地称他们为哈里真,意即“神之民”)。  
Hindu 印度教;印度教徒  
Home Guards “民团”  
Home and Police Minister 内务公安部长  
Hungarian Freedom Fighters' Federation 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  
Hungarian Youth Association 匈牙利青年联合会

## I

ijaradar 伊贾拉达尔(一种封建主)  
ijardar 伊贾达尔(一种封建主)  
ildychi 伊尔迪奇(一种农产品)  
INA (Indian National Army) 印度国民军  
inam 伊纳姆(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下属公务人员的一种地产)  
inamdar 伊纳姆达尔(拥有上述地产的封建主)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  
ippapuvvu 依帕普武(可用来酿酒的一种花)  
Ittehad Muslimeen 穆斯林协会

## J

jaggery 印度棕榈糖  
jagir 贾吉尔(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亲信、宠臣的一种采地)  
jagirdar 贾吉达尔(拥有上述采地的封建主)  
“Jai Hind” Government “胜利的印度”政府  
jaitrayatras 贾伊特拉亚特拉(胜利进军或宣传进军,群众运动的一种形式)  
jambia 贾姆比阿(一种土造武器)  
jamedar 印军中尉;班长;巡长  
jammu 贾穆草(可制作雨具的一种芦草)  
jeera 吉拉(一种食用香料)  
jhajjayi 一种土造大炮  
jill-ul-Alla 真主的影子  
jirayati 固定耕种权  
jowar 小黍  
Justice Party 正义党



## K

kambal 卡姆巴尔(羊毛毯)  
kankulu 谷类庄稼  
Kannada 卡纳达人  
karabbi 卡拉比(一种土造火器)  
karizkathas 卡里兹卡塔斯(一种土地)  
kauldar 佃户  
khalsa 卡尔萨制地区(实行政府土地税制的地区)  
khas 私人  
kisan 农民  
kisan sabha 农民协会  
kolamalu 科拉马卢人  
Kolatapupata 科拉塔普帕塔(一种歌舞节目,且歌且舞)  
koslam 科斯拉姆(一种计重单位)  
kosuku visam 科苏库-维萨姆(一种传递邮件的封建劳役制度)  
koya 科亚人  
kuli-kapula rajyam koraku kotladali 工农政权  
kutcheri 官衙门

## L

lambadi 兰巴迪人  
lanka land 河心岛地  
lathi 铁箍棒  
lathials 拉蒂阿尔(武装打手队)  
League of Democratic Youth (LDY) 民主青年联盟  
Lok Sabha 下议院

## M

Ma Bhoomi 《我的土地》(剧名)  
maddi 马迪树  
Mahabharat 《摩诃婆罗多》, 印度古代两部著名史诗之一

Maharaja 摩诃罗阇, 大君  
mahasabha 大会  
Majlis Ittehad-ul-Muslimeen 穆斯林团结协会  
makta 马克塔(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下属公务人员的一种地产)  
maktedar 马克泰达尔(一种封建主)  
malas and madigas 马拉和马迪加(印度“贱民”种姓)  
mali patel 助理村长  
mamool 马穆尔(贿赂)  
manchas 曼查斯(田地中的高台,用以驱赶鸟类,保护庄稼)  
mangal-sootrams 吉祥如意线(印度妇女结婚时扎在手上的线,用黄姜粉染成。转义: 妇女的贞操、庄严、幸福)  
mantram 咒语; 咒文  
Marathi 马拉提人  
Marshall Aid 马歇尔援助计划  
Marwari businessmen 马尔瓦里商人(高利贷商人)  
mash 马什(印度封建豪绅的一种永久性年俸地)  
Menshevik 孟什维克  
maund 芒特(印度计重单位各地标准不一。按政府规定,约合 37.327 公斤。)  
Mountbatten Award 蒙巴顿方案  
Mps 国会议员  
MSP (一种反动武装)  
Mughal 莫卧儿(王朝)  
Mulki Movement 穆尔基运动  
mulki rules 国家法规  
mulla 毛拉(穆斯林神学家)  
munsiff 农村审判官; 村长  
Muslim 穆斯林  
muzzle-loader 前膛枪(一种土枪)

## N

- nagu 高利贷谷物利息  
 naikpodu 奈克波杜人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wab 纳瓦布(印度伊斯兰教封建王公的称号)  
 nayaks 纳亚克斯(兰巴迪人的通称)  
 nayakulu 纳亚库卢(领导人)  
 nayina 纳伊纳(儿子,孩子)  
 Naxalite 纳萨尔巴里分子  
 nazarana 印度地主强迫农民交纳的各种“礼物”  
 nazims 纳齐姆(莫卧儿王朝各省行政长官的称号,本书指海德拉巴邦的行政长官)  
 Nizam 尼扎姆(印度海德拉巴士邦封建王公的尊称)

## O

- Open Forum of the Party Headquarters 党总部公开论坛派(印共内部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 P

- paiga 派加(印度封建王公赏赐给穆斯林亲族的一种采地;拥有此种采地的封建主)  
 paisa, paise 派斯(一译“拜沙”,印度货币单位。旧制一卢比等于六十四派斯;新制一卢比等于一百派斯。)  
 palle 小村庄  
 panch committee 村五人委员会  
 panchayat 村五人委员会  
 panchayat samities 村长老会  
 pargana 税区  
 parishad 会社  
 patel (土邦)村长

- pattadar 帕塔达尔(地主)  
 patta right 所有权;地契所有权  
 patwari 村司帐  
 pauldrine 百乐君(一种治疟药)  
 Payam <信使报>  
 peddanna 大哥,哥哥  
 penta 彭塔(一种放牧地)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 (PDF) 人民民主阵线  
 people's raj in Vishalandhra 大安得拉人民政权  
 People's Volunteer Brigade (PVB) 人民志愿队  
 podu cultivation 轮耕制  
 police patel 警察头目  
 poramboku 荒地  
 poromboke 波龙博克(一种荒地)  
 prajabhakshana 公共灾难  
 Prajarajyam in Vishalandhra 大安得拉人民政权  
 prajarakshana 公共安全  
 Prajasakti <人民力量>报  
 Prajasakti Publishing House 人民力量出版社  
 prantiya 地区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 (PWA) 进步作家协会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WD) 公共工程部  
 purdah 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罩;门帘。转义:闺阁制度  
 putty 普蒂(印度粮食计重单位,一普蒂等于八袋粮食,折合稻谷六百公斤或小黍九百六十公斤。)

## Q

- “Quit India” “退出印度”运动

## R

- rabi 春收农作物  
Raj Pramukh 首席王公  
rajyam 拉贾姆(当家作主)  
rasam 拉萨姆(用罗望子和辣椒制成的汁,食用)  
Razakar 拉扎卡尔(海德拉巴士邦封建王公的一种反动武装组织)  
Road Transport Department (RTD) 公路运输部  
rokali 春米杵  
rokallu 春打谷物的木棒  
Royal Indian Navy (英国) 皇家印度海军  
RSS “民族服务联盟”的缩写,亦译“国家公仆会”或“国家义勇团”,是一个教派主义的法西斯组织。  
ryotwari 流特瓦尔制(一种土地税制)

## S

- Salt Satyagraha 废除食盐专卖法运动  
sahukar 萨胡卡尔(高利贷商人)  
samadhi 坟墓,墓碑  
samsthanam 萨姆斯塔纳姆(一种封建采地;拥有此种采地的封建主)  
Sangham 安得拉大会  
Sangham ki jai “安得拉大会必胜”(口号)  
Sankranti 桑克兰蒂节(一种节日)  
sarf khas system 萨弗-卡斯制(尼扎姆直接占有的地产)  
sarvodaya “共同繁荣”运动(国大党头目搞的一种改良主义骗局)  
satyagraha struggle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Savera 《黎明》(一种周刊)  
Scheduled Castes Federation 低级种姓联盟;表列种姓联盟

- Scindias 斯辛迪阿人  
seer 西尔(印度计重单位,各地标准不一,按政府规定,约合0.933公斤。)  
sepoy 士兵(原意为:在英属印度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土著士兵)  
seridar 由封建豪绅指定管理其年俸地的管家或代理人  
seri land 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  
Seva Dal 义勇队(国大党的一种反动武装)  
Sikh 锡克人  
Socialist 社会党  
somalu 索马卢(一种粗糙的黍类杂粮)  
sten-gun 一种卡宾枪(英制)  
Subedar 低级军官;排长  
Swatantra Bharat 《自由印度》(杂志名)

## T

- taluka 区;包税区  
tanda 聚居地;小村  
tapal 信件  
tehsil 区;区公所  
tehsildar 区长;收税官  
Telugu 泰卢固人  
thanda 聚居地;小村庄  
toddy-tappers 棕榈酒酿造者  
togalu 托加卢(一种农作物)  
tola 托拉(印度金银计重单位,一托拉约合11.664克)  
tota tupaki 膛孔枪(一种土枪)  
totedar tupaki 膛孔枪(一种土枪)

## U

- Urdu 乌尔都语  
ursu 乌尔苏(忌日)

## V

- Vande Mataram 万德-马塔拉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时期的国歌。亦意译为《向祖国致敬》)
- variga 瓦里加(一种短期收成的农作物)
- vatan 瓦坦(印度封建豪绅的一种永久性年俸地)
- vatandar 瓦坦达尔(拥有上述年俸地的封建主)
- veedhi bhagavatham 维迪-巴加瓦塔姆(一种文艺形式)
- vetti 维蒂制(强制劳役)
- village Karanam 卡拉纳姆(村中的某种反动小头目)
- village panchayat 村五人委员会

- village munsiff 农村审判官; 村长
- Vishalandhra 大安得拉
- Vuyyala Pata 摇篮曲

## W

- 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 世界民主律师联盟

## Y

- yenumu 耶努穆(野牛)

## Z

- zamindar 柴明达尔(一种封建主; 地主)
- zilla parishad 区参议会
- zindabad 万岁
- zoolum (zulum) 暴行
- zoom or podu cultivation 轮耕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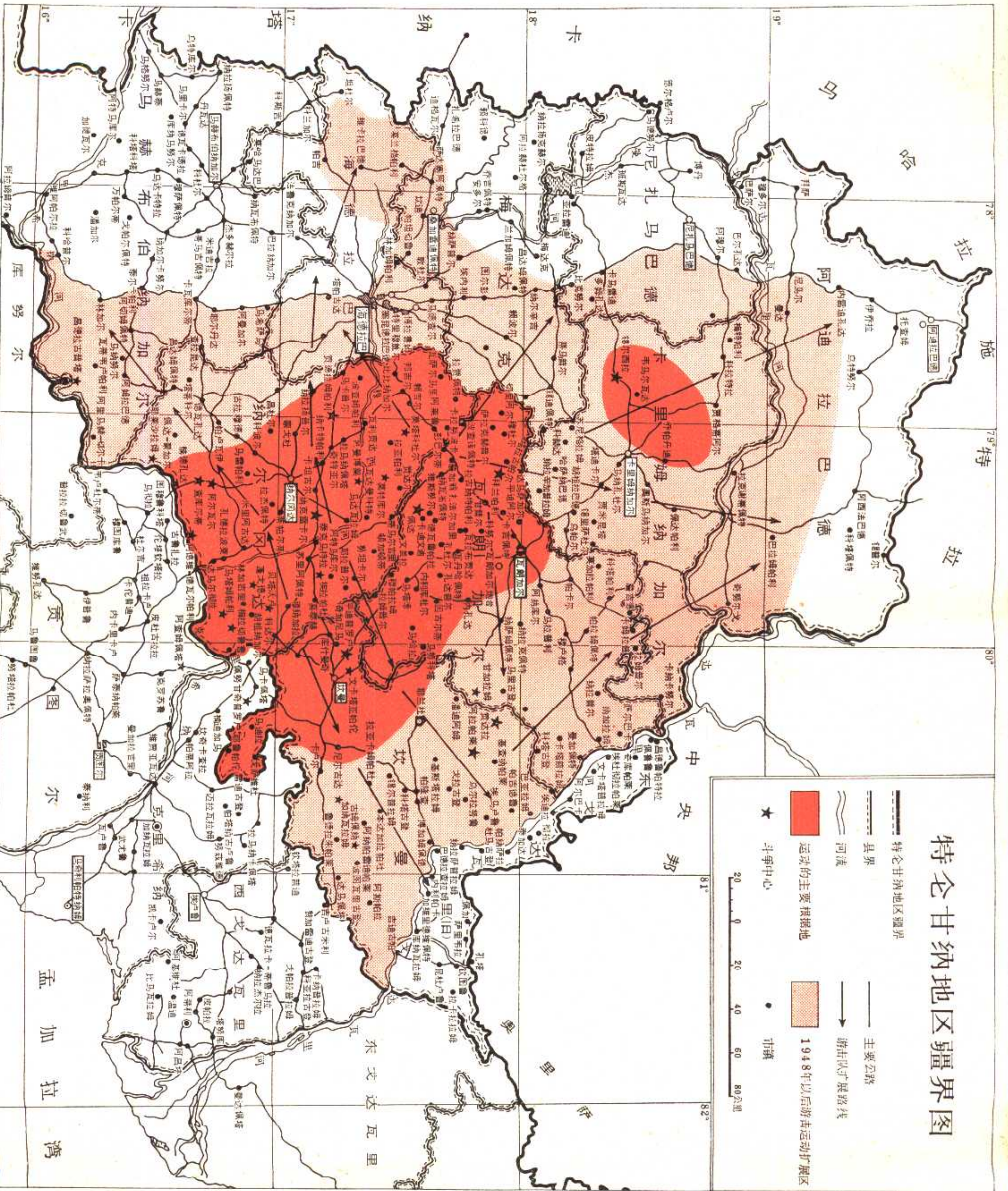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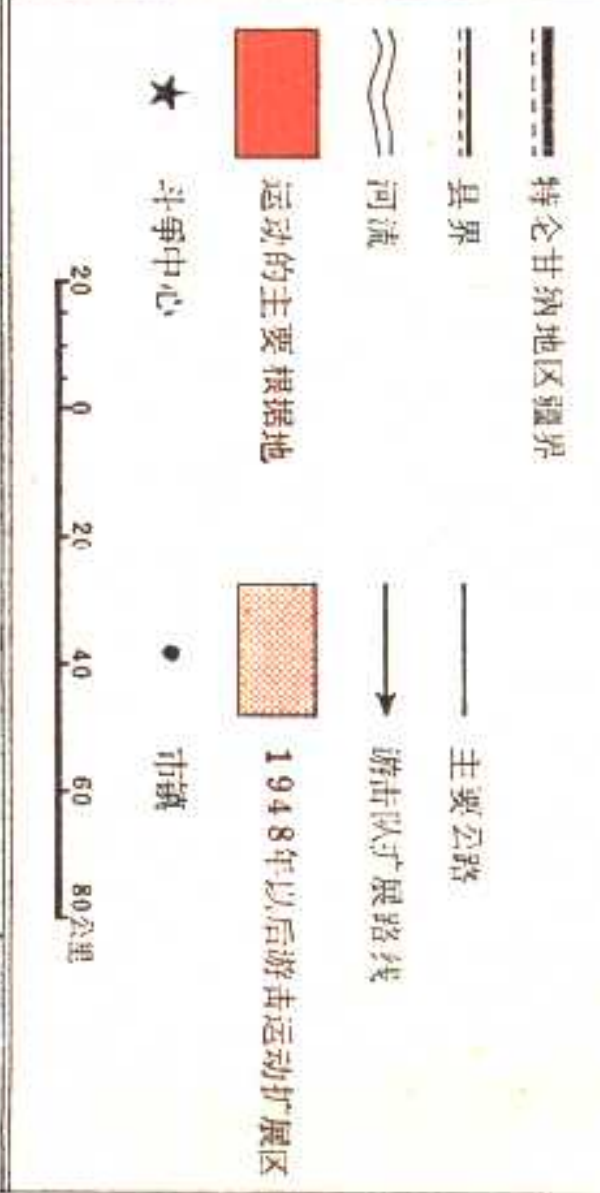
## 译 后 记

1. 原书附录一、附录四略去未译,仅在译本中存目备考。
2. 原书编目、排印、校对均较粗糙,鲁鱼亥豕和前后不一之处,所在多有。在译文中,除对其若干明显漏误予以补正之外,均一仍其旧,保持原来面目。
3. 原书无人名地名索引;同时,在原文中夹杂许多用英语字母拼音写成的印地语、乌尔都语、泰卢固语以及印度其他方言。为便于读者索检查证,我们尝试着编制了三类译名对照表,附在译本后面。
4. 译者水平有限,对印度情况也缺乏深入研究。译文、译注及译名对照表中不妥和错误之处,请读者惠予指正。
5. 在校、系党组织领导下,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本系世界史教研室的部分同志。中文系、外文系三位同志参加了部分校订工作;还得到了北京各有关部门和许多同志的指导和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厦门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

1975年6月

# 特仑甘纳地区疆界图



【按原图译制】